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一五四冊目次

六藝之一錄四百六卷目錄十卷續編十二卷 存四百二卷（卷一至三百三十
三百三十七至三百三十九 三百四十六至三百五十一
三百五十五至三百六十九 三百七十三至三百八十四 三百九十至四百六
目錄卷一至三 七至十 續編卷一至十二）（四） （清）倪濤撰 稿本 ○○一

六藝之一錄四百六卷目錄十卷續編十二卷 存四百二卷（卷一至三百三十 三百三十七至三百三十九 三百四十六至三百五十一 三百五十五至三百六十九 三百七十三至三百八十四 三百九十至四百六 目錄卷一至三七至十 續編卷一至十二）（四）

（清）倪濤撰

稿本

錢塘 倪濤 撰

石刻

顏南原碑攷

帝堯碑　熹平四年　字原云在濮州集古録目天下碑録俱云在濟陰縣誤以漢之濟陰郡為宋之濟陰縣也說見前靈臺碑下　額題云帝堯碑三篆字為一行字作陰文凸起碑式云有穿有碁局紋文十九行行四十四字故濟陰太守平闕後空一行書歲月及將作吏姓名集古録作堯祠碑

帝堯殘碑陰　隸續云開元中濮州刺史趙冬曦磨其上數列刻所作祭文止存其下一列有故吏處士九人題名後四行紀事無上文可讀傳者以為堯廟碑陰考其中一行有云成陽令陳國關其一下有真字案堯廟碑中成陽令乃河南呂堯帝堯碑則是成陽令陳國鄭真知此乃帝堯碑陰也上一列磨不盡尚有五百及千字數處

尹宙碑　熹平四年　今在鄢陵縣　額題從銘二篆字上有穿額横書在穿之右文十四行行二十七字金石文字記作豫州從事尹宙碑云豫字磨滅以其頴川人而言本州知其為豫州今碑甚完好無一字磨滅惟云仕郡歷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守昆陽令州辟從事而已無豫字也或亭林所見之本傳拓不清以為磨滅耳

鄭子真宅舍殘碑　熹平四年　字原云在雲安軍即今夔州雲安縣　隸釋云所存其上十數字餘石碎矣碑式云所有者二十四行可見者行或十一字

沈子琚碑　熹平五年　字原云在漢州墨寶云在緜竹縣緜江堰側光武廟中　隸釋云沈君字子琚其名不可辨石多剥缺文句斷續蜀人謂之緜竹江堰碑天下碑録琚作據

斥彰長田君斷碑　熹平六年　字原云在華州華陰縣　金石録云碑已斷裂惟存下一段故其姓名皆亡有云先高祖時以吏二千石自齊臨菑徙充關中按史記及漢書本紀高祖九年徙齊楚大族昭屈景懷田五姓關中而其四姓皆楚人自齊徙者惟田氏斥章東西漢史皆作斥章隸釋云斥章非所終之官姑仍其舊碑中字札嫵媚甚類華祖華山亭碑書之者好用奇字皆他碑所無者

費汎碑　金石録云在湖州天下碑録云在烏程縣字原云集古云在南京非是　額題云漢故梁相費府君之碑九篆

字為三行碑式云碑十行行五十字穿與額相直在碑第八九十行之上其左蓋有餘石按費汎即費鳳之父此碑乃其適孫均所立無年月鳳以熹平六年卒碑載鳳所終之官則立於鳳卒之後蓋汎未有碑或與鳳碑同立於是時也集古録作費府君碑謂其諱汎而疑為汎金石録與隸釋皆作費汎碑云其先季文為魯大夫有功封費因氏為姓季文左傳作季友金石録云費有兩姓其一音蜚嬴姓出於伯翳費直費長房費禕之徒是其後也其一音秘姒姓出於魯季友此碑所謂梁相費君是其後也今則俱呼為蜚矣

費鳳碑　熹平六年　隸釋云在湖州　額題云漢故堂邑令費君之碑九篆字為三行碑圖額在穿之右其左有物如螭垂其首者三文九行行三十五字中分其石此名居其半其餘則低三字載施業感忠之事又七行行四十四字題名五行行二人隸釋云費君以熹平六年卒其妻之弟卜君追誄之乃作此碑其辭皆五言石磨滅文不相屬碑中無名字見於別碑

費鳳別碑　金石録以為費君碑陰隸釋云費氏父子三碑今並列於吳興校官之壁不知者指此為碑陰趙氏亦有斯誤無額碑圖云二十二行行二十七字隸釋云碑刻舊家中孫甘陵石勖詩一篇其詩先叙世系官爵繼以韻語六十句其三句六言餘皆五言集古録作費鳳碑跋云卒葬年壽不載其後悉為五言韻語蓋歐公未見前碑也

徐氏紀產碑　光和元年　輿地碑目云在雲安軍即今夔州府雲安縣　碑圖云碑上若有額已漫滅而石紋尚有兩芻有龍虎其辭十八行行三十五字隸釋云其辭云光和元年五月中旬金廣延母徐氏紀考妣徐氏元初產永壽元年出門託軀金祿季本自此之後其石半滅所存者其下段爾

陳球碑　光和二年　金石録云在下邳字原云在淮陽軍下邳即今邳縣屬淮安府宋屬淮陽軍　額題云漢故太尉陳公之碑八篆字為兩行字作陰文四起碑圖云圭首甚大一暈覆其左其右復有二暈文在穿下凡十九行後有裂者所存者行二十四字

陳球碑陰　碑圖云碑陰穿暈皆同縱橫亦有裂文前兩行書二人之事餘存二十行行二人隸釋云此碑惟存穿之下橫兩列餘皆剝落矣水經云下邳陳球墓前有三碑是弟子管寧華歆等造此碑所見皆故吏故民而無管華姓名豈與劉

寛碑相類其一則弟子所立乎又姓苑引漢太尉陳球碑陰有城陽炅橫此碑亦不見之若非石損則恐是彼一碑也陳公兩碑皆在淮陽莫適為先後趙氏但有一碑陰而水經謂墓有三碑似亦指碑陰為一也

陳球後碑　光和二年　金石錄云兩碑皆在下邳　額題云漢故太尉陳公之碑八篆字為二行碑圖云與前碑字畫略同文二十行行三十七字其下亦有斷者隸釋云公既不得其死門人或畏憚山始必不敢立石雙表也兩碑之前幾二百字可讀其末則文字凋落豈其間蓋有憤懟哀切之語後來益有所慄而剔之乎

華山亭碑　光和二年　集古錄目云在華州天下碑錄云在華陽縣　額題云西嶽華山亭碑六篆字為二行碑式云文十六行行三十三字西嶽至尊平闕皇帝永思高出二字集古錄作樊毅脩華嶽碑金石錄作樊毅西嶽碑華嶽有樊毅三碑皆立於光和二年此碑先脩齋亭在其年之正月脩廟則在十月別有一碑歐趙皆未見碑額故莫辨也

脩華嶽碑　光和二年　天下碑錄云在華陰嶽廟內　碑式云無額凡十九行行三十五字高祖應道出格一字有基局之紋碑云孟冬十月齋祠西嶽以廟舍舊久墻屋傾亞特部行事荀班與縣令先識以漸補治此乃是樊毅脩廟碑集古錄作樊毅華廟碑金石錄無樊毅二字

復民租碑　光和二年　天下碑錄云在華陰縣　隸釋云此碑全載光和二年十二月壬午樊毅乞復華下民租田筭狀別無他辭碑後有唐興元中縣令盧傲題字云碑在廟北隙地沒於荒榛時方徙之縣治云集古錄作脩西嶽廟復民賦頌

郭禧斷碑　光和二年　未詳所在　金石錄云禧郭躬從孫

也其事迹附見躬列傳代劉寵為太尉郭氏世為陽翟人自躬以下皆葬陽翟其墓尚存今此碑闕處猶有陳留扶溝字疑禧嘗寓居是邑其卒也返葬故都後漢書注以為扶溝人恐誤則碑當在陽翟今開封府禹州即漢陽翟地也　隸續云所存其上一段字畫方勁前後數行僅有數十字可認其其強半剝落篆額亦然

郭禧碑陰　金石錄云其首有四大字云故吏人名其下列故吏故民凡百餘人又有右河南右河內郡右弘農郡右扶風字字畫完好者甚多筆法淳古可愛

郭禧後碑　光和二年　未詳所在　金石錄云殘闕尤甚其
略可辨者惟光和二年夏五月甲寅大中大夫故太尉郭公
薨又云公之胤子故五原太守餘不復成文而其額題云漢
故太尉郭公神道字畫尚完
郭禧後碑陰　金石錄無跋尾
郭旻碑　光和二年　未詳所在　額題云漢故丹陽太守郭
君之碑十篆字為五行題滿其額俾式云文十二行銘四行
後有三行書重立碑之事行二十八字石已下斷有得之不
全者隸續云郭旻太尉之兄也禧以延熹元年卒三載禮閣

諸子已刻墓道之銘矣而碑石狹小加有瑕瘢後十餘年當
光和之二年其從子五原太守鴻因葬太尉公遂與其孫范
不改舊文重立此碑
冀州從事郭君碑　光和三年　未詳所在　額題云故冀州
從事郭君碑八隸字隸續云碑之字曖昧者甚鮮獨首行刓
剝故不得其名字
義井碑　光和三年　字原云在隨州今屬湖廣德安府　碑
圖云圭首在右額之上有暈一重左有甲暈者四凡二十三
行行三十七字隸釋云石理皴剝僅有五十餘字依約可辨

碑在隨之舜子巷元祐丁卯年郡首許覺之始移于後圃識
其陰云五大夫秦爵也秦距今千數百年漢東故物獨此尚
存又刻詩一篇於碑之額云一千二百餘年外萬事銷磨不
可尋舜子井泉誰記古隨人閭巷祇知今隸書字雜科蟲體
民爵名存樂石陰登覽時來醒醉目猶勝他物在園林　許
君不能詳視碑中光和紀年遂指此為秦碑非也金石錄作
魏殘碑
義井碑陰　碑圖云碑陰重暈亦同每行五人中無闕空有名
氏字多者則侵用下列題名之下又有記事之辭隸釋云稱

五大夫者三十一人稱分子者六十人磨滅者數人紀事之
辭殘缺無成文者漢承秦制爵二十級其九爵曰五大夫帝
紀安帝永初三年三公以國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錢穀得為
關內侯虎賁羽林郎五大夫緹騎營士又靈帝光和元年初
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則知漢末以
貲受爵比屋皆然此碑五大夫所以若是之衆也金石錄作
魏殘碑陰
右侍無名人墓闕　光和三年　未詳所在　隸續云漢右侍
之墓五字臧碑者宣和間中分為兩黏裝作鈌侍字之下必

有漫滅之文為貼研者所剪其左有光和三年四小字

逢盛碑　光和四年　金石録云舊在濰州昌邑縣近歲移置郡中字原云政和三年徐倚之還於倅治之墨妙亭濰州今為縣與昌邑俱屬萊州府　額題云逢童子碑四篆字為一行碑式云有穿文十行字多少不等後空一行又低二十許字刻立石年月日文之上則碑漸消其銳如錐然天下碑録云俗云董孝碑蓋誤以童子為董孝也

逢盛碑陰　碑式云兩列在穿之下上一横七人下一横六人金石録云題云右縣中士大夫右家門生凡十三人隸釋云

縣中士大夫者其父讜也故不名刀真逢信在家門生之左又其微者

三公山碑　光和四年　集古録目在定州金石録云在真定元氏定州與元氏縣今屬真定府後漢書郡國志常山郡元氏有三公塞即此山也定州漢為中山國集古誤也　額題云三公之碑四隸字兩旁又有封龍君靈山君六隸字酈大隸釋云封龍山與靈山是兩山之名揭其神於額之旁者是配食三公之祠光和四年左衛與子義立而讚美舉將馮巡幾二百言馮君乃常山相也金石録云集古以為北嶽碑豈歐陽公未嘗見其額乎

無極山碑　光和四年　字原云在真定府一統志云無極山在元氏縣西三十里上有無極神祠并漢隸碑刻即此碑也額題云無極山碑四篆字隸釋云男子蓋高范遷請於太常乞官給圭璧四時祠具詔從之吏民更造廟宇而立此碑

殺阬神祠碑　光和四年　集古録目云在華州鄭縣華州今屬陝西西安府鄭縣省入華州　額題云殺阬君神祠之碑八篆字為二行　碑式云文十二行行二十七字末行空九字有一人題名又空三字書年月後有題名七行第一行書丞

尉郡邑名氏下有三人題名餘者每行八人又有十四人題名分別於正碑之下雖有碁局之紋而題名行裂甚欹斜水經注云鄭縣城南山北有五部神廟〻前有碑漢光和四年鄭縣令河東裴畢立集古録云碑文已磨滅初不可辨以麪填其刻稍尋其點畫命工鐫治之乃可讀惟裴畢姓名為鄉人鏡去殺阬君祠今謂之五部神廟其像有石隄西戍樹谷五樓先生東臺御史王翦將軍皆莫曉其義金石録云今此碑有云石隄樹谷南通商雒又云前世通利吏民興貴有御史大夫將軍牧伯故為立祠以報其功乃知石隄樹谷御史

將軍之號自漢以來有之裴君水經以為名畢而集古録云
名畢今詳其點畫頗近畢字疑集古録誤
殽阬碑陰　碑式云二十八行行十三人金石録云郡吏及鄉
人題名其完好可識者二百餘人磨滅者又百餘人小字淳
勁可喜隸釋云其前四十餘人稱之曰郡吏其間四十人皆
字其名而繫以阿字如劉興阿興潘京阿京之類必編民户
未嘗表其德書石者欲其整齊而強加之猶今里巷之婦以
阿挈其姓也又有複姓數人但云壯宮世平夏侯阿升可見
其不欲參差也

蔡湛頌　光和四年　字原云在真定府天下碑録云在藁城
縣西二十五里集古録云在鎮府按宋之真定府即唐之鎮
州既改州為府鎮為真定而曰鎮府何也
額題云漢故豪長蔡君之頌八隸字為二行碑式云文十三
行行三十四字空一行方刻銘凡五行聖廟明哲平闕又空
一行低二十三字刻年績書除并州事卻與銘辭相接無空
字隸釋云蔡君治藁二載而遷高邑吏民思其惠政故
衆尹等共列斯石頌後又志其并州之除蓋續書也集古録
云故天章閣待制楊畋嘗為余言漢時隸書在者此為最佳畋
自言生平惟學此字余不甚識隸書因畋言遂遣人至常山
求得之遂入於録
蔡湛碑陰　金石録載出錢人名有故吏賤民議民故三老故
處士義民其稱故吏義民之類他漢碑多有之唯議民賤民
獨見於此碑然莫詳其義
孫根碑　光和四年　金石録云在高密隸釋云在密州高密
縣宋屬密州今屬萊州府　額題云漢故安平相孫府君之
碑十隸字隸釋云此碑體豐而勢逸與漢代它碑絕不類唯
華山一碑差相近爾唐韓擇木史惟則輩蓋得此筆意

孫根碑陰　隸釋云可辨者凡二百四十四人異姓纔十之一
爾有嘗仕郡邑者則陽豐長太末尉是也其稱騎馬都尉祭
酒舍人中郎五官掾督郵計吏計掾則漢官也有博昌領校
等數人張紘碑亦有領校安漢長樊敏稱領校巴郡太守蓋
是未命於朝者其中軍督則非漢官甚明又有大中十四人
陳勝傳以朱房為中正而漢無之魏陳羣始擇州之有鑒裁
者為中正晉宣帝加置大正中故有大小中正乃是晉官當
時省其正字此碑字畫苟且尚不及魏末諸刊殆類吳晉間
下品書札爾似是孫根後裔衆多譜其名於上世碑陰也異

姓有王劉数人雜其門生其姻戚子

校官碑　光和四年　今在溧水縣儒學隸釋云紹興十三年溧水尉喻仲遠得之固城湖中都移金陵琳琊云溧水即漢溧陽地也　額題云校官之碑四篆字爲一行額下有穿文十六行行二十七字溧陽長潘乾字元卓聖述皆別作行後有題名二横列上一列丞尉三行下一列尉行作吏名各五行最後一行書歲月與上一字齊溧陽爲其長潘乾所作以敍爲誄以誄爲敍有不可解元至順四年文學掾單禧等正碑文與隸釋不同者十餘字刻石其旁

魏元丕碑　光和四年　字原云在濰州今爲萊州府　額題云漢故涼州刺史魏君之碑十篆字爲二行碑文云文十六行石已斷裂所存者行三十一字題名四行行四人直行有緣道隸釋云碑損其名有其字曰元丕故吏塋中寺門生曹君共立此碑

孔耽神祠碑　光和五年　隸釋云在亳州永城縣永城今屬河南歸德府　額題云漢故行梁相事碭孔君之神祠十二隸字金石錄云文詞字畫皆古怪而不工又時有難曉處别書甚完隸釋云其文自左而右數行之後字畫頗小其末又有小字數十敍孔君之年其子歷官故吏師姓名六十云定吉兆於天府目視工匠之所營心欣悅於所處又有子得述父之句則是孔君自作壽藏而屬子刊石也按額題云孔君之神祠碑於心欣悅於所處下又云其內洞房四通外則長扆川孔君自作神祠非作壽藏也

白石神君碑　光和六年　今在無極縣　額題云白石神君碑五篆字爲一行文十四行行二十五字空一行爲玄銘又空一行書年及常山相長史丞尉掾吏石師姓名廿二行後空一行有燕元璽二年題字元璽慕容雋號附刻碑陰予夫之

見隸釋云漢人分隸間有不工者或拙或怪皆有古意此碑雖有其體然綫畫無端倪漢字氣骨全與魏晉間碑相似疑有光和紀年或後人用舊文再刻者爾

唐扶頌　光和六年　金石錄云在濮州雷澤縣濮州今屬曹州府雷澤縣已入濮州　額題云漢故成陽令唐君頌八篆字隸釋云唐君自成陽令拜台昌陽邑人纂爲處士閒葵斑等共立此碑字原云碑首之旁又刻題名二十餘字集古錄作唐君碑云其名已磨滅金石錄云字畫尚完而歐陽公乃云其名殘缺何哉

唐扶碑陰　金石錄云載出錢造碑人有故從事故督郵故吏
處士門生門童等姓名
石室梁上題字　光和六年　在成都府學　隸續云太守張
景題字四行在高朕石室梁上磨滅難成章句首云光和六
年四月太守張景中有追念先祖早先覆□孫光自此紀列
先象之句相去尺許有少子早悴之文前有治郡二字蓋張
公追遠之祠也按華陽國志文翁爲蜀郡守造講堂作石室
一名玉堂安帝永初間災火焚堂及寺舍並皆焚燎惟石
室獨存至獻帝興平元年太守高朕於玉堂東復造一石室

爲周公禮殿此字乃光和六年所題下距興平改元尚有十
一年不應於未造石室之前梁上先有題字余蜀藝文志跋
字石成都府學十詠其石室詩注云漢孝景時文翁始
作西室西爲文翁祠南爲高朕此文翁石室差大皆有石像
蜀守唐益奏獻文翁高朕於祀典竊疑二者蜀人所以祠二
公之意必非自作則石室之像爲高朕蜀人謂其自作者也
而此題字乃有紀列先象之語因疑石室非高朕所造其像
亦非高朕水經注李剛墓有祠堂石室三間魯恭家前有石
祠石廟又金石錄武氏墓前有石室皆四壁刻古聖賢畫像

武梁碑云孝子孝孫躬脩子道竭家所有選擇名石前設壇
墠後建祠堂雕文刻畫羅列成行亦是叙其作石室刻畫像
事蓋漢時子孫多有爲其祖父作石室刻畫象者此題字云
追念先祖紀列先象則此石室乃是太守張景爲其先祖所
作而列先象於壁與李剛魯恭武氏石室不同耳隸續又云
此題字蜀人多未知近歲好事者秉燭入室而摸之始傳於
世故以華陽國志之誤遂謂之高朕石室并謂其像爲高朕
自作也高朕所作者周公禮殿語在周公禮殿記石室非郡
禮殿華陽國志乃謂興平元年朕復作一石室爲周公禮殿

蓋其誤也此題字紀列先像上又有歸文學三字疑張景即
蜀人所云太守非本郡太守歸成都後作此石室於文翁之
宮以追崇其先祖攷周公禮殿記高朕於光和五年到官景
作石室時已在郡一時安得有兩太守且未有爲先祖作石
室而作於其所治之郡者
石室壁間題字　凡二段其一段隸續作博士題字跋云題字
七行可識者五十六字不可識者六十餘字亦在高君石室
中末行有博士二字上下末皆湮沒其中云以詩書啟下闕
一字京師受業春秋下闕二字仲舒智非胡母末云道爲國

子154 009

師出與分州忠著金石其人文春秋業而以仲舒胡毋為比
蓋是傳公羊春秋者一段隸續作弘農太守張君題字跋云
題字五行亦在石室中本行云其農太守張口子陽張叔之
子也首行有故孝廉陵相君伯高弘農千字陵之上闕五字
相之下闕一字其文有著德義方張父紀業春秋尚書毋内
歸高之句與前一人皆是以經學名家者按此六段題字有
弘農大守張字人在石壁間即張景稱述其祖父之文也其
前一人云受業春秋者疑是其祖後一人云襲父紀業春秋
尚書者疑是其父末云弘農大守張口子陽張叔之子也而

闕其名豈即張景碑上題所云太守即弘農太守耶其祖父
皆以經學名家故得作石室歟文翁之苗又一段隸續作
高联石室六題名跋云刻在石壁之間所題前後不同時其
一杜審公東四人其一武陵守其一武陵令其一中郎將大
尉掾并川刺史三人其人清白士娉士三人其一楊子雲司
馬相如太守趙三行卿雲一公蓋後人追書者字畫清遠可
愛疑此石室亦如李剛曾孫武氏石室壁間皆刻古聖賢畫
像題識姓名所云楊子雲司馬相如乃畫像上題識之字隸
續以為後人追書者非也壁間所刻亦不僅此二人或是年

久摧剝或是東蜀石入傳摸者未見耳杜審公東諸人則如
他碑題名乃共作石室者也
祿杜岐等題字　字原云在高公石室隸續作任君殘碑陰跋
云蜀人謂之武帝先生任君碑陰可辨者不盈百字唯祿
杜岐孟珍姓名獨存今按隸續所載碑文有見左石廟就
時之語張景所作石室在文翁之左而此題字又在石室疑
亦是共作石室者故中又有石宮字直千二百直九百及四
千五千字石室作於光和六年而碑有四年九月十日字者
豈經營於光和六年落成於中平四年耶隸續信蜀人之傳

説以為任君碑陰非也
郭究碑　中平元年　集古錄目云在河陽天下碑錄云在孟
州濟源縣孟州即今孟縣與濟源屬河南懷慶府河陽孟州
舊名　額題云漢故司隸從事郭君碑凡篆字為三行字作
陰文凸起碑式云碑十二行行三十九字銘辭規步履方之
上虛一字隸釋云碑歷叙其姓字諸父與郭仲奇碑同
朱龜碑　中平二年　天下碑錄云在雒縣落下集古錄云在
亳州界後余守亳州徙碑置州學中亳州今屬鳳陽府譙縣
者入亳州水經注云渦水東逕朱龜墓北冢南枕道有碑

即此碑也　額題云漢故幽州刺史朱君之碑十篆字爲二
行碑式云有穿文十七行行三十三字有碁局之文水經注
云龜字伯靈光和六年卒官故吏別駕從事史右北平無終
年化中平二年造隸釋云石有罅洛不能詳其官閥
朱龜碑陰　水經注云碑陰刊故吏姓名悉薊涿及上谷北平
等人金石錄云文字殘闕初余讀水經注知此碑有陰因託
人就亳社搨得之
尚彪碑　中平二年　隸釋云給與中吳郡取土於郭外而得
之字京云平江守王㬇移置郡齋今碑已不存　額題云

故外黃高君碑六隸字爲二行隸釋云石已損疑其上當有
漢令二字碑式云文十五行直有界道後一行書歲月及從
府君立碑事行三十九字隸釋又云文苑傳有高彪吳郡無
錫人豕無錫而慕姑蘇不遠也
劉寬碑　中平二年　集古錄目云在洛陽天下碑錄云在河
南府上東門弓手營內東觀餘論云在上東門外官道之北
洛陽尉羽闕中寶刻亭內　額題云漢故大尉車騎將軍特
進逯鄉侯劉公碑十八篆字爲二行碑式行有穿文二
十行行三十七字天子閔悼高出一字穿在第九至十二

凡四行之間中兩行廢三至六各四字餘兩行各廢第三字
集古錄云故吏李謟等所立東觀餘論云是碑蔡中郎書不
知何據
劉寬碑陰　隸續云故吏廷尉以下題名僅存兩列十數人官
稱或有郡而無邑或有字而無名上有十五葉縣周王記室
吏題數百字大略云中平二年故吏立碑於洛陽道旁作吏
郡政立於此至唐咸亨元年四百八十四年矣碑仆野中移
建落南二百八十步上東門之道
劉寬後碑　中平二年　集古錄目云在洛陽金石錄云寬有

兩碑皆在洛陽上東門外　額題與前碑同碑式云文十八
行末行低數字爲門生殷苞等姓名案其上所存者行二十
二字第二第十四行皆平闕而無文可考集古錄云此碑門
生殷苞等所立金石錄云此碑壞甚文數磨滅極難摸隸續
云兩碑建又額相犯字畫又不相逮
劉寬後碑陰　隸續云門生體系於孝廉守相臺郎令長九十
七人三河九十一人潁其後八郡皆無爵秩者三輔六十五
人還歲之字什五六五郡國百餘人可辨財什二三劉公兩
碑俱有陰此則門生所列之陰也其字畫剛勁未及嚴與

石經公羊詩書相軌

劉寬神道　隸續云劉寬神道二刻其一曰漢大尉劉公諱寬字文饒其一曰漢大尉車騎將軍特進臨列侯劉公神道各有一螭蟠屈平其上而下作獸面如彝鼎間饕餮之象當是雙闕所刻字法與正碑相類劉公葬於洛非僻陋遐遠之域自昔訪石刻錄古事者惟知上東門外有門生故吏兩碑耳俱不知更有此碑信乎天下之放失舊聞皆若是也碑圖云劉寬神道二刻隸字各二行其上皆有螭左右相向其下有一獸之面兩角殆不具

曹全碑　中平二年　今在郃陽縣石墨鐫華云萬曆初郃陽縣舊城掘得此碑　無額文十九行行四十五字末餘一行書年月曹君為郃陽令門下掾王敞錄事王畢等所立蓋其其紀功碑也石墨鐫華云隸書遒古碑且完好無一字缺壞真可寶也

曹全碑陰　凡四列共五十七人上一列二十六人處士岐茂一人起上一列書之第二列八人第三列右八人左八人中空第四列四人

衙彈碑　中平二年　金石錄云在汝州界故昆陽城中汝州今屬河南汝寧府　翁題曰都鄉正街彈碑六隸字為二行隸式云文十一行頌四行張芝杜副數人題名二行按金石錄作街彈碑隸釋據水經注昆陽縣有南陽縣鄉正衛為碑平氏縣有南陽都鄉正衛彈勸碑以衛為衛識趙世之誤非也周禮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耡鄭注云耡者里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於此合耦使相佐助因放而為名疏云鄭以漢法況之漢時在街置室一間彈一里之民於此合耦使相佐助因放而名耡也此碑雖殘缺其文義猶可尋考乃縣令高跋君承昆陽喪亂之餘賦錄役之害結單言府斑董科例收

其舊直臨時募顧不煩居民太守東郡王瓌丞齊陰華林優卹民隱為之立約自是之後吏無苛擾之煩野無愁悲之聲其大略如此蓋設都鄉正街彈之室立此碑以為民約非都鄉正姓街名彈也劉敞碑云燃參蒸民勞苦不均為作正彈造設門吏所云正彈即都鄉正街彈也水經注為衛為亦以以為衛彈此傳寫之譌何可為據當從金石錄作街彈而乃云莫知其為何碑者蓋未考周禮之注耳

秦頡碑　中平三年　字原云在襄陽府宜城縣故墻水經注云宜城有南陽太守秦頡墓墓前有二碑頡鄀人也以江夏

都尉爲南陽守道過宜城見一冢東向劭駐車視之曰此可
作塚後劭卒於南陽喪還至此車不肯進故吏因市此宅葬
之集古錄云在南陽界中河南南陽與湖廣襄陽接境故云
南陽界中也天下碑錄載秦君二碑一云在宜城一云在南
陽非是金石錄疑劭墓在宜城此碑乃在南陽或是郡人所
立德政碑亦非　額題云漢故南陽太守秦君之碑十篆字
集古錄云字已磨滅獨其碑首字大僅完筆畫頗奇偉案君
誤甚愛之金石錄云文字已磨滅惟其額十大字尚完好款
釋云予所得者猶有九十餘字其後有孝廉十一人上計掾

吏五人題名靈帝紀中平三年二月江夏兵趙慈反殺南陽
太守秦頡碑有光和三年字蓋是述其前事天下碑錄云秦
平年立非也

張遷碑　中平三年　今在東平州儒學山東通志云近掘地
得之　額題云漢故穀城長蕩陰令張君表頌十二篆字爲
二行文十三行行四十二字空一行書年月及立碑人名視
頌之語後空四行闕有碑陰余未見金石文字記以碑中訝
誤殯忠誤中壁誤既且疑好事者得古本而摹刻之石延訥
謬至此按以殯爲賓見禮記曾子問以中爲忠與魏呂君碑
同說在第一卷東眞二韻惟以既且爲暨有不可解殊字畫
古拙斷非摹刻也

鄭季宣殘碑　中平三年　今在濟寧州儒學　額題云漢故
尉氏令鄭君碑八篆字此額見隸續今已磨滅金石錄云鄭
君字季宣而其名已殘缺其他字畫時有可識處皆斷續不
成文理隸續云字碑多有裂文字半無僅少成章句有其字
而亡其名官闕略不一見僅存卒葬年月廿中數十言載弛
疵侯掾事前稱其有吴札之高末叙故吏欲手車之殉
知班可考隸續所載尚有二百六十餘字鄭君以中平一

年卒三年四月葬故吏爲之立碑今止存碑之上截弦濟州
學碑釋文云就其所存者得四十三字

鄭季宣碑陰　隸續云以八篆字橫刻其上曰尉氏故吏人
名上下凡四橫列最後空十餘行有一行刻字似是造碑者
所識標隸續所載四橫得六十人今止存其上一橫二十人
張弨濟州學碑釋文云碑陰完好故轉向外頂有蟠虹三條
與曲阜孔宙碑相似其橫刻篆文八大字一筆不缺闕爲下
列人名二十行得一百六十九字又案此碑甚大下半埋入
土者應尚有字儻得好事者掘起重立是所厚望焉

錢塘　倪濤　撰

石刻

後漢碑攷

陳仲弓殘碑　中平三年　金石録與隸釋俱不言碑之所在按蔡邕集載此碑云勒表墳墓則碑當在墓前一統志云陳寔墓在郾城縣西三十里　歐題云漢文範先生陳仲弓之碑十篆字金石録云碑文已磨滅蔡邕字畫見於今者絶少故雖滅漫之餘尤爲可惜以校集本不同者已數字惜其不完也蔡邕集仲弓三碑皆邕撰其一碑云中平三年秋八月丙子卒三碑皆云春秋八十有三後漢書仲弓傳以爲中平四年年八十四卒於家者疑傳誤子原云碑之立當在中平三年

陳仲弓殘碑陰　金石録云故吏姓名多已刓缺蔡邕小字八分隸此與石經字爾石經字畫謹嚴而此碑尤放逸可愛

陳寔壇碑　中平三年　隸釋云在亳州永城縣即古之太丘也永城今屬河南歸德府　額題云故太丘長潁陳君壇八篆字隸釋云額之下闕二字陳寔本傳云潁川許人此額所闕者額之下是川又一字當是許也額之題郡邑係劉曜東平無鹽之比其云壇者立於廟中之壇段光爲孫叔敖立廟作碑其文云興祀立壇是也蔡中郎作陳君三碑其第一碑云許令以下至于國人立廟舊邑四時烝嘗歆衷承祀如其祖禰所謂立廟舊邑則知太丘有此碑其文皆已亡缺無可考者惟其首云君諱寔字仲弓諸書皆字陳君曰仲弓獨此碑不同殆是借用　金石録云蔡邕集有陳仲弓三碑集本校之此碑非蔡邕撰者然字畫亦奇偉惜其殘缺不完也

陳度碑　中平四年　未詳所在　隸續云此刻大半無碑所存近二百字少成句讀其中並無官稱近有相國及督郵字繼有皆以疾辭之句其前有散放及州如字稱其仁者再三銘詩有作殖屢中之句似是家有餘財仁周隣曲相遣督郵招聘稱疾未嘗諾仕者君諱度字妙高陳國柘人郡國志陳國有柘縣趙氏認柘作相誤也

劉衡碑　中平四年　金石録云衡墓與碑在今齊州歷城縣界中古平陵城衡余嘗親至墓下觀此碑因模得之墓前有石獸制作甚工　無額碑云遷國都尉不行拜趙相金石録與隸釋俱作趙相劉衡碑

誰敏碑　中平四年　隸釋云在冀州東觀餘論云在東強縣北十七里冀州東強今俱屬眞定府　額題云漢故小黃門譙君之碑九篆字集古録云其文不甚磨滅隸釋云予所得者惟三字不能辨東觀餘論云近世有信安何籀者以隸書知名目是碑爲蔡中郎書未知何據自謂學此法淸勁有古意與張孟皇行筆正相反予謂漢世隸法至魏大變不必求蔡勢有倘也此碑兼篆古雖借非中郎自可師法

張納功德叙　中平五年　隸釋云在巴州輿地碑目云在東慶府府學中　無額碑首行題云巴郡太守都亭侯張府君

功德叙碑式云有穿題一行文十七行行四十八字隸釋云此碑乃掾屬李元等爲之碑陰各書曹掾之職而不稱故吏則是張君在郡之時所立

張納碑陰　碑式云有穿兩旁有暈前兩行題李元猷存二人後十五行行五人張䓟一人名氏字多侵及下列　末一行書歲月及祀頌之語隸釋云題名七十有四人從事及丞則書其字主簿以下掾吏並書名蓋一郡之吏也

陳寔殘碑　中平五年　金石録云在潁川陳太丘墓側　額題云漢故司空掾陳君碑八篆字金石録云碑已殘缺不可辨惟其首大八字尚完字畫奇偉款續云此蔡中郎所作第三碑也其文乃後來好事者追傷之辭僅有前七十字下文盡皆不存中郎作太丘第一碑云中平三年卒此碑作五年者誤於立碑之年也史傳雜書紛集皆作仲弓惟太丘壇碑作仲躬此碑彷彿亦然趙氏引世說注太丘次子諶嘗以司空掾召謂此是陳諶之碑殊不知碑中自有太丘姓名其文又在蔡邕集蓋不見誤碑故有斯誤按後漢書陳寔傳云大將軍何進以爲掾屬而不言爲司空掾據此碑額疑是今史傳失載金石録謂是諶碑非也陳寔傳又云有六子紀諶

最賢父子並著高名時號三君每宰府辟召常同時旌命羔鴈成群恐其父子皆嘗以司空掾召也蔡邕集載此碑作陳太丘廟碑銘其文有云大將軍賜謚群后建碑國人立廟先生有二子季方盛年早亡亦圖容加謚元方在喪毀瘠消形嘔血純孝過哀率禮不越于時嘉異畫像郡國所云季方者諶也元方者紀也紀亦畫像於廟存殁並列不亦異哉

圉令趙君碑　初平元年　字原云在鄧州一統志云在南陽府舊文宣王廟内南陽縣宋屬鄧州今俱屬河南南陽府　額題云漢故圉令趙君之碑八篆字爲二行碑圖云暈三重

唯內一重仍右達於左漢碑圭首多若是唯中穿杙去有遠
近不同者文十三行行十九字末行空八字書年月與下一
字齊金石録云碑已訛缺名字皆不可考予家有舊拓本得
之寒山趙氏此隷釋所載斯詠上多其蓋二字

周公禮殿記　初平五年　輿地碑目云成都府學　集古録
曰云文翁為蜀郡守始立學校安帝永初中以火災被焚獻
帝時太守高眹重脩立之金石録云今成都府學有漢時所
建屋柱皆正方上狹下潤此記在柱上刻之初平五年立距
今蓋千年矣而字畫完好可詩當時石刻在者柱〻應或此

記刻於屋楹乃與金石爭壽亦異矣隷釋云周公禮殿規
模古質井斗異制此記刻於東南之一柱亦未爾歐陽氏以
為文翁石柱記者誤也碑式云周公禮殿記六行行三十八
字集古録云府有意益州學舘廟堂記謂獻帝無初平五年
當是與平元年蓋時天下喪亂西蜀僻遠年號不通故仍稱
舊號也今檢范曄漢書本紀初平五年五月改為興平頗說
是也隷續碑圖云天下碑録以為鍾會書此記初平五年立
魏書云會以正始中為尚書郎注謂其弱冠登朝蓋已在初
平四十年之後矣謂之會所書者非也輿地碑目云鍾會於晉

咸熙元年始入蜀距漢興平初祺已七十一年不應追書也

盧豐碑　建安七年　未詳所在盧君為江州夷邑長今四川
重慶府巴縣漢之江州也或即在其地　此碑集古金石二
録與隷釋隷續俱不載見字原碑目云蜀人謂之漢夜郎碑

樊敏碑　建安十年　輿地碑目云在雅州墨蹟云在盧山縣
雅州今隷四川盧山縣屬焉隷釋云在黎州非是　額題云
漢故領校巴郡太守樊府君碑十二篆字為二行碑圖云兩
獸蟠其上就為圭首若今所謂贔屓者其一有鱗猶龍然篆
額兩行偏其右文在穿右凡十八行行三十九字空一行刻

亂曰二行又空一行低十三字刻歲月及書造人姓名其云
石工劉盛息懆書者劉刻其石而盛子落筆也陳𤩽碑陰書
其二故吏之子亦口息崇寧壬午知縣丘常趙其碑陰云此
碑相傳為魏受禪碑而此乃建安十年所立又在黃初之前
雖暴露中埜而字畫醇古文尚可讀余因扶其既倒植其仆
立又為屋以庇之庶幾永其傳也紹興己卯眉山程勤又題
云僕仕於蘆山適得樊君故碑於荒山榛莽間亟作大屋覆
其上表而出之碑陰所記崇寧壬午距今五十八年而任斯
邑者吾鄉人扶倒植仆偶相似然　全蜀藝文志又載李一

本跋云此碑踞於道周幾千餘歲在宋以前訛為魏受禪碑
一統志謂其文字漫滅不可考以故眾於聞見者不為注目
弘治乙未僞勒其下因東條為帚拂之俻見字畫隱隱而出
亟為磨洗偏得墨本然其糢糊不可讀者亦過半矣金石文
字云重刻本字甚拙惡

高頤碑　建安十四年　隸釋云在雅州　輿地碑目云在嚴道
縣東二十里嚴道縣今廢為其地入雅州　額虎云故漢益
州太守高君之碑十隸字為二行碑首云兩螭蟠其首文在
穿下凡十八行行二十一字

高頤闕　闕有二其一云漢故益州太守武陰令上計史舉孝
廉諸部從事高頤字貫方其一云漢故益州太守陰平都尉
武陽令北府丞舉孝廉高府君字貫闕一字　隸釋云此兩闕
字一有高君名字一不稱名而字闕其一予所見六十年前
石刻貫字之旁刻名闕一字近世所見乃有以光字補之者
此一闕雖無頤之名而陰平北府皆見之碑則兩者皆高頤
之碑也輿地碑目以高府君為高君貫下有光字云高君
兄弟皆孝廉非是

熊君碑　建安二十一年　隸釋云在道州　額題云漢故綏
民校尉騎都尉桂陽曲紅灌陽長熊君之碑二十篆字為五
行碑式云文十九行行五十五字財及碑之半其後空數行
書文春事又空一行書杜暉事末行書年月及工師姓名與
杜暉相陽亦數行許銘之後追叙君等別作行　隸釋云漢人
書墓闕及神道則有盡列其生平所歷官者及銘志則舉其
所終或所歷之清高者題之其叙先世但云某君之孫某君
之子既不名其父祖亦不著其德美此碑獨異於他刻高曾
之諱又有祖父昊其上闕文盖伯叔祖也祖之下云君為字
虞舉為上亦闕一字必父也碑首熊君名字亦殘缺歐陽公

以為為綏民非也碑後載茶陵長文春重安侯相杜暉二人
官壽行事各數十言似是同郡盛德之士作文者惜其無所
記錄故附之左方也

黃龍甘露碑　建安二十四年　輿地碑目云在眉州彭山縣
之黃龍鎮彭山縣今廢其地入眉州　額題云黃龍甘露
之碑六隸字　隸續云碑中有穿高五尺餘廣三尺文十行僅
有數字可辨其陰分名居石之二上下四橫每橫二十餘人
可辨者侍中二人司徒尚書五官中郎將大中大夫博
士各一人議郎四人安漢鎮東等將軍二十餘人官之下皆

稱臣姓名碑側題太守李嚴汧丞令二人華陽國志云建安
二十四年黃龍見武陽赤水九日乃立廟作碑墨寶云眉州
彭山縣即漢武陽縣地也
黃龍甘露碑　建安二十六年　輿地碑目云在龍州錦縣江
口墨寶云在眉州彭山縣本朝人題云時以甲辰歲治平元
年三月二十七日轉移此碑遂從隆州移置眉州也　額題
云黃龍甘露之碑六篆字隸續云碑亦有穿高五尺餘廣二
尺文十四行惟首行有建安廿六年數字可辨建安二十五
年漢祚已終次年四月蜀主方稱帝改元則辛丑之春蜀人

猶奉漢代正朔故有建安二十六年之文
黃龍甘露碑陰　隸續云存者上兩橫每橫三十人可辨者侍
中議郎從事史中郎將數十人兩橫之下崇寧中爲王時彥
所磨刻其說
樛休碑　建安二十七年　天下碑錄云在襄州穀城縣襄州
今爲襄陽府穀城縣屬之　隸續云司徒掾梁君碑篆額惟
存掾碑二字碑錄云建安廿七年立此黃初前一年也豈吳
人尚有用漢歷乎否則誤字也
唐公房碑　無年月　集古錄目云在興元府墨寶云在城固

縣西北三十里興元府即今陜西漢中府城固縣屬之　額
題云仙人唐君之碑六篆字爲二行碑陰云圭首偏右其內
有暈一重又兩重在其左暈下脚去穿顛遠穿下即刻文
所存者十七行行三十一字其後石已裂水經注云智水川
有唐公祠唐君字公房城固人也學道得仙百姓爲之立廟
於其處刊石碑表述靈異也隸釋云漢中太守郭芝立公
房王莽時人博物志云城固縣壻鄉有唐公昉得道雞犬皆
升仙後漢志注中有唐公防祠蓋隸法房字其戶在側故
人多不曉或作防或作昉皆誤也集古錄亦作公昉碑

唐公房碑陰　碑陰云一橫十五人
劉熊碑　無年月　金石錄云在酸棗縣天下碑錄云在酸棗
縣古城內集古錄目以爲在今衛州非也碑已不存舊有拓
本藏寒山趙氏余從篆得之　隸釋云酸棗令劉熊碑篆額
石一行微有棗令劉字則知所題非十即八也水經注云酸棗
城有縣令劉孟陽碑今碑孟下損其一字歐陽公不知碑在
酸棗無以名其官遂謂之俞鄉侯季子碑唐王建題此碑詩
云蒼苔滿字土埋龜風雨消磨絶妙辭不向圖經中舊見無
人知是蔡邕碑元祐中蘇過書所識之語謂此與鴻寬碑同

建寧為不誣予謂此固漢隸之上品似非中郎筆法都穆金薤琳琅云建生于唐其云蔡邕碑者蓋本之圖經而不鑒定而言洪氏不當於此兩疑之也

劉熊碑陰　隸釋云其可見者百八十人不書郡邑皆故吏也人

苑鎮碑　無年月　未詳所在字原云或云在襄州郎今襄陽府　額題云漢故荊州從事苑君之碑十篆字碑式云碑十五行行二十四字穿在第八九十行之間第一字之下各廢四字隸釋云苑君名鎮無所終歲月

灣郵斑碑　闕年月　字原云在徐州無額碑首行云灣郵諱斑字子節隸釋云碑無額故不得其姓名既磨落故不知其所終

衛立碑　無年月　金石錄云在鄆州中都鄆州今為東平州中都今為汶上縣俱屬兗州府　金石錄云碑云君諱立字元節其先出自伊尹而其銘曰於穆從事幽暘公集古錄跋為元節碑後公衛君之碑蓋漢時石刻其官爵姓氏既載於額則其下不復更著尚文已殘缺又不見其額則遂疑考究矣立與衛尉卿衛方墓皆在今鄆州中都方碑亦云其先伊尹號阿衡因以氏焉隸釋云趙氏曰碑有額予亦未之見也

石多缺惟銘尚可讀　九節碑蓋十九字且云疑是姓尹而為故事也今碑已亡無道不見

劉曜碑　闕年月　天下碑錄云在鄆州須城縣鄆州即今東平州須城縣今廢為其地入東州　額題云漢故光祿勳東平無鹽劉府君之碑十四篆字隸釋云凡八銘墓以郡邑題其前者所見惟此　碑集古錄云文字磨滅僅有存者莽年月皆不可見按歐洪兩家俱云有陰而其書不載

金恭碑　闕年月　隸釋云淳熙中出於雲安軍土中雲安軍今為雲安縣屬夔州府　無額首行題云金君碑君下缺二字碑式云碑有畫方之紋上亦有穿題一行文十行後餘二行

所存者行十三字隸釋云其石剝缺少有可句者金恭季本即其父也二弟曰度延曰雍直其母徐氏有紀產碑按徐氏紀產碑刻於光和元年其碑云子男恭字子肅早終此碑蓋刻於光和之前也

金恭闕　碑圖云上刻一禽二足次橫刻金君姓名次刻一人執扇乘馬似是金君也旁有紀虎種環其下斷缺

中部碑　無年月　字原云在相州今為彰德府　額題云中部碑三級字為一行碑圖云額偏其左額上有句囊一重其右復有兩道不匝字在暈下穿在字中所廢者三行各四字

隸釋云凡題名五十餘人如漢氏碑陰而有額謂之中部殊
不可曉名理曼滅名字粗有存者
富春丞張君碑　闕年月　字原云在亳州　額題云漢故富
春丞張君碑八篆字隸釋云張君之名从篆如貞字上八以
為張甚非也碑載其父兄而官稱磨滅誌文多不成章而銘
詩可讀其間云三年癸亥景命不祿考東都歷年凡三癸亥
永平與光和之六年延光之二年是也建光有三年以歲在
癸亥但次年壬戌已改延光亳杜去洛陽不遠不應踰兩載
而不知改元也復齋碑目云地志順帝分會稽置吳郡富春

屬焉今碑陰吳郡下缺當在順帝之後為富春三年而卒爾
郎中郭君碑　無年月　未詳所在　額題云漢郎中郭君之
碑七隸字隸釋云名字皆缺文辭亦有可句者其云惠兄仲
庠郭仲奇碑當有惠兄之稱此碑復爾仲庠當若非仲奇之
伯仲則其同族也
城垻碑　闕年月　字原云在渠州今為渠縣屬順慶府　隸
釋云右無名碑蜀人謂之城垻碑末有方二百里閑二尺字
及用人用日數似是記板築事按碑有云右語拜君益州太
守又云　功後世益州太守築城垻以衛民故立此碑以

頌其功德也
是邦雄殘碑　闕年月　字原云在渠州　碑圖云其上刻麟
其下則牛首碑十一行行二十六字有以兩字居一字地位
者其後空三行許隸釋云碑之有云吳邦峻生雄殘峻之上
下各闕一字蓋言其山川孕秀也其間有晉楊侯留由從適
渠犍為武陽之句疑其姓楊而家犍為字畫類李翊碑又有
碑陰上朱鳥而下元武則是字碑也碑圖云與馮緄墓道一
碑相類非磨滅者
仲秋下旬碑　闕年月　墨寶云在綿州　字原云額五字

上二字不可辨第二揭字第四元字第五似秀字而不明碑
式云有穿兩旁有大白紋如暈之狀碑十三行行二十三字
其上一半皆漫滅隸釋云字畫清遒頗類劉寬碑但石損字
闕所餘無幾復齋碑目作楊元君仲秋下旬碑墨寶云俗以
為文度茂碑
司馬季德碑　闕年月　未詳所在　無額碑首行云故山陽
府卒史防東守尉司馬　字季德其名闕金石錄作山陽卒
史司馬留碑蓋趙氏所見其名猶未闕也隸續云山陽府卒
史防東守尉者以郡署而攝邑官其本秩尚如故猶今之重

堆也坊東二字頗峰昧難辨故趙氏以山陽卒史名之
薛劉二君斷碑　闕年月　與地碑目云在重慶府　蜀趙云
漢故益州刺史中山相薛君巴郡太守宗正卿成平侯劉君
碑二十四隸字為四行隸釋云隸額所缺篆體其碑縣緜二
十行所餘共上一段它石斷裂不存矣第一行有益州刺史
中山相薛八字第二行有巴郡太守宗正卿成八字第三行
有惟二君三字餘皆不可句讀蓋前兩行各舉其官後始行
是碑語與唐虞康國平序二君碑正同其間有癸死者及薛
劉征討事殆是紀述平冦之事趙氏誤以為墓刻故云古無

兩人共立一碑又以劉君為成平侯相詳視其額初無相字
蓋王子侯也
司空殘碑　闕年月　金石錄云政和乙未得於洛陽天津橋
之故基　隸續云所存五行行九字皆銘詩也字徑二寸餘
雄健清新蓋漢代之神品其額有云命爾司空故趙氏謂之
司空殘碑
司空殘碑陰　金石錄云故吏題名百餘人尤完好筆法不減
蔡邕石經
司農劉夫人碑　闕年月　隸續云在宜興夫人冢前　無額
碑式云題一行文七行行三十八字石尚餘其半亦隱隱若
字隸續云夫人漢太尉許馘之室也首行有標題之句石已
刓剝所存數十百字其連屬者強半惟次行獨全故知其為
劉氏其辭惟數句可讀字畫多雜篆體所書以字全類孔宙
碑其它偏旁多類故民吳公碑中山相薛君題額相類應劭
漢官儀所載三公參處時有吳郡陽羨許馘光紀光和四年
馘以衛尉代劉寬為太尉吳處厚青箱雜記云義興有許馘
廟其碑許劭所作唐開元諸孫重刻今其殘碑猶有數十字
其間載許君自司農遷衛尉此又稱劉氏為司農夫人則銘

墓時許猶未為衛尉也其碑在光和之前無疑
禹廟殘碑　闕年月　未詳所在　隸續云禹廟一小碑其上
漫滅五之三其前後成四之一所存者少成句者以唐寶歷中
三人同觀刻名其上趙氏有禹廟一碑其一云字畫淺細有
皮氏長安定蘇字疑是此一碑今按碑文無皮氏長安定蘇
字趙氏所錄乃別是一碑非即此碑也
魯相謁孔廟殘碑　闕年月　字原云在兗州　隸釋云右無
名碑首尾上下皆殘缺餘石纔有數行詳其辭非是誄墓中
人者亦非頌德政紀工役之事前有帝命筴校保相乎魯吉

月令辰欽謁十四字又云春秋承嘗幾以獲福蓋是祠廟之
文後有訪之儒者稱之與說望德設帝及昔在門人之句似
皆是錄張孔子也中云覧爲基之曠傷觀林木之紛葉似指
孔林而言或題爲駐蹕亭刻誤碑蓋在闕里中亭趙氏著錄
有爾相謁孔子碑而無其說疑即此也末有叔微仲推題
名而亡其姓

夏承碑　無年月　字原云在洺州郡縣洺州今屬廣陽府邯
縣今廢併其地入永城縣屬歸德府　額題云故相府小史
夏堪碑八分字金石錄云後有銘銘三字語頗古其字體奇

一巻寶根艸堂叢書　卷五一百十五　十三

月殘缺字雖不工然漢碑也鉅彝云文則淑奇字甚怪陋有
難以意會者

旌功劉碑　無年月　輿地碑目云在梓潼縣北二里梓潼縣
今屬四川保寧府　碑式云漢故趙國相雝府君之闕十六
隸字爲兩行其文一面五行一面二行行二十一字第七
及第十五字下皆有横畫第一重惟首行及第四五行則七
字餘皆蹊其下一字金石錄云其前歷叙家世官爵而所述
雝君事甚略故吏民漢中太守邯鄲某等叙其恩德刊石稱
頌焉隸釋云此碑在綿竹蜀漢時所書劉備及劉州國中所刻

碑亦題爲漢存於今者如車騎將軍劉成敬王碑是也此刻
甚可疑但無年歲可證題云又與諸漢碑中故存之

郭輔碑　無年月　集古錄目云在襄州穀城縣襄州今爲襄
陽府穀城縣屬之　額題云郭先生之碑五字字爲一行碑
闕亡其右行偏左方右重一重左一重空接重下凡十一行
行二十字第在第一字之下缺後三行各缺三字自劉之左
皆文之餘集古錄云其八字古則蓋漢之碑也金石錄云按
後魏酈道元注水經具載此碑云碑無年號不知何代人然
則歐陽公何所據遂以爲漢人乎余以字畫驗之疑魏晉時

一巻寶根艸堂叢書　卷五一百十五　十四

人所爲既無歲月可考姑附於漢碑之次隸釋云碑有兩昭
字晉人所諱疑此是魏刻

茂陵殘碑　無年月　未詳所在　碑式云所存十二行行十
字隸續云此碑不見歲月疑其非東漢人字不工却不類魏
晉以後書法

詔賜功臣家字　無年月　字原云在成都府　隸釋云詔賜
功臣家五大字今在蜀中似是漢人所書其不可詳也黄
云郭氏舊地得之又有小字一刻水平五年四字梵井樵之
壁間不不存按此四字又是一石非五字之紀年也

師學宋恩等題名　無年月　隸釋云在成都周公禮殿門之西序　字原云碑凡二一列稱師經掾一列文學師諸曹掾史隸釋云漢永平中嘗爲四姓小侯立五經師此則蜀郡諸生也當是郡守剏崇學校者鐫石紀德諸生既刻姓名而諸曹史亦繼其末惜亡其碑不可考爾成都又有左右生題名一巨碑在左學右學諸生也其間江陽字蜀字後遂寧乃蜀晉所置郡歐陽公以爲漢文翁學生題名非也

故吏應酬殘題名　無年月　字原云在成都府墨寶云得之北門魚橋之下　隸釋云題名共二十人此石所存者橫兩行爾上行兩人之後則有右郡字其下一行凡十五人末有左江原字二邑皆隸蜀郡此蓋蜀郡太守碑陰也墨寶云後無字非碑陰蓋斷碑爾

宗季方等題名　無年月　隸續云在龍門禹廟　碑式云兩橫列上一列二十一人下一列二十人隸續云趙氏錄爲廟凡二碑皆在龍門其一有皮氏長劉壽永樊璋姓名而無陰其一有皮氏長安定蘇字而文已磨滅其陰則有府陰趙遺數十人姓名官爵最後有龍門役民二十五户人名此碑二列有四十一人姓名疑是龍門役民而多少與趙說不合蓋別一碑也題名之上有文十餘行乃唐開元中龍門令呂延祐所作禹廟頌楚順八分書亦稍剝予刻碑後人刻於石之空處耳

蘇衡等題名　無年月　字原云在兗州　隸釋云題名三十餘人蓋東郡平原北海陳留汝南潁川梁國下邳南陽東平十郡之士也姓名多已漫滅或云碑在孔里駐蹕亭前或題云孔府君碑陰

樂吏張圭等殘題名　無年月　未詳所在　隸續云其可見者樂吏汝南一人故吏河內一人門生東郡三人門生齊南二人門生平原任城各一人薛令有其官而亡其姓名惟虞升一人郡邑名字及所出錢無一字缺者

公乘伯喬殘題名　無年月　未詳所在　隸續云所存者一列二人廣都及鄉皆蜀郡之邑蓋西川之殘碑也

繁長張禪等題名　無年月　與此碑同云在梁山軍與忠州界隸續云一石三橫首行云長蜀郡繁張君諱禪字仲閭其次題掾曹十人及三老姓名次橫之首行云處士淺口倒掾趙陵字進德次處侯九人邑長三人第三橫邑君三人處民六人後云凡卅八户造末有四行篇書兩字題曰虎二處王及丞

尉名字嚴後兩行及其下一橫字皆差小似是紀事之辭惟
夷王韻負數字分明餘皆不可讀東都益部郡縣或廣錫居
此以蜀郡太守有德政蒙縣人共立此碑而刻其官吏故書之
亦列輿地碑目作李翕碑云是漢刻
向泉題名　無年月　未詳所在　字原云碑九列每列二十
二人
交阯都尉沈君神道　無年月　輿地碑目云在大竹縣北一
里隸釋云在渠山軍大竹縣今屬四川順慶府渠山軍即今
夔州府渠山縣也　輿地碑目云雙石闕共一銘云漢謁者
北屯司馬左都候沈府君神道其一銘云漢新豐令交阯都
尉沈府君神道字原云沈字左字道字兩旁及字發筆皆長過
二四寸許令字交字兩筆皆長君字中筆亦長碑圖云其
上皆刻朱鳥其下則右刻元武左刻一獸之首若虎而角環
在口已缺其爪據之隸釋云二神道蓋是一人猶王稚子闕
盡書其所歷之官也
金君闕　無年月　字原云在雲安軍即今夔州府雲安縣
題云鉅鹿太守金君闕凡七字碑式云四角皆刻居紋
楊宗墓道　無年月　字原云在嘉州輿地碑目云在夾江縣

東十里嘉州即今四川嘉定州夾江縣屬之　輿地碑目云
墓前雙闕其左隸書漢故益州太守楊府君諱宗字仲槐墓
道十六字金石錄作楊宗墓闕銘
清河相張君墓道　無年月　未詳所在　題云清河相弘農
太守張君墓凡十字篆下闕一字隸釋云一碑惟八大字其四但
存此數字惟河相弘農君五字點畫具尊碑式云兩旁有白
紋其碑長八尺餘闊三尺餘此數字之下尚有三之二
不其令董君闕　無年月　字原云在濟州即今濟寧州　題
云漢故不其令董君闕八字為一行天下碑錄云漢董恢墓
雙闕字在任城縣南七里一云漢故不其令董君一云董恢
瑯琊人隸釋云東漢循吏有童恢傳注云謝承書作僮种兩
姓與同史氏因有所疑矣初未嘗見此闕遂以董為童以碑
為正傳云恢字漢宗琅邪姑幕人辟公府除不其令其為令
在楊賜罷相之後則恢蓋孝靈時人也此闕刻一冢冢上三
楊植立若木葉狀二君子拜於前有一婦人一稚子又有六
婦人魚貫於後冢旁有一大樹其下有一馬立於木下及馬
後者各一人馬前有數物如雞鶩之狀者碑圖云所畫者子
孫展墓之狀有僕馬休於松楸之下所題八字其左復有四

五小字不可辨碑録所載董君雙石闕字此蓋其一也隸文
董字廾下著董碑録及范史誤去其廾張騶云當凡不其合
一碑數百言其字大小如防東尉司馬君碑亦多漫滅者當
是彼一闕也
緜竹令王君神道　無年月　字原云在漢州　題云唐漢緜
竹令王君神道凡九字隸辨云漢緜竹令碑字作□下木略
與縣字相混故趙氏誤作廣漢縣令而不得其地又以爲令按金
石録又誤合劉讓闕道題字爲一碑故以爲建寧元年十
月造而此碑則無年月也字原既辨其誤又云建寧元年

立何耶
司馬孟臺神道　無年月　字原云在漢州今爲漢州州屬成
都府　題云故上庸長司馬君孟臺神道凡十一字隸釋云
石文缺剥而字札甚精復齋碑目作上庸長闕
高直闕　無年月　字原云在雅州　題云漢故高君諱直字
文玉凡九字隸釋云字畫甚不工漢人題墓有云神道者有
云墓道者有云闕者惟高頤及高直但書姓名字爾
韋氏神道　無年月　字原云在均州今屬襄陽府　碑圖云
其上重覆與埋銘同中刻此四字隸釋云石文中斷似若

韋字爾
征南將軍劉君神道　無年月　未詳所在　題云有漢征南
將軍劉君神道凡十字隸續云大小與王稚子闕相類而剛
勁過之惟後兩字削損
平楊府君神道　無年月　字原云在綿州州今屬成都府
題云漢平楊府君叔神道凡八字字原云刻於石闕橫首墨
寶云平楊必姓名如建平太守之類叔其字也隸續止有平
楊府君叔神六字
沛相范君闕　無年月　輿地碑目云在梓潼縣東六里　天
下碑録云漢沛相劒門范府君闕文字不甚多記名目而已

隸續云刻此有范伯文闕蜀人云范君有二闕周回十六字
多磨滅今在鳳凰山寺前麥田中近得范君一闕其上描刻
四字皆可識曰府君神道字之下刻四人物次横又有一馬
最下三方有白紋其中似嘗刻字闕上四人皆向右行更有
一石其人却向左行想是范君之右闕〻旬之甎堅厚如石
其重十斤四夫扛之時或得之上有小篆韻語每甎十行行
一句一在汪理錫家其文曰嗟痛明時仲治元年結僮學〻
優踐聖門知辯睹張　唯孔言寬博　約性能淵泉帶徒千

人行無定想予亦得其一云德積未報昌允乾坤茂而不定
顏氏墓額不獨范字古今皆然想飲昭形列書訪先德設往
有知直復根焉石上姓名雖淪滅而殘文有范字可證乃知
范君名皮字仲台闕經誤認伯字按輿地碑目作沛國范伯
友墓石闕則又誤為相為因誤皮為友
汝南上蔡令神道　無年月　字原云在閬州即今四川保寧
府　隸續云閬州城外一石闕其東面刻十三字與王稚子
闕相類蜀人謂之汝南令闕即其文南之下一上字其分明
蓋汝南之上蔡令也徐求閬苑記以為唐貞觀中旌表王

氏義門所立謬也
侍中楊文父神道　無年月　未詳所在　題云漢楊侍中文
父之神道凡九字　隸續云字體格與馮幽州闕相似必四川
所刻者
貞女羅履闕　無年月　未詳所在　題云漢貞女羅履墓凡
六字　隸續云筆勢遒勁類蜀中諸墓表字之上以朱為
為額蓋墓闕也
延年椁字　永初七年　隸續云在蜀中　其文云永初七年
四月廿日造馮是萬歲延年益壽郭凡十八字為三行

神氏石虎刻字　光和七年　未詳所在　其文云光和七年
四月五日孝子神覺元博所造共十六字
交州刺史石羊字　無年月　字原云在郴州　隸續云第一
行有故刺史三字上減其一當是交字第二行有君羊二字
上減其一土人謂之鄧君冢闕又乃其姓也此墓前之石羊
腹上刻建安以前之物

錢塘 倪濤 撰

石刻

顧南石碑攷

比干基字 無年月 字原云在衛州比干墓上 水經注云比干冢前有石銘題隸云殷大夫比干之墓所記惟此今已中折不知誰所誌也 隸續云僅有殷比干墓四字比水經酈其二字書高勁乃東都盛時人所書者 此碑如歐趙皆未之見石公弼跋云世傳孔子書然隸始於秦非孔子書必矣字畫勁古當是漢人書

四老神坐神祚机刻字 無年月 金石錄云在惠帝陵側 隸釋云蔣於黽人耕地得此 一刻云園公神坐一刻云園公神祚机一刻云角里先生神坐綺里季神坐及神祚机凡四人當各有之公綺季角里皆闕其一而黃公者未見金石錄作四皓神位刻石跋云驗其字畫蓋東漢時書廣川書跋云東書深察其書世六九

五君桔梓文 無年月 東觀餘論云在洛陽上清宮 隸續云五君桔梓文十五字予所見者已泯合成帙不得詳其形製五君之刻有梯各三仞三寸余中若羽若碑碣之室上下二株則樽楣不分亦有明其八者藏碑若之臺皆所無有復不見於諸家雜說中殆莫知其爲何物獨武陽黃伯思長睿作洛陽九詠其一詩上清一篇中云室梓五分石梧九寶兩后分賜東后所注甚詳注云宮中有石上列圓穴五橫六九俗謂之九卯石側各有題記曰太老君真人君仙人君東海君西海君字與漢人隸法同其穴初無刊刻之跡乃漢世所作以祠真仙耳司者代梓擬者代梧乃託石爲之若室尊之類或謂晉世仙人白仲理作此棋局非也蓋字畫類漢世隸不類晉體又東觀餘論載政和中黃君跋上清跋語云此碑帙有五石桔梓又故書於石且云欲考桔梓所以者觀此可知也嘗和殿藏碑錄以爲漢碑而名之曰真人君石榜刻與四老神祚机同石同缺良由此石沈其上有器物之狀以祀五君故或謂之桔梓或謂之石榜而真君之詞乃緣始知是洛陽上清宮之物其文惟天老君二字最大蓋尊老子也西海真人六字卻似晉人筆札莫鐫刻有工拙爭

李剛石室畫像 熹平元年 水經注云鉅野黃水南有荊州刺史李剛墓 鉅野縣今屬兗州府 隸續云荊州刺史李

剛石室殘畫像一軸高不及咫長一丈有半所圖車馬之上
橫刻數字云君爲荊州刺史時前後導從有騶騎有步卒標
牓皆湮沒在後一車碑失其半止存東郡二字向前一車之
前有牓惟郡太守三字可識前後亦有騶騎步卒及汲守牓
又一車僅存馬足泰半無碑少前六騎形狀結束胡人也其
上亦刻數字惟烏桓二字可識長水校尉主烏桓騎又有
護烏桓校尉比以烏桓爲導騎必二校中李君嘗歷其一齊
亞王侍郎凡二牓車前一牓無字其一四人三牓惟梁高行
梁使者二牓有字其一四人楳姪楚莊王孫叔敖梁鄭女凡

四牓後有一牓兩闕其人水經云剛字叔毅山陽高平人熹
平元年卒有祠堂石室三間四壁隱起彫刻君臣官屬龜龍
麟鳳之文閩人李內仲南得此碑於西州馮方圓仲宛轉
假借而得之鄭氏所載古碑百餘惟李剛魯峻二墓有圖畫
趙氏雖云曾得魯君畫象而碑錄中無其目此碑則自來好
古之士未之見也

魯峻石壁畫象　熹平二年　字原云在濟州今爲濟寧州
隸續云畫象二石並廣三尺崇二尺水經云金鄉山司隸校
尉魯君冢前有石祠石廟四壁皆青石隱起刻書契以來忠

臣孝子列婦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形象　邊皆刻石記之此
石上下三橫首行一牓云祠南郊從大駕出時次有大車帳
下騎鮮明騎小史騎凡十六牓大車之上一牓三字上兩字
畧有左畔偏旁似是校尉騎字車前兩旁鮮明八騎步於中
者四人鈴下三十餘騎如魚鱗狀列兩行橫車之後後有騎
馬二匹帳下一騎小史持幢四騎次橫爲士一人有牓奏曹
書佐主簿車各一牓有車馬騎吏僕射二騎鈴下二騎各有
牓第三橫冠劍接武十有五人一牓闕里之先賢也次石上
橫兩牓云君爲九江太守時車前導者八人後騎石損其半

少前一旁云功曹史導有車馬車前二騎牓咸中橫但刻雲
氣下橫十有六人形象標牓與前石同後漢志大駕鹵簿五
校在前按魯峻碑嘗歷九江太守終於屯騎校尉從駕南郊
乃屯騎之職藏此者不知爲何人碑既有九江標牓又有屯
騎職掌更有先賢形象定爲魯峻石壁所刻其證曰不誣其
一之上橫盡闕人物主坐客拜侍於前後者六又主客三人
列坐侍者四中橫三車又一車導騎二一車兩人在前一車
一人在後屋下之人三五賓主三車有標牓皆湮滅下橫十
七人如前石所圖聖門高弟人亦一物一字不可識其一則

上横七騎皆右馳中横二車一有一道騎一則倍之末有五
人在屋下二孺子在屋上下横兩轓車皆駕以一馬又一車
有導騎二末有五人在屋下左車皆有旛帷四導騎者上下
各有字粗可認上曰君下曰郎爲君曲爲議郎密謂是乎以
其雖留人物絶類九江石壁所畫疑此二石亦是魯祠四壁
者後漢志列侯會耕祠等從中有鮮明本米氏畫史宋淳
墓石壁人物有鮮明隊或者不能細認先賢姓字但見
有鮮明數隊遂謂是宋淳墓碑畫象作也

武氏石室畫象　無年月　在濟寧州宋方務德有重刻本

金石録云武氏有數墓在今濟州任城墓前有石室四壁刻
古聖賢畫像小字八分書題記姓名往往爲贊於上文詞古
雅字畫遒勁隸釋云作武梁祠堂畫象云石有六其五則横
分爲二梁高行藺相如二段又廣於他石所畫者古帝王忠
臣義士孝子賢婦各以小字識其旁有爲之贊文者其事則
史記兩漢史列女傳諸書合百六十有二人有標題者八十
七人其十一人磨滅不可辨又鳥獸草木車蓋器皿屋宇之
屬甚衆趙德夫題云武氏石室畫象趙君東人當知其處而
不能辨此畫爲武氏誰人冢前者予秉任城有從事武梁碑

元嘉元年立其辭云孝子仲章季章季立孝孫子僑躬脩
子道竭家所有選擇名石南山之陽擢取妙好色無斑黄前
設壇墠後建祠堂良匠衛改雕文刻畫羅列成行攄騁技巧
委蛇有章以是謂此畫也故予以武梁祠堂畫象名之愚按
畫象中所題魯莊公莊字不避明帝諱似非武梁祠堂所刻
梁蓋卒於桓帝時也其詳見楊韻莊字下武氏有數墓不能
定此刻爲何人墓前者當從金石録題爲武氏石室畫象奇
耳碑圖云武梁祠堂畫記有伏羲至於夏桀孫公至於秦王
管仲至於李善及萊子母秋胡妻長婦兒後母子義漿羊公

之類合七十六人其文字磨滅與初無題識者又八十六人
建帥方務德重刻郡齋地遠歲久殆將失真也今華山馬氏
有此重刻本予從而摹得之

成王周公畫象　無年月　未詳所在　碑圖云君臣侍御凡
九其後者一馬有小字標牓曰成王周公

孔子見老子畫象　無年月　隸續云人物七車二馬三標牓
四惟老子後一人牓漫滅孔子面右贊䧘老子面左曳曲竹
杖中間復有一雁一人俛首在雁下一物柱地若扇之状石
有裂文不能詳辨侍孔子者一人其後雙馬駕車車上一人

馬首外向老子之後一馬駕車車上亦一人車後一人回首
向外史記魯昭公予孔子一乘車兩馬一豎子同南宮敬叔
叔適周問禮於老子此畫與兩驂似是據此
太尉公墓中畫象　無年月　字原云在資州內江縣資州今
為資縣與內江縣俱屬成都府　隸續云太尉公墓中畫象
蜀人謂之蔡王墓人物未知何所依據一石廣四寸高二尺
有半兩巨人高坐右方有伏尉公三字左方有右將軍雍倭
子本七字又一石七人分坐三席其中一席二人題其左曰
高陵侯右曰曲口侯人物字畫比前石甚小伏尉公蓋是閑

伏為大即太尉公也建武中右將軍官廢漢末方復有之
益州十二郡國二百年間五人為三公至太尉者南鄭李固
成都趙戒戒之孫謙二趙在成都獻帝時成都去內江不遠
豈其冢墓耶
功曹史殘畫象　無年月　未詳所在　隸續云蜀有行者四
第一行凡五車中車兩坐者二人御者亦一人自第二車復
有一人踵其右執杖左執一物如扇之狀最後別有二人右
缺不能盡見第二行導者二人左執管而吹之其右則右
缺凡三車車後不復有人最後人一車纔見其馬之半第三

行導者四人右執鈴左執管也兩車最後又一車則見其人
之半面第四行一人乘馬在前次二車其前車亦有一人隨
其後最後又一車亦見其馬之半車各一馬有蓋左方適下
三行為一可見者二大車後有二馬奴隸凡六人前其則缺
矣其標膀可識者五曰功曹史曰門下答曰門下賊曹曰書史
曰督郵
雍丘令殘畫象　無年月　未詳所在　隸續云所存者八
車十三馬有一車不全見車上之人有十六馬上之人四奔
走於車馬之前者四人標膀曰泰山為雍丘令

尉府壺壁甎文　陽朔四年　未詳所在　文四行十六字云
尉府壺壁陽朔四年正月始造設已所行分行作碁局大服
金石錄云右書寄古西漢文字世不多有此字畫亦好可喜然
所謂尉府壺壁又云已所行者莫曉其為何等語隸續云西
漢字見於磚瓦者皆是篆文此甎略有隸體
永平甎文　永平八年　未詳所在　隸續云文四行九字云
永平八年七月廿日作
汝伯寧甎文　建初三年　未詳所在　隸續云文六行十八
字云建初三年八月廿日汝伯寧萬歲舍大利善與高叔

文識所謂萬歲君當同此又下亦所用者漢人無異辭如此
專叔文甎文　建初七年　未詳所在　隸續云文八行二十
一字云建初七年八月十二日專叔文作千萬歲君當祠史
後子孫貴昌　未央大吉
謝君墓甎文　元和三年　未詳所在　隸續云文四行十五
字云元和三年五月中戊朔謝君　造此甎墓
永初甎文　永初元年　隸續云近歲出蜀中　甎有二其一
直書一行云永初元年景師造其一云大吉羊宜侯王
永初宮甓文　永初七年　字原云眉州人掘武陽故城得之

文一行七字云永初七年作官甓隸續云范至能在蜀得其
二甓七及官字文有應者不同重有十八斤
魏大饗碑　延康元年　隸釋云在亳州譙縣　額題云大饗
之碑四篆字為一行碑式云有穿穿有刻螭之紋磨滅不
全文十九行行二十字隸釋云相傳為梁鵠書漢獻帝建安
二十五年曹丕嗣位改元延康魏志云丕以七月甲午軍次
於譙大饗六軍是時漢祚猶未移也不為人臣而自用正朔
可謂無君之罪人也士大夫樍藏其碑者特以字畫之故耳
金石錄云唐大中五年亳州刺史李贈以舊文刓缺再刻於

石泐所斷續不可識此時亡矣
魏公卿上尊號奏　延康元年　集古錄目云在許州　額題
云魏公卿上尊號奏九篆字為二行字作陰文而起碑式云
文二十二行行四十九字先王及帝以兩武王三陛下皆平
闕才字為之故自陛下即位後十行刻於碑陰二陛下亦平
闕集古錄云唐賢以多傳為梁鵠書今人或謂非鵠也乃鍾繇
書爾未知孰是隸釋云其中有大理東武亭侯臣繇者乃其
人也當時內外前後勸進之辭不一此蓋刻其最後一章碑
自建於華歆之後石理皴剝字跡晦昧今世所傳者多是前

一段耳金石文字記云此文當在延康元年而刻於黃初之
後舊刻殘缺予見拓本於北海孫氏僅存數十字今在許州
者重摹本也
魏受禪表　黃初元年　集古錄目云在許州魏文帝廟中
額題云魏受禪表四篆字為一行作陰文而起碑式云文二
十二行行四十八字先皇及皇帝五皇帝皆平闕亦有空格
紋劉有務嘉話云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鐫字謂之三絕集古
錄云顏真卿又以為鍾繇書莫知孰是此碑舊刻亦已殘缺
今所傳者重摹也集古錄作魏受禪壇記

魏封孔羡碑　黃初元年　今在曲阜縣孔子廟中　額題云
魯孔子廟之碑六篆字爲一行本碑文二十三行行四十二
字制詔皇上聖皇三行皆平闕隸釋云嘉祐中尉守張稚圭
按圖經題曰魏陳思王曹植詞梁鵠書魏隸可珍者四碑此
爲之冠與大饗碑蓋不相遠若繁昌兩碑則亦是一家以
爲鵠書非也金石錄云按魏志文帝以黃初二年正月下詔
以議郎孔羡爲宗聖侯奉孔子之祀及令魯修舊廟今以碑
考之乃黃初元年當以碑爲正
魏横海將軍呂君碑　黃初二年　未詳所在　額題云魏故

横海將軍章陵大守都鄉侯呂君之碑十七篆字隸釋云呂
君名字皆刓剝魏隸之佳者惟鍾梁之碑四若范式碑則又
次之此刻差勝劉熹賈逵兩
魏大饗記殘碑　黃初三年　隸續云在長安瑤臺寺　額題
云大饗記三古文爲一行碑圖云額之兩旁有白紋貫於上
下外有貫兩重不過額其文十二行行十七字非全碑也黃
初三年及千秋萬代字平闕隸續云額第三字不能識以其
辭中有記字故名之此碑一百餘字損者四之一所存之文
殆不可曉其書法與魏受禪相近文帝大饗六軍立碑於
譙在是年之前所載此書鑱爲鍾繇或是倣受禪碑名鍾繇
所書此碑黃初之年月之下有一字其左從金而闕其右疑
是繇字或謂之鍾繇殘碑姑傳疑以示知者
魏修老子廟詔　黃初三年　寰宇記云在亳州　無額碑式云
詔十六行行八字後兩行書年月隸續云苦縣渦水北有老
子廟水經曰廟前南門外有漢碑北有雙石闕其壁頹在闕
南側魏文帝黃初三年經譙所勒此碑磨滅者太半蓋是詔
豫部脩祠之事當時刻之於碑也碑之下方有唐開元及天
寶間題字數十行乃真源縣令部昕記祠碑修觀之事真源

屬亳州今曰衛真即漢之苦縣也集古錄作大清東闕題名
魏范式碑　青龍三年　天下碑錄云在濟州任城縣西南四
十里大頂山南濟州今爲濟寧州　額題云故廬江太守范
府君之碑十篆字范府君名式字巨卿見後漢書獨行傳此
碑縣民薛君鄉人羅循等爲之立廟建碑金石錄云法書要
錄以爲蔡邕書今以碑考之乃魏青龍三年立非邕書也隸
釋云此碑雖不及延康黃初四刻在魏他碑中爲可取爾唐
李嗣真作書後品乃云蔡公諸體惟范巨卿碑風華豔麗古
今冠絕甚矣淺鑑之謬也

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　正始三年　集古錄目云在洛陽蘇
氏家按有翻本在成都胡宗愈與中郎石經遺字並鐫之
錦官西樓宇文紹奕跋云又得古文篆隸三體石經八百二
十九簽即洛陽蘇氏本而重刻之也　隸續云魏三體石經
左傳遺字古文三百七十篆文二百十七隸書二百九十五
有一字而三體不具者皇祐癸巳洛陽蘇望氏所刻蘇君有
言曰後漢熹平四年靈帝以經籍文字穿鑿疑誤後學詔諸
儒讎定五經命蔡邕書古文篆隸三體鐫石立於太學今石
不存本亦罕見近於故相王文康家得左傳搨本數紙其

石斷剝字多亡缺取其完者摹刻凡八百一十九題曰石
經遺字即小歐集古目中所有者　石經見於范史帝紀
及儒林宦者傳皆曰五經蔡邕張馴傳則曰六經惟儒林
傳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酈氏水經云漢立石經於太
學魏正始中又刻古文篆隸三字石經唐志有三字石經古
篆兩種曰尚書曰左傳獨隋志所書與同其曰有一字石經
七種二字石經三種既以七經爲蔡邕書矣又云魏立一字
石經乃其誤也范蔚宗時三體將石經與熹平所鐫並列於
學宮故史筆誤書其事後人襲其謬錯或不見石刻無以考

正趙氏雖以一字爲中郎所書而未嘗見三體者歐陽氏以
三體爲漢碑而未嘗見一字者予作隸釋嘗援魏之字法辭
公羊之題名據水經之事實辨二史之紕繆定一字石經
爲漢刻矣續得蘇氏此碑頗訝猶是守也益書歷古所疑於
今始判隸釋云歐陽集古錄諸碑皆有跋尾獨三體石經置
而弗論豈有所疑而未決乎小歐陽集古錄目遂定爲漢
刻蓋爲儒林傳所誤也按晉書衛恒傳云魏初傳古文者出
於邯鄲淳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
效其形魏書江式傳云魏陳留邯鄲淳特善倉雅許氏字

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
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石經考云據衛恒傳所云三字
石經非邯鄲淳書金石文字記云江式傳則不考衛恒之言
而失之者也胡三省通鑑注魏碑以正始中立而後書言元
嘉元年度尚命邯鄲淳作曹娥碑時淳已弱冠自元嘉至
正始九十餘年謂淳所書非也
魏甄皇后識坐版　無年月　隸續云紹聖丙子鄭民耕地
得之　其文云文昭皇后識坐版共八字隸續云一鉉石
匣廣八寸有半長倍之厚三之一盝頂劣頭蓋其上有此八

分字魏文帝甄皇后神坐前之物也故嘉興字林衡之文時
為相之臨漳令披得之其字乃魏隷之工者傳於世既鮮故
士大夫罕見魏史黃初中葬甄夫人於鄴州帝以母氏之故
追上尊謚別立寢廟此乃明帝時所刻者
晉司馬整碑　泰始四年　集古録云在光化軍軍即襄州穀
城縣之陰城鎮陰城當魏晉時為鄉縣　額題云晉故將
軍南鄉太守司馬府君紀德頌十五字集古録云南鄉太守
者司馬整也按晉書宣帝弟安平獻王孚孚次子曰義陽成
王望望第三子曰隨穆王整整以魏咸熙二年為南鄉太守

是歲晉武受禪改元泰始泰始三年徙整南陽而南鄉人
為整建此碑廣川書跋云書為隷古氣韻渾厚與魏都石
經可一二較也
司馬整陰碑　集古録云南鄉太守將吏三百五十人其居戚
者始猶有二十餘人人皆有邑姓名字而無次序其名號有
令有長有南閣祭酒門下督五官部督郵監汀督郵部勸
農五官掾文學掾督車掾准謀掾府門亭長主記史待事
掾待事史部曲將部曲督又有賊曹功曹議曹戶曹金曹水
曹科曹倉曹鎧曹左右兵曹　皆有掾又有祭酒有史有書

佐有循行有從掾位有從史位有小史等魏晉之際太
守官屬之制盡如此他書或時見一二不能如此之備也
晉鄭烈碑　太康四年　未詳所在　額題云晉故右軍將軍
平莞僖侯鄭府君之碑十五隷字隷續云鄭君名烈滎陽人
以太康二年八月卒故吏申楊等立此碑四年之七月也鄭
君所封其上一字則曉然可識下二字額已損而銘辭
亦微缺僅存莞字趙氏以為東莞則誤也晉縣亦無平莞
非鄉名即亭名也余嘗以魏末至晉宋隷字無可取者既
獲此碑勁健方格雜置漢刻中未易甄別

晉張平子碑　永和四年　字原云在鄧州　隷釋云張平子
碑晉南陽相夏侯湛作水經云西鄂縣有平子墓墓東有碑
文字悉是崔瑗之辭也盛弘之郭仲產並云夏侯孝若為
郡脩其文復刊碑陰為銘然碑今二銘乃崔子玉及陳翕隷
字耳墓次又有二碑僅見其一以夏侯辭廢而莫究酈氏
之說如此今世所傳凡百君子者即平子墓碑其石已中斷
此刻有夏侯姓名而云書之碑側盡酈氏考之不詳也
公乘校官掾王盛題名　字原云熹平二年邛州蒲江縣僧寺
治地得之　隷續云字畫有東都氣象非魏晉筆法校官

掾者東郡郡縣之吏屬公乘者爵第八級而云永興元年
二月永無卅年號東郡紀年有延熙光熹亦有中光熹乃光
熹者漢人作隸好假借或是借熹作喜作嘉人作熙光字於
史策之誤但弘農王四月即位改元是年二月猶是中平四
晉惠帝雖有永熙而改元亦是四月此碑非光熹永熙明矣
俟博古者剖判之
以上說碑并類文款識自漢五鳳迄於晉泰始凡家之所藏
與隸釋隸續之所收字原之所纂集其字入辨中者共得三
百一十有二博采他書以為之攷嗟乎到今不毀已十無其

一矣又攷水經注尚有八十一碑集古金石二錄尚存二十
一碑補列於後洪景伯所謂姑與其說以見思古之[illegible]天
下碑錄與地碑目有年月可攷者附見五碑
水經注八十二碑　此碑之外已不可見碑下亦不重錄惟酈氏有攷者錄之俟同
王立碑　永平閏年　王子喬頌　永元十八年
先尼和碑　永建二年　王諶碑　陽嘉二年
洛陽橋右柱銘　陽嘉四年　太學碑　陽嘉八年
司馬遷碑　永嘉四年　漳河神壇碑　建和二年
孔子廟碑　建和五年　班孟堅碑　建和十年

曹娥碑　元嘉元年　彭山廟碑　元嘉二年
李毋冢碑　永興元年　孔君碣
王君造四縣邸碑　延熹二年
胡客碑　延熹四年　廣野君廟碑　延熹六年
王子喬碑　延熹八年　曹君碑　延熹九年
盛允碑　延熹閏年　許峻碑　延熹閏年
趙融碑　建寧元年　楊叔恭碑　建寧四年
郭林宗碑　建寧四年天下碑錄云在汾州介休縣墓側又有
郭有道碑云在大原府平晉縣蔡邕文并書在觀泉側按有

道止一碑此其誤也　按此碑久已不存歐趙亦未見隸釋
云凡歐趙錄中所無者世不復有之矣今林宗墓側有一碑
乃近人傅山所為鄭既杜撰蹤復諷患無知者以為中郎書
爭相傳拓可笑也聞鄭簠又書一碑與傅山並峙且以傅山
為非其人而欲自擬中郎耶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
石門銘　建寧四年　趙越碑　建寧閏年
許嬰碑　建寧閏年　山桑城殘碑陰　熹平元年
李剛碑　熹平元年按隸續有李剛石室畫像而無碑
幽冀三州界石文　熹平四年

薛季像碑　熹平五年　橋載碑　熹平五年
梧臺石社碑　熹平五年　甫熾碑　熹平六年
曹隋碑　熹平六年　張平仲碑　光和闕年
橋玄碑　光和元年　跋見前　按後漢書橋玄傳光和六年卒蔡邕
集太尉橋公碑有二通云光和七年瀧水經注謂是碑作於
光和元集恐其誤也其載鼎銘文曰文德銘於三鼎云云乃
是蔡邕橋公碑中語非鼎銘文也邕有東西鼎三銘見
於集中集又有黃鉞銘所云鉞文稱是用鏤石作茲征鉞亦
邕銘中語而謂碑文為李友作豈後人搜采邕文誤入他人之文耶

楊彥楊彈二碑　光和闕年　許叔臺碑　光和闕年
文穆碑　光和闕年　尹儉碑　中平四年
太石嶺碑　中平六年　華山祠堂碑　建安闕年
夷齊廟碑　無年月　宋子友碑　無年月
李雲碑　無年月　大公廟碑　無年月
趙徵碑　無年月　許由廟碑　無年月
郎奉孝碑　無年月　司馬文預碑　無年月
梁巖碑　無年月　張伯雅碑　無年月
袁尚袁勝袁光三碑　無年月天下碑錄云袁勝袁之仲子也

虞詡碑　無年月　拓令許君頌　無年月
熹平君碑　無年月　蠻夷令碑　無年月
袁安碑　無年月　皇甫碑　無年月
臨淮長王君碑　無年月　鄭陂頌　無年月
季札子碑　無年月　東平憲王碑　無年月
道兒君碑　無年月　孫嵩碑　無年月
孫膚碩碑　無年月　鄭康成碑　無年月
冠蓋里碑　無年月　張仲琦碑　無年月
張敏碑　無年月　左伯豪碑　無年月

樊重樊萌碑　無年月　賈彪廟碑　無年月
仕立碑　無年月　遼盛碑　無年月
舜廟碑　無年月　二妃祠碑　無年月
屈原廟碑　無年月　往堅碑　無年月
龍中碑　無年月
集古金石二錄二十一碑
田君碑　延熹二年天下碑錄作費令田君德政碑
朔方太守碑陰　延熹五年　以上集古錄
南武陽功曹闕銘　章和元年

章和石記　章和二年 有錄無跋
㝎室銘　永建元年 有錄無跋
武氏石闕銘　建和元年　　武開明碑　建和二年
孔君碣　永壽元年　　河東東界石記　延熹四年 有錄無跋
嵩高山石闕銘　熹平四年　　蒼頡廟碑　熹平六年
禹廟碑　光和二年　　尖使君碑　光和四年
張侯殘碑　闕年月　　蒼頡廟人名　無年月 集古錄有跋
鍾君碑　無年月 有錄無跋　　陽都長徐君闕銘　無年月 仝上
首山殘民祖碑　無年月 仝上　　逢君殘碑　無年月 以上俱金石錄

天下碑錄與地碑目五碑
西嶽石闕銘　永和元年 金石錄有跋　　封龍山碑　延熹七年
高祖廟碑　延熹十年　　八都神廟　光和閏年 以上天下碑目
張子陽碑　永建四年 右輿地碑目

六藝之一錄卷第一百十七

錢塘　倪濤　撰

石刻文字

金薤琳琅

孔子廟堂碑

太子中舍人行著作郎臣虞世南奉勅撰并書

司徒并州牧太子左千牛 闕一字 二十兩檢校安北大都護相王

旦書

微臣屬書東觀預聞前史若乃知幾其神惟睿作聖玄妙之境

希夷不測然則三五迭興典墳斯著淳 闕一字 聖跡可得言焉自肇立書契初分爻象委裘垂拱之風革夏翦 闕五字 質文殊致進讓寧同歷不升洛觀河膺符受命名居域中之大爭據天下之圖象雷電 闕二字 威刑法陽春而布惠化洽八方令行四海未有偃息鄉 闕二字 顯帝王之鈞遠 闕一字 一史之傳而德侔覆載明並日月道藹微而復顯禮樂弛而更張需理盡性窮神絕後乘紀百王遺風於萬代將與偉歟若斯之盛者夫子其 闕二字 之精踐千年之聖因天縱以挺質稟生德而降靈載誕空桑自振河海之狀蘊勝達之姿秀異之姿知微知章可久可大

而不窮合天道於一言成和道通洞至人祕藏凡社道小以悉
崇往行大共之也用以浮齊簡約包含造化宜直自本八代於
秦九丘而已哉雖無聖卻義之旨仰之而彌遠也吳霸趙之邦
疑之而不及于時天覆地載地維將絕周室大壞魯道日衰永
嘆時數實理溫足遂逼[illegible]以都衛為周冠道其二代止乎季
孟之門藩籬五伯以發大天之周知桓道弗已志在於文仁
卑道說時義存於揆弱方且重反于風一至未運足以載於以
述諸侯懷寶而遊列國亦皆不殆在鈞如聾諸啞竟於石而格
集萃於金精解舟既曉專車龍對[illegible]之存川明商未之興

一帶雲根神霄藏書　卷第一百十二　二

而知來藏往一以貫之仁為本有所達人所以知命者行惟道
明指行以潤身而里必以方以修文之徒[illegible]
之武陵茶為事斯之謂哉於是自[illegible]反書州書定[illegible]易[illegible]以
則精微修春秋以正褒貶技能[illegible]微塵光丹書表瑞[illegible]
洋洋焉充宇宙而洽幽明動天雲而[illegible]
諸日月照而仁歡非時鳴鳥弗至哲人云遊吾猶已清為使[illegible]
水卻九皮源不息[illegible]竹和作非大體道[illegible]神[illegible]知
化其敬從與於此乎作者[illegible]遺芳無[illegible]法被[illegible]中[illegible]天下
及金[illegible]王[illegible]哉[illegible]已焚秦宗[illegible]漢之[illegible]永[illegible]前

則公成反定川典祀典經之費初式是哉[illegible]賢[illegible]奇充相其
乎合乃水北京存[illegible]成而時明[illegible]一七[illegible]有[illegible]約聲與時
升峰雲宇[illegible]建之緣則[illegible]作史御烽[illegible]起[illegible]檢文物[illegible]
道息[illegible]顧無為書之所[illegible]其[illegible]並丈之容五禮六樂[illegible]混爐
重弘至教允為昭朝大啓運[illegible]九五纂紹七百期[illegible]王以茲哉
受命昭名[illegible]行行[illegible]音[illegible]明序[illegible]天下地[illegible]神
允文允武經綸云始時惟龍戰[illegible]衣冠[illegible]神[illegible]不
測妙[illegible]無遠弘濟[illegible]平[illegible]仁[illegible]君道[illegible]
舜職西三相[illegible]六[illegible]建[illegible]石之[illegible]朱户[illegible]門之錫[illegible]往

一帶雲根神霄藏書　卷第一百十七　三

代事[illegible]共於是在三勝命　元[illegible]帝[illegible]明
玉鏡以式九[illegible]上[illegible]衣
念祀[illegible]之禮無方一日萬機[illegible]之[illegible]述於斯為
大哉[illegible]使[illegible]天成風[illegible]不眼[illegible]種哉
為[illegible]古[illegible]六月
之[illegible]一[illegible]之[illegible]
空山[illegible]之有也
靈[illegible]江[illegible]河
楷失東歸白環西入[illegible]且[illegible]

薄賦斂堋又俟成習俗金革乃垂風動衣裳化居道引路旁衣
遠古堯已思治曾何等敘叙見明屋聖談敬心大道以為括用
咸罷必存勝經道德聞身合資學校翔迺入升抄義析理微言
广以四科明垂七教懿德高風垂　所遠而棣宇飛修宗祀奠
祠侯行曉覽覆繇錯綸咸徹九年十二月廿九日有詔立詹敷
修侯孔嗣哲宇徒倫為褒聖侯乃命經營惟新舊址因循斯建
百堵作其揆日占星式規大壯　天旋寒暑指陰龍構以臨空
霞入綺窗日暉丹楹宮宿參差忽低白　寫大彭德人功
受設已後肅焉如在握文展度復見儀形鳳跱龍蹲猶臨咫尺

既有敘笑若睹武城之弦怡化動色似聞簫韶之籍籍猗盛服
以邦仲由侃侃禮容仍觀衛賜不疾而速神其何遠至於仲春
令序時和景淑敢愛璧也圖若繡青光槐市絲草成帷清滌
玄酒致敬於吉日合武釋菜無忘於敬古皇上以幾暇餘暇涵
詠經籍乃製金紀述一篇永宣先成稱聖人之用心弘大訓之
攸吉好道天文煥乎異備副君膺上嗣之尊體元良之德降情
儒術遊心經藝楚詩感於六義存易明於九師多士伏膺名儒
接武四海之內屠然成俗懷經鼓篋攜卷趨風無絕吾私伐騷
象兩票停既染白玉已形黃霞賓以成山苻消氛而為兵天矣

然後知道學為萬靈而弘道之由人也國子祭酒楊師道等
僕古風於聖世闡至道於先師仰欽高山願宣盛德昔者楚國
先賢尚傳風範荊州文學猶鏤歌頌況帝京赤縣之中天衢黃
道之側肅然上規用昭明祀寫文教於六籍播皇風於千載安
可不特建徽猷被之祇冢乃札表德奉詔勒碑爰命屬或
揚茂實敢陳鋒詠乃作銘曰
乎惟天地嶽川岳成形挺生聖德實秉英靈神凝氣秀月角珠庭
探賾索隱窮幾洞冥述作爰備紀績咸脩表正十倫章明四始
繁於戎易書用名史發紀素王盛烏高軌三川削弱六國從衡

鵲首兵利龍文蜡耀天垂伏鼉海躍長鯨解綬去佩書焚儒坑
象堯中葉道亨大聖乃建衰成有徒疏命當金闕翠華齊崇師教
肝土鈞圭禮容斯盛有晉成維傾柱折禮亡樂廢風頹雅缺
戎夏交馳星分地裂藐焉矣未可已緝隨風不競亂王徽亡
於純業千戈揚霜露聞見卷晉鄉校修文講論微之會
大惠斯運承土王之業緒云功光茫天造奄有神　而光臨大寶
化從運理絕風更昊於鑠元后膺圖撥亂天地合德人神攸贊
翽鳳為瑞光華在旦繼聖崇儒載修輪奐義堂弘敞經肆紆縈
重樑霧宿洞戶風清雲開春鋪日照南榮輕弦鍾律鏗鏘齊明

谷氣况備往古社數肅肅升堂甡甡環帝猶妄訪道植徑請謚
帝德儒風共宣金石
推誠奉義翊戴功臣永興軍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
特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行京兆尹上柱國琅琊郡開
國公食邑四千五百户 食實封一千三百户王彥超再
建　　安祚刻字

唐姜嫄公劉新廟碑

大中大夫行中書舍人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高郢
撰

節度巡官將仕郎試大理評事張誼書

姜嫄者炎帝之後有邰氏之女姓姜字嫄帝嚳之元妃后稷之母也公劉者后稷之曾孫周文王之十代祖也姜嫄嘗出遊見巨跡而履之載震載夙時維后稷以居然生子必所不康初寘之隘巷再寘之平林三寘之寒冰嘗有以全度者孰而收之遂名之棄生有赫靈之異長有躬稼之勤法施於人以濟粒食堯乃命為農師而封諸邰農師實后稷也古初造物肴出郡理事以出之本言以天地之際當虞舜之時稱禹平水土契布五教稷播百穀咎繇明五刑地平天成萬代永賴舜以舊眉命禹盡

讓于稷契咎繇及以元后命禹禹猶讓於咎繇曰咸德罔克人不依咎繇邁種德德乃降黎人懷之然大禹所以言天意求命之所歸　夏有天下載祀四百禹之祚也商有天下載祀六百契之祚也周有天下載祀八百稷之祚也自時厥後百王禪季而各殊　稷契在天天祚永賜有所底止乃以無疆之歷命我聖唐戚然大業纂天地寧從祀三代往打掌矣昔者周　文武之烈本於后稷后稷之生本於姜嫄故詩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后稷之子曰不窋失官而奔於戎狄不窋之孫曰公劉於豳居以平西戎以啟前烈故詩曰篤公劉于邰斯館是知姜

嫄有德於周公劉有德於豳先賢所出立祠舊矣我國家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山川鬼神亦莫不寧而姜嫄公劉之廟舊制卑陋湫隘在市非所以崇明祀嚴鬼神也貞元四年　邠寧節度觀察使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郡寧郡王張公獻甫戎醜是屏拔戟而至肅肅王命往公將之烈烈缺四字成之略地千里亭鄣嚴於外教行一歲弓矢櫜於內帝乘睢而上禮及洛底而神明擬此二廟循為巫安公曰嗟精潔奠重於明神嘗　甚黍市郿奈何雜處乎夫小人者知數鄙之事神而不知教獨之慢神知事神之來福而不知慢神之賈禍苟草一去遠塵萬

祀　而無知則已若曰有知而喧鬨於湯之側中夫札瘥夭傷
之患者得非長吏慈惠之不足也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
之政且為　　既而卜遷粵以貞元六年十一月九日作新廟
於崩阯爲地則邵野之間左水右山有清谿之勝材則楩逮之
王上棟下宇北嚮斂之　　明農務之隙量功命日無妨奪之弊
彩嘉木而樹之考良辰而落之神於是嚴威而臨乎所處人於
是祇慄而遠乎所肯是患人於無過之地而寧神於不悲之域
在爲已任不亦厚乎夫神聰明正直者也唯忠肅恭懿乃能承
之順此而祭不必多品故雖澗谿之毛行汙之水而君子美是

四德陳於二簋行之以禮奉之以誠崇之以齊達之以和則神
可得而享焉如可得而致焉夫子曰丘禱久矣抑為張公尚書
以文武之宏純一之良知無不為忠也正色師下肅也執事有
恪恭也擇善而從純也自先幽州大夫以來一門四人
方經踵動績為時心膂所資非他忠肅恭懿而已用能承天之
寵獲神之勞以屏王室以揚家聲也宜哉祠成三歲矣而銘記
尚闕將恐寖遠失其所由乃陳梗槩爰此刊刻辭曰
何賢乎姜嫄曰克生后稷何賢乎后稷曰克降嘉種后稷之道
至今賴之姜嫄之德如何勿思何賢乎公劉曰肇宅豳土何

豳土曰平戎之所乃今乃古有廟有宇宇亦既渠廟亦既推闢
闢翊合蹡座眷閈宙宙犀毗屑屑俳佪瀆禮非褻犯神有災則
寧戾止理化咸寧財豐衆和暴禁兵戢惟此增庆公私必葺翊
伊明祠風雨所及是度是築乃遷乃立奉我皇德達于有神揭
神之威扞于房廡下惟正工多有忠化勤勤于衆永示亡人
節度判官殿中侍御史韋丹建立處士孫瑤篆額

唐伯夷叔齊二公廟　　一卷

安定梁昇卿篆文及書

二公諱伯夷叔齊昔有殷時遼東孤竹君之子也自歷載所記

有國以來事之善者莫先於讓是故君老於位命立叔齊齊固
辭以讓伯國清以不嗣遂相與義退遯進而周當是時也帝紂
不臧用錮天紀人棄其保以戮于周周武王秉白旄杖黄鉞行
修所以撥亂戡暴所以　　罰雷震萬國風行六師二公于時
推忠臣之戒明死君之節伏車而諫涕泗横流且夫大運不以
當曠達節不以義距照首焉得以歐毒鬼神焉得以無主於是
討罪于商爲天下王二公以立志貞也扣身持也遂使載籍不
可以明也以臣伐君不可以訓也相於周莫非其土異於事不
食其粟乃西上首陽之山歌采薇而死蓋天下義戌之始也及

乳子生東周之季后中興之法夏之後啓伯於殷未嘗叙仁
人列上不先于二公者焉謂不辱其身不降其志矣若乃紛綸
茂德載在策府則太伯之道子臧之仁也上思附義退曰能賢
則宋穆之仁延陵之行也道無不貴志不苟合則許由之尚伯
成之高也處必中清廢能中權則惠仲之居夷伏之放也聲
事載功存業廢則范蠡之去魯連之辭也比效公者至於與榮
保褒下爲賊矣蕞之國君臣之分以定其節則可以問武也
所謂紀之者忠矣杖之者義矣施之者誠矣用之者確矣昭矣至
矣遠矣允矣上古無以加百代爲之憲起大梁歲行于是邦退

與寧太原王公惠工訓農勸學設教庠業朔以祭賴四方宮
於作則邑臨末周人悦有化以爲二公廟德不祀實甚惟焉復
何以圖不朽乎來者而已遂因簡力考修時經始是負舉事括
規蕞構棟翼自公尹之從則表前載揚懿烈使毀光能能彰紀
事焉以吾學予舊史氏請諸陽其文固不佞乃作銘曰
大道混混或除夷兮殷賢光仁英聲　主人神疑兮周克商
大運開兮天下爭利而獨奔義負名乘兮神農虞夏氏已沒吾
所惟兮辭石千秋問風規兮黄鐵不降志
開元十有三年歲次一月既望刊立　銜稍趙禮范刊

唐故洛州洛陽縣令鄭府君碑

觀夫道周道　父青史叙其舵庸孝河吳俗丹圖叙其景象所以
昭晉長世蔵賦大亮而楊聲之　反存相質之端蓋閾使夫觀
巨仲之行者勵世齊之而懷陸會之功者識與歸之空著爲不
朽文在斯乎公諱叡字仲高滎陽開封人也偃錫爲都鄉啟邑
作邦作對宋闕謂朝之謂才乃公乃侯服冕乘軒之謂貴門高
階峻慶積祚流太傅早鎮兄屏風而入生尚書幼讀史業處而
昇朝思元之變開悟康平鄉之判邪矯枉百世之威尊之其京
高祖先蔵後魏雍州刺史尚書右僕射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襄城公行爲言象之表道合運城之數曾祖偉後魏龍驤將軍
北徐州刺史中軍將軍行中滎陽守襄城公祖大仕隋上開府
儀同三司驃騎將軍梁州刺史襄城公並文藝武節光風質時方
龍舟於巨川得騏驥於大路父仁恭隋通事舍人研深機以開
務邃弘探以範俗公降嶽靈之宏姿知珠玉之卯節化其羽翼
既收四見之奇復其條枚言解一觀之途貞觀七年制策高第
稚起州都拜府參軍事探其洞穴史乘錢微焉之功步彼高衢
而子待道風之乘入除左衛率府兵曹又除潞州司功參軍事
六軍七校成政乳效十亦三牒于府邑之靈氣流縈波之純旋

直躬而已清慎守乎秋霜抱仁懷文炎煦於夏禾拯持以弘
已罷辱若驚瑞恭以臨莅敬慎如祭　守黨推重名爲道宗合
莅當庭不拜轉瀛州清苑令公以爲立長以爲官也非立官以
爲人也於是明察以鑑忠信以寬奸利自轢羽俗化所存將末
不謬明其用豐殺而以立身請紀千個言必顧義實過農尺故
莅有神明之戰民有父母之親欣詠攸剋石碑在州又爲岐州
雍縣令政如清苑亦有德碑又除益州新繁令加朝散大夫入
爲司徒員外郎遷秩小黃門大夫之賜祿拔商禮部侍郎官之
明祀轉爲部郎中檢校洛陽令俾又都莅學儀郊政京大師爰

禁地以開情有萬源道雖一貫公穿理微削以煩以簡易汲梓
於川雲明道著於夏日猶發伏隱齊珠甫之奸導揚邵美盡衛
矣之刊化其善教戎莅其言懷其今狩盟匪昏績加以勳刊祿
衛之術側府仗秀之才技成於七貴五侯滅私於四隣六戚含
莅陰雲既察孝留行焉修甚郎收門士構家由其秋手錄未所
以罕晉王與已來政風從絕稱職之美後存於公則以爲能宗
陰洛陽將令無何丁大夫莅憂服勤過禮執喪惟痛同標之心
感於木石天降大感光螢不遂泰秋六十九作从三年十一月
十七日終於萬年縣之來庭里第嗚呼哀哉粤以大周久視元

神龍仁居字六月戊寅朔七日甲申遷窆於洛陽北邙山之平
原禮也惟公履仁居德韞風懷雅宏達不飾色容無方揚頌
之深則迷空十甫洞房百城言行之重則商湯之詞夏后之璜
故能參神明以合化日月以照物則立以斷金之精也溫潤
以嘗王之行也方鄧承帝則運平而機致君唐虞之上書美荊
趙之竹並枝才琳伯顧試定裁之填比義野王永侍長安之
劇而信順　而匪鞭陽烏假道
過峻岐而不危崩波於於靈府師精靈於星辰昔鄭相云亡抾
玦悲於東里子公況沒罷市慟於南州昭古揆今不之遠也館

紋以萬遺今在言時服繡書與秋衣而共下含珠連玉同瓦殖
不不誠長子朝議大夫行棗州司功參軍澤第二子趙州都督
府士曹參軍譚第三子行寶郎郡第四子太子典設郎譒第五
子宋州司功參軍等並孝爵勵行克己高其式讓積學儲賢謂
朱貴其洲洛州間化其德稱神明通其孝弟思所以揚德來裔
垂文永年記之不刊以申罔極我閱有命敢作銘云
遇周見氣爲公作伯漢台晉家邦恭致本維期來悲時惟我君
稱彼靈川剝尾紫氣行高德廣如山如雲曾不助順未留斯文
北山伐石而卸負土綴殯毀宗遷東奠佩犀于克孝墳塋終古

莫敘長號誰謂荼苦

大周久視元年六月七日建[illegible]閣舍庄河東薛稷作文

并僧書丹　碑內地作埊天作𠀑人作𤯔臣作𢘑月作囝授作𥠢正作𠙺日作〇年作𠦚之類皆武后所製字也

唐故通議大夫行薛王友柱國贈秘書少監國子祭

酒太子少保顏君廟碑銘　并序

第七子光祿大夫行吏部尚書充禮儀使上柱國

魯郡開國公真卿撰并書

集賢學士李陽冰篆額

昔孔悝有衛鼎之銘陸機有祠堂之頌皆所以發揮祖德數演

家聲故君子之觀其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為無而稱之

是誣也有而不述豈仁乎論而譔之敢不祗懼君諱惟貞字叔

堅其先出于顓頊之孫祝融融孫安為曹姓其裔　邾武公名

夷甫字顏子友別封郳為小邾子遂以顏為氏多仕魯為卿

大夫孔門達者七十二人顏氏有八戰國有率蹋秦有芝貞漢

有異肆安樂其後衰亂譜牒云亡魏有裴盛字叔臺青徐二

州刺史關內侯始自魯居于瑯邪臨沂孝悌里生廣陵太守給

事中葛繹貞子諱欽字公若精韓詩禮易尚書學者宗之生汝

陰太守護軍葛繹子諱默字靜伯生晉侍中右光祿大夫西

平靖侯諱含字弘都隨元帝過江已下七葉葬在上元幕府山

西侍中光祿勳西平定侯諱髦字君道事具孝行傳生州西

曹騎都尉西平侯諱綝字文和生宣城太守御史中丞諱靖之

字茂宗生巴陵太守度支校尉諱騰之字弘道善草隸書有風

格梁武帝草書評云顏騰之賀道力並便尺牘少行於代生輔

國江夏王參軍諱炳之字叔豹以能書稱生齊侍御史兼中

丞諱見遠字見遠和帝被殺一慟而絕梁武深恨之事見梁周

北齊書生梁鎮西記室參軍諱協字子和以家門事義不求聞

達元帝著懷舊詩以傷之撰晉仙傳五篇日月災異圖兩卷文

集廿卷見梁書生北齊給事黃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平原太守

隋東宮學士諱之推字介著家訓廿篇冤魂志三卷證俗字音

五卷文集卅卷事具本傳黃門之孫儀同御正御史中大夫麟

趾學士隋文帝政不署校讎事又拒之出為集州刺史新野

公後朝朝望引至御榻曰見危授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古人所

重何以加卿事具周書弟之善隋葉令子孫見於後黃門孫皇

秦王記室諱思魯以學業遊秦小記室字孔歸君之曾祖也隋司

經校書東宮學士子弟奉迎義旗於長春宮　瓜州拜儀同

子154 041

博士善屬文白為父集序國史稱溫大雅在隋與思魯同事東
宮彥博與愍楚同直內史省彥將與遊秦同典校秘閣二家
兄弟各為一時人物之選少時學業顏氏為優其後職位溫氏
為盛溫氏譜亦載焉惟勤禮字敬君之祖也幼而朗悟識量弘
遠工於篆籀尤精詁訓解褐校書郎與兩兄弟師古相時同時
為弘文崇賢學士弟育德又於司經校定經史當代榮之太宗
嘗令師古謂崇賢學士以兄弟特命蕭鈞讚之曰依仁服義懷
文守一履道自居下帷妊日德彰素里行成蘭室鶴籥馳譽龍
樓委質著作郎修國史夔府長史贈虢州刺史生昭甫敬仲殆
庶無恤少連務滋辟強昭甫字周卿君之父也幼而穎悟尤明

詁訓工於篆籀草隸書與內弟殷仲容齊名而劾利過之特為伯
父師古所器重每有注述必令參定嘗得古鼎廿餘字衆莫能
識盡令讀之高宗侍讀曹王屬贈華州刺史真卿表謝肅宗批
答卿之乃祖當為碩儒既高侍相之能迹有臧孫之後不墜其
業在卿之門生我伯父諱元孫泉君伯父聰穎絕倫尤工文辭
舉進士考功郎劉奇特標榜之由是名動海內眾選太子舍人
玄宗監國專掌令書嘗和遊苑詩批云孔門稱哲宋室開賢翰
墨云挹英之與先歷滁沂濠三州刺史贈秘書監君仁孝友悌

少孤育於舅殷仲容氏蒙教筆法家貧無紙筆與兄以黃土掃
壁木石畫而習之故特以草隸擅名天授元年糊名考校判入
高等以親累授濮州參軍歷盤川令衢州信安尉桓彥範相得
甚歡又選授洛州參與承嗣二對再選得判入高科侍郎蘇味
道以所試示介疑同選人中乃有如此書判咨歎久之遷代兄
為長安尉太子文學以清白五為諸使魏奉古所薦王邸
初開盛選僚屬拜薛王友柱國伯姊御史大夫張知泰妻魯郡
夫人亡將葬數家占君不宜臨壙君哭而拒之曰豈有亡手足
之痛牽拘忌而忍自絕乎弗從其年秋七月哉生明遘疾而殁

叔義者隱而傷之與會稽賀知章陳郡殷踐猷吳郡陸象先上
谷寇泚河南源光裕博陵崔璩友善事具陸據所撰神道碑累
贈秘書少監國子祭酒太子少保真卿表謝肅宗批答云卿之
先人德行優著學精百氏藝絕六書頻陟甲科屢升循政冕務
王府名右部枝栽坐春宮道高位沈既而壽乖華髮跡紆青雲
業載史臣愛傳令子追存盛美褒贈崇班且旌善於善方俾揚
名於有後濠州生春卿杲卿曜卿旭卿茂曾春卿工詞翰倜儻
有吏材蘇頲舉茂才偃師丞杲卿文理清峻所居有聲太常居
攝常山太守祿山反擒其心手罰王門拜衛尉卿兼中丞城陷

承卿吐哭之逆被鉤舌支解而終贈太子太保謚曰忠節真卿
表謝肅宗批答云自羯胡猾狂入我何陪所在官吏多受迫脅
卿兄以人臣大節獨制横流或俘其謀主或斬元惡或當以救
兵或絕身殉賊度勞若無人歷數其罪手足寄於鋒刃忠義形
於顏色古所未有朕甚嘉之時卿工詩善草隸十五以文學直
崇文館湖州司馬旭卿善草書眉山令茂曾好属文詞訓仁孝
絕衆旋為司馬君生闕疑允南喬卿真長幼與真卿允臧闕疑
仁孝有吏能精詩傳善鄭判杭州參軍允南仁孝有清識工詩
人多誦其佳句善草隸與春卿杲卿紘卿同日於從庭為侍郎
一帶雲根州堂藏書 卷第一百十七 大
肅建使所貴臺奏瑜為左補闕真卿時為殿中正至三拱法
座踰舞而衣袂相接者二故允南賦詩云謂言百人會兄弟也
雲陪歷殿中膳部司封郎中司業金鄉男喬卿仁和有吏幹富
平尉真長清直早世幼與万雅有盛名通班比在清道兵曹真
卿甲孫永伯兄允南親自教誨舉進士充校書削泚埋泉尉陟
自白長安尉三院御史四為大夫六為尚書再為採訪觀度支
禮儀使光禄大夫司徒魯郡公允臧殺賀孝悌有吏能制科延昌
令監察充判官衣資使殿中三為侍御史中允江陵少尹判南
行軍襄州及君孫泉明佐父開土門彭州司馬威明邛州司馬

季明子粲翊頗誕及外孫博野尉沈盈盧逖並為逆賊所害
各蒙贈五品京官頵好為文起草正頵惠明都水使者頗好五
言校書頍仁孝方正明經大理司直沔南營田判官執喪九日
不食頍河州司法翔父翊頗工小楷法頵恭仁奉禮郎並
早喪近法方義主簿泉明親並沒賊泉明次明佐明未仕通明
蔵嘉尉衍明高明尉克明崇文明經衡虛標榜之劍有德行文
詞華原主簿浮溧水尉覩頊工文襄陽尉親有文行弘文進士
頊仁友清白當熟令封金鄉男頵清介勤於侍郎譽列當其判
京兆兵曹頔安金鄉男岫仁純常熟主簿任城男頔友愿尉頍清
一帶雲根州堂藏書 卷第一百十八 一六
原尉頵幹辯揚府戶曹頍好學清白朝邑尉頭左率倉曹碩秘
書正字頵有吏幹饒州錄事參軍曲阜男頍好為詩當陽尉翹
好為文常州參軍並有所立君之諸祖孝友辭從揚庭頤並
侍讀強學盛聞並學士中和至孫敬仲大理評事之孫之指
挺拔松柏冰霜並明經晨成強學希莊日指撝胡郡錄事微舒
祝頊式質韶並進士制科有光曲和趙庭希莊至刺史利仁明
天文欣期元淑杲粲並校書先庭徐德漢書寄千里序行
朝怡沼須充泳指遙觀防有文詞博古少連恭敏孝悌行敞仲
溫之以孝聞閨有風義晃鐵邀迢以清白稱其餘咸著官族不

獲悉發洪惟累祖之耿光丕業有君子象弘都之德行已陵記
望之書翰特進黃門之文章秘見華州之學識常自國於于
聖代紛綸盛美遂舉集于君君能述遵前人不敢失墜其事以
春書修宜其克饗尊榮為清廟不祧之主真鄉幸承遺訓叨受
國恩既荷無彊之休敢揚不朽之烈銘曰
系我宗都頗公于封卿魯附肩亞孔聖沂泝風刺青徐給事中
護營柳渡江楓傳兄疾威地童鄰火斷拜銘重施七葉傳孝恭
武騎都尉司從便尺蹟繼魚蟲協君雖憤雨紋落施室府湘東
嗟譽正璽移忠象黃門擅文雄三韶長事東宮四移叔史宰能

褒華州詁訓通小秘監盛名為維少保文翰工莅蠶赤五褒崇
發跡苑友桂叢三起贈保儲躬示光盛勳銳融永不祧垂無窮
建中元年歲次庚申秋七月癸亥朔錫異八月己未真
卿家恩遷太子少師冬十月壬子男碩封沂水縣男碩
新泰縣男頫男頊　縣男碩貴縣男碩鄉縣男徽縣宮
階勳爵並至二品子姪八人受封無功無能叨竊至此
子孫敬之哉

隋柱國左光祿大夫弘義明公皇甫府君碑

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子左庶子上柱國黎陽縣開國

公于志寧製

夫春秋肅殺動草標於疾風叔世艱危忠臣彰於赴難衛驂投
命結纓殉國英聲煥乎元冊微烈著於旂常豈若譽起蕭墻禍
生扁於藩路七國勞于三益其有踏木大而不待臨鋒刃而莫
預激壯風於後葉抗名節於當時者見之弘義明公矣君諱誕
字玄宗安定朝那人也昔立功長丘樹績東郡太尉殺壞於槐
里司徒胙土於彭門是以車服旌其寵茅社表其勳德銘功
衛鼎勝存晉侯城族冠於閎高寫宗適於雲鄙備在史牒可略
言焉曾祖重華使持節龍驤將軍梁州刺史關木山方重償

於起望娟川照臨嗣奇禾於陵珠祖和雍州贊治贈使持節散
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勝任二州刺史高陽將騁遠友
追風之足扶搖始搏早翥垂天之羽父璠使持節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隨州刺史長安恭侯橫劍檀將威重冠軍排理
落條巻高勃海公皇邑申伯靈萼山之秀氣材由萬相降歸續
之叔精據德依仁居貞踐道合章表質主侍變於朱藍恭孝為
基寧取言於椿梓鋒劍萃家百鈍挺於昆吾異摻為鳩九萬奮
於溟海排船　座文鷹飾雲孝窮溫清之方忠盡匡救之道同
何充之端局被重晉君須苟攸之宏圖見知魏主斯故包羅眾藝

囊括羣英者也起家除周畢王府長史深名著效則位重台衮
袨服睢陽則譽光上客既而蒼精委馭炎運啟圖作武垂服定
資令望拜廣州刺史悦近來遠變輕訬於雕題伐叛懷柔漸淳
化於緩耳蜀王地處維城寄深磐石建旟玉壘作鎮銅梁妙擇
奇材以為僚佐授 公益州總管府司法昔吳孝聞國首辟郃陽
燕昭建邦肇徵郭隗故得見今間於碣館播芳猷於平臺以古
方今彼此一也尋 尚書比部侍郎轉刑部侍郎起步紫庭光
映朝列折旋丹地譽重周行俄遷治書侍御史肆違糺慝時絶
權豪霜簡直繩俗寢貪競隋文帝求衣待旦志在恤刑咒網泣

辜情存緩獄授大理少卿公巨細必察同張季之聽理寬猛相
濟比于公之無冤但理闗務殷樞轄寄重允膺此職寔難其人
授尚書右丞綱明政術深曉治方咸吝有分條目咸理丁母憂
去職哀慟里閭隣人為之罷社悲感衢路行客以之輟歌孝德
則師範彝倫精識則貫微幽賾雖高曾之至性何以加焉尋詔
奪情復其舊任于時山東之地俗阜民流雖預編民未行禮教
詔公持節為河北河南道安撫大使仍賜米五百石絹五百匹
公輶軒布政美冠皇華之倫擁節觀風榮甚繡衣之使事訖反
命授尚書左丞然并州地處參墟城臨晉水作司同於兩蜀設
險類於東泰定山河之要衝信藩服之襟帶授公并州總管府
司馬加儀同三司 公贊務大邦聲名籍甚精民咸化黠吏畏威
屬文帝劍璽空留鑾蹕莫反楊諒乘太元之甲擁河朔之兵方
叔段之作亂京城同州吁之挺禍濮上雖無當璧之兆乃懷奪
宗之心公備說安危具陳逆順勸納懇款之策反被王俘之災
仁壽四年九月遘從運往春秋五十有一萬機起殲良之歎百
辟興喪予之悲切孔氏之山頹痛楊君之棟折贈柱國左光祿
大夫封弘義郡公食邑五千戶謚曰明公禮也喪事所須蕭由
資給賜帛五千段粟三千石惟公溫潤成性風表白虹之珍鯌

徽為文缺五字行已窮於六本蘊德包於四科既同曲臺之奇
書鴻都石渠之祕說莫不尋其枝葉踐其隩隅譬趙爵達屈節
之以括羽楚金切玉加之以磨缺一字故之同於指用觀識傳其
眾父進賢方於推轂知己俟以彈冠存信捨原黃金賤於然諾
忘身殉難性命輕於鴻毛齊大小於沖襟混寵辱於靈府可謂
缺四字冠冕時雄者也方當亮采泰階參綜機缺一字豈謂世途多
故運屬道消禾辰經邦之謀奄鍾非命之酷世子民部尚書上
柱國滑公無逸以為邦缺一字之下缺三字仲之缺三字之東誰知子
孟之墓乃雕戈勒石勝實飛聲樹之康衢永表芳烈庶諸葛之

隴鍾生禁之以植八縣貴陸之碑魏君歎之以不朽乃作銘曰
（缺一十字）曆期穆帝運榮綸綸執鈞匡濟門承積慶世挺偉人夜光
愧寶朝采慙珍雲中比陸日下方荀抑揚元（缺二十一字）名馳碣石
聲高建禮珥筆憲臺握蘭丈陛分星裂土建侯開國轄轄正人
相資懿德中臺毀務晉陽（缺十七字）相成師構難太叔興戎建德効
節夷吾盡忠命屯道著身殁名隆牛亭始卜馬鬣初封翠碑刻
鳳丹旐圖龍煙（缺）

銀青光祿大夫歐陽詢書

錢塘　倪濤　撰

石刻文字

金薤琳瑯

唐故右武衛將軍贈工部尚書上柱國上蔡縣開國侯臧
公神道碑銘（并序）

金紫光祿大夫行撫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真
卿撰并書

翰林待詔光祿卿李秀巖篆額

公諱懷恪字貞節東莞人其先出于魯孝公之子彄字子臧大
夫不得祖諸侯其孫以王父字為氏僖哀二伯既納忠於魚鼎
文武兩仲亦不朽於言哲丈人成功而遁述子府抗節而捨生
義和辭金飾之碑榮緒含湯秋之筆賢達繼軌紛綸至今曾祖
滿隋驃騎將軍祖君寵皇通議大夫靈州督府長史父善德朝
散大夫贈銀州刺史成務遠圖克開厥後恤胄之慶世祀宜哉
公即銀州之第三子也身長六尺一寸眉目雄朗鬚髯瓌秀雅
善騎射尤工尺牘沈靜少言寬仁得衆奇謀中邈英勇冠倫友
于弟兄謹於鄉黨每敦詩而執禮不茹柔以吐剛莅事而剖判

梟虎臨戎而智略鋒起古所謂文武不墜高明有融者焉少以
勳勞丕紆戎級開元初嘗遊平盧屬奚室韋大下公挺身與戰
所向摧靡繇是發名玄宗聞而嘉之拜勝州都督府長史軌精
佐理絜矩當官朔漠不空邊隅用人儆拜左衛率府左郎將轉
右領軍中郎將兼安北都護中受降城使朔方五城都知兵馬
使戎事齊足十萬維群我伐用張軍威以肅由是深為節度使
王畯所器奏充都知兵馬使嘗以百五十騎遇突厥默啜八部
落十萬餘衆於狼頭山殺其數百人引身振高環馬禦外虜天
如雨公徒且熾邊而紿之曰我為賊懷恪勅令和汝何得與我

拒戰于時僕固懷恩父設支適在其中獨迎護之諸部落持疑
不肯公封羊以盟之仗義以責之衆皆感激由此護免迹與設
之部落二千帳來歸後充河西軍前將經禾安氏有馬千駟恃
富不虞一族三人立皆欲義軍州悚懼時敢不祗大為節度相
國蕭嵩所賞後充河源軍使兼隴右節度副大使關西兵馬使
拜右武衛將軍吐蕃不敢東向者累年儀封上柱國開國侯開
元十二年歲次甲子春二月二十有六日薨鄯城之官舍享年
五十六其年八月二十三日歸口故其官譚洵以吞託丕承
任使耕行道謹勞劾未酬不幸遭殞良增追悼可贈右領軍衛

大將軍仍以其年冬十月庚戌遷窆于京兆府三原縣北原禮
也嗚呼公兄左羽林軍大將軍平盧副持節懷亮以方虎之材
膺爪牙之任孔懷斯切致美則深七子彝擧將軍崇仁府折衝
希崇豐州別駕贈宋州刺史希昶左武衛將軍朔方節度副大
使贈太子賓客希恍右衛左郎將劍南討擊副使贈汝州刺史
希惜右驍衛郎將靜邊軍使贈秘書監希景寧州刺史左金吾
衛將軍贈揚州大都督希晏開府儀同三司行太子詹事兼御
史大夫邠寧山南觀察使集賢待制工部尚書渭北節度使魯
國公希沛等風漸詩禮恭承教義芬潤挺蘭玉之姿英威當梟

獍之質而希晨識度弘遠器宇沈邃仁親以孝殷國以忠倬裕
烈於人倫勳勞懋於王室至德中今上為元帥東伐虜允押牙
從收兩京務降左右入侍帷幄既掌禁戴之功出擁麾幢戴叶
澄清之寄加以為睦群從孔篤宗族吉凶瞻恤纖始無虧行道
之人孰不嗟尚肅宗以公有孝弟之勤乾元元年春三月贈魏
州刺史寶應元年冬十月又贈太常卿廣德元年冬十月詔曰
孝以立身可揚名於後代忠能事主故追榮而及親開府儀同
三司兼御史大夫元帥都虞侯渤國公臧希讓亡父贈太常卿
懷恪業茂勳賢地華簪紱佩忠信而行己色禮樂以資身守節

安旱幽貞自處至曾變全正業利不營雖與善無徵促靈非公抑
吞而積善無祐修慶必於後昆故得葉隆難功為師 出
方隆條之守入多乔才之任位以德遷禮宜加等父由子貴贈
合起偷冥於入座之榮式慰九泉之路又贈工部尚書褒異之
典於斯爲盛臧氏自騎既而下世以材雄州牧尚書既遷時以
功懋當代兄弟子姪兢賢間出自天寶距開元乘朱紱而拖珪
組數百人迨于今茲繁衍強熾綰軍州而握兵要者相望國都
有後之慶固殊異於他族者矣真卿早歲與公兄子謂為田蘇
之游故伯仲之契晚從大夫之後每接賓客之歡故公之世家

竊備見聞敢述遺烈俾無愧詞銘曰
魯史褒者臧孫有之陳魚則誅納鼎以規致貴言立時稱聖爲
仁昭興擯智叶奇熱世濟忠肅 光羽後以至大夫公英明雄毅
爲祀勝彩龍驤作氣鋒停霜發妙筋金鐵謀猷泉涌鄒毀風馭
倍勇是動膺以位介馳戎馬掘奮虓虎絕漠拔孤連兵戰苦
萬虜鳴鏑紛紛如雨一身抗詞諤諤運柱精貫霜日氣雄鉦鼓
狄人義激僕固識全勝浸窮奇降戎于野靜沙雪風恬寒煙
我騎如雲我旅連天牧無南向戭有北全天子休之命侯開國
謂私而壽康衢騁力奚命之邇嗟爾是即干城玉折鵬甲鵬息

陣雲孝谷日慘無色今人起哀天慕孔明九原不作入座哀榮
勇多徽配芳時見名里威冠益族茂蕃纓萬古千祀勝言於零

唐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丞相上柱國贈太尉廣平
文貞公宋公神道碑銘并序
金紫光祿大夫行撫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
真卿撰并書

於戲廷解綱上匡救之義深守死不回臣人之致極况乎文追
風雅道濟生靈建一陽而天下倚平舍九德而三光式序超無
友而獨立者其唯廣平公乎公諱璟字 邢州南河人其先出

于殷王元子七代祖軒魏吏部尚書襲列人子祖敦道北齊黃
門侍郎丑事蘇崇高各見本傳高祖元節定州田曹曾祖弘峻
大理丞祖務本皇樓煩令父玄撫衛州司戶贈戶部尚書自田
曹至于尚書皆浮於名而位不充量事見許公蘇頲所撰神
道碑公七歲能屬文一遍誦賦乃賦丁尚書府君憂水漿絕口
者五日八九歲時嘗夢大鳥銜書吐公口中而咽之遂乘而直
上倏忽所恬猶若下在胸間自後慧思日新詞靈益奏年十六
讀易傳時不精公遂而究之自亥及寅精義必究明年進
上高第補上黨尉轉王屋主簿相國蘇味道為侍御史出使精

擇判官奏公爲介公作長松篇以自興梅花賦以激時蘇深嘗
歎之曰真王佐才也轉合宮尉長壽三年從調判入高等有司
特聞天后親問所欲公以代爲唐臣不求榮達親奏云家本山
東願得親之一吏遂手詔授録事參軍拜舞趍出異而名還又
手詔拜監察御史裏行丁齊國太夫人憂服闋除室友耕志固
不起俄而即真遷殿中侍御史同列有博于臺中者將責名
品而黜之博者惶恐自匿公獨正辭引過天后悅而釋之遷天
官員外郎鳳閣舍人御史中丞乃謂所親曰吾比欲優游鄉里
不圖要近驟至於斯其敢廢所職乎乃悉心納忠無所回避時

張易之昌宗兄弟席寵勢權傾天下側目公兄冤入奏公不顧
身天后失色答黃欲起公叩頭流血誓以死爭拾遺李邕奏
曰陛下坐則天下安起則天下危內史令出公曰天顏咫尺親
奉德音不勞宰臣擅宣王命詞氣慷慨天后震悚遂俾攝詔裁
廷正切責二竪亡股慄氣索不敢仰視行朝至于日昃數使馳赦
之公不得已而罷又令詣公謝罪公拒之後有飲恤二竪來弔
公辭曰貴近不宜與執政通門假滿朝士慰公二竪又叙序進
公舉板迎揖之不得成禮而去神農之興復也公實佐奇謀及
當時虜讓而不受曰清宮問罪事 五王祀夏中興功歸明主

非曰延賞誰敢貪天俄拜朝散大夫吏部侍郎兼諫議大夫遷
黃門侍郎嘗遇梁王武三思於朝三思方欲言事公正色謂之
曰當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侯就第何得上干朝政三思愧懼而
退請急累月俄而兼攝尚書左丞中宗將幸西京浮虞止鄗乃
兼檢校幷州大都督長史又改兼貝州刺史與數人同辭 三
思獨揖公往公顧謂之曰諸人已去不可獨留遂揖之而去屬
年穀不登因租罷入三思食邑公悉歸之既屬推其鋒亦處之
自若俄而真拜轉杭州又遷相州又爲洛州長史唐隆初拜吏
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輿五日兼右庶子尋加銀青光祿大

夫玄宗之在儲闈領國太平長公主潛謀廢立嘗於光範門內
坐步輦中諷宰相以此旨諸相失色莫敢先言公盛色詰之曰
春宮有大功主安得異議遂奏婦人干政恐生禍階請不令朝
謁俄而男又縱橫公奏之錄是貶楚州刺史王亦竟以亂終無
何復拜銀青光祿兗冀三州兼河北按察使尋遷幽州都督兼
御史大夫後爲魏州入爲國子祭酒東都留守開元二年拜御史
大夫兼京兆尹貶睦州刺史轉廣州都督充按察經略討擊
使又兼御史大夫特許使宜從事有是首領猺獠多擴洞不賓
公之下車無敢不畏彼之風俗革趨蔚焉茅茨竹檐比屋爲次

火災歲起煨燼無餘公教之度材實以陶瓴千甍齊舉萬堵皆
興于今賴之燕國公張說嘗為碑頌無何使中官楊思勖召公
公拜恩而就馬便行在路竟不交一言思勖以 軍貴達迴歸
訴帝帝嗟嘆久之拜刑部尚書四年遷吏部兼黃門監監脩國
史五年復兼侍中明年假遣東都至三崤馳道隘豬車騎不得
前河南尹李朝尹知頓使中丞王怡並坐當降黜公奏曰若致
罪二臣將來必受其弊遂命公捨之曰陛下責之以臣言免之
是過歸於上恩由於下臣請使其待罪然後俾其復職遂嘉而
從之玄宗嘗命公名諸王子及公主邑號既而又令各定一美

名公奏稱七子均養鳲鳩之德錫以名號不宜有殊若每寵子
異愛非正家之道王化所宜玄宗悅而從之八年拜開府儀同
三司進爵廣平郡開國公策勳上柱國狂豎權梁山構逆長安
有司深其獄公按覆如京兆司錄李如璧等百餘家皆以借
宅假騾悉當連坐公以為姻假借天下大同至于京城其例尤
衆知情即是同反無罪不合論辜兇渠之外一切原免天下欣
服馬中書令河東公張公傑出將明之材獨運廟堂之上銳機
朝滿見事風生求公規模悉閱堂案每至危言讜議執正守中
未嘗不廢卷失聲汗流浹背其為通賢所服也如此十三年駕

幸東都以公為西京留守公極言得失無有所隱玄宗感悅制
曰所奏之言置諸座右出入觀省以誠終身因賜綵物二百疋
明年又兼吏部十七年拜尚書右丞相雅善戲謔不常於莊與
故 尚書王晙為莫逆之友晚而彌篤凡所詼諧人輒疏敢
端五日嘗賜鍾乳命脩歸錬或以為上藥殊異不宜委之公曰
推誠求信猜懼弗應猜以待人信其可得聞者歎退廿一年抗
疏告老至于再三手詔優遂特給全祿賜絹五百疋還東京公
以為大臣歸休不宜關通人事遂杜絕賓客其年駕幸洛陽公
迎拜道左玄宗親駐龍蹕使榮王琬勞問者數四自後中使杜

來賞賚不絕方崇乞言之典以極師臣之敬廿五年仲冬月十
有九日寢疾薨于東都明教里第享年七十五天下失聲玄宗
震悼追贈太尉謚曰文貞公賻物米粟常數有加喪葬官供仍
詔河南少尹豈釋之充監護使夫人齊國夫人博陵崔氏滄州
長史藝之女淑慎嚴整貞明柔克訓諸子而慈且有威佐丞相
而德無違者門內之理一以見崇歸公而殁先終偕老嗚呼公
有七子復同州司功先公而卒昇尚書郎太僕少卿尚漢東太
守凍職方郎中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東京畿採訪使太子左諭
德恕都官郎中延太原少尹華判入高等登封尉尉氏令衡右

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河西節度行軍司馬或肅或文或哲或
乂克爲前列以休令聞以戊寅五月廿五日庚奉遺約歸葬公
于沙河舊太廿鄉丞相原之先塋夫人合而祔焉禮也惟公間
氣降神應期傑出生知禮度天縱才明王立啟天子之邦介然
秉大臣之節震電怒謹言而不有欲躬愚鍥沸省所事而義
形乎色泰通榆神雖常情之所易志深直諒易古人之所難外
其身而富貴不離行其道而死生弗留非夫合一之德格于皇
天不二之心形于造次則何以能足乎允所謂振古之元臣皇
王之茂寶者矣且夫公之德列充盈實守公之謀猷著明日月

大歷五年冬十二月孫儀曜遺戒夫不遠來裳以真卿天秋校
文吻大僕之下列寫摹執循永諭德之深知鄭青史傳信實錄
已編於方册而豐碑勒銘未基碩備於論撰謹思吏部員外郎
盧供所上行狀略陳萬一多恨闕遺其辭曰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湯孫之緒徵于分野洞指正則時冀文皇
吏部黄門紛綸耿光忠賢世出佑使相望爲生丞相作我有唐
文明純嘏毅剛堅剛恆衛閒氣星辰降岳嶽鉄山立經綸金鉉
忠孝之盛人倫紀綱書能文夢祥發祥通貫究易神府理場
勝冠結緩歷政洋洋乃尉合宮貳畿恨琅瞑嘆梅艶蘭芙松衣

旟公性藝才必佐王滿歲從調試言高縣登聞端康駿列鏘蒙
道踪天宮如珪如璋司言風閣綸綍煌煌乃作中丞威稜莫當
志除元毅廷列二張天后怡怡百寮震惶公獨凜然出身塲帰
義形顏色精貫穹蒼白堂中興嘉謀克彰功成宰臣事軼居手
武賊逆曹陳議大臣我清元品受奏封章乃侍瑣闈時維夕郎
悉心允正康續成康三思雖佇唐運千常其之既氣概濯磨元
右曹揭黠大閑于袁敦封貝丘朋辭風行三思拆語公獨循墻
度之不作軌靜于杭既遷鄴城遂尹洛陽乃作冢宰訂謨廟堂
儀黄宮相山締銀黄公宗登儲鎮國是遵渭漯磨立謚誄相翔

飲男採戢呆泰依浹車臨楚郛萬寮並方歛偕恩蔚都飛羽岸
亞相烈烈尹京趙趙旋臨建德疏旌南紀俚師成蔭普想是績
癸公領徙爲水非富所患未名拜命節幕路無交言帝用式臧
載叫刑吏八座抑揚白從黄扉鈞軸是將匡弼騫塞伕始佹洗
乃拜儀同允濯保障河東闕敖汗合如遺狂豎犯闕允吊既戕
命公覓秋成脫死亡乃宅右扶右搭決決每誥王君豈常矜莊
揖卑吉老庶保康強方崇醇醨孤映絲細天不憗遺萎哲壞梁
一人震悼九有淒涼市既罷賈春仍絕糧乃贈太尉飾以禮章
返葬沙河川儀典典閟剋傾阻河尹穫喪生榮死哀行路以傷

令人踢蹙擘涖煌煌高墳崔嵬鉅麗劇旁森梢牢樹嵯峨連岡
吁嗟廣平宅此不暘孝孫與其滄漠靡心豐碣碑竪萬古昭相

大曆七年歲次壬子九月二十五日孫儼追建

唐故太尉文貞宋公神道碑側記

初公任監察御史持服于沙河縣屬突厥寇逼定州河朔兇懼
邢州刺史黃文軌救難于公公以父母之鄉金革無避及賊至
城下公為曉諫禍福其徒有素聞公威名者乃相率而去之開
元末安西都護趙含章冒于貨賄多以金帛賂遺朝廷之士九
品以上悉皆有名其後節度范陽事方發覺有司具以上聞玄

宗切責名品將加黜削公一無所受乃進諫焉玄宗納之遂御
花萼樓一切釋放衆朝皆謝公衣冠儼然獨立不拜翌日入奏
玄宗問公曰古人以清白遺子孫乃卿一人而已公曰含章之
賄偶不至臣門非不受也玄宗深嘉歎之前碑闕焉敢畧述于
此公第二子渾之為中丞也方欲陳乞御製碑頌未果而中丞
遠謫旋罹敖作亂事竟不成真卿時忝監察殿中為中丞屬吏
故公孫儼並請真卿論撰之昭義軍節度觀察使尚書左僕射
兼御史大夫平陽郡王薛公曰嵩以文武忠義之姿為國保障
上慕公之德業歎尚無窮欣嘉儼之懇誠景賢英致飭命屯田

郎中權邢州刺史封演購他山之石完以百牛　刻字之工成
于十載碣既畢建立斯崇遠近嗟稱古今榮觀雖大賢為德
樹善何限於存亡而小子何知附驥託跡於階序真卿刺湖州
之日因成文請儼刻其側而志之未及雕鐫而第六子衡因謫
居沂州參佐戎幕河隴失守介于吐蕃以功累拜工部郎中兼
御史河西節度行軍司馬與節度周鼎保守燉煌僅十餘歲遂
有中丞常侍之拜恩命未達而吐蕃圍城兵盡矢窮為賊所陷
吐蕃素聞太尉名德曰唐天子我之舅也衡之父舅賢相也落
魄於此豈可留乎遂贈以駝馬送還于朝大曆十二年十一月

以二百騎盡室歸士君子偉之乃古來所無也上欲特加超
異且命待之于闕門十三年春三月吏部尚書顏真卿記

唐故太尉兼中書令西平郡王贈太師李公神道碑銘
并序

特進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集
賢殿大學士上柱國晉國公臣裴度奉勅撰
朝散大夫守尚書兵部郎中翰林書學士上柱國賜
紫金魚袋臣柳公權奉勅書并篆額

惟天錫成命於我唐保茲閫祚生此人傑則西平王李公其是

乎不然何實暴如風振濟藁戴君若狐冠雲山桀危之中一匡
定定公諱瑊字良瑊其先隴西人也後從京兆曾祖高皇岐州
刺史贈渭州刺史祖思恭皇兆州刺史贈幽州大都督考欽皇
左金吾衛大將軍隴右節度經略副使贈太子太保代有名跡
於于西土公幼好學學不為人及讀呂張孫吳之書慨然有經
邦濟物之志未弱冠游秦梁間元侯宿將見者咸瑰異之乾元
初嘗客武都值酋豪以缺守搆亂殺掠平人公與所從十數騎
而射之殪其為魁者餘黨遁逃竄所虜獲積如丘山公一無所
取惟椎牛釃酒享士而去邦人咸服其以仗鬪持拜左清道率

飾以金紫將朝京師自獻方略屬肅宗中授有土急賢河隴將
帥相從表用歷所府右職所至常以　謀為其妻重　累遷至
光祿太常卿階爵在弟一品　涇原四鎮北庭節度都知兵馬
使四面都遊奕使總戎虜熟周知地形應變不窮而今有行
驍騾庭而莫展雲出坤而斯飛代宗嘉之以左金吾衛將軍為
神策軍兵馬使屬羌變犯蜀朝廷會師命公督其旅絕棧道而
往故焉公銜枚遁淪出賊不意連下堅壁遂誅首惡還授檢校
太子賓客且復舊職建中二年田悅以魏叛德宗極意致討急
起徂征以公為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加御史中丞與河東河

南等道諸軍合勢公濟河而行値以衆壁及破洹水陣解臨洛
圍轉銀青城抵臨道邑其雄鋒挫銳皆先摩師而竭力焉遷
拜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以功未叙閣賊北壯遂欲居失守
兩鄰勝兵載馳數驛行及代北授檢校工部尚書充神策行營
節度公提孤軍募散卒拊循訓勵以建行在征懷光中叛大駕
再遷加檢校右僕射俄如故尋轉左僕射同平章事兼京兆尹
神策軍京畿渭北鄜坊節度及觀察等使管及商華等州副元帥公用
守渭城決平叛圖調食制用先發我師指畀攻苦皆自我始
每一言一拜發誠傑發勇夫義士感而使之雖不淹矣時自茲

而東延于汝洛震于河汴所在征鎮亂略相從公介巨　之間
使緘授斷絕立成師　法　號令肅嚴甚稱十旬指揮一舉乘
輔路如通道掃梟桀以清 缺　宮而九市三條無擾肆之驚無
秋毫之犯川書遣告祭祐反歸廟氣祿為祥歲據其情為壽氣
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斯之謂矣考古稽今論功稱忠者多
矣若至危而安至難而易乎萃跨邁如公其儔拜司徒兼中書
令俄以宅享甫寧遣師猶出戍下任重乃以本官兼鳳翔尹鳳
翔隴右節度觀察等使及四鎮北庭涇原等州副元帥改封西
平郡王加食實封至一千五百戶公名瑊式主政和肅師始至

而生熟少安而訓齊建四戴賦興十倍其初會課入輔拜太尉
中權如故人或謂公勲望已高寵遇已極宜從容兩番稍稍避
避公曰不然人臣外則盡力内則盡心若止偷榮孰為且哲故
每承帷幄之問則言咈無隱理奓不回大指以東夏可平西陲
可復或已行而事終不用或未用而身遂不逮以貞元九年八
月四日薨于位春秋六十七德宗撫几哭於別次自都邑達門
巷無士庶無老幼皆發哀相弔則其時戢兵安人之德可謂深
於元元之骨髓矣冊贈太師法賻加等以其年十二月十六日
葬于高陵縣奉正原鄭國夫人杜氏祔焉自捐館至安宅皆所

司辦護中貴反覆萬情所奉如不及焉嗚呼以公之靖難扶傾
不言所利雖存殁極位始終殊禮而天道若曰其福享未至故
遂延于後有子曰偃故檢校司空河中節度等使贈司徒五列
雄鎮三為上公曰熙故光祿寺主簿曰照故太子中允贈兵部
郎中曰愬左神武大將軍兼御史大夫曰恐故右威衛大將軍
兼御史中丞贈洪州都督曰愬故光祿卿贈右散騎常侍曰憲
檢校左散騎常侍嶺南節度觀察等使追國貴冑達以善政曰
翔故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贈太尉克廣前修仍執醜虜曰懋
故渭南縣尉曰聽檢校司徒義成軍節度觀察等使既戎按俗

是以似之曰愁右羽林將軍曰愬嵐州刺史 並地勢更用惠
而有焉粤太和元年秋七月懋拜疏上言以公之徽烈則御製
披文於渭川矣公之風度則詔命圖形於雲臺矣惟大其丘壠
鬱彼松楨望有祁山之象拜無愧前之碑將列貞石式表幽隧
乃命臣度稱伐言時其詞曰
建中季年大盜忽焉皇輿遊狄狩于梁州爰謂太師汝才汝略
將威致討必殄寇雲大師注奉捐軀誓衆度其咸城可以利用
爾其銷毀傳于墉埴手搏足蹴如衝如拔一鼓而破一麾而夷
掃清宫闕刷還妖昏我師從止我令行矣都人不知已事方喜

兆奔告度師悅言從禹烈曜古謹聲動天車服之錫河山之誓
九命而俯一心若曆俾僕于岐阜安邊陲藩政既成衆職攸宜
欽降帝資矢言旋辭我后嘉欽我躬何為道直氣和勞卸終吉
福履所綏未享萬一上天不惠厚穹適歸無衿光用延恩輝
聚于肥家將理台席非立奇功代傳休德與伯仲永懷高蹤
請于朝廷未是丘封帝曰孝哉胡可不從宣我祖之至業翦爾
父之嘉庸乃詔作銘以觀德蹤

太和三年歲次己酉四月庚戌朔六日乙卯建

隋左屯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姚恭公墓誌銘 并序

缺四字諱辯字思辯武威人也導清源於嬀汭肇崇構於軒丘世
缺二字斯缺字五世祖泓為晉所滅子孫播越居於武威曾祖詡
撫軍缺字軍將軍武威太守並以碩量偉才佐時匡國父質散
騎常侍缺二字山川降神象緯効而風韻閑爽志節通亮弓彈百
步之奇缺劒字氣馳名遂以材官入選周保定四年起家宗侍
下士天和二年缺二字預勝舉師見因公頻進奇謀竟弗能用乃
以舟師先濟朝廷缺字統營校公撫養士卒勸課農桑莫不家
實倉廩人知禮節缺字賞五年從周武帝平定晉州摧殄高壁
十二月進屠并州既缺字公獨為後距轉戰不衰皇輿複安公

之力也頻家優賞以累缺字六年從定相州以前後功授大都
督封安養縣開國子邑四缺字檢校武侯兵事又命公隨柱國
拔宗於武陟合戰又於野馬缺字相濟突騎有徒公建旆追
征攝弓言邁推鋒接戰允著奇功大象缺字户開皇元年授上
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公增邑為一千户缺字所届即事戎車
公識用番發義同閫外屢出奇功頻摧醜虜缺字天府凡啟賞
賜獸之士卒二年匈奴復入保州詔以公為行軍缺字前後銜
擊晝夜攻圍校尉之井既枯將軍之泉又竭空有思梅之缺字
以亡為存策勲命賞理在不次五年授右武侯驃騎將軍尋去

府缺字裝如也六年授雲州道水軍總管戈船掩渚巨艦浮川
河淡溝缺字匪曰宗塒其時聳堞相望邊柝不驚控弦遠逝其
年授使持節河缺字化若神明十年檢校疊州總管河州刺史
行疊州刺史事公才略缺字弘政敎安民和衆於是乎在十二
年轉授左武侯將軍尋為涼州缺字邊烽寢候飛幕旃裘望風斂
迹十六年使持節靈州總管諸軍使缺二字俗易風移政成期月
十八年授涼州道行軍總管十九年授靈州道缺字總管公奉
總戎律特指邊事每秋風起塞胡騎揚塵折衝之任非公莫可
缺字二年授左武侯大將軍進爵蔡陽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

户户大啟缺字皇丘欽明御錄膺聖鬱岡特荷天眷恩遇隆
密勿禁衛知無不為缺字成等同進位大將軍左武侯大將軍
如故三年以母憂去官其年有缺字有天幾秋毀滅俛僶王事
杖而後起四年以官方草創授金紫光祿大夫大將軍如
故車駕北巡諸藩朝覲以舊典升務整肅軍容乃令公缺字旌
門洞張內外肅然事嚴細柳吐谷渾大保五期尼樂周等率衆
歸附缺字鑾蹕西幸底定軍開乃以公為黔導道將軍旗鼓所
振莫不摧殄缺字右光祿大夫左屯衛大將軍如故乃獻凱
廟廷禮崇備物六軍之長缺字車駕南巡江都以公京師留守

職居爪牙任惟心膂出處崇重朝野榮之大業七年三月遘疾十九日薨於京兆郡春秋六十有六惟公體量宏達缺字 與義遣以弗還虛己推賢始終同致加以雄圖佽廓奇略弘遠氣有餘勇矣之興抗善於御撫得士卒之心故於戎衛致肅平之美自入銳禁旅出缺字 所夙夜匪懈簡在帝心至於散友穢蚼財貨義家爾識孝奉以周旋缺字 以善遇此歸全知與不知莫不流涕爰以其年十月癸丑朔二十一日缺字 有詔故左屯衛大將軍右光祿大夫姚思辨性理和謹秉心恭慎歷任缺字 戎表效宗可贈左光祿大夫又家賜物八百段粟麥一千石謚曰恭公

祀缺字 長川若水遠源重風時賢繼及世德斯隆勤王成務啟霸乘功攻宗不已缺字 宗照落雁窮能旦效盡妙窮張遊勇則門侍詔識分七萃官崇五營缺字 陪衛出擁高旌汜水兵略常山陣勢卓犖明詳允深節制功有必取策無遺計缺字 恩寵顯赫身名執恭履順守滿持盈方陪紀岳遽掩佳城遊魂不歸逝川缺字 春秋遞代徽猷永遠

右隋左屯衛大將軍姚辯墓志銘虞世基撰歐陽詢正書

唐茅山玄靜先生廣陵李君碑銘并序

金紫光祿大夫行湖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顏真卿撰并書

先生姓李氏諱含光廣陵江都人本姓弘以孝敬皇帝廟諱改焉二十一代祖宏江夏太守避王莽徙居晉陵遂為郡人高祖文疑陳桂陽王國侍郎曾祖榮皇朝雷州司馬祖師龕隱居以求其志徙于江都父孝威博學好古雅修彭聃之道與天台司馬煉師子微為方外之交尤以篤植著于鄉里考行謚曰貞隱先生母琅琊王氏賢明有德行先生聰敏則有殊異時日獨

取孝經如捧清廟虔非好靜處誦習墳典年十八志求道妙遂師事同邑李先生遊藝數年神龍初以清行度為道士居龍興觀尤精老莊周易之深趣執喪盡哀口不嘗甘旨之味食唯糗麥而已封植脩蓋皆經其手號毀骨立親族莫不傷之開元十七年從司馬煉師於王屋山傳授大法靈文金記一覽無遺綜核古今該明典吾玄宗知先生偏得子微之道乃詔先生居王屋山陽臺觀以繼之歲餘請居茅山纂修經法頻徵皆謝病不出天寶四載冬乃命中官齎璽書徵之既至延入禁中每欲諮稟必先齋沐他日請傳道法先生辭以足疾不任科儀者數焉

玄宗知不可而止先生嘗以茅山靈跡殆焉將墜真經秘籙亦
多散落請歸修葺乃特詔於楊許舊居紫陽以宅之仍賜絹二
百匹法衣兩副香爐一枚御製詩及序以餞之又禁於山側採
捕漁獵食葷血者不得輒入公私祈禱咸絕牲牢先生六載
秋到山是歲詔書三至屢屢頒紫輝映山谷初山中有上清真
人許真史楊君陶隱居自寫經法歷代傳寶時遭喪亂散逸無
遺先生奉詔搜求悉備其跡而進上之先時玄宗將求大法請
先生為師先生竟執謙沖辭疾而退　七載春玄宗又欲受三
洞真經以其年之春三月中官齎璽書云其月十八日就授經

訣是日於大洞殿潔修其事遂延請先生為玄師并賜衣一襲
以申師資之禮因以玄靖為先生之嘉號焉仍詔刻石於華陽
洞宮以志之是歲夏五月隱居先生合丹之所有芝草八十一
莖散生於松石之間詔俾先生於中官啟告靈仙緘封表進夏
又詔以紫陽觀側近二百戶太元崇元兩觀各一百戶並蠲其
官徭以供香火秋七月又徵先生既至請居道觀以養疾九載
春辭歸舊山其年夏六月前生靈芝之所又產三百餘莖煌煌
秀異人所共覩先生又圖而奏之是歲冬又徵先生於紫庭別
院館之十載秋先生又懇詞告老御製序詩以餞之十有一載

先生奉詔與門人韋景昭等於紫陽之東鬱岡山別建齋院立
心誠肅是夜仙壇林間遍生甘露因以上聞特詔嘉異初隱居
先生以三洞真法傳昇玄先生昇玄付體元先生體玄付正一
先生正一付先生自先生距於隱居凡五葉矣皆總集妙門大
正真法所以茅山為天下道學之所宗矣於戲是非可齊而物
我君焉生死可忘也覺夢同焉如此者何域心於變化之際哉
先生以大歷己酉歲冬十一月十有四日遷化於茅山紫陽之
別院春秋八十有七其年十二月八日門人赴喪而至者凡數
千人號奉冠劍遷窆于雷平山之西隴遺命以松棺竹杖木几

水瓶香奩香爐置於藏內門弟子等仰奉嘉猷克遵儉德先生
識思貞亮業行高古道窮情性之本學亂天人之際所以優游
句曲樂為王者之師出入朝廷特寵肩輿之貴是知順風而問
昔稱於黃帝望山而請今見於玄宗矣又博覽羣言長於著撰
嘗以本草之書精明藥物事關性命難用因循著音義兩卷又
以老莊周易為潔淨之書著學記義略各三篇內學記二篇以
續仙家之遺事符名實無違詞旨該博初先生幼年頗工篆籀
而隸書尤妙客或當之云賢於其父因投筆不書玄宗詔山人
王旼強請先生楷書上經一十三紙以補楊許之闕先生能於

陰陽數術之道而不以藝業為能極於餌煉服食之事而不以壽養乃極但冥懷素朴妙味玄津非夫博大之至人孰能盡於此真卿乾元二年以昇州刺史充浙江西節度𢇁承至德侍慕玄微延専使致書於茅山以行誠愨先生持令韋鍊師景昭復書於真卿恩眷稠疊足勵超然之志然宗師可仰望崇府而非遥王事不遑寄白雲而攸走泊大歷六年真卿罷刺臨川旋舟建鄴將宅心小嶺長庇高蹤而轉刺吳興事乖風願徘徊郡邑空懷尊道之心瞻望林巒永負栖山之記而吳興道耶闕等以先生茂烈芳猷願銘金石乃懇道士劉明素求託斯文真卿與

先生門人中林子殷淑道名子韋渠牟嘗接采真之遊緒聞含一之德敢強名於巷黨曷足升於鴻崖其詞曰

抱一混茫人之紀綱先生以之氣王神強乃啟玄晉玄門以彰乃為帝師帝道惟康甘露呈瑞靈芝効祥上士云感高風再揚鶴返仙廟雲辭帝鄉退歸而老抄識行藏德本無累道心有常定曰形解孰云生忘伐石表墓勒銘傳芳谷變陵遷欲跡彌光

大歷十二年夏五月建渤海吳宗休鎸

六藝之一錄卷第一百十九

錢塘 倪濤 撰

石刻文字

金薤琳瑯

唐天台山桐柏觀頌

守大中大夫尚書祠部郎中上柱國清河崔尚造

書翰林院學士慶王府屬韓擇木書

天台也桐柏也代謂之天台真謂之桐柏此兩者同體而異名同契乎玄道無不在夫如 則無是是 栢那非桐栢

耶因斯而談無非 矣而稽古者言之桐栢山高萬八千丈周旋八百里其山八重四面如一中有洞天 即右弼王王子晉之所處也是之謂不死之（字缺一）鄉養真之靈境故立觀有初強名桐栢焉耳古觀荒廢則已久矣故老相傳云昔葛仙公始居此地而後有道之士往往因之壇址五六厳迹猶在洎乎我唐有司馬鍊師居焉景雲中天子布命于下新作桐栢觀蓋以光昭我玄元之丕列保綏我國家之永祚者也夫其高居八重之一俯臨千仞之餘背陰獨揚審曲面勢東西數百 南北亦如之連山峩峩四野恃碧茂樹鬱鬱四時恒青大巖之前横

嶺之上雙峯如關中天谿謂長澗南有諸泉合瀲一道瀑布百
丈懸流望之雪飛聽之風起石梁千尋可倚也琪樹珠條可攀
也仙花靈草春秋互發幽鳥青猿晨暮合響信足賞也始豐南
走雲峰間起剡川北通煙岑相接東則巫入滄海不遠蓬萊西
則右倚長山無　境緣枯奥秘鬱為秀絶邑元氣以混成嶺
厚地而安靜非夫神興仙宅仙得神營其孰能致斯哉故初構
天尊之堂晝日有雲五色浮靄其　三升　龍之所時有異雲
氣入堂後出者三書之者記祥也然後為虛室以鑿戶起層臺
而累土經之玲瓏成之翼翼巍巍日月以為光龍雲霞之為色花

嶽金地者道之極真侶好道是遊斯息微此鍊師孰能興之鍊
師名承禎一名子微號天台白雲河內溫人晉宣帝弟太常旭
之後祖晟仕隋為親侍大都督父仁宗唐興為朝散大夫襄州
長史名賢之家奕代清德虛靈之地生此仙才以為服冕乘軒
者寵患吾身也擊鍾陳鼎者味爽人口也遂乃損公侯之業學
神仙之事科　裁成博綜無所遺寫冥表希妙微詎可識無思
無為不飲不食仰之彌峻巍乎其若山挹之彌深湛乎其若海
　道才練識瞻學多聞翰墨之明文章之美皆自忘其所能
也使師蘊廣成之德睿宗繼黃軒之明齋心虛求將待因致佩佩

然不可得而動也哉皇孝思維則以道理國叶帝堯之用心寵
許由之高志故得敦煩而嚴遁逢而遊閑煉師之名者足以激
厲風俗臨煉師之容者足以脫落氛埃以慈為寶以善救物神
以知來智以藏往先所謂名豈仙格迹在人寰學不可測
道生乎無名行乎有精分而作三才播而作萬物故為天下母
修之者昌背之者亡故為天下貴況絕學無憂長生久視也哉
道之行也必有階也行道之階非山莫可故有為焉有象也瞻
於斯仰於斯若舍是居教將奚依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玄
門既崇不名厥功朝請大夫持節台州諸郡事守台州刺史

上柱國賈公名長源有道化人有德養物當為別駕蔡欽宗等
曰且道以含德德以致美美而不頌後代何觀乃相與立石紀
頌以奮至道之光其詞曰
邈彼天台寔我崔嵬下臨滄海遙望蓬萊　若天含呀如地開
煙雲路通真仙時來爾我鍊師于彼[illegible]空鍊師鍊師道入玄微
喻日安坐凌雲欲飛興廢無觀煉師攸贊道無不　輪奐
窈窈茫茫通天降祥保我皇唐如山是常
天寶元年太歲壬午三月二日丁未弟子毗陵道士萬惠
超等立

隋龍藏寺碑

竊以空王之道離諸名相大人之法非有去來斯故將喻師子
明自在如無畏取譬金剛信畢竟而不毀是知涅槃路遠拼脫
源深渴愛懸之長河閒生死之大海無船求渡既似龜毛無翅
願飛還同兔角故以五通八解名教攸生二帝三乘法門斯起
檢萬攝細良資汲引之風挽滿援深雅得修行之致若論親閱
之城咸安芭蕉之樹盡空應化詎真權假寧實釋迦文 說
之 須菩提豈證果之人然則習因之指安歸求道之趣奚向
如幻如夢誰其受苦如影如響誰其得福是故維摩詰與諸佛
智燈 之坐斯來舍利弗盡其神通天女之花不去故知業行
有優劣福報有輕重若至凡夫之與聖人天堂之與地獄非其
是非得失安可同日而論哉往者四魔毀聖六師謗法拔提越
足受 吞麻李園之內結其惡黨竹林之下亡其善聚護戒比
丘翻同萑草持律 等霜道悲啟仙宮寂寞安在珠臺銀
閣荒涼無處雖綴彩寧勞周客舍含奏曲詎假欲人我大隋乘
御金輪冕旒玉 上應天命下順民心飛行而建鴻名揖讓
而升大寶匪結農軒之陣非狗湯武之師翦臣妾者遍於十方
弗遇蚩尤之亂執玉帛者盡於萬國無施防風之禍斯乃天啟

至聖大造區域垂衣化俗負扆寧民昧旦宣宮終朝青殿道高
義越德盛虞唐五福咸臻眾既畢集低節出月拄策含風沈璧
觀書龍負握河之紀功成治定神泰益地之圖於是東漸西暨
南阻北遊隆禮言咨至樂云和感天地而動鬼神辨尊卑而明
貴賤雨尚勞已亡侏求衣扉息宣作攸攸黔首垢障未除援提
蒼生蓋纏仍擁所以金編寶字玉牒論言藏封盈函雲飛雨散
慈愛之旨形於新墨哀愍之情發於衿抱日月所照咸賴陶甄
陰陽所生皆蒙鞠養敬龍津寧王設護普天協獎愚迷扶導
舉尊對茲法而使剛道牙燒此戒香令薰佛慧修第一之果建
最勝之幢猶既滅之文匪已墜之典恩序之銘篇 都發妙
之聖充於赤縣蓋真道 羅什有寄弘通亦迦葉目連聖傳斯
在龍藏寺者其地蓋近於兵南昔伯珪取其韻言 水母
恆往而得寶鼎代常山世祖南旋至高邑而滅祥靈王北出登
望臺而臨每青山歛霧渌水揚波路致晉而通秦途通 而指
衙 之落矩步中達平原之樓規行矩達尋孤遊世彼亦何
人趣閒博狀良為福地大師上柱國大威公之世子使持節左
武衛將軍上開府儀同三司恒州諸郡事恒州刺史鄂國公金
城王孝傑世業重於金張器識逾於許郭軍府號為飛將朝廷

稱為虎臣領袖諸　兒晃羣俊採賾索隱應變知機著義尚訓
御之懃立勳功事勞之績廓廟推其偉規柱石　其大材自馳
傳芸藩建旗　招懷　遠蕃復逃亡遠視廣聽貫琮之捷旗
部實善滅惡除兇之處涼州異域齊奔古今一致下車未幾善
政斯歸聽彼伽藍非因草創每奉勅勸吳州內士庶壹萬人等
共廣福田公爰啟至誠度必從石施造奉孟檀等布金為渠水
之銅鑪奇拼之玉結琉璃之寶網飾瓔珞之珍臺於是靈刹霞
舒寶坊雲構峙嵘勝葛宇谷鏡九重一柱之殿三休七寶之
宮彫梁刻桷之奇圖雲畫蓊之異向銀成地有類息覺之珍黃

金鏤楯非闕句踐之獻其內閑房靜室陰牖陽窗間井建達方
疎度日曜明璫於朱戶殖芳卉於紫墀地映金沙似遊安養之
國層隱天樹疑入歡喜之園夜漏將竭聽鳴鍾於寺內曉相既
分見承露於雲表　生來會之衆何處　然飲食持鉢之
侶冥念專以開皇六年歲次鶉火莊嚴粗就庶使皇隋寶祚與
天長而地久種覺花臺將神護而思衛乃為詞曰多羅祕藏毗
尼覺道斯文不滅恐於大道雖董種智難懷煩惱特繳我皇寶
弘三寶慧燈翻照法炬還明菩提果殖救護心生香樓並構貝
塔俱營光遍世界福滿閻城悖彼大林當造向街於穆州后仁

風遐拂俞粟施倡珠瓔奉佛結瑤　宇構瓊架雲慁穴擧日虹
梁入雲電飛窓戶雷驚扮榜斧龍金鏤壁椒董綿綿亂色丹
素成文彷彿雲宮依稀月殿明堂結幌幽堂祕扇　虎未窺踰
龍誰見帶風蘭芷含煙薰捐西臨天井北拒五臺川谷芭異山
林育材蘇秦沈反樂毅奔來鄒魯媲谷凌顏悠能惟此大城壤
與所踐珠鐘鸞度層盤露座八聖四禪五通七辯戒香恒馥法
輪常轉

開皇六年十二月五日題寫

齊開府長史行參軍九門張公禮之

幽州昭仁寺碑

守諫議大夫騎都尉臣朱子奢奉勅撰

大哉乾元首出道而成歲群矣上聖神代乘而為道斯則淳源
既往孤文間織前之刹天下為公揖讓盛皇王之業是知聖無
自我不背時以成務仁惟濟物乃當流而義行豈好興哉蓋因
世而已矣若乃執契抗象紹天理物張八極叶五緯生靈遊
翠口受昭華而錫天佩觀榮河而延溫洛禱石於媧皇之世莫
山於文命之初殊貿文於車服改正朔於寅丑順天地而裁成
參寄與而光宅斯固神宗與汜水一致文祖將海野同歸者也

隋政悖道區夏殲潰星亡日鬪天旋地反馭朽無秋駕之術履
薄罕春水之懼竭人力於雕飾極神器於奕棋玉杯非敝菅之
用金柱乃驕溫之序雖踞廣天下馳道窮華裔累師黷武窮兵
遠略貪石田之地忘金鏡之實盜驟之乘覺燕山而不息宛竃
之母泛滄波其無已五嶽維塵三川成虜大盜負其扃鐍長鯨
衛其淵網介冑不能匡其禍衣冠無以靖其亂伊尹去而夏亡
辛甲奔而殷滅人怨神怒衆叛親離解墬無漢臣之忠夢黔成
秦宮之酷於是九錢竊衆竊名假號四方同視蜂飛蝟結赤眉
起劉樊之衆白梃會陳吳之兵狗趙北而岡王反淮南而稱帝

鈎爪鋸牙進相吞滅蒼茫禹迹溝壑無歸蒼蒼彼天何其罔極
若乃宗替相襲天地恒其道靈既所歸三五更其運是以秦人
弛御豐沛膺赤帝之符夏道云衰羿浞得白狄之瑞啟惡伏聖
必將有主撲亂靜海上玄有屬我皇帝受之皇帝兆出震之靈
稟樞電之精開日月之明膺正氣之貞潛德而隱殺玄姑射之
側感而遂通應迹廟堂之上乘龍之夢見符於神道銜龜之心
早發於靈墨蘊風雲於藏用納宇宙於胸懷濡足授手拔焚是
急於是御太乙提勾陳驅天駟迴地軸乾行盤止雷驚震得
兵鈐於云觀吞武韜於其石龍飛晉水鳳翥河干命蒼 以從

流虞身推以長遊以仁為本扶義而西傳檄百城轉鬪千里戰
無交兵之虜攻無湯池之固望風擁而一息登覇上而迎青觀
紫而動僕天休命壺漿溢陌箪食盈塗畏神叶贊華夷載佇蝶
春要於軹道拜餞士於前 旌旄之珠畢散於邦國諸侯之玉
不留於服御吞言九廣企景來蘇詳彩往因天隙倫安陂域藉
九州之險成五備之暴推鋒東嚮結壘西夏同惡如市轉相煽
合帶州連郡豺虎角犀無實融之先覺有隗囂之迷謬遊魂我
命豕突幽朵雖大風之作梗青丘有苗之稱亂丹肖蚍強比逆
異代同年豈不以道喪鶉居踵王義隆時維龍戰爭帝理開者

乎是以軒轅五十一戰啟后二十七征 暴壽華之澤殘凶絶
寰之野非文德之可從乃雄略之佐震天子躬御武節親總元
戎虎沈哭而括地象正斗極而清天步倚長劍以肅威仔中區
以倚強運投水轉規之智蓄禮樂慈愛之兵韜百戰百勝之謀納
天閑天梁之術昭驚驛白觀擊雷霆命招搖以啟行諮參伐以
前驅列義之士聽鼓鼙而翦誓酪思之衆望旌旆而張膽呼吸
則河海沸溢指麾則嵩岱搖拔聖上順天道好生之德體周王
檢摯之仁仔啟克亂在權善師非戰兵交使在弘其自革而革
旌不虔興親其從告捨既遑行迷遂往吠堯之犬欲成純用刺

由之客俱為跖徒烏啄獸窮來犯鋒刃比肩為城池之固名而
恐屈強之力非折箠之可笞亭長之攸制于時攝提在歲黃
鍾紀月義勇同奮賁育爭先下神兵於九天决獻圖於萬里廷
碩斯懸轟然大潰僵尸蔽岸委甲成山楯秦涇而不流投過闕
而自滿焚巢掃窟野無遺　正傾旻於西北紐缺地於東南卷
氛祲於辰象反光華於日月九伐已施戢櫜於武庫五兵罷用
偃伯於靈臺分精神於廌畢誓山河於將帥帝國咸舉邦政斯
登革污俗於維新正王風於舊物鼓之以道德懷之以仁義春雨
以潤之秋陽以暴之解網深為帝之慈焚書下漢王之詔布以

新政刑用輕典四海之內靡然向風八荒之表奔走無敢却塞
蹂林之北開郡銅柱之南苑葱山而池鹽澤踰盟木而跨軌阪
郡生環海自入提封方朔夷州同歸王會豈止蘭鶴短獨西鵝
東鰈之貢而已哉若夫至仁忘己義期拯物黃屋非汾水之榮
玉珪豈具茨之貴聖道運而不積神功為而莫宰雖從大極同
祉衣發啟祥猶且置豐陳嘯遐何為讀道外天下情遐乎極而
巖廊餘事人神之望難拒符命伏來歷數之期安遐仰追上玄
之心俯順域中之請然後履來石握神珠闢黃王之圖臨紫宸
之位冠百王而稱首與三代而司風魏魏乎蕩蕩乎民不可名

也於是衢室闢康寶門啟路廷攬英彥驗昧幽仄用人不偏於
世族得賢無棄於農瑣故非熊非羆致光景之佐為舟為楫獲
營求之士等五臣之亮采同六相之訏謨崇臺非一木之枝珍
裘乃千金之選濟濟多士皇家以寧重以制禮作樂移風也勝
殘去殺刑措也藏金舜嶺非饒堯宮雖衰非先王之服寶焉豈
鴛旗之用運宸覽以照物推赤心以期下萬方罔已軫推溝之
慮百姓為心順天從之欲若乃上嗣重光之美元良萬國棣萼
播馨之宗本支百世咸勿隋慈訓言提自昔奉審諭於宸極得
登善於軒殿非籍保傅之勤字國師友之力諭啟誦而高視越

邻解而上征既而休氣和平祥風蕩社咸鳳為寶麟趾遊郊若
煙非煙浮曉空而下映似月非月麗霄天而成象禎不絕書靈
無遁迹祈與偉興事高圖史至於登興下輦省方巡岳應感必
彰形言彌著道咸金奏美溢玉簡叶歆思於泉涌籍神功於日
用恆柏梁之詞掩南風之典聖作物覩永為千載者焉抑又聞
之羲農邈邈軒頊悠緬絶傳信於故老非取援於前見百世可
知斯言殆忽七代更玄求之豈易今之視昔邈然未覩將何以
分素青於三后辨天地於九皇遂能歷選列辟詳觀群帝得咸
實於千古驗英聲於萬葉斯道何哉將由孔子發伭紀金繩者

七十營仲對齊陳王檢者十二亦有漢廟帝闕魏閣王业樹豊
碑於泗水譔貢石於繁昌莫不垂鴻名勝蹟播休風於六僻
歌盛德於九韶與天壤而無窮懸貞明而可久刊勒之美不其
懋歟然則事出寰中道　外末辨西方之聖莫知東被之法
求真之理我則未聞雖御辯崆峒非超涅槃之岸乘雲谷口寧
遊彼岸之門莫不同歩耶山俱沈業浪生死無際苦集相因昆
旼重昏之日誰翦稠林之樹比夫真如實相解脫妙津道王三
千功踰百億何異吹劍首於雷門策蚊睫於鵬運者哉是知伊
蘭無實有為終歸漂溺四流遭迴九結蹤思塗而寧感趍捷徑

其長往大覺無曉可為數息寧若能仁弘道炎雖寂泊為道
體本無去乘機誘發垣聖火迫往一子地開方便門翔八正道
示如來藏甄香風於首頂灑甘露於無邊炬明而燕夜朗法
橋構而馮河息但為仁由己履道自表表正影從用具非外今
我所以仰勝緣於十號紀武功於七德其份二諦兩兩之皇
上昔居因地早弘誓力廣運忠土負荷摩生屑應大燈原精天
方割龍林無自靜之木震海受滔天之水東戰西征南征北怨
旌鉞所次醜戕姦邪君輕殿千金之賞士重酬九死之命莫不
競凌鋒鏑争赴水火雖制勝之道允歸上略而兵凶戰危時或

殞命瞑眩不顧娛樂荒野忠為令德後有餘殘同艱難於昔晨
異微泰於茲日可使亮烈用切就痍仍於戰地爰搆神居變穢
土於寶城開蓮花於火宅高峰翌焰慈燈載朗戴旌鉛旌勝旛
斯立拔無明於棘林迴仕勑於濁井盡諸有結永除苦際雖復
去順致逆同歸各途中消積從定雖義重而上忠所被孫相與
利刃無忘大慈所覃悲賊將義夫將拍俱潤法雨同乘大蘇迴
向菩提無上平等爾乃仰周旻　東井纏其分野下料物土西
河限其封域瑚戈足錢尸臣啟邦之所幽館斯開公劉建都之
地梁山南枕井泉東指面離雲之鬱葱想玉樹之青葱沃野千

里平原起忽先王之墓指西州之都會於是詔司空相原隰四
衛如砥八道傍通考極星之躔測土圭之景選祀埠於南鄙徵
琉玖於西崑近石畬斤公輸富巧高門洞啟層甍有亢藻井驪
娟震之路步搨拖虹蜺之色徘徊珠柱陸離琱題春晴前臨秋
憲左闢月殿含影金波上而桐照日宮吐曜義和沈而猶朗何
止四柱成臺高多羅之樹五王立寺臨伽尸之水信足上周鷲
伽傍擬醍醐望鷲山而非遠想雞林而可即法徒萃止應供來
遊戒珠戒無缺威儀莫犯杖錫四禪之林攝袋三朗之路有實
所爲有名僧焉至矣哉伽藍之爲城也雖復高天已燼大海成

田我皇基興淨刹終永永而常傳其詞曰
三界雲擾六趣波揚苦流方割憂火交亟俱迷津濟莫導舟航
長夜無曉非徒未央孰照十號四生是恩道王大千智周上忍
慧刀已聚化城斯引教有殊途乘無異軫甘露朝洒慈雲夕布
品物以亨摩建式悟捷徑坦道邪山啟路不有善權誰登惡趣
玄行弛德廢道毀常王駕騰故金宿勝芝俯震瀛壑仰齊魏綱
九野鯨奮八極鴟張亂離瘼矣孰濟生靈黃星表曜紫氣開禎
大君應歷尊御神兵乃聖乃武如雷如電於鑠王旅除凶時暴
鬪右長驅唐鄭夫號壞聚通醜冢剷淚莫刷野居祇空山剿造

見危殉國懷忠死綏驚爛宵遠窮魂夜飛我有慈被深仁莫遣
建斯淨域永樹歸依歸依伊何似濟五行淨域伊何內外妙覺
發漢開宇懸霞珠閣朱光境丹地嚴金膜舊山水達雞林可求
七寶低樹八解疏流瑞蓮開曉天花不秋戒定攸息庶供來遊
凡厥隨衆俱弘上善稠林以闢愛林爰前凡結水沖以神自緬
彼岸可歸法輪恒轉金剛不壞寶寶惟長刧空長甚皇基載昌
僧祇可筭恒沙易量悠哉天歷永祀無疆

唐嵩岳少林寺碑

銀青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上柱國正平縣開國子

裴漼文并書

原夫昊曦萬界聖緣開萬化之先日照　宮神遊鐘三靈之始
色至虛以見世象教久傳於廣劫龍象有以示凡法身初應於
中古見神通之力廣拔苦因開智慧之門深明樂界鶴林變色
覩其戀慕之心雁塔開扉通其瞻仰之路少林寺者後魏孝
文之所立也東京近甸太室西偏正氣居六合之中清都控九
州之會緱山北跨宛洛之天門潁水南流連荊河之雲澤信
帝畿之靈境陽城之福地沙門跋陀者天竺人也空心玄粹惠
性淹遠傳不二法門有甚深道業留自西域來遊國都孝文屈

黃屋之尊申緇林之洪太和中詔有司於此寺處之淨供法衣
取給公府法師遂於寺西臺造舍利塔塔後造翻經臺香水成
全金媲彼若心精力俾夜作晝多寶全身之地不日就功如
來金口之説連雲可庇西緣長澗夾松柏之蕭森北北宗崖巖
荊筳之宜虛經花漾靈噴下天香泉流清音曉傳空梵跋陀息
心茲地樂靜安居感而遂通境來斯證悟寂之際若有神人致
石磐一長四尺規制自然聲律咸具得之河曲空閒俠使之談
浮于洞濱徒入夏王之齊宮屹風夜合沖聞於中天鐘梵霜晨
得妙音於上叔時有三藏法師勒那翻譯經論遊集刊土剎神

師採求正法住持塔廟虬箭不居光塵易遠虹梁所攝象設猶存周武帝建德中　元嵩之説斷釋老之教率土伽藍咸從廢毀明皇帝纘明正位追崇景福大象中初復佛像及天尊像遂於兩京各立一寺因孝思所置以少岵為名其洛中陟岵即此寺也隋高祖受禪正朔既改徽號已殊惟此寺名特　仍舊開皇中有詔二教和興四方普洽山林學徒歸依者衆其柏谷此地一百頃宜賜少林寺大業之末九服分崩羣盜攻剽無限真俗此寺為山賊所劫僧徒拒之賊遂縱火焚塔院院中衆宇倏焉同滅瞻言靈塔巋然獨存天龍保持山祇福護神力所及昔

未曾有寺西北五十里有柏谷墅羣峯合沓深谷逶迤被磴縈雲術窮麗界高頂拂日傍臨鳥道居晉成塢在齊為郡王充僭號署曰轅州乘其地險以立烽戍擁兵洛邑將圖梵宮皇唐應五運之休期受千齡之景命掃長蛇荐食之患拯生人塗炭之災太宗文皇帝龍躍太原軍次廣武大開幕府躬踐戎行僧志操惠瑒曇宗等審靈眷之所在辨謳歌之有屬率衆以拒偽師抗表以明大順執充姪仁則以歸本朝太宗嘉其義烈頻降璽書宣慰既奉優教兼承寵錫賜地四十頃水碾一具即柏谷莊是也迨海宇既平憲章云始偽主寺觀盡令廢除僧善護洞曉

三門遠該三行詣闕進表特蒙置立武德中寺有白雀見貞觀中明禪師造重塔之辰白雀復瑞見璩閣摩造初啟呈祥寶殿纔興靈關相賀高宗天皇大帝光紹鴻業欽明至理常時豫遊每延聖叡咸亨中乘輿戾止御飛白書題金字波若碑留香象及施物永淳中御札又飛白書一飛字題寺壁雲開韻鶴電掛遊龍神筆競秀於椒塗雲泉迥飛於錦石雕甍增耀若綴春葩金扉分輝似懸秋露及天皇昇遐則天大聖皇后為先聖造功德藝拱中有冬竹抽笋塔院後復有蘇生證聖中中使送錢於蘇生處修理階陛寺上方普光堂功德遺日修造自爾飛鳥莫

敢翔集此寺跋陀既置業造神徵皇家尊崇事光幽秘珍符薦臻於動植靈應光發於庭除思空為心每順渥澤王言宸翰既疊暎於巖峰寶像珠幡亦交光於曉登皇上膺圖應運神用多能精明變之化請緣天地之要妙以此寺有先聖締搆之跡御書碑額七字十一年冬又降恩旨付一行師賜少林寺鐫勒梵天宮殿懸日月之光華佛地園林動煙雲之氣色漢元魏武德術奇於冢壼鍾繇蔡邕虛致美於緗簡日者明勅令天下寺觀田莊一切括責皇上以此寺地及碾先聖光賜多歷年所襟帶名山延袤靈跡岸仙疋宅薜蘿關之金峰上德居之阿育王之石

寶特還寺衆不入官收學是國土宗極天人歸仰因以名焉詔
境裡殊恒刹矣高僧跋陀明三藏心神諸州弟子惠光道房稠
禪師等精勤梵行光傳勝業惠光弟子僧達曇隱法上法師等
十大德亦號十英復有達磨禪師深入惠門律母是寄弟子惠
可禪師等玄悟法寶嘗托茲山周大象中寺初復選沙門中德
業兼優者置菩薩僧一百廿人惠遠法師洪遵律師即其數也
皇唐真觀之後有明遠慧雲玄素智勤律師虔東一衆州其歸
之釋復有大師禪法如為定門之首傳發妙理弟子惠超妙思
奇拔遠契玄蹤文精換默字金易曉景龍中勅中岳少林寺置

大德十人數內有閑寺中抽補人不外假庭無虛授澄什聯華
林遠接武崖寄玷月承二兜蘭菊每芳於十步上座寺主都維
那等宗龍法藏滌息禪林德瑩神珠戒成甘露每內雲岳莫如
高山山中道　場為勝啟二空迴合八局清浸地匝貝花門連
石柱妙樓香閣俯噗香林金剎寶塔上接清漢法界之幽賞如
彼皇家之福應如此天長地久不傳田利之宮故盡摩微觀記
鐵閣之會精東貞石博訪良工將因盛容之詞式頌金仙之德
業宜了義遠喻真空其詞曰
恒沙國土微塵品類妄見飛奔正心藏模守道安曉淨根得證

樂於孟娛若安夢寐悉哉大聖降跡閻浮看迴寶軸廣運慈舟
實無滅度示有降桑緋宮西闕白馬東流迷因湯生悟君居起
玉刹斯建寶山載峙花臺竹林清泉妙水靜惟真相悲然依止
嶽嶽嵩嶺河谷巨鎮下屬九溪上干千仞天磴重阻仙都青峻
式刹招提是資講進婉彼上德栽誕者闍傳業西土演教中華
孝文中敬恩錫仍加經營寶室迴出雲霄中岳北址嵩高西麓
斜界玉池洞開栢谷紆餘岡澗連延水木楚起旃檀云雜卜簷
香師悲行清修道場勵精像宇專力經堂金界絕頂樹塗水香
散花有地植福得方解空應真默識開士泉盃遊集振錫來止

翻譯幽偈發揮妙理仙磬感靈神祇降祉運災上末代歷周隋
叔大運起寇風頹火法身咸靜淨國同罹咸闢興復詎振前雄
神堯應期撥亂反正皇矣覺力大弘福慶式還魏徒聿扶興聖
思降恩旨東岳錫命高宗時豫先后卜征巫迴雕輦屢佇虹旌
宸遊玉札地叔余榮珍符并至在昔斯是我皇龍興有典咸秩
懿茲上界式儲神筆聖權大闡寵迴沙電草垂甘露林昇佛日
猗茲八正每候能仁跋陀德稠公有傳歷後真侶更傳丁固
辯才高行無替清塵傳芳梵衆代有明哲令我諸公藴彼禪悅
芳越蘅杜淨瑜冰雪連締津梁無非苦節賴上靈岳山門寶殿

秀出梵天孤標神縣芥城可竭桑田有變貞石永刊靈花常薦
開元十六年七月十五日建
唐朝議大夫行聞喜縣令上柱國臨淄縣開國男李君
請移置唐興寺碑并序
殿中侍御史判職方員外郎高陽許景先撰
觀道寺主傳師　書
先萬物者始道德爲宗窮名象者以乾坤爲大豈若造分沙界
籠古無以化其跡功包鐵圍　爲不能紀其要前後際斷衆妙
入於真乘色相皆空定慧生於正覺言之不極其岐若之蘊乎

聞喜興唐寺者我國家草昧之所置也時櫜弓矢鬯將龍合興
銳於方丈運寶閣於羅衛將袪八難式護四種乃於西山建
斯精舍布金幽徑樹福　衛經始臨嘆人跡罕到雖三空屢說
給園之衆不假　辭常淨方廣之進尚阻毗俗常迷於　聚
落不聞　使十地空有四生無極爰初構址數十百年
舊今因循不改其制長者居士既渴曰於寶坊清信比丘徒擊
餅於緇議時縣令朝議大夫東海于公名光庭即銀青光祿大
夫嬴州刺史東海郡公士俊之孫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
中書門下三品東海憲公之第五子也承五鼎之葉胄豪二辰

之粹精陰德未衰克宗有後在躬而禮義克舉餘力而文章見
稱好學多能以爲入官之具清慎寡欲彌見在公之心由也四
科參爲一貫理心合於牧刃事無遺於下歸故能變蟓蝗之風
啟蒲盧之化始鄉退而修里我有昌言終里退而修家人無遺
善此其操乃有裕彈琴自閑亦既底於王程將又崇於佛事猶
滿之所不及理鄰之所未行加以識同真爲智融覺鍵伏忍於
三昧無解於六通身若明珠　無瑕　心猶平地能生衆善且
循謁御時見寧宮精三異之妙術殼六度之精要由是應請天
府將從梵宮雙樹移聖園之林八座改耆闍之地金山赫赫與

藏殿而飛來紺宇耽耽化青樓而涌出城池故絳井邑新司士
女益於康莊家爲閒於里巷　一一香蓋縣齎緣之幢種種天花
散金燈之地得未曾有聞所未聞方將洗貪欲之腸呀聞方聲
之耳日納酒彌於小界詎是難思置海水於虛空未爲希有僉
以法雲西蓄佛日有歸家之昧今智炬東擁迷途臨寧復之衆
豈非如來滅後將有住持時是縣咸神寺法師俗姓張法名懇
其先衣冠出南陽料持律儀兼修戒行德超於四果理貫於
之三伊大迷未行司孔　之風聘衆生有病等醫王之援手廼秉
杯渡　振錫北亭扶聖俗於愛河誘焚如於火宅示方便品導彼

若流亡年於九部之律去馬於三乘之路莫不爭持賫卷執解
稱也之林宇為若海之舟航起予者商皆我師率時辯
水青門張佐人王傳弘農楊造尉犬原王臨尉大原王統等咸
閑境名器譽望功聊才無滯用政有異聲鄉三老進而言曰今
敦禮勸農嘉惠也樹法拯人慈悲也我宰君善化前古罕儔豈
使汝隱豐碑空銘景行記宮後偈獨闕歲亡載勒堅金水傳少
界銘曰
佛言龍爭一剎土丈調世間良福田今我莊嚴招提宇度脱功
德海無邊猗如法雲覆群品亦如佛日在中天皆是宰官惠
明德群毗安樂離苦緣樹碑紀功永不朽銖衣拂石億萬年
開元六年歲次戊午九月壬辰朔二日癸巳建

六藝之一錄卷一百二十

錢塘 倪濤 撰

石刻文字

金薤琳琅

唐實際寺故寺主懷惲奉勅贈隆闡大法師碑銘并序

昔吾師因地未真衆魔紛撓果到成佛龍天捧閒自作鎮靈山
法弱座易告滅雙樹示跡給凡微言不傳幽燭居昭屆夫歲遷
千秋將卷五濁欲海濤昂耶山初紀於是譯陽東遊炅稱孔屈
漢夢西遊方求法像或青蓮接軫競扇玄風或白足相趨爭闡

佛日至欲繼前哲之令軌為後進之良規昭獨重於慈舟若派
人能弘道斯之謂歟法師諱懷惲俗姓張氏隋人也遠祖因官
構遂家北甘一代祖安晉丞相贊晉如臚公高祖融守蕭門郎
還太守唐子祖英唐鎮揚大常大祝襲爵天平公尋轉吳王祭
酒提蘭泰位清階雅列法師嘗毁為其姓相慈善肖其風骨母
常山夫人樂姓娠胎之月不味腥羶載誕之辰情欣禁戒既年
癸卯歲特異諸童或焚葉為香或聚沙為塔然飛軒竭敬未嘗
留步月手彥接始然近返高宗天皇大帝乘乾撫運出震披圖
屬巳求賢明敕待士總章元載夢觀法師俊登給大遠令更辟

於是臨丹檻通青宵廣歐貞誠特蒙爽讚帝乃親授朱綬令處
鳳也之榮師乃固請攜不顧託鷲林之地奉勅於雨川剃落善
來忽鳴梨業疑銷既挂三衣俄陪四衆勉勤道積思五分而非
遠積苦及來想三祇而未達時有觀證三昧天使善尊猶孫慧
樹森疎匪花始灼情性　而擁膝井於蓮臺殿化無池駈鐵圍
於寶國既閱盛列群締師負析鮮脫規發菩提願一承妙吉十
有餘齡秘偈真乘親蒙付囑自非溥祐師資早貴想遺烈而崩
心顧餘恩而兩面叟思宅北式建墳塋遂於虔城南神和原崇
靈塔也其地前繞峯之南鎮後帝城之北里歌鐘帝土移上界

於陰則泉流疊隱比連河於陽面仍於塔側唐構伽藍莫不堂
殿崢嶸遠授切利樓臺夜業直寫祇園神木靈草冬嚴凡而獨
秀蓉時花明迎嚴霜而再萃豈直風高瓦步廊開道之場故
亦臨水面山著薩金真之地又於寺院造大寧坊造塔　周
迴二百步直上十三級或瞻星撥務或侯日栽樹得天帝之苦
蹤有龍王之秘跡重重佛事窮暗膺之分身種種莊嚴盡龍
丘之異寶但以至誠多感能重寶資故能遠降宸衷令賚舍利
許千餘粒加以七珍函筒隨此勝緣百寶幡花令興供養則天
大聖皇后承九玄之眷命躡三聖之休期猶尚志想金園情欣

勝緣或期臨淨刹傾海國之名珍或啓語文京捨河宮之秘寶
法師誠盛而散並入往航法師業行爲　利益繁多故得名振
九重芳留四部奉永昌元年勅徵法師爲寺主於是綱紀傳徒
規模釋教網州濟斧戒律峻而潮望紺宇既誌常住豐而多寶
猶是才稱物實道為時尊知與不知仰醍醐於句偈識與不識
飾法乳於波瀾法師以無諍內懷敷揚外積冀傳聖音因酬來
望每請觀經賢護彌陀等經各數十遍夫我減者肩啟風火嬰
抱結痛系諸生止無常之短期研聲事真學不亟之虛朕若不
乘佛願力託隨淨方則恐淪溺長往清昇永隔於是言論之暇

想勸時衆四儀之中一心專念阿彌陀佛願衆生協同相生淨
域又以般若神咒能令速證菩提彌陀佛名實望樓超登趣諸
餘妙典雖並積心宜於此爲緣頗偏遊智府嘗誦大般若咒向
盈世方又誦阿彌陀真偈十萬餘遍理復使精真微根合離微
而必就二三子行功唐捐而靡得豈真諸佛現前神人捧錫而
已矣師爲諸重格福瑚躍生樂次灼於鄮山擇寶航於見海非
大安塞國中人多獎異雖復珍臺寶界同勝侶而歸心至敬遠
崇遊征籍凡緣而克進故馬此義爰發誠心於是廣勸有緣奉
爲九重萬乘四生六趣造淨土堂一所莫不虹棟虛虹渠架

迴丹楹詭日青瑣延風無春而反井舒花不暝而重簷積霧於
是神螭戾趾遠鎮璜階窮鳳來儀還暗桂户彫甍畫栱之異窮
造化之規模圓璫方鏡之奇極人天之巧妙又於堂内造阿彌
陀佛及觀音勢至又造繡成像並餘功德並相好奇特顏容具
粹山豪演妙若照三千海日摛華如花百億或因熸命求有慈
氏之金身或散札驅勞得優填之遺思何獨如來自在疑降上
界之魔故亦菩薩無怡似救下之方若夫以定生者心心勞則
主喪栖神者志志複則神忘然菩薩以濟物利體上善以遺形
狗節法師情存拯救式奉殷勤及引雖曰忘懷形將焉能厝畀

於是忽嬰風疾病與時侵靈藥弗痊跡器俄逝豈夫八林啓白
我佛釋於寂滅梁木其壞吾師等於死生以大足元年十月廿
一日神遷春秋六十有二臨終之際正念無虧顏色怡悦似有
瞻禱北首面西奄然而化凡夫列列歲陰蒼蒼天色乾兮何負
識我性良業也何孤喪痛賢哲豈直悲纏四部嗟鹿苑之荒凉
抑亦哀悼兩宮傷鷲臺之闃寂猗儞廻天勝軾紆仙蹤遠降恩
波爰加制贈奉神龍元年勅實際寺主懷惲示居二界遠離六
塵等心鏡於虚空混榮枯於物我棟梁紺宇領袖緇徒包杖錫
之規模躡乘杯之蹤躅雖已歸寂滅無待於褒揚然寵命及于

無忘於縟禮可贈隆闡大法師主者施行上人以至德聿修良
因累著故得天降成列用讃芳規追遠慎終生榮死贈足可光
輝淨剎儷歷今而長存旌貴玄門共河山而永久弟子大溫國
寺主思莊等並攀號積慮哀慕居懷嗟覆護而無時仰音顏而
靡日將恐居諸易遠淑善潛沉敬想清徽勒兹玄琰詞曰
娑婆種覺智超能人三祇殄妄五分祈真即相離相非身是身
猗歟慧炬廣旅迷津其一十方化備雙林滅度三界空虛四生哀
慕正教既隱微言遽數式啓先哲周旋後悟其二芳猷廣被至烈
彌敷青眸演聖白足呈真達導翳芥邇含星塵玄門不絶代

有其人其三猗歟令德遠嗣前英聲高四部譽重三明無周有識
智契無生法雲葉落道樹枝榮其四豈圖居殊師資遽亡乾兮何
負識我性良徒嗟揆几空念傳香非夫勝緣孰答恩光其五邈矣
坰野慈顔壙側嶽勞誠以是出淨域真容迷粹樹葉歸疑布此
善根遠酬明德其六
天寶二年歲次癸未十二月丙寅朔十一日丙子建

唐少林寺靈運禪師塔碑并序

宣德郎試大理評事崔琪譔

呪善寺少門勤缺

虛空廣大乎其體智慧圓融乎其用凝而不生湛兮常寂離修
離證非色非心歷微塵劫過　沙界無量國土皆清淨無量修
晴皆光明誰其得之吾聞諸上人矣上人諱靈運蘭陵人蕭
姓梁武帝後望考翁諱洲州世史缺録付初上人之生也戒珠孕於
母胎定水澈於孩性內典宿植外學生知白雲從其高志明水
皎其苦節色如也時不能知常以為幻境非實色身是皆五色
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嗜輪彼生滅無時其焉吾將
歸根以復乎正則詣嵩山至少林寺有紹始叙之奮焉留氏將
於高平而上人遂紹於此郡王立凡石不可當其炯然日映衆

星無以方其明者晃移隸蕭寺　副乎叹心無何習禪訣於麗
鴻珪大師昔契密得以貞貫理照十方於虛空既三界於後若
慧眼既淨色身亦如始知大心外無法所得者皆夢幻耳然後
視大地土木無非佛剎高空山蒼然窮嵗默坐猿對茶椀為禪
神麻役嶺下無心山我以安閒水無性即我性矣夫如是也故
死以凡聖量之乎故吾在造化中如夢中也粵開元十有七祀
夏五月廿二日不示以疾而化然而然若霧晦萬於天地悲風哀
咽於草木呼嗟吾禪山間吾法海究四恭使凡百含識大千有
情蔡於是火於是可勝言哉故門人堅順獨建靈塔於嵩山奉

遺教也夫碩德至發不有超世先覺而出夫等夷者則曷能傳
我法印以一燈貫千古燈乎彼上人者竅然佇立以定慧為藏
以涅槃為山圓通於不生之境出沒於非非之域適來時也適
去順也今則終矣瞻仰如之何夫事往則迹移歲遷則物換況
法與化本金從心積豈可使上人之高跡而不紀是鐫于石以
旌斯文銘曰
上人伊何傳我法印其體也寂其行也順衍彼識浪泊夫靈境
非昭不昧非登不青作大醫王為天雄伯岳立松古蓮青月白
一朝化滅六合悽愴世界虛空雲山慘澹色身謝兮法體存金
界儔兮鐵圍宣吟我所留者唯心原

天寶九載四月十五日門人堅順建

唐西京千福寺多寶佛塔感應碑

南陽岑勛撰

朝議郎判尚書武部員外郎琅邪顏真卿書

朝散大夫檢校都尚書都官郎中東海徐浩題額

粵妙法蓮華諸佛之秘藏也多寶佛塔證　之踴現也發明資
乎十力弘建在於四依有禪師法號楚金姓程廣平人也祖父
並信著釋門慶歸法胤母高氏久而無妊夜夢諸佛覺而有娠

具生龍像之徵無取能羆之兆誕彌厥月炳然殊相岐嶷絕於
葷茹髫齔不為童遊道樹萌芽聳豫章之楨幹禪池畎澮涵巨
海之波濤年甫七歲居然厭俗自誓出家禮藏探經法華在手
宿命潛悟如識金環總持不遺若注瓶水九歲落髮住西京龍
興寺從僧籙也進具之年昇座講法頓收珍藏異窮子之疾走
直詣寶山無化城而可息爾後因靜夜持誦至多寶塔品身心
泊然如入禪定忽見寶塔宛在目前釋迦分身遍滿空界行勤
聖現業淨感深悲生悟中淚下如雨遂布衣一食不出戶庭期
滿六年誓建茲塔既而許王瓘及居士趙崇信女普意善來

稽首咸捨珍財禪師以為輯莊嚴之因資爽塏之地利見千福
默議於心時千福有懷忍禪師忽於中夜見有一水發源龍興
流注千里清澄泛灩中有方舟又見寶塔自空而下久之乃滅
即今建塔處也寺內淨人名法相先於其地復見燈光遠望則
明近尋即滅竊以水流開於法性舟泛表於慈航塔現兆於有
成燈明示於無盡非至德精感其孰能與於此及禪師建言雜
然歡愜負畚荷插于橐于囊登登憑憑是板是築灑以香水隱
以金錘我能竭誠工乃用壯禪師每夜於築階所懇志誦經勵
精行道眾聞天樂咸嗅異香喜歎之音聖凡相半至天寶元載

創構材木肇安相輪禪師理會佛心感通帝夢七月十三日敕
內侍趙思侃求諸寶坊驗以所夢入寺見塔禮問禪師聖夢有
孚法名惟肖其日賜錢五十萬絹千匹助建修也則知精行之
行雖先天而不違純如之心當後佛之授記昔漢明永平之日
大化初流我皇天寶之年寶塔斯建同符千古昭有烈光於時
道俗景附檀施山積庀徒度財功百其倍矣至二載敕中使楊
順景宣旨令禪師於花萼樓下迎多寶塔額遂總僧事備法儀宸
睠俯臨額書下降又賜絹千匹聖札飛毫動雲龍之氣象天文
掛塔駐日月之光輝至四載塔事將就表請慶齋歸功帝力時

僧道四部會逾萬人有五色雲團輔塔頂眾盡瞻覩莫不崩悅
大哉觀佛之光利用賓于法王禪師謂同學曰鵬運滄溟非雲
羅之可頓心遊寂滅豈愛網之能加精進法門菩薩以自強不
息本期同行復遂宿心鑿井見泥去水不遠鑽木未熱得火何
階凡我七僧聿懷一志晝夜塔下誦持法華香煙不斷經聲遞
續以為常沒身不替自三載每春秋二時集同行大德四十
九人行法華三昧尋奉恩旨許為恒式前後道場所感舍利凡
三千七十粒至六載欲葬舍利預嚴道場又降一百八粒畫普
賢變於筆鋒上聯得一十九粒莫不圓體自動浮光瑩然禪師

無我觀身了空求法先刺血寫法華經一部菩薩戒一卷觀普賢行經一卷乃取舍利三千粒盛以石函兼造自身石影跪而戴之同置塔下表至敬也使夫冊還夜登無變度門劫算墨塵永垂貞範又奉為主上及蒼生寫法妙蓮華經一千部金字三十六部用鎮寶塔又寫一千部散施受持靈應既多且如本傳其載勅內侍吳懷實賜金銅香爐高一丈五尺奉表陳謝手詔批云師弘濟之願感達人天莊嚴之心義成因果則法施財施信所宜先也主上握至道之靈符受如來之法印非禪師大慧超悟無以感於宸衷非主上至聖文明無以鑒於誠願倬彼寶

塔為章梵宮經始之功真僧是葺克成之業聖主斯崇備其為狀也則岳聳蓮披雲垂蓋偃下欻崛以踴地上亭盈而媚空中晻曖其靜深旁赫赫以弘敞碝碱承陛琅玕碎檻玉瑱居楹銀黃拂戶重簷疊於畫拱反宇環其壁璫坤靈贔屭以負砌天祇儼雅而翊戶或復肩挐摯鳥肘擐修蛇冠盤巨龍帽抱猛獸勃如戰色有奭其容窮繪事之筆精選朝英之偈贊若乃開扃鐍窺奧秘二尊分座疑對鷲山千帙發題若觀龍藏金碧炅晃環珮葳蕤至於列三乘分八部聖徒翕習佛事森羅方寸千名盈尺萬象大身現小廣座能卑須彌之容欻入芥子寶蓋之狀頓

覆三千昔衡嶽思大禪師以法華三昧傳悟天台智者爾來寂寥罕契真要法不可以久廢生我禪師克嗣其業繼明二祖相望百年夫其法華之教也開玄關於一念照圓鏡於十方指陰界為妙門驅塵勞為法侶聚沙能成佛道合掌已入聖流三乘教門總而歸一八萬法藏我為最雄譬猶滿月麗天螢光列宿山王映海蟻垤羣峰嗟乎三界之沉寐久矣佛以法華為木鐸惟我禪師超然深悟其貌也岳瀆之秀冰雪之姿果脣貝齒蓮目月面望之厲即之溫覩相未言而降伏之心已過半矣同行禪師抱玉飛錫襲衡台之秘躅傳止觀之精義或名高帝選或

行密衆師共弘開示之宗盡契圓常之理門人苾芻如巖靈悟淨真真空法濟等以定慧為文質以戒忍為剛柔含朴玉之光輝等旃檀之圍繞夫發行者因因圓則福廣起因者相相遣則慧深求無為於有為通解脫於文字舉事徵理含毫強名偈曰

佛有妙法比象蓮華圓頓深入真淨無瑕慧通法界福利恒沙直至寶所俱乘大車一其

於戲上士發行正勤緬想寶塔思弘勝因圓階已就層覆初陳乃昭帝夢福應天人二其

輪奐斯崇為章淨域真僧草創聖主增飾中座耽耽飛簷翼翼荐臻靈感歸我帝力三其

念彼後學心滯迷封昏衢未曉中道難逢常驚夜机還

擢真龍不有禪伯誰明大宗 其四 大海吞流崇山納壤教門稱頌
慈力能貢功起聚沙德成合掌開佛知見法為無上 其五 情塵雖
雜性海無漏定養聖胎染生迷㲉斷常起縛空色同謬薝蔔現
前餘香何嗅 其六 彤彤法宇繫我四依事該理暢玉粹金輝慧鏡
無垢慈燈照微空王可託本願同歸 其七

天寶十一載歲次壬辰四月乙丑朔廿二日戊戌建
勅檢校塔使正議大夫行內侍趙思偘判官內府丞車冲
檢校僧義方河南史華刻

唐故左街僧錄內供奉三教談論引駕大德安國寺

上座賜紫大達法師玄秘塔碑銘并序
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朝散大夫兼御史中
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裴休撰
朝議大夫守右散騎常侍充集賢殿學士兼判院事上
柱國賜紫金魚袋柳公權書并篆額
玄秘塔者大法師端甫　骨之所歸也於戲為丈夫者在家則
張仁義禮樂輔天子以扶世導俗出家則運慈悲定慧佐如來
以闡教利生捨此無以為丈夫也背此無以為達道也和尚其
出家之雄乎天水趙氏世為秦人初母張夫人夢梵僧謂曰當

生貴子即出囊中舍利使吞之　誕所夢僧白晝入其室摩其
頂曰必當大弘法教言訖而滅既成人高顙深目大頤方口長
六尺五寸其音如鐘夫將欲荷如來之菩提　生靈之耳目固
必有殊祥奇表歟始十歲依崇福寺道悟禪師為沙彌十七正
度為比丘隸安國寺具威儀於西明寺照律師稟持犯於崇福
寺昇律師傳唯識大義於安國寺素法師通涅槃大旨於福林
寺崟法師復夢梵僧以舍利滿琉璃器使吞之且曰三藏大教
盡貯汝腹矣　經論無敵於天下囊括川注逢原會委滔
滔然莫能濟其畔岸矣夫將欲伐株杌於情田雨甘露於法種

者固必有勇智宏辯歟無何　文殊於清涼衆聖皆現演大經
於太原傾都畢會德宗皇帝聞其名徵之一見大悅常出入禁
中與儒道議論賜紫方袍歲時錫施異於他等復詔侍皇太子
於東朝順宗皇帝深仰其風親之若昆弟相與臥起恩禮特隆
憲宗皇帝數幸其寺待之若賓友常承顧問注納偏厚而和尚
符彩超邁詞理響捷迎合上旨皆契真乘雖造次應對未嘗不
以闡揚為務繇是天子益知佛為大聖人其教有大不思議事
當是時朝廷方削平區夏縛吳斡蜀瀦蔡蕩鄆而天子端拱無
事詔和　緇屬迎真骨於靈山開法場於秘殿為人請福親

奉既而刑不殘兵不黷亦于無秋聲蒼海無驚浪蓋奉用真宗
以毗　政用之明效也夫將欲顯大不思議之道輔大有為
之君固必有冥符玄契歟掌內殿法儀錄左街僧事以標表淨
衆者凡一十年講涅槃　唯識經論處當仁傳授宗主以開誘道
俗者凡一百六十座運三密於瑜伽契無生於悲地日持諸部
十餘萬遍指淨土為息肩之地嚴金　報法之恩前後供施
數十百萬悉以崇飾殿宇窮極雕繪而方丈匡床靜慮自得貴
臣盛族皆所依慕豪俠工賈莫不瞻嚮薦金寶以致誠　端嚴
而禮足日有千數不可殫書數而和尚即衆生以觀佛離四相

以修善心下如地坦無丘陵王公輿臺皆以誠接議者以為成
就常　輕行者唯和尚而已夫將欲駕橫海之大航拯迷途於
彼岸者固必有奇功妙道歟以開成元年六月一日西向右脅
而滅當暑而尊容若生竟夕而異香猶鬱其年七月六日遷於
長樂之南原遺命荼毗得舍利二百餘粒方熾而神光月皎既
燼而靈骨珠圓賜諡曰大達塔曰玄秘俗壽六十七僧臘四十八
門弟子比丘比丘尼約千餘輩或講論玄言或紀綱大寺脩禪
秉律分作人師五十其徒皆為達者法師其出家之雄乎嗚呼
不然何至德殊祥如此其盛也承襲弟子義均自政正言等克

荷先業　守遺風大懼徽猷有時堙沒而今閤門使劉公法行
最深道契彌固亦以為請願播清塵休嘗遊其藩備其事隨喜
讚歎蓋無愧辭銘曰
賢劫千佛第四能仁哀我生靈出經破塵教綱高張孰辨孰分
有大法師如從親聞經律論藏戒定慧學深淺同源先後相覺
異宗偏義孰正孰驅有大法師為作霜雹趣真則滯涉俗則流
象狂猿輕鉤檻莫收挈制刀斷尚生瘡疣有大法師絕念而遊
巨唐啟運大雄垂教千載冥符三乘迭耀寵重恩顧顯闡贊導
有大法師逢時感召空門正闢法宇方開崢嶸棟梁一旦而摧

水月鏡像無心去來徒令後學瞻仰徘徊

會昌元年十二月廿八日建

邠國公功德銘并序

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副使兼右街功德副使雲麾將
軍右監門衛將軍員外置同正員上柱國弘農郡開
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楊承和撰并書

天竺有聖人焉名之為佛三身　相應化無所從來百億同名
不知其誰之子德包塵界道冠萬靈有感必通酬念如響心操
惠炬永燭於大千手運慈航之亢於沙劫晦明不二淨穢兩同

正智如如我無所得雖後天地而有營　天地而　形莫不究
清濁之未然識方圓之始卒大矣哉若非天下之至精孰能如
此夫大德小德優劣本同賢人聖人取捨各異乃引衆星之表
自立萬象以尊天因諭發揚憑茲外飾有言子貢賢於仲尼者
不知仲尼之聖加　子貢有言阿難祖同諸佛者不知諸佛非
相以攝阿難見尺晏之至微知大鵬之至廣觀秋毫之至短知
大椿之至長擬於物即尺晏秋毫擬於人即阿難子貢雖然近
如來之門户識夫子之指墻瑚璉寶瓶與諸凡品金楹玉棟豈
是常材故佛之侍從者即迦毗令人拘那貴族皆辮搖金剎名

振鐵圍駈六賊如衆鳥之避鷹鸇懾四魔若百獸之畏豺虎而
性海無底惠峰穿霄善入一乘橫通三乘被精進所縛不捨用
心當修之於身去住未決或執如或斷如是故生已之法隨滅
滅已之法隨生常生之所不生常滅之所不滅能銓二義其唯
覺乎覺不自明方明覺也夫有生滅者是覺之用無生滅者是
覺之體即知覺逐滅生生隨覺滅生滅俱寂其覺亦亡乃將素
月於登溪社外緣於見性解出人表堪爲代師傳諸法王則吾
豈敢何者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今亦然也如
來觀弱山而小聲聞觀枕山而小菩薩我佛也同彼虛空不染

於幻強立真假曾未寧固是故說行而無所說行說而無所行
非行非不行非說非不說非法非非法非性非非性本不生無
所滅元不覺無所寂於一不一中悟諸未悟者於起不起中導
諸未導者大矣哉若非天下之至神又孰能如彼而夜景呈輝
化行西土神光啓夢象教東來思玉毫而猶鷲峰仰金偈而
增貝葉身已逝矣空傳結集之書性本存焉如聞在代之說且
法以辯志言以辯心非法無以悟其心非言無以成其志即言
說文字皆解脱相有是經處即見如來今有右街功德使驃騎
大將軍行右武衛上將軍知内侍省事上柱國邠國公食邑三

千户充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安定梁公曰守謙職是禁營邦
家重器居常不亂兼總緇黄讀佛言親釋氏其貞元中公以溫
惠爲甲冑以恭儉爲戈矛跡尚彤闈名高紫閣至元和初授銀璋
佐密命鼓翼高岫躍鱗洪波飛鳴近天得志江海五年加金紫
掌樞機浚汗沈心散爲膏雨如絲入耳閑展成綸捧白日以揚
光戴青天而異化處事之極動而可觀至十二年邊蔡人逆我
事興天討未平干戈在野天心恐師老矣而誅勇未就乃命公
拯衆觀敵審度遲速乃奏離代罪殄躍而行走四壯以宣暢鴻
休利萬物以車塵相屬參整戎事董護諸軍與將師同其進也

一其議也或縱六奇之辯即壽生巨浦雲出深谿或吞五門之
情即趙揺穿楊楚金伐木若有神助不謀成心我旗既張我車
亦列均勞逸而義夫爭死齊賞罰而奮臂爭驅蓄鋭俟時果申
長策於是選精卒張詭道雜旌旗而不嚴部伍差進退而曲鼓
之心實為鋒鋭詐餌武口賊果輕襲利吾大軍遽使晝掩沙河
蔔伯之賊夜邀合流宵虜部陵之寇全軍駭若奔雷勢同激電
似霜雪落寒草風卷餘花縱烈火於平蕪走飛泉於大壑摧枯易
折墜瓦難全滅蔡之功十有其七餘賊保迴曲官軍圍鄆城我
鼓音方厲武旅方雄操利柄而目無全牛執其吭如箭拳悦口

序壘間罪登陣不降梯樓滿空矢石相接經四十日燈火失繼
人無闘心畏夏日之赫光懼春冰之易泮乃降仍邀公足馬視
師撫納疑懼公悦以犯難投誠若歸遂令啟關按轡而入醜類
或鼓或罷相視失色公曰來余與爾言爾本吉人也何不徇國
家之急成其名而託身於武豹之穴求其噬與尸覆族誅與谷
耶皇情極念之故令宇謡布澤闊心旨化清耳能悦生融福者
當聽之曰明明天子肅闘下人不能勤王爾失遠略為寇盗所
制而臣節難全犯弧矢之威當剿絶之覺圓首方足莫匪精靈
今其詹虎實可憫惻然遣子幾汝而不赦恭命活汝而不害能

遣其不祥而為祥 吉莫大也變其不幸而為幸 令莫窮也賊將
卒等色轉慙禮遑謹 曰皇上聖文睿統神武膺期惟德動天
無遠不格被堯舜之法服行堯舜之法言所以大文教而九有
小康小武功而天下大理當斂戢矛楯覩稼穡使人居安各得
其壽爾一方不能安時虐順守衛中劃而累呂自結厲階猶崇
即不得已而興師非樂殺人也况天德好生容長萬物是以曲
開洗汙書設自新招示祠夫以明廣大將士等久遭苛暴翻跡
今圓亦謂朽爐重燃枯條再葉國刑當有威賜無辜斂爾憂心
以承慶賞降人皆投戈卷旆匣刃弛弦觸地血流向闕蹈舞於

是五千叛卒不殘一人十萬王師皆服其德從此鯨鯢夭泯亨
饉方困梟鳥巢傾折翼於此思波大尉封鶴有加乃授公右監
門衛將軍飛詔追還密瞻如故又掌天地之戶牖掾造化之閑
鍵無隨日厚壁遂時添公之美也不威貴以法名不私義以犯
物動靜無隱發言有章至十三年天曉凝嗟賞重知勞不自伐
功不自衿遂與我印授兵符司禁旅之右也公積仁成器積器
成名畢敢雖踰高尤可仰定止足之分動必師心辨榮辱之機
道樞不撓清嗜慾以守一鄙浮華而處中達貞玄而酌之不竭
伏以元和長慶羅教大興雅叶所歸轉得親近謹於大興唐寺

華嚴院為國寫古今翻譯大小乘經論戒律合五千三百廿七
巻公私椽利不入其門凡是難得無所愛惜嘗求善書者令絶
外塵不飲茹浴身至于精剖其毫而就筆硯得其力多者以多
傭酬之少者去之人不約而自勸也於是金書流光含丹縱影
雲生墨沼之上花開方絮之中衛索分鍾王並驚各行執轍
跡不相讓又立經堂一所三間徘徊安住法輪必資豐敞作制
惟永壯我皇都豈得為工者不極其妙為材者不極其美殊形
異狀生於斤斧之中曲直方圓豈逃繩墨之下於是彩椽霞張
雕楹雲布朱扉洞啟縹壁含光羽族棲於綺窓鱗介浮於藻井

一巻四〻長卅十二歲廿百　吳乃一丁二十　字

修羅牽下爭提天嬌之梁藥又命徒競戴茂莪之扶衆靈翼衛
諸天護持恍惚莫辨其形來往必留其跡又於堂內造轉輪經
蔵一所刻石為雲鑿地而出方生結搆廻　　緣工無數花幢
竊比兜率造百千樓閣同彼化城狀物類本擬容奇鵷鵡若
飛而不飛虹蜺似走而不走欄楯櫛比雜之以琳琅榱桷騈羅
飾之以珠翠凌空五級方開四門璀錯相輝煥麗交映離婁覩
之炫目公輸測之奇　　歲古人多有斯色不知來者就能繼
縱於是方來合輪虛中不帶群經之府所好必從遊藝者任其
巻舒杖德者恣其探討或起諸坻織蓮花隨手而開數或等彼

清涼甘露應心而滴淵乘之所妙者不論其大小法之所尚者
　其淺深譬諸江河所汲隨淺從流自得不礙疏數其外或
闍窟龍神鬼物之狀以為嚴飾或造菩薩天仙之類周匝其旁
白壁成容玉綷高視黃英作相金口如言設無體之禮賓不佞
於屈伸獻無聲之樂故不煩於音律五色無以亂其目八風無
以吹其心守靜樸以自持執堅中而不礙或處默如或侍坐
儼如又於堂北別立鏡燈未誤揚輝紅光滿室常生縱巧有符
丁緩之奇蘭膏自芳不假海人之竊幸斯破暗永繼其明於是
犀難畢就工歸八部　　軒四王護閣雨露香砌何塵垢之蒙

一巻四〻東冊四十二成十百　天乃二丁二十　二十

閻風搖寶鐸鼎美響之不已公頓首奏曰臣聞法象莫大乎
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所以萬物生中不擇於霞載榮枯美惡
必備於寅畧雖古先哲王弘天若德豈同聖代則而行之伏惟
良慶文武孝德皇帝陛下英冠四維氣含八極齊日月之至耀光
燭無窮等天地之至仁氣受賜望施湯武立並羲軒驅堯瀆
之精靈馳遊德之東馬有與有則無終無荒法上去以生成體
陰陽以御物動合靈契事符神行永綏兆人克顯伏命臣猥承
委措如荷丘山萬艾空竊於春陽蟻蟻每慚於雲雨修持
先奉宸答上聽冕旒伏增鶩越臣亦知螢光助於兩曜映滄宗

于四海實不足以恭輝亦不足以齊廣狹縱莫見容知大明之
及遠僧衆必識教海之弘深臣早悟多藏勇於施捨聞斯必
舉所作必集舊嚴特 啟上塵於典光啟尊法雁永資於鴻澤帝
曰公卿以檀度羅福保於朕躬朕以宣惟其人任卿勿貳實予
藏之一會何魚水之見稱想卿逢時弘道多慶公荷寵之榮深
零如雨又奏曰如來與旨必藉開張若不言宣何以廣福臣請
侍無梁沙門貞寶等二七人御斯信馬駕彼白牛直出四衢指
諸五翳俾持正念調伏其心為國傳燈乃至無算陛下行佛私
印行最上乘於多劫中為人父母遂令鄙子遇有為法得無盡

燈為霈雨而潤及四海 香雲而庇乎千界普天之下孰不荷
益受益之利上集一人伏願窮歷大齊金輪嶽固永居億兆之
上克承無疆之休帝悅依奏公曰克樹有為期於不朽略約提
走以告將來遂命戎副右監門將軍楊承和文而書之辭曰小
子蓬文劣入跡度君淺無當時雁用之効有佛道至為之畢靈
波曲潤幸得多之幾歷星歲綠蔭下風聞可道之言觀可行之
事書紳不暇何以褒稱至如走尤塵僕盡命愚人不敢枇若使
陳蕃 其美遷人不敢當公不恥又辭曰柳頗有齊力畢之響
殊不鑿人使驥足追萬里之跡豈宜及遠雖冲霄有路比力小

未遠況遊日無功而敢煩鶚鶚公又不聽是以厝銘赴持祖之
割策錐當天衢之驅流汗如雨愧顏若丹敷盡野辭書于琬琰

銘曰

香山之東香山之北善勝道場如羅之國敘王聖子為大處施
菩薩伏府龍天仰則彼十名高四諦能拔一毛普現一切
阿僧祇劫瞬目所睇微塵剎土凝心所計無說非默有說非語
及引未終豈厭寒暑八王釋列三乘未衆悶悵折多歲不救其
舉足下足摩處悲誦歸歟歸歟彼迷矣 優曇忽折摩尼駿喪
會海無言靈山多穢特敞大雄精靈晴剪上下四維吾道一貫

藏諸不理斷諸不亂跡光周遺宗炳漢握之即存捨之即亡如
來寶印付囑我唐必正覺與克續顏綱法雨一灑佛日重光
真諦所歸域中之大無為所及宇宙之外幽宗默識玄機暗會
千劫飛輪萬方永賴既榮其化卯國欽承久積吉行發言相應
意馬早繫心猿不升出彼夢罩如上萬艾不捨有相無相所依
不離有作無作所歸焚舟待濟到岸虛稱達人之人是塵人非非
雲起壽山澤歸福海層峰永固皮灑不改泉急所在舒光耀彩
樹彼勝因遊茲奥境順生攝生從俗出俗閑機立化賢愚共欽
精廬大啟材力豊足勝地 僉聞階累至人直諭人兄先規知

大
曇美亦先棟宇墨請操繩殺求執斧撲斵未已師者如堵
千仞之桂良工所度十圍之松備于制作鈿飾土木每物交錯
藻井舒蓮含芳吐蕚裝嚴寶藏水陸窮珍瓌姿競麗華璞爭新
馳光耀谷停彩榮簷既美且良悉得其真寶樹成行寶堦上聳
善安不拔善高不屈欄楯曲周簷楹接櫳蓋若天雨花如地湧
寶以方外四門不扃虛以圓内萬法有紀金石絲竹風來可聽
玉釜梅檀日照彌馨鏡開八面燈傳一光夜　素魄盡助紅芒
齊明暎蔽等醫行藏亭平閏久心直爍長忍鐘常穿四魔不有
智劍常拔三災不怙何以奉佛剎那散業何以奉國演日成劫

長慶二年十二月一日立

六藝之一錄卷第一百二十一

錢塘　倪濤　撰

石刻文字

金薤琳琅

唐杏冥君銘

悠悠洛邑眇眇伊瀍屢移寒暑頻經歲年丹堊幾變陵谷俄遷
不都碑碣空悼風煙其一時代攸徙寧窮姓氏迺辯　誰分朱
紫翠墳全數玄扃亦數久歇火風夜歸塵水其二畫跡難訪莫知
其狀彷彿容儀依俙象帳草積丘隴松高岩嶂乃卷幽途弥增

悲愴其三于彼兆域是生荊棘松劔猶存楡錢可識覽物流
太息欲致禋於瑩魂聊寄言於翰墨
大唐神功元年丁酉歲十月一日縣閭舍人河東薛稷
撰文并書丹

唐尚書省郎官石記序

朝散大夫行右司員外郎陳九言撰

吳郡張旭書

上天垂象北極著于文昌先王建邦南宮列為會府六官既辯
四方是則大總其綱小持其要禮樂刑政於是乎達而王道備

矣。聖上至德廣被，睿謀廣運，挺大衆以祐生人，躬無為以風天下。三台淳耀，百辟承寧，動必有成，衆不遺策，年和俗阜，千載一時。而猶搜擇茂異，綢羅俊逸，野發蘭芳，林邪松秀，盡在於周行矣。夫尚書郎廿四司，凡六十一人，上應星緯，中比神仙，咸擢國華以成基，妙修詔制天一之誠，伏奏為劍履之容，佇杞梓之藝，澤衣冠之領袖。頃朝榮初拜，或有美中遷昇降，年名各書歷壁，訛誤多矣。總載闕如，非所以傳故實、示不朽者矣。今諸公六聯同事，三署並時，排金門，攀華轂，鸞路鳳跨，肩隨武接，而不同金諜，補其闕典，其於義也臭，乃太簡。予左司郎中楊公慎餘，予是

合清論，創新規，徵追琢之良工，伐荊藍之美石，刊刻為記，建於都省之南榮。斷自開元廿九年，咸列名於次，且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貴，作貴自我，蓋取諸時班位以序，昭其度也；畫約從宜，昭其倫也。卿大夫金石，長國英華，靡絕不編，班固之年，自然成表；未讀馬卿之賦，已辨同時，不其偉歟。

開元廿九年歲次辛巳十月戊寅朔二月己卯建

唐達奚珣遊濟瀆記

吏部侍郎達奚珣文

監門衛兵曹參軍薛希昌書

軹縣南北數十里，濟水出焉，稱其精潭可得而道。自沇淳綠甲，帝命玄冥疏畎澮而正乾綱，錐陵臺而通委輸，所謂四瀆實我而咸敘。二水者或在幽僻，遠而貌奇，伊何足貴，豈與夫休清淳之氣，攝冬夏之中，乎地開源，分空正綠，表裏皆淨，似若非深，舟楫既加，乃知無底，中亂白抱，斯君子之望歟。從此而東，截河通泝，不以險阻。　且勢不以清濁汩其流，終能獨運長波，滔滔入海，沉潛剛克，斯君子之量歟。懸者洞幽明，貫天壤，包荒萬類，出入無閒，形與化遊，從歸於道，不然何其異也。雖金火交作，變通殊制，而浮沉之事亦無捨於國家。南正司天，北正司地，以為百

神授職，則陰陽無錯謬之災，群望聿修，水土得平均之序。欽若稽古，道宜虔行，閟宮有侐，象設如在。流目一望，森森動人，覺毛髮之間，風颷四起，然後以諸侯之禮禮而祺之，至于下人日用蘋藻，吉凶悔吝則以情告。且神道無方，豈存乎此，而物類相召，或有湧高滔滔，通動植，舒液高樹，直上百尺無枝，虛篁下清，四時一色，意高人世空閑，鳥聲喝滿，先春草心方變，危岸猶金，苔生未積，紅晶落而天下陰，青靄凝而衆山暮，留賞無厭，歸情坐忘，中途戴懷，歷歷在眼，庶記豪翰，光昭厥美云。

唐撫州南城縣麻姑山仙壇記

麻姑者范雅川神仙傳云王遠字方平欲東之括蒼山過吳蔡
經家教其尸解如蛇蟬也經去十餘年忽還語家言七月七日
王君當來過到期日方平乘羽車駕五龍各異色旌旗導從威
儀赫奕如大將也既至坐須臾引見經父兄因遣人與麻姑相
聞亦莫知麻姑是何神也言王方平敬報久不行民間今來在
此想麻姑能暫來有頃信還但聞其語不見其使人曰麻姑再
拜不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修敬無階思念久煩信承在
彼登山顛倒而先被記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便還還即
親觀願不即去如此兩時聞麻姑來來時不先聞人馬聲既至

從官當半於方平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也年十
八九許頂中作髻餘髮垂之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彩
耀日不可名字皆世所無有也得見方平方平為起立坐定各
進行廚金盤玉杯無限美膳多是諸華而香氣達于內外擗麟
脯行之麻姑自言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為桑田向間蓬萊水乃
淺于往者會時略半也豈將復還為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
言海中行復揚塵也麻姑欲見蔡經母及婦姪時弟婦新產數十
日麻姑望見之已知之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許米便以擲之墮
地即成丹砂方平笑曰姑故年少吾了不喜復作此曹狡獪變

化也麻姑手似鳥爪蔡經心中念言背痒時得爪以爬背乃
佳也方平已知經心中所言即使人牽經鞭之曰麻姑者神人
汝何忽謂其爪可以爬背邪見鞭著經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
方平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大歷三年真卿刺撫州按圖經
南城縣有麻姑山頂有古壇相傳云麻姑於此得道壇東南有
池中有紅蓮近忽變碧今又白矣池北一壇傍有杉松松皆偃
蓋時聞步虛鐘磬之音東南有瀑布淙下三百餘尺東北有石
崇觀高石中猶有螺蚌殼或以為桑田所變西北有麻源謝靈
運詩題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恐其處也源口有神祈雨輒

應開元中道士鄧紫陽於此習道蒙召入大同殿修功德二十
七年忽見虎駕龍車二人執節于庭中顧謂其友竹務猷曰此
迎我也可為吾奏願歸葬本山仍請立廟於壇側玄宗從之
天寶五載投龍於瀑布石池中有黃龍見玄宗感焉乃命增修
仙宇真儀侍從雲鶴之類於戲自麻姑發迹於茲嶺南真遺壇
于龜原花姑表異於井山今女道士黎瓊仙年八十而容色益
少曾妙行夢瓊仙而餐花絕粒紫陽侄男曰德誠繼修香火弟
子譚仙巖法籙尊嚴而史玄洞左通玄鄒鬱華皆清虛服道非
天地氣殊異江山炳靈則何由纂懿流光若斯之盛者矣真卿

幸承餘烈敢刻金石而志之時貞六年夏四月也

隋江夏縣緣果道場塼塔下舍利記

夫至理空冲尋求之迹於微法身寂寞無方之應龜跡花臺
未然雙影留髮香薪已燎散体分形故有寶塔珍龕在處四
國之上雲興地踊照曜八國之中俾我聖迹來之湮墜緣果道
場者梁天監十二年太歲癸巳長史劉嫮捨宅爲寺有命還[illegible]
歸闍黎盡心駿造闍黎諱自江字　氏族未詳戒慧總持甚有
靈驗于是鳩基勝趾締構日新三業兼修七財具足以今大清
大業九年昭陽之歲江夏縣緣果鄉以判大德等僧依勅旨共

三鄉士民奉　崇與道場七層磚塔一所安鎮此地次有請
信弟子黃聖龍俊遠等兄弟法德　住縣雞兒雞弟營立
五根覩弘四事于所住宅福瑞累彰之父于大業三年三月乃
於舍內感舍利一枚大小如常數蘇希有安於水器且沒且浮
旋久之光明遍室頂戴虔禮日中供養到七年正月後女雞
又感二枚貫流現雖思抑閟圖籍所有弟子李藥王信首
宿驗質才篤足難室無瑞井于闕金錢用現故齊居心旬捨爲
業以開皇廿年行至常州境感舍利一枚到大業五年于所住
宅又感二枚昔者阿育林亞如來諸其希有康會脫寫吳王嗟
其神異詢諸經誥今古同符以今季夏六月八日奉送敬身永
定基下衆緣贊助普設大齋方作七級寶我接雲房而飛來九
盤煌曜寶鐸韻而流聲上資帝朝灵浛庶通設使谷遷方城玉
分之身常住石銷天缺金剛之地寂然敢忘讃美乃爲銘曰

茫茫宇宙悠悠世間九地衛海四　山三途有獄五道無償
恍惚動泊識　循還至聖何假寂爾恍惚示現無方如維垂迹
等救焚燃通悲幽冥息衆構城惟輪火宅八十化盡天人喪師
撫膺雨淚香水　毗四王更護八國均持機緣靡隔靈祥使時
坊墳式建層表臨空作因見力頡假神工金盤仰露寶鐸搖風

山移川徙徽業無隆

少林寺戒壇銘并序

三藏法師義淨製

粤以長安四年歲次甲辰四月七日此寺綱維寺主義獎上口
智賢都維那大欒法濟禪師及徒衆口以少林山寺重結戒壇
故令受戒儀儀共遵其處蓋乃建之都下夜諸大德慇懃致口
延就山門是時戒德義淨及護律師[illegible]禪師恩禪師[illegible]禪師
暉律師[illegible]律師威律師靈師就至寺所解舊結新僉議此息曰
爲小界標相永定棄疑哉于時護稱珍之日士無名自來曰

草結之英賢不期而會敷演一百行道三旬共擬摩珠但修口
見識五濁之常有慕四依之住持虛往實歸始陰無替庶乎口
田屢改長存之石之基砂界時遷無爽布金之地於田成碧海
嶺表青州遐此結辰乃為銘曰
錫曆法在聖教不泯式停金口遂啟足見日輪西域杖錫東日
觀盛事而隨喜聊刊紀乎斯文
開元二年正月十五日立　南館學生張傑書

唐廣濟瀆廟北海壇新置祭器沉常夏船雜物之銘 并序

朝散大夫行河南府濟源縣令張洗字浩纓撰

有唐六葉每因舊規僅革　崇乎祀典封禪濟為清源公建
祀於泉之初源也置清令一員祝史一人齋郎六人執爵備
濟瀆其北海封為廣澤王亦壇附于水之濱每歲以立冬之
日命成周內史奉祝文宿齋自冕七旒五章劍履王佩為之初
獻縣尹加埔冕六旒三十章劍履玉陛為之亞獻邑丞玄冕加五
旒無章佩劍履玉佩為之終獻用三牲之享邦之大事先在祀
予猥以不才謬領斯邑下車入廟每事皆問主者有云俎豆要
闕祭器多缺其尤者有五北海望壇臨事無主粉幣一缺而常
數全為備之甚其缺一也二所祭器凡百有二十二事更時精
於上寄輸入洛去來三百餘里何以歲時酬之積有歲時不
知窮極其缺二也沉常夏船又以東取沁河濟口之舟往返之
勞結綵之飾其缺三也兩壇位席百領有餘户至課長為接非
常其缺四也林桐乃已署用之類門劍飲祭事終存亡大半
其缺五也既革前弊撫為之銘之曰
寤寐永思如神有知大風雜拔壞木于斯人吏驚持今茲悟遂
前年夏及今年春大風拔樹損林　則代之材而為祭器并沉常夏之船也　為余百器廟中無備況擊
賈船一壇祭器于來使所借皆遣觀者問閒事無關焉刻之
于石以俟待賢是時也貞元十有三年

破邪論序

大子中書舍人吳郡虞世南撰并書

若夫神妙無方非籌筭能測至理凝邈一豈終學所知寔乃當
道與言有著斯範實可憑諸天縱窮其門奧者乎至如五門六
度之源半字一乘之教九流百氏之目三洲四姓之文菊可以
挫縛闡其圖籍可以心力到其境者矣歟茂實代有人焉法師
俗姓陳穎川人晉司空群之後自梁及陳世傳纓冕爰祖迺伯
眾莫傳宗法師小學三論名聞朝野為該泉曲聲振殊俗威儀
肅穆介節澄通留連清翰發揮微隱比地古者藏用顯仁之量如

要有納於闇內明之巧因能智可測海自足彌天至止標類上
壽神降庭見而已今其文情有典而不野麗而有則總八音之
並奏等五色以相宣道行則函丘見於三空被群生于八苦既
學博於上下亦宗乎而調高冥釋禪之梁棟生人之羽儀者矣
加以振道扶危先人後己重風光之拂照林巒愛山水之負戴
煙霞頤力足融海池肥遁以循聞皇之不隱於廬嶽山之鬼谷
而為之構名崖　顧日月空飛戶牖則吐納風雲其間棲五芝
而偃仰棲八禪而寢息飲松木於溪澗披碑篇於山阿乎合
掌歸依摩頂問道經行坐靜十有餘年歎其堂嘆危念其松逕

叡野老之所栖遑占賢之所序跡吳有身至目觀學以指歸仍
撰青龍山記一卷見行於世太史令傅奕學業膚淺識慮非長
乃守塗彌篇章遠背正覺於代崇邪而鼓燄比當門中唐之人頗
成阻惑法師爰作僞破又換破邪論一卷雖知彥琮向奉表
者九域蛇驗立驗見奇者千里紛頂朱筆各色書籍分尾詞以
凡風塵之書貴以俗校真々然引文證眞非直則僞曲致深
情指的周審異不識亂推磨瓦解冰銷入室有操吊之園於角
無容頭之地于是傳為不窮流布長世若披雲而見日開迷蹤
而行道夫師篤孝之性速而且理兄夜勤成考所貴速令歡探

所得詩賦碑誌讚頌箴誡記傳啓論及三教系譜釋老宗源等
合成三十餘卷法師與僕情敦淡水義等金蘭雖服制異俗而
風期共篤輒以膝下辭彼樣筆編為次第其詞云爾

唐憲顏魯公與郭僕射書

十一月　一日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上柱國魯郡開
國公顏真卿謹奉書于右僕射定襄郡王郭公閣下蓋太上有
立德其次有立功是之謂不朽抑又聞之端揆者百寮之師長
諸侯王者人臣之極地今僕射挺不朽之功業當人臣之極地
豈不以才為世出功冠一時挫思明跋扈之師抗回紇無厭之

請故得身畫淩烟之閣名藏太室之廷吁哉畏也美則美
矣然而終始之難故曰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高而不危所
以長守貴也可不思儆乎書曰爾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功爾
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能以齊桓公之盛業片言勤王則九合諸
侯一匡天下葵丘之會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國故曰行百里
者半九十里言晚節末路之難也從古至今泉我高祖太宗已
來未有行此而不亂者也前者菩提寺行香僕射指麾
宰相與兩省臺省已下常參官為一行坐魚開府及僕
射率諸軍將為一行坐若一時從權猶未可何況積習更行之

乎一昨以郭令公父子之軍破大敵克復之衆〻情欲垂恨不
頂而戴之是用有興道之會僕射又不怡前失徑率意而指麾
不顧班秩之高下不論文武之左右苟以取悅軍容為心曾不
顧百寮之側目亦何異清晝攫金之士哉甘非謂也君子愛人
以禮不聞姑息僕射得不深念之乎且鄉者開府軍容之為人清
修克行深入佛海況乎收東京有殄賊之業守陝城有戴天之
功朝野之人所共貴仰豈獨有分於僕射哉加以利衆置劉怙
然於心固不以一毀加怒一敬加喜尚何半席之座咫尺之地
汩其志哉且鄉里上齒宗廟上爵朝廷上位皆有等威以明長

幼故得彝倫叙而天下和平也且上自宰相御史大夫兩省五
品以上供奉官自為一行十一衛大將軍次之三師三公令僕
少師保傅尚書左右丞侍郎自為一行九卿三監對之從古以
然未尝蹇錯至如節度軍將各有本班卿監有卿監之班將軍有
本將軍之位如軍容既為開府官即監門將軍朝廷綜是
開府特進並是散官用蔭而有高卑會讌合依倫叙豈可裂冠毀
冕反易彝倫貴者為卑所凌尊者為賤所偏一至于此振古未
聞如軍容階雖開府官即監門將軍朝廷列位自有次序但
以功績既高恩澤莫二出入王命衆人不敢為比不可令居本

位須別示有尊崇只可于宰相師保座內橫安一位如御史臺
衆尊知雜事御史別置一榻使百寮共得瞻仰不亦可乎聖皇
時開府高力士承恩寵傳亦只如此橫座亦不聞別有禮數亦
何必令他失位如李輔國倚承恩澤徑居左右僕射及三公之
上令天下疑怪乎古人云益者三友損者三友願僕射與軍容為
直諒之友不願僕射為軍容佞柔之友又一昨裴僕射誤欲
令左右丞勾當尚書當時輒有訓對僕射恃貴張目見尤介衆
之中不欲顯過今者興道之會還爾遂非再獨八座尚書欲令
便向下座州縣軍城之禮亦恐未然朝廷公讌之宜不應若此

令況右丞僕射意只應以為尚書之與僕射若州佐之與縣令
乎右以尚書同於縣令則僕射見尚書令得如上佐事刺史乎
不然令既三廳齊列　明公同刺史矣且尚書令與僕
射同是二品只校上下之階六曹尚書並正三品又非隔品致
敬之類尚書之事僕射禮數未敢有失僕射之顧尚書何乃欲
同卑吏又據宋書百官志八座同是第三品隋及國家始別作
二品高自標致誠爲尊崇向下擠排　意傷甚況再於公堂
尚相凌為令公　初到不欲紛披他僕就命座此理屈　朝廷紀
綱須共存立過而不能懷才忍及身明天子忘震雷令欲　責黜

彝倫之人則僕射將何以對

唐顏真卿蔡州書

真卿奉命來此事期未竟止緣忠勤無有旋意然中心恨恨始
終不改游於波濤宜得斯報千百年間察真卿之心見此一行
書知我是行亦未達於時命耳

人心無路見時事只天知

求古録

大周無上孝明高皇后碑銘并序

臣聞二儀合德中黄承太紫之庭兩曜齊明玉兔儷金烏之像

是以九霄高映星躔婺女之精十野傍書作羅敷水叶姚
星之德亦有而陵夷於 軒帝之宮南土嘉嬪入嫂夏王之
幄其後大任端一即創文基大姒勤勞遂開武運故知皇三事
業成資坤 之功帝五風謠兄藉陰靈之化伏惟孝明高皇后
弘農仙掌 出自有周晉唐叔虞之後 歷夫赤烏流火丹
雀銜書 聞夢梓之祥旋茂翦桐之業自唐郄從邑晉野栽封
即非七雨 宗啓禎符而得姓周則太尤大將承九代之餘資
秦則燕為上卿居七城之重任豈直 丹教金篆鬱兵於鄴
讖四代白環玉鶴輝聯於海縣子雲博識吐鳳摛詞伯起高材

銜鱣興社謎 不墜降靈相屬神基與紫微爭高仙派共黄河
俱遠所以 降鐘鼎 積衣冠五公則異代相傳八子則殊
閭出群諸 可略而言曾祖諱定魏從都督新興太原二
郡太守并州刺史晉昌穆侯宏材卓犖峻局深沉材山衣條
之彩緑 見貞風之步霧臨後行取卿之鄉露冕臨 化
偃使林之阜道存郡收罷郡深歎雞鳴寵錫官方夏大咲祖
諱紹後魏征西將軍金紫光禄大夫華源貞散騎常侍驃騎大
將軍同開府儀同三司封傳城郡公鄜延洛三州刺史贈使持
節大將軍成文扶命沁汾州諸軍事成州刺史諡曰信贊飛漸

陸響多鳴暈器重南金材植東箭諡曰八 陣勇冠三軍號隆拔
石之勲累踐衡樞之秩加以金章紫綬銅虎虎字再見心實惧疑虞字或字之誤
分符捷府揚風侍中侍內童兒結要典畋一 之期親友論刑
白得二 之詠父鄭恭王諱雄周內史中大夫隋開府儀同三
司黄門侍郎吏部刑部二侍郎尚書左右丞魏鄭二州刺史工
部吏部二尚書納言右東都大監將作大匠武衛將軍左光禄
大夫爵鄭恭公贈吏部尚書唐贈尚書左僕射垂拱二年封鄭
王食邑一萬戶依舊謚曰恭而可謂雍州牧觀德王之季弟也
量包江海氣奐煙霄文則呂氏春秋武則孫吳兵法質表伏龍

鏘鏘萬石之君禮樂基身翼翼千金之子舊迴玉札屏落珮弓
激水張鱗遂浮渤海搏風理翮高上扶搖景踐宗階頻昇顯秩
胄鞅北闕位總鈐鉞中衛南宮聲高鵷鷺貂冠入侍氛應池珠
阜於分班紫參執玉加以累仁鍾祉積德延祥四履開封寵及
九泉之路千乘　禮恩覃萬古之前宗祿相輝鵲鶴交映刻
家兩騎譽滿寰中荀氏八龍名高海內裴門四術冠蓋成陰甲
第當衢歌鍾就列伏惟無上孝明高皇后資靈　媧娥粹　宮
承茂祉子孫筐降仙儀于金屋聲馳外中當作　咸潛流壼　之祥
譽表升　晴積椚　之既蘭桂散馥蕙閨揚　懿則重于邦家

柔儀冠於今昔忠闈孝範接翠竹而凌霜婉德婉容引青松而
冒雪禮枝含秀蘋七誠于情田行葉分芳寵九師于性府徵猷
內湛韶姿外發懸明鏡于積水之間振清飆于長松之上貞觀
儼遠亮節秋高擘楼以　從來未重龍校鳳籽本自多難簡素
鄙擘績之工靜默尚韋編之道明詩習禮寧唯秋菊之銘閱史
批圖寧止春椒之頌學稟天縱聞道德之清閑業契生知入文
章之妙境留於方寸見寫千言揔淋露于毫端窮傭度于筆杪
芝英雲氣入鉛帳而分輝龍爪魚形映張屯而散彩尚題一簡
密記貞心直以越勝識之屋壁云當使思無間于九族善有布

于四方指此立身則之必逆後因修宅近者得之恭王見而嘆
曰此陰家之女笑昔者書堂欲壞唯聞絲竹之音劍匣將開空
覩蛟龍之氣未有仁心晴徹覆德冥通橫宇宙而無違滿乾坤
而自應者乃行誠　義孝柱　姓觀杭席而忘疲侯晨昏而靡
倦及乎風枝不靜露蓼含哀　厚　而無追仰曾穹而莫報思
欲託三乘之妙果憑五演之玄宗永奉嚴親長栖稚志昔隋季
從亂海內沸騰伏惟　風塵晴起群龍戰野旗鼓爭張白騎
于是爭驅青犢因之競擾豈尤則蚩沙食石項羽則棄鐵申鉤
赤眉探盆子之籌黃巾聚　師之末夫三才合契惟神盾大寶

之名大位索時惟　運洪鐘之德唐高祖神堯皇帝材雄鵲起
業峻龍飛用丹展而安　將朱旗而撥亂網羅紐收寶龍鳳
之圖　甫感清穢豺狼之毒無亡孝明高皇帝觀時有作應
運而生先知赤伏之言預識黃　之兆功深生樹積茂紋條負
伊鼎而陳謀入幄帷而建策龍鈐獨運畫赤　之三千獸節長
懸偶皇　之百大良崑山之巨燎且輯中權定滄海之横流成
資上略志同魚水契若鹽梅如魏武之得荀攸似漢光之遇鄧
禹雖英圖盛列昭鶴鼎于高門而閭則頌風騷軒冰中鑄高祖
神堯皇帝位應元首任切股肱利涉大川寄隆舟楫式崇勳舊

后鵠湯楊酬功草昧之時賞効雲雷之　高石以孝誠孔至雅
擇虛中於㳂禮於核　拆戶閉得於　六度不染孤標水上之
花四諦方披獨晤　中之　月乎風凰閣對猶賢進席之心留
鵲戒橋果迎如綸之命於是使桂陽公主為婚王禮聘許爾延
公宮給既而三　叶兆百兩遊歡夾松蘿而比茂鐘琴瑟而況
響風閨少女襲蘭蕙而馳芬　娓仙娥韞玉璜而動步先生持
綏比桃李而增鮮彩發春樓祝雲霞而拖色八紘敘其雅篇四
海挹其鳴徽從羽翼之宗焉鳳風雲之隨龍虎者矣廟見斯畢
即拜廣　夫人從班例也於時帝圖肇建王業　基三戶亡秦

闢風塵之始定四門闢舜識雷雨之將調　無關　之妖　息
崩山之禍王上方勤庶政屬想群黎將貽共理之憂式廣求賢
之務無上孝明高皇帝以勳兼竹帛義重金蘭備歷文武略昇
內外三踐八元之位乃臨九伯之途中臺飛著鈒之榮南服稱
班秩之任高石以業光國史道洽壇宬欽令仁明定資陰助之
以　每令未發而風移化㳂荊衡澤將流而　悅呼膺臺
下尚瑒去思抵鵠京前始歌來晚稚而高祖晏駕睠睠庭而無
留太祖崩號奉齋引而積慕況綿遠彩紛終無眺　之期痛疾痛
潸然切菜　之象高石京裸杞撰哲切构身先一叙之先況怨

笑桐之半死昔時賓餞陰對五鶴曷日瑤琴悲閉獨鶴銜冤負
痛抱悲悽而增號帶旋俱瑤戚嬉翔而顧慕方祈淨業敬託良
緣慜慧姬於幽途緘悲舟於覺海於是以特宮僧手寫金字
落貫花詞分半　龍藏寶函象貞難勝將佛　而長懸共慈燈
而不滅及龍花首啟窮鵠道途永惟慝陷之誠願北丘積之側
方與鷄樓梓樹近接娥庭鶴舞松枝傍　旨作　俠堤路特以　上
居膝下受切宮中理籍勤勞名實領寵宜和鈞善譽積殊庶
就　頻移柘火至永徽六年　上毋儀萬　正位六宮將
闢婕　書作　石之基乃遂稻少之社大帝以西京命賞平原之封

未弘東漢崇恩斯野之封猶稱于是廣於原露大啓黃扉錫石
窌之道　慶裂寶符之　即以其年十一月册拜代國夫人食
湯沐邑一千戶品　第一位在王公母妻之上魚軒成　駟軿
影于龍池暈服霞明下鮮文子鳳旗榮田德被佐匹恩昇驟爵
位名從略洪澤以顯慶五年十月轉拜榮國夫人尋改封鄭國
夫人內殿猶里門荷椒庭累沐殊輝頻席茂典南郡夜　秦
鍾啓于高臺北里晨通天室宇于廣樹門有瑞珠之客家豐錢
玉之廚恒處身而思勞每將昇而必降綠墀青瑣特念王根火
布金蛇深北梁吳謙抑之美焉　仰而知勤始孝之風九圍欽

而取則智周寰宇識洞古今思所以匡　庇　濟時撫物嘉謨
讜說屢發于神襟厚利豐功頻彰于帝念奏便前蕘　莫能知
每以孔光秘言合為　之道山海靈啓往事　之要可久可大
置默首子生成惟幾惟深積蒼元于覆　至若緣情体物屬事
比辭取之以義方先之以風化清詞海富錦藻雲章凡所著述
皆成典訓其動也方其靜也直其恩也若春雨之澤其威也
若秋霜之應節接上以禮逮下以仁君子感其德小人懷其惠
幾獨轉靈璧四燭虛鑒與　齊明神理共陰陽比與洋洋
乎不可得而稱也既而離宮霧闊虞樁　孔之山副館　閒上

載　高之宿甘泉避暑方陪萬乘之遊景福之源更邑六龍之
駕不謂從理審察按精窮言外康疑遙名名醫而彫彰策
至下今楽而相望玉釜欲以竟之長生之術金丹莫就茫然雖
壽之期戊寅元年八月二日崩于九成宮之山第春秋九十有
二　上以身奉宗極禮闕晨昏重陪九重望長筵而下注心驟
五起睽厚禮而含悲大振虞不勝哀被茲出閒直筵欲對仍極
不足之思篤小牧將福更下非常之澤俄以封命　夫　以諭
上之處錫也臣疾將大漸　諒高春雅志細啓神情不撓影
書焰支門以大辭魂承香錦祭無輕反以為合葬非古禮貴從

宜將追圖極之慈顏在先塋之側上奉遺旨無忘微音割同
穴之芳規就備陵之遺躅即以其　庚午閏九　辛丑朔廿一
辛丙遷座于雍州咸陽原之洪瀆原鄭恭王塋之左禮也
爾郊其原坱　林薄阡眠　閱河迴接寶雞之野漢家墳壟
平依金狄之川松檟森沈何　烏往風煙衡雲幾代　亡於是
疑恨九泉卷朝三　空山霜結痛結飛行蟠野雲愁悲纏草樹
乃下制贈　太夫人謚曰忠烈仍令司刑太常伯盧承慶攝
同文　御充監護大使右肅機皇甫公義等為副賜東園秘器
每事官供務從優厚仍令西臺侍郎　公戴至德持節弔祭

京官文武九品以上及諸親命婦並出宅弔哭仍送至渭橋葬
事並依王禮給班劍四十　羽葆鼓吹儀仗送至墓所往還官
為立碑觀紆御札　上因心轉切銜顧六弘尚西漢大之懷窮
展飾終之情爲墳級則思增葉土之美聖識崇宗嶽廣山河之
恕近得五雲飛彩陛仙旋于松楚十　迥光被曾輝于萬里乃
下制贈太原郡王妃餘如故所司備禮冊命大常親御橫門
軒悲哭發哀哀痛貫居凄涼　慈之寶光煙雲由其慈色
上以幽明永隔兒嗚咽辭終無再見之因攀結千秋之恨希蹤
已遠爲寵茲而無　逝水難追鑽冰魚而　又以嚴規早墜

孝下唐於紺墳爰啟重扃依陪穆于京揀陵瑩映隔長懸兩
之光閔靈輿 分每切百身之痛爰命大使備法物自咸陽迎魂
歸于順陵焉翦稍著降哭號文方投赤邑之魂更啓穗山之
域白茅較紀乃伴龍輴明月自照時依鬱鬯 大明元 上臨朝
其年追尊先妣曰孝王妃食邑一萬戶實封加滿五千戶 改
咸陽園曰順義陵大石 啓奠陵 分吉樹猜雲近對渭龍
之水荒墳映 傍當作鄗丹鳳之城徽號既崇園陵 廣廈以
圖書河洛龜負呈衍 寶闈方圓雲構 合宮重屋既布政而
崇禮玉策金輿上巡河而拜洛 永昌元年進尊先妣曰忠孝

太后[illegible]知歸 重革命之符 洵受終之籙
[illegible]黃王歸南郊於休明之運 九疑仙草
依漢殿而抽芳五色祥雲繞軒宮而布彩下從 堂上應
心東宮位於遠三建[illegible]圖子得一[illegible]蒼璧祀 郊禋廟
重增宮文祖[illegible]名鑾[illegible]鳳闈于[illegible]禮特加飾[illegible]閣子長
仍 元 此事曰[illegible]高宗后陵曰順陵 以祥[illegible]
演龍花金谷開十 之國玉相告三宮之讖龍軒穰穰之[illegible]兆
奉之 鳳闕高容[illegible]之座金輪既轉玉鏡方懸式旌[illegible]上
之大 [illegible]宗[illegible]之義長壽二年后[illegible]之上又加[illegible]上兩字

孝文下制改順陵曰[illegible]風瑩來京故事西漢[illegible]封樹空存[illegible]
崇本廣[illegible]若[illegible]鎮[illegible]長懷[illegible]房之哀書[illegible]水[illegible]霜[illegible]之
慕[illegible]嘉名[illegible]部長[illegible]美[illegible]且夫功成[illegible]
[illegible]靈[illegible]龍[illegible]麟[illegible]況乎 茂德[illegible] 殊[illegible]母則
于[illegible]風于邦 [illegible]可[illegible]晴[illegible]陵[illegible]
之松不剪[illegible]龍之石 [illegible]懷萬化[illegible]千齡[illegible] 翻之而[illegible]
閩之北轉方圓[illegible]降絲綸永[illegible]仙鶴之形[illegible]之下
徽 擧[illegible] 樹木[illegible] [illegible]東[illegible]青史[illegible]先[illegible]
慕于[illegible]相[illegible]文[illegible]承[illegible]于[illegible]是用[illegible]拙[illegible]思[illegible]洪

猷[illegible]生[illegible]萬[illegible]字[illegible]
再三而不獲[illegible]作詞云
[illegible]上古[illegible] [illegible]府 轉[illegible]陰陽[illegible] 居[illegible]
靈[illegible]書一具
大[illegible]三才乃[illegible]后[illegible]虹 下入
[illegible]山[illegible]一具
明[illegible]高[illegible]代[illegible]數[illegible]嶽[illegible]
[illegible]祉[illegible] [illegible]二具
[illegible]自生[illegible]出 流青龍[illegible]氣金屋[illegible]玉[illegible]方[illegible]

燕卯非奇難珠寧異 其四
芝蘭吐菜桃李開花黃雲白氣夜　翊霞紫明白負仁孝無加
會霄降藥秘匿飛沙 其五
聰悟　資惠才神鼎河漢靈匹瀟湘帝女筆動高迴絲詞鶴個
游想金　心資衆 其六
仙容皖之鑑質義之　妃ㄙ出　綫差過椒花入頌柳絮歌
詞筆秀麻學海馳波 其七
銘經成詩以凰開桃琴瑟既合室家斯銘雨鶴齊飛鸞鏡並皦
德行方肅言容是 其八

九圍毋則六合頌風思流海由化被邑中錄環晚上金
祥開梓國位冠椒宮 其九
習禮明詩披圖閱史美翔馬鄧周　後妃修化事宣坤儀　理
貫　鸞端鸞雷送社 其十
高吞已學上壽紙實金丹不就玉釜秋向黃泉九　白　三
六宮恨積萬　哀纏 其十一
寂寞丘隴淒涼原隰畢　難追終　雍叉蘇露晨　忌
伏紙銜悲揮毫灑泣怨　賢之同盡感ㄙ明之施及紀盛德於
豐碑冀神獻兮永立 其十二

長安二　歲次壬寅金　己巳木朔五　癸酉金建
右武后革命時所立順陵碑首曰大周無上孝明高皇后碑
銘并序特進太子賓客監修國史上柱國梁王　三思奉勅
撰太子左奉裕率兼檢校安北大都護相王　旦奉勅書

錢塘 倪濤 撰

石刻

求古錄

吳越武肅王墻隍廟記

重修墻隍神廟泉奏進封崇福侯記

若夫冥陽共理之規人神相資之道傳於史冊今昔同符切以浙東地號吳區古之越國當舟車輻湊之會是江湖衝要之津自隋末移築子墻因遷公署據卧龍之高阜雉堞宏崇封鏡水

之清波風煙爽朗緬惟深固寔叶冥扶故唐右衛將軍撿會龐公諱玉頃授圭符昔臨戎政扶綏建府仕甫綏民仁施則冬日均和威肅則秋霜布令屬墻塹戴於廣詩謡尋而罷郡與嗟餘洽不泯衆情追仰共立嚴祠鎮百雉之同堅牢萬民之禍福啟堂陛崇儀衛精嚴式修如在之儀仰託儲靈之應往歲寇生封氏妖起羅平予躬禀孱謀恭行天討數年擐甲兩復越墻亦賀盼靈之功以誅戢平之業特為重墻儀像嚴崇牲牢通來四野興歷重門罷析丁卯歲揚雄東浚巡撫軍民躬奠椒漿日睹靈像每揚吳風越俗共歆道泰人安普為兩鎮之疆今作一家之慶遂馳牋表請降封崇所冀朝恩與西使收奔標疑有誤異稱共泰鑾對鑒壽家天澤果賜允俞循崇福之嘉名昇五等之尊爵其所奉勅命具列如左 右小字

勅鎮東軍墻隍神麗王前刺名將劇郡良林頃因剖竹之辰實有披榛之績荊攸斥署綏緝吏民豈獨遺愛在人抑亦垂名終古况錢鏐任隆三鎮功顯十莊能求福而不回致救靈而必應顧加鉞號以旌冥衍宜臻文業之功用顯侵隆之澤宜賜號崇福侯仍付所司牒至准勅者 右大字

噫乎人惟神佑神實人依爰自始建金湯肅陳祠宇奠茲中壘

三百年來雖宰 魯未登列爵今則值予佐國運統藩維啟吳越之雙封為東南之盟主况遇金行 籙吳德克昭道既泰乎右臣澤遂加於幽顯穫申奏薦遂降徽章令則衆軸煥新龍綸遠至表勲名于萬代昭靈感于千秋因當水府王私長垂幽贊保我藩宣之地遐清災沴之源共泰斯民永安吾土炳矣赫矣永作垣翰今當吳越雙封一王理事亦仗土地陰陽冥力護持神既助今日之光榮予亦報幽靈之煥耀但慮炎涼改易星歲徂遷不記修崇莫源事始聊刊貞石以示後來時大梁開平二年歲在戊辰 月 啟聖匡運同德功臣淮南鎮海鎮

東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守侍中兼中書令吳越王錢鏐記

右碑在紹興府卧龍山西岡上城隍廟中此碑以城為墻以戊為武門之越人皆茫然莫對錢塘吳任臣博物君子也一日予舉此碑詰之答曰五代史梁本紀註曰梁嘗更戊曰武朱溫父名成戊字類成故改之城之改牆亦此故也然本紀言溫父名誠非成當是歐陽公誤耳　予按舊唐書哀帝紀天祐二年七月全忠請鑄河中晉絳諸縣印縣名內有城字並落下如密鄭絳蒲例單名為文九月勅武成王廟宜改為武明王十月勅改成德軍曰武順十月勅管內京城曰宗

平宕都曰堯都繁城曰繁氏阜城曰漢阜臨城曰房子避全忠祖父名也十八月勅改潞州潞城縣曰潞子黎城縣曰黎亭又勅改河南告城縣曰陽邑蔡州良城縣曰苞亭同州韓城縣曰韓元絳州翼城縣曰澮川鄆州鄆城縣曰萬安忠州文城曰屆邑澤州晉城縣曰高都陽城縣曰濩澤安州應城縣曰應陽洪州豐城曰吳高又按五代史成德軍梁祖以成字犯廟諱改曰武順其曰晉則以二字同音而避之際所謂嫌名者非誤也又曾子固同政韓公月記云城改為墻者梁太祖父烈祖名誠當時避之此更可據然則成而改戊豈為

迂迴周公謹齊東野語云此全與義理又戊本音茂不知何以有武音而鄭樵謂十辰十二日皆為假借甲本戈甲乙本魚腸丙本魚尾丁本蠆尾戊本武已本几又不知其說何所本也

又按城隍二字始見於易文城復于隍之說文隍城池也有水曰池無水曰隍而非以為神也禮諸侯祭五祀而國門居其一鄭氏以國門為城門則始有祭城之說而非以為一國之主也洪武二年禮官奏城隍之祀莫詳其始唐李陽冰縉雲城隍記謂祀典無之惟吳越有之然成都城隍祠太和

中李德裕所建而張說有祭城隍文韓愈有祭潮州袁州城隍文杜牧有祭黃州城隍文則不獨吳越也蕪湖城隍建于吳赤烏二年北齊慕容儼梁武陵王祀城隍神皆書于史則又不始于唐也予考其云赤烏年者固不足憑而大約起于南北朝之世至唐末而無地不祠無州不祭又必推一人以當之如吳之春申君永嘉之周夢南昌之灌嬰潮州之紀信而他郡則以為蕭曹之屬王地祇人鬼合為一身祀典之不經至斯而極已或曰如子之言則今甲所封為神者非與非人也而可以祭人間之善惡與日奚不可哉在古之

社里社廟人廟所得而祭也祭之義廿曰不用命戮于社而
王莽之誓其下曰有不為新室者社鬼記之是故以土神而
司生殺之柄者也今之城隍古之社也名異而實同國家之
所奉神則渭爲不必其託于人鬼而後能靈與之予既録此
碑封號而慮於後人之詣見者助之左證也故并論之

宋勅牒碑

勅賜昭祐公碑 碑額篆文

尚書省牒 越州顯寧廟昭祐公 大字

太常寺狀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駐蹕會稽今已逾歲

妖祲不作行殿載寧越州城隍廟崇福侯可特賜額封公並令
太常寺擬定申尚書省依生今降聖旨指揮欲擬昭祐公伏乞
朝廷詳酌指揮施行申聞事 城隍廟崇福侯 右小字
牒奉勅朕受義東南駐蹕都會營室城郭之以茸踰歲之間氛祲妖孽之
弗興繫神之祐是用錫上公之爵并加二字之榮名不惟其光寵下無窮
之報自今以始廣儲有炎之祥宜特封昭祐公牒至准勅故牒 右大字

紹興元年五月 牒 牒上有尚書省印

參知政事張 結官銜俱在中半截寫起

尚書右僕射兼 知門下省事

少傅鎮潼軍節度使判紹興軍府事兼提舉學事兼管內勸農
使充兩浙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信安郡王食邑柒千戴
百戶食實封叁千肆百戶王忠厚 立石

右碑在城隍廟中其陰大書曰賜顯寧廟額勅牒宋史建炎
四年□月帝駐蹕越州五月癸丑以張守參知政事與碑合

式古堂書畫彙考

米南宮書宋宗室恭公孝恭墓誌銘

宋宗室節隨州諸軍事隨州刺史充隨州管內觀察使上柱
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一百戶食實封一千四百戶贈開

府儀同三司追封崇國公再贈司空謚孝恭墓誌銘
翰林學士朝奉大夫知制誥兼侍讀兼修撰雲騎尉賜紫
金魚袋臣鄭居中撰
承議郎權知淮陽軍管句學事兼管內勸農事飛騎尉賜緋
魚袋借紫臣米芾書并題蓋

公諱世恬字靜之太祖皇帝之元孫曾祖燕懿王德昭祖彰化
軍節度使舒國公惟忠父宣州觀察使宣城侯從謹嫡母高平
郡夫人薛氏庶母永嘉郡太君李氏公以慶曆三年六月生七
年賜名授太子右內率府副率皇祐二年明堂恩改右監門率

府率稍遷右千牛衛將軍英祖神考哲廟嗣登大極累遷右金吾衛大將軍康州防禦使又改遷貴州防禦使上踐阼遷隨州管內觀察使崇寧元年五月十一日以疾終于睦親第享年六十詔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崇國公仍賜以甎纏贈玉又勅以一品鹵簿殯於城北佛舍遣太常博士吳拚較祭于國門謚孝恭繼以子令宿郊恩贈司空公恭儉孝慈出於天資始宣城侯夢純七歲表泣抚毀若成人及長事高平夫人承安晨省未嘗懈夫人尤愛之高平歿殯于佛寺公伯顧廬墓以終其喪宗正拘文不許公乃命子姪詣于庭神宗為之歎息褒美詔從之宗

室廬墓自公始也既冠銳意經史研精理致日夜與伯仲講習求古人學問手錄訓釋盈于几席宮教王棣善否藏人物一見公嚴然異之乃以公進士業上焉將召試公謂所厚善曰學以以為己豈思與吾家人角一日之長而徼倖爵祿哉終不就舉既失怙恃事兄嫂如父母宗子間指以為法永嘉某薨哀號擗踊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出殯普照寺虛父殯毀極公葺理其間足不踰閾人以為難伯仲俱亡公長其族屬內外幾百口雍睦上下閨門肅然雖見孫姪必具衣冠揖而訓飭動合禮則其有喪葬婚姻力不給者必倡貲厚遺於人丁無德色歲時祭享列

子孫拜跪庭下至有跛倚者公曾不知倦永嘉葬卜地神岡距京城幾半驛四時薦獻必躬親之晚歲以疾筋力不強視世事一不留意獨嗜書史以教子孫欲人自表見於世故所延納皆當時知名士而一門之內舉進士者幾十人其子令暇嘗試藝中高等閻學該博孝友純篤掌教宮文薦於朝崇寧詔且以宗子久失教養為念以其事付宰臣俾之講議於是宮邸大闢黌宇做太學三舍法教養宗子令暇首率子姪執經就列月書季考以以藝升內舍者一歲凡三人令懋子泰與進士中第子鉉赴試京東轉運司以魁薦復試南廟擢第一聯名奏籍者一

子三孫集英第令暇以環衛入侍稱謝殿陛再三人頗頌榮之令洧自內殿承制詣登聞乞試遂中程易文階其他試吏亦各有關皆公教督有素也每病少間則奉朝請無虛日雖霾風暴雨未始或廢人為言公方病愈未宜勤四體公曰宗子享厚秩且無吏責苟無病辭不能勉強趨朝縱於古寬假獨不愧于心乎聞命諸子取前代史抗聲誦之傾耳而聽一字輒誤則詰證之之則改之曰古人之言不妄可不審諦耶凡親舊踵門雖病必接晤無倦容間賓客語及經籍必命子孫錄之至如薦紳先生嘉言懿識往往識於屏幛間朝夕載閱諷誦不忘公之好賢

樂善皆類此也世或賣婚取貲習久成俗公獨愼擇望族門得
善士與所奉養甚薄至於供祭祀接賓客恤孤獨則倒廩傾笥
不吝所有惟恐不滿人意公雖嚴而恕雖寬而栗儀狀莊重人
自畏愛娶邢氏封太寧郡君贈和義郡太君故太師昺之孫女
也先公六年而亡男十八人長仝幼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次仝
革贈定州觀察使仝繖贈左屯衛大將軍仝畢右內率府副率
皆亡仝廠右監門衛大將軍康州刺史仝寤內殿承制仝脩內
殿崇班仝緄仝注故右侍禁先亡仝戩東頭供奉官仝溎宣德
郎仝磁西頭供奉官仝龒宣義郎簽書安國軍節度判官廳公

事仝名右侍禁仝葯右班殿直女十八人供備庫副使鄭從朝
奉郎知閬州軍州事郭伯山左侍禁馬能夫東頭供奉官宋昂
承務郎范良右班殿直張汝明三班奉職馬公彥通仕郎田有
成右侍禁張汝能右班殿直閤門祗候鄭繹三班奉職任天任
官公塔也一在室孫男二十人子鉉宣義郎子泰將仕郎汝州
司戶參軍子鑑亡子訪子發子虔右班殿直子毅子澗子叟子筊
子友右班奉職餘未仕孫女二十二人長適東頭供奉官劉絢次
適右侍禁陳元發次三班奉職張由庚次三班奉職盛鏜次三
班奉職王蘋次承務郎丹公南次將仕郎張韋餘未行曾孫男

三人曾孫女四人皆幼以大觀元年三月廿九日葬于河南府
永安縣銘曰赫赫崇公藝祖之裔能嗜于學於焉養智恭儉孝
慈好賢樂施教督孫子而業於藝以此登科以儒顯世人有一
善亦足名家公兼有之德則無瑕銘以示後實而非諂

趙松雪書光福重建塔記

塔者西域聖人之靈廟衆生歸敬罪致福之具也自阿育王建初
後代震旦之東表刹興盛者莫盛於蕭梁之世焉光福塔者實
梁大同權輿唐會昌暴殄復興啟運至趙宋宋至今朝大德中
住山僧師時異方鳥棲其巔以致鐵石交究碍哉有不可葺者

住持相師謨畫與利與人周靜翁仙宗而尚佛來自雙鳳作檀
越主率寺鄰富而信者爲成徐公泳門愿而幹者成徹德三公
暨寺職班員頎吉命匠鳩樓鷥竹索以爲縮材化羊杉縛以爲
架徹頂至踵革古從新即舊基趨舊制別築層級至五半徐公
脫屣塵詢相師遂齋梵行施心願力唯靜翁不移走書來曰山
中住持聞有更易僞林屋清師補處則塔緣未甚香火幸其既
而疏來洞庭孤雲乃起一葦來杭翁已羽化烏乎元度乎重來
乎三歎終奈至未席溫或謂塔緣幸歟不幸歟余曰佛三祇百
劫修六萬行以成定慧力成舍力益衆生者塔之謂也由塔則

爾廟卽鋭鋭佛聖德全衆歸命行檀波羅而得福田今壽一緣
俱并萬化是荷佛未願益衆生斂果元度之類𣪠子知其然而
不知其所以然歟於是越明年具先禮迎釗像出化東行首翁
之紀婦觀氏母子承禮司調無改大父之道樂助而之任洋以
頭大命蘇臺賞見四新稍就而泛尋不諱之檀味公闕工施財
於茲持鎮其相輪之頂復有刺血為里書妙經者二渡長江入
長淮募去者三大概廿餘同兜輸誓志俸俗留聚諸財如諸工
一樂而它七級自共以還飾莅至四歲落成工明年使役出而
暮春行夏歸秋作餘層列屋旬其落成輝輝乎摩尼圓明皆皆

子露璫須晶碧光鱗集畫檐飛而閣鈴而寶鈴和鳴鎮山川
而人天瞻仰其功德一十五種消罪業八萬四千不夜常光照
責備於香火實一不幸而衆幸且告也遂書其延祐改元二月
十日之建始來年五月望日之畢工系以辭曰
阿闍世歲族利羅阿育衍之出恒河八萬四千起塔衆後世則
之廣興是四方珍瓏或八面蕭梁以前世未見我此靈剎實大
開起二次三鳴工工延祐以來又六冬清淨仙人德相佛福緣
悉爍香摩物白花嚴頭擻吼吼喬也溥有銅像緣兩分一舉功
共利長未來際民福常光歷劫則牛斗氣犄犄兮淑吾善後裔

矣當人壽長久至治元年望月二日建　皇帝陛下千萬壽
佛慧禪師大師本寺住持沙門了甫撰　前翰林學士承旨榮
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趙孟頫書并篆題

虞部菴書擬峴臺記

尚書司門員外郎晁閔君治撫之二年因城東隅作臺以遊
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谿之形擬乎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
州之寄客者游而間獨求記於予初州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隍
因大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
高下壯大閎廓怪奇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

而雨隳潦毀蓋藏棄委於榛叢茀草之間未有即而愛之者也
君得之而喜增甓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亢爽繚以橫
檻覆以高甍因而為臺以脫埃氛絕煩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
後谿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
至於高桅勁艣沙禽水獸下上之浮沉者皆出乎履舄之下山
之蒼顏秀壁巔崖拔出挾光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
踞而龍蛇走與夫荒蹊聚落樹陰晻曖游人行旅隱見而斷續
者皆出乎衽席之內若夫煙雲開斂日光出沒四時朝暮雨暘
明晦變化之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也

也或飲者林壑歌者叔引或詠觀微步徜徉徙倚則得於耳目與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通道故貴人富賈之游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之災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暴然不知枹鼓之警發召之役也君既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故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此州之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遊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為之記其成之年月日嘉祐二年之九月九日也南豐曾鞏記

君作新臺擬峴山羊公千載得遺樂歌鍾殷地登臨處花木移春搖頳闕城似大隄來宛宛溪如白漢落落潺潺時平不比征吳日後帶猶宜向此閑郡人王安石為裴使君作南豐先生以嘉祐二年九月九日作此記先生是年登進士第而歸鄉之時也裴侯名材記不書名亦致敬郡君之意後七十八年其從子師中撫重刻之久之石又亡又後二百年雒宗集書并附王文公詩一首

南豐曾氏新建文定公祠堂記

君子之欲行其道者時王之制有所不得為則推其法意之所得為而為之此理勢所以與不可行之時也昔者諸侯之國其昆弟子孫得以公族為大夫為士有田有祿以養之國有宗廟世守其祭祀百世之子孫祭於大宗五世之子孫祭於小宗而祖考之神靈蓋有所歸矣後世貴為公卿而無開邑患澤無以徧及其族人於久遠君子原本而究觀遇然傷其心焉是以有置以田以待後人之祀係者祭者矣宗廟不立祭享無所君子酌於賢賢尊尊之意而不得有所為焉於其賢者則緣夫尸而祝之於社之義而致其敬則亦庶幾而已南豐曾氏自魯國公有六子其顯者三人文定公子固最賢子開之文如其兄而子宣最貴子固之學在孟氏既沒千五百年之後求聖賢之遺言帝王之成法於六經之中而然而有餘淵然而莫測赫然為時儒宗其文章深追古作而君子猶以為特公之一事云爾若公少時公弱冠未仕也家世貧嫁孤妹九人必得其所表世夫人至孝老死不衰蓋其根於天性者能明得於經學者深至所以行其道者眾人固不盡職也是以官爵不過於郡守奉入無餘於常俸猶悉其貲力置義田於臨川郡城之後胡興湢芭金谿之南原立為規約以惠利其族垂三百年矣此所謂能行其法意於可為者乎不然何其能久也今其族孫元翊以其父正子之遺命作公祠堂於後湖之上使其族之人食焉而思其本居

焉而敬其身則公之遺意雖去之百世而烏有紀窮者哉嗚呼
公之至元翔八世矣於廟則已遠於社則已疎即其所由而
祠之使群情之集者尚有所萃也不亦可乎元統癸酉祠堂成
適予自京師歸臨川來求文以為記故為書此俾附諸義田規
刻之後而刻諸祠下云雍虞集記

歐陽圭齋楊公墓碑銘

元故翰林侍制朝列大夫致事西昌楊公墓碑銘
前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知史歐陽
玄撰并書

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楊宗瑞篆額
延祐二年乙卯皇元初設進士科取士左右榜通得五十六人
至正乙酉丙戌間余與揄魁濟南張公夢臣同為三史總裁暇
日訪中論及同年因嘆五十六人之中物故過半蓋三十有餘
矣昕西昌楊公賢可方上引年之章朝廷優異之以翰林次對
致事今年余老退閒居別上賢可之子準來衣落銘則斯文又
行一簡矣為之怊悵數日乃叙而銘之公諱景行字賢可號吟
窓楊氏在諸譜中最詳西漢赤泉侯喜至東京太尉震及今千
有餘年昭若掌蓋由代有聞人紀載不失故也其族族在廬陵
者自唐虞部侍郎輅始是宋忠襄公邦乂文節公萬里皆出此
族其自廬陵遷西昌者牧安縣然以科第入官授自公始高曾
大父充茂大父汎珠考復圭隱德弗耀以公貴考贈承事郎龍
泉縣尹公幼穎悟二歲記誦七歲能作詩龍泉公當令待側對
客命題應聲而就龍泉喜曰兒能繼先業矣已未暇論也稍長
不事生產人或建之則捧腹以示曰千斯稱在是焉能致諸君
競刀錐之末乎初從師肄詩律賦賦諸葛亮草廬語警拔有處
氣師異之彌鏡大家謝氏諸嫡於父行親知加愛敬久久而處
世遇其嫡子逾於己出閭門千指共爨今稱義門顏俗有庚事

丞兒多不論嚮公力試其陋一日忽若庚若有感公正色不為
動夜夢神人下生而語曰幽明異趣何苦相詢然君地坦奏紙
此遠到吾不能有加於居耳言已揖而去公寤而汗浹遂愈資
興之初郡侯首以公薦既登第賜同進士出身調會昌州判官
會昌介萬山間地多瘴民不知井飲飲河河水惡致疾公教民
鑿井疾良已其為士鮮知學黌舍敝陋公到割己俸來率好義
者新作校宮若干楹增學田若干頃教誨養備士習一新餘力
緝捕盜司公廨規措有去事竣民不知役邑罷民號十虎大為
民害公捕其諸魁詣門以識其過者八人三年民丕變為善遷

水新州判官永新往號吉之巖邑訟牒山委公先取所掩文移
習挂郡民者悉格不問民入訟於官擇其尤無情者痛繩之衆
知畏訟乃簡官民田租歲久猶弊稅或脆甚尸多詭名公抉其
弊根釐正其糧以石計者八萬　千有奇居二月善頌大作
以丁艱去官民界祭者自永新達于下縣屬不絕服闋除江西
行省照磨在寮屬中以儒獨見敬禮改宜黃縣尹柳豪橫如會
昌毀賴稅如永新受知部使者聶公廷世豪郡邑獄訟久不決
者皆移委公公聽斷明允用法不頗其所承鞫咸得其情吏或
舞奸上諸秋官卒從公議陞撫州路推官行縣按囚人係無冤

一卷雲東井雲藏書　卷第二十二　十七

金溪之余宜黃之閩樂安之廖臨川之許皆以譁訐持長吏短
長恐脅不法有列其罪於公公各辰其罰戍卒九五流民羅里
自戕以誣平民公直其事釋被誣者僧雲住發故官營運伐墓
侵塋為獄知公不可移其賂於樞要橋以細故播公公不少屈
求其之害遷歸安縣尹年及七十告老于朝拜翰林待制朝列
大夫致事至正七年月日以疾卒於家是年十月二十八日葬
州之螺湖金盤原娶嚴氏封宜人繼室馬氏皆先公卒子男五
人介遠以華毅克世其學進早夭女一人適陳孫男七人章翰
叔名以文盼穎孫女七人曾孫男一人公性剛正閑果當官臨

政叙恩分明好惡端直與朋友交悃愊誠一意於義與如追鐵
偈座主李韓公晚被爵命奏定初公在京師與同年在言路者
欲上章申雪之數往見同年慨切之以義同年感公言章上遂
還待授白為布衣至擢科目入仕始終以負所學自期未嘗刓
方苟合以適時尚亦未嘗為習俗所移嘗紳間論初科南士所
至以政事稱者江浙如于壽道江西如楊賢可誠不易得者有
詩集若干卷雅虞公集為之序廬陵劉公爲孫謂其節制老成
句法兼有二陳所長采眾雅為集銘曰仁廟抑吏始更用儒儒
承休風所尚廣隅佩代楊公廣匯近名□子立志無負聖明我

一卷雲東井雲藏書　卷第二十二　十八

去吏汙守偏故常又懲儒迂盡吏所長治續至難尤難鄉邦公
治會昌能吏伏降再調永新又甬桑梓究未及點善頌盈耳理
劳如絲操刀以割殖善如苗拔莠斯治且善貴製美錦不傷庭
無滯訟戶無廢稅纖餘不徐奮擊不亟摩厲畏民廉易匪德少
卿佐臣其進明經康成注律以謹定刑性習相漸有籍有董入
盡如公足彊斯文士生有文文足名世仕而能官官者有實惠
二美者并公則兼有惠流無窮文託不朽念昔同升江右五士
公與永師我銘其二維公壽考實多永師矣矣年家我心既之
有湖□環有原金盤德人斯藏生也桓桓宜黃之碑會昌之祠

湯益若式珠鉉銘詩

周伯溫書危太樸譔倪夫人墓銘

有元故薛君思永配倪夫人墓銘

至正十年夏貢師薛毅夫與其大夫人倪氏子信之貴溪縣同耕序其交臨川危素方在史館屬其外兄桂孟書其世出言行欲來求銘居亡何如賴盜起道路隔絕後一紀始克航海至京師以請於素不敢辭也按夫人諱瑞貞姓倪氏其先在南唐時有信州雄石鎮鎮遏使官至銀青光祿大夫奉化軍開國侯父恕軒先生母薛氏生至元二年七月八日時見北斗光燭於庭

父母異之年十九歸同里薛君柱思永其字也君之父晚有足疾不良於行扶掖起起供饋飲食以身先之父敦謂之曰吾自讀書不煩爾也對曰奉親餘暇方是讀書之時上有大母夫人後從容曰妾當親為治具以養曾祖姑為學不可廢也君有父喪慟哭過哀人不忍聞思傷大母之心既歿則哭于他室夫人引譬之終其就止每見大母則歡然改容服除君以憂毀疾卒曾祖姑方病泣慮無以為葬夫人乃盡出嫁時衣服簪珥以共祖鄉他日仕二子曰汝大父實窆於祖從亦不知處至於貧雖日夜望汝成人以興吾家他日得從爾父於地下足矣哭幾至絕由是益苦自持蠶桑紡績得縑布奉曾祖姑餘以養教子之費子既長則又訓之曰人多言汝勤能鄉學使汝父及見之喜當何如輒嗚咽流涕曾祖姑喪伯祖姑議均財治具夫人請曰所積錙銖猶備之矣人尤以為難能歲時祭祀必躬視俎豆無違於禮至正八年十月戊辰得疾越五日壬申沒得年五十有九子男二毅夫長長也次餘祥先卒孫男一人薛氏之先亦仕南唐為司徒乃徙貴溪之新步里五傳至宋朝奉郎尚書駕部員外郎上護軍昌錫又六傳至修職郎金溪縣丞玠君其曾孫也兩家世著族云銘曰女婦之德由教而明維薛與倪世有緒

纓婉婉令容訓戒是承爾行之孝爾節之貞鬱鬱松柏原曰同耕為善之徵致厥雲仍通奉大夫參知政事同知經筵事提調四方獻言詳定使司事臨川危素撰中奉大夫同知太常禮儀院事鄱陽周伯琦書

董思白書大中丞少司馬曹公生祠碑

皇上勵精圖治修社稷平臺召對故事史不絕書刻無虛月而樞臣特召令方江南開府中丞曹公於是公嚴程行矣鎮臣趙將軍世臣尚將軍廷棟等咸知懷德畫像作祠以金石之事請於舊史閩辭不獲于聞之軍志曰威克厥愛允濟乃茲讀公撫

吳既竿與微等而知公惠愛之深也益以嚴得之云公馭吏嚴
故儲粁所領二月為期盡一絜今即除三空耕內盡必不游移
以果吏之朘公馭將嚴故詢察所及狼貪必殄警衆必大即
借先容為請託者必不以姑息遲政類之蠹公律己嚴故才藝
所至二竄無加兼珍帶御即昌霜雪絶庭謝必不以供帳廚餼
及之寶貴嘗欲使國家有餘力以養兵卒有餘力以養氣所
謂視之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溪者此物此志也我吳衍受持
戟之士守在海堧門庭閒二百餘年無長征之役公嚴閫警
飲血與師曰戰陣無勇不得此於孝子捐軀報知乃可為於使

夫自古閫幕內謂之之蠹出門此何時乎東甲疾趨敵王所愾
無及顧矣將士曰敬如公命於是赳赳虓虓駟騑鼓角而
前歷寧之而陣他方疾衣者或望屋食或負歡歌或鳴鼓嵩
幾以為厲原而吳軍獨否會 騎先是不得一當兒長夫子聞
而嘉之不詔歸伍公當杖杜之還後屢北門之恤向所序紿近
於可追者一無所問蘇軾曰天下之事成於鉛槧大度之君子
而敗於武健之小人若謂是耶公所居唐鄧問即忠武侯抱膝
南陽故處武侯以嚴治蜀者惟其虛己行故能平心如秤閒
誠廣益雖李平廖立不忘殉知比受知若公之治吳與武侯治
蜀同恩威無異此吾將士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者又寧有異也
公對平壤必以吏役所儲戎械三試執可是威萬里執可獨當
一面然數於上前以僃疑捷東 之用我東南亦有榮於蜀此
無一片石不足表東海子識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南京禮部
尚書前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詹事府少詹事掌南
翰林院學士事修實錄副總裁經筵講官台生黄其昌撰并書

張子蓋書峋嶁山房記

雲峯山靈隱寺之西循曲徑踰小澗有泉泠然而清有石獅蹲
而虎踞有梅數枝有竹數竿有屋數楹翛然其間者峋嶁山房

也其中為樓曰紫蓋云者峋嶁山之別峰也樓之上下析為小
室者五凡旅居款客卻暑避寒之所無不畢具樓之外插槿為
籬疊石為垣剗竹為瓦引泉從垣間瀉出日夜作瀑布聲樓籬
畢竹交映其前盛夏凛然如秋出樓之北躡石磴而上數十步
結檜為亭曰來鶴門名為坪曰對吳又上十步曰孤嘯亭為白
砂丹井為禮斗閣為香雪巢其外為桃蹊茶坂梅塢橘坡蔬是
山周遭不盈十畝而極備精致入之者如遊於蓬萊方丈而莫
能窮詰也山人姓李名元昭少喜任俠有提戈取功名之志稍
長更讀古書工詩詞已而棄去習舉子業為諸生尋以祖爵襲

千戸侯亡何又棄去始一意養生之術躬負瓢笠與其徒雲游胡海上凡名勝之區足跡殆遍歷七寒暑然後歸構山房為終焉之計室中刻木為小像傍列棺殮之具穴山為壙題曰岣嶁山人墓是時山人年六十有五今七十有九矣余自甲子歳聞山人名而訪之遂定方外交嗣是往來錢塘必造宿於山中綢繆累日不忍去噫自余交中人迄今十餘年矣世故擾其外欣戚盪其中役役營營竟成何事而山人負不羈之材挾文武之器乃能早謝去獨與造物者游等軒冕於浮雲視死生若旦暮今其年益老神益強視聽益聰明志趣益蹻健雖其中所深詣

非余所敢知迺以余向視年為減山人之半而神氣不逮遠甚顧猶馳逐於夢幻之場而不知返視山人為何如雖然山中烟景固自無恙余行且從山人階隱矣作岣嶁山房記時萬曆丁丑張元忭撰

六藝之一錄卷第一百二十三

錢塘　倪濤　撰

石刻

沙州碑錄

唐宗子隴西李氏功德碑記

第一行剝落殆盡不可復識第二行亦僅存數字其餘難辨共二十五行每行五十二字然其間亦多空白處其第二行飛閣二起其文曰

飛閣□□□連依□□□居□出□□□□□□一川星懸□種□□□□發靈仙歷往往而在屬以賊臣臣□□□□□□

□□□□暴殄天物東自隴坻蕭陌走狐兔之羣西盡陽關遺邑聚豺狼之窟□木夜警扣門晝扃塔中委塵禪處生□時有住信□朝散大夫鄭王府諮議隴西李大賓其先指樹命氏紫氣度流沙之西□山騰芳□名感懸泉之下時高射虎人望登龍開國西涼稱藩東晉諮議即興聖皇帝十三代孫遠承天分世濟其美靈根地植代不乏賢六代祖寶隨使持節侍中西陲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領□西戎校尉開府儀同三司沙州牧燉煌公王門西封邑三千戸曾祖達皇燉煌司馬其後因家為祖

操皇大黃府車騎將軍考奉國皇品武校尉廿門和平鎮將罕
㒸昌運得展雄材一命是受雲之資百齡懷捧日之慶垂孫布
□□□乃裴繁室連闥里成冠蓋雞犬令弟卓然□□之賢翼
子諒孫克爾保家之主諮議天授純粹神假正直交游仰其信
鄉黨稱其仁義□深況衍而不竭道氣虛遠感而遂通當以為
□江海者難測其深淺望乾坤者不究其方圓况色空皆空性
相無相豈可以名言悟豈可以文字知夫然故方丈小室默□
□不二之妙智度大道法兩表無念之真以其虛谷騰聲洪鍾
應物所以歷魔宮仙埒佛□天□愛水朝宿㵎夜曉一音演

法四衆隨□□解□珠密傳心印凡依有相即是所依若住無
為還成有住由是迴山作禮歷險經行盤□□□軒檻□斷□
削有地締搆無人遂□□□工百堵興役會鍵鑿砥揭石豁山
素涅槃像一鋪如金輪菩薩不空羂索菩薩各一鋪□報恩天
□□普賢菩薩文殊師利菩薩□□師西方淨土千手千眼觀
世音菩薩弥勒上生下生如金輪不空羂索等變各一鋪賢劫
千佛一千軀初埏土塗□布彩錯飭開不□□現金容本自不
生示生於千佛今則無滅示滅於雙林考經尋原備物儀設梵
王□世佛母下□如□聖輪圓轉三有不空妙索維持四生人

其報恩天明請問六牙象寶□紫佩以樓真玉色獸王□青蓮
而捧梁十二上願列於淨剎十六觀門闢其東土大□來儀於
皆蘊慈□降跡於龍華丕休哉千佛分身聚成沙界八部歎衆
重閣鐵山布表無聲悉寧欲動爾其簷飛雁翅砌盤龍鱗雲霧
生於戶牖雷霆走於階左□平陸目極遠山前流長河河波映
重閣風鳴道樹每韻□空之聲谿澗神也更登清爭之趣峙節
度觀察處置使開府儀同三司御史大夫蔡國公□□道洽生
知才膺命世清明內照英華外敷亂邊風雲□縣日月文物居
□□□重武威　節鉞之雄括囊九流主持□信爰因蒐練之

暇以申禮敬之誠揭竿操□鬪戟以從遂頓脅膝傍戴□□態
衆啟行鵝鷺陪乘隱□軫□陽谷□□而至於斯窟也層軒九
□複道一帶前引篇□上千雲霓雖以身容身後迹無地而祭
足□足登天有指日窮二儀心□三界有若僧玫沙門擇靈悟
法師即諮議之□弟也戒珠圓□心境朗徹學探萬偈辯析千
人出火宅於□乘破空道相□化城於兩□虛往□□於是引
凡太賓弟朝英姪子良子液子　等拜手於階下法師反姪僧
志融欽□於堂上□□□主君恤□求康哉難濟峙井税且均
□財自給是以傍開廣洞橫敞危樓將以翼大化將以福先烈

休庇一郡光□六親況祖孫五枝圖素四剎豈構免堅知厥無
慙非石何以表其□非文何以紀於遠且登高能賦古或無遺
貴物斯銘今豈匪棄紛然遥進來以求家恭公乃捐賄□而□
愚□採斧伐柯取則不遠屬詞比事罔可當仁恭仰指□以俯
就誠慙□□□狂簡處勞嚮於其宗

建立歲月書撰姓名俱闕

沙州千佛洞唐李氏再修功德碑

碑額篆書十二字曰唐宗子隴西李氏再修功德記

碑文首一行漫滅自第二行至第二十六行雖有剝

落有可讀其文曰

□□歸唐□右散騎常侍英髦駿□□□□□皆以稽古微言
留心儒素或登華弟更高枝□之名又戰□堂中中甲科之的
雖云流陜居戎而不墜箕裘暫□□□□□猶次將軍之列于
時承恩風闡父乃擢處貂蟬朱門不媿於五侯樹戟崇隆於貴
族至而源分特秀門継簪裾家承九錫之枝流派祥雲之亂時
遇西陲□沒□□至德年中十郡土崩弥絕玉關之路□□□
□□□□□□□凡二甲子運偶大中之初中興啟運□□□
□□□□□□□□是金星耀芒之歲皇化溥洽通乎八宏遐

古雪山綿亘萬里府君春秋繼方弱□文藝卓犖進止規常迥
然獨秀時則妻父河西隴右一十一州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營
田支度等使金紫光祿大夫特進食邑二千戶實封三百戶賜
紫金□□南陽張公諱義潮莫公之高望籍公之文武於是乃
為奏晉遂申伉儷之儀將奉承祧世祚潘陽之美公其時也始
蒙表薦因依獻捷親拜彤庭宣宗臨軒□□所以公其家諱臣
奏玉階上亦沖融破顏厚公慇視乃從別勅授涼州司馬檢校
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錫金銀寶貝詔命陪臣乃
歸戎幕□□餘載河右庵戈收職扶囊龍筋畫展充從神烏而

戎衣珍勑寢於河蘭鐵積戎於瀚海加以隴頭雲捲金河氏
端頹之波滿海息鯨流以苑列烽之異從天家□□孫致唐在
之舊城要如也百城□□□□□無拜井之虞十郡豈登吏士賀
來蘇之歌此乃三槐神異百辟稱功英雄半千名流萬古公又
累蒙劍賞恩遷日深方佩集□用堅磐石動猷未□俄己云亡
享齡五十有二終於燉煌之私第亡叔僧妙弁在蕃以行高才
峻遠遁嶮依名達戎王贊普追召特留在內兼假臨壇供奉□
□□□□□□□特談柘海辯吞流思合燉煌底麻家井高僧寶
月取以為傳倡敘餘蹤鼎於河窟亡妣氾氏太夫人龍沙鼎族

盛族孤標庭訓而保手謀孫執範而不家建業清資不□莽累
代而揚名闕閥聯綿□□□□□□□今乃近矣佳譽存焉故府
君豬右散騎常侍生前遇三是無嬖四人有暇于東田十命儔□
□□□□□□□□何誠詢先人之實利迴顧粉壁念哪昔之
遺蹤昭禮玉毫歎紅樓之半側豈使林風適闐埃塵寶座之前
嶢崗揚鳥曝露荼毗之所燈道之南復有當家三屈今亦重修
巨金筆石□貓存焉於是乃纂良工訪其杞梓買材運斧百堵
俄成晝圖班輸親臨勝境雲霞大鎔寶砌崇墉未及星環斯搆
矗立雕簷化□巍峩不讓於龍宮懸閣重軒□□□□於□際

兵功大矣筆何宣哉亡兄河西節度衙推兼侍御史明達違天
與孤貞松別北節悵文扶武有張賓之策謀破虜擒奸符王室
之□術曾翦綠閫敦奏金鑾指畫山川書縱橫於天陰□□□
□□□□□□□□兄明德任沙州錄事參軍操持吏理六曹無
阿黨之言深趣四知□□□□□□□□功蔡秉鶚之咏□□□
□□□兄明詮燉煌處士令古滿懷處落鄉雲之□□先勁義
允騰商露之文五柳閑居慕遁逸於莊老□□□□□□□
□□夫人南陽郡君張氏即河西萬戶侯太保張公第十四之
女溫柔雅暢叔德令問異蓮陶母之仁至切齊眉之操先君歸

覲不得同赴於京華外族流連□各分飛於南北於是兄亡弟
喪社稷傾淪假手託孤幾辛勤於苟免□□□□□□□□□□□
□所賴太保神靈孝思勤懃重光嗣子再整遺□雖手叔大功
而心全并致兄機取勝不以為懷乃義立姪男秉持旌鉞然兵
戎於隨府樹勳績於新墀內外肅清秋毫屏迹慶豐山踴呈瑞
色於朱軒陳覇勳容歎□□□壯室四方鄰義信結隣境運壽
不娩於梓櫃負列豈憩於世婦閑生神異威太保之嚴獻雖處
閨門實丈夫之□□然心悟道□併棄紫龍趣礼仙巖彩圖□
□於時□□□□□□□□□□□頓捨青鳥市紫金於上國解

瓔珞棄珠珎銷金鈿於廊廡運虔虔於庭際乃得玉豪朗耀光
銜有頂之暮寳相發輝五抵大風之所長男使持節沙州諸軍
□□沙州刺史兼節度副使檢校右散騎常侍御史大夫上柱
國弘農輔唐憂國政立祥風忠孝頗懇於君親礼讓摩志於伯
□六條布化千里隨車人歌來暮之□□紹龔黃之績次男使
持節瓜州刺史兼雖軍押蕃落等使兼御史大夫弘定文武全
材英雄貫勇晉昌要險能布頗牧之威臣對大荒屏盪匈奴之
進狹嬝□□□士卒承遂不娩於襄陽□□□□□□□□
□都河自注神知有道之君積盻萬兩束郡箸雕金之好□□

□□□□□□□□□□火男使持節甘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
柱國弘諫飛馳技拒雅慶息而雖倚□□□楊非由基而莫比
冇分符於張掖故恤惸孤有皇化於專城題魚發詠次男朝議
郎前守左神武軍長史兼侍御史弘益三端俱備六藝精通工
書有□□□□□□孔達芳於射戟□□倚達文雅□□於時豈
年大檢星使西臨親祇燉煌頌宣聖音內常侍□□□□□□
王裕□□充珣副節大夫稱齊□□□□大夫曰忠固借□□
日□□罷梓材題耀天威星祥塞表因鑿樂石共紀太平余所
不□□無狂簡

季歲在甲寅拾月庚申朔伍日甲子

右至狂簡字其文已完後特記年月致甲寅歲昭宗乾寧元年也後尚有二行俱剝落隱隱見官號官較容於前然多不可識矣按此碑所謂涼州司馬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者姓李氏唐之宗族名闕不可考其妻父則唐歸義軍節度使張義潮也考唐史義潮降唐在宣宗大中五年發兵略定河西十郡令其兄義澤奉圖籍以獻宣宗因於沙州置歸義軍義潮為節度使鎮之咸通四年克復涼州八八年朝京師文中叙李君戰功雖涉補張然大約從義潮與有勞績者至

再修功德味其文義蓋李氏之先曾于千佛巖建有寺宇李君之父贈右散騎常侍者重為修葺後李君之妻義朝女南陽郡君又於巖龕繪畫佛像故云再修因作此記備在李氏三世官閥政事及修寺梗槩刻石置洞中今寺已久湮而圖畫極工以不見風日金碧粉墨之色不變與此碑同為塞外精觀也重閣王德容記

王阮亭池北偶談

誌公碑

常白山醴泉寺誌公碑唐開元乙卯立文作齊梁體可辨者十之三書法圓勁在歐虞間每行凡七十九字其下多斷鑿不存其碑陰乃誌公像也碑可辨者錄於此

大唐齊州章丘縣常白山醴泉寺誌公之碑

□□京大薦福寺奉敕□慶□綴文沙門玄傘（闕字）王薦福寺
□□翻經院校勘沙門正智寺都維□僧道寂建此寺（闕八十字）
□□墨花來出庸詎知寂滅之名覺日稱□昌普識苦空之相
□大金儀下降含靈　淨月之光賢教旁流□□□□雲之潤
三車□駕（闕二十九字）化上（闕三字）香不息所以化身周流於刹土神

□□□於塵沙或十大聲聞駐形□□一方菩薩納景京臺貌
□背嶺以宣慈清蹕起 闕二十六字 未挽白足 闕二字 佛法之 闕二字 月
日咸王城之舍蓋□生□道□境法□若不入□共 闕四字 諦幢
高□者與今此醴泉寺者是宋齊 闕二十八字 經文師即□□身之
菩薩□遊神境來届茲山棲託巖阿聿修禪寂以為此地玄武
之外青龍□□□□首以闢疆據天齊而劃野邦 闕二十六字 尚父
之□居九合一匡齊桓公之霸國兩其常白山者迺摩天□地
掩映蔽虧抱泉石以娛神出雲霞而養性山毛地髮名花將軟
草連芳 闕二十九字 人 闕二字 繪 闕二字 形勝 闕二字 招提白後七級崇圖

一帝靈巖山寺藏書 未第 十

□起舍法之才五層 缺 □重標戰勝之門海因山淨妙相彈於
變態虹梁鳥革大壯 闕三十字 琢畫 闕二字 塵凡 闕二字 香 闕一字 水調八
解之□風日五音之說息心之輩見流注以超昇迴面之徒仰
幽關而悟入時逢 闕二字 代屬 闕二十一字 金林玉□寥落幽巖我國
家擢頂四天纂圖千帝以佛乘為馬用道品為城郭八方起
塔□日道形九□聚盤情啟 闕二十二字 佛 闕一字 此精廬□迺堯□
三齊族姓向梵境以翹誠四履□□仰釋天而餘香又屬中宗
三齊族姓龍興漢道入天經 闕二十七字 周法界去景龍二年歲次
□予爰有齊州正智寺都維僧仁萬字道寂戒弦□陛抗表□

宗天鑒至誠特賜名 闕二十二字 香而還泰山靈擅以重闡法俗歡
康人神□悅初師之行道未也菱乘船上山又習□起朝所司
無礙宣非興廢□定通□懸期 闕二十九字 敕紫東上將 闕二字 州 闕二
字 三藏義淨法師各代高僧天下重德先奉敕於大薦福寺 闕二
字 律以 闕六字 勝緣 闕一字 城在東倍增 闕二十六字 四日降靈五□德
□人天之表名揚宇宙之間聖 難 神功叵測及將命星發
載達京 闕十四字 時有 闕二十字 月 闕二字 綴結歌歲 闕三字 即以二月八
日親率合境老幼大會新寺表慶天恩又於□□之□尊畢就
列僑行齋聽 闕三十二字 忽見有醴泉□□□□□三四尺深淺三尺

一帝靈巖山寺藏書 未第一頁二二一 十一

餘色淨味甘美符瑞典提斯同飲咸覺蠲痾豈不以□福□圖
三靈允答光揚實□滋液金場故 闕二十七字 上聞□□垂感有敕
改名為醴泉寺仍更抽入丹丸僧住持行道自玄波再委 王題
重閣日旋赫而日昇月宮華而桂滿若乃 闕二十八字 海精勤以齊
梁成乃登空□□宿霧禪燈焰室巧避輕風瞿□□之龍□光
毗日之烏眼長佉五柱遠動四心而□為以飛雲響 闕二十七字 捨
生之地績桂□□有情根軌足方□鳴金鼓□功不朽流福無
窮斯皆先帝之本願莊嚴法師幽贊威神之所致也又師遊戲
生死示 闕二十五字 儀如親對即平時所游里犬亦禁興□□厥□

口無願不從過至有患心痛者但取劇前少土和水服之應時便愈遺形是訖神靈保持由是闕一十五字梁史傳師本俗姓朱氏金城人也少出家口口道林寺僧除去師為和上業存禪口宋太始初漸彰異迹居止不定飲食無時長髮跣足每闕二十七字詞同讖記言不虛發應驗如神或口視通於北口分形逼於南國奇怪怳惚不可碑論以天監十三年歲次甲午十二月八日闕二十九字杞奄然示終時有異香口口芬馥特敕厚加殯送葬於金山獨龍阜仍於墓所口開善精舍敕陸倕製銘於冢内王筠勒碑於寺陰闕二十六字生及其去也以精靈度物哀悼庶類福祚皇

王且彼依鍾山北依常白彼其龍阜北口龍臺前王起風建開善之墳後帝傾口口體闕二十五字至今大唐太極元年歲次壬子皇帝御天下之三載凡一百九十九年化化之緣古今無盡明明之德日月彌新其所變現之機縣闕二十七字之口泉所未詳共啟者隨時受福疑慢者懲念立徵事迹發彰不可備載當素聲上徹先帝令左臺監察御史求訪先觀加檢覆闕二十八字八正所以知歸一屬口緣蹤未曾有口口從命倍沃天心刺史楊元禧分行北極覽東溟口雨遂於行事仁風陵於轉府黃金闕二十八字追自跡於上乘想闕六字縋寶地口動大宮廟瑞香周延光帝

敕縣丞主簿縣尉口含闕四十三字摩物揚舲彼岸錄事口口鄉口等川滋蘭口口口口芽忠信滿於州閭因果口於口口口口虔命口奉闕二十六字九地荷於津通貝樹披春帝王之遺文秋吳金口口口諸佛之正道通矣迷津口路菩薩運載之乘行矣闕八字之闕二十七字況玄天大造光溢於盡空淨域鴻緣牢籠於無外昔迦口口口如來垂讚歎之口彌勒當口口口表歌揚之偈若稽古訓式樹口碑仍於闕二十七字名曰義天北林優花未披但迷五蘊執辯三伊口口火宅擢我金儀天足繼軌口口揚徙其口口有口成觀方口口截表靈口口開闕二十七字絪縕我寶地壞我金

場花殘舊名煙斂龍香霞標歇盛石徑荒凉二其萬寓乘皇千齡纂帝日月連口飛行口翠口念新闕五字高闕二十八字精標五門王婢假感銀口興存闕五字欲赴天泉 規同德等誠墳廟傳詞翰墨瑞醴通光嘉祥允塞重光佛口口題宸極具日紺軒加闕十字以其先帝聖靈卑質神光異狀默然分形散影既落彼山又墳諸嶺實鑄雙振金繩共柄化口口口真身永永闕八字功口泉闕五字天闕二十七字宜闡諸典故鐫金鏤王道該緇素式讃王猷口口淨度勤僚贊叔刊碑樂路闕十五字開元三年歲次乙卯二月己丙朔十五日癸亥斲下

景範碑

鄆平縣西南五六里有小山曰杜公山山前有杜公墓墓上有碑雖闕文尚可讀近于爰正作天下金石志亦未之載録於左云

大周故銀青光禄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晉陽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户贈侍中景公神道碑銘并序

翰林學士朝議郎尚書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柱國賜緋魚袋臣扈載奉敕撰

翰林待詔朝議郎守司農寺丞臣孫崇望奉敕書

帝軒轅乘土德之運其臣曰倉龍祝融能辟方域以制□夏宗姬氏肇陶唐之基其臣曰伯夷后夔能興禮樂以和人神上古佐命之臣闕五字二攻嗣興國史定名弥綸輔翼代有其人皆金策丹書炳績功業垂其副貳而為墳典形其美流而為歌頌陋篆籀之質略我則創之以闕五字之論朽我則鏤之以貞珉銘以紀功碑以誌行千載之下燦然可觀者其惟神道之表乎故中書侍郎平章事景公諱範皇朝元佐闕二字顯德二祀冬十一月薨於淄川郡之私第天子為視朝輟食之今制贈侍中遣使贈奠飾終之典優而厚闕二字詔詞臣曰又曰埃盛美闕一字孔

惟異鼎不出廟門杜預豐碑空沈漢水姑自於於名氏藏本既於邦家與夫輝煌帝恩式揚休烈闕六者可同日而語也闕六字喻有道而叙之用不顯我大君之命臣謹案景氏之先出於芊姓從楚王於夢澤若曰作臣書凍于於雲臺女推名將蔡美垂闕一字生偉人唯周之輔長山之下□□□川地靡氣清惟公故里夫嘉通絶世高卧於是者足以□□氣而為闕七字生於是者足以闕二字而為世傑故公之先由列考大僕所居之上曰王父宗大王父閲皆貞晦不仕介享大爵而嬰詳闕十六字下闕仲曰家公闕四字世闕一字聿登相位而中興之祥若矣昔皆聖人之教天下

也本之以仁義制之以經籍是謂人文是謂人闕六字以口閲物成務者闕四字所於此闕一字以公輔之任以由稽古升廊廟之才必以經術顯而公以明經擢第於春官氏則賢哲之闕六字為吏於清陽闕十二字椽於高密郡衛而曰授記縣令大嶷之翼殿北冥以未舒發當之舉服南山而不口然則闕七字千之闕十五字通人之才變而順則方圓之量不能局效分之位與政也人謂其勤且潔矣典刑書也人謂其闕八字是悟曰以闕八字使曰政曰而從入老自入謂其賢且能矣若若日月之明得天而大明風雲之期遇也而勃起闕十字碣溪曰璜闕十字我大周聖神恭肅文武孝

皇帝建大功於漢室為北落於魏邦初筵既開符聲斯盛於是
我公（闕九字）而居臣之（闕九字）龍飛在天躬載曜靈至於宵旰皇業
肇建制以公為秋曹郎進階至朝散大夫而（闕九字）萬（闕十二字）之樞
惟聖人執左契臨萬邦經入制大命曰政之機關之大柄總於
樞務者可謂重矣而公（闕九字）忠而賢（闕十一字）以公為左司郎中充樞
密直學士再轉諫議大夫充職今皇帝嗣位之時登用舊臣而
升人秉我大吏擁衆南冠親征之舉迅若奔雷分命大臣保釐
（闕七字）於公仍拜武卿（闕九字）振帝代張黃鉞白旄塵氛而鬱盡
參旗河鼓導旆彈以言旋大稜既已平九服又已定（闕四字）時惟

輔臣而公昌言可（闕八字）聖謨碩望可以鎮流俗災立之命帝心
允孚六府聿修兵戢元大邦之調用（闕五字）公自立不回信而有
守（闕十字）哉大運逢時廿筋在手貴而孝於君父享富貴之崇高
而嘉序之勞固成萬夜封章盛上優詔褒稱兢胖利權（闕一字）專
（闕七字）以列卿歸第雖東抵郡嗟風樹之勿宅萬祈蒼天兮何極見
星而往夕露方多泣血以為哀殞滅廬絕哀與性盡因疾而終享
年五十有二（闕七字）觀夫公之行事則其道也孚而粹充克焉無
終稱其言也直而肆暨焉然而忠耿介以自立強幹以自口
故其仕也口一命之卑口三字（闕六字）無悔吝古人之揖何以尚也

秉筆者得無愧於詞矣許國夫人李氏嗣子太廟齋郎嚴信等
口口口靈口光口口孫嘗翼翼賢人字（闕九字）子事終之禮往城閑
日長楸華雲勒碣垂休以示千古其詞曰
長白蒼蒼潺水湯湯哲人之生逢時會昌哲人之逝魂遊故鄉
口高山兮峩峩逝水兮驚波口而口死（闕十九字）山有頹阪水有高
岸人何世而不新善有名兮獨達稱然公兮時有用丕顯
顯德三年歲次丙辰十二月己未朔十日戊辰

石敬塘家廟碑

朱簡討云曾於廟市見五代石敬塘家廟碑梁周翰撰文詞雖

不甚工亦是古物惜未購之此碑石今不知所在

武侯廟碑

成都遭張獻忠之亂金石文字一無存者惟武侯廟碑尚完好
蓋武丞相元衡節鎮蜀時裴柳二公皆在幕中實元和四年己丑
也碑首稱節度掌書記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裴度撰營田
副使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成都少尹侍御史賜紫金魚袋柳
公綽書

禾山寺額書

永興縣禾山寺傍有顏魯公書禾山兩大字鐫於石壁方廣徑

文敍百年來石蝕如故而二字每年齧從下今離地不二尺矣

左朝奉郎行秘書省秘書郎贈左朝請郎黃公墓誌銘

觀文殿大學士左金紫光祿大夫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
兼營田大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洪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
使隴西郡開國公食邑四千四百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李
綱撰

公諱伯思字長睿父姓黃氏其遠祖自光州徙居閩中為邵武人曾祖滋濟贈太師曾祖妣高氏贈祖國太夫人祖履任資政殿大學士左正議大夫提舉中太一宮會稽郡開國公贈特進祖妣陵氏封河南郡夫人考應求任奉議郎饒州司錄事武尉尉錫妣妣王氏封德府郡君繼李氏封真寧縣君任氏封華容縣君會稽公由布衣擢高第以德行文學被遇三朝致位丞弼號為名臣公其適長孫也公天資警敏風度夷粹幼不好弄唯喜讀書日誦千餘言每聽會稽公講論經史公退與他兒言無遺誤者會稽公尤鍾愛之俾晨夕侍左右躬自訓導任為假承務郎嘗夢孔爵集于庭覺而賦之詞采甚麗識者知其為文祥也故左中大夫右文殿修撰贈太師衛國公李公夔會稽公之甥也於公為外伯父儒學聞一時會稽公命公師焉種學績文根柢淵源益臻壹奧年甫冠入太學與宿儒寒畯校藝屢占上游優等與薦送遂過南省屬哲宗升遐徽宗諒陰不言詔罷廷試公名在行間不得擢其素藴會稽公將以恩例綬奏俾增秩公固辭於是益奇之時朝廷方以宏辭取士公將應其科肄業不輟屬會稽公薨公以毀得羸疾竟不遂所志士論惜之初公未第前以詮試第一人調磁州司法參軍久不之任至是改通州司戶丁內艱不赴服除授河南府戶曹參軍公平居篤志文史視世務邈然不以經意其掾洛陽也衆謂會府劇曹難以稱職而公應事接物游刃有餘不勞而辦洛陽故都貴戚衣冠藪澤公以餘暇與其賢士大夫往從容翰墨間相得甚適秩滿當受代少保崔國公鄧公洵武實司留鑰惜公之去辟知右軍巡院公亦樂其山水人物之勝因留不辭蓋留者又二年除詳定九域圖志所編修官兼六典檢閱文字改京秩辟充監護崇恩太后園陵使司主管箋奏以勞書男陞朝列除秘書省校書郎既入館披覽册府藏書稚悟所好耽玩至忘寢食再遷秘書郎在館踰再考丁奉議公憂公性至孝自幼失母氏而真寧華容居復相繼捐館舍執喪盡以孝聞至是不勝哀毀疾遂以劇釋服至京師清癯骨立而嗜學不衰蓋如昔也復除舊職不數

月竟不起寔政和八年二月一十六日享年四十公遺命稽公
之臾扁讀佛書恍若有悟乃篤好之嘗作西方淨土發願記以
述見聞及家世歸依之意其詳此段之夕沐浴易衣西向修念
佛三昧而逝家無餘資惟圖書籍而已公體弱如不勝衣
而成韻屬象籍之有凌雲之氣遇人謙謹恂恂如不能言而高
明潔慕著書渾毫數千言倚馬可待自幼學至強仕手未嘗
釋卷其所至雖假室都寓必大明窗淨几圖書滿前燕然窮其
則尚習達造皆有度程寔晷不易故其所學至羊告博上自六
經下至諸子百家歷代史氏之書天官地理律歷卜筮之說無

不精詣又好古文奇字官居下得名公卿家所藏商周秦漢鐘
鼎彝器款識研究字畫體製皆能了達辨正是非識其始末遂
以古文名家在館閣時當天下承平無事諸儒明前世典章文
物修撰纂圖集與為桑古器考訂真贋公以素學與聞議論卷明
居多所著古器說凡四百二十六篇地志文字九寫古器說悉
載博古圖地志說見于九域圖志皆藏之御府副在有司與
修襄易許翰九相善翰嘗述作所解大元諸書有疑義以就公
質之是時士務以能技辭章所趣時好以取世資公獨遐然無
所營篤意古道所學最為絕俗文詞雅健格高而思深歌詩俊逸

有前追古作者蓋公之學問慕揚子雲文章慕柳子厚詩篇慕
李太白此自其平日所稱道也有東觀文集一百卷藏于家公
尤精小學凡字書訓詁備盡本朝淳化中惟求古法書命翰林
侍書王著緒正諸帖公病其舛偽蕪雜作刊誤二卷考引載籍
咸有依據而公之書正行草隸皆精絕初效歐虞後乃規摹鍾
王筆勢簡遠有魏晉風氣得其簡牘者皆藏弆以為法晉之所謂
好古博雅君子與夫直諒友聞之益友者非公其誰當之公自
好道家之言自號雲林子別字霄賓其再至京師為人告之曰
子非久人間上帝有命典司文翰蓋顧書之卅不踰月遂謝世

其事頗與李長吉王平甫同可異矣夫公初假承務郎六轉至
朝奉郎自磁州去職六遷至秘書郎以長子陞朝列追贈左朝
請郎娶張氏左朝散大夫直龍圖閣制淮南路計度轉運使賜紫
金魚袋根之女封太安人男二人長曰韶右通直郎知福州長
樂縣事次曰詔右從事郎福建路安撫大使司準備差遣女一
人適宣教郎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司幹辦公事鄭柟孫男
三人同演惟寅見寅惟公之殁以宣和五年十月十八日葬于
鎮江府丹徒縣招隱山之麓距今十有七年方葬時韶訪尚幼
不克銘于墓大懼湮沒先德乃狀公平生行事來請銘詞于公

中表姻婭相與甚厚又公嘗從先公太師學義不得辭銘曰
天地和氣清微淑靈山川炳煥草本敷榮公稟其秀瑞時以生
岐嶷之姿見自幼穉風神聳逸玉粹水清溫良端恪祖訓是承
孔翠之祥乃以文鳴含英咀華伏有俊聲東游賢關令聞騰躍
遂登儒科靡此好爵筮仕之初于西邑承濟書程辦獨嘗繁劇
發潤惟聲高步館閣縱觀羣書得其所樂貫穿古今見聞日博
沈酣耽玩心契于學根深華茂其詞如雲文章典雅詩句清新
入昔居東我獨爾論追古作者超頽爭軒夏鼎周鼓碑爵彝尊
雲霞列畫臨以繆文銘章款識研究本根洞視千古別其贗真
下逮小學訂正精明字畫之妙晚臻老成有正有隸有章有行
窮研觀時為無不能無貨教器以人其名身遁不爲處迹頑零
蘭摧桂折鳳去梁傾舁葬其由歸于吉昊白玉樓成上帝有詔
往司文翰脫屣塵卑世間夢幻孰非顛倒靜天升況竟亦何校
京口之岡既安宅兆千有七年星流更歸子孫方興天有斯報
追作銘詩萬古之告

元處士雲林先生墓誌銘

拙逸老人周南老撰

雲林倪瓚字元鎮元處士也處士之志業未及展於時而有可
以傳于世誦其詩知其為處士而已蓋有詩法既變而以清新
尚英古究古雅處士之詩不求工而自理致沖淡蕭散尤得氣
節見於國朝風雅而與虞范諸先輩抗今板行於世故弗論若
處士之世系固不可無述也按倪之先爽御史宦之裔也十世
祖碩仕西夏宋景祐使中朝留不還徙居淮甸占籍鄱陽為時
著姓建炎初五世祖益挈其家渡江而南至常州無錫梅里
之祇陀愛其地稼穡寡迭定居焉厥後族屬浸盛貲雄於鄉高
祖仮曾大父椿皆隱德長者隱而弗耀大父璘父炳勤於治生
不墜而益隆妣許氏處士嚴出也先生生而俊爽稍長強學好
修性雅潔而敦行孝弟子弟以田廬生產悉有程度有餘財
未嘗貸以為俚俗事奉其師琴昌王仁輔老而無嗣奉養以
終其身殁為制服執喪而葬焉若實延其鄉客死不能歸櫬者
則割山地以安厝之其義則為不以兒婦人語解尊宗顧入與
與之交於宗族故舊尚尚有用之惠周人之急神精朗朗如秋
月之瑩意氣寫 如春陽之和謝磨豪身未嘗為紈綺子弟態
談諧絕人覺覺不俗好客之名聞於四方所居有閣名清閟幽
迥絕塵中有書數千卷悉手所校定鼎彝名琴陳列左右松桂
蘭竹香菊之屬敷紆繚繞而其外則喬木脩篁蔚然深秀故有

號雲林每風止雨收杖屨自隨逍遥容與詠歌以娱望之者識
其為世外人客至輙笑語留連竟夕乃已平生無他好玩惟嗜
蓄古法書名畫持以售者歸其直累百金無所靳雅趣吟興每
發揮於縑素間蒼勁妍潤尤得清致奉幣贄求之者無虛日晩
益務告退棄散無所積屏慮釋累黄冠野服浮游湖山間以遂
肥遯氣承命高不為諂曲以事上官足跡不涉貴人之門與世
乎況恥于衒暴清而不污將依隱尚世然顧淨往來城市混
跡編氓況臨死禍个特之操纖然不渝年歲老而耳益聰目益
明啟唉步履不異壯時氣貌充然其所養可知矣處士所著有

稿句曲張天雨跋據俞和愛之為書成帙藏于家洪武甲寅十
一月十一日甲子以疾卒享年七十有四娶蔣氏先處士七年
卒子二長孟民字也次孟羽號耕逸女　長適徐瓊次適喹
閔幼為母蔣氏女孫男女若干人既以其年某月日奉柩葬
于無錫芙蓉山祖塋之下而刻石識歲月且遵治命來徵銘余
辱游于處士甚久處士來吳寓主余家山有野款促席道故開
懷其所偏未嘗不見或吟詩作畫縱步倘徉今年秋仲留詩為
別而孰知遂成永訣乎余少處士七歲而將衰行將與草木俱
腐何足以任其託雖然詎可恝然亡言乎輙摭其槩為銘以畀

之聊以紓吾哀云耳銘曰
受才之美有其時曷賈不售卒不施依隱為世與時違安常處
順全吾歸焉不使祿爵戴詒後言歌之其聲希沒而不朽惟在
茲

元儒逍川倪先生祠碑　篆額

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吏科掌印給事中加三級宗後學　國
璉撰文
賜進士出身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加一級後學王際華書丹
賜進士及第通奉大夫　經筵講官戶部右侍郎加一級後學

梁詩正篆額
先王之制自天子至于官司皆有廟記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
為先居室為後唐侍中王珪不立私廟至為法司所劾太宗優
容之因官為營廟以愧其心此廟制之通于古今上下者也惟
庶人無廟王制云庶人祭于寢朱子語錄或云今士庶人家亦
祭三代非僭禮歟曰雖祭三代卻不立廟亦不可謂之僭禮蓋古
所謂廟體制甚大皆具門堂寢室非如今人但以一室為之如
朱子言一室者凡居室皆曰寢也非專祀之廟也專祀之廟前
曰廟後曰寢是也是故廟之與寢其界不同制度亦判若以居

室為祠堂何異以寢為廟奚乃不可乎國璉竊為之說曰祠堂之與三廟二廟一廟其規橅不必盡合也居室而堂之以為祠堂其與庶人之薦祭于寢大小廣狹又有間也廟非官師以上不得立祠堂則人人可為特視其有力與無力耳有力而即已成之居室為方新之祠堂其事甚便其費不煩而且無踰分僭禮之嫌奚為而不可今者吾宗人之為祠堂以祀其祖也合于古而不遺乎時可謂斟酌最善者矣吾宗人之祖元儒道川先生也先生姓倪氏諱士毅字仲弘朱子再傳高弟始居新安之隱塘為隱塘第一世遷祖其與遠宗洙泗近接顧陳黃委窮源

遡祖按受生平撰述甚富而四書輯釋尤為後學津逮昔潛溪宋公評曾南豐氏之文以為信口所談無非三代禮樂而寧都魏禧嘗論士之著書必如布帛菽粟可以救天下之飢寒乃可謂之著書嗚呼二公之言微先生孰當之歟　先生既養高不仕而次子尚德公明洪武間復以經術屢徵不起侍先生偕隱雲峰楓世德焉十二傳而至贈奉直大夫國勳公公克昌先業隱塘之族甲于他姓後雖寄籍錢塘不忘桑梓闢故址而充大之更欲為先生立倪氏家廟未果而贈公老矣晚歲嘗集其子若孫誠之曰道川府君祠堂缺如春秋蘋藻無有專所每用耿

耿然吾非敢忘之也歐陽公有言不敢緩蓋有待以俟汝曹異時功成名立仕宦暨秩期崇褒大啟襲廟貌尊崇潛德幽光永永勿替今吾老且病迫不及待汝曹他日如吾願乃佳否則吾室廬在故鄉者某水某坵歷歷可指汝曹擇而為之與今後世有不肖子孫化為榛莽此吾不得已之計策之次焉者也且夫古昔先師凡有裨于後儒者入學必釋奠合樂所在皆然至如鄉先生砥業闡聖素著既沒猶得祭于社況吾祖府君道周性全理學垂統有父之親有師之尊而棲神肄堂構之嚴崇報之被擯之疚何以昭來茲勵稚昧哉遺言如此乃自贈公沒後諸

子若孫各從遠宦而留居支庶不能負荷邇使高明之室再過為城市有外門一區牆宇四周向為族子偕居蹤然尚存贈公之嫡子孫居于杭者公議改為祖祠族中賢哲先日明經等顧司其事且以此告宗人宗人無不欣悅方將製室以式致祭以時孟興佚允材名所而前有堂後有寢東西有序又有樓以藏器具有廚竈纍釜之所以備粢盛犧牲之烹割即不如古入廟制之宏深肅穆而足以妥先靈合宗族時斯慶正未有艾也則道川先生之流風遺韻久而彌新而奉直公之貽謀亦遠且大詎非其盛之與哉國璉與奉直諸孫濟等素篤宗盟以中

門遊處今僅述顛末疏書於命末作碑文刻于麗牲之石余支派非隆塘然先生百世師也又以同姓故得挂名其間何幸如之何榮如之遂不敢以不文辭爰系之以詩云

斯文之傳聖不虛生聖人既沒道在六經孰為綱揚大明以升歐有相原校定分明擎揚而後鑑陳師崇先生紹之拳拳服膺功歸著解擬於菁英隆塘學派詩禮趨庭施于孫子綿綿繩繩逮十二世哲嗣雲仍門閭光大積慶餘徽紹是遺言祠堂未成樓托跡如烏棲枝楹鬱是望後人是經是營外門一區有堂三楹庖厨廊廡不煩變更春生生祀秋嘗冬烝孫曹合議宗族分承

以安以妥籩豆觚矣嗚呼先生鄉邦之楨表章功德日曜星晶風韻所被山高水清豈惟一家奉饗梁溪九夫族人奔走揚兢隆萬斯年勿墜典型

大清乾隆五年歲次庚申八月己亥朔越十有五日癸丑

隆塘十四世孫濤等立石

六藝之一錄卷第一百二十四卷

石刻

庚子銷夏記歷代碑刻題跋

錢塘　倪濤　撰

漢

五鳳二年殘字

昔歐陽公著集古錄不得西漢字劉原父出守長安中得故銅器數件以款識寄之得償其願蓋碑文起於東漢而西漢無之也金明昌中修孔廟于靈光殿基西南三十步有太子

釣魚池取石充用得一石刻曰五鳳二年魯卅四年六月四日成十三字按五鳳為宣帝時號字形引厚此西漢之物絕無僅有者也以歐陽公當日見之不更為欣羨耶

冀州刺史張表碑

余從故內得漢碑四種一涼州刺史魏元丕碑一　曲字周碑一太尉高彪碑又張冀州碑而四三碑俱折已其惟冀州碑完整如新拓且字法清整有古致漢石之最寶也宋人洪氏隸釋曾得之極為珍重此本殆宋前物而見者不罕矣然冀州碑既集古錄趙氏涼州碑則金石錄已言文字殘缺至

劉宇碑及高陵碑以陽趙氏但未見也古蹟在世通於見聞
者亦多矣

魯相韓勑造孔廟禮器碑

孔廟禮器碑建於永壽二年碑完好所缺不多而筆法沈摯其存漢碑存世者不必皆佳而以道逸有古致者為上如此碑者未易屈指也書法之美落石之完書家得此與得全碑而從事焉也可與同矣余初得一本珍藏之人以雖小筆畫一大筋為得一本以為副貳如之得兼者矣

集古錄云韓明府名勑字叔節前世見於史傳未有名勑者並引余疑字之不傳矣春秋左氏傳載古人命名之說不以為名者顧之說以勑為名者少也

廣川書跋云君之字書勑字從來謂從也按韓明府何名勑則古者以勞來為勑勑為正音其文為俠則讀當為勑將有別勑為訓又則古人名勑何世無之觀廣川之跋廣博如文中所有疑也學則一事亦有其考跋兩錄之以見余雖老未敢忘學也

魯相乙瑛請置百石卒史孔龢碑

孔廟百石卒史碑大致爾雅閒暇高古超逸漢石中之最下

易得者都穆謂此碑殘闕余所收本則完再當在都所見本以前後云漢碑太尉書則後人附會之耳

魯相史晨孔子廟碑 前碑後碑

史魯相有二碑石皆完好字復爾雅超逸可為百世楷模漢石之最佳者也前碑載史姓字爵里於建寧元年四月十一日戊時到官乃以令日拜孔子即修禮祀祀獻饋後碑史自出俸錢家穀以供禮祀于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上尚書時副言大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司農府國有大造司徒司空通而論之史不以蔡食小節何忽之上之尚書請之天子亦賢矣哉

泰山都尉孔宙碑

孔季符碑字遊古逸尚有分體漢石之佳者王元美乃謂文與書皆非甚美鑒定之難也泰人郭宗昌金石史云吳大山都尉孔宙融父也史作伯趙明誠歐陽公王元美皆謂卒以延熹四年元美謂又四年都尉府參三年長子褒生融侯俶攸抗羅時融年十六宙卒時僅九歲按建寧二年張儉黨奏復見誣儉鄉黨列章討捕時融年十七非十六年也按碑宙以延熹六年正月乙未卒其明三公府謂四年何也又按融

建安十二年卒年五十六則是永興元年癸巳生至延熹六年癸卯纔止十一非九歲也夫以文象室繫漢戚𥚃軼時蔡毒庸內閣之其卒年史不應浪書至云融年十三喪父史亦矛盾當以卒年及碑爲正此段可正史之誤附錄之

博陵太守孔彪碑

按彪爲孔子十九代孫仕終河東太守而碑額仍云博陵太守或碑乃博陵故民所建毋闕漢人碑陰載出錢名氏或其門生故民非其子弟所置也彪名及字元上碑中猶存集古錄謂名字磨滅不可見豈當日所見不及今本耶書法娟美

閻鍾元常法門表

郃陽令曹全碑

曹景完碑萬曆間始出郃陽土中中惟一因字半缺餘俱完好且字法道秀逸致翩翩與禮器碑前後輝映漢石中之至寶也萬曆中河旁土中並出尹宙碑字不逮此然完好可讀毋閔集古錄金石錄及近代都元敬楊升菴諸書嘆古刻石日就銷刓入目者日艱然如曹尹二碑前人所未見也秦人王弘度字文合從余遊酷愛古刻毋向余言奉中石刻自經逸禍焚蕩無餘聞存有者川胏渾於唐上司之索取乘亂挺

擊毀恐此後秦無石矣故舊石搨本有存者所宜共寶也

北海相景君碑 又碑陰

景君碑按金石錄云在濟州任城縣今乃在濟寧州學不知何年移此此碑集古錄云文字最滅金石錄云此碑最完何也豈搨者有先後耶余所收本文已漫滅惟碑陰差存其書方整有分法王元美稱之曰古雅非溢美也

淳于長夏承碑

金石錄云碑在洺州元祐間因治河隄得於土中刻畫完好如新今所收亦無剝落者耳字類中帶篆及八分洪丞相謂

其奇怪與其怪也有疑其僞者然筆致有一段英毅之氣決非後人所能及元人郝經謂爲蔡中郎書恐未必後刻建寧三年蔡伯喈書後人附會且說與漢碑如郭有道碑最足名跡今假刻可厭之甚何可與夏碑同日語耶

司隸校尉魯峻碑

魯中郎碑已剝落不可讀然其所存字分法勁杖古雅漢石之佳者楊升菴云魯峻碑水經注以峻爲恭趙氏謂方輿志家字記者作峻而辯水經之誤予家舊藏此碑峻字明白可識趙氏何不之之以地理書也鄭夾漈又謂此碑書于蔡邕

按徐浩古跡記其叙笔書惟三體石經西華光和殿華馮敏
數碑及考其他字書亦未聞笔等書此不知鄭氏何所據也

西嶽碑陰

西嶽碑陰視前碑較完可讀者尤為可珍不知集古録金石録
及隸釋何以俱遺而失載耶近日秦人趙崡若石墨鐫華極
力搜備並前後碑俱未入目甚矣古今翰墨信有緣也

執金吾丞武榮碑

武榮碑久稱殘剥集古録載其名金石録並不載然石非全
磨滅者文既簡質字亦如之自是東京風格可珍也榮之文

吳郡丞武開明兄敦煌長史武班俱有碑載金石録何以稱
遺此碑耶

竹邑侯張壽碑

張竹邑碑在武城縣僅載集古録他書俱不載近日好古如
楊升菴諸君亦未見也碑文簡質字法古雅具見漢人風格

巴郡太守樊敏碑

樊巴郡碑建於建安十年不知今在何地余所收本無一字
殘缺題額及鐫者人劉武良名俱全而書法遒勁古逸尤為
可寶集古金石二録俱不載豈近代始出現耶金石古文載

其文全銘辭缺六字又誤四字今據此碑改正
辭曰渾元垂 像 岳瀆 浩匹 竹金精火佐賢生賢兮
豈欲救民德彌大兮遭盛陽九百六會兮當 象 遐季兮遂
遭逸遐兮嗚呼哀哉懷以 庵神 裕兮
古文之缺當存其舊若妄加改竄非其實矣辭中誤四字想
原文不及邃甚誤耶故耶楊升菴之病多坐此

蕩陰令張遷碑

張蕩陰碑建於中平十年石完好無缺而書法方整爾雅漢
石中不多見者考之通志金石略既無其目而集古録金石

録及隸釋隸續並不載豈亦出自近代耶而近代入如秦中
趙崡及郭宗昌搜訪舊碑亦不之及何也此碑及樊巴郡碑
俱完整而佳一旦獲見前人所未見天下事孰有快於此者
乎

李翕析里橋郙閣頌

李翕在武都為析里橋一事有碑有頌余所收本字極完整
所缺不過六七字但有頌而無碑集古録云頌後又有詩皆
磨滅不完今詩固可讀當是集古録以前搨惜歐陽公未見
也又金石録止載碑未見頌廣川書跋亦止見頌未見碑天

下事同難兼也

白石神君碑

白石碑不甚剝落光和四年民蓋高等為無極山詣太常求法食至六年而界民比例為白石神君以請碑文云居九山之數二條之壹語殊荒唐

魏

魏百官勸進碑

勸進碑為梁鵠書故歐陽公云嗚呼漢魏之事讀其書者可為泪涕也顧碑偉字其遒雅恐其傳之不遠也豈以後世為可

欺哉不然不知恥者無所不為乎

何元朗以為隸書當以梁鵠為第一是隸書之祖余謂不然漢隸雅容古雅足供千古梁鵠所書古削寡情殆強未適劉史最愚初諸碑刊去千里矣古者皆謂世代豈不信然

梁鵠字孟皇安定人以善書為北部尉後依劉表及荊州平曹操募求鵠鵠懼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使在秘書常懸著所書帳中或釘壁上玩之謂勝師宜官元人吳叡稍能蒲及明文徵明皆學其書然終是魏人隸能謂之漢隸矣

受禪碑

此碑余家有舊搨本無一字斷缺上有晋府圖書蓋宋時搨也書法可勸進余石史云雖小遜漢人雍雍雅度彬彬有筋亦復騎騎余按此碑者又謂王朗文梁鵠書鍾繇刻石為三絕碑顏魯公謂為鍾書

黃初制命碑

何元朗謂孔廟碑陳思王文梁鵠書為二絕此接入想鴻語也余觀其碑特屬方板無論不及漢且遜受禪碑矣當時曹瞞假立名義弋取漢鼎子不濟丕父子兄弟倫理無毀千古異變乃欲矯祀孔子以掩世目而書者此中寧無稱祝有中

形外宜其書法不及東京孔廟諸碑也

鍾繇賀捷表

賀捷表歐陽公考當日破關公年月疑其為偽為偽黃長睿又考之魏史辯其為真然此表舊傳有大小二本不同歐陽公以小者是類繇書余所見者乃小本然不知出誰之臨摹也余所藏鍾書以右軍臨者為正如右軍書以唐人雙鉤者為正也

鍾繇薦季直表

薦季直表前此未見古刻止於華氏真賞齋帖見之謂真蹟

在沈啓南家華氏得之上石一時咸傳以為奇蹟然予否予
世豈有晋蹟存於千二百年之後者乎其書雖稍有晋體但
娟娟開俗學之漸視力命薦田諸刻始勁且有典刑相去徑
庭矣其為宋元人偽作無疑也

隋

皇甫誕碑

皇甫君隋人而碑則立于唐歐陽詢書其筆皆有漢人分法
是率更得意之書王元美云比之諸碑尤為險勁是伊家蘭
臺發原信然蘭臺道因碑筆筆帶杜得之家學也此碑舊在

陝西咸寧縣後移西安府學萬歷戊子提學余君房作亭覆
之丙申亭圮壓碑中斷余所收雖稍有剝落然是未斷前本
也

龍藏寺碑

真定府龍興寺有隋人龍藏寺碑其書方整有致為初唐諸
人先鋒可存也至碑立於隋開皇六年斯已久減張公禮猶
稱稱官書者不以為讓當時不以為禁此得尚有古道尤可
紀也

唐

唐刻虞世南孔子廟堂碑

廟堂碑為虞永興得意之書貞觀四年碑成進墨本賜以王
逸少所佩右將軍會稽內史黃銀印當時車馬填集碑下拓
搨無虛日故未久而壞至五代王彥超翻刻之止存其郛廓
耳今觀此本殊負王乘神采照映信為千秋至寶唐搨久亡
恐世無二本昔宋人黃魯直以錢三百萬購唐搨本在彼時
已難得如此矣金石錄云廟堂碑武德時建而題曰相王旦
書額若盖睿宗無額武后時增之爾至文宗朝馮審為祭酒
請琢去周字而唐史遂以此碑為武后時立誤矣

五代重刻廟堂碑

唐刻廟堂碑既泐王節度取原碑勒石故初搨字已不全雖
神采大遜然猶存貴之千中郎也近得一本乃以孔廟本與
西安本合裝者所缺不多市賈蓋欲以唐刻誑人耳
金石史云唐書法以歐虞並稱然前人云歐若猛將深入時
或不利虞若行人妙選罕有失詞又虞則柔內含歐筋骨外
露君子藏器以虞為優固當至謂秀嶺危峰處處間起則非
也歐虞固可並稱今止存一廟堂碑已經五代翻刻而神尚
爾朕發初刻更不知何如耶

虞永興破邪論

永興小楷余所藏乃宋人博古堂藏本余有跋云虞永興之書師智永然永書絶綿密虞加之以秀朗遂覺出藍吾家有唐拓廟堂碑此論亦唐石宋拓本與廟堂彷有大小而精采無二雖石理稍泐而筆致翩翩於分行布白間真絶構也有唐三百年書法當以永興為第一而永興書又以破邪論為第一

虞世南昭仁寺碑

昭仁寺碑為朱子奢文不著書者名鄭樵金石略以為虞世南細閲之筆致娟秀而稍雅非永興不能也舊唐書載貞觀三年詔建義以來交兵處為殞身戎陣者各立一寺令虞世南朱子奢等為之碑此碑立於豳州乃破薛舉處也文既為朱則字為虞更足據耳

褚遂良孟法師碑

河南此碑貞勁而深厚猶存古隸遺意是其得意之筆且舊石完好斷落僅二三字傳世極少人鮮見者余得故太保吳國華家舊大保讀何元朗集謂此碑之妙生平止于無錫秦氏見一本吳乃使人往江南物色之而得蓋異寶也

褚遂良倪寛贊

倪寛贊乃河南書字法帶隸極古道余未見石刻此乃韓宗伯敬堂侍所藏墨跡勾勒上石者余瑨王氏又重刻之不逮韓氏本矣

褚遂良度人經

靈寶度人經褚河南書閻立本畫禾詩載錦城范氏家元祐中上石此宋搨也稍有缺字乃原本壞非石泐也字法娟秀真有美人不勝羅綺之致河南公大節稟然而書法乃如此與余家所藏孝經墨蹟細看無少異而孝經乃至聖所作度人經則幻妄邪說耳固知余所藏之為寶也

褚遂良小楷陰符經

晉人黒蠅頭小楷其法至歐虞而精而褚先生動承徽中公奉旨書一百三十卷此其一也

褚遂良草書陰符經

河南草書陰符經字法少瞰二王而微帶章草風神骨映襯致沉轉孫虔禮書譜脫胎於此貞觀中奉勑書五十本此其一也

高宗萬年宮銘

初唐帝王留心書學太宗既得二王帖勅令諸王臨五百遍別易一帖故所書多可觀至太宗晉祠碑不見佳不如摹化帖中諸書高宗萬年宮銘筆致生動有晉人遺致似勝所書

李勣碑

萬年宮碑陰題名

碑陰五十餘人長孫無忌李勣褚遂良皆與焉書名大小不倫然皆有法即與蕭賀蘭亦不草草唐人能重書學如此

趙德父云每覽此碑未嘗不掩卷太息以為善惡如水火決不可同器惟人主能辨小人而遠之然後君子道長而天下治若但以並用則小人必得志小人得志則君子必被其禍如無忌遂良是已然知人帝堯所難非所以責高宗也可稱篤論故附之

睿宗景龍觀鐘銘

睿宗景龍觀鐘銘楷書帶有隸意然文弱如儒生俱其屏不振也凡書各有體不得相混如大小隸即楷也寫楷書者亦惟用其法而不用其象故佳況楷豈可兼篆乎聞李仲璇孔廟碑忽楷忽分忽篆令人嘆服睿宗殆襲其遺蹟耳

相王所書順陵碑字法遒逸聲潛應妙蹟也其中多用武后新字且自稱周唐之子孫何不類是此令人欲唾此碑豈大之甚至萬曆乙卯地震而朴縣令取其石脩河今已亡矣余所收乃吳氏家藏本

玄宗紀太山銘

唐初諸人隸書猶略存漢法如孔廟諸碑是也至玄宗而始一變力趨豐艷漢法蕩然矣所書太山銘字大七八寸雄偉可觀絕勝他書是其最得意筆王元美云余嘗登泰山轉天門見東二里許穹崖造天銘書若鸞鳳翔舞於雲烟之表為之色飛惜其下三尺許為拓工惡其勞人焚燒遂缺百餘字

云余所收本完善無一字缺者殆二三百年前物也其餘如孝經鄎國公主碑尚書楊珣碑皆借褚然俱遜太山銘矣聞易州有正書道德經近在咫尺又未見也

歐陽詢醴泉銘

趙子固謂率更化度醴泉為楷法第一今其碑俱在誠第一也余向年於王公惟儉家得醴泉舊本僅缺數字愈奇後竟失之丙戌之春復得此本故尚方物也雖缺廿餘字然楷法具精昔人所稱飛鳥驚蛇雲間電發森森若武庫矛戟者備現紙上令人絕不能有此種蓋宋人本也率更正書多帶

隷去如首行宮字左點作豎筆正鋒〻畫乃隷體近年搨本
竟是一點大失書家妙旨矣此搨之所以貴舊也

歐陽詢化度寺舍利塔銘

化度銘字𡊮視醴泉差小而整秀則同其石舊在終南山
佛寺宋慶曆間開府王雍過寺見之訖為至寶寺僧聞之誤
以為石中有寶也破石求之弗得棄之寺後他日王公再至
失石所在問之僧具以實對公尋獲之已三斷矣乃以數十
縑易得載歸置里第賜書樓下靖康之亂取藏井中兵後好
事者出之爭相摹搨遂碎之世無復有此石矣此本得之致

恭順侯家清勁而有神采誠所謂至寶也元人王惲云化度
碑率更規模一出黃庭呈奇古處乃隷書一變耳

歐陽詢溫虞公彥博碑

溫虞公碑雖已剝缺所存者風格整峻至同年張坦公處見
一搨本扉〻矣王元美云如郭林宗儒格清峻而虛和近人
信然致溫公卒貞觀十一年是時詢年已八十餘而楷法
精神如此集古錄云按唐書溫大雅字彥弘弟彥博字大臨
弟大有字彥將凡弟兄皆一體而名大者字彥名彥者字大
不應如此此誠不可曉附錄之

歐陽詢九歌

率更有小楷千文及九歌余未見千文至九歌晉府所藏上
有其印乃宋搨之精者昔董玄宰先生見於朱御醫家謂世
絕二本迴環胸中二十餘年誠希世之珍世人艷稱化度碑
政未見此

率更九歌宋人刻於長沙至南度石已不存精妙宛如手書
昔山谷謂唐彥猷得率更真跡數行精思學之遂以名世人
能於此帖致精焉不患不名世矣余恨相見之晚也

歐陽詢心經

金石略載率更心經在饒州是貞觀九年十月書於白鹿寺
楷法精嚴而又寬展自如筆墨外有方丈之勢如郭恕先畫
樓閣纖微合度了無安排真千秋絕調也米元章謂其真書
直到內史此經足當之非過美矣

歐陽通道因碑

蘭臺父子齊名號稱大小歐陽然率更世傳數碑而蘭臺止存
一道因碑率更楷法源出古隷最為稱第一而蘭臺早孤購
求父書不惜重貲力學不倦作書毋用批術蓋學其父也余
得宋搨善本遂與率更碑合裝之

李邕雲麾將軍李思訓碑

李思訓碑為北海最妙之蹟今殘剝已甚余所收止缺一二字宋以前精本舊藏京師李貢士家為趙文敏故物有趙孟乃手書也崇禎辛未李貢士携以相贈留之四明久已浥爛裱背紙乃宋戶口冊乃重裝之携至任所相隨二十年兵火後已失後得盛異緣也李北海有兩雲麾碑一李思訓一李秀官同姓又同思訓碑在陝西秀碑在良鄉秦入舊石累砌華者誤以為一碑且以此碑為趙文敏所臨誤矣良鄉碑不知何時入都城宛平令掘地得六礎洗視乃雲麾碑建石墨齋以貯之不知又何時移至少京兆署中止二礎其四礎傳聞萬曆中京兆王惟儉携去汴中金石錄云明皇以天寶三年改年為載今此碑元年正月立而稱元載附記之俟考李之名蹟如李秀碑及安羅碑東林碑余所收俱翻刻本安羅碑登州張以寧所有舊拓乃邢子愿物余曾借閱今乘死而絕碑帖不知何在矣

李邕岳麓寺碑

岳麓碑雖已殘剝然其鋒穎尚凌厲不可一世北海奇人故所書爾爾昔俞仲蔚謂此碑勝雲麾必有所見也

北海書宋初人不甚重之至蘇米而稍襲其法又至趙文敏出作大書一意做之矣北海諸碑皆手自鐫所云黃仙鶴伏靈芝皆無其人而托名也歐陽公云李邕書余始甚不好好之最晚譬如結交其始也難則其合也必久全

李邕欽州刺史葉慧明碑

葉欽州碑乃八分書遒雅大有東京遺意人傳為北海書然碑首斷落不敢定金石錄載有道先生葉公碑而不載此碑又趙明誠錄有道二碑一為邕行書一為韓擇木八分書此碑乃八分書韓耶李耶姑闕疑可也然其書佳甚日數閱之而不倦

漢碑有隸有八分八分亦隸也今之正書亦隸也趙明誠謂歐陽公誤以八分為隸公實不誤耳

北海書始變右軍行法頓挫起伏李陽冰謂為書中得仙手

顏真卿書郭氏家廟碑

碑在今陝西布政司乃汾陽父敬之廟碑文與書皆出魯公手以一代偉人之家廟非一代偉人之書不足當之才可稱古今二絕碑陰載汾陽兄弟九人皆列大位不止史所傳幼明一人也所載汾陽封拜亦與史小異

顏真卿書臧懷恪碑

臧將軍碑視魯公他書差勁峭且石又完好解頴都具墨質也

顏真卿書東方朔贊

此譜在山東陵縣書法較他刻更嚴整余以曼倩生平極恢譎後世乃有以極正之筆書其讚者使曼倩見之當為胃噱

顏真卿家廟碑

碑在西安文廟大刻四面制作精工魯公忠孝植于天性碑竭精力以書此碑而奇峭端嚴一生耿耿大節已若爾負之

先人矣

顏真卿八關齋會碑

八關齋在歸德府字法大徑三寸許方整而有風致視他書更勝余向年官汴城于故家得一不斷本後皆碎收中觀至碑下見石尚完問今為時三十年於宋長公帶稍所此本乃碑之下段已盡碎落不勝慨然

顏真卿書宋文貞璟碑

碑在沙河縣書法方整中帶有虛和視他書稍異尤為可寶余以崇禎己卯於役河南親至碑下見石雖漸泐然規畫尚可摸摩因搨一紙置與中其晨夕者經年近購少司馬達搨贈此本大不如二十年前者矣

顏真卿多寶塔碑

魯公諸碑惟此字法差小平易近人故學書家無不收置一本王元美云貴在藏鋒小遠大雅不無佐史之恨其言誠有然者

顏真卿華岳題名

歐陽文忠集華石題名自開元至清泰五百餘人今存者止魯公二石獨見人妄希託石以傳而不知石於託人以傳耳

昔魯公每游名山必刻已姓名一置高山之顛一投深谷之中曰焉知後世不有陵谷之變耶古人重名所以重其身今人不重其身只因不重名耳

顏真卿麻姑仙壇記

撫州有魯公仙壇記字形大如指頂筆筆帶有隸意魯公最得意書此不知何時毀壞世僅見者余僅此本然之故恭順家家以前視橋墨稍好所秘皆呈行世此則小書乃慶歷中人仍書載金石錄而今與世本為楷模遠矣杭州姜通恩有宋搨大觀第九本帖余家正少此乃持以換仙壇本去今

所觀者乃忠義堂中本耳

歐陽文忠云顏公忠義之節皎如日月其為人尊嚴剛勁象其筆畫而不免惑於神仙之說釋老之為斯民之患抑深矣

顏真卿爭坐位書稿及二祭文稿

宋搨魯公坐位帖及二祭文皆手藁也而坐位一帖尤朮元章所極力規橅不能得其彷彿者蓋其書𤀹勁奇崛渾以天行而無極可求故令人自遠也魯公與素師論書素曰如斯𠇍鄭公曰何如屋漏痕素捉其背曰得之矣今所得於悟後者盡露三帖中矣

顏真卿鹿脯帖

宋搨鹿脯帖與三稿稍異而沉毅歛昂力透紙背書至此神矣聖矣吾如覩張長史真蹟氣韻古雅此帖無不一一脗合魯公言累代書法皆手傳口授以至長史公之所得者深矣書之一道可漫然而為之哉

顏真卿書清遠道士詩及和韻

魯公以正書書清遠道士詩及和詩端勁中氣韻冲夷卞之碑版中殆與宋文貞碑相類魯公所謂如印印泥如錐畫沙

子此求之思過半矣

魯公學書於張長史言長史楷法精詳特為真正此見書終以楷為重魯公楷書常漢人石經遺意故祛盡虞褚娟媚之習此或長史口授法乎宋人謂魯公真不如行有意不如無意此非知魯公者也宋人無真楷坐是故耳魯公書道輝映千古終以楷為極則也

顏魯公忠義堂帖

宋本有忠義堂記顏魯公嘉定間劉元剛刻魯公帖置其中極其勁秀計十卷末卷有嘉定丁丑東平劉𠨾跋余僅得八卷前海雲閣元王秋澗云覩顏魯公忠義堂帖偶悟公書勁而潤蓋筆善轉而韻勝故也

徐浩題經記

徐季海書名最噪當世稱其書曰怒猊抉石渴驥奔泉當時司空圖極愛之余所見其石刻最少如嵩陽觀隸碑勢飄亦覺軒翥然終唐法耳至不空和尚碑亦止見平正未如所謂怒猊渴驥者無有也聞王長恒文藻有題經記𠕋借觀楷頎正書端凝而有風骨要寶也然淵貫似道家物乃世綵堂裝潢恐世無二本

六藝之一録卷第一百二十五卷

石刻

庚子銷夏記歷代碑刻題跋

錢塘 倪濤 撰

唐

柳公權神策軍紀聖德碑

碑爲崔鉉文柳公權書書法遒勁中帶有温恭之致乃其最得意之筆唐時刻在禁中人無敢搨者故墨本最少即歐陽文忠及趙德父俱未見也余所收乃賈似道家物上有秋壑圖書及長字印元入内府上有官書條記後在晉王府中卷首手書云此居何處得此本猶有宋元寒具油乃鮮于伯幾筆也

柳公權書崔太師碑

碑爲劉禹錫文柳公權書字法較他碑稍小而淨麗不减風骨柳碑之僅見者上有河東郡圖書及黎微印乃薛道祖家物也元人有跋稱其温厚精微故足寶重得之矣

此碑薛道祖裝爲二冊滄桑後自大内流出下冊在王長垣寓上冊有人攜往三韓丁酉之夏三韓本復還京師長垣買得予以古觚及米氏英光堂帖易得秦璣碑額在一市賈家持來求售河東諸印宛然一帖之微萃分離合若有司之者天下事況有大於此者乎入可慨然矣

柳公權馮宿碑

馮尚書碑今在陝西省下疏題小書精嚴而沖爽如崔太師碑柳書中之最佳者且文字完好當是百餘年前所搨秦人王弘度船嗜古墨余問如此妙蹟近在肯齋何以不多見搨本王云碑已剥盡不可復搨每捫碑石輒欲流涕余亦爲之憮然

楊用修云誠懸馮尚書碑亞於廟堂碑

柳公權書李晟碑

西平碑文爲裴晉公撰柳誠懸書今海未見此碑近始見之字雖剥落然一段挺拔不群之概尚可捫而得也王元美不滿晉公之文謂西平之子呼進獨太保懿在乞文於晉公晉公自以爲位列宰相文宗御安體當如是而于西平之元功偉畧十不若一二元美之言是矣然此碑列銜云臣裴度奉勅撰而非太保乞也余以爲奉命之作固自有體西平之功赫若人世何可過爲顯揚不爲人主地元美見不及此矣

常見孫子曙若溫公碑界棠數萬言卒來見者之口溫公竟不能有其碑此千秋之炯鑒也六月十七日偶記

柳公權書苻璘碑

苻尚書碑字法深厚似在太師碑司王大令刻奉中楷樹此本把玩竟日唐初諸公無不學晉即褚河南剛正不撓千古偉人而其書亦帶有婀娜不勝羅綺之致蓋屈而就晉法也至誠懸始大闢境界自出手眼雖學晉公實有出藍之譽故唐人稱其一字千金又謂萬碣之書不出誠懸則為不孝至四裔咸知寶重豈偶然哉近人評書者乃以晉法繩之真井

蛙之見也

苻符二姓各有分瓜從苻者其先姓蒲以讖文改為苻從竹者其先仕秦為符璽郎遂以為氏二姓因有不同而唐苻璘碑合從竹而書作符而符豎之苻又有書從竹者二字古原通用漢碑草以竹為艹少有從竹者魏晉以下直書碑亦有書苻節為符節者不可不知也附記於此

柳公權玄秘塔碑

誠懸玄秘碑最為世俗所矜式然骨力稍露不及聖教與崔太師碑宋僧夢英篆學之遂落硬直一派不善學柳者也此碑之文為裴休撰唐人取經西域皆梵書番語文義不屬使裴休等翻譯潤色竊取聖賢之義故幻妄之以文其陋而世人昧昧奉為上乘者皆休等為之也即如撰玄秘塔文何能昔一名理但侈言人主寵遇之隆以張揚其教而已休輩之伎倆不過如此此儒者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若休輩者吾知其沉淪無已矣吾嘗讀歐陽文忠文集中無一篇佛寺碑記元時刻釋書令吳幼青先生作序先生堅不應命此皆聖人之徒也

柳公權小楷護命經・

前人稱柳誠懸所書清淨經護命經俱為佳蹟但清淨經猶

摹倣大王雁行處猶是護命經絕去摹倣之跡自創我作祖之意真有唐第一妙蹟柳公名望行世李西臺愛柳尤篤師志歐陽公嘗高重碑恭為誤愛陰符序米元章愛金剛經薛道祖嘗崔太碑至於古淡茂秀莫護命經若也黃文字謂於虞諸顏歐皆彷彿十一自學柳誠懸方悟用筆古淡處自今以後不得令柳法而趨右軍法黃公秀媚處終圖於王右軍不能如柳之脫然能離也六月十八日記於小閣上柳蹟在京師者有宋搨金剛經貫似洞庭本在李相公鴻人有王楷基

銘在一盦商家

顏魯公書寶塔頌

碑在京師之憫忠寺嘗自書刊於石故文句後而前字法端
嚴蘇碑之佳者按唐史肅宗至德二載安祿山已死 安慶
緒忌史思明之強遣安承慶安守忠就史那往徵兵則密圖
之思明納判官耿仁智等之謀乃囚承慶等以所部十三郡
及兵八萬來降上大喜以思明為歸義王范陽節度使未幾
復叛此碑乃建於歸附之時而以頌唐也

史惟則大智禪師碑

惟則分隸為開元時第一探以筆法固少變體疏而暢適
句無不是筋骨是一代高手也書道稱其古今折衷入小處
變如因高而瞰遠得川陵而以見信碑石完好無一字剝
蝕尤為可珍

李陽水李氏二墳記

篆書自秦漢而後推李陽冰為第一手今觀三墳記運筆命
格弥古森森誠不易及然余嘗於陸探微所畫金勝圖後見
陽冰手書遒勁沖逸古致翩然又非石刻所能及也
宋僧夢英留心篆書大要于李斯諸人外加取致而獨推重

陽冰後人非之然所著篆書偏旁字源誠可為後學取法自
書後跋云依刊定說文重書偏旁字源目錄五百四十部負
石於長安故都文宣王廟使千載之後知余振古風明籀篆
引工學者取法於茲焉有甚何往今故彙於李氏篆之後
宜殷謂李陽冰篆為筆虎又善小篆自謂蒼頡後身

絳州碧落碑

碧落觀名也開元間改為龍興寺其碑舊傳為陳惟玉書洛
中紀異錄二道士書化白鴿飛去妄也舊刻天尊像背州將
募刻此碑昔李陽冰觀之七日而不忍去學之十二年而不
成必有獨得其妙者矣後人輕蔑之可乎詳注釋文乃鄭承
規書古然可存

六月二十日展記京生几案展碧落碑細看中有絕佳之
字不讓古篆有極不佳之字卑俗可笑者昔歐公集古錄有
剔去惡字而存佳者如智永千文去二百餘字是也此碑當
存數十字剔裝之

王知敬書李靖碑

李衛公碑稍泐金石錄謂為王知敬書知敬負書名當時與
房玄齡殷仲容相伯仲詳其所書尚存可愛如此唐初名手

入止知虞褚如李衛公碑蘭陵公主碑崔敦禮碑高士廉塋
兆記孔穎達碑馬周碑薛收碑褚亮碑有著名者有不著名
者皆精妙絕倫不讓虞褚入罕見之故多不知也

蘭陵公主碑

公主太宗第十九女也碑文不知出何人手方整婉秀書家
碩國也合著見趙模所書高申公塋兆記筆致相合疑模書
名太宗嘗命之摹蘭亭者此為模書無疑也

中書令崔敦禮碑

崔公初名元禮高祖改敦禮墓碑已剝落然所存者整潔俊

逸顆顆明珠也筆致大似李衛公碑當亦是王知敬書秦入
趙崡云此碑久仆少傳於世又薛收碑書法亦類此當俱是
王書也

褚亮碑

褚公乃河南公父由陳入隋由隋入唐八十八卒今碑已殘
剝然隸精工之甚唐石之最佳者字與馬周碑相類馬碑金
石錄謂為殷仲容書則此碑知為仲容無疑也仲容疏貧書
名河南肯舍之他求乎

尚書張儉碑

此碑稍泐昔人稱其書法精健信然唐史為張後胤舊書無
字新書曰字嗣宗而碑乃曰故金紫光祿大夫張胤無後字
蓋古人雙名或時以單字行多有如此

裴休書圭峰碑

裴休書脫胎於習永而附益以歐陽率更是碑乃是裴額行
柳誠懸而已任書何不得量也後世乃有以為勝柳書者兒
童之葉耳所撰文乃彼家剝語捨本業而拾異類之唾餘鋪
張以見學術真如貧子衣珠行乞亦可哀矣

張增書段行琛碑

張增無書名所書段公碑遒勁貴逸全得晉人遺法唐石之
最佳者可玩也按行琛乃忠烈公秀實之父長祥顏次忠烈
次秀成次同舊史傳不載

曲阜縣文宣王廟記

孔溫裕乃先聖三十九代孫貴以私俸奏請葺廟賜詔嘉獎
碑無書者名勁秀大有唐司公柳誠懸筆意其事其書俱足
存

陸柬書陀羅尼經

陸柬所書佛經傳世者止見此本為晉府所藏又有承亨

珍玩即乃遇保家物也字法員健而有風致余入名家書多
從此入手細閱之自見
高氏書藏彌勒像賛
崇禎中少女人書所存唯太原參軍房璘妻高氏所書藏佛
頌首入稱其字書簡古筆力遒健金石雖經翻刻然簡古遒
健之致尚在夫男子生而泯泯者何限乃婦人借書名以傳
後世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豈無愧於巾幗哉
僧無可寂照碑
此碑為段成式文僧無可書成式著酉陽雜俎者好奇之士

也無可乃賈島從弟有詩集行世觀其所書矯勁不凡蓋亦
奇人也
僧建初書玄奘塔銘
玄奘取經西域歸為翻譯蓋大有功於佛教者而史載其壽
止云五十六蓋中壽也世人佞佛大約求消災延壽耳而玄
奘宜延而不能延入奈何捨經德而趨異教冀不可必之福
乎史云卒於麟德元年至文宗開成四年改葬建塔劉軻為
之撰文始云卒於麟德元年享年六十九飾詞也
呂秀巖書景教碑
秀巖景教流行中國碑書法秀逸遒勁唐石之最佳者余前
此未見已亥之秋王文合何泰寧來未知碑在何地何以能
完好如此又王長垣送洽朝陽所書碑字法秀潤亦甚完好
俱可珍也
麗仁願小楷三經
麗仁願素以書名而其所書三經整楷渾是唐法可珍也蓋
宋人書至蘇米出而始大變其初固猶存唐法則也
余貢士書西明寺塔銘
余貢士所書碑字法俊逸宛是唐人名手惜書處名石泐無

可考耳
宋
韓魏公北嶽廟記
余於宋名臣畏晦翁見之獨未見公手書此碑倣魯公書
宛如畫像贊毅然有不可犯者之色
王元美云北嶽在曲陽中有一白石深相傳云是舜時從嶽
飛至者因記于此其說荒誕不可信然古樹奇殊有二螟鬼
奇甚皆千年外物碑刻亦稱是魏公此書全法顏平原而辟
距四出令入不可視公之受遺二世以自繫輕重此亦可覘

一班矣

蘇文忠書温公碑

温公碑在夏邑蘇文忠奉旨撰書文既宏肆琳瑯其書法端莊大存晉唐遺意文忠第一妙蹟也此碑仆後皇統八年夏邑令王廷直重刻之因斲舊石為四前有額後有跋事載元入陳繹夫老杏園詩序及王廷直修復温公墓碑記中此本余得之王都尉家蓋未仆以前搨神宗哀〻後載王冊王礌奉旨篆勒完好如新真奇寶也

按司馬温公以元祐元年九月卒於位二聖親臨其喪哲宗

再還喪詔其孤康又遣大臣諭指俾發遣命從官葬命入內內侍省供奉官李永言護喪沿涑水相地卜宅於是以十月甲子掘壙發陝解絳華四州卒穿土復冢尚方百工為葬具十月復命公從子富提舉之以二年正月辛酉既葬之期年敕翰林學士蘇軾撰碑上親為篆字以表其首又命永言及公從孫桂督將作百工起樓於墓之東南以居焉樓成凡四丈有五尺七月畢事費公帑一萬六千有奇八年九月宣仁皇后崩紹聖元年七月二省言前後臣僚論列元祐以來司馬光等罪惡詔追所贈官并謚告及追所賜神道碑額析去官修碑樓及劉碑磨毀碑文未幾熙寧好黨之碑大書深刻皆以為首靖康初元除元祐黨禁贈公太師而時已不可為矣按王廷直修復公墓在金皇統八年戊辰乃宋高宗紹興之十八年也距紹聖仆碑時計五十有五年時公墓已淪在異域而其臣愛護脩復之如此其視紹聖崇寧為何如也金主下相乃繪温公之像賜之正中國指為當時也吁可歎哉

蘇文忠小楷謝啟

公按殿中丞直史館其啟陳謝三書小楷筆〻鍾王公帖中

僅見者舊平原石本摹刻亦工

蘇子瞻仙游塔題字

公為鳳翔判官時遊仙游寺塔而記其事字純似顏魯公座位帖近入學蘇者一味豐腴全未夢見此也

蘇子瞻海棠詩斷石

海棠詩僅存百餘字楷書蝸勁似徐季海題經記而風致過之前有小像石刻油葉石林云海棠詩為東坡先生最得意之作故當寫入間刻石有五六本此本乃里農人得自古墓中始掘時為鋤鑱所壞復規而方之也去其碎僅存百字

詩前有先生自繪像即小剥泐不妨保観此石後在黄岡王同軌家每搨以贈人同軌字行甫為蕭齊署丞著再譚及谷江亭稿行世

米元章書顔魯公碑陰

米老為魯公碑陰即用魯公書法奇宕可喜皇碑中謂杞欲害公之人而不能害公之仙其說亦奇余以為杞能害公一時而不能不予公以千古固無論仙與不仙也

米元章蕪湖縣新學記

蕪湖學記黄裳撰文米芾書字法遒勁而骨秀余舊有未斷

本兵亂失去今雖稍剥然大勝龍井方圓菴諸刻

米元章明道觀壁記　章聖天臨殿記　及天臨殿銘

三石皆奉勅書頴秀異常唐人不敢望其項背也六月二十二日久旱大雨几席生涼坐小閣上観之竟日

米元章天衣懷禪師碑

碑文全用彼家語似一篇語録非文也而筆法勁逸能勝他書後書芾呈蓋稿也韓平原跋以上石今墨跡在劉合肥處前缺十餘行中亦数字不同想想所書非一本耳

黄山谷書狄梁公碑

碑為范文正公撰文黄文節書文載梁公事極悉書極端謹不類他書以梁公之勲德文正之文章文節之妙筆可稱三絶聞尚有堯齊碑惜未見

黄山谷題琴師元公此君軒詩

此君軒詩為涪翁極得意之作而書亦瀟灑如意不知刻于何地摹手不一然一段清韻之致如嚮色在林尚足撲人眉宇也

又見山谷緑葉贊刻于廬山廟蓋山谷謫居涪城作也緑葉

贊贈女子炎王者炎王姓史氏名玖字炎王為張子復妻喜文墨夫婦詩詞唱和棠為一編曰和鳴集山谷來涪叙張氏為姑未親炎王致緑葉逆為之贊書法甚佳石理已泐姑記其事於后

蔡君謨萬安橋記

泉州萬安橋長三千六百尺費至一千四百萬事亦鉅矣忠以一太守不費公帑為之事舉而民不知此忠之所以為忠忠之所以為忠也橋成公召還朝乃大書刻石雄偉開岩堪與橋埒

蔡君謨荔枝譜

荔枝譜書法顏魯公體格相媲風骨則遜世代使之然也然
宋李諸公能存晉唐法者指不多屈也

蔡君謨茶録

宋人細工楷法者惟茶録出入晉唐間絕構也此本刻於
宋大內彼時已稱不易得余又於友人處見一本結構精妙
大不及此此本後有黃文獻手跋云蔡君謨小楷茶録結體
似顏平原張景隆刻之汴京又有墨本入紹興寶章閣摸勒
禁中冊八分題序字勢飄逸頗具晉人風軌此搨是也今什
不傳恐當日所書不止一二或別有真蹟且慕遇之亦未可

知耳至正三年佛日黃溍記

宋劉高從書盤谷序

高從唐貞元間人所書盤谷序端勁有古法世不多見呈歐
陽文忠修唐書搜羅金石遺文始得此碑人益貴尚呈有篤
嗜購之者久之剝落元祐八年濟源令傅居俞慕刻之然筆
法大有處致非宋人所及也

宋高宗籍田手詔

宋諸帝多能書者而以高宗為第一此紹興十七年耕籍詔
書頒至婺州上石余見思陵手書甚多此詔更覺勁拔近代
殊觀未有也

盧經書慎刑箴

慎刑箴乃是尚書刑判西京時所作一序一箴極其剴切而
進士盧經書刻於石書法整齊可愛當時刑罰煩苛四海囂
然安得此仁人之言重刑罰可刑之座右乎
此石序文稍有剝落者録其箴云刑之所設禁暴防淫慎用
威濫刑澤惟深如燭于闇如拯于溺所以君子必盡其心慎
刑本仁仁者多壽濫刑獲殺天網不漏嚴拙先見于必有後
願布師文置諸座右

道士于貞撰記

于道士元隱宣和帝賜之道號乃集唐諸名家書而為記
集字絕無湊泊痕風神瀟灑高手也

僧參寥書三十六峰賦

武林僧參寥從坡公游其所寄樓四明三十六峰賦筆法全
做坡公聞彼時徐州有營妓習坡公書人無不能辨蓋公為
一代偉人即異流婦女咸知企慕效法如此而朝士顧欲殺
之而甘心者則獨何歟

朱元晦先生題愚谷墓

朱子大書雄偉異常石已剝落書云嗚呼大恩受居之基八字以先賢手跡存之

吳傅朋書陸宣公祠堂記

祠建於淳熙四年呂東萊先生文吳傅朋書文既條達卓朗書復勁雅勵當時事衰微之日而諸君子猶表章丘人以維風紀其事尤可紀也

金

嵩中嶽廟碑

碑文為黃久約撰書者止云臣郝而不著其名石又完好非泐也書法方整遒勁大有唐人遺致

王庭筠書博州廟學碑

庭筠顯書名此碑風骨嚴整有褒揚之勁秀而無其傾欹近石不多見有庭筠以名家子仕于完顏年未四十有稱黃華老人其意良可悲矣

丹州普照寺興造記

碑立於皇統四年集柳誠懸書方整勁秀宛如柳公手跡集者不著名如此妙腕大勝唐僧懷仁此可為知者道耳

元

趙文敏書張留孫碑

元道士張留孫官如開府儀同三司上卿名器之濫至此可咲也趙文敏奉勅書其碑豐偉秀拔最稱能觀自徐季海李北海而後未見其匹張也碑刻兩面今嵌然嵌東嶽廟中石理堅緻纔完不壞刻者為茅紹之彼時求公書者非茅刻則不書觀摹勒之妙固名手也

趙子昂張留孫像贊

張道士像贊亦文敏奉勅書字形比碑稍小而更勁逸後有吳全節記亦似文敏書稍乏精采或學文敏者乎記中至此之白樂天司馬溫公何失倫也

趙子昂書僧裕公碑

裕公少林僧也元人贈大司空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晉國公宜當日仁虞院司農者皆帶中書銜也碑為程鉅夫文趙孟頫書稍不及他碑或摹刻者不及茅紹之耳

趙子昂書番君廟碑

番君廟者祀番陽令吳芮也當秦末漢初有功於民世世祀之廟始於范文正公至此重新之文敏書翩翩欲仙可珍也

趙子昂書道士將道行碑

趙文敏書道行碑更儷圓秀王元美云妥貼過出於波撇間
蓋能用人今指於北海腕者信然
趙子昂書捐施題名記
此乃文敏小書遒秀絶倫准之晉唐間當無愧色邪子然可
晉人書法以趙文敏為嫡嗣倘時尸出耳知言哉
趙子昂書千字文
文敏好書千字文余藏其墨蹟一卷純用蘭亭法此則甚有
李江夏筆意墨寶也
趙子昂書姜白石續書譜

姜白石續書譜其精義不遜孫虔禮更得松雪翁書之可稱
二絶其書以娑羅碑嗣定武蘭亭尤為得意之作王元美稱
此帖精工之極如花月松風娟娟灑灑披襟流連不能自已
識有然者
趙子昂書枯樹賦
褚河南書枯樹賦墨蹟舊在華亭某家不知何時入故內滄
桑後在燕京肥鄉余曾借觀後有晁元智跋字甚奇岩此帖
視枝山集中疑為元人偽作余再四細看無河南秀挺不群
之致枝山之疑非妄趙文敏所臨師其意不襲其迹眞秀溫
潤即河南見之亦當心折乃周公瑕翻摹者豈非常刻所能
及也
趙世延書昭德殿碑
碑亦在東嶽廟書法微類文敏而遜其莊嚴矣大約書法要
有結搆與文章一律有結搆則緊嚴更益之以風韻則天下
無敵矣
鮮于樞書蕭山文廟碑
太常特起北地與吳興齊名吳興常以書二紙易其一紙重
之如此此碑員秀瀟灑並見名士風流可珍也

夏濬書融堂先生墓記
融堂先生錢姓名時著書學道隱居不仕余未得見其所論
學書惟於故內得見所兩漢筆記議論不凡於正蓋卓然得
先賢之傳者今見其條墓記始知先生之生平迹所崇行可
嘉也
姚綬書重陽仙蹟記
姚牧菴書做顏平原秀拔樸厚大有先正典刑入有言此記
可追魏宋文貞碑非妄
趙良弼默菴記

道士邢道安于樊川佳勝之地築菴以隱當中原禍亂之日道人守獄五十年不變其志卒免鋒鏑之難其人蓋避於黄冠者可卯也碑集顔書亦極精工

危素書崇國寺碑

太樸擅書名雖乏挺拔然圓秀有致名手也此碑在京師崇國寺人甚重之寺有一井元末京城陷太樸奔井所將躍入傍挽之曰國史非公不能也有此老臣危素遂不得為文天祥矣

王龍澤麗澤書院記

麗澤書院乃呂東萊先生與朱晦菴先生張南軒先生講道之所享祐中建祠以祀東萊先生至元中復修之而龍澤為之記記石乃嘉靖中翻刻者其事可記也存之

六藝之一錄卷第一百二十六

錢塘　倪濤　撰

石刻文字

集錄金石序記

歐陽文忠集古錄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崐崘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之簊火餱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

如一予性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為集古錄以謂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為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〻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廬陵歐陽修序

歐陽棐集古錄目序

集古錄既成之八年家君命棐曰吾集錄前世埋沒缺落之文獨取世人無用之物而藏之者豈徒出於嗜好之僻而以為耳目之玩哉其為所得亦已多矣故嘗序其說而刻之又跋於諸卷之尾者二百九十六篇序所謂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已粗備矣若撮其大要別為目錄則吾未暇然不可以闕而不備也棐退而悉發千卷之藏而考之嗚呼可謂詳矣蓋自文武以來迄于五代盛衰得失賢臣義士姦雄賊亂之事可以動人耳目者至於釋氏道家之言莫不皆有然分散零落數千百年而後聚於此則亦可謂難矣其聚之既難則其久也又將逸散而無傳宜公之惜乎此也於是各取其書撰之人事迹之始終所立之時世而著之為一十卷以附於跋尾之後夫此二卷之書者刻之金石託之山崖未嘗不為無窮之計也然必待集錄而後著者豈非以其繁而難於盡傳歟故著其大略而不道其詳者公之志也熙寧二年二月記

朱長文碑刻錄後序

名者聖人之所以勵中人也朝廷之臣以忠義相高山林之士

以志操自厲至于建一事創一物皆欲有以傳後及夫釋老之流亦各思著其言教此不惟其性之所然皆知其名之可貴也人生天地間如晨露石火之速其至於七十者幾希而名之所垂或千萬歲而無窮是亦可尚也故古之君子惟物之久而可托以名者莫過乎金石是以書而勒之然而風日之所消爍樵牧之所輾轢陵谷之所遷易丘墓之所湮淪或磨滅無聞或剖缺難辨識為可嘆息也石刻始于周行於秦漢而極盛於唐今周秦之迹僅有存者漢隸亦時見於郡國間唐碑不可勝數矣又不知千百世之後所遺者復幾何耶予故據所聞見者為錄

其名以遺好事者使可以求之也然自古石刻不在錄中者蓋多矣余不能悉知也自五代至于皇朝碑碣尚完而衆聽所易聞不必繁述云

趙德夫金石錄序

余自少小喜從當世學士大夫訪問前代金石刻詞以廣異聞後得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讀而賢之以為是正譌謬有功於後學甚大惜其尚有漏落又無歲月先後之次思欲廣而成書以傳學者於是益訪求藏蓄凡廿年而後粗備上自三代下訖隋唐五季內自京師達于四方遐邦絕域夷狄所傳倉史以來古文奇字大小二篆分隸行草之書鐘鼎簠簋尊敦甗鬲盤杅之銘詞人墨客詩歌賦頌碑志敘記之文章名卿賢士之功烈行治至於浮屠老子之說凡古物奇器豐碑巨刻所載與夫殘章斷畫磨滅而僅存者略無遺矣因次其先後為二千卷余之致力於斯可謂勤且久矣非特區區為玩好之具而已也蓋竊以謂詩書以後君臣行事之迹悉載於史雖是非襃貶出於秉筆者私意或失其實然至其善惡大節有不可誣而又傳之既久理當依據若夫歲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刻考之其牴牾十常二四蓋史牒出於後人之手不能無失而刻詞當時所立

可信不疑則又考其異同參以他書為金石錄卅卷至於文詞之媺惡字畫之工拙覽者當自得之皆不復論嗚呼自三代以來聖賢遺迹著于金石者多矣蓋其風雨侵蝕與夫樵夫牧童毀傷淪棄之餘幸而存者止此爾是金石之固猶不足恃然則所謂二千卷者終歸于磨滅而余之是書有時而或傳也孔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是書之成其賢於無所用心豈特博弈之比乎輙錄而傳諸後世好古博雅之士其必有補焉東武趙明誠序

劉斯立金石錄序

東武趙明誠德父家多前代金石刻倣歐陽公集古所論以考書傳諸家同異訂其得失著金石錄三十卷別白牴牾實事求是其言斤斤甚可觀也昔文籍既繁竹素紙札轉相謄寫彌久不能無誤近世用墨板模印便于流本而一有所失更無別本是正然則謄寫模印其為利害之數畧等又前世載筆之士所見所聞與其所傳不能無同異亦或意有軒輊情有愛惡則適雖失實後學捜抉證驗力多功寡此校讐之士抱槧懷鉛所以汲汲也昔人欲刊定經典及醫方或謂經典同異未有所傷非若醫方能致壽夭陶弘景亟稱之以為知言彼哉卑陋一至于

此或譏邢卲不善讐書卲曰誤書思之更是一適且别本是正
猶未敢曰可而欲以思得之其訛有如此者惟金石刻出于當
時所作身與事接不容為妄皎皎可信前人勤渠知重以遺來
世唯恐不遠固非以為夸而好古之士忘寢廢食而求常恨不
啻耳目宣專以為玩故余登泰山觀秦相斯所刻退而按史遷所
記大凡百四十有六字而差失者九字以此積之諸書浩博其
失胡可勝言而信書之人守己所見知其違戾猶弗能深攷摭
曰是碑之誤其殆未之思乎若乃庸夫野人所述其言不雅馴
則望而知之見差易耳今德父之藏既富且又畢擇多善而採
討去取皆有思致其書讖有補于學者亟索余文為序竊獲附
姓名于篇末有可喜者于是乎書政和七年九月十日河間劉
跂序

李易安金石錄後序 大名曹節本

東武趙明誠德甫清憲丞相中子也著金石錄三十篇上自
三代下訖五季鼎鐘甗鬲盤彝尊爵之款識豐碑大碣顯人
晦士之事蹟見于石刻者皆是正譌謬去取褒貶凡為卷二
千其妻易安李居士平生與之同志趙没後愍悼舊物之不
存乃作後序極道遭罹變故本末今龍舒郡庫刻其書而此
序不見取比獲見元槧於王順伯因為撮述大略云
予以建中辛巳歸趙氏時丞相作吏部侍郎家素貧儉德甫在
太學每月朔望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
實歸相對展玩咀嚼後二年從宦便有窮盡天下古文奇字之
志傳寫未見書買名人書畫古奇器有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
十萬留信宿計無所得卷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及連守
兩郡竭俸入以事鉛槧每獲一書即日勘校裝緝得名畫彝器
亦摩玩舒卷摘指疵病盡一燭為率故紙札精緻字畫全整冠
於諸家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

卷第幾頁第幾行以中否勝負為飲茶先後中則舉杯大笑或
至茶覆懷中不得飲而起凡書史百家字不刓缺本不誤者輒
市之儲作副本靖康丙午德甫守淄聞虜犯京師知視盈箱溢
篋戀戀悵悵知其必不為己物建炎丁未奔太夫人喪南來既
長物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印本重大者畫之多幅者器之無
款識者已又去書之監本者畫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載尚
十五車連艫渡淮江其淄州故第所鎖十間屋期以明年具舟
載之又化為煨燼己酉歲六月德甫駐家池陽獨赴行都自岸
上望舟中告别余意甚惡呼曰如傳聞城中緩急奈何遽應曰

從衆必不得已先許輜重次衣衾次書冊次卷軸次古器獨宗
器者可自負抱與身俱存亡勿忘之禋歟焉去秋八月德甫以
病不起時六宮往江西予遣二吏部所存書二萬卷金石刻二
千本先往洪州至冬虜陷洪遂盡委棄所謂連艫渡江者又散
為雲煙矣獨餘輕小卷軸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說鹽鐵論石刻
數十副軸鼎彝十數及南唐書數篋偶在卧內巋然猶存上江
既不可往乃之台溫之衢之越之杭寄物於嵊縣庚戌春官軍
收叛卒悉取去入故李將軍家巋然者十失五六猶有五七簏
挈家寓越城一夕為盜穴壁負五簏去盡為吳說運使賤價得

之僅存不成部帙殘書策數種忽閱此書如見故人因憶德甫
在東萊靜治堂裝褾初就芸籤縹帶束十卷作一帙日校二卷
又跋一卷此二千卷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澤如新墓木
已拱乃知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亦理之常又何足道所以
區區記其終始者亦欲為後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
時紹興四年也易安年五十二矣自叙如此予讀其文而悲
之為識於是書

樓攻媿跋東觀餘論

雲林子妙于考古是書久行于世余尤所篤好惜其訛舛尚多
每欲手寫以傳好事者未暇也著作莊子禮欲得善本傳後再
為詳校而寄之王順伯厚之嘗言本朝始自歐陽公集古錄千
卷趙德父金石錄至二千卷考訂甚工然猶未免差誤惟雲林
之書為盡善順伯蓄古刻甚富論議不苟余觀此書辨析隱奧
上下千古皆前賢所未發後人所難及修撰劉公壽裳徽董公
逌皆鴻博之士與之言自以為不及也以雲林之美才又仕于
洛多見故家名帖及居館閣盡見大清樓所藏與書時方承平
鼎彝古器具見制作款識之傳嘗自言曰考校往古事蹟先須
熟讀強記遇事加之精審決無疏略又謂歐陽考校非所長則

此書宜無毫髮之恨及細讀之尚有疑焉如米襄陽疑李斯書
謂不知何人書雲林則曰乃李陽冰篆明州刺史裴公紀德碣
中字可謂精確矣然謂史籀書峽州遷易恐未能辨其字殊無
三代體然其辭皆唐人筆韻不知正以紀德碣類縮而小之歟
全取歙州遷三字又種明為萬東皆取其半缺乃唐落碑中
唐字陽冰黃好碧落碑故用其字雲林謂以為揚雄未之攷也
王大令靜息帖鬻石事與范訓晉公同東飛見此兩雲林謂劉
表在荊州時未知何據觀河南王氏所藏子敬帖云太極殿題
猶更書自注云謂不書太極殿榜然選詩既謂璇題納行月者

乃謂以玉飾標頭如孟子之言標題非題扁之題也王世將表
云頓乏匆匆雲林引顏氏家訓云世中書翰多稱匆匆又引杜
牧之詩浮生長匆匆謂古人詩中用之不特稱于書翰顏之推
在牧之數百年之前似難以此詩為證跋右軍世兼帖云廉似
竹於文從為此帖以之佮從草非是按說文解字廉從草在草
部不得為非是以是益知考古書之不易云雲林壽止四十
而精博如此余年七十有四聞見寡陋心頗好之不自知其可
笑也鍾王以來多以意行筆雲林耽玩古帖樂之與化如隱之
為隱最之為敢之類尚衆此既為小學而作亦略為正其點畫

不敢自謂詳盡更俟博雅君子相與正之嘉定　年四明樓鑰
書於攻媿齋
門　毛晉書元豐題跋後云余嘗論東觀餘論力排六一居
士集古錄瑕處將謂吹求無剩矣及閱子固跋中如江紅二
二周所李翁之類不得不正永叔之失子曰吾猶及史之闕
文也今亡矣夫蘇子瞻所以痛貶妄改古人文字云毛晉識

董弅廣川書跋序

弅家自上世以來蓄異書多有前人真蹟先君生而穎悟刻
苦務學博極羣書討究詳閱必探本原三代而上鐘鼎彝既
多有之其款識在秘府若好事之家必宛轉求訪得之而後已
前代石刻在遠方若深山窮谷河心水濱者亦託人傳模墨本
知識之家與先君相遇必悉示所藏析別真贋訂證源流若書
畫題跋若夢中治道必反覆詳盡異日教化其本禮法可為世
範者必加顯異以重模楷或涉問異事出疑似者必旁證他書
使昭然易見探古人用意之精巧僞不能亂鑒良工之所能臨
摹不能亂爰自南渡鄉國隔絕先世所藏莫知在亡或已散逸
過江隨行所攜毀於兵火今所得於煨燼之餘年來為裒集在
者得書跋題為十卷畫跋六卷繕寫藏諸家廟別錄以示子孫

俾知先君博物洽聞古今鮮儷無墜家訓庶或師聞其萬一焉
爾紹興丁丑歲十月丙辰孤弅謹序
毛晉書廣川書跋後云鄭康成漢世碩儒典識攙什之點歐
陽修宋朝宇匠誤辨憂壺之碑甚矣博古之不易也董子在
政和間鑒定秘閣所藏三代法物名器一一詳論精核若故
有之物而素所習玩者此豈天欲顯神寶於世必生畸人
為之發揚並暢即同朝唯校書郎黃長睿相與商確為千古
知己長睿著古器說四百餘篇載在圖經董子則有書跋十
卷雖入金石字頭之類岐陽鼓文從來盡謂宣王獵碣耳獨

反覆辨之，何故鄭漁仲便居之不疑，是以讀書貴其疑

也。海虞王晉識

洪景伯隸釋序

秦燒書，廢古文，而官獄多事，乃令下杜人程邈作小篆，而邈復損

益隸書，所以施之徒隸，趙翁局也，亦曰佐書。漢魏之際，蔡邕鍾

繇、邯鄲淳俱不書名。後魏酈道元注水經，漢碑之見川者，

始見其書蓋數十百餘。陵遷谷變，火焚風剝，至政和間已亡

其什八。本朝歐陽公、趙明誠好藏金石刻，漢隸之著錄者，歐

陽氏七十五卷，趙氏多歐陽九十二卷，而闕其六。自中原厄於

兵，南北壤絕，道里阻矣。予三十年訪求，尚闕趙錄四之一，而

近歲新出者亦三十餘，趙蓋未見也。既法其字為之韻，復辨其

文為之釋，使學隸者藉書以讀碑，則歷歷在目，而咀味菁華，亦

翰墨之一助。唯老子、張公神皆隸之數，碑有撰人名氏，若華山

亭為衛覬之文，見於他說者，財一二爾。其文或殘而難解，或不

大醫者碑之說，瞽出其間，三代所存之器，其剝缺不可章者紐龜

知之文，數篇附于後，如此，書碑學亦可自劉向言也已下字

畫不能取者，皆不為號。乾道二年正月八日，鄱陽洪适景伯序。

刻隸釋一序之。隸釋一書，乃宋人洪适所取兩漢、魏初碑

碣之類，有關於隸書者而識之也。其集揭取歐陽公及子棐

集古錄、趙明誠氏金石錄，并證以酈道元水經注，而更詳其

遺缺，又在集古序曰可與史傳正其闕謬，以傳後學，庶益於

多聞。金石序曰史牒出於後人之手，不能無失，而刻詞當時

所立，可信不疑。識序曰學隸者藉書以讀碑，則歷歷在目，而

咀味菁華翰墨之一助，是固越集古大有也。而集古又曰風霜

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金石錄曰聖賢遺跡，著

於金石者多殘，風雨侵蝕，收毀倫棄，幸存者無幾。識曰

陵遷谷變，火焚風剝，至今亡其什八。茲三言又世事之說也。闕斷

集若可，將類分列以補其處，後學受益。王雲鷺耕播識

洪景伯水經碑跋

右東漢及魏正始以前碑見于水經者如此。周秦先漢刻石留

用篆，故不錄。有不著歲月，疑似難明者，亦并載之。道元居羅四

海異聞，所收錄者應博，傳訛書疑，宜有誤說，而轉寫歲久，後人

更失其真。其時無善本雖當不可妄下，若表裏互紛之類，則又仍

其舊也。其碑到今不毀者十財一二，凡歐趙錄中所無者，世不

復有之矣，姑取其說以見吾之意。夫物莫壽於金石，而大書

深刻，尤不逃磨滅，若不可勝計，獨傳之竹帛猶可久，此君子所以

取予編類之書也水經曰上郡王次仲變倉頡舊文為隸秦皇一召不至令檻車送之次仲化為大鳥落翮於居庸山中又曰篆字文繁無會劇務秦用隸人之省謂之隸書或云即程邈於雲陽增損者孫暢之嘗見青州刺史說臨淄人發古冢得桐棺隱起為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惟三字是古餘同今隸書證知隸自出古非始於秦其說固已二三案齊胡公以周孝王時卒歷數世至宣王時始有大篆又數百年至秦有小篆既云隸出於篆不應篆未萌而隸先作也書傳多以隸為程邈所造兩漢書亦云然當據正史為是異端之說非所惑也

洪景伯天下碑錄跋

右天下碑錄凡十卷近世不知作者所載多唐人碑今刪取其東漢者著於篇魏碑十數予所未見者亦附焉姓名外錯者甚存其故其所謂漢或有三國之漢與五胡之漢者其所謂魏或亦有元魏者非得碑不能區別也它日中原復為王土則志古之士可以按職而求之

洪景盧漢隸字源序

漢隸字源六帙樵李婁君彥發所撰也其書甚詳其抒音且序其考覈甚精其立說甚當推此而後學其篇凡見諸石刻及碑暈胤刀銑盤洗鏡銘者三百有九起東京建武訖魏都建安歷二百年濫觴于魏晉者僅卅而一尤和皆立開元略具盡之鑪鈸法度之實無假借之間而字發設之闕而古今參中即諸筆力通神之妙有聚此編悟吾兄文惠公引自壯至老耽嗜漢隸區別為五種書曰釋曰續曰韻曰圖曰碑四者備矣惟韻書不成以為痛惜目力於篆為至難嚴且且求之字字而做之雖眾史堵牆撫摹典貴不堪將一筆也功之未就使獲觀定書且是循其類推次第志之所欲不謀而同正庶幾起立與不得並時之歎彥發囊以有班馬字類突過諸家漢史之學

予嘗敘之矣今此帙刻於高明臺方通守吾州未墨解暇趣了官事覺報爾然一室中廝與側取但見其放筆穴伸搖頭插吻而用心獨苦之狀同所不克知彥發游學有原委工詞章身既行治名顯三史而為公貢人不解狀於使周見將彥與康飯等予項備侍從承清問於燕閒宜能聲尤宜不辭贊顧亦不能一出諸口心為有愧聊復承帳敘以自釋云慶元二年十二月朔旦野處洪景廬敘

陳直齋寶刻叢編序

始歐陽兖公為集古錄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先後趙德甫金

石録迺自三代秦漢而下叙次之而不著所在郡邑及鄭漁仲作金石略時二録亦既略備其他如諸道石刻録諸碑録之類于所在詳矣而考訂或缺焉都人陳思以書於都市世之好古博雅蒐遺獵逸以足其所藏與夫故家之淪墜不振出其所藏以求售者往往交于其肆且售且售久而所閱滋多望之輒能別其真贗一旦盡取諸家所録輯為一編以今九域京府州縣為本而繫其名物於左昔人辨證審定之語具著之既錄本首以貴余來識其端凡古刻所以貴重於世歐陽公以來言之悉矣不待予言今獨感夫古今宇宙之變大抵水漂陵墮金埋雖金石之堅不足恃時其把玩綱其毀此存存弗全者不勝數矣别今所名而隔版圖其幸而存且全可推搨者非遥万而不可得得或覽廣全周不能家有而人見之也則得是書而觀之摘可想象彷彿于上下數千載間其不謂之有補于斯文矣乎思市人也其為是編志于儥而已矣而于斯文有補焉視他書坊所刻或乾醜不如徒費板墨靡楮為可同日語哉誠以是獲厚利亦善於擇術矣余故樂為書之元亦郷河東史宋濂之吾云爾紹定辛卯小至日齋陳伯玠父

洪景伯集古録跋

歐陽公集古録一千卷公名脩字永叔廬陵人平生嗜古有歷代石刻一千卷軸而藏之撮其大要為之説既刻而傳於世矣嘉祐治平間公在政府時又各書其卷尾文或小異蓋竄定有先後也凡説漢隸者今録之張平子碑南陽孫君銘皆篆也左右史題名非文翁學生也故去之其間姓名官稱歲月文辭考證之誤若槐里釋則可見也千卷之藏其傳不一再世而歷有子道矣聚之難而散之易如此惜哉

洪景伯集古録目跋

歐陽君集古録目一卷君名棐字叔弼六一翁之季子也仕至大常少卿直龍圖閣君既趨庭之訓讀父之書撮其略而目之凡集古所藏歐陽公未嘗與説獨三體石經置而弗論豈有所疑而未決乎叔弼述定作漢刻蓋為儒林傳所誤中常侍費騰死漢官謚議大夫以將進卬唆贈之而此云贈騰為諫議非也其叙碑碣如剡縣碑在嶧山而云揚州費汎碑在湖州而云南京則有不可盡信者

洪景伯金石録跋

趙氏金石録一卷趙君名明誠字德夫密州諸城人故相挺之子也所藏三代器及漢唐前後石刻為目録十卷辨證二十卷

其稱漢碑者百七十有七其陰四十今出其録書者十四

張平子後碑殘碑山陽麟鳳碣殘字資落天祿辟邪字琅邪相
王君墓闕銘逄府君墓石柱文永樂少府賈君闕銘蜀郡太
守任君神道蜀郡都尉王君神道小黄令闕南陽太守秦君
碑額河南尹蘇君碑額司空掾陳君碑額

非東漢者二

車騎將軍闕銘膠東令廟門碑

隸釋所闕者蓋未判也按其說載之趙君之書證據見識精博然以衛彈為街彈以縣竹令為縣令之類亦時有誤者紹興中其妻易安居士李清照表上之趙君無嗣李又更嫁其書行於世而碑亡矣

王功毅東觀餘論跋

東觀餘論法帖刊誤上下二卷計二百一十七條乃宋秘書郎邵武黄伯思長睿撰辨別三代以來古器漢晉以來碑刻研究款識體製字畫疵僞了然明白凡學古臨池之士宜精究之故既録其書又略識于此云

宋陳槱論古今石刻 負暄野録

古者金銅等器物其款識文字皆以坯合之後鎸刻非若今人就範模中徑鑄成者余于武陵郡開元寺鐵塔上見鐫刻經呪之屬皆先冶鑄後為之至于石刻亦多用篆額石又字畫入石處甚深至于徑寸其鐫鑿直下往往至底乃反大于面所謂如蠢虫鑽鑱之形非若後世刻削豐上銳下似茶藥碾槽状故古碑之淺也其畫愈肥近世之碑多淺也其畫愈細愈肥而難滅愈細而易滅余在漢上及襄峴間觀見魏晉碑刻如此兼石既堅頑自然難壞後世石雖精好然卻易剝缺于是知古人作事不苟非今人所能及也

陳槱論前漢無碑 又論古碑毁壞

集古目録并金石録所載自秦碑之後凡稱漢碑者悉是後漢其前漢二百年中並無名碑但有金石刻銘識數處耳歐陽公集古目録不載其説第于荅劉原父書嘗及之趙明誠云西漢文字世不多有不知何為希罕如此略不可曉然金石録却載有陽朔磚數字故云希罕言不多非無也予嘗聞之尤梁溪先生袤云西漢碑自昔好古者固嘗旁求博訪片簡隻字搜括無遺竟不之見如陽朔磚要亦非真一代之碑刻聞是新莽惡稱漢德凡所在有石刻皆令仆而磨之仍嚴其禁不容略留至于秦碑乃更加營護遂得不毁故至今尚有存者梁溪此言蓋有

拔據惜不曾再扣之予因記范石湖題虜中項王廟詩云人間
隱事有如音新　　取泰其事亦絕可發識若一笑近
世洪景伯與相番隸釋却有前漢哀帝元壽中鄞縣一碑或謂
乃後人僞為者　　按樓鑰謂所著金石錄爲千二千卷所載之
碑由今觀之信然石刻固非易朽之物其如隨時磨滅摧毀非
一前輩所載元祐中丞相韓玉汝帥長安修石橋督責甚峻村
民急以應期悉皆磨石刻以代之前人之碑盡矣予又聞蕭千
岩云蔡拱之訪求石碑或遣由吏錄村民深以為苦悉鑿其
文字或為柱礎帛碪累不存留又亂離已來凡城壁攻戰之處

單兵率取碑甃為砲石摧毀無餘凡此皆是時所遭遇而其作
壞之門殆非一端蓋亦碑刻之一厄會也悲夫

孫承澤跋歐陽公集古錄墨蹟

自歐陽公為集古錄後曾子固亦作金石錄五百卷趙明誠金
石錄二千卷葉石林跋碑所載與史不合者為金石類考五十
卷洪文惠适集漢魏間碑為隸釋凡四十八卷昭武李內翰類
其所有自夏后氏竟五代為博古圖亦千卷近代楊慎有金石
古文十四卷此如虞尹雷碑皆全碑出自近日集中不載博物
一事亦君子所不廢也余見朱文公集云予少好古金石文字
家貧不能有其書獨時取歐陽子所集錄觀其敘跋辨證之辭
以為樂遇適意時恍然若手摩挲其金石而目了其文義也既
又悵然自恨身貧賤居處僻遠不能盡致所欲得如公之為者
或寢食不怡竟日來泉南又得東武趙氏金石錄觀之大略如
歐陽子書然詮序益條理考証益精博予心獨好之于是始胠
其囊得先君子時所藏與熹後所增益者凡數十種雖不多要
皆奇古可玩悉皆標飾因其刻石大小施横軸懸之壁間坐對
循行則起恒不去目前不待披筴卷舒把玩而後為適也蓋
漢魏以前刻石制度簡朴或出奇詭皆有可觀存之足以佐嗜

古者良非小助其近世刻石本製小者或為横卷若書帙亦以
意所便也蓋歐陽子書一千卷趙氏書多倍之而予欲以凡數
十種者遇而與之並則誠若不可與然安知積之久則不若是
其富也耶顧朱文公之所好則政不必以博物為喪志也

錢塘 倪濤 撰

石刻文字

集錄金石序記

曹明仲格古要論序

先子貞隱處士平生好古博雅素蓄古法書名畫古琴舊硯彝鼎尊壺之屬置之齋閣以為珍玩其售之者往來 多余自幼性本嗜之侍於先子之側凡見一物必遍閱圖譜究其來歷格其優劣別其是否而後已迨今老猶弗怠特患其弗精耳嘗見近世紈袴子弟習清華者亦有之惜其心雖愛而目未之識矣因取古銅器書法異物分其高下辨其真贋正其要略書而成編析門分類目之曰格古要論以示世之好事者然其間或有謬誤尚冀多識君子幸而正之 洪武二十一年戊辰春三月望日雲間曹昭明仲書于淞上之寶古堂

趙子函石墨鐫華自叙

余不敏八歲時從先大夫在重慶郡得朱東巖先生博學好古手虞伯施書授余使余臨摹余時兒嬉不能有得也既歸為諸生困于制科文不暇旁及然私心竊嚮慕古人每獲一名碑必

摩弄累日不忍釋去余居近周秦漢故都諸名書多在焉而安頤宮碑林為最余每至其下必坐卧觀之至于忘返世所及片石隻字必目睹觀其佳光輒拓印之以俟好事買人從遠摹揭故亡副本并諸之友人之宦遊四方者于今二十餘年矣憶宋歐陽公趙德夫洪丞相明都玄敬楊用修皆能博收古碑註釋評論傳之將來今洪丞相録釋刻本最少歐之集古錄趙之金石錄都之金薤琳琅楊之金石古文則人所共觀記也考其收錄歐僅四百餘趙至二千都楊二公數不及歐以余三十年所收雖過都楊而視歐本才二之一視趙不能十之一自宋元上往往有二公所不及收者即諸公書亦自有異互異豈不以搜訪之難哉且諸公販本其在而求其石蹟亡者已過半矣余死之日余所收錄亦與浮煙斷霧俱盡良足悲也暇日命裝池成帙置一長几為者求書或治專柱踈或模倣名書按賞之餘每加審見書于各卷之尾又思他日將與此卷司為烏有而已因摳錄其語付諸梓冀余目不能識書乃敢謬議古人何足存者但因余言而使後之好古者如余之欺撒諸公未必非斯文之一助也且余于諸公書最愛都楊二公全文抄刻即石蹟已亡取徵備備而負歷所入不足以既為氏故用歐趙二公例

獨刻跋語刻成竊取劉氏勰之言以名其書曰石墨鐫華〻諸
同好無不稱善者追惟三十年前在重慶時東嶴先生往矣安
能起九原而與之上下之斯文未喪其為東嶴先生不知凡幾
有能益我以所未見者余雖老矣飲啖尚健天假之年將有續
編訛正君子　萬曆戊午秋七月五日中南敦物山人趙崡子
函父撰

趙凡夫寒山金石林叙

千秋興廢所賴者金石古人面目所見者書翰書翰非金石不
傳興廢非金石不遠是以鼎彝碑碣谷變陵遷時移世易毀之

存乎天下猶古人之復生于今日也余生寔晚所見無何每得
殘碑片言隻字等之天球河圖今也僻處一隅未及游覽上都
循歷所曾故秦搜剔梵宇琳宮王侯陵寢間所有珍奇秘戲可
令千古常新者取余家藏先代明人考索如黃伯思東觀餘論
秘監　宣和書譜鄭漁仲金石略朱長文墨池編歐陽公集古
錄趙德父金石錄洪丞相漢隸釋我明文壽承金石綜要葉文
莊家藏碑目弇州先生金石跋語以及內府書目天下書目中
所載參以近代間出如余耳目睹記者為之編次卽著作五時
代以人係時以時係地時地在綱分條不紊觀者易明求者易

按題曰金石林時地考廣證同志相知中有能採求共成勝事〻
併讓爵陳令余不冀而飛此又欲以俟之有心斯道者矣時萬
曆己未九月既望墨丘生趙均題于玄林小隱

盛時泰玄牘紀序

嘉靖甲寅春四明屠子將杜謀陽諸史公恭父乞予為文因循
王女潭山居記予從元洵處題詩云吏部開山處還同古洞天
卧遊三百里都只在雲端既還逐指別俠原專詩數日〻欲譯
閱後各跋百餘字歸之復錄所跋者于紙是時予在制春寒多
雨故日夕兼營葉殷入事為之入夏漸長欲盡肆厥力居無何

羅氏所藏巳碑乃復借于姚元白元白所有不甚夥然多舊時
栢木顛精奇時〻展㧞披筆日午垂去晚復當風再濯研倦乃
巳秋深入積暇久之與黃淳父過少司成朱公象玄官舍覩所
藏甲秀堂帖〻本淳父故物得之祝京兆者後歸陶士王某玄
素稱好事今宦都下淳父教詩之予既見手把之不忍釋而淳
父從旁慨嘆異其所來及酌酒賦篇於堂上因思凡物奇則
必傳聚則必散即如此帖不數載自吳而燕又自燕而吳神輸
鬼運不可致詰如此然見二氏所藏便與是帖則已識有之豈
不以奇而傳耶縱不以奇而傳文則漸微不可考後之人有

願見不可得者雖然予所覽轉古帖之真贗世所傳禊帖如麟鳳芝草予所見若上海顧內舍汝和本有張仲壽記華亭何翰林元朗本有倪元鎮詩與宋公象之本有趙子昂跋皆號稱五字不損者則真帖在世尚多又何取于二氏哉予之為此多贅也已或者曰古人若洪公适之隸釋歐公修之集古目錄趙公明誠之金石錄黃公長睿之東觀餘論如此者甚多後日焉知二氏之編不賴子傳耶予默唉予之贅又嘆古之人多此也因點竄之以存題曰古蹟紀作古蹟紀序時嘉靖丙辰十一月三日也

汪樂卿珊瑚網古今法書題跋

維古靈壽龍圖鳥字篆篇迹刻鍾鼎以昕魑魅明旂章以昭軌度尊彝陳而款識列輿地畫而疆理辨厥初形象原自同體故郭恕先以界畫屋上折下算一錙百隨咸中尺度李龍眠書法極精山谷謂其畫之關鈕透入書中則善鑒畫者應先鑒書余也自幼趨庭見先判府所藏書畫心竊儀之壯而於交知間得掌錄名蹟以至老積有廿餘帖矣雖海人缺網取珊瑚亦不過是此皆前賢遺墨多未經壽梓奚啻龍藏珍秘第未詮次間有重複茲因拄盈罷鼓叩瑚剖析寄情凡名畫書法自晉唐以來準時所取有不奪今人愛古人為各自成部而所書真蹟詩文後則石刻繼焉復搜款記收藏家為書悉附以往哲名言為書首書品真如米老顧作真書畫入金題玉躞閣遊而不害蘇子美嘗言明窗淨几筆硯紙墨皆極精良自是人生一樂歐陽文忠論學書云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為勞也有以樂其心不知物之為累也然則自古無不累心之物而有為物所樂之心今是以不憚畋神于殘年亦希王逸少一不得意譬基不出遂終其身也予若宋紫陽畫深得吳道子筆法林和靖亦善繪事可知畫為書之緒餘豈特同體而已哉罨乘天河水雲舒九萬跋歷網吾之珊瑚不少　崇禎癸未天中節檇李玉水汪砢玉樂卿氏識於東雅堂左隅之澂六齋

顧寧人求古錄序

予自少時即好訪求古人金石之文而猶不甚解及讀歐陽公集古錄乃知其事多與史書相證明可以補闕而正誤不但詞翰之工而已比二十年間周遊天下所至名山巨鎮祠廟伽藍之跡無不搜尋登危峰探窈壑捫落石履荒榛伐頹垣畚朽壤其可讀者必手自抄錄得一文為前人所未見者輒喜而不寐念古人遺刻具日遠日湮後之人未必如予即如予而數十百

年之後又當歷撫幾許又歐陽趙氏之錄僅有其目而不著其
文民以卷帙浩繁難于盡載而好古之君子不無遺憾乃取篋
中所得重爲刪正去其大半擇可傳者錄之以遺諸後人其爲
文大篇已見于方志者不錄碑刻之摹拓而傳於世者不錄近
代諸人之作多有文集者不錄在乎闕疑表微備史乘之遺存
前古之制然以布衣之賤出無僕馬往往懷墨紙躑躅於山
林榛莽之間而北方之人鮮能識字其或限於聞見窘於日力
而山高水深爲登涉之所不及者即所至之地亦豈無掛漏又
望後人之同此好者繼我而錄之也

趙子函訪古遊記三首

一 遊終南

余自髫年耽古法書洎右軍集仲文謂今集帖數種臨摹其手
神無復存者獨漢唐古碑爲可重耳余心是其言而習足一隅
以不能博收爲恨今五十矣中寄余將執木爲具於居內杓當
何有且余最喜山水探奇攬勝又以不得同志爲恨戊午夏四
月作石墨鐫華于王孫允源允源曰丈人于近道古碑恐有遺
者耶可分啟陽偕趙明誠諸君子見予所歷數所見數種余謝
不敏要允源欲與偕出微九峻而東遊城南道太乙尋草堂道郵

杖允源尋其解衣起舞曰是所願也遂治裝程從長安呼一善
搨者李守才至將發允源又請曰丈人居近南山如重陽宮宗
聖觀仙遊寺諸勝地宜多古碑盍先一觀乎余頷之翌日東二
小馬搨工與二僕負糗糧從由南盱村戍道宮戍道謁王重陽
手隱名詰成道于此有仙遺海棠花記紀所留海棠活死人墓
字出趙秉文書又道行諸碑皆不足觀南出得小逕望重陽宮
樓閣出樹杪旭日初升點水與林光相射不覺沉然至觀諸碑
森立唯複承旨所書敕藏御服於德或道行一碑可錄李道謙
書敕祖碑于元莫所稱精而有法者唯姚燧所書重陽仙跡碑

之蒙古字碑甚多不能識元美紀事作編所載數字視此如
石家珊瑚矣余為一詩已呼道士出所藏御服製以宮段工秋
香色針工精巧可左右作衣風也此服賜孫德彧者碑載甚明
傳者以為王重陽重陽金人謂道應文而元為之建宮安得服
元服德彧死葬南山巷口孫真人神道碑存傳者又以為孫思
邈皆殊可笑也今為一詩已至宮前龍虎殿稱元構木石雖堅
皆非今所有丹堊錯沉左壁上方字數行余目不能遠視王鼎
借一樓讀之云雖療功德主本宮提點孫道和書漢臣塑胡君
貴職後題至順三年十二月一日字且漫滅過余而類亦三人

一帶雲根州古藏書　卷第一百二十七　九

老之幸也向使更數歲不復可尋矣因與王鼎慨歎者久之翌
日遊樓觀其上太史伯陽父與尹喜說五千言處為說經臺其
下唐開元帝夢老子得真容處為宗聖觀宜多唐以前碑今止
雲應頌一碑頌有容事天寶間歡仮分書刻北面南面刻宗聖
觀記唐人分書甚佳但經元人剗本減弱矣碑側蘇軾書節并
手識詩咸文剝蝕元人別摹一碑法視碑側字不減又負半千
摺碑分書亦剗本恰不大佳其側知樓記文如殿碑殿壁
間宋人詩詩又其下若今止全輸靈應頌碑而興駐上紫雲樓
樓壁間元人畫山水極奇得二十年前尚亡恙今為亡賴子拭

去題惡詩殊增悵恨獨七真殿壁谷碧猶存可得不滅樓壁閒
畫似出一手者既而摩石屏窺玉井登煉丹臺由呂公洞攀顯靈
巖登上米芾第一山大字趙孟頫書九十子像贊疑皆摹刻又
元人正篆二碑道德經皆不大佳而顯靈山新作玄武廟碑則
今所撰今銘此山稱顯靈即老子真容出處不知何以貌皇帝
謬甚語具碑中已從閒仙谷將還東至會靈觀觀側觀葬塔皆宋
道士塔銘剝落不可讀觀中開元帝夢真容碑蘇靈芝書經翻
刻余別收易州一碑亦靈芝書中載姓名與此小異而刻勝之
碑陰蘇軾與章惇共游題字六道亦時日暮陰雲四起亟騎

一帶雲根州古藏書　卷第一百二十七　十

馬馳中途而至衣盡沾濡王鼎衣單衣以一襆抱持所搨碑唯
恐雨入殊有趙子固寶蘭亭之致余大咲為一詩翌日又游仙
遊寺寺傳是隋文帝避暑宮唐韓翃有詩仙游初見五城樓者
即其地也今為寺入黑水谷五里萬山迴合仄徑依黑水而行
大勝樓觀但朝造殿閣不及耳寺下潭曰黑龍傍弘淵君洞騎
人心聞宋時每歲遣中使投金龍于中居人言潭深不可測今
亦淺矣潭西為由者不記也謂上深一不可過則馬李宗諤
書洞史稱李常從京兆擊槁隱于南山之侵博通經籍豈即其
地耶而殊猶側不可居不曉所出洞前玉女泉玉女謂秦弄玉

與蕭史吹簫于此仙去語近誕泉即蘇軾所謂水亦佩他奇但經軾品題遂貴耳寺前小塔俗云過水塔々上唐人画大士晃神軾以為非吳道子不能今画與軾題皆世稀覯絶趣然祠而上高山障之有徑而出廻視殿閣參差山林掩映龍潭激流雁塔高峙宛然董北苑筆意山之勝至此殊絶矣余觀已與王甥小坐寺中為一詩其他不及詩而歸是役也為日二得唐碑一元碑佳者三塔画一蘇軾書字二翻刻唐碑二

二　遊九嵕

既而將遊九嵕求文皇陵附葬諸臣碑億馬嵬北五里有隋李使

君碑余昔自奉天過看依回久之恨無拓工遂渡渭先之馬嵬舟中指北芒阪上漢唐諸陵往々在目殷丘古城尤近短棹長波相為鼓盪余興發以一詩渴之至馬嵬不及投餐訪碑碑缺書猶孫漢法而不甚闕獨闕使君名據碑云李文球之球之見魏書使君封安喜縣公官亦不卑而隋史無傳不可攷余為一詩居人有以茗進者先置石瓷數匙于甌而注之甘苦相戰不曉何物余戲謂王甥倪迂以棗栗點茶點之人不知其味倘欲此不稱善乎相視大笑翌日馬嵬人蜣携食過余索余書置墨如竈突炯筆如禿髮光而涸內僧又雜坐于傍問以涴語余為應書

數十紙顧視以門立本內苑池上作画但對此曹差少羞涴耳是日欲為馬嵬懷古詩意興殊悪翌日乃于馬上成之過延長者扠儀門村訪荀子好善去昭陵漸近亭々一暮已當吾馬首恨不即攜謝朓驚人句朗吟其顛矣荀子若二十八舉于鄉余以白頭先子對之不覺面慚為一詩以贈是日即拉荀子至昭陵十里高生家高生名俶監生兩冊余故人先是余數語以昭陵宜有殘碑生已為問得數種以詒余翌日携王甥允濂荀子好善高生儼兩冊攜鐵而行北一里許得許洛仁碑々書不大佳又北半里許得薛收碑以昭仁寺碑駁々有伯施法折而西

一里許為趙村々有唐濟寺々後石鼓唐人書尊勝經呪精健絶倫止存十三故長安志園有石鼓與宮而不言所以從趙村北行八里許為莊河村々中間有一碑未至先于道傍冢得姜遐斷碑及至村覩碑則段志玄碑行間一牧羊兒云碑甚多余犒以金使前東行數十步田間又橫一碑則監門將軍王君碑又東行數十步一碑無字亦無冢蓋土人平之而并磨其碑耳以圖攷爲是段孫無忌碑又東行半里許為崔洞村流水界之渡而東一碑則房玄齡梁公碑褚河南正書雖存者無幾而明珠寶玉片屑已足襲藏矣世但重褚河南聖教序而此碑則沉

埋斷碑間悲哉又東數十步高士廉碑在焉又東數百步李靖
碑在焉撰書姓氏殘缺與諸碑同而上半完好靖冢作三山形
文皇以象其功土人謂上三冢李勣冢亦如靖土人謂下三冢
二冢南北相去不二里勣碑高宗御書高二丈餘巋然屹立與
溫彥博碑搨者甚多土人捶其字殆盡彥博碑在靖碑北數十
步歐陽詢書法視皇甫九成化度最為得中而不復可搨余為
吞嗟者久之是日亭午暍甚就西峪村李氏市食李氏食余而
返其值已小坐一廟東南望古塚相連碑甚多就之則褚亮碑
阿史那忠碑張後胤碑孔穎達碑豆盧寬碑張阿難碑鱗次都

不百步書與段蕃等碑但有法而孔穎達碑極類虞伯施但結
構小疎昔人謂為伯施書非也穎達卒在世南後不應世南作
書當是習世南者書之然已侵蝕盡矣既而又得蘭陵公主碑于
老軍營之西北得馬周碑于狗村之東得唐儉碑于小陽村之
北碑既多佳余且觀且行搨工遂不相及余語諸君期以三日
畢搨乃登昭陵皆曰諾方余之過莊河村觀段志玄碑也有趙
生文奎村人也聞余至遮要余余謝不往趙生則自追余西峪
村余翌日至其家主食其飯亨僕食其蔬秣馬食其芻茭久無
倦色余述安之為一詩而令十賜攜搨工盡搨諸碑孔穎達碑

殘首歎莫處有至正四年三月顯游特看此碑題書十二字積
泥土中拭視如新是一奇也方搨而王猾馬忽逸追之馬止處
一碑仆地王物詰余余募人起之乃崔公相敦禮碑大半完好
是又一奇也余既不即行則為訪求殘碑仆者起之埋者出之
存穎者搨穎尉遲敬德碑自額以下埋土中聞十五年前令尹
蔣寶田掘而搨數十紙令出之了無一字矣土人子蔣君前後
摭而瘞之耳又山半數冢土人謂李相墳仆一碑傳是魏鄭公
碑山東半數冢土人謂亂冢坪仆二碑余皆起之則與尉遲碑
同不知何年掘而仆之也余不勝嗟悼為一詩弔之又有告我

以陵北四十五里吃千村有乙速孤公碑者余與欲飛趙生語
余勿行是天將雨余性之趙生指門前溪水謂余水縮雨徵也
盧水從巳谷出村人鑿山引之溉田田皆畝一鍾而以其盈縮
占雨甚驗余搨都信已而陰雲忽起大風拔木驟雨如注山谷
應響水泉皆溢如秦王破王世充歸洛敵萬騎二十五將后從
鼓吹聲震長安中余亟為短歌歌之以敵其勢翌日稍霽余與
諸君乃上其道有二東曰御道稍平蓋唐帝謁陵所由西道仄
近莊河乃從西道土人謂有馬鞍嶺恐余不能過余至則履若
平地然九嵕中一峯為太宗葬處是曰昭陵高不敵中南一小

峯而土人遂以為峻絕真井魚見也余既至峯下觀唐朝公碑
與翁仲或仰或仆獨六馬首以片石刻其半左右列各三致歟
陽詢書贊刻石殿仲答又書刻馬座今馬身半刻而無座字殺
亦不類唐人且太宗以天下全力豈難作一石馬而半刻之耶
姑存以待博物者自此益升絕余獨衣短衣而上王堉先從余
老力衰為徐行筍子先至馬鞍山已憊不能置足余掖之至此
益憊余又掖之相視而笑既達其巔則分東西二峯見地脈
從崆峒來至此界以涇仲山嵯峨障其東涇出山後渭遶其前
南則中南太乙亘若列屏平川一帶衡視無際長安萬戶城若

彈丸吳嶽半石洞藤蘿之所謂磬山冷閣以入指名而飛注
不得坐為一詩而下循山北行三十里為東莊村村人朴野而
能食客但其地氣寒四月麥才一尺供具不備客至便剝一羊
不然則烹雞相氏老為炊嫗婦翁也競以酒食果蔬進餽余領
之是日午之此于村村東二家一為乙速孤昭祐碑苗神客撰
釋行滿正書一為乙速孤行儼碑劉憲撰行義晊分書地僻搨
者少故搨猶完亦幸已此于村之西南又二十餘里曰盧村陳
生庭謨亦余好古聞余來鞭馬觴余于此于相見甚驩余即碑
下為觴引教觴勸重而別是夜宿東莊哭甚余雖暇酒搦殘二

被視山南別一天地矣為一詩翌日南行緣漢上下雨氣相間
日光蒼蕊泉聲在耳山色映人與致殊佳為一詩遂由東道下
谷口為烟霞洞傳為鄭子真隱居處涇陽亦有谷口此去涇尤
近而漢中又有谷口不知誰是余與王子筍子高子小坐樹下
談子真事村人轍答曰村無姓鄭者口占一絕句嘲之是日別
高子抵儀門筍子宴余筍子三世同居白叟黃童一家滿座殊
令人魂羡翌日南過阿史村村亦有數大冢因憶此卒豆盧阿
史那皆代北大姓而阿史那豆盧諸人又有功于唐陪葬昭陵
此必三族所居而無所考過此東望茂陵巋然壁上而衡霍諸

村附為相見武帝之茂陵昭陵物功戚然似不減李靖衛陰
山擒頡利時而俗儒往往訾之殊為可恨略而南陂盡得與平
城上于茂陵九嵕則又皆在指顧中矣余不勝感慨為一詩
而與平于子養賢又為言其縣宮碑在往觀乃隋賀若誼碑
宋人磨其陰刻作夫子廟碑元文尚存十五閣昔曾完好一縣
令不耐嚴貴人之索取椎其字過半云已又于崇寧寺壁間得
隋常醜奴墓誌書雖不大佳唐以前物可存也是日徐明府聞
而迎余歆明府邑賢人先大夫曾試邑即今慕本拱矣見明府
殊有風大之慨明府亦優謂歡然道故令為一詩謝之而屬之

賀若誼當醜奴二石已置守焉翌日歸是役也為日十四得隋
碑二隋墓誌一唐碑二十石鼓一尉遲恭杜淹李時摩順義公
先妣陸氏清河公主碑額六

三　遊城南

歸自九嵕之明日王雖先點長安令亦以他事不得即東又十
餘日乃戒裝至則王雖有世母之喪余居逆旅以俟之意殊鬱
鬱適張生村棋來翌日與偕出安定門過廣武城遊崇仁寺本
名崇聖建自隋唐今為秦邸香火院詢樁無曾長安畋許寺不
及也俗呼金勝寺經堂前有唐大德檀法師塔銘姜立祐撰石

幢尊勝神咒殘少焉書皆殊絶余觀已小坐寺中先是王雖告
余以寺西一里許丁知州園掘得唐人殘誌便求之則園已易
主詢唐為地同矣是時余居長安五日長安中講好余者頗揭
問過余履舄于戶而王戶部克年別余二十年則名不知且出
所藏古碑以贈余余得之而喜可知也又二日王甥亦戒裝揭
張茂中遊城南記備今出永寧門亦西門西安之南門西安城
本唐府而狹小之記所謂安上啓夏含光諸門皆亡其故處今
城西門東曰長樂西曰安定南曰永寧北曰安遠自永寧門至
薦福寺三里許寺經廢毁非唐故塔十五級嘉靖乙卯地震裂

為二癸亥地震復合無痕亦一奇也偕唐開寂多余舊生而余
友驄潼楊師震獨買一院稱有鉢頭陀居其中余曾數訪之今
師震謝世且三年院中荒落不勝留然為一詩以弔出寺南行
又三里許為興善寺前張茂中游城所謂横岡之第五支也雍錄
長安志諸書皆云隋宇文愷築大興城以城中有六大坡象乾
六爻于九二置宮室九三置百司九五貴位不欲人居置之都
觀大興善寺以鎮之觀當在寺西去東又有興度宅張權輿所
謂宅據乾崗者今觀與宅皆廢獨寺存寺後閣巍然銅佛像并
轉經藏疑皆昔時物閣前有大德禪師碑殘閣上又有故按察

劉公餘澤詩按察與余最善讀之悵然為一詩以弔出寺東南
行又三里許為慈恩寺據記云寺經兵燹殆盡唯一塔儼然則
今寺亦非唐舊而塔自宋熙寧火后不可登萬曆甲辰重加脩
飭施梯始得至其顛秦山在渭者入目中余賦一詩宋記所謂
唐人墨迹盡仰舒元輿之類皆不可得塔下四門以石為梲梲
上唐画佛像精絶為俗人刻名侵蝕可惜東西兩龕褚遂良書
聖教序記尚完好而唐人題名碑刻無一存者聞之僧云塔前
元有碑亭乙卯地震塔有損廢為碎段今亡矣又按唐史高宗
御製并書慈恩寺碑玄奘迎置寺中并從以天竺法儀其徒甚

盛上御安福門觀之記又謂寺西南一里有李晟先廟碑張彧撰韓秀弼書今二碑皆亡寺前小渠曲江泉合黃渠水經慈恩而西閣二十年前尚有水宗侯頤記埜在其北引水作池是者塞其泉竭矣由寺東南行一里即曲江西岸江形委曲可指皆蒔禾稼江南岸王中丞旋構亭游賞今亦傾圮江正北一阜故樂遊原今為永興王府塋原下舊有青龍寺今亦毀江頭古冢隆起數處疑非冢當是唐宮殿基杏園芙蓉池皆在江西南今不可考余得望久之為一詩記又謂其西北有楊尚書塔廟碑李林甫撰王曾書令狐廟碑劉禹錫撰并書今皆亡古揭其地

呼廟坡頭如故又東南二里為漢宣帝杜陵陵下為三趙村村中小冢纍纍疑皆帝從葬者又東南五里為張母記謂有叢冢墓今數家未知誰是蓋由曲江達長曲地斷高望之自東南一帶迤邐過長安西南皆所謂少陵原也本鳳棲原以宣帝葬許后起少陵遂曰少陵少陵在司馬村東其西有秦王葬地松柏森蔚車表約仲數十里相望焉據記張母之西趙村有瑜弓仁物趙村西為高望有蕭嵩父崔墓碑張說撰梁升卿書高望之西北又有仇士良郭敬之昇平公主三碑皆當在十餘里內余欲往尋之王蜴曰亡矣乃從東南行至龐留伯王蜴庄庄西半

里為奉恩王墓墓前搨得殷府君碑碑字皆平隱隱可讀乃唐殷志玄父也碑額字亦漸平細如虞卅縉雲碑似是石理漸長殷陽求叔言不誣且是日大雨翌日霽西南行馬首淨無纖塵山光林影蒼翠相映殊不滅山陰道上行五里原盡得興教寺據高原俯樊川玉案山天池寺在其南韋趙三像院在其東韋杜華嚴諸寺在其西神禾原道安洞惠炬寺櫛比其西南余與王蜴坐寺門眺望為一詩遊塔院觀三藏慈恩西明三塔三藏銘劉軻撰慈恩銘李弘度撰伊建初書西明銘宋復撰書呂大防所刻玉峰軒以玉案得名當在寺後原半今獨陳正舉所為

記在殿壁間寺僧有穴居者壁間嵌古殿壁一枚唐人畫地獄變相止存閻羅王一鬼三大不盈尺而猙獰之狀駭人心目亦一奇也下寺渡瀉水尋道安洞葬塔半傾寺亦零落道安事無考有金人為所碑獨紀安生平而不及洞所始但至此而偈息崖東北樊南之景攢月可盡茂中言不虛也又東南行過鄭家莊唐鄭駙馬就嵲後族尚百人據記鄭氏居蓮花洞在道安洞西北今乃在東南豈年久遷徙耶似不可曉自此南行抵南山並光寺寺有二一在山下一在山上下寺金碧莊嚴為長安諸寺之冠即崇仁不及也最勝者寺門內唐花以大數畝中作識

經閣環以廊石檻進入至此恍然有出世想上寺距下寺五里
石磴參差飛泉玲瑽長松古栢翠陰蒼靄歷接不暇而莊嚴則
減下寺矣寺直玉案山北是故龍池寺東北坡上有雲遠禪師
塔記云上興教寺玉峰軒南望龍池廢寺則寺自宋已廢圓初
有無壞禪師者西方人與泰陀王有宿世緣卓錫至此山夜擊
木魚聲達王宮王異之明求見師與語王恍然悟前生事乃命
唐禮師師撰石鼓杖飾石罐貯水飲食王從者數千人皆給王
乃即此山為起寺居之竟證圓寂師所遺禪衣錫杖并瓶罐見
存余得寓目焉寺僧又為余言師化后又有一西僧觀類師來

遊于此蹤跡詭異或與食食無算或累日不食或飲之酒不醉
或自遺矢傾食中并食之一居士欲從之遊僧指矢令食居士
有難色僧哂而舍之去后所遺矢處輒生白蓮花然僧亦無壞
之流也惜無以遇云余既遊二寺與王賢宿春長老房為賞咏
寺并觀無壞禪師衣物二詩翌日西北行循神禾原過恩炬寺
荒落特甚下原徑杜固有水西北流當是杜正倫所鑿為名勝
皇嘴自北循西行為杜曲又西北為楊萬坡長侯村上華嚴寺
丹青雕殘記謂有澄襟院東有閣有元翳之房引水深闊頗極
幽勝今獨斷崖敗壁而已而俯高原瞰太乙諸山聚在目前則

猶昔也寺西二塔不知誰為真如寺僧言昔有五塔止存二余
觀東一塔下有杜順禪師像西一塔為清涼國師妙覺塔但經
重修敗塼中有唐比丘圓滿撰碑書雅有歐褚法又一僧房有
唐儀尊者塔額大字又有費英撰碑何閏之書記文殊閣藏杜
順肉身今亡所在而杜順和尚碑不知何緣乃在長安開佛寺
中余與王賢觀已因嘆地之興衰如記稱龍池廢寺即今耆光
微造為諸寺觀而華嚴寺之勝十不存一二焉為一詩而下循
原西行數里有宗府懷解庄寺館參差出半山林木掩映水泉
蒨畦極幽僻之致懷解者懷嶽宗也懷嶽字長房博學能詩文

與余善惜不在此君閉得欽暢其上也為一詩而過又西二里
為牛頭寺寺地勝如華嚴而莊嚴過之蓋亦秦邸大院也寺有
徐士龍士撰碑今亡自寺西南行過申店渡滈水西北望皇子
陂大冢其西為畢原下為杜城何氏山林道遲公讀書臺參嘉
川諸侯棲所為竹里久之西南過神禾原十里為香積寺樊
川御宿之水交流其下謂之交水西合于灃入于渭亦一勝地
也寺塔中裂院宇荒涼寺前壁上有唐房雄撰淨業禪師塔銘
書亦健有塔善法寺僧言是塔上嘗落有是夜宿寺之西廊與
王賢指寺兆陌陽破安賊時長力所陳馬獸皆毀今獨有鬼大

佛燈而已翌日度交水東南行十里得劉村寺原名普興寺碑
問有建法師塔銘是日小雨少憩寺中又東南五里為石塔寺
本信行禪師塔院山時唐衣行儉妻庫狄氏葬塔尚存餘小塔
記所謂峯峯相比謂之百塔者今止存三五而已殿前石幢經
無可書殊絕寺亦入秦邸故莊嚴稍勝殿壁金元舊畫雄偉可
觀寺僧又出一像紗帽金龍紅袍云得之承慶意是金元達官
修寺者像也余為一詩而下至此東望香光僅十五里所謂南
五臺者曰觀音曰靈應曰文殊曰普賢曰現身皆山峰卓立樓
殿出半天在香光之西南石塔之東南而道塞多猛獸不易至

每歲六月莫積雲集秦邸人治道設飲食以待之乃可游焉余
望之極悲循山西行林中多柿栗其陰蔽日又十五里為子午
鎮直子午谷北有日中之市市多山珍長安人往往就之南望
谷口殊險因憶魏延欲以精兵萃自子午襲長安此去褒斜
千首里尾不相救縱走夏侯楙豈能當晉獻張郃長驅五萬耶
真妄言也循西十五里為鼂村寺是翠微下院山上寺為翠微
余不得至呼寺僧問之不知也余與王僧相視而笑憶劉企牒
歷載詩有化度寺碑有思邈史邕禪師塔銘不勝慨歎又西十
里為觀音山有峭與茲山殊大鐘精氣出入令人駭目又西十

里為豐谷豐水為八水之一兩谷口僅數十步亂石夾水北流
殊不大沒稍北合高觀水之水始大且水上橋以鐵組二繫大
石橫以版履之動搖欲崩又西一里許為高觀谷谷水注大大
谷行口高觀潭溪流如瀉上有鐵組懸橋如豐谷而潭水激射
度者九惇為觀谷之西則草堂寺也秦姚興迎鳩摩羅什譯經
于此原名逍遙園唐僧宗密居之為草堂寺今名棲禪寺有鳩
摩羅什舍利石塔精殊甚宋人作亭覆之今尚在傍有龍井
云與高觀通未知的否殿後有圭峰定慧禪師碑柳公權篆裴
休撰書圭峰定慧禪師即宗密也碑陰又有隋鄠州刺史李淵

為子世民祈疾記誤唐高祖世民太宗也又有童梓亭京題記
皆歷歷可讀寺前指紫閣峰東觀音山西圭峰如屏環而圭峰
獨聳立亦曰筆頭山又曰龍頭十六國春秋云石生兵敗皆難
頭山是也寺南一路有寺曰長興秦邸新修又西南二里有寺曰
子居庄則僧大海創以譯經相傳留侯并黃石公于此非是東
南一小峰峰頂有寺曰圭峰寺兩寺唯棲禪最古而莊嚴都不
及長興是夜宿棲禪寺明日王物辭余東歸余亦西歸是行也為
日十三得晴記一唐碑二塔銘六石幢經佳者一宋碑一記三
唐碑額三

錢塘 倪濤 撰

石刻文字

玉刻

周琥

午十三

午十三

右得於京師博二寸六分長八寸三分前足之旁銘三字

按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白琥禮西方覲禮諸侯覲于天子天子為壇祀方明加方明於其上設六玉西方琥小行人合六幣以和諸侯之好琥以繡禮器云琮琥特璜爵蓋琥璜璧琮璜之器以象天地四方天子以是禮神諸侯以是享天子而已說文曰琥發兵瑞玉為虎文不見於經不知許慎何所據然漢用虎符發兵雖以銅為之其原疑出于此文曰午十三云若亦兵符之次第午字蓋以日辰為號或云午與五同發兵遣將當藏以待知虎之將搏甚是屈足伏地而伏此器之虎形則然魯辰公疾明子象子雙琥一璜而為二物是以可以為符兵嘗觀世有得古玉若帶側汁鮍有光瑩沈不可磨洗蓋自之久雖玉亦渝此器亦然又疑如與瑯琊

執琫璏之原則也古氏考

李氏洗玉池銘

按東坡洗玉池銘維伯時收古暇泣道遺玉珮解驂推食劍璏鏚柲錯落其室復齋漫錄云李伯時石刻謂元祐八年伯時仕京師居紅橋子弟得陳州馬臺石愛而置之山中一日東坡過而謂曰斷石為沼當以所藏玉時出而浴之且刻其形于四旁子為子銘其後而號山洗玉池所謂玉者凡十有六雙琥璏三鹿盧帶鉤琫珌璊琫林水蒼佩螳螂帶鉤佩刀柄珈瑱拱璧是也伯時既歿池亦湮晦徽宗嘗即其家訪之得於積壤中其臨以埒世錄文因書其銘文以授使者十六玉惟鹿盧環從壽龍泯餘者藏歸內府矣

琫珌

李氏錄云詩曰鞞琫有珌又曰鞸琫容刀春秋傳曰藻率鞞鞛皆注為佩刀之上下飾乃刀削且裝之首尾觀顧長康所畫烈女圖有楚武王所佩刀如是是以知其為上下飾者名曰琫珌

璧

李氏錄云爾雅肉倍好為璧好倍肉為瑗肉好若一謂之環

是以內中空曰好此邊大而空小璧也色非蒼非禮天之用
文非蒲穀非子男所執其加彫藏之器也

璊玉璏

李氏録云璊玉䞓色也禾之赤苗謂之虋言璊玉色如之璏
劍鼻也（于歲切 又音滯）王莽遺休玉具劍休不受莽曰美玉可以滅
瘢耶解其璏碎而獻之蜀張忠子廟有唐僖宗解賜玉具
劍其室之上下雙綴以管繫正此物非劍鼻而何

水蒼佩

李氏録云禮玉藻云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注云山

玄水蒼玉之文也

玉帶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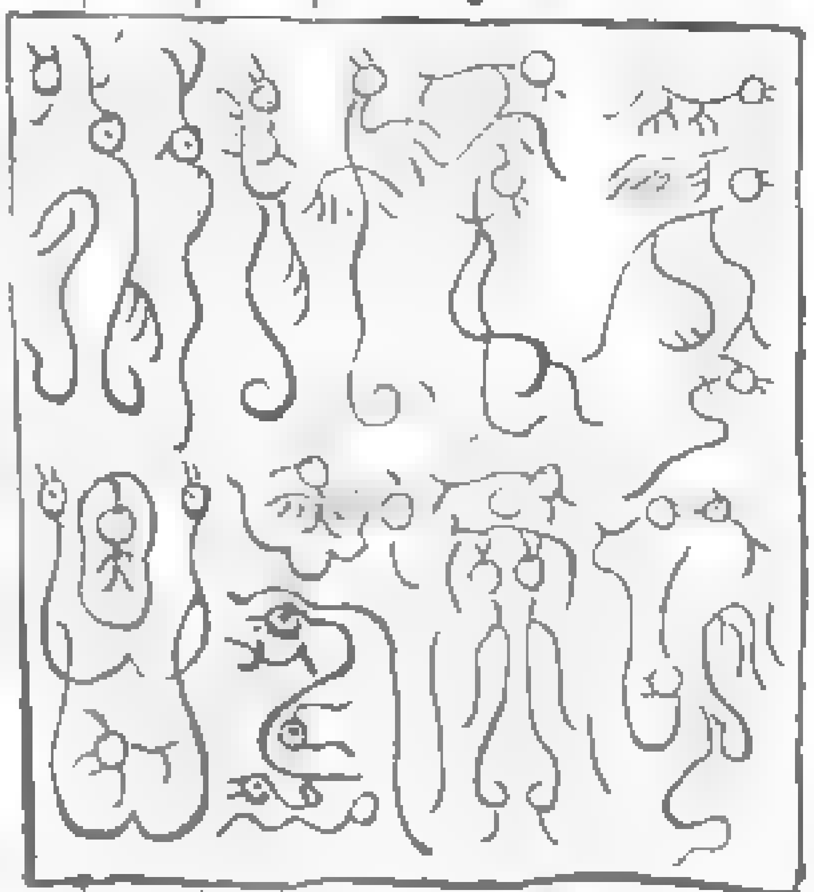
李氏録云羣字義引古衣服令大裘冕帶玉鉤䚢（丑例切 䚢也）鹿
盧玉具劍以祀天地至於服袞冕祭宗廟通天冠絳紗朝
元會並用之此三代珮玉鉤也說者謂蟠螭昆吾刀能治之
玉蟠螭其鏤又極妙琢飾高下委曲圓畢盡滿人意信直說
之非妄自秦漢以來無其法

玉杯

李氏録云漢高祖以玉杯為太上皇壽以橫長故後人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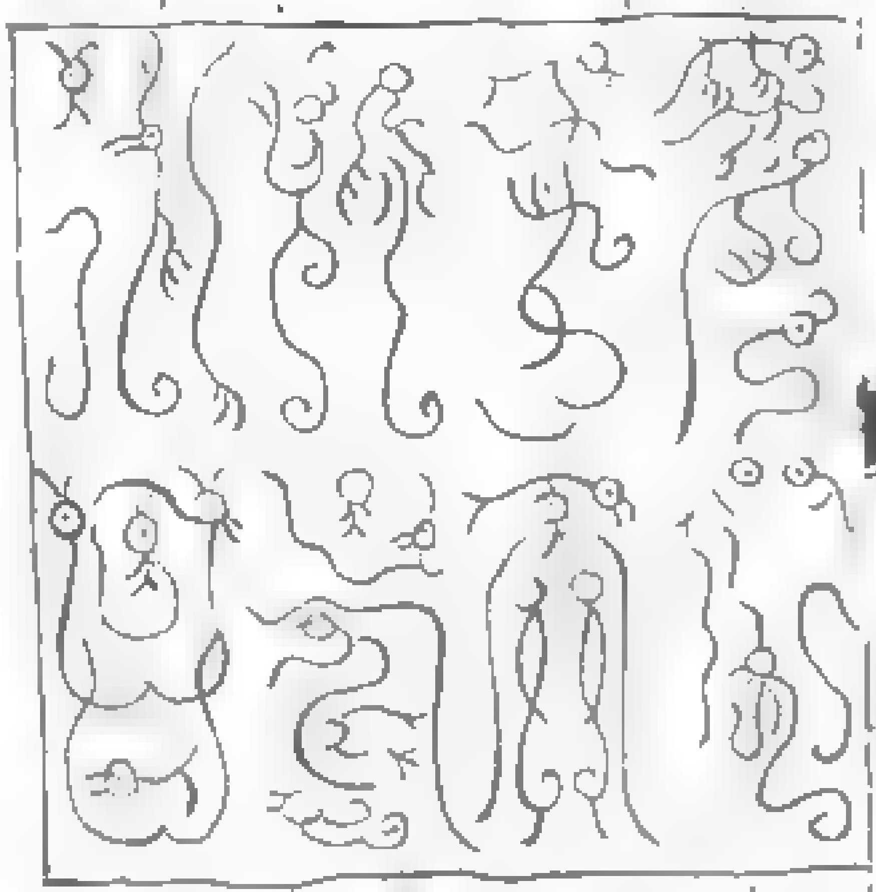
之王東卮　按淮南子鬪雞於蟲水則圓於杯隨而形不變
其故有所圓有所隨若此則鬪之異也隨器謂欏（柂果切）橫長
也蓋古杯之形與橫長又便於士大夫之遊手與用玉杯
橫長有舟其世子亦用之形制少殺（以上俱考古圖）

奉璽



受命于天既壽永昌 鐘鼎款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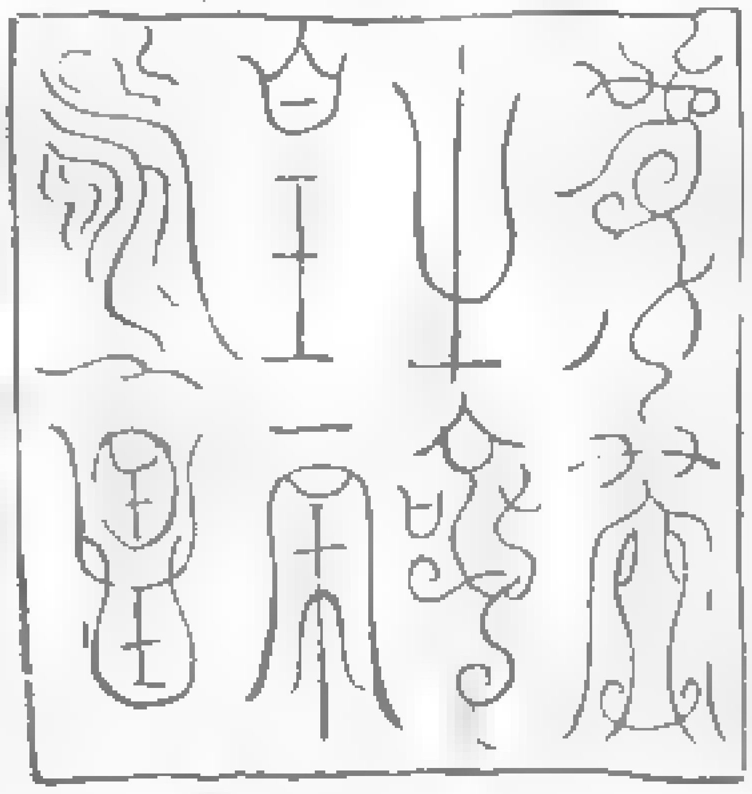
輟耕錄云向巨源本



右二璽文本只一器歸傳摹字畫不同形制大小有異因并刻之亦

相承相李斯書作魚鳥之狀刻為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 鐘鼎款識

輟耕錄秦仲平本



受天之命皇帝壽昌

右璽文按集古印格云石本在果景儒家其文古妙淳古無過於此雖龍鳳飛舞不足以擬其勢摹印之祖也 鐘鼎款識

右玉璽文元符中咸陽所獲傳國璽也初至京師執政以示故將作監李誠〻手自摹印之凡二本以其一見遺焉 金石錄

凡至元三十一年正月御史中丞崔彧進傳國璽其晚末曰臣愚〻之情無任傾蹶激發所見以贊其萬一謹將寶璽之出處古今始末詳據考按許氏說文璽王者印也以守土故為文從爾從土其義蓋曰天付爾此器俾寶之以守爾土也至周太史籀易為從璽從玉義取天付爾此玉寶以為天下

下君也三代以上璽文無所考諸史籍并寶璽篆文圖說曰
傳國璽九方四寸其文文飾如前楚以卞和所獻之璞琢而
成璧後求婚於趙以納聘爲秦昭王請以十城易之而不復
始皇并六國得之命李斯篆其文玉工孫壽刻之太平御覽
人以爲藍田玉所刻二世子嬰奉璽降沛公於軹道漢高祖
即位服其璽世世傳之謂爲傳國璽歷後孺子未立藏於長
樂宮及莽篡位使安陽侯王舜迫太后求之太后怒罵而不
與舜言益切出璽投之地璽闕歸莽及更始敗莽校尉公賓
得璽詣宛獻於更始赤眉殺更始立盆子璽爲盆子所有後

盆子面縛奉璽於光武至獻帝董卓作亂掌璽者投於井中
孫堅征董卓於井中得之袁術奪於堅妻術死荊州刺史徐
璆聞帝爲曹操迎在許昌以璽送之帝後遜位并以璽歸魏
常道鄉公禪位璽歸於晉懷帝遇劉聰之害璽歸於聰聰死
歸曜曜爲石勒所滅璽入於勒勒滅入於冉閔閔敗收於閔
之將軍蔣幹晉征西將軍謝尚購得之以還東晉時穆帝永
和八年也自璽寄於劉石共五十三年晉復得之是後宋齊
梁陳相傳以至於隋隋滅蕭后與太子正道并傳國璽並入
於突厥唐太宗即位寶璽未獲乃自刻玉曰皇帝景命有德

者昌貞觀四年蕭后與正道自突厥奉璽歸於唐唐始得焉
朱溫篡唐璽入於溫莊宗定亂璽入於後唐莊宗遇害明宗
嗣立再傳潞王從珂是爲廢帝石氏篡立自焚自是璽不知
所在至宋哲宗咸陽民段義獻玉璽又徽宗爲金人虜凡有
寶璽金皆取之內璽一十有四青玉傳國璽一其色與今所
獻玉璽相類則知宋之南遷一百年無此寶璽也明矣然自
金既取於宋之後寶璽出處得失亦未見說明以及我元適
集皇太孫寶命所歸之際廣明而出臣職總御史親會斯事
不可以不錄又圖中別有璽其文亦入篆法而此傳國璽背

文也今見寶璽之背皆刻螭形螭處凹凸不齊偏廢厥四際
無紐可置此文按太平御覽泰元十九年雍州刺史郗恢表
慕容永稱藩奉璽方六寸高七分螭獸爲鼻今高四寸六分
四邊龍文下有字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原其所由未詳服
厥始以斯言之當別是一璽非今傳國璽也此又不可不辨
臣或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奉牋上進以聞 輟耕錄

漢剛卯

剛卯者按許慎說文殺改大剛卯以逐鬼也王莽剛改剛
卯大印以辟鬼也廣韻殺改大剛卯也王莽傳服虔注曰剛

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分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佩之又注當中央從穿作孔以綵絲葺其底刻其上文曰正月剛卯既央靈殳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又曰疾日嚴卯帝令夔化慎爾固伏化茲靈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癉莫我敢當凡六十六字毅改者佩印也以正月卯日作故謂剛卯又譔之大堅以辟邪也金刀之利者皆不得不行服虔曰用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分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今有玉在者銘在其一面以正月剛卯金刀莽鑄

之錢也晉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綵絲葺其底如冠纓頭蕤刻其上面作兩行書文曰正月剛卯既央靈殳四方（云云前同）其一銘曰疾日嚴卯帝令夔化慎爾固伏化茲靈殳（云云前同）師古曰今往往於土中得玉剛卯者按大小及文服說是也莽以劉字上有卯下有金旁又有刀故禁剛卯及金刀也傳說卿士僉曰天人同應昭然著明其去剛卯莫以為佩除刀錢勿以為利承順天心快百姓意乃更作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與大泉五十者為二品並行後漢輿服志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侯

及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以至私學弟子皆以象牙上合絲乘輿以縢貫白珠赤罽蕤諸侯王以下以綔赤絲蕤縢各如其印質刻玉書曰正月剛卯既決（云云同前）慎爾周伏化茲靈殳（云云同前）凡六十六字前書注云正月剛卯作霍治書青甫云嘗於吳中得白玉剛嚴雙卯四枚完其著之剛卯銘詞三十四字嚴卯銘詞三十二字其二字筆畫損缺剛卯無既央二字餘十字難辨嘗考王莽傳與輿服志說文剛卯銘與說文及王莽傳同輿服志央為決嚴卯疾日為日疑志誤又順爾故化伏與莽傳同說文作

順爾固化伏輿服志作填爾周化伏未詳孰是其服用制度延相引據亦不同後見徐公獻忠政嚴卯如一梁貞文尚書嚴剛嚴二並係古玉篆體剛卯銘三十四字字畫亦損缺制是銘詞與前雙印大約不異續收嚴卯二一以玉為之一若琵琶傳之仙參味丹頭又名尊廿子其文曰剛日嚴卯帝命夔化日質唯是黑青白黃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使固誤莫我敢當與前嚴卯銘詞並差殊于伯機經歷收一枚□彥敬尚書收二枚並真楷書皆似近代制作未見所出偶得金陵姚宮所刻黃山谷先生辨剛卯遺蹟其說與前相同但（云云抄）

綎緄也音𦀌古文無此字按五紐緄累也罡兕呂也皇紗綎
綎緄與兕呂相類故同此音耶（輟耕錄）
僕仕於閩中於士人王氏君求家見一古物似玉長短闊狹
正如中指中有四字非篆非隸上二字乃正月字也下二字
不可認問之君求云前漢剛卯字也漢人以正月卯日作佩
之銘其一面曰正月剛卯乃知今人立春或戴春勝春幡亦
古制也蓋剛者強也卯者劉也正月佩之尊國姓也樂陳鴻
所謂強漢者同義焉（馬永卿嬾真子錄）

秦漢小璽 顏氏印譜（下同）

疢疾除永康休萬壽寧 白玉盤螭鈕
國子博士文壽承云璽以九字成文衆作精妙其書乃李斯
小篆無疑矣筆意非愚吾刀不能刻其文亦非漢已後文
字決為秦璽無疑舊藏沈石田先生家既歸陸叔平後為袁
尚之所得今藏顧光祿處居京師遣回綠玉璽黑色矣昔倪
雲林有詩云生藏數鈕秦朝印白玉盤螭小篆文則此印又
嘗入清閟閣也

萬歲 玉印以鉤為鈕

天祿永昌 玉印螭鈕 按吾衍氏譜云其文非臣下所用當
是小璽之屬

永昌 玉印覆斗鈕

永奇 玉印覆斗鈕

玉印

劉王之璽 玉印覆斗鈕 漢書劉賈漢高祖從父弟六年正
月丙午立為荊王

中山王寶 玉印獸紐 欣賞編云出於鄧拙菴先生印冊所載
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以前三年立

君印

安武君　玉印覆斗鈕

孝成君印　玉印覆斗鈕

君　玉印

墨丘中君　玉印壇印鈕

南昌君布　玉印覆斗鈕

侯印

關內侯印　玉印鼻鈕　見欣賞編

關內侯印　玉印龜鈕　鈕有尸浸痕　按關內侯不應有玉印即有恐出偽造或玉厚之誤銅爲玉也

將軍印

寧遠將軍章　玉印身鈕　楊宗道印譜云寧遠將軍楊植隋高帝祖丁亥秋予得之於錢唐正此印也玉色古甚可珍愛之按將軍印亦不應用玉惟傳摹者鑒之

軍曲　玉印狻猊鈕　按軍曲品秩甚卑其偽審矣據予所見如假司馬軍司馬玉印俱類近製

上平私印

馮異　玉印辟邪鈕　佐光武中興封陽夏侯謚曰節

馮　玉印

馮異　玉印覆斗鈕

公孫弘　玉印螭鈕　漢武中以丞相封平津侯楊宗道又一玉印辟邪鈕文同

公壽　玉印螭鈕

龔嬰　黃玉印覆斗鈕

盤頻　玉印鼻鈕

私驗自發　玉印覆斗鈕

韋賢　玉印螭鈕　漢孝武中以丞相封扶陽侯

徐復　玉印螭鈕

徐盆　玉印覆斗鈕

徐横之印　玉印鼻鈕

予　玉印覆斗鈕

邾　玉印壇鈕渾身細卧蠶文

徒單　玉印

吳安　玉印覆斗鈕

吳韓　玉印覆斗鈕

吳相思　玉印覆斗鈕

蘇鳳　玉印螭鈕

蘇置　玉印龜鈕

齊丘平　玉印覆斗鈕

匡蠍　玉印覆斗鈕

匡駿　玉印覆斗鈕　匡雖未必是姓但依韻次之

申徒閎　玉印壇鈕

陳奴　玉印覆斗鈕

陳宮　玉印覆斗鈕

陳遒之印　玉印覆斗鈕

陳雨信印　綠寶石覆斗鈕

泰文　玉印覆斗鈕

秦四　玉印覆斗鈕

淳于滿蘇　玉印覆斗鈕

君　玉印壇鈕
栢赤　玉印覆斗鈕
樊發　玉印覆斗鈕
樊彥　玉印龜鈕龜首右顧
言呂　玉印覆斗鈕
温御　口瑪瑙印覆斗鈕
孫荆　玉印覆斗鈕
孫坤　玉印覆斗鈕
韓信　玉印覆斗鈕　以楚王貶封淮陰侯漢三傑之一
干饒　玉印覆斗鈕
顔齒　玉印覆斗鈕
下平私印
專、　玉印覆斗鈕
芋午　玉印覆斗鈕
曹　玉印壇鈕
何備　玉印龜鈕

蝦襄　玉印覆斗鈕
楊喜　玉印覆斗鈕　以郎中騎從漢王項羽死得其一體封
赤泉侯
楊假興印　玉印龜鈕
楊宏　玉印壇鈕
楊意　玉印覆斗鈕
楊忠　玉印龜鈕
梁珂　玉印螭鈕
梁本　玉印
商衡　玉印鼻鈕
虵　于印覆斗鈕
長　玉印覆斗鈕
萬嬰　玉印覆斗鈕
王莪之印　玉印覆斗鈕
王盈書　黄玉印螭鈕
王武　玉印

王成　玉印　成為膠東相治甚有聲漢宣帝最先褒之
王壽　玉印
王稗　玉印
王　玉印
王子　玉印壇鈕
王戎　黄玉印覆斗鈕　晉元康中拜司徒封安豐侯
王簡年印　玉印螭鈕
王君　玉印覆斗鈕
黄賁　玉印覆斗鈕
黄、　玉印壇鈕
黄武一　玉印覆斗鈕
行慶　玉印覆斗鈕
呈、　玉印覆斗鈕
程橫　玉印覆斗鈕
邴福　玉印覆斗鈕

劉廣　玉印覆斗鈕　漢高帝子悼惠侯齊悼惠王之孫亦名
廣又漢書王子侯表名廣者有七八人
劉先連　玉印
劉鳳私印　玉印龜鈕
劉房思印　玉印螭鈕
侯之印　玉印覆斗鈕
侯疵　玉印
任胥　玉印
金剛正印　水精印
陰如　玉印
上贇私印
董循　玉印覆斗鈕
扎夫　瑪瑙印覆斗鈕
芋高士　玉印覆斗鈕

紀信之印　玉印盤螭鈕　信事漢王為將以黄屋左纛誅楚
漢王得間出　氾丁　玉印覆斗鈕
李悍　玉印覆斗鈕　李華　玉印螭鈕
李戊　玉印覆斗鈕　李浮　玉印
李世印信　玉印昆鈕　李尊　白瑪瑙覆斗鈕
子頊　玉印螭鈕　汝歆私印　玉印鼻鈕
褚當時印　玉印鷹鈕　許　玉印
杜雖　玉印壇鈕　杜啟　玉印覆斗鈕
杜重　玉印螭鈕　杜宦　玉印覆斗鈕

苦成勃　玉印覆斗鈕　扈僱　玉印壇鈕
禮姜私印　玉印螭鈕　薛夫人印　玉印丸鈕
趙聄期印　玉印覆斗鈕　趙出　玉印覆斗鈕
趙察　玉印覆斗鈕　趙髮　玉印覆斗鈕
趙稽　玉印覆斗鈕　趙鎮之印　玉印覆斗鈕
趙賁　玉印　趙青丘　玉印壇鈕
尹文之印　尹寘之印　玉兩面印
左朋之印　玉印壇鈕兩面卧蠶文
馬姬之印　玉印龜鈕　廣平　玉兩面印

沈意　玉印覆斗鈕　咸先　玉印丸鈕
范宣　玉印覆斗鈕　晉人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捧
手改容人問痛耶答曰不足為痛但受生之體而致毀傷不
可處耳　范伯　玉印
范孟贅印　玉印
去聲弘印
宋信　玉印覆斗鈕　但毋傷印　玉印覆斗鈕
李　玉印覆斗鈕　歙信　玉印覆斗鈕
閔緑　玉印壇鈕　傅訖　玉印走螭鈕

傅彪　玉印鼻鈕　石勒命彪與賈蒲江軸脩大將軍起居注
衛青　玉印螭鈕　吳郡陸友云其玉潤牙聲生動寶昆吾刀
刻也左角尺浸宋明受之變為傳出爛於而吳與鄭惟心得
之以歸按漢書青以大將軍封長平侯累擊匈奴
衛安成　玉印覆斗鈕　世禄　玉印鼻鈕
蔡遂　玉印覆斗鈕　蔡勲　玉印鼻鈕
蔡嶷　玉印覆斗鈕　靳郊　玉印覆斗鈕
萬金　玉印龜鈕　萬年　玉印
胥　玉印覆斗鈕　肯　玉印覆斗鈕

召可之印　玉印臺鈕　　謝布　玉印覆斗鈕
曼兩　玉印螭鈕　　曼昌　玉印壇鈕
曼朗　玉印覆斗鈕　　向起　玉印鼻鈕
相產　綠寶石印覆斗鈕　　郭市　竹瑪瑙印覆斗鈕
賈款　玉印壇鈕

入聲私印

木仁印　玉印龜鈕　　秋孫涌印　玉印狻猊鈕
樂天　玉印辟邪鈕　　薛殷　玉印螭鈕
騎建　玉印覆斗鈕　　薄戎奴　玉印覆斗鈕

索尺　玉印覆斗鈕　　裕安　玉印蟠螭鈕
伯鶴氏　玉印鼻鈕　　益壽　白瑪瑙印覆斗鈕
石戲　玉印覆斗鈕　　鄧商　玉印覆斗鈕
戚歐　玉印二螭爲鈕　　德義　玉印覆斗鈕
汲得　玉印覆斗鈕

子孫印

父乙子孫　玉印四一螭鈕一鼻鈕二不載鈕俱鍾鼎文
子子孫孫用之協相　玉印鼻鈕籀文
長宜子孫　玉印螭鈕　　長宜子孫　玉印辟邪鈕

宜爾子孫　玉印覆斗鈕　　子孫世昌　玉印
宜子孫　玉印　　宜子孫印　玉印鷹鈕

單字印

壽　玉印四鈕各不同其一螭鈕
尊　玉印覆斗鈕　　瘥　玉印壇鈕
敘　玉印螭鈕　　襄　玉印
賽　玉印覆斗鈕　　封　玉印
封　瑪瑙印壇鈕　　公　玉印鼻鈕
德　綠寶石印壇鈕

石刻文字

印章

錢塘 倪濤 撰

方寸鐵志

吳門吳珏氏師濮陽吳宥大小二篆習既久盡悟石鼓嶧山碑
之法，因喜為人刻印，過茅山張外史，外史錫之名方寸鐵，持以
過錢唐，訪余於吳山次舍，求一言，曰其所謂方寸鐵者，余笑曰
予方以鐵石心取重于世，而子又重吾之重乎，雖然古之篆隸

修己治人者必自方寸鐵始，黃金白玉可磨，此鐵不可磨也，子
以是鐵印諸金銀銅玉犀象，使佩之者皆無愧於是鐵，外史心
印之教行矣，吁，宜有求工於刻畫與夫古制也哉，今夫一畧
子躍馬起閭巷，取封侯印如斗大，印肥尺書，騎後帶甲百十萬，
如金廻鶻逐百萬兒，無一敢後，若金十之權重矣哉，吾不知果
能為天子殺狂寇，佐中興，為生人開太平，無愧於汝鐵否，不則
徒以尚富貴，不至腐尸臧名不已，使得珏方寸鐵印斯可以蒙
金斗而爵榮名矣，珏或為今將軍刻將印，其亦以是告之，至正
十九年秋七月八日李黼榜相甲進士今奉訓大夫江西等處

儒學提舉會稽楊維楨志并書

神斧磨天割紫雲，仙匏瑣玉發奇芬，靈書資訣開剛卯，不數人
間小篆文

書刻蝸君碑色緋，前朝想是伏靈芝，虎頭食肉元無相，鑄紐林
傳右顧龜

我家金粟道人東，先致蟠螭識秦史，千古典型今復見，佩之何
必歎頭蠹

鑴玉塗金繳錯銀，書將工巧失天真，君能獨掃雕蟲技，定品宅
年合入神

伯盛朱隱君，余西知草堂之鳥郤也，性孤潔不偶於世，工刻書
及通字說，故與文者皆文人韻士，予偶得秦漢故元璽於古泥
中，伯盛為剏金粟道人私印，閒雅其篆文與製作甚似漢印文
以道松雪白描桃花馬圖，求勒於石，精妙絕世，大合松雪筆法，
惜其不得從游於松雪之門，使茅紹之專美于今世，因題四絕
於卷末以美之，伯盛初以余言為謬，様心有習事者公論也，至
正十七年中秋日書于玉山草堂金粟道人顧阿瑛

方寸鐵歌贈伯盛朱隱君

人心何危逃多歧，方寸之鐵肯自持，石鏤耿耿明秋暉，投彩繞

指何施隨朱盛剛勁真吳兒法書鐵畫邁秦斯晴窓握管儼若
思學成變法出愈奇鐵耕代筆猶神碓用之切玉如切泥孤忠
不媿卜食詩清便更賦楊花詞元祐黨碑我所非驢鳴犬吠我
所嗤雕蟲小技同兒嬉屠龍妙訣嗟奚為盛乎盛乎知不知南
北東書家〻來中興定勤雪崖碑大書其刻求子詡昔年王廿
年歲次庚子夏六月初吉天台氏學菴元鼎書于白蓮桂子軒

方寸鐵銘

姜東朱珪字伯盛工古籀篆文其於六書之義為之尤詳嘗以
餘力刻印章則為吳中絕藝閩楊鐵崖遇句曲張外史名之曰

方寸鐵〻以喻其能堅其志操明以進乎道亦若桑國儒走於
鐵硯之鐵云雖然科斗書啓已久必以篆籀為師法讚隸而下
不在論能復其古其廉毅宋君子矣君與予相游從嘉其志操
之曰堅今來予來玉山中賦朱君之書法蓋有進是猶張旭悟
公孫大娘之舞劍器也見其剝玉石如切泥則又若漆園氏謂
庖丁解牛刃得肯綮也張得於舞劍庖丁得於解牛吾知朱君
得於書而悟於史方寸鐵之旨矣遂述其事而為之銘〻曰聖
人作人文開龍馬出瑞圖來神農氏尚結繩民罔犯俗醇厚史
倉頡肇有制鳥跡乳乃曰字越虞商歷周秦科斗廢籀篆綿漢

而晉書變作唐風愈致日惡日遠今邈參〻事刻書昆吾刀鍾
鼎款石鼓致心太古要朱珪至正歲舍庚子夏四月廿有六日
河南陸仁造

方寸鐵頌

猗方寸鐵號昆吾刀游刃於硎妙契縱橫六書與音探賾指帶
史籀秦斯作則孔昭翔鸞翥鳳騰龍蟠蛟為印為章金璧靈寶
文苑藝林世賴崇褒我頌匪私永言勿祧至正庚子八月十又
八日淮海秦約造

方寸鐵詩奉美伯盛有道徵右郵經上

朱珪手持方寸鐵撫印能工漢篆文手剪吳江龍嘯月昆刀切
玉鳳凰雲泥拜金馬鈕承詔此日雕蟲試篆勲光我八分方漫
寫詩成亦足娛吾軍至正八月辛丑朔平湖草堂中錫西里朱仲義
珠心生似鐵篆刻藝彌精應手多姿折識毫不重輕出處形猶
拜嬌麁勢初呈漢印翔橫搏麘碑出入明風雨金石在陶包簡
書甘餘刃庖丁解風斤郢匠成連觀應自我嘗會是平生趣刻
畫多許同君記姓名錢唐陳世昌
神農昆吾一寸鐵江南碑碣萬家文玉符金印皆無得大篆煩
君為勒勒雲間陸居仁

十年兵興遍天下名山大澤窮野大野人盡燒奉賞戚聊陽氏
哭無人打故人吳容棠篆刻好古乃有如珪若妙刻金粟道人
章尤精白描花乳馬合印後閒如斗大零落當時建章花君不
見黃鶴代仙雲芝北海文章吾為價武夷山樵者錢惟善題於

海嘯軒

館閣諸公無不喜用名印雖草廬吳公所尚質樸亦所不免惟
揭文安公絕不用其制吾竹房論著其辭然其所用人多不合
作趙文敏有一印文曰水精宮道人在京與李息齋袁子方同
坐適用此印袁曰水精宮道人政可對瑪瑙寺行者闔座絕倒

蓋息齋元居慶壽寺也鮮于邵中一印曰鮮于伯幾父吾子行
曰可對尉遲敬德鍾滑稽大略相同子行嘗作一小印曰好嬉
子蓋吳中方言一日親見夫人作為閨案子行處子行為題詩
詩後倒用此印觀者曰先生倒用了印子行曰不妨坐客莫曉
他日文敏見之笑曰昔聞子他道你好嬉子耳太平盛時文人
滑稽如此情懷可見今不可得矣今坐主張先生仲舉在杭一
印曰平泉論畫盡用杭州三山名臨平鎮亭黃鶴也古人亦有
如此者如雪烟溪眼錄載黃白石印文廬揭明如屏傳廷嵩
以姓字作隱語率稱斬印曰六十一上人又以破其姓文米元

章書史言別丘濟行符字亦好奇且雲門山樵張神書於朱伯

盛印譜後

夏溥學古編序 諸序不涉印文者不錄

余在杭識吾先生時年二十有七先生住生花坊一小樓〻上
上下分業弟子先生不下樓為弟子者下樓投書客至樓輒
止不使登通為誰於先生先生使登乃登客初余得通而登先
生起臨梯余仰見之則大聲曰此樓不易登也先生即曰此客
不易得也步生所有數人遍時閱余從趨中來有所作子余舉
來見先生詩大喜余標雲如聽既窮吹之句因示余蘭亭兩鐵

如意一橫者頗拙重一刻若先生持以為佳東壁上數本皆秦
漢碑壁下一漆几几上皆漢唐官私印先生以之賦列印几上
者為道今尚書後余數來登樓竟不止也先生每語余篆書事
大抵皆今三十五擧中語然余從先生好情思多求為諸人鴻
私印見先生先卻從刻篆書甚收頃即自書余夏溥小印先生寫
可証也先生姓本吾丘其私印有竹素書房吾氏子行我嚴懶
放懷直樂飛雲丹霄此數印出印鼻以小帶常在手摩弄之
蓋欲和其四肢令有古意先生眇左目左足跛然其風度紆一
言一笑聞皆令人喜雖不言不哭時亦有剖遼變宋木鍾鼎圖

書之繆寸印古叢實自先生倡之真界一手趙吳興文晚致先
生法耳徐公琰一日來登先生樓樓童堅止之不得登使通此
康訪使先生聞之從樓上答曰此樓何敢當貴人登即傾明日
詣謝見使節後公屬先生以說文校定近吳主一得先生學古
編周秦石刻釋音近代名公書評亟刻入板因附書余見先生
時以告主一併發先生學古編目序意為序其下鈞臺西夏傳
書

吾丘衍三十五舉

十七舉以上俱論篆文已載　卷書錄十八舉

以下俱論篆印已載　卷金刻錄不重錄

學古編附錄

洗印法

圖書久為油硃所識者先於熔蓋內浸一宿次日取出蘸香
爐內灰用硬棕刷軋洗之若硃未盡更蘸刷以盡為度不損
印文而清廉若新凡欲洗刷先當用繩約定以防其滑此法
最良

印油法

香油浸皂角於瓷器內煎過放冷和熟艾成劑次加銀硃以
紅為度入絹袋中用瓷玉器盛之數日翻一包銅錫器若日
久油乾復用煎丁油滴所盛器內以印色置其上使自沁入
不可自上澆下此法不黴不燥久而益佳與好事者共之

朱彝尊喬氏印譜序

印信不始於秦也周官掌節掌守邦節貨賄用璽節凡通貨賄
司市以璽節出入之鄭司農曰璽節印章如今斗檢封矣賈公
彥謂漢法斗檢封其形方上有封檢其內有書蓋其初僅用以
通商旅然考公璽書見左氏春秋傳洎至戰國吏三百石上皆
佩之衛宏稱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惟其所好則璽直官印

不始於秦也逮於漢天子得有私印大約刻玉者十一治金者
十有九後人易之以石雜以象犀碑硨琥珀水晶之屬好奇者
或以鐘鼎古文施之秦漢之法漸廢官印之參差糾其文不必
盡合乎古其用也止以識遠文書杜姦萌而已不可施于翰墨
迨時易代遷即王公將帥所結之章得且文者或未注視至布
衣搢古之士圖書繁富一有私記輒摩挲鈞畫以之定往哲之
偽真世間有朝廷馭爵之機反有時不及布衣搢古之士足信
諸百世而下者私印其一矣然不得其人往往昧六書之義合
大小二篆為一易為識者所訕笑其或攻徒乎石藝雖至不能

傳之永久則猶古者又無取焉嗚呼私印之重得其人之難若
是此予見呂氏之譜凡攻乎堅者益工深合夫秦漢之法獨有
會於心而序之也呂氏名起字振千一字南廬松江華亭人

朱彝尊丁氏印譜序

琱戈鉤帶鼎彝壺尊敦卣鬲甗之銘詺鐘磬磬鉦鐸錞甬之款
識巧者或偽為以眩世至古印之傳於今則作偽者無慮所不
及為之亦終不似蓋其筆畫相參布置不紊神存模畫之外斯
好古之士尚焉宋則晁克一王球顏叔夏姜夔王厚之元則吾
丘衍趙孟頫各著有譜錄備乎志經籍者略而勿道也刑部江

西司主事丁君介亟工篆集古小大官私印益以時人所刻
其材則玉五色金三品象之牙犀兕之角硨磲瑪瑙水精琥珀
青田稷下里之石饒建之瓷其紐則有虎有豢有兔有亭有黽
有螭有虺有兕有橐駝師子辟邪其文有朱有白有繆有隸悉
難而致之歟殆乎稱物當聚於所好不信然歟今之摹印者不
明六書之源至以氣魚科斗之文雜之大小篆由其所見者寡
宜為有識所騰笑也君博通六書名其居曰學篆堂乎古不遠
乎今並采焉以為法式觀此譜者既可識古今升降之故而所
擇之精又以信君之善學也

朱彝尊韞光樓印譜序

竹垞主人謫官居無在再六年厭塵埃之遠勃而轅馬之喧闐
稷暑退矣秋風冷然思循西山之麓躋乎北山之巔或告之曰
西山之西北山之北盤陂之界山鬼所宅子何為入其域乎其
嶺勢律其谷崟岈寒莫寒乎白瀑峻莫峻乎青華牛闘乎潭虎
嘷乎坂奇狸對乎青龍紅羆豪豬之箭蝟之網一夫入山能
不懼耶主人於是策提乎于自晦及相馬驛其街車視其軸轍
有許子寶大璽胡君朗羽並過主人出韞光樓印譜泥用丹砂
石以花乳秦章漢璽靡法不有主人觀之喜而亡慍笑而至

而曰我思仙公葛洪有訓古之人入山佩黃神越章之印其文
一百二十其廣四寸去之百步猛獸莫近吾將以子一卷之書
載諸枝車南浚盧氣北踰軍都卧以為枕行以為符又何必三
皇之文五岳之圖也哉八月初吉書以為序乃束裝攫出郭門
去

魏際瑞伯子印譜序

印成於秦皇之璽而李斯之壞古而撰八體若別有所謂摹印
蓋殺本已極而于六義一意無當者也漢或不拘其數雜古文
小篆而為之然惟朝廷之頒于官司者則制焉其大至寸而其

刊行于織封刻之于章若且文陷蓋以凡于蠟取諸凸出而陛
起以有節故謂之印明顯而大者則謂之章文之肇數而緣壞
可觀也謂之璽其文之篆形者謂之圖爵于筆墨于緯尺也謂
之書後之人私識其姓名謂之私印其鐫爲齋室館閣之名而
誌于畫史書籍者謂之圖書記作者不一其人傳者不甚妙于
當取而觀之其高潔者文明者奇古者平情者精而俳者神
而秀者質朴者閑都者珠泐殘缺剝蝕蔓者陋而舉者過而
秀者細而如瓔者丘而如椽者小如粒者大如斗者陰陽相間
塊者相違者跂厖閥壁印泥書沙者碧者賴者端者翩者緻者

一係一昂首半嗅半侵者至于斷者滿執平淡無奇則斯道之
極構也適聽道者其惟吾石林乎孫相名書或曰刀篩則與筆同也
中爲貴夫中非不貴而刀與筆之從中而不得其至妙者有異
矣夫惟生而妙之足貴也是則予之所取者也
記季泳叔曰碎雜如水中亂石磊磊可數

魏崇瑞印冊引

此予爲他人所刻印章也與所師校以好此嘗自爲之予是有
於石篆字者又或遂賞以爲佳而予不耐也久之亦遂得若干
件先大人嘗訓曰工以技貴士以技賤夫操刀琢石訖訖然而
不休工之賤者也士若不顧其賤而貴者但以爲佳然六藝之
正刀筆之奇大方小篆之辨則是物有存焉其亦猶賢夫已也

陳雖私顧亓山印譜序

蓋聞六書初啓始變蟲魚八法相生未離蝌蚪史游急就賣開
篆籀之先許慎說文爰定冊書之王凡莫不音由轉注體係
凡符載在雅疏勒之覺立此則攻偽辨詞嘍從碑額之漢篆
之中秘在羽陵之內於今爲烈自古而然若夫悲花瑤葉用識
姓名鴻絕龍文尤尊符璽單晦騎步光明獨買得[illegible]奴家鐫
私印既以珍同剔壁非同玩此隋珠上自李斯下沿吾衍陸龜

蒙小名一時代有雖殊姓明識金石一書人誇楷模長篋俱在
古法做作秀而秦碑夢字惟殉茂陵玉杜銅斑半歸寶庫譽要
皆然僅留黑閻之名搨摸丹青雖辨紅鴉之雅等玉帳以飄零
共金盤而嗚咽龍章畫然虎氣終埋惟古學之失傳悵斯文之
日謬吾友顧君闕工嗣藉事刻琢而啟落秋端盤叙字歡豈而
猗斜彩鳳貫舞鵝點畫作鍾欽之隸愛此空蒼設碟均章誕之
書許其遒勁嗚呼亥豕相承豈其訛舊戲魚醉定足空肇填
之翡翠長爲屬閣之奇觀柔以胭脂求誌虎頭之傑作
緘絹珊瑚

古書辨云郭興畫於角上有小㓟字印趙大年永年則大有年
某年筆記永年其年筆記萬興以雜名作石鼓文書稚硎之書
姓名於夢下掲元方書于石間于晉卿家藏則有寶繪堂方寸
印米元章有米氏敷堂米氏審定真蹟秘玩用印作米芾
字如蚊形山南李主所藏則有建業文房之印內合同印陶翁
齋則有無住道人印記蘇武功家則有許國後裔蘇黃門老学
印東坡則用一寸長印文曰趙郡蘇軾圖籍吳傅朋則曰延州
吳說祕印

通雅

塡篆之塡書也　書史曰塡篆者周之媒氏以仲春之月判會
男女則以此書表信來往及魏明帝使京兆韋仲將題凌芳林
苑中樓觀王僕王隱皆云宇閣署宗故曰塡篆亦曰方塡書今
用九疊文乃時制也其他圖書用小篆而改斷向右謂之兩白
皆其遺法

封固用泥後以為印色　輿地志漢封詔璽用武都紫泥諸漢
書金泥水銀和金為泥也東都記曰御制好用黎陽青泥綠綵
餘曰塡以泥題書而印之後緣此以印調色封之亦曰泥晉為
詔以青紙紫泥即印色也今部堂用紫粉印寶則用硃

石刻　硯銘

宋蘇易簡文房四譜

漢李尤硯銘

書契既造硯墨乃陳篇籍永垂紀誌功勲

魏王粲硯銘

爰初書契以代結繩人察官理庶績誕興世代季末華藻流淫
文不為行書不盡心淳樸澆散日以崩洗墨運翰榮辱是懸

念茲在茲惟之是擬

唐韓愈瘞硯銘

隴西李觀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師或貽之硯四年悲歡否泰
未嘗廢用凡與之試藝春官實二年登上第行於褒谷役人劉
胤誤墜之地毀焉乃匣歸埋于京師里中昌黎韓愈其友人也
贊而識之　土乎成質陶乎成器復其質非生死類全斯用毀
不忍棄埋而識之仁且義硯乎硯乎與瓦礫異

蘇東坡集

玉堂硯銘

夫同與可將赴陵州孫洙巨源以玉堂大硯贈之與可屬蘇軾子瞻為之銘曰　坡陁彌漫天闊海浅巨源之硯淋漓蕩潏神笑鬼出與可之筆燼南山之松為煤無窮洞陵倘之水維以瀉之（硯大如山時將而陵州在焉山工負難得水故以戲之）

鼎硯銘

鼎無耳槃有趾纔與兵兒几不同唯義隔蔡嘉啟喙羽淵之化帝祀尾不周猶裂東南地無炎而深維水委蘢子為比青未始儀名其賢加幻說

王平甫硯銘

玉德金聲而寓於斯中和所薰不水而流正直所冰不憖而漸平甫之硯而軾銘之

鄧公硯銘

王箏鐫同文正公之孫也得其外祖張鄧公之硯求銘于軾銘曰　鄧公之硯魏公之孫允矣其物展也其人思我魏公文而厚與我鄧公德而壽三復吾銘以究余名

端硯銘

千夫挽綆百夫運斤篝火下縋以出斯珍一嘘而泫歲久愈新誰其似之我懷斯人

孔毅甫龍尾硯銘

澁不留筆滑不拒墨瓜膚而穀理金聲而玉德厚而堅足以閱人於古今朴而重不能隨人以南北

孔毅甫鳳咮石硯銘

昔余得之鳳凰山下龍焙之間今君得之劍浦之上黯黮之灘如樂之和如金之堅如玉之有潤如玉之有泉此其夫凡也為狀為不然似也雖胡越同姓獨可不然徒與此石縮而名何異于九鵲而一鶴

鳳咮硯銘

北苑龍焙山如翔鳳下飲之狀當其咮有石蒼黑緻如玉熙寧中太原王頤以為硯余名之曰鳳咮然其產不富或以黯黮灘石為之狀酷類而多拒墨時方為易傳銘曰　陶土塗鑿山石玄之蒼頡之賊涵清泉閱重谷聲如銅色如鐵性滑堅善凝墨棄不取長太息招伏羲揖西伯發秘藏與有力非相待為誰出帝規武夷作茶囿山為鳳翔且嗅下集芝田啄瑛玖玉乳金沙發靈寶殘璋斷璧澤而黝治為書硯美無有至珍驚世初無售黑眉黄眼爭妍陋蘇子一見名鳳咮坐令龍尾羞牛後

米黻石鍾山硯銘

有盜不御探奇發瑰攘于彭蠡斲鍾取追有米楚狂惟盜之隱因山作硯其詞如賈

鼉硯銘

龍尾鼉硯章聖皇帝所嘗御也乾興升遐以賜外戚劉氏而永年以遺其甥王齊愈臣軾得之以遺臣宗孟且銘之曰黟歙之珍匪斯石也鼉形而馥理金聲而玉質也雲蒸霧湛祥符之澤也二陵更寶之見者必作也

丹石硯銘

唐林父遺予丹石硯粲然如芙蕖之出水殺墨而宜筆盡硯之美唐人譜天下硯而獨不知兹石之所出而余蓋知之銘曰

彤池紫淵出日所浴蒸爲赤霓以貫暘谷是生斯珍非石非玉以材制用璧水環復耕予中州藝我玄粟投種則獲不妨而熟

王仲儀硯銘

汲郡岳閣頗牧睨用諫草風生羽檄雷動人亡器存質小任重施易何常明哲所共

端硯石銘

我友二益取溪之石寒松爲煤孤竹爲筆蓬麻致紙仰泉致渦

斲几信鈞以全吾直

端硯銘

與墨爲人玉靈之食與水爲出陰鑑之液懿矣兹石君子之側匪以玩物維以觀德

黃魯直銅雀硯銘

漳濱之埴陶氏我厄爽成不化以與直隔人亡臺廢得反天宅遇發丘隴僕爲麟獲粟帑黄子玄室亮白天實命我使與其躓

程公密手石硯銘

公密豹白米石岩下獲黄卵剖之得紫硯銘曰

孰形無情石亦卵生黄胞白絡以字燕頷凡器不死可候雨晴天昇夫子瑞其家庭

龍尾石月硯銘

萋兮霧縠石宛宛兮黑白月其受水也哉生明而運墨者其死魄乎忽玄雲之蔽翳觀玉兔之沐浴集幽光于毫端散妙迹于簡册眇千古其如在耿此月之不没

遵硯銘

以此進道常若渴以此求進常若驚以此治財常思予以此書獄常思生

迨硯銘

有盡石無已求生陰壑閱重秋得之艱豈輕授旌苦學畀長頭

卵硯銘

東坡硯龍尾石開鵠卵見蒼璧與居士同出入更險夷無燥濕今何者獨先逝

唐陸魯望硯銘

嗟先生隱唐餘甘杞菊老然須是茹實而以和之為散人出叢書以汝為硯

周文㼐瓿硯銘

以汝為瓿甚肖而瓿質以汝為瓿硯剖而腹實斂西江之水吾以汝礪齒樊河之鮮其以爾借而不即不離孰曰非道人之塵務

王定國硯銘二首

石出西山之山北山之北戎以礪劍或以試墨劍止一夫敵墨以萬世則吾以是知天下之才皆可以納之聖賢之域

月之從星時則風雨汪洋翰墨將此似是黑雲浮空漫不見天風起雲移星月凜然

魯直所惠洮河石硯銘

洗之礪發金鐵琢而泓堅密澤出洮嶺之中國棄于劍參筆墨歲丙寅斗南北歸予者黃魯直

故人王頎有自然端硯硯之成于片石上稍稍加磨治而已銘也

其色馬肝其聲磬其文水中月真寶石也而其德則正其形天合於其人也略是故可使而不可役也

天石硯銘

軾年十二時於所居紗縠行宅隙地中與群兒鑿地為戲得異石如魚膚溫瑩作淺碧色表裏皆細銀星扣之鏗然試以為硯甚發墨無貯水處先君曰是天硯也有硯之德而不足于形耳因以賜軾曰是文字之祥也軾寶而用之且為銘曰一受其成而不可更或主于德或全于形均是二者顧予安取仰唇俯足世固多有

元豐二年秋七月予得罪下獄家屬流離書籍散亂明年至黃州求硯不復得以為失之矣七年七月舟行至當塗發書笥忽復見之甚喜以付迨過其匣雖不工先君子刻其受硯處而使工人就成之者不可易也

黃山谷集

研銘三首

其堅也可以當諍者之操金其重也可以壓險者之累卵其溫
也可以銳作奇之橫其行也可以行立心之直方如是則硯
爲吾師亦爲吾友善諍在前良硯在後精則入神動則見功堅
如是重如是乃能時中固窮在道涉世在是
制作準古可使巧者拙奪者節性質溫潤可使躁者靜戾者馴
硯槃几而見硯忘其一室之懸磬
溫而栗直不泄不爲砥礪伊黝黑守不假人永默吉
楊大年硯銘
公硯其時於此翰墨其作也萬物受澤其不作也群公動色至

於彼塵出發萬物昭明人言楊公不如石之壽我謂石朽而公
不朽
周元翁研銘
刳其中以有容實其腹以自重緇衣流光寶是致用鳳標拓南
蛛網錯綜於子物之儀然吾與爾同夢
晁以道研銘
惟矩也有隅惟深也有濡渠如于六方惟重也不反不側惟溫
也文明之澤石乎以俛德以在臨洮其所從來遠矣跋璞以求
以成固器者鮮矣藏器待時勿亟勿遷毋忘毋易後之誨

任叔儉研銘
維衆陶鐵其直墨而不敗筆也叩之鏗爾乎之及如雲生礎
其有玉德也磐而不二美其質也生石之淵中正容之端滂城
得之別也得而器之任庵叔余丹稜之俾也相而銘之山谷老
子豫章之析也
任從簡鏡研銘
瀘川之櫟林有石焉瀘川人不能有而富義有之以爲硯則
宜筆而受墨任君從簡之硯而爲鏡而背三足形駭天下若山
林不若而不得訪諸瀘也私焯之石至瑩過晚月而巧也筆

爲既其上則含容中之光也援筆之指砥沙爲娃欲食月不能
而人吐也
解圓源硯銘
刳以爲池實而不吝時墨爲以爲日新其寬也以道坦坦其
日新也用而不匱
歐陽元老硯銘
其堅也似立義不易其潤也似飲人以德叩之鏗然如玉如金
歐陽元老筮韻同音
王子與硯銘

温潤而澤故不敗筆縝密似栗故不澀墨明窓淨几寔生以終
日覩其形或懷文而抱質

楨敦禮硯銘

用爲砧不可以調杵持衣用爲鼓不可以退寇寧旗用爲鏡不
可以鑒美惡用爲鼓不可以御賓客楊公三十六策或置錢石
列其四封以爲營城之固旁陳玉斗挹水以和墨時濁而飲之
給出不竭硯筆磯墨宜日書紙浩爵勒銘石告無止

王子飛硯銘

厚而静似仁剛而温似德不反不側似宜翰墨

郭欣桐硯銘

翁兮虛其心蘢古而給今惟子翰墨林坦兮無其蹤不虔不昧
其承不忌角浪泫泫不暇其澄闔以行世不規其盈

李伯循女子硯銘

既非中溝望夫之石又非上虞旭婦之碑琢爲海汆節婦之硯
瑩潤而令風將其以付伯歸之孤女他日或能衛夫人之筆札
曹大家之文詞

鄒稼鐵網珊瑚

謝子喬硯銘

謝子喬端溪硯刻有聯句與修撰吳原博戶部邵文敬侍講李
賓之修撰吳汝賢刑部馮佩之并子喬六人名與詩皆奇物藏
余齋中 迢迢古端溪覓石色秀而雅崎𡼏出嵒坑賦清列帶
而瑪方疑象坤與賦中堅白藉疑治賢帝巧璚蒼頭踊賓熒熒黨參
緒材純質磯磨寬功名蘭擇而奇文閑幽守博純質辭幻假嘆
求得俯潤東陽伸火防大擒活眼動鸜鵒遠深淵產龍馬寬金聲
一振之玉鍠訛儐者賢希比德放有銘蘭分封曾同社鎮静壽宜
涵生文章用時俗心於蒯爲慕陽東風音色公下遠風雨逃殘璋
璜岑望惡斷瓦遺污轉光彩陽東藏真泥土直避霹靂片雲遠流

落起荒野治鑿偽立宅寬知合悔危寂賢希龍蛇忧旗影遠玉石
脫仙籐鐵穿被縟勞菌珍玩古在把陽東

周益公硯

周益公硯作八卦形甚樸古公自銘云二儀分八卦定造化機
翰墨和用則招我文明含則守爾以静年同老叟

端溪月硯

端溪月硯一製作古雅數百年物也程鴻臚所遺家君銘曰誰
琢山骨昆侖之餘魄死明生有如月初揩雪疑筆松煤飛蘇子
孫保之允粹天路

龍尾石

國史硯龍尾深坑石也溫潤緻密金星燦然斲削甚工而銳古
意保大中李少微所造家君攜入史館並併友銘之家君先成
云硯之新自南唐今隨余升玉堂作一經緯素王亂賊懼與踏
彰與日月爭輝光諸公知有所諷也相視閣筆不復繼作

劉氏硯銘 見秦少游文集

溪之精石之靈泉雲氣與明星方顏密作雨硎永寶用琢斯銘

頻師硯銘

頻師十二歲能書為東坡大蘇二公所稱他時豈易量哉余以
紫石硯贈銘其下曰三生懷素注頭上人精于此處轉大法輪

鍾氏陶硯銘 虞伯生為希古作

大陶軒轅范何弘持丹合土水火升蒸然凝質成天成重厚密
擇堅方平發揮文章著光晶磨涅千歲無虧傾瀉甫受之如奉
盈有餘尚陶袞勒銘

洮硯銘

雲中一硯中化古玉膚理緻潤色正緑保而用之吳郡陸

韓克莊硯銘

毓德滑以達材清冷磨礲圭角浸潤光精至浮之澤色筆之兵

作為文章以頌治平

歙硯銘

余家有歙硯底有款識云崇順義元年處士汪少微銘松根凝
煙精英鋪雪毫顏如飛人間四絕

宋僧契嵩作硯銘并序

余在故鄉時之友道士馬知章出端溪硯為贈及游四方硯與
俱行於今十有四年矣知章不幸早亡嗚呼知章為人有信義
好學立性耿潔務持高節未畢其志而天奪之壽視硯往往想
見其人故持之而未嘗舍置是歲康定紀元之季冬也為之銘
曰哲人云亡道友已矣金石為心視此寶此

宋汪藻為熊叔雅硯銘

南婺從鑱筆藏出得文如貫籀斲為硯攜北向毛楮陳其左三
出琢辭與古參

董天任硯銘

圓其中蒼璧楕突其前初月破滋如炙轉為曜仙雲寶唾

宋陸游金崖硯銘

我游三峽得硯南浦西窮梁益東探吳楚排雨淋漓鬼神風雨
百世寶之莫予敢侮

延平硯銘

延平雙龍去無迹牧鉤光氣鍾之石聲如浮磬色蒼璧予之日

衣愧匪啟

蠻溪硯銘

斯石也出于漢嘉之蠻溪蓋夷人佩刀之礪也琢于山陰之鏡湖則投筍管墨之瑞也質如玉文如縠則其龍尾之群從而諸羅玉之季仲也

鮑子壽紫石端硯銘

五嶺之南瘴雨蠻煙端溪佳哉紫雲摩天其下為石金聲玉質

貯水如研運墨如漆萬里南來際遇公台中道舍旃而落塵埃石眼閱人育夫莫識知我者希珍哉斯石

程默生老坡石銘

海水駭立高峰嵘天風下吹夜夜凝千載化石鼓玖瑰驚人精含魚來滿彩雲紛披元氣蒸噴沫而帶蛟龍腥凝合珠光秘玉英勢若千仞不可凌浮後起拜中相賀鄭君覓之如弟兄哉在

鵲首月寶瓶鎮作銘者程南生

程望墩玉硯銘

水蒼之璧來吳門空中秀外栗且溫得之者維趙孟頫有客圖

之世寶存

方鸜鵒端溪紫硯銘

紫英內潛其色之揭素東外著其形之方鳥跡未泯有開厥祥心胸之利脩道之昌

莫職方得晁无咎墓中硯而復銘

名以文致死殉以器後之百年誰發其秘惟名與器神不輕畀庶幾在吾吾以予為試

柳含人硯銘

璞與聲判少水交泊後千萬年結為古玉硯其質點爾光而叩

其聲鏗然而足琢以成器必藉乎昆吾之刀寶而傳家不毀于季孫之手補天五色得非女媧氏之所遺乎郎千年當與中書君而並壽也

鑿深為池脩凸為月洪古璽之陰閱顏鬼之窟人間天上見此二絕瓶泉日注毋使我池竭也竭而可毋使我月缺拾華桂魄千載不沒

銅雀硯銘

昔為瓦藏歌女貯舞馬今為硯備圖史承鉛槧嗚呼其為瓦也不知其為硯也然則千百年之後安御卷治人安知其不復為

充也蓋雄豪武人不得而有之予豈容御因得而有之吾嘿然有感于物也

鼎硯銘

噫爾者謂爾無腹不可以承公餗識爾者謂爾有靈而可以辟妖精尚從我于深山之中魑魅魍魎其莫之逢

半月硯銘

月硯一吾家故物也墮于地中分焉因其形礲而為半月者二銘曰謂其毀雖毀乃全其全謂何不發似弦明則蝕晦則窮明晦相息兩弦其中君子觀象諦諦涵銘

礲而瑩之出其璞也則以為明之半生璺而傳之含其垢也則以為魄之半死死與生交爭于其所也其孰綱維乎此

方硯銘

汝之量足以茹垢納汙而不攖于慳也汝之守足以砥廉峻隅而不刓于頑也蓋既夷且惠可否之間也

方圓硯銘

要方者圓者物之情喜方惡圓與人之貞皆物我之相肖與擬益乎爾形

誠意伯劉基硯銘

磐而密既澤既礲俾雄以為鋒克相予工顧惟爾膚予所需工惟予之悾悾式沒以攻無貽爾愧

小硯銘

大者銳然利以居小者翩然利以行不有居者增壁戶牖誰與供十年之著述不有行者蒼山白水誰與收五嶽之精英

何喬新硯銘

硯之德直以方厚而不磷惟其剛溫子如玉潤而不渦既貞且白宜君子寶之其德若此其用則待乎時其遇于時也則勒奏卣之銘演綸綍之辭其不用也端居深藏若無能為孔子云用

之則行舍之則藏吾與汝其庶幾

何景明硯銘

聊守黑雄尚玄汝桑之以永年

黃太史金星石硯銘 為潘光祖作

金星之精曰長庚化而為石晶以熒渾爾芳潤藝日與子保貧

黎瑤石空氏硯銘

用邁瑤瑤傳為斯貽厥馨

斗魁之陽彈沌鑿素綫下探赤水凋璞質膩肌擬銅雀碧缺之英露鋩鍔窮披遠討事擴索提携石渠志無作

蟾硯銘

方寸玉圓蘊珠栽龍尾剖鳳咮利探鈐宜擬觚傳墨梁升天衢

鄭鴻舒紫玉硯銘

端溪之石上覆紫雲天積靈氣地開奇珍溫然之質絢然之文
予以琢硯勿事淫巧廉而不劌光而不耀藝林是寶以發墨妙

小壺硯銘

曲肱浮雲樂也壺天靜觀衆妙玄之又玄孰云其鈍可以延年

眉子硯銘二首

天生眉子無鳥宛然倉頡雖遠古文猶傳

白文黑質龍篆鳥跡周鼓秦碑列于几席

碧玉硯銘

洮河之石碧玉是肖廉而不劌光而不耀藝苑之寶以發玄妙

天瓠硯銘

採天瓠兮駕蒼龍雨天下兮澤無窮運無吾心兮齊玄功

牛硯銘

硯以利用牛以服耕其力不息百室以盈其心不戮大業以成
農夫厚生君子垂名制器尚象因物致情人之爲靈而獨不如
斯牲乎

宋文天祥紫玉帶硯銘

紫之衣兮綿綿玉之帶兮卷卷中之藏兮淵淵外之澤兮日宣
嗚呼礪爾心之堅兮壽吾文之傳兮

湛甘泉爲李少芬硯銘

方其外以象地蓋有取於義圓其中以象天蓋有取於仁方圓
渾合仁立義見是爲少芬李子之硯

鄭子乾鳥石硯銘

蓬島之洲鍾精神氣石生攻激金精玉粹歲月悠久靈仙珍秘
津人泛深探珠龍睡忽出人間散穿吞致良工雕琢制象古意

白水蒸雲揮毫展思史苑登庸楚揭嘉猷

玉堂端硯古銘

琢山骨唯端溪星斛斛雲襲之歷絕壁下千池

孔方平歙硯銘

歙而泓頑以沫廣雖瑩補正詩

銅雀硯銘 有序

家有漳河朔舊吞銅雀殿瓦得其遺瓦以爲硯甚堅而澤歸以
遺余爲之銘曰土生萬物而能長存銅雀和成鴛瓦雲屯待水
而然得火而堅水乾火合而土不遠石質金聲水火則然堅毁

棟獲譙使獨全拔椽得之如見古人來為奇硯明宋細甓老尚
著書擬之良歎用拾有時一悉一覽

張南軒硯璞銘

麻飾手外含章在中以時發抒翰墨之功君子佩象亦以嘉德
韜其光芒惟貞靡忒

宋濂婺溪石硯銘

歙之有硯自開元中葉獵始獲礦師也因逐獸發之後為南唐
元宗所賞愛遂與端石齊名其石在長城里之龍尾山一名羅
紋其下乃芙蓉溪硯溪產者號為尤良濂嘗獲其一賤有刻文

曰李少微造少微元宗時硯官也制作絕工緻可寶也銘曰朴
雖美內剛白馬生角分性乃易

胡翰椽題硯銘

有虞椽題其篆曰長樂未央高帝時陶甓物也借用中作銘曰
天垂乾地含質圓覆九重遺者一於以用之藝文德漢能可移
殊不易

端硯銘

世以眼多而泚無此人其瓦碟汝

𥧌硯齋硯銘

齋中有十餘硯皆殘闕下質人所不賞然每晨夕灌之油然有
幽思焉今年六月九日與孔章共坐有佳醫鳴鳥石硯者余方
被手頭不參然不能仰視而雷雨滿天暗之不覺與語因憶楊
伯海言島在登萊海中其石一名雪浪得之甚艱伯海上蓬萊
觀海市流覽奈見田樵還之而還囊歸一石手製為硯今以此
石驗之果然哉遂與孔章衣軒中所有為銘孔章文雅好事他
日穫硯如林應得此錄之乎

端石鳳山硯銘

昔人寶越截此而還李子既藝觀唐以列上形如鳳下斜山字

胃侍進御中置而乘後歸盛代軒中之寶應獨皇獻騰譽千齡

金星歙天硯銘

石為金精合原一氣金陵中石母以子致有灼甚芒有蘊其光
表此章文奕世彌芳

端石貢硯銘

鐵可穿石可劘發為文章星耀玉潔

端石卧蓬閣硯銘

姚江嚴子手製此石卧蓬閣中鐫此三字俾為遺蹤揮毫自見
此歸盛氏傳世無窮

端石秀野齋硯銘

秀野齋名伊誰所題青城山人其迹已非昔為兹硯書綏永用
是有斯銘恒河土潤

端石方硯銘

端孰為奇紫潤無聲伊誰為石實亞其精歸自山東獲於南市
從兹吾墪墨翰永麗

歙石鼎硯銘

圓如鼎兮黑如漆和之有聲質維石内亦有金星維墨汁鋪散星
獻萬方食

歙石笏硯銘

龍之尾毛子貽製笏硯文在兹傳後氏永寶之

端石鼎硯銘

維兹紫玉鑿自巖端三足外峙一水中涵松雪凝煙松煙飛碧
李翰臨池修名永之

歙石小方硯銘

蒼潤軒中有琴有酒自汝飛來益我良友

端石長硯銘

石之獲自鏡工硯之鑿始盛公歲在猴年時夏秋嗣人用之亢

吾宗

斗硯銘

貯天漿濡雲液千萬年永無極

硯銘

嶺表發性敘為職方以此硯貽予貯在城山已久隆慶戊辰轉
贈華居士弁為銘曰斲藥歸來天風在襟有時還與覽此微吟

大極古硯銘

混沌初出紫玉成圓象以太極萬理俱涵君子敷文麗敬貝堪
於千萬年永誉此刊

硯銘

水府同山人家藏小貢硯携游四方間林林大成山樵盛時泰
見之為銘于下貞無金蓮石吟登山臨水相以琴永負石硯在
黃心千秋令名起自今後世見之翰墨林

大城山樵硯銘

昌國公諸孫張燮以石貽余製為硯因銘之曰美哉中龍尾坑
形模似歲月更盛時泰為作銘隆慶歲己秋侍丹陛翰墨新
伊萬祀其永興

石湖書院硯銘

隆慶壬申十月十五日余獲歙溪石于靈英坊之市因其式璞刻
而為硯是日適有寄余趙文敏公真刻者愛其句字秀遂書
其旁并為銘于其下庶作他年山齋故事耳予寓居寺前湖水
之旁有田舍草木藏讀書其中號天與沛為號而行四方天子
萬歲主人貧窮歲粉未成文章呼嗟乎窮歲粉未成章文

菴磯島石硯銘

海中石澗且理痕嘗錮影含水墨若浸錮如泥著之賦陟鏡也

錦文端小硯銘 為謝伯生作

瑩含瓊質燦育錦章數丈為寸發墨光賦含是節度任于玉堂

謝氏用之百世其芳

馬知節硯銘 為朱姓章作

錦紋若鐵粼然如鏡熬藻宜猷芝軒承用

張子明天心水面硯銘 萬曆丙子十月一十六日

竹素園中硯大如斗卿以自娛宜明窗几箋篇不爾此石當無
來注寶潮畫入跋也

王誅真有小硯請予進代倪隱君作銘

龍紫玉飛玄雲錫山樵太湖濱以皆是對蒼筠倪瓚之與世閑

可容齋硯銘為王誅父製

一寶孔聖所珍者義豈此古今皇家是莫

古舒居硯銘 十二月一十三日

梅花茶屋雪滿野几獨注太古摘我泓水

卯日硯銘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玄之又玄是謂發明 水者道是含吐以
滋求為表衛快得復時

六藝之一錄卷一百三十一

錢塘　倪濤　撰

法帖論述

法帖釋文第一　宋劉次莊　著　一

漢章帝

辰宿列張盈炭海鹹河淡鱗潛羽翔龍師火帝鳥官人皇始制文

字乃服衣遐邇壹體罔談彼短無恃己長尺璧非尚寸陰是

競孝當竭力忠興溫若思值終宜令學優登仕攝職從政都邑

二京背芒面洛浮渭既集墳典亦

晉武帝

有詣知跳下須防具其楊州民到有者此尚縱之動靜更啓也

數遣信還

西晉宣帝

之問阿史病轉差未問外曹尚書示釋書法

東晉元帝

安否未報平和之深可為事也

八月九日睿頓首冬中秋任何遠懷便微冷但何如比殊不能

佳想何得憩相念及不多司馬睿頓首

東晉明帝康帝哀帝簡文帝文孝王武帝高皆模書故

不復釋

宋明帝

鄭脩容有兒來今成服汝可令汝內人知之再報休祐休範

二家內人知也或報

齊高帝

尋今至破網在路粗可尋遲遲見卿不遠願信知卿深意也

梁武帝

數朝御氣轉動不得多有憂慮之二謝處委曲復當有情故

精數有書問不可從有與也知何時再言語致之

梁高帝　簡文帝

唐太宗

朐米　人具　忌放州死　欲似无　處行節豊故斯來告

為善之散行足怡神　不知信後　今為比是動靜

是血　父嬰沈疾何言昨旦臨朝略無勞弊　不佳且來

何以　軒丘卿夫亦相見化為卜來時五旦宗其為累

數日來患發入且服一啟子不得相見

高宗

太子無事故脩各城四門使輒更不損壞

陳長沙王叔懷

天須做吾既不得此打極共園中梅如發既無工力治木花之
興做今付此，不多叔懷答白足何用此花

永陽王陳伯智

熟甚好習讀爲學吾疾方遣不具伯如既寒辭此氣力何似[illegible]
疾方甚憎想遣今信者此不多陳伯智既

法帖釋文第二

演張芝

知汝殊愁且得還爲佳也冠軍畟暢釋當不得極敗可恨吾病
來不辨行動潛不可耳終年纏此當治何理耶且方有諸分張
不知此去復得一會不講竟不竟可恨汝還當思更就理一昨
非遊息謹同故數往虎丘不此甚嵩嶽祖希特兩月行並欲數
處看過還復共集散耳不見奴粗悉書云見左軍彌故論數故
也今欲歸復何逸報之遣不知想散佳並佳所耶言別事有及
過謝憂勤

二月八日復得都陽等多時不耳爲慰如何甘安等人當必行
不足不遠復與消息

八月九日之白府君又下了日秋冷本恙慮深綱遠想思無違
前比得書不逐因行望遠懸想何日不懃損并漂没不當行李
人去今送恐更到吳陽須佯佯此故遣简絕有緣復相聞餐食
自愛張芝幸甚幸甚

崔子玉

賢女委頓頓日治此爲憂懸雖心今已極佳足一切復憂念有
信來數附書知聞以解其憂

魏鍾繇

吳皇象

文武將隊乃俾俊臣豈我昊闕董此不虞古君子罰戎　身昭
北東歌向其柏桓細尚七十氣冠三軍詩人作歌如鷹如鸇天
有奉一五將之門地

臣象言頃闊容浮加以在患匹自乘稜無所中宜特蒙東偽殊
異之遇安成騎乘之惟遊臣之無淳和足使忘龜令節觀足以
光心齊延望翹翹念在効報而　之垂須仰何才力以答新
思唯尚有借臣疏之文邇芥貧向尋天恩智方當私成無任領
愛自彌文唯

晉張華

子野爲慰僕諸惛疾已甚動而既歸還乃悉此行念反不具張
華王
想道
大事之日僕任知體無所復見親之分又計時事之從前那來已
太宜念所割懷深相具之息行推當相耳僕無所使治度息
王導
省示具卿辛苦之至吾甚憂勞卿此事實不輕足下無足下所
以致身遠向在家由王制正之欲不得斟酌當如何道已天網
尊行改卸情禮傷悉且自行如疑小些損不帖有處不悉取

寶晉齋法書 卷第一 五

建文節滿可不具王導
王敦
敦頓首頓首前得所道歲暮感悼傷悲今道相行如此若腰痛
快快得示知意反不以爲王敦頓首
王洽
得告洽白承問洽故爾爲蒙以復敘還日不具王洽再拜
洽白向歲暮不感敘得告承問殊之爲行不具王洽再拜
王珉
十八日珉白以之書暫至未更近問略情下通如何不審體氣

致爾憂深力書不具王珉敬問
得書至之吾亦
分欲出耳吾此月還廿日足王羲移日敘如起細可熟通明
吾當得將臨出前遠報既至王家甚細可豫報光公念
作一頓美食可救上飯也王珉州報
王珣
二月四日珣頓首末冬衆感得七月書知問封日何如報憂
之爲不具王珣頓首
王廙

寶晉齋法書 卷第一 六

廿四日廙白唯久相通行未而近相行不知同異可
生相見近又不多王廙白
七月十二日告之等近月道王秋書不言月行復半念次偏
恩不可堪居奈何奈何爾寺不具
嫂何如汝所患差未必不可言何當得上下宜可
行
痊如復斷要取未斷想人宜從是自發無前間不可言念也
使來於反可足何後會日月日處疏
郗鑒

郗愔

九月七日愔報比得𠂉知弟漸佳至慶想今漸勝食進不斷差難將適猶懸憂遣不具愔報

廿七日愔報比書想遠達日諒弟佳不及數字愔報

遠近付　王右軍前去不　石首千一部

想親親無如常敬豫何當來而遣祖故未差想在尚書不見來多日

郗超

衛瓘

錦州民衛瓘惶恐死罪中間音敎望想夜懷在外累年始爾得遠情甚踊踊以至州里之領節度明日少入奉說伏承稍祚得

十丁丑瓘惶恐死罪

衛恆

一日信反知問未面為歎欲七日示即恆白

謝安

奈奈何奈何臨書悽悶

謝萬

女等各可可知近消息吾亦適勤下參之勞力及不具告父

法帖釋文第三

庾亮

媞音氏又音啼江淮呼母也

庾翼

昺疑也音柄　吾衰勞何賴愛護時不足下頒氣力熟君別時

沈嘉

十二月十三日嘉頓首頓首歲行盡感悕深寒切想各平安僕勞弊遣不具沈嘉頓首頓首

杜預

十一月十四日預頓首頓首歲已終別久益慕此勞道遠書問又簡闊得來說知消息申省以君言面

親故數移轉想祖父為具示也祖父如足下來言不必云良絕

次親親也有信數附書信以慰吾心也

王循

七月廿四日循頓首頓首秋月感思深得近示為慰餘勢比復可不僕疾患故爾不平復頓切力書不悉王循頓首

劉超

謝瑤伯

凡許江東精兵不可卒得惟當善養兒者而事虛日多如此未
良懷實已萬端

王羲之

得信承姨夜不能眠灼寧復可言吾便欲往恐不見汝尋湖水
悉病不可差必復見紀下然寧已往後改遠路知吾遠懷下具
羲之等白

謝莊

承昨還方承一日忽患閤當時乃備大惡殊不易追念相諸

昭昨來已漸勝眠食復云何須順寒更承御至君患者無不增
動令作何治眼尿下畏耳指遣承問謝莊白呈左僕射

司馬攸

劉瓛之

瓛之頓首頓首未得遠感聞知有患耿耿知以自屈恨不相見
力及不比望瓛之

王坦之　王湛之　王操之　王凝之

李靖

載妖孽過臧災留莫吾答卑陶　土繩畔報翔松　採劉

幸賤羞屈凶設逆田韓想釵叔羽争念復甝鼓肆氷爱　於
琴瑟以詠歌兵命命鳥翔萊歎乃起舞聲將崖城起動飛走脉
土處巖姬秦學叔

七月廿六日吳書錯句相教相問不解勞傑佑里得書
云宅及許未東言晨有謝索靖白

劉穆之

可知又丁家鄭王令蚤根改推屢不得不相用事已御出亭
後吾所得取復又丁上一面就之念還一四四更律啟申令情事未
劉穆之白

王伽

紀瞻

瞻白昨信來　令蓋又令家無以件意令粉二斗少者所謂
物微意全者也力書不多紀瞻頓首

王廞

張翼

廿三日　御翼頓首知過多嘆怪仁書乃顧意以何知沐勞禁
頃見力還不具

陸雲

三月十六日羲白春節餘不適得示知足下卒安為慰而未知何由如何信數之及卿既清還可與緩高言人歎之當令征而取之也

王凝

王恬

得示知足下問吾故不差殊劣劣不具王恬白

山濤

卞壼

足下佳不朋　即上數諸誠文墨至便在舍事許啟受子紙下物知凡節勿令人見也吾今勒書事令可發至付細發發使密令人得之盡白

謝發

未知音問甚緬悒悒想不久可得光耳執筆惻感

王薈

昨服散差可然不過生計于所宜如史增劇殊難為力耳未能人意何有餘令故耳王薈答知白

羊欣

書欲何言

孔琳

日月深酷哀痛崩叫心肝分脆尋繹感慨感噎絕孤思悒悒何如郡蔽當今何不孝今何念痛摧難勝得去月二示知君所患救耳不差甚有憂悒熱盛此後何以想已轉佳眠食極勝也善自治之孤子至痛奧歎具悒悒胸中轉劇近明歲未覺益懷頓何頽扶力光甚不次孤子孔琳今何頓首

王僧虔

法帖釋文第四

王筠

沈約

今年約垂　始得此　沈約白十一月十六日

阮研

近增至得書深慰已熱猶何如吾甚勿勿始過嶠令便下水未因見卿為歎息行愛異日當至上京有時進增行所未少字可具阮研白

蕭確

故以身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法帖以風雖夜落紅泰南所

生

蕭思話

一月三日思話白鄙之說云切足下復何如何比涉道久當

諸冀耶少有望近吾所患猶爾思話白

蕭子雲

陳逵

十二月廿五日逵白歲終感懷奧切足下何如遠不見陳逵

伯禮致明領問部足前許借 嘉今遣詣受願付 往州下陳

逵謹啟

一巻雲根艸堂叢書 卷第一百十一 一三

褚遂良

諸何足言 史何汝狀 汝悉之

虞世南

辛一兩日 訪問銷為奉答

發兄處見臨學數論便是青遂於蓋欣忭無已數銷學耳世南

近得痛疹寄可堪醉緣也虞世南呈十二月遺書謹啟稱書爲

愁可言也

潘六十四日來得遂問其邪數小奴等不日當有狀來

歐陽詢

莫君何當至 定須寄信意 未能平復極欲知君等

柳公權

未即展晤尚增悵恨 後便達往耶

李邕 褚庭誨 薛稷 徐嶠之

陸柬之

近得告為慰上下無恙忘不得其與近問悲心得此書散勢耿

耿寄也

薄紹之

知弟定欲 江參軍 薄紹之白

一巻雲根艸堂叢書 卷第一百十一 十四

法帖釋文第五

蒼頡 夏禹 仲尼 史籀 李斯 程邈 宋儋

衛夫人

古法帖

兄子脊佳能數為也

隋朝帖

智果

莫其皆有一種風氣 表異如有神力 定須文譜范懷約真

書有分草書無功故知簡牘非易 志其名 李斯見重一時

耶

何氏

吞聲飲氣不勞攸問他便生異議是自詳答取竟勿滞留也
未留深情故當所由餘散策但况猶武切思歸三月丁酉還昨
臨發叙不逐南路行乃敘絕傷心

蔡琰

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漢祚衰

古法帖

孤不度德量力欲信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

今日志猶不息君謂計將安出
亮日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
則名微而衆寡然能克紹以弱爲強今日擁百萬之衆挾天
子而令諸侯誠不可與爭鋒也

右帖自前二具載王獻之帖中此不復釋後二帖亦與
獻之帖同

懷素

古草吾自書過鍾而草故不減張僕以爲真不及鍾草不及
張所爲世之所重以其亂濃黄書之不足以爲道其古當不虛

也

張旭

足下既後不知疾痛如何深極憂難比也上下安之必得耶答
得足下十五日問爲慰僕有患差張旭書

古法帖

既移屋已而騰檄破裏地成大寬拔東起小三架如步廊故可
一大梁得使二家通出入作門閤也此屋之東故應作墻直步
廊一壁大草空園中湖宜移三間屋故當不甚難重複於盡意
如別耳

足下比有信過來當悉書如離瞻詠数甚劇苦念 少吾 念
年病重耳始小差大小當使來啥忽移日月毎毎深望遠之慰
而處此信書走
之旨今忽忽書疏既與直入理略絕何緣復得周旋理衷史斷
問方不成別唯公事時相瞻望耳吾自信遂至今不暮不可解
計至故應以有所但不知好惡云何耳得待

法帖釋文第六

王羲之

復得書知足下問吾欲中冷甚憒憒向宅上靜住眠都不知足

丁未一甚無意恨不更面王羲之

知欲東先期共至謝　處云何欲行想忘耳過此如命差涼君

可不令日復顧不遂面力知問王羲之

此奉對對兄以釋意一汝不可言未知集聚日但有感歎　各慎

護前與嫂試未屏風遂不得答為也　一

奄至此竭情顧不遂緬然永絕痛之深至情不能已況汝豈可

勝任奈何奈何無敘哀悲酸

日月如馳嫂棄背再周去月穆　大祥奉瞻廓然永惟悲摧情

如切割汝亦增慕省疏酸感

兄靈柩垂至永惟崩慕痛貫心膂痛當奈何計

慈顏幽翳垂有年而吾勤勤不知堪臨始終不發言哽絕當復

奈何吾頃至忽忽比加

有別具足下小大問爲慰多分張念足下懸情民為謂子亦多

還宜足下兼懷並數問不老婦頃疾篤救命恒憂慮餘粗平安

知足下情至

旦夕都邑動靜清和想足下使還　時州將桓公告慰情企

足下數使命也謝無奕外任數書問無他仁祖日往言尋悲酸

如何可言

伏想嫂安和自丁憂住松上下至乖隔十八年復得一集且悲且

慰何指俞嫂疾至篤憂懷甚深粽粽雖為情地自慰猶小差然

故忽忽羹禪沖漸和耳

諸從並數有問粗平安唯脩載在遠音問不數懸情司州疾篤

不果爲公私可恨足下所云皆盡事勢吾無間然諸問想足下

別具不復言

此諸賢粗可時見有甚爲簡　遠頃異多小患而吾疾篤不得

數爲數耳

宰相安和殷生無恙時面兄宮宣兄憬

暾豆飯傷如往今遂能啜否

得足下旃罽胡桃藥二種知足下至戎鹽乃要也是服食所須

知足下謂須服食方回近之未許吾此志知我者希此有成言

無緣見卿以當一笑

扶中風懷異而冷足下各可耳脾氣衰紛成患甚憂之力知問

王羲之頓首

又不能不痛然孝亡政爾復何於求之處政當求之內事餘理

不絕求之一條當有冀不信固然前塗條乙乙語之以悟其

疾不退潛損亦當日深豈可以常理待之此豈常憂不審食復

何如云肌色可可所堪轉勝復以此慰馳竦耳
吾有七兒一女皆同生婚娶以畢唯一小者尚未婚耳過此一
婚便得至彼今内外孫有十六人足慰目前足下情至委曲故
具示
省足下別疏具彼土山川諸奇揚雄蜀都左太沖三都殊爲不
備悉彼故爲多奇益令其遊目意足也可得果當告卿求迎少
人足耳至時示意遲此期眞以日爲歲想足下鎭彼土未有動
理耳要欲及卿在彼登汶嶺峨眉而旋實不朽之盛事但言此
心以馳於彼矣

云譙周有孫高尚不出今爲所在其人有以副此志不今人依
依足下具示嚴君平司馬相如皆有後不
天人造善平康也足下各可不異行從而王羲之頓首
想小大悉佳李家眷至居情蔵益深唯當絡遣之耳知足下散
勢小差此慰無以爲喻云氣力故備復以胡想散患得差
當以漸消息耳
吾頓無一日佳衰老之疾日至奚寧得有所驗而猶有勞務甚
勞勞
昨得興廿六日書云患氣懸情

如足下連不快何爾耿耿善行適吾積羸困而下積日不斷情
慮尚深殊乏自力不能悉
小佳更致問一一逌脩載書乎安
羲之白奉告慰及側伏想比安和何能過見之悲歎大都可耳
惟垂心羲之年年一日自此具
羲之白送此鯉魚征興敬而不在可乃邑邑不
月半家悼莫至今今何今何得告承復下兜耿至匆匆頓不具
王羲之再拜
今遣鄉里人往口言也行成辭以從是月也景風可至屋火殿

省伯趙鳴而蔵陰更鳩習而揚武時可以升高望遠禮可以出
宿旅行有詔且奪麥關租
廿二日羲之報近得書即日又得永興書甚慰相在道可耳吾
疾故爾沉滯憂悴解日向近不具羲之報
四月二十三日羲之頓首昨書不悉君可不腫剔憂之乃遠不
具
羲之頓首闕別稍久眷與時長奚厥足下何如想清豫耳披懷
之暇復何致樂諸賢從就理當不疏吾之朽疾日就羸頓加複
風勞諸無意賴促膝未近東望慨然所冀日月易得還期非遠

王畧報並告問在數遇信公是為不一悚
足極寒得示承夫人復小欬不善得眠助反側想小爾復進何藥
念足下猶除耶卿可不吾昨暮復大吐小噉物便爾出來可耳
知足下念王羲之頓首
頻與廢休意書有所問足下前為致誠意答今旨者致來勿忘
此意自快令以眷嚴知大小無患念勞心
四月五日羲之報建安靈柩至慈蔭斷絕垂卅年永惟崇痛襟
五内永酷奈何無由言皆臨紙摧哽羲之報
吾昨得一日一起服由極謝適先所為憂但願情不可言耳

侍中書書徐侯遂危篤恐無復冀深令人反側
散豫乃成委頓令人深憂
適 十五日問清和為慰復得有後問不想二度建王之始興
從長就令人邑邑想無所至耳還具示問追尋傷悼但有痛心
當奈何奈何得告慰之吾昨頻哀感便欲不自勝舉旦復服散
行之益頗是推理皆如足下所論然吾老矣餘願未盡惟在子
輩耳一旦哭之乖盡之年將無復理此當何益冀小却漸消散
耳前卿書但有毀寒足下念顧言散所豁多也王羲之頓首
不問臨川問懸心不可言子為之子未數有使冀因得問示之

得袁二謝書具為慰袁生暫至都已還未此生至到之懷吾所
也
想小大皆佳知賓猶爾耿耿想得夏節佳也念君勞心賢姊大
都轉差 故有時嘔食不已至足言年衰疾久亦斗可念卒
人都轉差為慰以大近不復服散當將陟釐也此藥為益如君
告
適太常司州領軍諸廿五六書皆佳司州以為平復此慶慶可
言餘親親皆佳大奴以還吳也冀或見之
司州供給寥落去無期也不果者公私之望無理或復是福得

大常書慰心令同書也野數言政平安定太宰中郎
近因得里人書想至知故面瘦耿耿令差不吾比日食意如差
而脾中故不差以此為至患至不可勞力數字令弟知問耳
疾患差也念憂勞王羲之頓首
想弟必有過理得足慰懷看此不果從期彼難異臨書多歎吾
不復堪事比成此書便大頓
廿日羲之頓首節日感歎深念君增傷異而君可也僕可耳力
數字王羲之頓首
足聽他母子家此遂不還可念未也

適重熙書如此果爾少可爰殷生不立勢向江南者不知諸
侯何以當之然表故未出不說說向侯疾患當輒住耳耳然
自勉此一役當可言淺見實不見今時兵任可處理
一謝在此定終日不可之此歎恨不得方回知如恭復問令人
怛怛

六藝之一錄卷第一百二十二

錢塘　倪濤　撰

法帖論述

法帖釋文第七

王羲之

七月一日羲之白忽然秋月但有感歎信反得去月七日書知
足下故羸疾問觸暑遠涉憂卿不可言吾故羸乏力不具王
羲之白

得都下九日書見桓公當陽去月九日書久當至洛但運遲可
憂耳蔡公遂委篤又加廗下日數十行深可憂謝無奕轉得仁祖甘
六日問疾更委篤深可憂當今人物眇然而艱疾若此令人短
氣謝光祿亦垂命可憂念二朝奄忽傷人懷今年彫落可歎
但君臧懷深得書知足下故頓乏食差不耿耿吾故爾耳未果
為結力不具王羲之

日甲今足下窮思深至不可居及淵體氣各何如參軍得佳
又力不甚熙情當深寬則情通有苦違不具王羲之白
長素差不忽耿小大佳也得敬豫九日問故進退憂之深
知念許君與足下為政同但今非致言地甚初初亦不知范生

以居職未以謝示輒便及之吾尚不能惜小節耳但一問無解
已又亦終無能為益適足為煩耳足下呼爾不
每念長風不可居忍昨得其書既毀頓又復壯溫深可憂
謝生多在山不復見且得書疲懣冷耿耿想數知問雖得還不
能數可歎
初月二日羲之頓首忽然今年感遇傷痛切心奈何奈何念君
哀窮不已羲之惶恐
足下時事少可數來至人相尋下官吏不東西未委君為言叙
乖足下不返重遣信往問領知心素

吾怪足參朝少晚不審有何事情致使如然也王羲之再拜
前從洛至此未及就彼參承願夫子勿恨恨矣當日緣明府
共飲遂闕問領足下莫見責羲之頓首
十一月廿七日羲之報得十四廿八日二書知問為慰寒切比各
佳不念憂勞久悴情吾食至少劣劣力因謝司馬書不具羲之
報
十月七日羲之報前過足下所得其書想殊有勞弊弊叔兄子
孫有數人足慰目前情至取答委曲故具示可令必達以副此
志且山川甚有形勢遠想慨然又出藥精要有驗信次可致當

大患也從弟分別吾深憂慮卿女轉劇想何可處羞充言不
多耳羲之
皇象章草旨信送之勿三當付良信
遠婦疾猶爾其餘可耳今付書付想具
阮生何如此處平安數絕問為慰
羲之白晚可不想比果力不具王羲之
得遠嘉興書計今日以度嘉逕可言足下至慰令有書想足下
有音信別告具之
云足下尚停數日半百餘里瞻望不得一見卿此付可言足下

疾苦晴便大熱恒中至不易可得過憂不甚憂卿還具示問
得告承長平未佳善得適過君如常也知有患者耿耿念勞心
食少勞甚頓還白不具王羲之再拜
足下小大佳也諸疾苦憂勞非一如何復得都下近問不吾得
敬和廿三日書無他重熙往足為善謝二侯本飛白乃致佳造
次尋之乃欲窮本無論小進也稱此得寺於藍
知比得丹陽書甚慰卓離之數當復可倍吾得其書足下反事
復行便為索然良不可言此亦分耳遲面具具
太常故患脚灸愈脚中可耳僕射事已行八表護未知如不

未復同州否昔歷涑郗鳴嵩使應有書而未得
旬方得萬書委田情慈使人賦然見足下乃悉知叔虎剋昨發
月半略必至未見勞參軍
熱日更甚得書知足下不堪之同此無賴早且來涼行欲往遲
敬也王羲之
知賢室委頓何以便爾甚助耿耿念勞心知得廿四問亦得叔
虎廿二日書云新年乃得發安石昨必欲剋濟家叔虎廿五日
也足下以語張令未前所經由足下近如似欲見今遣
七月六日羲之白多日不知問邑邑得二日書知足下昨問耿

耿念已佳也
期已至遲遲足下問耳當力東游道家無緣省苦但有悲慨
不得東此月問
往云合子剋送乃是北方物也何以致此欲幾許致其四紙展
白以為何以能學不
月末必往遲見君無以為喻
鄉里人擇藥有發簡而得此藥者足下豈識之不乃云服之令
人仙不知誰能試者形色故小異莫有見者謝二侯
昨見君歡後無喻然未盡想以為昔可耳雨中云何一昔消息

復問觸暑也耿耿疾患小差無弘遠任指達此寫懷王羲之
承足下還來已久欲參慰為病患不能得往問春初情深豈此
委具一兩日少可尋具言展君同行李願存叔舊今遇賢弟還
得叔張紙勞動幸不怪耳謹此代申不具釋智永
此帖世多論為差誤蓋 太宗皇帝取其書類右軍遂
參列其間所以貴之耳 太宗於草聖最為深妙何乃
特不曉此釋智永字耶
當候既不已寒甚無冬乎可苦患足下亦當不堪之轉復知問
王羲之

知遠此當遂以達見此子直以日為歲足下得答問音全吾
前候佳不未果就撫深企懷耳無好音信那可過轉歸洛也討
全解有懸休尋
知君當有分住者今處之粉毒可復分車與可居情想反理當斷
且反想至所苦晚差不耿耿僕腳中不堪沉陰重痛不可言不
知何以治之憂深力不具王羲之頓首
深以為慰理有大斷其思念之念盡足下勿乃憂之足下殊當
憂吾故具示問
晚復毒熱想足下所苦並以佳猶耿耿吾至頓勞盡涼之散力

知問王羲之頓首
足下家極知無可將接為兩途乃不復更請弟見問疾深痠之
不具王羲之白耳
僕近脩小園子殖種數果樹華深可致懷也偉時行往希見此
之處動靜故之帝思馳情散騎離轉利慶慰想姊故諸再反側永
嘉王泰集欣喜無喻餘可耳
得華直孫故問諸患不差然憂慮何以未復慶等近消息想心
君兹何為耶此猶未得書集理行大亂避此無喻
龍保等平安也謝之甚遲見之

離不可居叔當西耶遲知問
知彼清晏處豈又所使有無一一綸故是名處且山川形勢乃爾
何可以不遊目
朱處仁今何在往得其書信遂不取答今因足下答其書可令
必達
要為遂報書但有惆悵知足下行至吳念違
僕鹽井火井皆有不足下目見不為欲廣異聞具示足下令年
政七十耶知體氣常佳此大慶也想復勤加頤養吾年垂耳順
推之人理得爾以為厚幸但恐前路轉欲逼耳以爾要欲一遊

目汶領非復常言足下但當保護以俟此期勿為虛言得果此
緣一段奇事也
法帖釋文第八
王羲之
羲之死罪小大悉以來來　不可嘆未使諸諸悲情討當命
行應足下公是且承問妹極得散力以為慰爾等故可耳
同緣不多白羲之死罪
不審定何日當北遷信復白遲承後問
伏想清和士人能佳適極公下月末書為慰云所在荒甚可憂

殷生數問北事勢復云何想安西以至能數面不或云頓歷陽
不耶無緣同為數是知問遲足不可得而要當得甚慮飯散
頓為此足勞人念
八日羲之頓首多日不知君問得一昨書知君安善為慰僕於
小差而疲剝作若那觀望乃苦與上隱痛前後未有此也然一
日一發勞復不極以此為慰耳力不
鄉里人擇藉與戶今之其君可為須受君所就耗佳不僕自秋
便不佳今故不善差頃還少服歸又時噉麵寸不以為佳亦自
勞弊散何轉久此亦難以求泰不爾人間而欲求方外此或遠

弊皆如君言
便大熱足下晚可耳甚患此熱力不具王羲之上
此書因周常侍想必至
吾唯辨辨便知無復日也諸懷不可言知彼人已還吾之所有
小小往來不欲求者其野近當往就之耳不大思卦方不見可
久理司任之者悠悠此可歎息得兩問無他想彼人甚平安此
粗佳玄度來數日為慰
中郎女頗有所向不今時婚對自不可復得僕往意君頗論不
大都此亦當在君即發遣此日疾患欲無賴未面邑邑反不具

王羲之
得書知問腫不差之氣恩恩而近羲之報
足下各如常昨還殊頓勿中淡悶干嘔轉劇食不可強疾爲難
下治乃甚憂力不具
得書知足下問吾既不佳賢妹未差延期
須使尋示來不可得足下哉有者分三兩傳須故不
得書知問吾腹疾殊不可堪思猶其悵想行投悉然來往
日今往山處未當去重熙也便西此别不可不可不知安所在
未審時意示何甚令人耿耿

一昨得安西六月書無他知所知表亦佞常言耳
問轉久勞想並念知足下常得之卒未近緣如何足下數令知
問
十一月四日羲之白冬中感懷異始欲見足下常疾何如不得
近問邑邑吾故苦心痛不得食　虛頓力及不具王羲
之白
周益州送此邛竹杖卿尊長或須今送
不得執手此恨何深足下各自愛數惠告臨書悵然
阮公故爾可憂昨政如大事令今遣言何方守篤又久不得力

而從事以至甚無計自必出唯須小佳驗石今出取救足下可
復助且令得適
家月末當至上虞妹亦俱去
此災為難為人得示知足下故爾堪行想不成病耳吾至無賴
行勉王羲之頓首
不得問悶耿耿
近令送此包圖亦可得卅餘爾者爲佳可與水丘共行想佳者
夫便當取問且得謝生多在山下不復見且得書疾患令耿耿
想欣知問雖得還不能數可歎不得比出日集聚示一爾緬然

忘東旋未期請情因
飛白不能乃佳意乃篤好此書至難或作復與卿
羲之白昨故遣書當不相過知君還善慰足下時行想今善除
傾耿耿僕時行以十一日而不除如比日便盛委頓今日猶當
小勝不知能轉集積不歸至劣劣力還不具王羲之白
不審復何似永日多少看未九日當採菊不至日欲共行也但
不知當晴不耳倫等還殊慰意增慨知足下疾患小佳當惠緣
想必能果遲此善散非直思想而已也尋復有問足下以數示
由爲諸力不具

月半哀感奈何奈何念邑邑因極之至不可居處比日何似庠
差不邑邑力知　王羲之頓首
知彼乃甸切切汝乃獨生但有發邑邑遂不能得遣人且吾無
從久意果去當南視汝等也
一昨得安西六日書無他無所大說故不復付送派都共衣亦
後當言耳如見手書遠篤問必果今復無書答之足下勿念至
并與遠書也
奉黄甘二百不計生想故得至耳船信不可得不知前者枉
尊夫人不和想小備令以佳念累息卿佳不吾故劣劣力知問

王羲之敬問
日五期結柱以大光師之言當著推此言之無驗如此事君問甫
欲知故及且停宅
先生適書亦小小不能佳大都可耳
三月十六日羲之白一昨有不悉雨快君可不萬石轉差也定
得力不不得後問悉惱不知懷君云當有音信遲望其至僕劣
劣故還不具還具示王羲之
敬卿女知耳爲長史休種知何似耿耿
適欲遣書云得示知足下得疾以爲佳甚慰知多疾患念勞心

吾故不欲念幾以爲事恐不久可邑邑恐面行故累之王羲之
此郎之婚不謂頓至於此諸達滯非復一條觸坐不知何以爲
治自非常才所濟吾無故舍逸而就勞歎恨無所復及且是人
事請託亦所未忍小兒里得小差須日當何理
去帖釋文第九
王獻之
相過終無復日遠切在心未嘗暫擬一日臨坐日想勝風但有
感物當復如何嘗謂人之相得古今同盡此處死無恨于懷但
痛神理與此而窮耳盡此成永能無　處嘗恨況想思之難而

卒且所司有告不覺淚流既已往矣亦復何言獻之
諸舍復何如吾家多患憂為以悶慰情不知可耳承永嘉比復
書下上下諸疾患乃爾耶馳豈可懷不審今復何如姨即平和
耳自當不成病不驚還慰姊意今已當面發分張諸懷可言殊
當復憂懸姊腹痛更差不劉家疾患即差秀已還也
諸女無日事懸心阮新婦何日至慰姊日下
獻之死罪侵夜諸感悲情伏惟哀慕兼慟痛毒難居見徐謝并
使君書承比極勝但承比問當復大頓耳比日憂馳無復意
不審尊體云何腳及可痛氣得此哀號何如先夫吾時是劉時

不堪此乃不爲患眠食幾許使君今地實難爲識然所以爲語
故在此耳
獻之問奉別告承安和慶慰極令不審尊體復如何獻之比日
如復小勝同夜行忽復下如欲作瘧今服學畫溫燥理甚當可
耳然異極都下得復小失和痾無亦不復得安近生冷體氣頓
至此令人絕歎行有佳酒便服
想復佳次復見諸女不比近亦故爾耳
獻之白承姑比日復小進退且猶不得一極和憂懷猶深不審
以服散未必得力耳比髭相聞故云憂悲懷使君數得書也

獻之白思戀觸事彌至獻之既欲過餘杭州將若此還京必親
之來月十左右便當發奉見無復日比告何喻願復盡珍重理
獻之白
獻之白節過歲終荼感纏心伏惟同之奉月初告承極不平復
頭眼半體亦恆惡兄告說姊故殊黃瘦憂馳可言又承不審尊
體復何如眠食轉進不氣力漸復先耳遲復音告獻之故爾獻
之
願餘上下安和知姊日夕疏慰意甫故為慨然心悅此使也
遣令永嘉吾月十二日動靜故當患不寧諸女無復消息獻之

再拜昊節近感兄深相窮號崩絕不可忍處時收不審體中何
以食啖復多少甚馳情不審諸舍復何如未審西動靜不寧此
多患反側頓深寬勉故承問
忠戀無往不慰省告對之悲塞未知何日復得奉見何以喻此
心唯願盡珍重理適此信反還知動靜
十二月廿七日具疏檄之獻之再拜歲盡無復日感思益懷不
自勝兄亦同之奈何奈何奉十二日告承檄安和慰懸情姊三
兄諸患故爾不損憂馳情使不審尊體並復何如遲復承告操
之故平平已再服散冀得力獻之亦惡情勿謹拜疏不具操之

孚再拜

衛柬摘未平和而采勞殊未得盡消息埋常以不寧僕射傳散
力甚疲未解些職不知得如不復祉卑云懸企

獻之白兄靜息雁佳何以復小惡耶伏想比消息理盡轉勝耳
譽石深是可疑事兄甚患散輒發癰勢為積乃不易頻投更思
獻之唯賴消息門外極生冷而心腹中恆無他此一事足慰但
疾源不除自不得佳論事當預宜思之也獻之姊性纏綿觸事
殊當不可獻之方當長歎耳

獻之白不謂都陽一門數故至此追尋悲惋益不自勝奈何奈
何政坐視其臧盡便人悲慟賴子高在此不爾無可成獻之
比新婦勉身得雄甚善散騎殊當悲也

雖奉對積年可以為盡日之歡常苦了盡觸類之暢方欲與姊
極當年之足以之偕老豈謂乖別至此諸懷悵塞實深當復何
由日夕見姊耶俯仰悲咽實無已已唯當絕氣耳

吾十咸患甚燥切割心懷痛當奈何奈何得思道書封憂懷
然汝比各可不吾並故諸無益勿勿獻之白

獻之白思戀轉不可言顧近而未得奉見但有數里遲諸信還
具動靜獻之白

白東告具天寶痛患問何其倉卒足子務當依倫早成家以此
娛上下豈謂奄失此女惡惜懷土慣切心懷如哀念當可為心
情頗不可保使人悅惋悲政當隨事諮之且娛此精弊復省此
痛心不篤不乃悲不其以憂馳眼食復多少願遣無益盡消息
理

吾十一月發吳興違遠兄姊戚戀無喻處等別不可言比奉告
故多患姊經咸極頻憂馳並深為諸議十六日告風疾故爾反
側餘可行未東動靜不寧吾宜速還吳興及別兄進循戀罔勞
亦極惡馳情二女脫生省生春復華姜疏此來得直疏故惡故
是當親筆也汝兒女並可不

廿九日獻之白昨送不奉恨深體中復何如弟甚頓勿勿不具
獻之再拜

承服皆氣匆故以為佳獻之比服皆著且數乎平耳亦欲至十
薺當可知

得書為慰吾先夜遂大得服湯湯諸治漸相故頓極俯難勞知
足下使去不得面別悵悵深保愛臨書增懷王獻之

去慶時往來以此為慰與公便適還數日具都下間人情甚憂
灵可歎息諸吳救門臨前日來經日極為羨云二禄欲請為軍

司不知行
吳客有易頓耶
等冷足下流痛已經歲月豈宜爾此次耶人生禀氣各有攸處
想示消息
益部者想便令速想驅驚馬取了慎不可過淹留吾未月欲發
家未信次頓爾朔爲亂反側倒大佳柳大患言闕可爲寄力覺
有益耳
引告先以陳事意必是更有家信未知期就見德遠書所致人
耶何可足下令耶

鄰彩潤庭松雖離山上岩以從程于茲途此有尺除甘日歸高
位矣爲況丁條
一月廿九日告仲宗太甘諸兒禍變無常哀悼喪之痛摧剝
不可勝任奈何奈何反書感哀父姑告
念尔協似問郗新婦更篤憂慮深
獻之白思戀殊不可言臘近乃未得奉見但有歎深遲諸信還
具動
承凡卑故日不覺轉勝久矣所覺憂見深益其煩可耳
可以不耳企展比大都如常恭順示其以慎心痛委頓異常

諸舍不能冥會深嘆客何料郭婢自言不和知從事甚有致此
往也
法帖釋文第十
王獻之
吾當託桓江州助汝吾此不辯得達人船迎汝當具東改朽三
四吾小可者當自力無榭迎汝故可得五六十人小枋諸謝當
有使是見今當語之大理書此信還具向胆痛可堪爲以作書
絕欲不可識
疾不是潛處當日深豈可以常理待之此豈常憂不審食復何

如凱色可可所堪轉勝復以此慰馳妹耳消息亦不可不但精
以經心耳秋冷疾丁處左均也獻之丁新來但患頭疼痛復小
爾耳
省前書故有集聚意當能果不足下小大佳不聞官前遣還足
下其意想以相體恕耳足下兄子以至廣州而當有謂集理不
念懸心也耳
近與鐵石共書令致之想久達小弟君間以復經月豈情豈可
言頃更不適願人時節君頃各可耳進前問僕大都小佳然
疾根聚在右髀腳重痛不得轉動左脚又腫疾候極是不佳卒

食眠意事爲復可可粤非疾病耳
知鐵石前往快作學猶君善處世一達於當年不復追此僕婦
生將百日爲尸居解日耳不知那得一散懷何其相思之深臨
書意塞
去夜何來定深足下人躬受那常謂有理因嗣監多飢足下事甚
喜外所定極難想足下每思先後公堂須言親親不已念耳安
石信此過半日猶得一宿何物喻之一十當甫達道所以致
歎湯諸懷絕不可言且復不得脚足有諸數今此貪上道畢動
小行多盡夜十三四起所去多又且不差脚更腫轉欲書跂自

不可已唯絕歎於人理耳二妹復平平昨來山靜政當還委曲
前書具想勝常也諸人患何如承冠軍足入計今向達都安奉
見欣慶但恐停日不多耳
慶等已至也髦差不甚懸心宜道患去奴足向諸分張少書
汝婦服地黃湯來似減服食尚未佳勿憂也不去心居年前所論
事想以及謝生來是何爾進退不可解子當書問也
鴨頭丸故不佳明當必集當與君相見
不審阿妹所患得差不極令懸側桐東陽諸婦當復平安不審
頃者情事衡差耶彼郡今蔵甚不能佳不知早晚至當遂至郡

深想望
致奴此月唯有一書亦不足慰懷深恐足下清羸耳七月二日
獻之白
孫權據有江東以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用斯丁無爲援
而不可圖也益州天府之地高祖因之以成帝業荆州北據漢
河利盡南海西連巴蜀東通吳會此用武之國而其不能治天
所以資將軍將軍既是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來之大同誠
難至也
翻湯書停諸舍便有月末具散騎書知情至草草奉答還奉去

月間承姊等復不能差深憂慮耳
獻之白不審疾得損未極憂及更能出入未前書云至入散情
娗疾苦療得所深喜想想必爲內敵和暖除似差耶諸舍也能
向諸弟各也
獻之白極熱敬惟君居此日内得書未時當得問若此消息極
問閏中復如何患腹不胃消甚無賴君食好學必特復與
府中多少煙濟事耶
服油得力更能噉數頗只五六日停也不至絕難年也足下明
必當采想問日如何深想憶

近奉何姑告知弟安極慰人意獻之近不堪暑氣力恒惙恐是
惡風大都將息近以小劇
白承舍弟分違近緣遂就雖以喻猶齊理獻之白
憂面悲積蓄前以不佳耿耿僕近動散委頓雖轉折猶慮然發
止尚以未足日冀以言有力還不復耳
還此今有書何以至不知諸舍故多患念勞以今差也但頗單
書故在風丹楊書當疾動耿耿亦足得觀遇之書為慰丹陽疾
去不果東甚悵恨
得西問不複復云何令人邑邑其示

東家尚未欲丁李參軍並致日有此議能行未此方寸無使闇
上極不妙之事獻之頓首
八月十九日具疏極之獻之再拜昨日諸頌意達奉奉當慰馳
以極冷不審尊體復如何極之劇故不差當學亦故爾情積獻
之昨來復下如欲作痢殊惡極服石的九盞得力謹謹不具祿
之等再拜
獻之白不審尊體復如何昨夜眠多少頗盡寬喻理疏殊可復
言君得消息者獻之
嫂等不更惡不審頓痊復不必須散時終得力耶此樂其佳想

姊嫂體不能行殷服速差安西且無恙府君屬有和韶父帝行
路同人絶得此心故當攜其長幼諸汝上下知彼絡繹有書示
不足以慰吾意即久聞必欲至足下所居承使君明練不謂漸
有勝也君教學粲然其大都可耳吾止於月半間耶
卻陽歸緬承修更轉有理吾賞畢欲事必俟勝散慰於懷耶吾
終推且至承今年飢饉仰唯年支都乏絶不謂年又至於此耶
吾腳尚未差極憂也
獻之等再拜不審海鹽諸舍上下動靜比復常憂之姊告無他
事分虔劉道士務存並復親也獻之等須向後問之獻之等再

拜
家社日夕還山陰無嚴使知聞頗多歲月今屬天寒擬過遠爲
當奈何奈何爾豈不令念姊遠路不能足未耳

太宗皇帝嘗遣使購募古先帝王名臣墨帖集為十卷
淳化三年冬詔刊之後大臣登二府皆以賜焉歐陽修
云往時禁中火焚其板或云尚在但不賜元祐四年
臣得本於何金部員外郎臣呂和卿命工模刻之後二
年撥取帖中草書世所病讀者為釋文十卷並行於時
所以上廣　大宗皇帝垂意訓示天下後世之學者耳

元祐七年五月丁酉九日前承議郎臣劉次莊謹題
太宗皇帝不於草書嘗為之智永帖中矣　真宗皇帝亦善草聖　仁宗皇帝善飛白飛白亦王羲之以為難而不敢自以為善者　仁宗皇帝乃獨善之　英宗皇帝最喜書儒臣王廣淵以書得侍從　神宗皇帝喜徐浩書熙寧元豐間天下化之臣為宗丞時聞　先帝大喜鍾王書天下復將化之而　先帝駕龍上天入太清矣七月八日臣次莊書

六藝之一錄卷第一百三十三

錢塘　倪濤　撰

法帖論述

法帖刊誤卷上　宋黃伯思長睿父著

第一帝王書

凡草書分波磔者名章草非此者但謂之草猶古隸之生今正書故章草當在草書先然本無章名因漢建初中杜操伯度善此書章帝稱之故後世目焉今此卷首帖偶章草便以為章帝書誤矣然此書亦前代作但録書者集成千字中語耳米深以此辨之未中其病米云晉武書當是孝武非也案當啟帖與後撫王帖雖在一録似非一家書續帖中炎報帖頗與此筆法同又晉武名非孝武也然皆後人依放此帖末云故遣信還古者謂使為信故逸少帖云信遂不取答真誥云公至山下又遣一信見告謝宣城傳云荊州信去倚待陶隱居帖云明旦信還仍過取反凡言信者皆謂使人也近世猶有此語故虞永興帖云事已信人口具而今之流俗遂以遣書餽物為信故謂之書信而謂前人之語亦然不復知魏晉以還所謂信者乃使之別名耳

阿史病轉差帖云晉宣帝亦未然
安軍假𢗫數朝三帖書筆勢氣續若一其偽不疑僕初時嘗觀
世傳帖七賢書未有白字首連名作點七人所作了無小異雖
當時筆法傳授或同然人書不同亦如面焉不應乃爾無別因
疑其偽是時宿筆長老或謂不然後觀竇泉書賦始知七賢帖
果李懷琳偽作此二帝草書亦是類也
宋云梁高當是齊高非也此帖末云梁衍正梁武名梁武廟號
高祖此書目誤以祖為帝耳
宋明帝帖云報休祐休範一家內人知祐晉平王也疑桂陽王

也宋史以休祐為休祐蓋刑讀轉寫之訛當以祐為是
前江叔帖非唐文皇書案高宗永隆元年七月丙申江王元祥
薨即此帖所謂江叔也高宗多以國呼諸父如滕叔不須賜謂
滕王元嬰稱以元祥為江叔此正高宗書也叔藝蘊多材帖亦
高宗書中云聊以示藹謂韓王嘉之子范陽王藹也嘉亦
高宗叔史稱其篤學善草隸此帖所謂叔藝蘊多材范漢善謔
謂風春趨庭之訓早擅臨池之工者以此後有吳進執把丹指
夢五橋南一帖乃高宗書此數段誤入太宗帖中
陳文帝謂宣帝戒名子以伯次宜以叔此為陳永陽王伯智書

誤錄在長沙王叔懷後又括陳史長沙王但有叔堅而無叔懷
其弟亦無此名觀帖尾作名處疑是叔慎叔慎陳岳陽王也蓋
篆傳之繆

第二卷觀吳晉人書

唐文皇右軍傳贊云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當是時遠購異
搜古帖畢出而御府所畜且富無倫而無伯英書後世豈可復
得非特唐也昔世見者亦寡故庾翼與右軍書亦嘗得伯英章
草十紙過江亡失常歎妙蹟永絕此卷章草芝白一帖差近古
亦疑先賢摹倣也前知汝殊愁以下五帖米云皆張長史書信

然但帖中有云數往虎丘祖希時面祖希張彭之字也彭之與
大令同時虎丘地在江左當是長史書二王帖辭耳
崔子玉書云數附書知聞以解其憂唐人書也字亦非漢
尚書宣示鍾書真蹟本在王丞相導家導過江時藏衣帶中以
遺逸少逸少以遺王脩脩死其母以脩平日所寶并入棺真蹟
遂絕此本右軍所臨者　白騎遂帖乃王大令臨唐開元中在
謝豐人家并逸少臨宣示帖藏之故誤錄在鍾部長風帖乃逸
少早年書殊未妙鍾體故亦誤寘此長風范母子等語二王帖
閒多有米云齊梁人書非也

皇象文武帖、蓋嘗漢東觀校書郎中高彪送幽州督軍御史郭
五永歲耳，然字亦古。史本不名尚七十，此云師尚七十。史本云
明其果毅，此云明並果毅，蓋作史者避晉諱，當以此爲是。五將
二門下，當云地有九變，丘陵山川，人有計策，六奇五間，總兹三
事，謀則兹謂，與曰已能，務在求賢，淮陰之勇，廣野是尊。勿謂時
險，不正其身，勿謂無人，莫識已真，忘富遺貴，福祿乃存，枉道依
合，復無所觀。先公高節，永越可遵，佩藏斯戒，以厲終身。時蔡邕
筆，疑賦詩送永，獨邕作此箴，邕筆甚美之，以爲莫尚也。全章見
東漢書。此段戟之篆書人間殊少，惟建業有吳時天發神讖碑、

若篆若隸，字勢雄傑，相傳乃象書也，張懷瓘目以沈著痛快，其
得其筆勢，云皇象後急草一表，蓋唐人僞作，其體正與世傳書
稍書踏雁帖同，皆非真蹟。王右軍帖上晉武表亦章草書，字畫
高古，與此有間矣。王小令此草帖，本唐人所畫與二鍾墨帖二
帖爲一卷，跟帖末云轉國司馬君筆勢疏雅，與此有間矣。此亦
無後五字。

謝安後一帖，傳摹遠真，米以爲僞。首蓋以惶恐再拜，當時率用，
然施之於尊老，或有之，陶隱居真誥中有帖云：許玄惶恐再拜，
正晉世體也。

王世將二十四帖、與第一卷數朝等僞帖，字勢無異，惟後兩表
極古，信能傳鍾氏筆意，而右軍學之也。表中有云頓首勿勿，按
顏氏家訓云：世中書翰多稱勿勿，相承如此，莫原其由，或有妄
言此忽忽之殘闕耳。說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旗，蓋以趣民事，故
忽遽者稱勿勿。僕謂顏氏以說文證此字爲長，而今世流俗又
妄於勿勿字中斜益一點，讀爲忽字，彌失真矣。按祭義云：勿勿
諸其欲其饗之也。注：勿勿猶勉勉也。疑愛之說，杜牧之詩：浮生
長勿勿。是知勿勿出於祭義，唐人詩中用之，不特稱於書翰耳。

第三晉宋齊人書

庾亮書云：奉告書箱先爲媞子作，寨江淮之間謂母曰媞，此云
媞子，未知目何處也。玉篇云：媞，安也。

庾翼帖稱故吏從事中郎。按翼嘗爲陶侃太尉府從事中郎，此
當是與侃啟也。

杜預十一月二十四日帖云：道遠書問又簡，間得來況，非當時
尺牘中語，或是江左人書不惜親故帖爲也。親故末云數附書
信，以慰吾心，亦近時流俗語耳。

晉劉超爲人慎密，自以書類元帝，不敢與人書，此帖不應尚傳
又字每與元帝大別，甚僞甚安。謝莊首終仕宋，而題曰晉大誤

王著叙王坦之書列子逸少諸子間意以名皆從之殊不知坦之乃述子自太原王耳非瑯琊族也

劉瓌之乃東晉時善八分者大令既不肯書太極殿牓謝安石乃令瓌之以八分題之今此草帖非真與王廙二十四日帖與畏王氏敬撲數帖之四子書皆真帖逸少七子上四人與子敬書且傳惟玄之肅之遺蹟未見餘皆得家範而體各不同是善學逸少書者獨顏延年對宋文帝論其諸子自謂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奠得臣義躍得臣酒書亦猶是也僕今以擬王氏諸子則逸少之書獻之得其韻操之得其體徽之得其勢涣之得其

貌獻之得其源然而大令之書特知名而與逸少方駕者蓋能本父之書意所獨者大故也真行則法鍾草聖則師張二家之法逸少所自出從而效之所以特高於諸王猶魯堂諸子由賜而偃皆以儒稱卒之得其傳者子輿而已

京靖七月二十六日帖本七紙晉王平南廙每寶玩之值永嘉亂乃四疊綴衣中以度江唐蒲州桑泉令豆盧器得之其迹猶存今所録惟一紙其摹傳失真無復意象

紀瞻帖中有云貧家無以將意所謂物微意全也觀此語不待見筆蹟可判其僞矣山濤啟事與李懷琳所撫七賢書中濤書自相矛盾但此啟事文是而書非七賢帖中筆語皆妄也

此卷僞帖甚衆如庾翼後一帖與沈嘉王循司馬攸劉瓌之王珣王敬叔陸雲羊欣杜壹謝發與前杜預一帖及劉超劉瓌之紀瞻山濤等帖皆一體僞作

孔琳之帖有恨恨有懷中轉劇近明微未覺蓋十二字偏小蓋行間注字摹帖者妄以入行耳當依本爲勝

王僧虔兩啟皆佳結字與擬王球乞江郎所紙郎啟同書殺信不虛得

第四卷陳唐人書

齊豫章王嶷孫確子範之子在梁任司徒右長史此云征南將軍不知何據恐是梁邵陵王綸之子確也其書孝經一章亦近世僞體非江左書阮研帖亦然

蕭子雲有章草史孝山出師頌一章其古雅與此卷正書列子遠矣紙中王濛筆下徐偃信爲論也

陳逵者晉西中郎將也此云陳朝陳逵書誤矣

褚河南潭府帖末云男遂良親辭入侍中前外甥張知常以爲河南論潭時無有薛姓爲侍中者僕嘗攷之信然按遂良以高宗永徽六年貶潭州都督前此上至神堯時爲侍中者裴矩齊

夫元書杜如晦王珪魏元成楊師道劉洎張行成高季輔宇文
節韓瑗凡十一人未有薛稷者至儀鳳中薛元超始作相既在
遂良後又不作侍中當時在外鎮未有兼此官者又觀字勢亦
數揩作與褚態甚偽必矣後家姪至一帖乃在河南得意書細
研有逸致謂以前帖視之猶蓬蒿倚瑶林也
山河帖乃褚河南所書枯樹賦中鈔出耳此庾子山作而褚書
之後猶遂良述四字後人妄益
虞永興大運帖歐陽率更比年帖皆集二公碑中字爲之
柳少師與弟帖末云誠懸呈人多疑之以顏籀遺書丞相衛

傅云字以表德昔人所自稱柳不當稱字然嘗觀逸少敘謝帖
內云王逸少白盧山遠公集廬循與遠書自云范陽盧子先叩
頭則古人稱字蓋或有之
陸東之帖不逮得吉爲慰上下無恙不得吳興近問懸心得鄰
書啟甚耿耿當也殊不類唐人語當是臨晉宋人帖不然效其
語作此耳
薄紹之字世爲丹陽尹書與羊欣齊名時號羊薄此卷目爲唐
人謬甚矣

第五雜帖

自蒼頡至程邈書皆偽史籀書傳世者岐鼓耳今此書云揚州
裴易德系字殊與三代體與其辭皆唐人筆也李斯書米云不
知何人書僕按其文云田疇耕穫為政期月而致法令使父子
為鄣鄙乃李陽冰篆王密所撰明州刺史河東裴公紀德碣中
字也其碑略云篤遵田疇闢穀以耕穫故為政可期月而致
寬之則法令非行公之化先俗為鄣鄙使父子長幼各得其宜
此帖乃摹田疇等十八字為斯書與碑中篆無銖黍差而米云
不知何人書蓋未嘗見此碑耳
程邈在秦雲陽獄作隸字適今漢碑中字是也有此隸方生今

正書不應邈已作之
宋儋唐明皇帝時人學鍾書但作側戾殊失天妙王著錄此書
不知乃唐士遂為晉古人故與斯邈並列其誤至此儋有嵩山
主祿等碑傳於世字亦不甚工
衛夫人帖蓋唐人李懷琳作事見竇臮述書賦如續帖中嵇康
絕交書世傳七賢帖皆懷琳偽爲也此與前帖尤疎謬按昔篇
子寔啓武帝敕云臣昔不能拔賞隨時所貴擬效之故多歷年
所年二十六晉史至二王列傳皆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
不能成十許年始見教旨論書一卷商畧筆狀洞徹字體始覺

子敬全範乃常也乃已來自覺功進此偽帖云但得頃世所學規摹鍾繇遂歷多載年二十著詩論草隸又云潭暫同精字體適通皆竊取子雲啟中語敘小改之遂失其詞讀令世爲識豈然何不悟此又衞夫人乃晉李矩妻李充母名鑠字茂猗既與師書自當著名不但稱夫族及姓也以數事攷之其偽不疑又前輩論此帖以其較字從力錯從舍爲偽未中其病蓋自二王以來偽字甚多陳爲陣叓爲叟皆二王筆自製不可據此定真偽也

隋諱書中堅字缺其波蓋卑乃中學此書時特省去避諱耳或

指此目爲偽帖非也梁武帝書評乃命袁昂作答其答啟云奉敕遣臣評古今書臣愚短豈敢輒量江海但天旨遣臣斟酌是非謹評字法如前此云梁武評書誤矣袁昂不以書名而評裁諸家曲盡筆勢然論者以其評張芝書云如漢武愛道憑虛欲仙則欲仙而已至況篆繇之書乃云如仙人嘯樹則真仙也爲比擬失倫此亦一病也偽此者字法局束大然太少疑非智果書果號得右軍骨借瘦浮其實亦不至尔

何氏書若云何人耳或以爲何姓非也米以二帖爲歐陽率更書良是

敬祖鄱陽二帖大令部中已有此其出耳敬祖王導子武岡侯協也與大令不同時恐非其書

孤不度德量力與衆向董卓以來一帖皆諸葛傳中與昭烈問答語有一段自孫權據有江東以下與此文相接誤寫第十卷王大令部中皆草書雖大小字畫微異而筆勢若一大是全乃是傳首語此文雖出亮言亦史家潤色之文中云亮曰亦史家所記矣遂謂亮書差千里矣僕謂此帖當是逸少書蓋與此公宣草彰奴帖筆法同

移屋有喬遠閣臨一帖真草中散書與傳薛篋家所藏筆精帖

字勢同與法帖本部中一月六日帖殊不類後六日帖乃偽也筆精帖真草公得是書或以爲逸少則過矣

法帖刊誤卷下

第六王會稽書上

自適得書至懸馳珠（一作懸）耳中間諸帖除移松反秋中二帖差似逸少書餘皆後世不工書者偽作耳非特事與晉韻又宅上節眠覺此如帝等乃今流俗語不待觀筆蹟已可辨之

酸感至比加和（一作不）復寧相并嗽豆鼠伏想便等亦偽作蓋以逸少別帖齊三十年比加不審等語削其間或不寧相安和帖

乃郗愔書謂宰相者簡文作相王時也殷生者殷浩也然此或
是書郗愔帖語耳而結字實近世人偽作愔書自與逸少早年
抗衡而此帖了無晉韻其非審矣
鯉魚帖故字行成帖殷字皆既語在第五章夫人及嫁家二帖
亦後人依放曹唐送張說赴朔方序中云備官而行成旅比從
下云有詔且寮爰闢祖宴且申後命寵以蕃錫此卷有此文自
行字上祖字下皆亡之而作草書多不綴屬當是集逸少書偶
此序耳先輩以為張說送賈至文非也米亦以自是月下為偽
殊不知自行成下已偽蓋此帖失其首尾而米未嘗考曹唐文

也
闊别稍久眷與時長帖末云憑信勿遽蕩不一陳字既書愚而
筆語乃尔非逸少書無疑吾既得一日一起帖米以為張長史
書有之但米論書多以草字差大者為非二王書一概求之理
恐未允
追尋帖米以為大令書非也字勢閑緊既非獻之體而中云吾
老矣餘願未盡惟在子輩耳案大令壽四十三初無從剛與此
不合又法書要録逸少帖內有此語悶是在此卷
二十日以下二帖結體雖疎詞筆皆有王氏風氣殆是唐人綴

筆臨故非摹搨也
不得臨川問帖亦非逸少書庾子嵩非同時人也
朱處仁帖在十七帖間其中有云往得其書信遂不取答謂昔
嘗得其書而信人竟不取報書耳而世俗遂誤讀為往得其書
信殊不知信者乃使人也自逸少語非若今之所謂書信也寫
一篇晉武帖中已詳辨之
第七王會稽書中
得都下九日帖中云桑公者桑護也仁祖者謝尚也晉穆帝永
和十二年秋桓公破姚襄至洛故此云想當至洛是時將以謝

尚領司州以病止故此云得仁祖二十六日問疾更委篤與陶
殺家所富逸少破羌帖中所書事正同其帖云知虞師云桓公
已至洛即摧破羌賊賊重命相必當之王略始及舊都使人悲
慨深此公威略實著自當求之於古真可以戰使人歎息知仁
祖小差此慰可言尚危生書如其語興思故須後問為定今以
書示君僕嘗跋之云晉穆帝永和十二年秋桓溫破姚襄于伊
水遂至洛時將以謝尚鎮之屬病不行所云桓公摧破羌賊及
仁祖小差正當時事也是時逸少去會稽內史已歲餘方遊跡
山水間宜不復以世務經懷而此書乃歎宣武之威略悲舊都

之始畢憂閔嗟時忘獨不忘惜其一情遠引使才獻結納弗見
於世獨此帖遺翰見寶後人覽之寧為興歎此帖草法極工惜
不載法帖闕故附見此條
與足下意政同政當作正蓋逸少祖尚書郎名正故王氏作書
正月或作初月或作一月他正字皆以政代之後人相承數之
非也
自初月二日至前從洛帖皆偽如初月帖有云羲之思耳頓知心
素致使知然也頓足下莫見責乃俗人偽作篇恐是善書觀其
所補永禪師千字格韻與此正同

十月七日帖米以謂集成予謂昨見君帖亦然蓋一帖字意皆
不相屬而十月帖顧取十七帖中足下前可令必果以副此志
遠想慨然等帖中語倒其間如云足下尚停數日得告承長平
未佳足下大小佳也知比得丹陽書甚熱日更甚頓乏至旦反想
至七帖皆後人依放中有云不易可得過足知有患者守乘涼
行皆非當時人語承足不還來一帖不論可見其偽
前帖云安好音信明公還得歸洛也詞筆皆如初月帖劉次莊釋
云安好音信恨可過得歸洛也
深以自慰晚復無熱二帖唐文皇所臨晉羲之句耳帖不論可
見其偽
僕近修小園子殊佳帖米以為子敬書僕謂處動靜以下方是
子敬筆前兩行乃唐人書字勢帖語與後迥殊

第八王會稽書下

羲之死罪小大悉佳帖書殊惡末云因緣不多亦近代所為耳
足下各如常帖亦唐人作比初月帖差勝中云淺悶干懷淺古淺
液之淺干古干淫之干今人以淺作淺以干作乾非也據此當
亦非今人所作
闊時久帖末云卒未近緣如何非晉人語既公故示一帖非逸

少書
洛陽帖米云大令代人書非也蓋行字殊不同詞亦異晉體
循於王朝之也重煩翰墨也安西庾翼也其云一昨得安西六
日書無他無所知說故不復付送讓知督表亦復常言耳按翼
之鎮荊州以石虎莫暴表請北伐庾冰及朝士皆遣使譬止
孫綽等亦致書諫之則逸少所見之表殆亦論北代事也翼之
北樂調論弗以為然故逸少以為常言及聞其遷襄陽乃云粗
表遂進鎮東西齊舉想足有與也則始雖同量議而終以為
當循趙充國之計要是初是之書十三中十五最後十八有語

語前言不使者皆頓首服無足怪也然冀有志無耳徒奮十倍之氣而冀一統之功此志士所嗟慨者逸少所書進鎮帖唐張彥遠載於書錄今聞在王仲脩家

月半帖雜晉人語字不合作蓋後人偽二王尺牘中語耳

此郡帖米謂與王述書非也逸少與述同方隱而為屬郡既檢察苛急王者疲於課對正救過不暇豈復尺牘間自彰其遭遇哉此帖官本傳摹甚失真如以就背為能勞小却為小都皆轉失草法也

適欲遣書帖非逸少書

逸少十七帖本唐正觀御府中書張彥遠云王羲書中烜赫著名帖也僕謂當時書卷首帖有十七日字故諸帖總謂之十七耳非帖數也本二十七條今官法帖有其十五散寘逸少書三卷中又續法帖有五而邛竹杖絲而大漢講堂諸葛顯天鼠膏四果種變安吉七條不載當是亡軼而世有完卷者傳摹殊精非此比也此又有帖云周益州送此邛竹杖卿尊長或須今送僕按十七帖有云去夏足下致邛竹杖皆至此士人多有尊老者皆即分布令知足下遠惠之至以前帖觀之即知此帖蓋與周益州者自昔相傳十七帖乃逸少與蜀太守者未必盡然其中問蜀事甚多見亦雅皆與周益州書也但來禽一帖則或以為與桓溫而已來朝借邦者有寄李呂武翰林詩云來禽簡寄桓宣武不知何據按此帖有云今在田里惟以此為事足下致此子者大惠也逸少視桓公位殊遼絕與書不當爾耳然當時真長子猷輩猶嫚侮桓公彼亦能容逸少作書若交友蓋無足怪溫晚卿詩云畫閣驚恩獻書帖得來禽此帖蓋寶非一世也

第九王大令書上

此卷王大令部偽者最少相過與復日借遊獻之韻自可賞

驚還頓切詞帖驚者王氏子姓之小字耳猶表羊頭虎之類或以此驚即逸少所愛之驚甚可亂矣二十九日帖亦非送不奉恨深此近世人語非子敬書靜息帖云賴消息內外犁生冷肉外二字本行旁注故字差小而勝者摹堆著行中非也當依本為勝諸帖中此例甚多如十七帖中遠想慨然孔賊之帖恨恨腳中轉劇罪苦本皆側注後人摹以入行雖失格體猶於理未害至於蘭亭敘者以不知老之將至內一僧字為逸少作箋字之誤皆使摹入行中則害理矣安舍蘭亭敘本二十八行至第十四行關將闕者蓋接縫處而不與知字適在此行之末梁

舍人徐僧權於其旁著名當時謂之押縫梁御府書法中多如此而此帖僧字下亡其權字近世人殊不知此乃云僧首之誤因讀為曾不知老之將至非也又案晉史逸少本傳及書錄第十卷皆載此叙但云不知老之將至而無曾字蓋可見正乃

知吾華帖者勿問其點畫注訣横斜細大一放其本而不小異乃不失真蓋今之帖多妄更易之至以注字入行大小既殊體不傚屬後人不曉從而效之一行之中洪纖頓異躡子瑕如第五卷近世偽作釋智果書是也每一觀之使人深慨

静白帖云礬石深是可疑事又高患散輒發痛散者寒食散之

類散中皆用礬石是性極熱有毒故云深可疑也劉表在荆州與王粲登障山見一岡不生百草粲曰此必古冢其人在世服生礬石熱蒸出外故草木焦滅礬有果塞礬石滿堂又今洛水冬月不冰古人謂之温洛下亦有礬石今取此石置瓮水中水亦不冰又鶴伏卵以助暖氣其熱酷如此用不宜餌服子敬之語實無聊附于此

殺文帖歷世所傳目為一卷法帖中亡其帖尾跋在此耳不當云當今可復使不萬全不頹以其多贋難易得之便自可令不為用案耳此者物但當不可言當不可言獻之死罪法帖無此

四十三字又其間多有增筆反魚食處而官帖不復依本其失多矣

奉對帖云方欲與姊極當年之足以之偕老豈謂乖反至此當是與郗家帖也案子敬前為篤請道士上章夫應首過子敬曰不憶餘事惟當與郗家離婚子敬前室郗曇女也郗氏自太尉鑒後為江左名族其姓讀如絺綌之絺而世人以俗書郗字作郤因讀為郤詵之郤非也郤詵乃春秋晉大夫郤穀郗鑒乃漢御史大夫郗慮之後姓原既異音讀迥殊後世因俗書相亂郗郤二姓遂不復辨亦近代氏族及小學一家之學不講故也陸書

望博古矣其詩有云一段清冷染郗郎亦誤讀也今因郗氏帖聊及之以糺俗繆

梁中書郎虞龢表云逸少為會稽子敬為吳興故二吳之地偏多遺蹟又是殊年道美之時今此卷中亦時有吳興帖然大令帖傳于世佳者尚多如乞假表鹿公帖闊佈帖洛神賦劉氏所藏十二字帖官帖中皆遺之僕頃以韻語題河南王氏所藏子敬帖云书家大令書得紙筆勢翩翩趣多媚雖云晉跡如少年豈至拘繩同銀鉤會稽七子五知名此公風標大超詣大極瑰題猶重書謂不書太極殿榜一時凜凜標英氣半袖精裱爭求數

幅新舊世大賢當時親遇得已難況復傳今僅千歲就殊踊浦
劍還津此帖吾藏真得地才拔尺許日增明鸞跂鴻驚欲飛逝
硬黃響搨若傳吾完璧摹刊願垂世聊爾以記大令書事漫附
于此

玄度時來一帖米以為與名人作僕謂此真晉人語但筆勢疎
緩多失落耳謂大令書則非蓋中云仁祖欲請為軍司案獻之
以晉孝武太元十一年年四十三卒上推謝尚於穆帝升平元
年卒時獻之方年十三請軍司更在升平前大令是時纔十許
歲安得已作書論時事殆是穆帝時他人書後玄度何來遲亦
此類

譜洽益部二帖米以為歐率更書實無但米誤以益部字為益
部蓋不接耆舊傳字此帖蓋借陳壽所著益部耆舊傳也

詠史詩鬱鬱澗底松數句乃集大令書

一月二十九日黃門帖亦王氏書而非大令也

第十三王大令書下

吾當託桓江州助汝帖米以為張長史書雖未必然要非大令
書也案此帖不至惡但綴任近俗無晉世清韻真非大令書但
殊不知亦寫右軍帖詞耳張彥遠右軍帖錄有此語此卷亡其

半其上畧云汝決欲來下張録於來下之字下有三十九字續帖畧同上方大精想
汝不過數精足人方足張録云人力當粗足不果爾可自吾當托桓江州
助汝

續帖逸少部中有前段結字殊有態楳雅蓋王氏子弟臨逸少書
勝此遠矣

疾不退至今張帖諸大草字語類江表人玄度何來亦擬逸少
語其字皆張長史藏真筆偽作或自書二王帖語耳與第二卷
知汝殊愁及藏真長史部中諸帖一手也豹奴桓嗣也王氏甥
故二王帖中時及之如云豹奴晚歸家之類然此豹奴帖省一

書亦後人依放

極熱敬惟府君帖云東時饑得問寄此消息極悶悶又云意甚
與賴君有好藥云云極濟事耶又服油帖亦不至絕艱辛也皆
近世俗言字勢亦不至佳非王氏帖明甚帖云意甚無賴君有好藥此時復與府中多少極濟事耶

七月二日獻之白七字人偽作也下章草云孫權據有江東以
歷三世亦蜀志中語與第五卷章草不可爭鋒也語相接字雖
大小異乃一人書語已見本章此段世字缺中畫蓋唐人臨摹
時去之以避諱猶今集法帖時殷敬一字多省其波也但東連

吴會與用武之地國連武二字章草體差相亂摹者誤互置之

復直懇積宋齋人書

娌等帖王氏書亦非大令

鵞羣帖前輩謂此墨帖乃大令真筆僕觀此書殊不惡但態張狂勁無晉諸賢韻味而前輩乃云此帖筆勢險遠如從空中數丈外擲下恐是真筆此非僕之所敢知也又此帖詞云崇虛劉道士鵞羣並復歸也獻之等須向彼謝之亦非當時尺牘體蓋以大令又遠少嘗書道德經換鵞而山陰曇壤村道士舉鵞贈之故以此事傳會作是帖耳崇虛館乃宋明帝泰始四年建

予敬晉人相去七百五十餘年何得已稱之其偽可無疑又按魏收釋老志太和十五年詔立道家寺宇於桑乾之陰名崇虛寺去晉愈遠矣予前所校量諸書詎敢自謂竟理無非聊決自論蓋書雖小道亦六藝之一能之既艱知亦匪易然天下理當為天下士言之真賞難遇豈獨論書哉

長睿頃官于洛因得從之游嘗閱吾家所藏閣帖且以米老跋尾雖之惜其疎畧遂著此書議論精確思有證據復真贋了然誠前人所未到也是書之作實自余發之嘗作詩題吾家大令帖見於第九章云政和甲午正月十三日周南王玠晉玉題於開封尹廳之東齋

余待罪天禄與觀中祕古帖石刻所本真真易識之然知其偽者十九而後乃知黃子之作此書故賞者寡而指擊者多故有以也書之致引藏籍昭昭矣至其洞察真偽品第高下水墨之間毫髮千里則非書家者流心知其意未易不惑余是以道余所見於天禄者使世知其論刺之嚴如此皆不妄也政和五年三月中澣襄陵許翰崧老跋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卷第一百三十四

錢塘 倪濤 撰

法帖論述

法帖譜系

法帖譜系序　　宋曹士冕若

魏晉至唐世不多見故家大室號為收書者所藏閒不過一二外此率多臨摹響搨往往失眞無復古意去古益遠雖石刻亦復難得漢魏豐碑巨碣唯字畫深且大者僅存雖日就剝落而尚或髣髴可辨至如晉宋諸刻幾一字不可考矣可勝嘆哉恭惟

藝祖皇帝承五季分裂之餘平一天下諸國寶服文書禮樂復見全盛

太宗皇帝文德化成淳化中詔取御府歷代名蹟刻之秘閣每大臣登進二府則賜之於是魏晉書法傳布天下閣帖之名蓋始乎此自是好事者轉相傳摹而又增益他帖別為卷第如絳帖潭帖之類枝分派別不知其幾世之得其一二者未暇詳攷往往自為珍異此是彼非莫知底止余生晚自幼粗知崇慕書學第識見狹陋所得不廣淳化古帖恨未識眞近世所藏率是蒼本絳帖家藏數種雖有同異迺皆中原所刻近歲始獲見石本于三衢好事家然後知單公炳文之論不我欺也因取平生所見諸帖列成譜系以備遺忘若夫攷訂不精紀載未備尚俟博雅君子於我者是正而增廣之淳祐乙巳仲春日在端午陶齋曹士冕書

法帖譜系

淳化法帖（淳化三年刻板禁中題為十卷是為歷代法帖）

- 絳帖
- 鼎帖
- 大觀太清樓帖
- 慶曆長沙帖
- 二王府帖
- 黔江帖
- 臨江戲魚堂帖
- 紹興監帖
- 淳熙修內司本
- 北方印成本
- 烏鎮張氏本

- 劉丞相私第本
- 碑匠家本
- 三山木本
- 長沙新刻
- 蜀本
- 長沙別本
- 廬陵蕭氏本
- 利州本
- 北方別本
- 武岡舊本
- 武岡新本

之祖
福清李氏本
絳本舊帖
尚書郎潘師旦以官法帖刻石增益名帖別為二十卷
新絳本
東庫本
亮字不全本
福清本
烏鎮本
彭州本
資州前十卷
木本前十卷
又木本前十卷
凡閣書自成一派

譜系雜說上

淳化法帖

熙陵以武定四方載橐弓矢文治之餘留意翰墨乃出 御
內所藏歷代真蹟命侍書王著模刻 禁中釐為十卷各於
卷尾篆書題云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 聖旨模
勒上石

釋說

太宗皇帝時嘗遣使購募前賢真蹟集為法帖十卷鏤板而
藏之每有大臣進登二府則賜以一本其後不賜或傳板本
在 御書院往時禁中火災板燬遂不賜或云板今在但不
賜爾故人間尤以官法帖為難得余得自薛公期云是家藏

舊本今世人所有皆轉相傳模者也六一集古
太宗皇帝文德化成清無他好留意翰墨潤色太平嘗借王
氏所收書以集閣帖十卷內都省兩行二十四日帖乃此卷
中者而於謝公帖親跋二字以還王氏其帖在李瑋家寶晉
太宗皇帝萬幾之餘留情翰墨嘗詔天下購募鍾王真蹟集
為法帖十卷以賜羣臣往時故相劉公沆在長沙以官法帖
鏤板遂布於人間後有尚書郎潘師旦又擇其尤妙者別為
卷第與劉氏本並行至予集錄古文不敢輒以官本參入私
集遂於師旦所傳又取其尤者散入錄中俾夫啟帙披卷者

時一得之把翫欣然所以忘勤也集古

二王府帖

山谷論禁中板刻古法帖十卷當時皆用歙州貢墨墨本賜
羣臣今都下用錢萬二千便可購得元祐中親賢宅從禁中
借板墨百本分遺宮僚但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黝黑
又多木橫裂紋士大夫不能盡別也此本可當舊板之半耳
予觀近世所謂二王府帖者蓋中原再刻石本非禁中板本
也前有目錄卷尾且無篆書題字蓋顯然二物矣

紹興國子監本

紹興中以 御府所藏淳化舊帖刻板置之國子監其首尾
與淳化閣本略無少異當時 御府拓者多用匱紙蓋打金
銀箔者也字畫精神極有可觀今都下亦時有舊拓者元板
尚存邇來碑工往往作蟬翼本且以厚紙覆板上隱然為銀
錠精神以惑人第刻損非復舊拓本之遒勁矣

淳熙修內司本

淳熙間奉旨刻石禁中卷帙規模悉同淳化閣本而卷尾
篆書題云淳熙十二年乙巳歲二月十五日修內司恭奉
聖旨模勒上石

大觀太清樓本

大觀中奉 旨刻石太清樓字行稍高而先後之次亦與淳
化帖小異其間有數帖多寡不同或題用真蹟誤刻凡標題
皆蔡京所書卷尾題云大觀三年正月一日奉 聖旨模勒
上石而又以建中靖國祕閣續帖十卷易其標題去其歲月
與官屬名銜以為後帖又刻孫過庭草書譜及貞觀十七帖
總為二十二卷吾家汎宣政間所拓前十卷字畫有鋒鋩且
與損致開禧以後有自榷場中來者已磨去亮字矣

臨江戲魚堂帖

元祐間劉次莊以家藏淳化閣帖篆刻堂上除去卷尾篆題
而增釋文故家所藏往年拓本猶有典刑近所拓者字多刓
缺亦有補接新刻者矣

利州本

慶元中四川總領撫安節以戲魚堂帖并釋文重刻石于益
昌官舍石今已不存權總江州使人其家猶有當時墨本
甚多釋文字畫較臨江帖為稍大

慶歷長沙帖

丞相劉公帥潭日以淳化官帖命慧照大師希白模刻于石

寘之郡齋增入霜寒十七日王濛顏真卿等諸帖而字行頗
高與淳化閣本差不同逐卷各有歲月第一卷題云慶歷五
年季夏慧照大師希白模勒第二卷慶歷八年仲冬月慧照
大師希白重模第三卷則五年六月第四卷則八年仲冬月
第五卷戊子歲孟冬第六卷五年季夏第七卷五年仲秋月
第八卷五年季夏月模勒上石第九卷八年仲冬月第十卷
五年仲秋月每卷各有慶歷及慧照大師希白重模字不復
贅錄

劉丞相私第本

劉丞相既刻法帖于郡齋復依倣前本刻石十卷以歸私第予頃在九江見故家所藏一本與長沙本絶相似而小異其後有人跋云此先丞相私第本也疑是劉氏子弟所跋後復見一本于姑蘇與九江所見本同紙墨皆與南碑不類而慶曆等題字止三兩卷有之蓋即劉氏本也

長沙碑匠家本

舊傳長沙官本局鑰不可常得碑匠之家別刻一本以應求者予頃收一本與長沙古本首尾畧無少異而字體形模小小不同疑其為碑匠家本項又藏一本凡舊石損缺者皆別

刻數行以易之其餘却只是舊石此必碑匠所為也

長沙新刻本

舊刻燬于衡攸之變中興以後復刻新石其帖闕凡遇舊帖損缺處並不復刻字亦與卷尾歲月刻手甚繆殊不足觀

三山木板

三山帥司書庫有歷代帖板本蓋好事者以長沙諸帖刊勒卷帙規模皆同今已散失不全矣嘉熙庚子備員帥幕嘗及見之

黔江帖

秦子明常以里中兒不能書為病其將兵於長沙也買石摹刻借寶月古法帖十卷世所稱潭帖者載歸壁之黔江之紹聖院刻石者潭人湯正臣父子詳具山谷集中予淳祐甲辰道過三衢見好事家適有此帖其卷帙之多寡次序之先後字行之長短悉同淳化閣帖而紙墨彷彿似戲魚堂中興以前拓本其所以異者第一卷有淳化篆書三行其次有楷書一行云降授供備庫副使充東南第八副將訓練潭州諸軍潭州駐劄秦世章家本其後又一行云長沙湯正臣重摹男傒之靈芝鐫第二卷至八卷尾各題長沙湯正臣重摹勒八

字却無淳化篆書及世章銜位又第八卷取鄉女婿帖內第二行依字立人作兩點第二卷鍾繇宣示帖內再世榮名作榮石正與戲魚帖同第九卷尾題長沙湯正臣摹六字第十卷題長沙人湯正臣重摹男傒之為一行靈芝鐫為一行此以下似別有字偶裁損不可攷矣

北方印成本

余頃歲道過臨川時李編修伯爲寓是邑出所藏法帖見示乃板本印成者是用北地厚皮紙印每段自成一板四圍皆空向紙不施蓮縫裝表而自然整齊成冊字畫亦甚可愛

烏鎮本

舊傳湖州烏鎮張氏以絳閣一帖鋟木家塾，或謂良工模拓，亦有可觀，後聞板歸新市人家，每連紙一幅，可打一段，予在三山見一本于周氏，後數卷板內時有互裂紋，比到雪上復一本於句氏叔堅之齋，偶缺兩卷，且以元祐間所拓戲魚帖足之，此刻字畫差肥，而極有筆意，頗勝諸帖，惜其間錯誤數字，為可恨耳，趙守叔愚云，丙戌歲在宗庠，自以法帖板質于齋舍賤人者，偶不記為何人，疑是此板，亦未可知

福清本

福州福清縣民家舊有板刻絳閣急就章、雁塔題名四帖，其刻稍精，賣碑家得之，往往冒名官帖以惑人，但彼中匠者不善用蠟，每每有斫迹痕，可以證驗

澧陽帖

澧陽舊有法帖石本，兵後散失，僅存右軍數帖而已

鼎帖

武陵郡齋板本較諸帖增益最多，博而不精，殊無足取

不知處本

豫章士友董良史家有法帖拓本數卷，與淳化法帖規模相似，所筆意差弱，似不逮所見諸本，且不知所出，姑識于此以俟識者

長沙劉本

嘉定間先君節長沙，予隨侍在焉，時碑房中有斷碑一片，乃法帖第一卷尾跋字，行高低正與淳化帖同，而絕不類古潭本，後亦有淳化某字，此石實不知所從來，近歲三山林伯鳳重刻于家，直指為古潭，余未敢臆斷也

蜀本

予頃得一帖，凡數卷，于蜀中次序先後高低皆與長沙古帖同，初亦疑為臨江帖，今見秦氏全本，則顯然二物矣，大率此帖全用長沙古本摹刻，而字行亦間有增減處，既不知所出，未敢臆說，姑附見於此

廬陵蕭氏本

右法帖十卷，用十二為號，後有崇寧五年蕭公綸記，其略云皇祐先伯父太博作邑知州之含山，得墨帖於丞相秦國劉公，摹刊未畢，先君殿丞繼之，始終六年，乃獲成就，迄今五十年，刻缺大半，今增完之，以藏於家，蓋用潭帖刻也，慶元間已損失二十餘段，共少二百四十餘行

譜系雜說下

絳本舊帖

歐陽公集古跋尾謂迩時有尚書郎潘師旦以官帖私自摹刻于家而別本以行于世又云潘師旦者竊取官法帖中數十帖別自刻石以遺人而傳寫字多轉失然亦有可佳者觀此則絳帖是也此帖世稱為潘駙馬帖或又稱絳帖蓋潘氏世居絳郡耶帖凡二十卷其次序卷帙雖與淳化官帖不同而實則祖之特有少增益耳已別注絳帖字鑑茲得以略

單炳文博雅君子也其論絳帖至為精密頃刻石襄州有云

淳化官本左帖今不復多見其次絳帖最佳而舊本亦已艱得嘗以數本較之字畫多不侔家舊本第九卷大令書一卷第四行內而字右邊轉筆正在石破缺處隱然可見今本乃四右邊轉筆全不成字其面字下一字與第五行第七字亦不同又第七行第一字舊本乃行書止字今本乃草書心字筆法且俗以此推之今之所見多非舊本臨江帖大率與舊本同其間此一帖尤不差但字體頗肥不逮絳帖之遒勁也

余既獲見炳文絳帖辨證然後知今世所藏二十卷帖多非舊物每恨未識其本而襄州所刻第九卷大令帖亦毀于王是之變當其淺至泯絕因以舊所藏本摹刻于家頗傳諸好事者淳祐甲辰自雲川官滿得闕道歸假道三衢始獲觀真帖于滄洲毛監丞所不獨第九卷與單說正合而二十卷首尾俱全亦可謂珍玩矣且云得之金華潘氏是殆師旦之苗裔耶其帖之異同大略條列于後

帖總二十卷元無字號及段眼數目

第二卷

鍾繇宣示帖第一行內報字右邊直畫勾起向左畔第二行亥字內下面乃字上畫微仰曲第五行名字右角微有一點第十行當字上三點全無有微損却在空處

已後日帖脚本有斷石紋

此卷內第一段與第三段石並缺右角

第九卷大令帖正與單炳文襄州所刻石本纖微弗差故家所藏未有其比

右潘氏絳帖二十卷紙墨字畫模印皆與今人所藏本不同而第九卷顯然可見自非單公炳文表而出之亦將泯於無聞矣北方所刻諸本往往南渡後北人轉相傳模無足深怪

但武岡舊刻未知始於何年亦止用新本模刻爲恨耳

東庫本

世傳潘氏析居法帖石分而爲二其後絳州公庫乃得其一於是補刻餘帖是名東庫本第九卷之外誤蓋始乎此今好事之家所藏絳帖率多此本字畫精神遒勁亦自可愛而衛夫人一帖及宋儋帖頗多燥筆有如蘭亭鄙字啓筆之類此稍異於諸本其所以不及舊帖者以第九卷大令書不破缺而帖文所論三字已誤且逐卷逐段各分字號以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何以報願上登封書爲別此又異於舊帖也

亮字不全本

此帖雖與東庫本絕相似或只是一石但庾亮帖內亮字皆無右邊轉筆蓋避逆亮諱也

新絳本

右一帖二十卷首尾規模段眼字號並同東庫本獨衛夫人宋儋二帖無燥筆又字畫較東庫本微有促墨法雖與東庫本同然實是兩石吾家與毛亦元皆有之

北本

右二十卷類咸劉用甫處有之墨色與古本相近而第九卷大令書只同新本未知何處所刻

又一本

董良史家所藏本第九卷大令書字畫亦誤獨面字有右邊轉筆異於他本且不與舊本同也

武岡舊本

右二十卷不知刻於何時碑段稍長而日月光天德等字號間於行中字畫亦清勁可愛而第一卷衛夫人宋儋無枯筆第九卷大令帖諸字皆誤信乎出於新絳也

武岡新帖

右二十卷帖即舊石也中厄於庸謬之人厭其字畫清瘦頗加修治遂失本真其最可鄙笑者第二卷鍾繇帖內再世榮名今名字已修作谷字矣且拓匠不工凡損剝處鑿痕宛然墨漬而字畫模糊略不可辨帖之謬者莫甚於此

福清本

詳見前淳化條下

烏鎮本

詳見前淳化條下此乃板本非石也長沙析府所藏

藏二十卷模刻頗精疑是此本第九卷復面帖字誤而鵝羣帖止是微損字畫尚完此稍異於新絳

彭州本
掘地得之字畫清勁頗類舊武岡而差優予家有之
資州本
資州以新絳前十卷刻石予家多有之前有目錄元刻麻石上續拓者不逮舊所得本遒勁矣
木本前十卷　甲秀陳氏藏此墨本不知所出
又木本前十卷
右一帖須復手部下不知所出稍不逮甲秀所藏紹皆出於新絳然亦自是一種

石刻鋪敘　鳳墅逸客曾宏父纂述

帖譜

淳熙秘閣前帖 淳熙十二年乙巳 — 淳熙秘閣續帖 淳熙十二年乙巳
翻 清江帖 元祐七年壬申
翻 歷陵帖 皇祐
翻 長沙帖

秘閣前帖 淳化一年壬 長別石大觀更加刻
元祐秘閣續帖 五年庚午
慶曆五年二月
潘淡成 絳帖
翻 武岡帖
汝帖
紹彭成 武陵帖
大觀一年己丑
紹興十一年辛酉
群玉堂帖 太師平原郡王韓侂胄所集刻
鳳墅帖 曾宏父
時賢題咏帖

畫帖
閣絳諸郡帖譜具前今鋪敘於後
秘閣前帖
十卷淳化三年壬辰翰林院所鐫侍書王著編次紹正以歷代帝王帖為初卷而冠以漢章帝書博古者多議此乃漢代章草且非章帝所書又謂自漢章而下至梁蕭文七帖並一手偽為之二之四卷則歷代名臣帖寘蒼頡夏禹書於第五卷六之八卷悉王羲之書七卷誤攙入智永一帖九之十則獻之書米元

元章黄長睿辨其真贋各卷條列甚詳累數千言見之法帖刊誤蓋其源得自江左多南唐善書者取前賢語以意成之非臨非摹是謂傚帖藏之秘閣凡數匣明顯云傚書皆用澄心堂紙與李廷珪墨由後主在江南日所製者宣政間守官秘閣如劉無言輩猶及見之淳化畢工碑銘集中大臣皆二府者擢以賜即歐陽文忠謂中為火所焚或言其碑之在但其後不以賜臣下按國史宗天聖十年壬申八月禁中火延燔崇德等八殿帝奉太后避火苑中皇祐二年辛卯楚公劉沆入參大政猶有搨本嘉祐五年庚子文忠公歐陽修為樞副則無之是罷賜無故

當在至和以後乃仁宗末年大觀初徽宗視淳化帖石已皴裂且王著標題多誤內出墨蹟更定彙次較淳化所刻非若絳帖它有去取增減紙併武帝一帖合於西晉武帝帖後釐七卷右軍帖內誤入智永書列在第五卷今首卷古帖三段併而歸一及齊晉宣於晉武上之類使先後次序不紊進今至帖亦然押字書及卷首末列太清樓下此正國朝盛時典章文物燦然倫且百工技藝咸精其能視淳化草創之始自然不同且當時盡出元祐真帖臨摹定其舛誤非若外方但因石刻翻刊宗雖驕客字學拙出不著右是大觀之本愈於淳化明矣緒康

庶幾新舊二刻第知存此

閣帖目錄　淳化編次

第一卷

漢章帝	漢章帝	晉武帝	西晉宣帝
宣帝	西晉武帝	東晉元帝	東晉元帝
明帝	東晉明帝	康帝	東晉康帝
哀帝	東晉哀帝	簡文帝	東晉簡文帝
文孝王	宋明帝	武帝	齊高帝
宋明帝	梁武帝	齊高帝	洋高帝
梁武帝	梁簡文帝	高帝	唐太宗
簡文帝	唐高宗	唐太宗	東晉文孝王
高宗	陳長沙王	陳長沙王	叔懷 陳永陽王
永陽王伯智			

第二卷

漢張芝	後漢車騎將軍崔子玉	崔子玉
後漢張芝	魏鍾繇	魏太傅鍾繇
吳刺史皇象	吳青州刺史皇象	晉丞相張華
晉尚書令衛瓘	丞相桓溫	晉黃門郎衛常

丞相王導 晉侍中張華 丞相王敦
晉丞相王導 中書令王洽 晉中書令王洽
司徒王珉 晉尚書令王珣 司徒王珣
晉中書令王珉 侍中王廙 晉太宰郗鑒
太宰郗鑒 晉侍中郗愔 侍中郗愔
晉中書侍郎郗超 中書郎郗超 晉侍中王廙
尚書令衛瓘 晉太傅謝安 晉黃門郎衛恒
晉散騎常侍謝萬 太傅謝安 晉侍中王敦
散騎謝萬 晉丞相桓温

第三卷
晉太尉庾亮 晉驃騎王侍中司馬攸 車騎將軍庾翼
晉侍中杜預 太守沈嘉 晉司徒山濤
侍中杜預 晉太尉庾亮 王循
晉車騎將軍庾翼 劉超 晉太守沈嘉
散騎謝璠伯 晉中軍將軍王循 黃門郎王徽之
晉侍中卞壺 謝莊 晉衛尉劉超
侍中司馬攸 晉散騎常侍謝璠伯 劉瓌
晉黃門侍郎王徽之 王坦之 晉侍中王操之

王操之 晉左將軍王凝之 王操之
晉王渙之 王凝之 晉中丞劉瓌之
司馬孝靖 晉中書令王坦之 侍中劉穆之
晉征西司馬孝靖 尚書王劭 晉尚書令王劭
車騎紀瞻 晉中書令王恬 司徒王廞
晉司徒王廞 太守張翼 晉侍中紀瞻
陸雲 晉太守張翼 海陵恭侯王遂
晉都督陸雲 中書令王恬 晉海陵恭侯王遂
太守山濤 晉謝發 侍中卞壺

宋光祿大夫謝莊 謝發 宋侍中劉穆之
宋特進王曇 宋特進王曇 中散大夫羊欣
宋中散大夫羊欣 太常卿孔琳之 宋太常卿孔琳之
齊侍中王僧虔 南齊侍中王僧虔
第四卷
梁尚書王筠 晉西中郎將陳逵 特進沈約
宋給事中薄紹之 刺史阮研 宋征西將軍蕭思話
征南將軍蕭確 梁尚書王筠 蕭思話
梁特進沈約 蕭子雲 梁交州刺史阮研

陳朝陳逵　梁廣州刺史蕭確　唐褚遂良
梁侍中蕭子雲　秘監虞世南　唐秘書監虞世南
率更令歐陽詢　唐中書令褚遂良　諫議柳公權
唐率更令歐陽詢　李邕　唐禮部尚書薛稷
諫議褚庭誨　唐朝散大夫陸柬之　尚書郎薛稷
唐諫議大夫褚庭誨　刺史徐嶠之　唐秘書監李邕
長史陸柬之　唐平太守徐嶠之　薄紹之
唐太子太師柳公權

第五卷

蒼頡　史蒼頡　夏禹　夏禹
魯司寇仲尼　太史籀　史籀　魯司寇仲尼
秦丞相李斯　秦丞相李斯　秦程邈　秦御史程邈
宋儋　後漢蔡琰　衛夫人　晉衛夫人
古法帖　宋儋　隋朝法帖　隋法帖
僧智果　隋僧智果　何氏帖　隋僧智永
蔡琰　何氏帖　古法帖　唐張旭
僧懷素　唐僧懷素　張旭　古法帖
古法帖

第六至第八卷

王羲之

第九至第十卷

王獻之

雜帖

前後各十卷相傳駙馬潘正夫以閣帖增損翻刊，閣摹往往親書歲月于卷末，然不見跋尾，無自稽考，編次多有不同，閣以漢章帝書為首，列蒼頡夏禹書於第五，絳則以蒼頡夏禹書為初卷，置歷代帝王書於後帖之二卷，閣絳二王帖為五卷，絳則前後

帖皆有之，衍而為十，且以第二卷張芝王洽書，析為第二第五卷，以第三卷庾元亮大壹，析為第三第四卷，古帝王帖，則刪漢章帝晉宣帝明康哀簡文帝梁高帝簡文，名臣帖，則削司馬攸王劭王廞梁蕭子雲僧智永唐李邕等數帖，却增入王濛羊諮書，後帖一卷全刊入本朝太宗宸翰二卷，末冬晚書，旣僞成一章，則當以吳越忠懿王書於標目，猶前段太宗皇帝書之類，何由自於謚號下花押，如此是自稱於生前，九卷增入張旭千文四十五字，識其草書，仍隸書跋顛旭語，後云顛草之趣，責在雄逸，據真乃云，其辭又非專指此卷千文，但絳刊入，不定為真行。

岡之與縣則為摸碑十卷增入顏魯公王廙高閑李建中書或
謂他所刊之帖皆以摸石而縮獨至石四類之際上下字蹟相
聯既裁為絲冊手軸則何所考竟且區者摹搨必通為一碑無
緣逐截橫搨何由相綴又謂紗紙紋可辨要當自有眼目瀋淘
晉宗第四女秦國公主後分二子卷卷析以為二仲仲中一人
最審常若其半不可得大字又悼於扶勢挽貴而求者不能全
致始募工重刊于郡齋提舊本所差不毫釐其訛缺處亦還真
但神氣微弱嘉定間李全在山東印搨絳帖以遺要人或亦售
好事者又有自榷場貿易以來者始古刻不存再翻新本謂即

岡帖偽為非也岡之梅斑蘚率況其筆意予所見絳帖陸續幾
十覽藏自筍書事皆有截斷處良由元係橫書絳刊入石還
就移作直行岡以絳為祖不敢有毫髮異乃獨此帖易直為橫
縣帖紹興續刊者也亦舍絳而取法於岡是橫刊之為嘗矣豈
於以橫碑翦為直行裝褙是又為之拙者此以岡帖或縣帖湊
成且其文自不甚順溜未易以意釋但今之辨帖者執此以別
真贋

閣帖本無而全卷增入

太號 太宗御書

封號 唐張旭書 懷素跋

書號 顏真卿書 王宦書 懷素書

高閑書 李建中書

閣帖本無而卷內增入其人

王濛 羊諮 傳羽書 梁武帝評書

閣帖本有而卷內刪去其人

漢章帝 晉宣帝 明帝

康帝 哀帝 簡文帝

文孝王 梁高帝 晉司馬攸

王劭 王廞 謝發

梁蕭子雲 唐李邕

閣帖卷內所載而增其帖

王珉 東食 王廙 聖證 勝常 樗書 虞世南 名公書

柳公權 紫絲靸 蘭亭詩 唐太宗 秀岳銘

王羲之 山號 景風 學方 遠鄉里 枕中感懷 又

無號 來戚 哀疾

以號 二十八 重熙 甲殺一生 艱叢 問鄉以萬 上日 日五 翻此 不知君問 遂問 足

報號 特久 霜寒 穉不差 兵患羌 新為百姓

類號 遁故遺書 一朝放懸 家思終感 從子弟 苞新歸 東問馳情

閣者 思佳 近道 馳期當 小押

王獻之 壯號 婢日久 思戀

帝號 鍚經 居號 一妹 上號

閣帖卷內所載而刪其帖

西晉武帝 刪一帖 唐太宗 刪十七帖 高宗 刪六帖

晉張芝 刪一帖 鍾繇 刪五帖 索靖 刪一帖

陳逵 刪一帖 唐虞世南 刪二帖 褚遂良 刪二帖

柳公權 刪二帖

王羲之 六卷 此奉對 諸徒 情至 梅罰 新苞 知問

卿存 先女 山川諸奇 婚國 嚴君平

口二 餞行 西近 君可 四月

五日 侍中 近因

是皆 冩懷

七卷 居能 朱忠仁 龍保 惆悵 當邑 鹽井 青李 七十

八卷 諸化 昳了 伏想 知問 若肌 遂期 敬虢 所齡

上虞 成得 妹 徘女 測轉 自爱 敏了

王獻之 九卷 想彼男佳 永嘉 節近 前告

十卷 勅女 鉄石 轉勝 散懷 省日 支度 集聚 勝常 舒君 取曲

閣帖同其人而全換其帖

慶至 服地黃 鴨頭丸 東陽 甲安 豹奴 孟州 散騎 散情

歐陽詢 年共 敬謹 草書 去歲

長沙帖

十卷實秘閣前帖翻本內羲獻帖畧有增入慶歷間慧照師錢

希白摹鐫自五年乙酉至八年戊子說事嘗觀雜文中載東坡

自僕耳孫合浦見桂師程敏之潭帖卌各題其後第二卷云唐

太宗作詩至多亦有徐庾風氣而世不傳獨於初學記時時見

之第四卷云吳道子始見張僧繇畫曰浪得名耳已而坐卧其

下三日不能去庾征西初不伏逸少有家雞野鶩之論後乃嘆

其為伯英再生今觀其書乃不逮子敬遠甚正可比羊欣耳第

六卷云宰相安和殷生無恙宰相當是簡文帝殷生則深源也

耶第八卷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比淳化待

詔所摹為勝世俗不察爭訪閣本誤矣此逸少一卷尤妙庚辰

夕合浦官舍借觀第九卷云謝安問獻之君書與尊公何如答

曰固自不同曰外人不爾曰人難得知乎今刻皆不曾以此書

添入遂卷要是當時題於程所藏但刻潭與真蹟故闕知也但

二卷卻指書第二卷帖何以斷當字分兩行希白善書者於此

殆不可曉，後又有山谷評釋，今長少帖闕不存，希白臨摹歲月
式不立人又私翻木版，有紋可辨，容齋隨筆謂坡像遺墨，今藏
其家有數字差異。

廬陵帖

十卷，亦秘閣前帖翻本，皇祐中，郡人蕭太傅之孫駐世弟毀丞
汝翼，相繼宰和之含山，得丞相劉莊公被賜閣帖，翻摹入石，攜
歸鄉居，後五十年，宣和丙戌，毀丞之子綸又自增補訛闕，中不
知何事，乃歸郡齋，今有百四十餘碑，石散失不可模搨，闕有存
者，蓋數十年舊本，蕭之族今或于吉水之九江。

清江帖

十卷，又名戲魚堂帖，亦秘閣前帖翻本，元祐七年壬申五月，劉
次莊得呂金部和卿閣本臨刻，外有釋文十卷，或咎所錄過巧
失真，郡又別有二王帖，亦石碑，自述釋文之誤。

武岡帖

前後總二十卷，是絳帖翻本，不載入石歲月，後帖之九卷，張旭
書，其藏真、顏草數十字，則橫鐫于石，筆勢清勁，蜿蜒立意本奇
于絳之直行，人多賞耳而賤目，但以罕得為重，遇絳刻大訛闕
處，鑱為梅紋，今人多捐此碑，偽作絳帖，至楷刊藏真、顏草，尉以

直背成冊，雖古刻筆勢元有斷續，至於前痕，則心勞而拙。

續閣帖

十卷，元祐五年庚午四月，秘省乞以淳化閣帖所未刊前代遺
墨入石，有旨從之，至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八月畢工，歷十
一年，費緡錢一十五萬，仍成摹，將寄侍詔邵觞，上其事者，秘書
少監劉淘武孫谔也，首卷晉唐帝后書，二卷三卷皆王羲之書，
四又羲之暨其子操之等筆，五又所書黃庭經、樂毅論、蘭亭敘，
六又其家寶章集七卷，乃晉索靖所書月儀八則，虞世南、賀知
章、柳公權帖，後則無名人帖九則，李懷琳書、嵇康絕交書，末卷

唐無名人所書月儀諸帖，多不入此刻，蓋徽宗朝此碑方成，諸
郡翻本歲月在前，惟鼎帖刊在紹興，故得取以攙入卷帙。

汝帖

十二段，大觀三年己丑八月，郡守散陽王寀刻石寶郡之坐嘯
堂，第一則金石之文八種，二則秦漢三國刻五種，三則晉宋齊梁
陳五朝帝王書三十行，四則魏晉九人書四十八行，五則晉渡
江三家帖四十八行，六則二王帖并洛神賦，七則南朝十人書，
八則北朝胡晉書十二種，九則唐三朝帝后四書，十則唐歐虞
褚薛書十一則，唐六臣書十二則，唐近五代諸臣七人書二首

六字每段皆刻汝之郡印暨王敦陽所題標目會稽亦有翻本
黃長睿深識其謬宋後仕亦通顯坐降天神事為林靈素所擠
不得其死

武陵帖

二十二卷紹興十一年辛酉十月郡守張斛集秘閣法帖合潭
絳臨江汝海諸帖參校有無補其遺闕以成此書後列郡官名
銜以本朝太宗御書冠於首卷二卷至四則古帝王書增隋煬
帝絳閣之所興者五卷又著頡夏禹書暨古鐘鼎款識六卷以
後則歷代名臣帖十卷之末即二王書至十七卷之首而止二

十卷則顏魯公之帖居半張長史草書亦係續刊視閣絳名賢
帖多五之一末卷亦祖絳帖殿以李建中字較之諸帖為詳然
止本本世稱舊有石碑前未之見且跋語亦不敘原儻有舊刻
安能入閣之續帖晉武消息書唐明皇鶺鴒頌等帖

淳熙秘閣前帖

十卷即淳化秘閣前帖翻本十二年乙巳二月修內司被旨翻
刊首卷髣髴猶存古本淳化歲月後乃磨去

淳熙秘閣續帖

十卷十二年三月被旨摹勒入石皆南渡後續得唐朝遺墨皆

卷則鍾繇王羲之帖次則羲獻書內黃庭經小楷後有臣遂良
臨四字三卷歐陽詢薛稷褚庭誨孫思邈狄仁傑張旭顏真卿
七賢書四卷則明皇批答裴耀卿等奏狀五卷李白胡英李邕
白居易帖六則張九齡三相暨李紳告身七則李陽冰篆李德
裕草誠李商隱書八則懷素顛草九則高閑亞栖齊己書末卷
則楊凝式并無名人帖上皆有內府圖書宣和及紹興小字印
章或廣思殿印如李紳告身高廟後有親筆跋語黃庭經懷素
顛草則有李主建業文房之印視今長沙所鐫筆法迥殊非若
前帖但翻淳化所鐫閣帖

群玉堂帖

十卷本平原韓侂胄自鐫其家藏墨蹟閱古堂帖是也首卷全
刊南渡以後帝后御書二卷則晉隋名賢帖三則唐名賢帖四
則懷素千文五六暨九卷悉本朝名賢帖七卷全刊山谷書八
卷全刊米元章書末卷則蔡忠惠石曼卿帖開禧末韓以罪死
籍嘉定改元被旨搬入秘省乃易今名

鳳墅帖

二十卷嘉熙淳祐間勒石寘吉州鳳山書院七年乃成初卷宋
朝宸翰二卷東都名相名賢帖三則東都南渡廷魁帖四則熙

豐潔人瞿學觀攻箕帖五則清江二劉帖六則曾南豐曉武城
帖七則蔡中惠臨蘇帖八則蘇門諸賢九則歐陽文忠忠三宗
贊學司馬文正議百官表書東坡翰苑制稾十則東都名賢諸
賢六一集古跋十一則黃太史帖十二則米元章寶晉帖十三
則南渡名相帖十四則南度執政帖十五則南渡儒行并續選
魁帖十六則紹興正論暨慶元正人帖十七則南渡文苑帖十
八十九則南渡詩文題跋二十則吳紫谿范石湖楊誠禪帖思
本朝聖君名臣翟筆目所見者若夫異代字蹟則前賢鐫刻已
備錢轉勝模翰失其真且亦欲類吾宋三百年間書法自成一

家以傳撫寫古刻皆存梓洪王處仲字意有所在予亦不敢削
也若遺墨以後前志盡視古帖亦循續通鑑云爾

畫帖

一卷上則宣和墨戲道子風雲圖伯時九歌圖等十二限下則
羲之蘭亭圖并銭文考訂時賢鳳山題詠二卷

續帖

一十卷淳祐間接續前帖入石編類消卷方能施工首卷東都
名賢文忠烈等帖二卷歐陽公謀史斷李康節進春吟三卷江
南李主吳越錢王暨東都名賢帖四卷 忠義程刪黙楊忠襄

南渡將相名賢帖五卷向文簡呂文清宋景文東都名賢帖六
卷羅前武衛告身女真劉主等偽定制度外帖七卷胡文定致
堂五峰南渡儒行帖八卷乾淳續相南渡名賢帖陸放翁楊誠
齋書語孟章句并詩文九卷李梁谿游青原詩十卷范石湖游
大仰七言詩十一卷再游大仰五言詩并帖十二卷東都宰相
張文懿晏元獻龐莊敏蘇司空陳文恭王文恭趙清憲唐少宰
劉文安書翰十三卷南渡宰相史越王鄭魏王秦申王小東十
四卷名賢范文正馬忠肅蒲密院吳密院劉忠定蔡紫微鄭左
丞薛蔡敏劉次對劉微學小東十五卷東都文藝蘇滄浪陸學

士孔舍人蕭揆卿蕭理丞詩文十六卷文藝薛錢塘劉屏山趙
撫守章莊敏林和靖蘇後湖韓南澗王復齋張于湖羅雎齋陳
少卿劉正字趙章泉詩跋蹟見繼六瑁自惟藏拙埜踰一
十載掛冠又已十年衰頽八表莫能更出門戶家藏者爽嗣無
遺鄉之故家轉假求瑞士夫雖從各有好尚有求字攜自隨僕
絕筆以於後人誰其同志不若參取奎畫名墨表表在人耳目
帖所缺者雖而雖之不敢執初志以不見真墨而寘庸可備皇
朝文物之盛仍於後第十七卷首取太祖太宗一統字太宗雖
書英宗賜懷璉批神宗書西部 詩哲宗書罰無愧四字欽

宗書攷王賦、宣聖吳后書歸田賦十八卷刻吏部名賢徐騎省
胡文恭趙清獻楊文公唐質肅滕章敏錢文僖錢內翰包孝肅
雜帖十九卷東都文貴石徂徠張存議池存中唐彥猷王仲至
比獻遺揚無爲石曼卿詩東二十卷東都名賢劉巴符蘇道祖
韓秀翁毛東堂周青直賀慶胡李文敏楊龍學蔡忠惠詩文於
是王帖續帖皆爲二十卷而名畫題跋又有二帖與墨鎖始
大略如此其間重複不能盡如人意者得之亦足後也未如之
何

太宗朝平僭偽四方圖籍悉輸御府江南文物素盛藏蓄前
代遺墨錄留能雜以僞帖淳化三年詔侍書王著編次爲十
卷刻之石既藏禁中非命賜近臣無自印搨嘗正夫居絳乃
增改行爲二十卷官又刻宜郡齋次慶歷五年乙巳錢希白
臨摹於長沙皇祐中蕭汝器汝賢刊之於和議以歸廬陵之
祐五年劉次莊臨刻於清江守閣前帖之翻本武岡帖獨絳
之翻本惟後九卷藏真跋則描刊視絳之真行爲勝而人反
輕之是藏又詔以秘閣續得前代遺墨入石爲續帖亦十卷
至建中靖國乃成實居長沙廬陵清江翻帖之後大觀二年
王寀又刻帖十二段於汝州與絳閣二帖皆殊難帖則紹興

十一年張斛錄梓始能合諸帖所總爲緒正凡二十二卷嵗
月近在南度之後故又入閣之續帖并汝帖於帙中南度續
閣帖雖與前帖同鑴于淳熙十二年却皆續得唐朝真墨與
諸帖亦異群玉堂帖則前代與本朝遺墨相雜鳳墅帖則書
本朝書翰今闕鳥本前後帖總汝與絳論隔於境廬陵帖又
散佚遺失不復可得惟帖內有新翻閣之前帖續刊後帖
及長沙清江武岡武陵四帖猶存之本世可得也若章貢衡
陽曲江八桂三山諸處亦多有帖皆命意不同隨其所有則
鐫之石非全書也不能具載戊申仲春曾宏父因鏤叙諸帖

篆於冊尾

錢塘 倪濤 撰

法帖論述

米元章跋秘閣法帖

唐太宗購王逸少書，使魏徵、褚遂良定真偽，我太宗購古今書，而使王著辨精偽，定為法帖，此十卷是也。其間一手偽帖太半，甚者以千字文為漢章帝，張旭為王子敬，以俗人學者取為逸少，如其間以子敬及真智永為逸少書，猶不失為名帖。余嘗於檢校太師李瑋家見侍中王貽永所收晉帖一卷，內武帝、王戎、

謝安、陸雲、帝去若篆籀，體若飛動，著皆古而帝錄，揚取秘帖兩行入十卷中，使人慨歎。又刻李懷琳、愿兒，柳公權所收跋子敬送梨帖，然於太宗書中辨出，乃以為逸少一帖，更在後，而云又一帖，不知為逸少也。公權唐名家，尚如此，顛何議著。今長安李氏所收逸少帖，貞觀所收第一帖，署名已非逸少真蹟，餘可知矣。獨未知徐璹（余借子約引）書所訪者如何耳。余抱疾端居，展目文學，思而得之，想公真偽，因跋而表之，貽好事同志，百年之後，必有擊節賞我者。余如當費傾猶好古人筆札，每滌一硯，展一軸，不知以富之在旁，而味可忘。嘗思陶弘景顛為主書令史，大足高致，一念不除，行年四十，恐死為蠹書魚，入金題玉躞間，游而不害。元祐三年，維揚僑寓，襄陽漫士米芾元章書。

第一

漢章　晉元　晉武　齊高　梁武　梁高　簡文

右七帖並一人手寫偽帖，晉武當是孝武，梁高當是齊高。

第二

張芝後一帖是，前五帖並張旭。崔子玉、鍾繇、長風帖、梁人書，皇象後陸象宮同章帝一手偽帖。王廙二十四帖同上。

上

謝安前一帖是，後六月帖同上。

第一

庾翼已向帖、杜預親故帖、王衍、司馬攸、王劭、劉瓌之、劉穆之、王廞、張翼、陸雲、山濤、卞壼、謝發、羊欣

右皆與漢章一手偽帖

第四

阮研、蕭確（並同書帝），虞世南臨樂毅論，皆俗人偽帖，餘皆真。歐陽詢此年亦俗人偽作。

第五

李斯書（人書未知何）　程邈（一手與章帝）　登琰（上同）　何氏二帖（歐陽詢）
敬祖鄱陽二范子恆　孤不度白亮白二旗諸葛亮書　懷
素同程邈　歐、褚屋　足下故革欣未有欣句字
第六
自得書　知欲　甚佳　此春對　兄實　代想悅　宗相
安和　又不能　疾不退　夫人　想大小　知足下遣不
快（永智）　小佳　是月也　吾昨得（旭張）　道季（敬子）　疾患　二
十日　餘可耳（劉釋文作僕）　定登（劉釋文作定絶）
右不注出者皆偽

第七
初月一日　足下時事　吾憐足下　前從洛　十月七日
戎集　當力　承足下數子　荀侯　足下家極知　僕近脩小
周
第八
右不注出者皆偽
此茲滅（子敬代父）　月手（上同）　尊夫人　偽　適欲遣書（智果）
第九
相過然無復日　吏度時往來　前告先以陳　慕容（並無人名）

外帖　落令　益部（五歐）
第十
吾當托桓江州　消息　疾不退　省前書　近與鐵石
知識石　吏度何來遲　忽動（大唐左衛長史張旭書）　承社宰故爾
復面悲積　渡此　得西問　麻監諸金（何人書未詳）　獻之白
不審疾　都門歸（右正草欣）
第八此都之變蘇大兩十香謂之與王遠書及一昨得安
西陵增慨三帖真蹟自蘇氏歸吾家
宋元章禮部所作法帖題跋一卷真跡藏西洛王晉玉家晴

康之亂已散亡矣先君學士法帖刊誤盛行于世訪米氏題
跋藏書家俱未之見偶檢故書始見先君手輯屬米氏題跋
得之喜甚草書間有難解者取法帖卷中語釋出斯文遂成
全書乃命筆吏抄錄付刊誤之後紹興癸亥十一月二十二
日武陽黃訒識
蘇東坡辨帖
辨書之難正如嗜音知味知其美惡則可日謂必能正名之者
皆過也今官本十卷法帖中真偽相雜至多逸少部中有出
宿饒行一帖乃張說文又有不具釋智永曰者亦在逸少部

中此最難得余嘗於秘閣觀墨蹟皆唐人硬黃上臨本惟鸞嘼一帖似是獻之真筆後于李瑋都尉家見有謝尚王衍等數人書超然絕俗考其印記王涯家本其他但得唐人臨本皆可喜

辨官本法帖　此卷有云伯趙鳴而戒晨爽鳩習而揚武此張説送賈至文也乃知法帖中真偽相半

跋二王書　梁武帝使殷鐵石臨右軍書而此帖有與鐵石共書語恐非二王書字亦不甚工覽者可細辨也

題逸少書　此卷有永足下還來一帖其後云不具智永白而云逸少者余觀其語云謹此代申唐末以來乃有此等語而書至不工乃流俗僞造永禪師語耳

逸少謂此郡難治云吾何故舍逸而就勞當是為吳祖所挍答耳

蘭亭樂毅東方先生三帖皆妙絕雖摹寫屢傳猶有昔人用筆意思比之遺教經則有間矣

題子敬書　子敬雖無過人事業與謝安欲使書宮殿榜竟不敢發口其氣節高逸有足嘉者此書一卷尤可愛

題衞夫人書　衞夫人書既不甚工語意鄙俗而云奉敕敕字從刀錯字從金皆流俗所為耳

題山公啓事帖　此卷有山公啓事使人愛玩不與他書比然吾嘗怪山公薦阮咸之清正寡欲咸之所為可謂不然者矣意以為心迹不相關此最晉人之病也

題衞恒帖　恒衞瓘子本傳有論書勢四篇其詞極美其後與衞瓘同遇害云

題唐太宗帖　太宗恍惚如此至於妻子間乃有忌欲均死之語固常於愛者也

題蕭子雲書　唐太宗評蕭子雲書云行行如紆春蚓字字若

綰秋蛇今觀其遺跡信虛得名耳

跋庾征西帖　吳道子始見張僧繇畫曰浪得名耳已而坐臥其下三日不能去庾征西初不服逸少有家雞野鶩之論後乃以為伯英再生今不逮子敬甚遠正可比羊欣耳

題法帖二　宰相安和殷生無恙宰相當是簡文帝殷生即浩也耶

杜庭之書為世所貴重乃不編入何也

題晉武書　昨日閱下見晉武帝書甚有英偉氣乃知唐太宗書時有似之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門者曰此非吾君也

何其發之似吾君也居移氣養移體信非虛語矣

黃山谷法帖題跋

跋法帖　書孔明對劉玄德語章草法甚妙不知與王中令書先後要皆為妙墨蓋融會張芝索靖兩家習而更妙略相宜

幽

蔡侯胡笳引自書十八章極可觀不謂流俗但餘兩句亦似斯人身世耶

鍾繇書大小世有數種余特喜凡小字筆法清勁殆欲不可攀也觀史孝參出師頌數字頗得草法蓋陶冶草法意自小篆中來

山公啓論人其言誠有味哉

余觀王穀之字法森森恨不多見

庾公所作支䇲杭蓋今俗所謂山杭

索征西筆短意長誠不可及長沙古帖中有急就章數十字皆於此帖今人作字大槩筆多而意不足

智果善學書合處不減古人然時有傖氣可恨羊欣書槩止羔澀翦行老翁亦善評書也

宋儋筆墨精勁但文詞蕪穢不足發其書子瞻嘗云其人不

解此救俗書便不足觀至如偽書畫不可棄也

王僧虔書畫既佳論篤謝恩極有理

王侍中學鍾繇絕近真行皆妙如此書乃可臨學

謝太傅墨蹟閣駙馬都尉李公始有之不作姿媚態度恨不見爾但如此卷中帖去右軍父子間可看數人

衛中令關音敬帖近世草書不敢復望其藩也此一章語亦佳

郗方回書和不減王氏父子誠不浪語

謝太傅所稱道民安黑事五斗米道耶右軍為獻之女玉潤諸羅亦稱民也

知足下故羸疾而冒暑遠涉而決一筆冒多一筆古帖或不可讀類皆如此

蔡公遂善篤又加帝下日數十行觀此語初和父所論疾證似是也當今人物眇然而艱疾如此令人短氣今年每讀此語便復意塞足下時事柄可數秉主人相尋以下十一行語都字畫亦不韻非右軍簡札均然不知那得濫收閣帖中此卷中伯趙鳴而戴陰與鳴鳴而習武與權同行李顧存故舊皆鄙語非右軍意書札亦相去遠甚

狀不即消桀法書家鈔非右軍今受其句成一體其間有可
恨或是傳摹失真爾
此字與東方朔書贊相似而子將謂書贊亦非右軍書人間
愛憎常自不合如此之柳子厚論鶡冠子可知也
昨遂不奉恨深帖有秦漢篆筆中含自古故應不同真不虛
閣中今書中有相答皆語極佳讀之了不可解者當是脫系
敗之字多兩截其可讀者知其爾耳未嘗无羣帖中今書
皆以意附會解說成理故似杜元凱春秋解耳
閣夜行忽復下如欲拂拂古今不與此屬名勝求和伏世和

又云歸讀為帶滯下者今人下利而更難者也此卷中尤作
妙堅右軍父子真行累相當相抗耳余嘗評書云字中有筆
如禪家句中有眼須具此眼者方可知之
大令草法殊過伯英奉古少可恨爾然成就處所以中間論
書者以右軍草入能品而大令草入神品也余嘗以右軍父
子草書比之文章右軍似左氏大令似莊周也由晉以來難
得脫然都無風塵氣似二王者惟顏魯公楊少師髣髴大令
耳魯公書今人隨俗多尊尚之少師書口稱者而眼非也欲
采曉楊氏書者當如九方皋相馬遺其玄黃牝牡乃得之

題絳本法帖　心能轉腕手能轉筆書字便如人意古人工書
無它異但能用筆耳元豐八年夏五月戊申趙正夫出此書
於平原官舍會觀者三人江南石庭簡嘉興柳子文豫章黃
庭堅
自高宗以上皆有鍾王典型當其如處始秋絲之王家一令
書中篆無愧也
王會稽初學書於衛夫人中年遂妙絕古今今人見衛夫人
遺墨疑右軍不當北面蓋不知九萬里則風斯在下耳
右軍筆法如孟子言性莊周談自然從說橫說無不如意非

復可以常理待之
右軍真行章草藁無不曲當其妙處往往書家置論以為右
軍真行皆入神品藁書乃入能品不知何以便作此語故如
今日士大夫論禪師某優某劣皆了不解古人言王無孔子
而別顏回真知言者
王氏書法以為如錐畫沙如印印泥蓋言鋒藏筆中意在筆
前耳承學之人更用蘭亭永字以開字中眼目能使學者多
拘忌成一種俗氣要之右軍二言羣言之長也
王令臨寫了無俗氣乎除塵土中夜閱此書如臨深登高號

棄纖豁無爲皆得人意如庭
謝太傅嘗問獻之卿書何如君家尊獻之曰固應不同論者
多不爲然彼欲與乃翁抗行大似不遜余嘗評其書右軍能
父中令能子同時諸人皆不能在此位也
王中令人物高明風流弘暢不減謝安石筆札佳處濃纖剛
柔皆與人意會正觀書評大似不公去迷少不應如是也
伯英書小紙意氣極類章書精神照人此翰墨妙絕無品者
鍾大理表章致佳世間蓋有數本肥瘦小大不同蓋後來摹
臨摸本耳要皆自有佳處而晉士大夫類能書筆法皆成就

右軍父子拔其萃耳觀魏晉間人論事皆語少而意密大都
猶有古人風澤略可想見論人物要是韻勝爲尤難得蓄書
者能以韻觀之當得彷彿
宋齊間士大夫翰墨頗工合處便逼右軍父子蓋其流風遺
俗未遠師友淵源與今日俗學不同耳宋儋書姿媚尤宜於
簡札惜不多見
王謝永家學字書皆佳要是其人物不凡各有風味耳
觀王永書想見其人秀整所謂竟敗無遺恨者王荆公書自
吾學蒙書世間有石刻南渭樓詩者似其苗裔但不解古人
所忘乃爾難到
觀唐人斷紙遺墨皆有妙處故知翰墨之勝不獨在歐虞褚
薛也惟倚耳而疑目者難與議耳
張長史即官廳壁記唐人正書無能出其右者故草聖度越
諸家無轍迹可尋懷素見顏尚書道張長史書故獨入筆墨
三昧
或傳顏公書得長史筆法借懷素見公自矜得折釵股筆頗
公言折釵股何如屋漏法懷素起捉公手云老賊盡之矣觀
魯公乞米乞鹿脯帖與郭令書祭姪文皆當與王中令雁行

耳懷素草暮年乃不減長史蓋張妙於肥藏真妙於瘦此兩
人者一代草書之冠冕也
評釋長沙法帖
梁武帝書（脚氣帖）數朝脚氣脚字微象轉交筆
唐太宗書（朝輔帖）昨夜以下應是別日數（家廢帖遊日）只理會
逸少一段
唐高宗書（宮行仙福帖）此帖妙絕恐非伯婦人所能
漢張芝書（望遠想帖）望遠懷想何日不想捐棄禁從不當行
李又圭春遠衰到美陽須待半比故曲簡絕有絲復相關

飧食自愛

從崔岸子王書 柏英云吾上方崔杜不足下比羅趙有餘

明府崔當在張東

魏鍾繇書 杜度於遠望遂不復見可歎也

吳青州刺史皇象書 卽戎帖 如鷦鷯字絶妙 頓閣定帖 頓閣

空薄加以年老凡百抄穢無所中道特蒙哀待殊異之遇

飧食帖 飧哀向中飧字乃摹損

晋丞相王導書 致身帖 省示具卿辛酸之意吾其憂勞此事

亦不豐忘然書足下所欲致身處尚在殿中王制正自欲

下得許卿當如何導 改朔帖 導白改朔情深傷感歷然自

何如頓小觜損否惻有應不懸耿情深傷感歷然傷感深

此字宜佳

王羲之書 秋月帖 秋月雨觸暑遠涉而失一點 初月二日以下四帖 此數

帖語不類晋人自初月以下十一行皆非右軍手墨此

或是集書時貞人戲作行布其間以待後之別者耳

大熱帖 晴使大熱小船中至不易可待滿更 狀見君數帖 疾患少

差與弘素俱臨疑共爲慨 謹此代中帖 此以下八行是智永書

之不識者 採藥帖 採藥九日當採藥至日欲共行也失一筆

晋司徒王珉帖 此月盡帖 此月盡二十四日是王濬祖日

欲以赴卿可赴遇明日吾當下解相待臨出遣報處至王

家事卿可隸報先公今作一頓美食可投其飯也 隸報

先公龍字偶集多古人作字大體如此

晋司徒王珣書 長感帖 長感字尤妙

晋侍中郗愔書 第三帖 三段當字作兩行可笑

晋太山濤書 補吏部郎帖 此下有十九字誤置羊欣書後

宋特進王曇首書 王曇首失一首字

王羲之書 屏風帖 試求屏風遂不得 饑行帖 行自成旅以從王閣

此當是虞永興少年時書

別帖 別帖以下七行當是永

禪師得意書也 服散帖 省卿書但有酸塞

王獻之書 冬節帖 薄冷以下王消息二十八字是歐陽率

更書不但得之筆法其語氣是晋唐間人 忽動小行帖 一字

草說戍十 祕學帖 右軍舊經換鵝時子敬尚幼小必未能

作爾此是好事者爲之耳如貞觀初楊師道輩可作此字

元符戊寅飯後來佛廡閣致平子禮端夫在焉

右山谷題跋

王世貞法帖題跋

第一卷　漢章帝書當是後人集漢章草書如聖教序類耳王
著既謬稱章帝遂有謂千丈千[illegible]目[illegible]刪者[illegible]與[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帝[illegible][illegible]此[illegible]行所不載余嘗見米芾所臨其大小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出有入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此[illegible][illegible]無[illegible][illegible]如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孝[illegible]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備泰[illegible]至東京宣明[illegible]文皆所不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是[illegible]工
晉世書法[illegible]如此宋明略見[illegible][illegible]齊[illegible][illegible]書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故是宋表晉[illegible]思[illegible]安[illegible][illegible]數[illegible][illegible]書[illegible][illegible]若出一手
定[illegible][illegible]作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多[illegible][illegible]前[illegible]不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宋末有[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中[illegible]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留且以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第二卷　張有道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第一[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如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史書[illegible][illegible]史不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也[illegible]大令同時其[illegible][illegible]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余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大令書又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時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尚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言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王[illegible][illegible]一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入能
品二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當[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高乎三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首[illegible]方[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獨[illegible][illegible]絕[illegible]之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
[illegible]二妙[illegible]不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五[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知[illegible][illegible]非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皆王著不識書故也
第三卷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一唯[illegible]士擬唯摹勒銀鉤[illegible]得之[illegible]者[illegible]其[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識[illegible]記[illegible]也[illegible]使[illegible]人記

[illegible]士能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右軍入[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出大[illegible]此帖[illegible]有之[illegible]

一帶雲根艸堂藏帖 卷第一 十五　十七

[illegible]王子[illegible]所[illegible]

[illegible]一[illegible]品[illegible]此帖[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勁敵[illegible]其[illegible]

[illegible]人書[illegible]妙品[illegible]其工[illegible]

獨斷今二帖與薛稷帖皆[illegible]李北海[illegible]不同

[illegible]也

第五[illegible]為孔子[illegible]衛夫人[illegible]

帖[illegible]二帖[illegible]一帖[illegible]

後得此下二帖無名[illegible]二帖[illegible]以時[illegible]雜

真偽難辨[illegible]一[illegible]文[illegible]碑[illegible]碑[illegible]此

法[illegible]偽[illegible]書[illegible]田[illegible]一帖[illegible]

[illegible]州刺史[illegible]碑銘[illegible]

今漢碑中[illegible]偽[illegible]也[illegible]中人[illegible]

家評其[illegible]而體[illegible]不[illegible]智[illegible]武帝評乃[illegible]

一帶雲根艸堂藏帖 卷第一 三十五　十八

[illegible]有梁武帝[illegible]不同者深山道士帖為[illegible]為[illegible]

[illegible]女仙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孔琳之帖不載孟光祿何書為正耳吾嘗[illegible]其[illegible]

[illegible]不知何[illegible]

[illegible]以其[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欲二[illegible]也

米元章 為右軍書米元章某是寫拓書至得勁味耳宜

後世不工書者偽作十門結體人所指定亦是時或有之謂

盡偽作則否不然唯漢生帖必其代為不得至於此本北都

曹參也至於帝而悉得何以行今稱子高似亦無當康圖老不

得刪四人問字氏分九化人筆昔人謂右軍內擫大令外拓

凡大七乙元章諸君子泥之故右軍筆精入者涉林者皆定

其作真跡 如諸帖嘆也不手 如此紛翫亦無可疑者皆真之妙乃最

甸之云 右軍其人神妙極可法皆不人物則以白臧疾子矣

今人紅不可謂以質去遠所也然於體必是擬作處伯思

謂此乃是從容帖當是偽作所自非吾識所能辨也星

大帖揭因作謂句句作句之也鈞不可殺知非此三字是門

之一思之目以足呈泉字其止之句三耳承又下堤示帖

識有鋒帽不摹啟然一宗縱則書或五見皆不得右軍

其亦非也何況存或之皆云言之宜旺太宗則不情之則子

時未嘗之心意之也若其人子無再神然每傳寸之自渴法

豈可以宋不必更用皆從字且則欲之子試之所七十以之

則之行之文字之以之米此一以奇事似謂且而不順作

書後不又知足之偉矣才唯西過來果送額郎耶詩司方字

稍用修之辨甚詳

第八卷 昔人謂死罪帖是下各如常帖為右軍書瑟帖

大令代人書吾皆不辨然決非千唯處古字須右軍乃解作

此疑混帖圍一二有大令亂又焉知非羲之偽為之耶朕檢

覈淚成有家學何誤定為子敬代筆也

第九卷 奉對帖是郗家棋婦後語垂是帖此下措推非敬書

云云長康之極當往縛急不獨右軍所方回書耳薄令盈部

二帖未辨為歐陽率更摸皆勁奔更手也如非六朝後人贗

語何衣春書不及米特詳往往勝之者未以法黃以事耳

第十卷 大令書吾皆托往江州矣不足至分張帖元章諸君

子謂為長史藏真所吾不能辨第謂長史藏真去此尚三

舍耳今觀但失草則此結構同于大令劉 村黃長孝所謂

中呈觀建日本得晉泰始日年以此論書之論示行之之書

章體勁通發縱出自餘子常以為快也

右弇州山人稿

諸家法帖書論

第一卷

瑞匡山石渠澳為有半書不知作者佳為至黃常特府相柱

庾翼善作草是章帝時已有草書矣然千字文者乃梁武帝得王羲之所書千字使周興嗣以韻次之時南平王偉令蕭子範亦製此文參逐浪釋辰宿一帖與嗣文也豈得為漢帝之書和歐陽文忠以謂前世學書者已有此語不獨始於羲之今急就篇之類尚有存者其詞為古讀之不問可知為漢人之文與興嗣所作殊不類也文忠此說殆亦可疑淮海集

第二卷

晉武帝王渾王戎王衍郗愔陸玩桓溫陸雲謝安謝萬等十四帖武帝王戎書字有篆籀體氣象奇古墨色如漆而郗愔

一帖即閣本法帖所載者昔使王著取得家書與閣下書雜揉此卷中獨取諸兩行餘在所棄寳章待訪錄

第三卷

陸士衡平復帖其書極似索靖章法始知閣帖所刻陸士雲書亦後人為之蓋是古也清河書畫舫

第五卷

法帖第五卷有斯篆十八字米南宮云未知何人書黃秘書篆法帖刊誤云案其文乃李陽冰篆王溫所撰明州刺史河東裴公紀德碣中字米云不知何人書蓋未見此碑也按書

考古精確類此然秘書又云自蒼頡至程邈書皆偽史籀書傳後世者岐鼓耳今此書云揚州某思德系字殊無三代體製其辭皆唐人筆亦乃未盡蓋所為史籀書者即此碑額中篆也殆乃碧落碑第二字唐篆也陽冰蔑變碧落碑故用之秘書以為揚篆殆未考瀛州琵琶三字皆在系郎此字之本伯無易字疑以明篆豈而成之特以大為小豈秘書卻未考此碑之額耶若謂篆與三代體與其辭皆唐人筆亦可為精鑒矣攷姓佚

此稱古文者皆蒼頡遺法也古文雖非科斗書而世常謂之

科斗者以其類蝌斗爾此帖還以蒼頡書而了不與科斗相類乃近大小二篆蓋可疑也秦淮海集

尤可疑仲尼書者吳季子墓銘也銘在季子墓上其十字徑尺餘唐張從申記云舊本湮滅開元中玄宗命殷仲容摹搨其書以傳至大曆中蕭定又刻於石此小字者蓋後人依倣為之者也歐陽文忠公謂孔子平生未嘗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其歷聘諸侯南不逾楚推其歲月蹤跡未嘗過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非古簡牘所容然則季子墓銘其真者猶疑非仲尼書又況依倣為之歟者秦淮海集

史籀之迹惟岐陽石鼓文李斯之書惟泰山詔爲真蹟二世詔嶧山之碑近世傳者出於徐常侍是英公家乃唐封演已疑非真杜甫直謂野火焚棗木傳刻耳不知此謂史籀李斯二帖者何從得之也今漢碑在者皆隸字而程邈此帖乃是小篆觀其用筆豈敢遽信以爲秦人書米芾海岳

劉涇得覽王貽永侍中孫爲守得篆帖一卷乃唐學究李漢琳偽作也李帖又有李氏衞帖云衞稽首和南近奉敕寫急就章遂不得與師書耳但衞不能拔賞隨世所學規摹鍾繇遂多歷年二十著詩論草隸通解不敢上呈衞有一弟子王逸少甚能學衞真書咄咄逼人筆勢洞精字體遒媚師可詣晉尚書館書耳仰憑至鑒大不可言弟子李氏衞和南此帖比今閣帖字爲多亦其所擬也次無名帖次郗超帖亦摹在閣帖中次陸機衞恒帖衞亦摹入閣帖也皆貞觀間一種偽好物宋米芾書史

第八卷

敍者書畫既成與從師嘗閲數日內史似王廙書乃云此郗之類不郭掛至於此謂更帶非從一條不知何以爲治自非常才所涉吾無故命更而記其數恨無復文蒲文人事諸記

亦未見此都與行小差須日當何理此帖刻在江南十八家帖中本朝以碑本刻入十卷中較之不差毫髮宋米芾書史

第九卷

此帖第九卷大令書第四行內面字右邊轉筆全不成字正在石破處俗然可見今乃無其面字下一字與第五行第七字亦不同又第七行第一字當本行書正字今本乃草書心字筆法日俗以批難之合之所見多非舊本悅生堂錄

法帖部十

錢塘　倪濤　撰

絳帖卷一

蒼頡書

二十八字

述異記云頡墓在北海呼為藏書臺周時有其書莫識逐藏之書府至秦李斯識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漢叔孫通識十二字杜子美云蒼頡鳥跡既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則頡之書亡以矣周宣王時史籀變古文為大篆李斯又變籀體為小篆作蒼頡篇謂之秦篆斯所作篇首有蒼頡二字因以名篇非能傳頡書跡也頡之文字一變於籀再變於斯而絶矣此字疑是楚書前代譯在中國楚書無數皆隸書見多集與此同

夏禹書十二字

子望行齊春　尚

禹時用科斗書韓退之詩云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科斗拳身薤葉披鸞飄鳳泊拏虎螭事嚴跡秘鬼莫窺道人獨上偶見之山海經云衡山一名岣嶁禹巡衡山昔得金簡玉字之書迺得治水之要今祝融峯寺猶有禹刻碑當是此時書也

南嶽總勝集云有人嘗至岣嶁峯　跋龍跡石上先秦

岣嶁意必禹書之神靈此類小篆可見杜安與蒼頡書皆一手偽作也

魯司寇仲尼書十二字

有吳君子之

世傳仲尼表季札墓云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真唐張從申跋云玄宗嘗命殷仲容摹搨大歷中潤州刺史蕭定作季子廟重刻此碑傳至今予按魯昭公二十七年闔閭弒吳王僚自立

季子聘還復命於墓（哀公十年　伊吳伐楚）官後不知其所終望覽以季子冢在毗陵縣暨陽鄉至今吏民皆祠之歐公云考仲尼歷聘不聞至吳又其字特大非古也墓闕題字唯東漢有之皆作分書若劉文饒王稚子闕之類又水經載胡敬將軍野比干冢前有石銘隸云殷大夫比干之墓今已中折不知誰所識亦當是東都耳洪氏隸續云西都碑碣皆是篆書又按西都墓碣亦多是篆書某人之墓以此辨之季子墓題必是西漢時定人所刻慣李子之賢故曰嗚呼孟㬢壁藏書文皆科斗商周彝器（此用）刀書此是篆書又雜小篆決非仲尼所為後世好事者傳會耳予

考篆文崩乃君字或曰季字非也漢神爵鉏鉊郡字正如此以
此知其為漢篆也當碑尺十字皆大尺餘此字小惟有吳君子
之五字同餘更大異復多二字尤見其妄秦少游云季子篆銘
其真者猶疑非仲尼書况依倣為之者

史籀書

歐陽棐易惠系

衛恒云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
世謂之籀書韓文公以石鼓文為籀所作不知何據夾漈鄭樵
云籀與古文用刀書故字畫首尾皆銳秦篆則漆書故字畫首
尾皆齊石鼓之文其端皆銳以此知其為秦篆非籀也然想之
說亦未為盡詛楚文秦篆也而用刀書汲冢書古文也而用漆
書先秦鍾鼎固有刻者矣秦漢兼用刀筆故有銳者矣雖石鼓
之非籀不在是也古文轉折圓無圭角秦字轉折方歷代承之
故漢以後篆皆方至唐李陽冰乃以鍾鼎筆法書小篆故轉成
一家也今石鼓字方與詛楚同是為秦書明矣非籀也况此也
字乃唐人小篆耶

秦丞相李斯書

田壽耕稱為政恭門而致法今使父子為獅侮

米元章云不知何人書黃長睿云乃李陽冰篆明州刺史裴公
紀德碣中字此摹十八字為冰書與録秦丞斯書傳至今者有
大山刻及秦權衡斤量銘乃弃不録

秦程邈書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
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其致之天無以清

付恐敬

今人稱隸書為隸古非也書序所謂隸古書者古文今文之
間隸為今文古為古文漢靈帝時劉陶刪定古今文尚書是
也隸書始於程邈衛恒云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
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之予按書有八體秦漢所常用者篆隸
耳秦漢書篆之趣先漢士大夫既不以書金石成靈之際
始書金石矣楷者隸之捷也始於上谷王次仲至魏晉方盛然
亦不以書金石也章草者楷之捷也始於杜伯度章帝愛之因
以為名此包愼之書也予謂古文生籀籀生小篆小篆生隸隸生
楷楷生草每降愈捷漸使行吾云隸書今之正書也是知隸與
楷本一種而有波磔者為隸無波磔者為楷然古人總謂之隸
後有行草所以正名之故書家不謂之真草而謂之草隸書不謂

之與書而謂之隸書史稱王羲之尤善隸書是也洪文惠兄弟
以漢人所書為隸魏晉以後為八分此説非也杜詩云大小二
篆生八分張懷瓘云八分者王次仲所造既言次仲作楷又言
造八分則知以隸以八分以楷以正其實一耳自漢以後析而成
一家南北分裂隸又分為二體北方一體則魏受禪碑是也
南方一體則吳天發神讖碑是也盖魏人專法中郎方勁可愛
吳人雜用篆法奇古無倫爾後北人多用魏體南人多用吳體
皆有碑可證末晉之末道術盛行符籙所用皆作吳體至唐則
目總為一耳　國初以來多作唐體自歐趙著錄漢刻士大夫

始重漢而非唐唐體誠拘然漢刻亦有工拙不能皆佳也此帖
雖無波磔謂之隸書亦何不可若以為題書則非黄云自晉題
至程邈皆備
又按周越法書苑丘光庭云左傳亥有二首六身如布算之狀
古文亥作㐪依此語則春秋時已有隸書矣酈善長水經注云
臨淄人發古冢得銅棺前和隱起為隸字云齊太公六代孫胡
公之棺惟三字是古餘同今書證知隸字出古非始於秦而邈
推廣之耳
古法帖

知賢弟至念晚寒想佳之傷歎至明永淮南壽春寫帰
道長體氣已以小勝明日得此書大都尋常新婦
書者物示諸也散騎二君何時還兄子皆佳能數為也
此帖乃王大令書筆勢可見所稱散騎任敬陵也大令帖云流
新婦勉身得雄散騎殊常喜也詳見山字卷
孤不度德量力欲伸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至昌蹶
然至于今日志猶不息君謂計將安出亮曰董卓已來
豪傑並起跨州連郡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
而衆寡然操能克紹以弱為強今日擁百萬之衆挾天子

而令諸侯誠不可與爭鋒也
右蜀昭烈與諸葛亮問答其事在岳字卷大令書中宋云亮書
開孔山谷以為兼致之實跡之矣黄云此是少書似豹奴帖予
按二帖雖率草未為精家又數經臨摹大小不等且妄增前史
文殊無義理與豹奴帖皆非逸少筆法逸少學皇象章草當不至此
斷移屋近西墻徹拔裹地成大寛擭裹起小三架如步
廊政可一丈許得使二家而出入作門閤也此屋之東
故應作墻直步廊一壁大柴空閤中彌直移三間屋故
當不甚難重複粗盡自如別耳

足下既即意遺閑暇亦當忘暑耶遊臨陳數至對吉卿
以吾今年病垂耳始小差大小今度病略忽移日耳每每
每深望遠言慰問餘慨然玄日共聞可與吾今田書使
既即直人理略絕何緣復有周旋理長史斷問亦不憾
鄉惟公事時相將望耳吾面促迎至今不著下可辭計
至故應必有秀但不知好惡如何耳須得

此二帖米云年中散書後有欣白字黃亦以為中散書非也此晉帖耳所謂玄謂吳興大守張玄之或會稽内史謝玄所稱長史謂司徒左長史王濛或是大司馬長史王祖之或是司馬左

長史王欣皆晉人也以此推之乃王徽之輩書耳欣晚出非欣書也按幽明錄見皇象急就章諸家釋志皆為忘蓋忘㞐皆非以上文尋之乃忘字耳張芝帖中請忘不忘上亡字亦如此下心字作二點劉次莊又釋作竟可怪釋有秀作有香亦誤謂秀才隨上計更至也東晉諸州舉秀才一人既不講習遂生所聚故至者多稱疾而去帖中好惡如何似為此憾古感字怯素云章不憾張亦同劉釋作憾尤非

黃云王世將帖後兩表極古悟能傳鍾氏筆意而右軍學之也表中云順之勿　案顏氏家訓云世中書翰多稱勿勿相承如此莫原其由或有妄言此忽忽之殘缺耳說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旗蓋以趣民事故怱遽者稱勿勿僕謂顏氏以說文證此字為長而今世流俗又妄於勿字中斜益一點讀為忽忽字彌失真矣按祭義云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注勿勿猶勉勉也歟覺之貌杜牧之詩浮生長勿勿是知勿勿出於祭義古人詩中用之不特稱於書翰

何氏書

按老殘年西崦已逼恒慮僭忽歸散塵壤盡不冥滅竟不一言以此在懷預為其備於茲路唯有懇心他餘不

能有益年將八十可以意存缺望長存何可得也道大難必情見善從善如登見惡行惡如崩必須策意惰勤精進愛日惜力乃可獲耳若聲飲亂不苦相耳把便生異談速自辭吝取竟勿滯留也十六日去留承情故當所爾餘散帶停歲積故切思歸三月下旬還非賒也叙不遑兩路行乃叙絕傷心

黃云何氏書若曰如何人耳或以為性非也米云是歐率更今書按法書苑祭史名詢長沙臨湘人唐正觀十五年卒年八十五此帖有年將八十之語詢書明矣詢墨蹟今世尚多筆勢皆

如此。

琴琰書

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漢祚衰

此兩句琰所作胡笳曲辭。琰中郎之女，因董卓之亂，為胡所掠，在胡中生二子，曹公贖琰歸至洛陽，見胡雖而念其子，作胡笳十八拍。琴家傳之，作手劉穆作祀，此易曉右旁先後後乙字祀先乙後祀，多作山谷云：琰自書十八章極可觀，不謂流落僅餘兩句。亦似斯人與世恥以予觀之，殆是衆後一帖一手偽作耳。

衛夫人書

衛稽首和南近奉勅寫急就章遂不得與師書耳但衛隨世所學規摹鍾繇遂歷多載年廿著詩論草隸通解不敢上呈衛一弟子王逸少甚能學衛真書咄咄逼人筆勢洞精字體遒媚師可詣晉尚書館書耳仰憑至鑒大不可言弟子李氏衛和南

衛夫人帖與和李懷琳偽作，竇泉述書賦云：踈康絕交書七賢帖亦李所偽也。黃云此帖尤踈謬。梁蕭子雲於武帝敕云：臣昔不能拔賞，時所貴取蔡手敬多歷年所，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十許年始見敕古論書一卷，高略筆狀，詞敘字體，如嬰子敬，全範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此偽帖皆竊取子雲敕中語，稍小改之，遂失其句讀。又衛夫人乃李矩妻，李充母，名鑠，字茂猗，與師書自當著名，不當稱夫族及姓也。以數事考之，其偽不疑。前輩論此帖，以其敘字從力，館字從舍，為偽，未中其病，蓋自二王以來，謂字甚多隸為隸，衆為衆，白二王筆自製，不可據此定真偽也。予按懷琳字跡少經藉，與此不同，此似非懷琳自作。觀其諸字皆楷而不可言三字作草，必是集晉字為之。法書苑云：夫人是廷尉展之女弟，恒之從妹，中郎李充之母，充善楷書，妙參鍾索，此聖善之

教也。夫人既是恒之從妹，書安得不佳？王子敬年五歲，神清明悟，已有書意，每從諸兄造焉。夫人自書大雅吟賜之。後右軍亦嘗贈繇羨較云：夫人見右軍小時書，語太常王策曰：此兒必見用筆訣也。吾見其書，便有老成之智。因流涕曰：此子必蔽吾書名。乃陵云：學書須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其傳尚矣。

懷素書

右軍云：吾真書過鍾，而草故不減張。僕以為真不如鍾，不及張，所為世之所重，以其能懷素書之不足以為道其言當不虛也

褒袁此言似訶右軍筆意不此阮籍臨廣武戰場之歎也孫過
庭云伯英不真而常不草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擬草則餘真
比真則長草雖專工小劣而博涉多優並謂此也唐太宗謂鍾
書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心摹手追右軍而已庾翼與
箴伯英章書十紙過江亡失見右軍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
與大宋在前其言如此過庭懷素從出其右如彼何也

張旭書

足下晚復不知疾痛如何深極憂難比也上下安之必
得絫卿得足下十五日問為慰僕前患差張旭書

此兩帖非旭亦非合作世所傳千文最甚今秘閣有二蹟其一
佳

辭帖乎一　月

懷張芝書

知汝殊愁且得還為佳也冠軍暫暢釋當不得極蹤可
恨吾病來不辨行動潜不可耳
終年纏此當彼何理耶且方有諸分張不知以去復得
一會不講忘不忘可恨汝還當思更就理一昨遊悉誰
問故數往虎丘不此甚蕭索但希時面問行藥微數處

看過還復共集散耳不見奴粗悉書亦見右軍彌數論
轉故也
今欲歸復何爾報之追不具物散佳並侍即卯古別事
有足過謝受勒
二月八日復得都陽等多時不耳為慰如何平安等人
當與行不足下過彼與消息
八月九日芝白府君足下不日秋涼平善廢悶彌遠想
思無違前比得書不通西行望遠懸想何日不想指業
淒涼不當行李又去春送舉表到吳為須待伴比故遂

願足有緣復相聞念食自愛張芝幸甚幸甚

太平興國中詔天下搜訪前哲墨蹟圖書先是荊湖轉運使得
張芝草聖帖以獻此帖是也按芝字伯英弘農人也家之衣
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號怱怱
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當仲將謂之草聖此五帖佳一真
不知以去以與已同蘭亭以為趣或作此非講志或釋作竟
非也竟字當於德字卷初帖有之
長云五帖皆張長史書黄云張祖希亦之筆與大令同時當是
長史書二王帖辭耳予按續晉陽秋張天之嘗為冠軍將軍又

按世説王東亭與張冠軍善既非吳郡人問小令王珉以東亭
作郡風政何似答曰不知治化如何惟與張祖希情好日隆前
兩帖所謂冠軍與暢角祖希時兩數往虎丘寺詩似是同作吳
郡時帖以為伯英過矣顧曾公亮立寺詩云拾已向珣珉且知
珣又當為吳也從兩帖云侍郎者郗愔也郗陽者王廙也當是
右軍父子帖以上四帖皆經長史或嚴真手臨藏錄閣勁如篆
筆所謂錐畫少者也長史嘗以此法授顏平原平原授藏真柳
公權皆得之近時惟　思陵獨擅其妙
和五帖章草高古可愛真伯英之妙蹟不日秋京諸家皆不曉

不日二字伯英既是弘農人則送我至吳陽應亦有之吳陽岐
山也山谷云此書絕妙無名者信然淳化官帖十卷除二王書
之佳者外惟有張芝小草皇象甫帖鍾繇宣示帖王廙二表而
已箇伏膺於此四家亦足以勝唐人矣

後漢崔子玉書

賢女委頓積日而此為惡熱心今已極佳足下知彼
度今有信未數附書知聞以解其憂

崔瑗字子玉後漢安平人善小篆草師杜度衛恒云章帝時時
度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字甚安而書體微瘦
崔氏甚得筆勢而結體小疎此帖附書知聞是唐人語筆亦不
古子玉書有張平子碑傳于代

吳皇象書當在鍾後

文武將墜乃俾俊臣獨我皇綱董此不虔古君子即戎
從身　始其果毅尚其桓桓師尚七十氣冠三軍詩
人作歌如鷹如鸇天有泰一五將三門地
臣象言頤閣溶加以年老忘百乖機無所聞宜將家
哀偽殊異之恩安感騎東之惟思之無濟和足使忘
躯命榮觀足以光心將延望翹翹念在效報而所走垂

須臾何才力以答斯恩惟尚有措近趙走史過首責尚
尋天恩智方當致戒無任翔受引領天惟
望象吳人字休明前一帖乃爲後漢東觀校書郎高彪送幽州
督軍第五永箴其文曰文武將墜乃俾俊臣整我皇綱董此不
虔古之君子即戎忘身明其果毅尚其桓桓呂尚七十氣冠三
軍詩人作歌如鷹如鸇天有太一五將三門地有九變丘陵山
川人有計策六奇五閒云云蓋已有其文以至於尚也此
以明為帖以呂為師蓋並非作史同晉代傳昌覽晉評耳當以
此為正又一之字忘誤作從戎是傳說然書跡妙絕亦為章草

之冠

魏鍾繇書

尚書宣示孫權所求詔令所報所以博示逮于卿佐必
冀良方出於阿是芻蕘之言可擇廊廟況繇始以疎賤
得為前恩横所盼睨公私見異愛同骨肉殊遇厚寵以
至今日再世榮名同國休戚敢不自量竊致愚慮仍日
達晨坐以待旦退思鄙淺聖意所棄則又割意不敢獻
聞深念天下今為已平權之妻貿外假神武度其拳拳
無有二計高尚自疏況未見信今推款誠欲求見信實

懐不自信之心亦宜待之以信而當護其未自信也其
所求者不可不許許之而反不必可與求之而不許勢
必自絶許而不與其曲在己里語曰何以罰而以毒何
以怒許不與思省所示報權疏曲折得宜神聖之慮非
今日下所能有增益者然文若奉事先帝事有數者有
以於此粗表二事以為今者事勢尚當有所依違願君
思省若以在所慮可不須復貌節度唯君恐不可采故
不自拜表已敘日安居附其情事長史奈何松等荷勅
示情項泄亦難可言都還未卜聊示反中郎相憂不盡

心感遠懷近增傷惋所見荒母子哀號使人悄悲

楮遂良右軍書目有鍾繇宣示帖一條山谷云繇書大小有數
種宣示獨善此小字又云鍾繇書有十二種意外巧妙世所傳者
乃右軍臨本爾袁昂評書云鍾司徒有十二種意外巧妙絶
倫多奇又云鍾繇如雲鶴遊天羣鴻戲海行間茂密實亦難過
耶以此言之十二種巧妙乃鍾會耳非繇也又按法書要錄梁
武論鍾繇書十有二意謂平直均密鋒力輕快補損巧稱非前
所謂也王僧虔云亡高祖丞相導愛翫猶存肆鍾繇尚書宣示
帖衣帶中過江在右軍處右軍借王敬仁脩敬仁死其母以脩

平生所愛并以入棺真蹟遂絶止觀御府所藏乃右軍臨本閣
元中題大令所臨白騎遂帖在宣和家國朝刻之淳化帖豈
蘭亭之外此帖使己為實在樂毅論之右也但今人不能研味
耶世徒右內含戎路力命白騎遂帖當樂毅五帖近世汪氏
有淺　復帖云是鍾書當别有乎此不載
汜母子等語二王帖內多有未云答梁人書非也余觀松即右
軍帖所稱松也郗王獻之婦也中郎郗曇也字重熙當為北
中郎乃知是王右軍書爾亦安得為答梁人書
宣示帖云昔與文若奉事先帝苦說為者以在所慮古文以已

亦漢書云是時僕兵以踰句注亦然故不復白白字下有兩
點古白字即丈皆然此帖黄初二年作是年八月孫權奉章遣
子登等還魏故以權之委質也

晉丞相張華書

得書爲慰僕諸疾已甚整四肢歸還乃走以將人反

不具張華白

右陽張茂先紙秋司空非丞相也唐世已無書跡此帖僞作應
惡多俗氣與李懷琳所作七賢帖同其末一筆皆下垂也

晉丞相桓溫書

大事之日僕在都省無所便見觀營又討時事也丞節
即來已共言無餘所懸營諸相共答是將粗當不耳僕
無所從治庶意

按晉史溫領荊州母孔氏卒上疏解職欲送葬宛陵詔不許此
云大事之日僕在都無所復見觀營是也還師往來者溫使人
迎柩所遣臺也諸相關答是行粗當不耳者謂送行的能奉張
已可以去官也無所從治庶意者謂不能有爲治軍政民事也
或謂溫是時在江陵不當言都殊不知古稱邦國都鄙左傳稱
大都三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後世稱軍爲都所謂兵尚都

順子都是也陳去非釋治庶爲酒席殊無義理述書賦云元子
正草厚而不倫若爲翰墨由帶真諦似山林之樂直非王常之
能親信然由與猶同

晉丞相王敦書

省示具卿辛酸之至吾甚無堪惻此事亦不覺泫然書
足下所欲致自處尚在殿中王制正自欲不得許卿當
如何尊亦天明往
卿白改訓情憎偶承旅承自何如頓小當損否始有應
不懸耿連宸惙滿悶不具王敦

山谷絕喜王茂弘此兩帖云僞或謂孫過庭張懷瓘稱其行
草無妙跡村迫摺寒荒危險此蓋彷彿矣懷瓘又論王會稽羲
之草書第八在世將王廙茂弘下若然何足以壓右軍廣別有合
作者山谷云足下所欲致自處尚在殿中諸家多作殿中字雖
謬夫山谷爲復十七帖中殿字與此不相遠也孫家劉釋作殿

懸

晉丞相王敦書

敦頓首蜡節忽過歲暮感悼傷悲令　想自如常此苦
勝㾓憒憒得示知意彼不以悲王敦頓首頓首

王大將軍書極佳不論其人乃可保惜嘖嘖劉誤作怏怏

六藝之一錄卷第一百三十七

錢塘　倪濤　撰

法帖

雜帖第三　之

與太尉宋元憲書

元憲嘗出書謂先以媛乃作飢也以余之所令作之文

發說今作稱作跋皆有可疑付之正本

奴曾氏又有唯工能呼母為媛此當是名小已耳王曾叟亦

庶往回大時與右軍帖名右軍人進吏捐於世在前州縣都下

人嘗云小乙尺家往學學是以書可令下筆之題此外試云

右軍是大元子元現天題目元也

寄車騎府中史某書

故吏從事中郎史某只再事判趣非何非所使欲責

孟昌門消大是上事更可報大為作也要皆出情不敢

中錄事中郎共洋是引日恨無留說不罪不罪

已向其參議兵陽肯往自任今可余可及知足下何

知各之勞何輕更復非不足下須強力執者別時

史某頃之以未嘗為開說府從事中郎嘗有為到題其大守二

年八月王敦以刑名後合謀入朝兵犯天人之危此是後也尤甚

又几公當是其從兄欲答也書在此時否也

第二帖疑作

晉太宰王茂長書

十二月十六日見頓首揚有戚有感懷策尽切想承平

安吳芳選建不凡也去損首損首

述書賦云長史學散既從而沐夷王丈殊方編獨竹如曲騎為擊而天中因唱答於古堪此帖所可知茂宇長史通作茂長亦非

一簣山房叢書　卷第（二十七）　二

晉侍郎杜預書

十一月十四日預頓首戚悲已以別又至四其游道遠

書閑有兩閣得來也知有思中有文若甘句

超政數段開想祖父自民云也且父如是不表言小大

云皆也文銳想也有傳致汁書信以建吾心也

杜征南第一帖筆畫稍雅而指辭非占當云式是工在人書第二帖政似大體此是泉第二帖直于玉帖同諸本往往帖亦傳也

晉王循書

七月二十四日循頓首秋月感思深得足示為慰餘

幾此後可不見失息以内不乎更須切勿書下意王循

參頓首

米元章以為王勃刻其之別傳之王敦張翼陸吳山第一流

當從于此與其事一手為帖

晉劉超書

超死罪白如命皆今方本末深任其逞受彼皇悲要建

白

此帖與庾亮第二帖同一手為書按超為人忠清慎書跡與元

一簣山房叢書　卷第（二十八）　三

帝相相乃超不能入文書述書賦云元帝之書筆可觀世論之

呈規仰佔世論超宇也此帖與元帝大引其可知

晉散騎常侍謝璠伯書

比於江東將兵不可卒得危苦甚意者而事慮日多

如此未受煙是已為惱

江東謂吳中也萬羽所謂江東之老者也此從右軍每時事帖

書亦甚似很也但唐臨失其精妙處下

晉謝莊書

每昨見分手日悲惠門當時乃雨大惡外不易遠企

忸怩諸治非求已斬豚取食復不可復日夜要勝弟至

王忠者皆不增動今作何治眠風不異耳指之承問謝

法自呈左僕射

謝道子當全欲子敦風氣殊佳宋史任泰多疾敬大馬司江夏

王兵參戎自陳兩腳痹疾服惡五月來更不復得夜出此所服

風不異耳當是此時書也及將蕭也論為左僕射遂十對士人

多歸之此帖當是與荊群臣知人送道之書

晉劉瓌之書

瓌之頓首頓首朱陽豈感到知有患耿耿如以自壓根

剌瓌之邑八分大令既不肯書太極殿謝安令瓌之以八分

題之此帖也其不與王書二十三日帖興其題之字

不相見力疾不比望瓌之

晉黃門侍郎王徽之書

得信承使疾下且之灼寧復可言會使諸往之下也

等湖水之疾下可見送復消也不然尋之往復攻矣頹

知吾遠懷不具徽之等告

右帖也君見十七帖之條之徽之所之歎之其有書情薄

世下二子未之書跡不得黃云集帖者不惟大諸子之全

而獻以坦之參其中豈坦之亦右軍子也殊不似坦之王述

子乃大原族右軍乃琅邪族耳謂史右軍兮謂其諸子曰吾不

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是汝輩不及坦之故耶

右第宋山陰湖水之長謝艶叫也

王坦之書

坦之惶恐言不知已與謝郎論坦之事未具意良未了

者入當訶不自束頓首之坦之惶恐言

此帖中言謝郎仍指謝安安為僕射時坦之為北中郎將徐兗

二州刺史觀其辭亦非徒為書合王氏之郎會稽王道子也何

以知下云惶恐言乃與將李者故耳第足不凡工夫似

晉王恂之書

恂之等白可言之使當患復何如既情但至等乎安討

使海以之應在道上甚道東五日動靜最甚遣好知復

小冷矣又以早晴不寧何上下悉安患反側之悲悵

之等白

恂之此帖或是大令書而直皆王氏女子大令要之姑以後

小字王右軍妹適曹者所謂曹妹也餘上下數帖之姑上下三

字蝕難辨

晉王操之書

操之等近得姨母書悲惑知乞年數問可不不得委頓

何息惻心操之頓首

此帖當是好事者集大令帖中字為之採碑甚後有意等字皆

小以熟觀大令帖方知其句集字也秘閣續帖中淨之自別有

爭時帖照此大概足了此為何華近字文末後一筆故此家摸

為上

晉王羲之書

八月二十九日告姜氏女問便報衣感近兆欲今增走

旦得郗中書書說女起雖安遂果遠懸心新冷遂何

以置佳耳思奇丞更不去憂之走不次羲之等書

岳史部尚書為中書侍郎人与帖母大守然姊夫王羲之息上

詳則此有見世之風情豈殺之勇也所稱郗中書即此也此

女以是姪之或微之女父子之承從其人姓稱閣用此所謂姪

氏未也但不晚古人人以女書而稱名秘閣續帖有微之與女

帖末云微之等告亦不可此其謝女然其猶于書乃云父告何

也予意已行之女古人以客禮待之故稱名如庄也今欲閣端

之分免笑書于傳今宜在當色身入公凡于姊妹身得此者

如此

右見以上子黄門當得其軌而體各不同是善學右軍人者賀

延年對宋文帝論其諸子自謂次得右軍則僧虔文度得臣義

獻得臣肉書木猶先也僕今以擬王氏諸子則言以之書獻之

得其韻操之得其體徽之得其勢凝之得其貌獻之得其源子

觀世撫真跡父兄未易作評乎也

晉河陵祭侯王邃書

大往不張深懷事云何是民對足不可時今知可大也

王邃白

邃書亦不落流俗可喜

晉征西司馬索靖書

七月二十六日具書靖白難數相聞不辭勞倦何王得

具亦知未云宅及升未東去展有附索靖白

索靖帖字皆作古體山谷云此字筆端意長殊不可及長山古

帖中有忽紀軍數十字分八此帖真云靖七月二十六日帖本

七紙晉平南王廙每寶玩之後永嘉之亂乃四疊綴衣中以度

江唐自川來永余在盧居得之疊跡猶存今可驗惟一紙耳其

傳失真與後之帖予觀此知得書考知前云已及升未東有云

云山也其者泰山郡蒙陰縣有云云亭所謂碑云云者也亦云亡者猶杜詩所謂春宅亦女云也計者上計吏也來東者猶詩所謂我來自東也後史所書如象封皇有從人未往者在云云耶凡數語人多不曉惡知其一二乎又況當以理會別為偽無疑下改為洵見索靖所書碑賦為龍之惑又為大行叔百安復漢下馬久觀之良後郎出因留其寄二日而後散行此君有邪得

晉侍中劉璞之書

亦知足下家學耳余今無核官惟甚不得下相用事也

卿出余復吾所得通得足下且當疏之公甚當思更往

余中卿情事也劉璞之白

劉璞之雖晉人有判於之大則耳璞之所書於石者於式中出於書自東至日中耕之得百五歲而得八十頁而璞之應封與余足見其祇此帖偽

晉中侍所事之帖學

帖山作信東　余益　又實宋與以符字二下招二

斗大書所謂物微意全者也力書不多紀贍頓首

黃石觀內微意全者諸不待見書知其偽予謂晉之儒不不作此帖當職驕時尚且不作專騎也一偽跡不可解者皆合不集去

晉太守殷蕘書

王僧虔評書云王右軍自書表上晉穆帝令蕘別題後答之右軍當時不別文復今帖乃云小人幾欲亂真此帖偽作可見

晉郗愔書

三月十六日愔白奉辭餘不自得不知足下平安為患面下知何由如何散之反鄉晩肯夏可之往馬言入數

之當入江南取之也

陸雲帖與紀瞻帖同一手偽作

晉中書令王恬書

問不知足下劇吾故不甚外之力不具王恬書

除承相手第二子書而得極佳實當時八皆不見真跡不知官帖何從而有二人書也

晉太守山濤書

侍中尚書僕射奉車都尉新沓伯臣濤言臣近啟崔諒史曠康史可補吏部郎臣三人皆衆論所稱

諒尤有山氣可以致教雖大化未可令千風向所勸
為益者多至以為宜先用諒然後事以副也
也賢昭中有山壽然已是李恢琳倘作此昭亦為若不恐是處
當時治外亦外也壽為令中都尉時未為侍中後為鎮北
中郎將鎮鄴乃入為侍中是為壽此見其無亦當為侍中令事
都尉時從是非所與實不應擬此三人為耶以此見好事者欲
託山公啟事之名而為之
靜然可曰天

晉侍中卞壺書

足下往不剋北中郎上復當誠又患至此在令事許改
定于後下何知此常爾令一人見也今欲勅書事亦不
欲且付鄉欲使早入人方之亦定白

晉從趙伯魚殘使君合房之方消書衷用

晉衛瓘書

晉安來自頃比日年時為可當疑既例寔增傷至於此
自非是頃二三月煩惱不能已已未欲自問悲酸悒悒想
不久可得覽耳執手斯以
晉安如刷增懷當必之類以上二帖皆雖古而書非晉世字文

部公府州縣有文行封

宋特進王曇書

昨復教正可然不及使為示可定如史增劇恐難為力
月未能令違公有亦今致耳王曇首和南
王曇首名此然有一字子而王昔逵之別才不覺其非釋為答
也曇首事宋文帝以太子詹事侍中卒年三十七當時稱王為
事本當為特進也

宋中散大夫羊欣書

三月六日欣頓首祭奠感摧切割不能自勝當奈何奈

何從去六日告兼足下沒何如鄉中日勝也今日齋
難復令自頭痛欲清閑輒須執筆增悅足下保愛書欲
欣何為手欣頓首
羊欣元年十二時王子敬甚知愛之更用著新絹裙書欣手裹
見之乃搦取絹而去欣書今工用此翻為王書處評書云欣書
是史一時捉之子敬以書尤為正乃不擇名者啟評書所欣書
以婢作夫人舉止羞澀不以真為自不盡力以正書也而史
稱其為張芝何耶欣自有筆精帖李子正此帖偽作謝縱云執
筆則然此亦執筆增悅下雖大小真行不同觀其筆跡乃一人

所作耳

宋太常卿孔琳書

日月未皓俯仰崩慟心肝分擗尋繹悽悵觸感罔極

思嘿、、自那地前苦奈何奈何念痛抑難勝得云

月二示知君所患故尔不差甚有憂慮想達此後何以

想已轉佳眠食極勝也善將之孔琳之疾患歎頓頓

恨鄉中轉劇甚殷憂未遂益收得何能扶力先罷不次

孔子孔琳奈何頓首

孔琳之字彥琳題入之字會稽人宋太常善草隸此帖綴連亦

可喜、蓋得其意者此亦稱其學者也大似右軍以前書未為自真、

行乃行草自章草自第王子敬乎十五六時以其心乃以行草

之趣別啟新體故當時風靡翕然謝孔之徒一時爭效而正行

之體壞矣蓋行草為書不假更於神運而不工於字但能行草

者便可為之知占之士不貴也自是又今書札之壞實由於此

蓋從是甚易良於是難人心易趣宜其書之不古其自後則以學

古為拘良可歎也今欲觀古人正行關未敬王謝帖之類是已

學者當知之黃門此帖收之首十二字佩以立行間則主筆他

者之以入行耳當依本為勝耳從王僧虔使球裁異種齊有數

郗亦有則未也自池之間、、字不可曉諸家作部本是亦居間

作如字雖失猶有理數其或作歎歎迷下一字不可曉恐是書

字父一筆脈收黃作州數恐是某夫

齊侍中王僧虔書

王僧虔啓匆忠鄉又瀕甚疾想痊定是門義情但見亦

遂統內新政難米數十萬斛負州俗幽寓今請作做此

馬欲移以乾撰庶得速辦其知便管更已有前啟謹以

啓關伏願聽許謹啓

王僧虔琅邪人書名冠代此帖雖甚小應夫舟簡籍自謂正書

節節入體其為篇未為甚善蓋以子敬以後行書不古吾儕人

多以子敬行書故於正書不甚用工也然蘭亭籍書許書言必

稽古未嘗以己意定高下又與參馬書校書之後方其言不誤

亦猶子敬自作必父當時人自重書不如此

隋智果書

梁武帝評書從漢末至梁有三十四人王僧虔書如揚

州王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奕奕者皆有一種風氣王

獻之書如河朔少年皆悉充悅舉體沓拖而不可耐羊欣書

如婢作夫人不堪位置而舉止羞澀終不似真范曄書

如貴胄失品次，不復排突英賢。王儀同書如晉安帝，非
不處尊位，而都無神明。殷鈞書如高麗人抗浪，甚有意
氣，滋韻終乏精味。徐淮南書如南岡士大夫，徒尚風軌，
殊不卑寒。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容未成長，而骨體峭快。
吳施書如新亭傖父，一往似揚州人，共語語便態出。柳
惲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曹喜書如經綸道士，
言不可絕。王右軍書字勢雄強，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
故歷代寶之，永以為訓。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如有神
力。狂曠平書如鴻鵠弄翅，頡頏布置，初其尤見向日。蕭
思話書如舞女低腰，仙人嘯樹。李鎮東書如芙蓉之出
水，文彩如鏤金。桓玄書如快馬入陣，隨人屈曲，豈可文
章。范懷約真書有分，草書無功，故知簡牘非易。皇象書
如歌聲繞梁，琴人捨徽。孔琳之書如散花空中，流徽自
得。李巖之書如鏤金素月，屈玉自映。薄紹之書如龍遊
在霄，遣綣可足。秦擬之稱，絕多大家行罪，好皇宋陶擬
墻盛象嚴志，其名名其書小疎也。狀風背喜化笑人不
知其當為家，又染舊筆以異事斷見董一時，即鍾司徒
書字有十二種意外巧妙，絕倫多奇。崔子玉書如危峰

阻日，孤松單枝。邯鄲淳書應規入矩，方圓乃成。師宜官
書如鵬翔未息，翩翩自逝。梁鵠書如龍威虎振，劍拔
弩張。伯英書如武帝之愛道，凡仙。衛恒書如插花舞
女，擬逸飛。余索靖書如飄風忽舉，鷙鳥乍飛。鍾繇書如
雲鶴遊天，群鴻戲海，行間茂密，實亦難過耶。
按庾元威論鍾繇書有十二意，均開千古，味求精益之妙，至唐人
傳其法，解釋太詳。此云鍾司徒書有十二種意外巧妙絕倫多
奇，未知是前十二意否。然則傳流之異，以元常為司徒，或司徒
又自有十二種意外巧妙，豈其父耶。
右評乃梁武帝令袁昂作，非武帝評也。書史云書要錄收此帖
首二十人，但列書者，吳書殊云袁崧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
欲退縮，為曹喜書如經綸道人，言不可絕。以此知前異以袁
崧乃柳惲，吳施為曹喜也。然兩書所載人名數各不同。

王僧虔	王子敬	羊欣	阮研
王儀同	殷鈞	徐淮南	陶隱居
吳施	柳惲	曹喜	王右軍
蔡邕	狂曠	蕭思話	李鎮東
桓玄	范懷約	皇象	孔琳之

李巖之　薄紹之　杜超　扶風郡王

鍾司徒　崔子玉　邸和李　師宜官

宋鵠　張伯英　衛恒　索靖

鍾繇

右三十六人古帖

王子史　王子敬　羊欣　孔琳

王僧虔　殷鈞　徐生白　陶隱居

吳施　袁崧　蕭子雲　崔子玉

師宜官　韋誕　蔡邕　鍾司徒

張伯英　索靖　梁鵠　皇象

衛恒　孟光祿　李斯　鍾繇

建大　蔡中郎　李伯人

右二十七人古書要錄

其已為人所借世無多本可較者皆畢對不同是右軍君子未行右軍前求得右軍又皆以能書名於書家者皆如此其書如此未為古也為右比字而求天和大致非習畢按梁武帝藏經亦二王書並多當使徹閱息右軍行狀不同是帖也

晴湖書帖

東吉欽附安州提林李超則去師臥學崇聖教重與三寶欲使一切生靈咸家國力去師捨龍虎以抗志去門專心講誦崇揚此典精誠如此不屬依從此引益果生當不許秀也誦奉持無如直今遺史人指定生意

清制帖當是吏事有更亂事當見唐吏事亦如此

米修書

自一接拜侍司和已允今細使同非小子之所動及也素賀前謝公事當發出變之道晦事勿始且追諸入匪報之定更何補報何從未已務存有報矣足下今可不

恠焉倚為今如前斯青之意又端潛不以威宄寧而今詐自屬不以撫已多而私負徘徊未致力謝就使定書何求有一也味息今次查野外事不定矣大部新修風物要常寺都之家交復相規它可退食人庭抑宄秘宜柳大師宗風化群聽且合放單分作戰後為然之士哉復皆賊五物合從水流湖之欲在傳新書以指宗似右對並史高遠遺徵侍世世忘者共無此思下下能貫試史其所為如何哉時聞其敘適目至錄此往異於人境耶戒以為吾可以慚叔又不關然則今日之事也倚

時見日際先語章惠漢馳騁不得一一來彥曰
米黃是述書賦云余俗李邕捷天中州李即王右軍後不如鍾
而體既未云僧于藏帶貴于人面而不休書作健體而例成欵
紙南人宋不取其書以為但作俗氣殊失天趣東坡山谷殊不
喜其文乃云其人不解此故狗書使不足觀前輩之去取不同
如此然而要之書家指柚終不可弁也

六藝之一錄卷第一百三十八

錢塘　倪濤　撰

法帖

晉帖平正　德

晉帖中此一卷皆晉代名賢之妙筆唯王廙二十四日帖謝安
後一帖是唐人所臨皆可以為師法

晉中書令王洽書

羲之白尋省來問念致爾勞莫以復改是何可具羲之
再拜

羲之頓首下孝禍未備哭念哀摧亡兄受之割異
念百年小有思念何因十百一上皆來進號泣摧肝心
心如抽肩毒州免不自堪忍酷當奈何痛當奈何重告
州至感增鄙絶筆哽咽不知所言羲之頓首言
羲之頓首言兄子悲毀不可忘懷撫人惟心羲之哽慟當
復奈何奈何羲之頓首言
羲之白面感塞不成伏承以往殊之勞□不具王羲之
拜

王領軍敬和丞相第三子右軍之從兄也王仲寶中書令領軍

謂右軍四弟書乏不成季度書引令非右軍領軍不示王令翁
決鍾分今觀此帖筆意開張真不在右軍下也

晉司徒王珉書

珉頓首頓首此年垂盡此恨無劉不自勝奈何奈何尽
切體中此何似耳已差疾之不差眠食以慶未盡當

不次王珉頓首頓首

十八日珉白此二書想至未見過問想情不適此可不
辱疾故耳受未乃易不悉王珉只問何如從故問與
力書不次王珉頓首頓首

上下何如從上下上下大都愈也得書至之今具　令
八大耳令此月盡至廿四日見王大何日欲必趨鄉才辻
邑呵季宙下群相者令出亦已報乎至于家畢鄉丁祭
擬也八公作一頌美念可披其微也王珉府報

上下心珉令之手也晉行書手欲云東書如騰蛟騰人成騏
驥前代手欲為中書令故世謂子敬為大令珉為小令至時又
書不為司徒也書見欲引為卜筮洪元琳以王當雖行第四既元
宇王季當是人名注日者乃戊之日性達此也注是大將安石
昨必欲赴者幾二十五日同來十帛太以除此之除未有趣

時分今余得泉謂之題擇兼示小令此年帖今唐人所蓋與二
撰虎松三帖為一卷紙帖末云輔周司馬君筆勢婉雅與此間
笑此亦無復丘字

晉司徒王珣書

六月四日珣頓首末又裹感得七月書如聞更何如就
胃受乏力不具王珣頓首白

元琳即珣之字也次列在後帖中如此多矣上谷雲泉藏字當
住

晉侍中王廞書

二十四日廞白雅又白想恩以來行來日定復得示知
問示廞可生相見近又不多王廞白

廞頓首伏承以後五日節思下走肝心寸裁甘雪月
昨晨又奉被手詔伏承聖體御膳勝常以慰下情臣故
其別為風上須之勿勿悲思惠念每至何時得見面
不勝竹感深夫米別臣廞誠惶頓首死罪死罪
臣廞言昨表不宣奉被手詔伏承聖體勝常以慰下情
不審風齒後何如承姊夫人乃爾委頓今復增損伏惟哀
女悲痛益苦緊心注何夫則節王廞白

七月十三日告籍之等至日遣王秘書不書月行後事
念汝獨思不可堪居奈何奈何 因承不見便何如也所念
足差未懸心不可言何母家及一下也往試可行
疏如救郡要取未御他人且後具日發此列州聞不可
言今遣使來此反書不具何後會日消息無況
王世將是王敦之弟為平南將軍荊州刺史多稱為王平南敦役時
侍中吏為明帝師書為右軍父見上右軍前平南為叔父他後
二本真有鍾元常之賊洋洋余世別有全本後云其實是王廙
上此欠一行七月第二帖筆意清遠天下之佳書蓋六世將信

此其八帖真山谷云王右軍學鍾繇之真行皆得如此書乃能
好學者不可不少不曉諸天作也後有七字不
右人書為平如金書
寔則首頭首大楊紙皆也未見雖多筆性枯燥無別不
可壞將奈何何望遠不依紙以轉繳楚疑省頓
首
老郡雖非歷紋官帖為紙刻暫息六帖紙內之戊天八部令存
其三鑿字下有一筆損壞
與侍中郎情書

九月七日信報知得前知彌佳又憂悶今斷勝食
不許也雖將息何以更遣不具僧報
此書想悉遣日涼事佳不及數字臨報
遠近何他王右軍竟去不得白前千一節
想耗一令如前攸除何宮界那道祖教木岳王惟在
尚書下未見多日
山谷云郗方回書筆下成王逸之方回右軍姊夫書固當佳
第二帖似其文不省平即能也去謂千齡二字直用致除
王悟字?相于直風來行

與中書郎邵遠書
據太真足佩他況昔異明當是虛此文改念始頃不知
者在王上州當亦如以己之情可學者先安耳異且自
者今從云
按晉地理志右李龍未登而改念自號爲王據青州永和七年
龍以青州來降以龍爲鎮北將軍封齊公此中字改龍歸自以
此又按史庚元亡後之此成東建元之
間念歸遐為十許年不知何為有此書亦不不工
與尚書令謝璀書

須州民衛璀惶恐死罪中閒嘗欲笑想盡快在外累年
如示得還甚勞濫且至三十里上酒鄉度明日乃入
參詫欣承謁辭日白璀惶恐死罪〻〻

桓州民衛璀頓首下當有一通字古無桓州璀何乘安之人若
〻多頃在又在衛地了不相干也疑似宋時俱著前謀號一坐
二然雖嘗為的書合次於太保山公云衛中令嘗數往之世傳
書不復敢望其為也〻事語亦佳

晉黃門郎衛恒書
一日有恨知閒來而為歎殺七日云邾恒白

一帶雲根艸堂叢書　卷第二十八　六

恒所璀于其論四體書〻極有可見非後世所及也王廙稱之云二
衛書與〻評其優劣但見其筆力驚異耳此帖皆似天成亦也
上字卷

晉太傅東部謝安書
安頓首〻每念君一旦知弱復兒號慕斷事痛竭
深奈毒害可為〻奈何〻〻臨書悽悶安頓首〻〻
六月廿日具記道民安惶恐言此月向終惟祥變在近
號慕崩潰痛毒不可居處比年十七十八日二告
承故不知甚馳灼大熱膝腫疾何如增白記不具謝安

惶恐再拜
安石書不在大令下故不甚重大令書也六月廿日帖米元章
識跋當以為僧摹失真疑是山谷云道民安益事在十太道者
本乎多歎之安王閒詩謂不稱民也〻云謝太傅思跡開明可都
尉李公赦有之不作姿媚然足恨不見如此者於事又于
閒可若數人

晉散騎常侍謝萬書
七月十日萬告闊多違後〻大感傷之以不自勝奈何〻
時未及〻當復可之知道闊亦〻吾甚違動不亦足勞勞

一帶雲根艸堂叢書　卷第二十八　七

力及不具告父晚
萬石人在在安石下當時有傑安提萬之語書亦然〻皆謂之
二謝閒萬兒之手而小稱又告示得味之情跡處那自從大人
後益古人之簡文備人也閣與問曰
修明平六　山

晉王羲之書
山谷云右軍筆法如孟子言性莊周說自然從説横說無不如
意非復可以常理待之又云士人書去以為如錐畫沙如印印泥
見其鋒藏筆中意在筆前耳承學之人更用則學水手以辭

字中緊小紀使學字多拘忌只一律於　此要之右軍二十四學書之
長也
得表二謝書具爲遠表生與王都之意未此生更列之
懷否所也
表得之云二謝謂安萬表宏皆從祖兄此毛謝安亦曾爲退司
馬右軍當是得表謝其書所也之問常引有一字我意是東
郡表琦之與右軍謝萬同致眼水
不得臨川問其心不可言子萬之子東數有使還到千
問下之
一齋叢帖中草義書　卷第六十二八　八
六當要張十会戴吉軍所謂不僕有全爲州心孟右軍常之福
州也使及子子萬王庭南同是書云子萬與右軍不同時
然此言其手耳
賢曰贊林大都詩是然想小人皆往知賞祈求救想
予夏帝表也令君
實當是前見家之報予否六合賞置至是書要錄十各眼右軍
附語言小大臣告賢陳勝文云學皆奴書有中安皆若人也
又不能小痛以字古只求復於何尤人更政爲我之白
事餘理不也求之一條當有異不得得知自全領其論

之以悟其心
都真字運此右軍歸事爲北中郎將戰敗左官而亡在升平
五年山川右軍亦以是年亡也其時佳未知就此後耳是否
乘云又會此帖也謂仁爲猶異代第是爲北中郎二人相逢甲
世也陳所亦甚從此等大意是大同是以之仁義人生之超累
以事而出集求性命之理故曰求之內事當可異不又云有登
領其緒之以悟其心似不謂此接手謂郡悟與右軍皆從仙人
洋覽道此帖當是與道集而傳爲之餘子殊是人
行說設以從是月也見　此則至足大則前相道鳴而數
一齋叢帖中草義書　卷第六十二八　九
臨穀鳴對而橋我時寸八井爲世是也可以出言賤行
有得其給文開往
此帖云得山人之心是處得集甲年書是不自謂云先集人言
然乃之說生之非也乃曾自忘然是則守序中云來曾而行我
然以從下云自多書來是則從今且中之命終以爲傳此帖自
得字上根字下皆之相作學書者不從見當是集是以書者高
此帖子承不亦云自是月以下云殊不知行我下也爲矣予按此
惟其行爲在此言所以後書作其古事字
充曼取要至求惟前後前貫之際相當合何計

方不此帖傳非也任當經徐筆臨耳諸凡書小有兒女情事
此果帖右軍不聞有兒乃舉從耳

義之順前別剔摘文希與時長史嚴足下何如想清豫
耳彼使之暇復何致架諸督從就理當不味吾之弱疾
日就羸頓加復風劳得無急顧又勝未近東望慨然所
冀日月易得還期非遠耳果欲及吾閒在故思信忽還
可不一陳

山谷入此好事者戲為之耳書未為甚惡而以亂逸少則不如
可、如云吾之弱疾行就羸頓、皆懷素自叙帖語

日月如馳使康丹陽六月得松大作尔時郡以永惟非
隱情如切割不亦增慕一酸感

此帖似是右軍語未書要錄中不載此數語但多下同耳得松
似是王八兒又一帖樣在鍾繇後云松首隨動亦此人也

建安靈柩至慈蔭幽絕垂三十年永惟崇痛徹五內永
酬奈何紙由言告始以增哽戚之報

此帖是嵇在王頃由示傳寶有皆右軍帖學至今者秘閣為有
「十七帖軸另專入錦踏肖此似亦根本得見當見果本打勝宜
帖也此帖語亦見法書要錄

此諸賢粗可時見省甚為簡闊遠須異若少患而吾疾
篤不行數為歎耳知足下散勢小差此慰無以為喻云
氣力故亦復以邑但想散患得差餘皆以漸消息耳吾
補無一日佳衰老之弊日至夏不得有所噉而猶有光
務甚劣劣

散若何妥所服食散斯見大令帖

近月鄉里人書問至知敘已服敗敗令差不吾比日食
意如差而頓中故不差以此為至患至不可發力數字
令弟知問耳

右三帖書有頓挫錚錚雄勁真右軍名蹟、

逸少服書如此果是可愛張平不亡舉向才勤者
不知諸美何以當之然表紋未出不說
荀侯疾患想當轉佳非若然得勉此一役當可言先見
足不見今時無任可爰理

郗愔字重熙右軍婦弟按史稱愔北伐以有美為北中郎將而
美有疾剝延以愛為美軍可加散騎常侍頃之美徵還仍除景
為北中郎將此帖稱表故未出荀侯是想當轉佳若然自
勉學始知是此時作蓋美北伐時年二十八敘書以美在事有

能石故居以重任合卑所以憂也是時歷州刺史張平為河陽
不通斧平為穆帝升平二年六月也墨為北中郎將在八不此
帖石畢某年筆
小字史改明一一道於載書下安
修藏王孝之字振那人廣之部
恐類其翰書三十年百吾四々不知堪堪始終不終亡
唤他當復奈何吾甚要、此比加下
此帖手書未為佳然語見右書要緣當是臨矣
昨見君歡復無論然未善忘想當皆可耳舟中亦可以

蓋青患依周轉勝也耿々
黄公似是集元字而皆不相屬非也此乃一筆書或刊書數字
筆中分裂後乃筆於耳或作總許未許
夜患小差云強遣使入迭其為懷王叔之
此帖非純筆其帳為其或作似作與皆非此其字照然傳從多
不一筆耳孤遠是二人各錄之、會也省家解作論諸皆非後
卷期已至臨次道字亦如此
永之二道來之又引次參懸旦未患不能得往間懸他
情不宜此安比之四日人可尋其字殷若用行字領

收得今迎賢亦足得數張紙勞動書不悔耳謹此代申
不來擇智水
右帖未作擇智水不作托者皆知其非右軍書則又大令之書
亦不曉此擇智水字合取其筆勢類右軍耳山谷云是水部之
書之不識者以字觀之不類右軍智水亦不當作此部語恐書
也此異則在秘閣之與一帖同各題云右軍書未有弘白二字
甚明然可見其別無言亦當編入秘閣續帖以為王右軍書也
殆不可曉
與候既不已定甚盛冬至可苦患足下亦當不堪之轉

復知問王叔之　知走以當定是此子真以日為
足下甲當刊方合居
右二帖是右軍書之平々者
南侯佳在未果就鄉許必使耳安可寄信明云是傳館
各也詩解有當作孚
南侯似謂南是安可寄信或作安好非安也謂走是耳而字稍
猶非者之正是傳歸各以字般者入各也然者體不古恐身人
行手所臨就鄉許稍世是王大將軍許
知乃當有不佳者念足前毒而後行申當可否情懷反

理斷當
旦反想昔所苦犯差不致、僕卿中不堪况吟重循不
可言不知何以洛之憂果力不具王羲之頓首
右二帖皆右軍書反理斷當以理反覩而斷當也
未以自勉理有大斷其思論之会盡足下月乃更之足
下殊當憂吾故具字得
吾故具示得具字得字說々可讀
僕近得小園子殊佳致果雜樂未可設埭也演因行往
亦也比二處動靜故常患馳情於騎驗轉利處至好故

諸說反側永去至本集收每與喻餘可耳擇華直說故
下諸說不差所受實何以未從受字近乃急壁心居並
何為耶此猶未得甚集理行大抵近此無喻
右一帖本以為子敬書歸以為動靜以下方是子敬然予觀此
自是兩帖前一帖乃吾入書帖謂近得小園子僕因行往皆吾為
比觀其專舒乃與安西書同用一手所為耳後一帖乃是子敬
書鼓騎王羽也受樂華直王心內外子孫敬帖中多有承嘉謝
殘也
右與掖臨問或無疑脏閱不即肯者以此藥耽之皆良

蓖麻 巴豆 薰陸 石鹽 馬藺 松脂
六物急搗如米粒許其色及三分減一松脂火加其分
須用麁先刺去髮方寸以帛貼之藥當病上貼之周時
帖到上爛皮々生麻由和石鹽塗上當有黃水出為佳
羲之上
皆帖與須問則性峰帖有之黃氏政和丁酉六月一日丹陽東
君參文更是六宋字刺為漾識君時孚為使天水山國刻石
得一大石中空內有小石即此碑也人不未攷昨時堅之無除不
解何緣中有此碑殊可異也浪之父時亦宮丹陽得此拓本因

以見遺此之一峰帖是從是移字亦有不拙要之此本當在峰
刻前但不知何世何刻矣也又嘗在江州見晉有好事者于後
稍為於石微重慶程遠此文士之為石故是刻歲于石間理下
是恨世或以此帖為笑永與書亦未必然也其文皆臨此書從蘇
此疑子按紹聞嘗帖有水興亦會帖如出一手又其中有臨字
與此偶字相似如是虞韶可信又按晉武帝太康十年置江州
修晚則為池十郡以理餘事王氏帝咸康六年殺江州為兔之大
守在江州且更是由咸康之末耶是為也仍見部題帖
宋書作咸康六年疑誤當時竟近無作咸和元年

余昀平日予

小字既發凡為六書六書又發凡存去昀夫昀乃古人求正耳
況數經纂刻已失筆意、遂而就習之亦勝摹刻、亦皆好自正耳
諸更良昀校録本十七昀是也哉　今宋皇帝造集化閣帖十
卷自後有昀增刻出相　元本道簡書　鄭五峰　縣又別又拓
竹字世傳女刻諸帖大觀之類不可勝計要皆本諸集化昀集
化昀今雖得而諸家諸帖亦不為致絳帖傳亞今者、僅有三四
本、嵩師且昀刻為膝、余以重本久之所後更或屢睡補、然甚至
字畫本、為、實以相校乃知其有、四本也嘉泰辛卯余入越又

人未予大以平昀遣予歸向以之因為之本事釋文曰名峰昀
平於集化昀王者可求其閱因已真偽混淆名代與失當民不
惜、又從而封之如刑久怪王輔道刻與言諸人皆背刑昀亦不
知其非也世有劉氏釋之二卷山氏敘與昀一卷叙絳帖一卷
許用昀一卷秦氏總帖昀直解六篇米元章有跋昀一卷黄氏
泰刊其十而果其非秘是釋文一卷俞子才淳昀釋文一卷秘
閣有共昀字說二卷比有集絳帖字鑑二卷近日蔡邕有絳昀
釋文、卷并兒之一卷單以釋文一卷諸家惟黄氏所論最精要
秘於大略予因絳帖條而為之書綠之使覽者識其真偽、直其為

地於後元住昀書可為無益於貽君失若王著以卑吏為何氏
來故以代之為從人大夫以王理為然也以貴昀可手次刻之
以為每門以御以名、昀系修鄭諸如此類不可恚數存新王之
蓋昀雖小皮而上下千載臥雲史家為名作衡流酒考訂未詳
故皆其訂解釗其昀字解以從博識之君子嘉泰癸亥五月九
日鄱陽姜夔堯章序

右石刻字學總為延諸集閣右軍大令書室所著絳帖平
二十卷摘說諸帖參古人筆與鈔所借此諸不多世間久
所見日予求其書且十年不得見之東中有古書屋補

然有此書見之則有六卷今且然目卷見有文衡山李含
筆錢更王一氏刊書其為藏書可知諸帖之精如楷部小
楷六校宋本卷出現在宋時亦未雖校却在一良有七
六卷皆自有見本北求亦云有見止此且後十一卷陵之除
之天乎即時求之不得見之不事合在平之間公有何
年今始得此以從白石有靈是有人天攝延之不終重之
也　康正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後學林字學記

錢塘 倪濤 撰

法帖

淳化秘閣法帖考正卷第一

歷代帝王書

此卷既訂歷代帝王書則第三卷皆臣王敘亦王也不當列名臣內若以世序為差則陳二王不應在唐後若以陳二王為王故列於帝次則文孝王亦王也又不應在孝武前細之淳化草率蕪累處不可勝數即此以觀亦足知其人凡矣

漢章帝書 按張懷瓘書斷云章草者漢黃門令史游所作也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麤書之漢俗急就故謂之草書惟君長告令臣下則可建初中杜度善此書見稱於章帝乃詔使草書上事故有章草之目章帝知杜書之說亦是草之說也黃長睿云草書分波磔者名章草似此但謂之草書謂此書全是章體雖不工書可以識古筆法正可入得謂之非章草也但謂此為漢章帝書則不可耳 思陵嘗得右軍羲碑今毀缺乃摘一千字周興嗣次為韻語蕭子雲寫進始有千文之目安得漢章帝時已有此書周興嗣未集書豈有帖目

為杜度書度亦漢人決非是也或云即當年蕭子雲寫進始有而筆力雄勁疑駕元常此書筆柔弱俗之又勝趣當是俗手亂集千文字作為古體以眩俗目蓋收後文字破損等帖一手偽書且四年奉詔撰書為曲甚無足深論第一帖便以偽書先之他復何說乎 黃山谷云疑是蕭子雲之最得意者僕謂此書筆力已很殊之子雲書勁媚不唯非章帝亦決不是子雲書若果子雲所謂貫三得畢不失所望何必章帝始

坦寶貴手

晉武帝書 武帝虞失文帝長子宣帝孫也大觀列宣帝後最

是淳化置宣帝前宜以晉有武帝孝武疑不能辨故始置宣帝之首乎第一至於此 元章謂此為孝武書按後諸王帖與此不類漢王帝俗此蚊眉迎決知非一手書然此雖眉迎次亦非真黃長睿謂為後人依仿者是也 黃長睿云帖本故遣信還有得謂使為信故遣信帖 云信還不取答如舊云公至山下又遣一信見告蕭宗傳云荊州信去倚待陶隱居隨云明旦信還仍過取反凡古信皆謂使人也今之流俗遂以遣書為信不復知昔人以竟所謂信者皆使之別名耳 晉六觀後莊揮作既下決仍指自其其語

宿作且之劉作具具[illegible]似[illegible]劉作[illegible]到有寒到有定非意當
是[illegible]欲可可妥之字未可之[illegible]趣之語子作書旋脫字乃傳非心
盡有門法亦不足據其是否也
兩晉宣帝書　宣帝司馬懿也[illegible]七字甚王元帝於鄴建康前殿
宣帝使有兩晉之號亦猶東坡赤壁賦第二賦可稱後赤壁
第一賦不得稱前赤壁也　此帖既稱宣帝書則當云懿白
兩帖首云之白故未可定故長帝以為未詳按之字即古芝
字篆作㞢象芝草莖出之形後為語助所占增草別之實一
字耳此當是張芝書筆法高古與一切偽作不同王侍書不

能識別誤以為宣帝耳　[illegible]方[illegible]尚書當是晉刑曹尚書[illegible]
顏女和釋作外非末四字之曰即帖首之白字劉作之得顏
作云得亦非
晉元帝書　元帝宣帝曾孫[illegible][illegible]顧稱其家[illegible]英異用筆可
愛此安軍帖筆勢飛逸[illegible]之[illegible]力未甚[illegible]為偽作[illegible]是也秋
帖米老以目[illegible]偽[illegible]意[illegible]此五行風韻[illegible]前帖和[illegible][illegible]
目為偽恐太過　安軍帖[illegible]押[illegible]和[illegible]次[illegible][illegible]和但作
餘[illegible]是以書法且當是想[illegible]偶失耳　中秋帖[illegible]東兩段
皆施閣大觀[illegible]釋作頓首頓首[illegible]別頓但作頓首當以[illegible]為正

古帖[illegible]未筆引長便作直字如此[illegible]正[illegible]思[illegible]顧釋作[illegible][illegible]
左從木恐非把字劉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疑
東晉明帝書　明帝元帝長子諱紹性至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元帝[illegible]
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建[illegible]陵[illegible]徒[illegible]至[illegible]所此[illegible]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盡即其
[illegible]元帝後[illegible][illegible]祖文武之書故[illegible]次[illegible][illegible]行[illegible]書[illegible][illegible]絕[illegible]
[illegible]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然筆墨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用
東晉康帝書　康帝諱岳成帝弟此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厚有[illegible][illegible]一切
氣象晉帝[illegible][illegible]為之[illegible]變[illegible][illegible]不水蓋有天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稱益亦能激揚頡頏者矣　顧釋許[illegible][illegible]切[illegible]也

東晉哀帝書　哀帝諱丕成帝長子四行筆力古勁[illegible]有三[illegible]
風格　惜以[illegible]但顧釋作[illegible][illegible]帖王作但大觀同之[illegible][illegible]
也以[illegible]為王[illegible]釋[illegible]
東晉簡文帝書　簡文帝諱昱元帝少子以咸安元年十一月
己酉即皇帝位越十日戊午有詔大赦天下加[illegible]有差此帖蓋
即此[illegible]詔時[illegible]當[illegible][illegible]作人主此蓋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賜事者也明年二月癸丑亦有詔大赦[illegible]去即位已踰年不
得云慶賜故知此帖當是即位時事也　大觀帖闕[illegible]天下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六字大慶答三字右[illegible][illegible]事五[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顧釋作具具

純作王一一當以欽定正黃之祀祀字右從巳帖公作丕
初拓作礼黎本作以而更有目施偏釋作祀非

東晉文孝王書　帖目稱東晉文孝王顧云道子當是會稽王
按晉書會稽文孝王道子字道子則道子正文孝王晉諱思
世子名道生非道子也只稱世子並未稱王顧同不知文孝
即為會稽王道子之謚故誤為兩人　文孝王道子孝武帝
弟也君臣之等兄弟之差但當列孝武後李化置孝武前大
誤大觀移置於末專為宗後亂是

東晉武帝書　東晉武帝諱曜簡文帝第三子孝武也當書東

晉孝武帝但稱武帝誤　晉王諱叡元帝也宣帝為魏中郎
進之子仕魏關內侯武帝受禪封晉王以武帝泰始二年發
安得至孝武時尚有書乎其偽無疑大觀移置武帝前啟帖
後於世次為得然書法如是偽也　顧云劉次莊釋此得作
昨得非復次莊釋文自明帝至孝武帝六帖皆以楷書不釋不
審汝和所云又何據也

宋明帝書　明帝諱彧文帝第十一子休祐文帝第十三子晉
平王休範文帝第十八子桂陽王也宋史以祐為祐蓋史誤
黃長睿乃謂當以祐為是豈手書反不足信耶

齊高帝書　齊高帝蕭道成也帖目當稱南齊高帝李化但稱
晉高帝者失之北齊高歡初號高祖故知高帝之為蕭道成
成也書法筆弱米目為偽信是

梁武帝書　數朝帖與前晉王羲之等帖同是一手偽作長睿
以為筆勢紀純其偽不疑是也至謂此三帝草書當是李懷
琳偽作與七賢帖同亦是臆論今觀懷琳臨絕交書筆力爾
弱直擬右軍以此三帝帖比之譬若太山之與蕉壤不倫甚
矣　二謝庾謝字有失筆摹刻誤也大觀摹正

梁高帝書（帖目下書主一字）　梁高帝即武帝也姓蕭氏衍衍廟號

高祖武皇帝帖目既誤以祖為帝又以高帝與武帝分為二
人尤不直一笑帖目下當是小二字豈亦自覺其非故特注
明一人分為二耶至米芾以為齊高帝尤以未聯帖尾有蕭
衍字者尤荒率也　徐燮齋云帖目四字宜刪當併入前條
皆作梁武帝書　曾郢州書梁字也高祖下銜蝕鈦郢州刺
史　此與上數朝帖同是一手偽作筆勢頗似大令良是

梁簡文帝書　簡文帝諱綱武帝第三子此帖與上梁高
祖書如出一手其偽不必論筆云切不知也又其下本有意
字觀釋無之

唐太宗書　太宗諱世民高祖次子謚曰文書斷云書法受之史陵按太宗書全法右軍蘭亭而從楷自如不復蹊一切乳臭當其筆觸天造英氣勃然可見身化所以廿四帖大半以為高宗書乳臭殊弱云　黃長睿云第江叔帖乃唐文皇書高宗永隆元年七月丙申江王元祥薨即此帖所謂江叔也高宗多以叔呼諸父如滕叔不須斷謂滕王元嬰也以元祥為江叔正高宗書也按江叔高祖第二十子江安王元祥也以永隆元年薨則高宗此帖當即是年書但未知與何叔耳江叔帖注吞吞當是一一顯作其非帖末大觀有二日兩

字　兩度帖或以為是文皇與第七子祐書祐封齊王以貞觀十一年歸國明年入朝以安留京師帝親征高麗在貞觀祐反故書如此按祐以十二年入朝留京師三年十五年還州十七年謀反伏誅文皇征高麗在十八年時祐誅已逾年矣且此帖決非與祐書但不能定為與何人書耳　懷讓帖觀其筆法亦當是高宗書懷讓乃盧寬子唐高宗第六女長安公主之夫又書順之左編南嶽懷讓為六祖法嗣開元中與少門道一論坐禪學佛之非開元去高宗纔三十餘年或即是人氣候似少可當是氣候劉作氣候非　藝韞多材帖

黃長睿云亦高宗書唐書高祖第十九子魯王靈夔好學善草隸通音律帖所謂魯叔多材者是也藹魯王次子范陽王也以魯王善草隸故云藹以奉趨庭之訓早擅臨池之工也淳化以為太宗書亦誤　藝韞多材顧云韞藴通或誤作韞藴按翰墨第五作藴顧云劉誤作藴非帖末大觀有十五日三字　進枇杷帖長睿亦以為高宗書然未證實按帖中有川路既遠無勞更送之語則此書當與王蜀者高祖二十二子惟蜀王元昌自蜀王遷梁州都督貞觀時坐附太子承乾賜死太宗十四子愔封蜀王貞觀時以畜狩不戢發為庶

人惟蔣王惲以永徽三年從梁州都督正在高宗之初史稱其造器物服玩多至四百車發深覆奏為有司劾奏詔貸不問則此帖正是與蔣王書中云川路既遠無勞更送蓋其餽然護送輜貲不問而亦深以為非故微詞刺之耳帖是否為善之根想足怡神想諷之意隱然可見矣　良宴至悅頗云當是慰悅一作至非想足怡神劉正作想顧云劉作相非聊疏隸字顧作隸字劉作隸非帖末大觀有廿九日三字〻此上五帖惟兩度帖為太宗書餘俱高宗書此使至帖乃太宗少時書太宗書法蹤跡古法有倚杞一切亂象獨此一帖

風韻遒潤與諸帖不同又於帖尾稱名當是未即位前所作
不云信當是不知信劉作不足非今為凡邊當是今為劉作
今為非相去太近當是相去或作相知非寔情欲怛施作恍
何吧賂作怛皆未是類篇怛等貽切援也謂我懷常欲快也
善之猶云不一一耳顏作無足非 山谷云臨朝帖非後以
下當別為一帖 按大宗諸帖每帖末日有勅字自始而已下
無之且其書法亦與非後痛發無異仍當以合一為正
臨朝帖潛字無努字模搨有誤 雅州造帖按貞觀廿二年
冬十一月雅眉邛三州獠反先是當以從東之役蜀民不預

徵發百姓富庶至是將再征高麗遣使三州造船役及三獠
皆是嚴急故是三獠皆反帖云只為造船急所以如此者是
也 雅州或作雍州非劉作雅州尤誤方發兵按吏甚當是古
刻時失上一點耳或作一方二字尤誤 八柱承天帖玩其
筆法與答進枇杷帖正相似亦當是高宗書長睿偶未及見
耳 小歲子靈當是之靈帖失度耳顧因釋作下誤為照橋
乃同本有改正作之字 又有八柱承天帖別本與上化所
載不同吾嘗說晉唐名帖經好事者手臨百模不惟筆法迥
殊甚至文義全別如魯公鹿脯帖北海縉雲帖之類不可勝

數學者欲奉為楷則將何所適從乎類帖之不及古碑正以此
耳 氣發帖門下三品或作六劉顧俱作三品為是
門下中書省帖大觀以明日移營下合作一帖寔是長睿以
為此亦高帝書無可據三里當是一一四二或合作三非 引
高麗使帖貞觀十九年二月親征高麗二十年三月還京
師夏五月高麗遣使謝罪此引高麗使入辭帖蓋即其時事
也高麗下有使字顧釋脫去 股蜀癸帖昨日劉次莊除登
齋俱作昨若帖本是昨日 唱箭帖想夕庶合唱名東都
帖在宜瓶納夕即且字劉作名非 效吏信陷端謹國潤大

似永禪師文皇以為上行天下及既御極乃能厚自斂抑不作
此乎於心聽氣為可尚也 黃山谷云唐太宗廢建甘泉帖
只理會覺來一段按帝以貞觀十八年有詔親征高麗十九
年春二月發洛陽夏五月度遼七月破高麗此帖所謂發甘
泉之後後往金之契者也未云晉勅當是當與諸弟書
則未由考矣潛即背古通用 東都帖按唐書地理志東都
隋置太祖武德四年廢太宗貞觀六年號洛陽宮高宗顯慶
二年曰東都則東都之名至高宗始復此帖定是高宗書淳
化誤入太宗部 北方人語凡不為者皆呼為既今年別既

第六八年行用稅草也　東都帖與高宗詔九執門以下六
帖正同當屬高宗書無疑
唐高宗書　高宗諱治太宗第九子書法秉冀之功乘爲愛
詳高宗尊宗括即此可見　太子辟洛城帖與遣弘往東都
帖同太子者孝敬皇帝弘也弘爲武后所生顯慶元年立爲
皇太子仁孝謙謹上甚愛之故數遣往東都避生氣也辟洛
城帖雖不言弘而決知是弘者忠母王皇后被廢忠雖立爲
皇太子未幾亦廢弘母武氏方立爲后故視弘尤愛惜之
東都洛陽宮也武后忌蕭王之死不居京師顯慶二年以洛
陽宮爲東都以處之此遣太子往東都避生氣也又辟洛城

詔欲辟居洛陽宮即往東都避生氣之意　錢帛帖高宗
乾封元年五月鑄乾封寶錢明年正月罷之帖云錢事見笑
宜出蓋自行乾封錢穀帛踊貴帝心悔之故有是勅耳
陳長沙王陳叔懷書　黃長睿亦云據陳史長沙王但有叔堅無
叔懷其弟亦無此名觀帖作名處疑是叔慎叔慎陳宣帝第
十六子岳陽王也據此帖自當云陳岳陽王陳叔慎書淳化
大觀但題作長沙王陳叔懷非是　宣和書譜稱梅發一帖
字娬媚而藏勁氣觀其鋒勢銛利蓋已脫歐陽父子

之先　此帖多以筆既字極下一字則字微字皆模失意當
時本跡破損故致如此觀以極下一字爲是字脫說耳
陳永陽王陳伯智書　伯智陳文帝第十二子永陽王也黃長
睿云陳文帝謂宣帝曰我若子以伯智宜以叔此永陽王書
宜在叔懷前淳化誤錄在叔懷後按陳始興昭烈王長子
宣帝始興昭烈王次子雖同兄弟而長幼既殊即位先後亦
長幼既殊即位先後亦別伯智自當居先正不待證之文帝
語始分先後也　宣和書譜稱伯智作字務刻行草尤工此
二帖筆勢蹤古具有兩晉風格自是佳跡淳化刻其帖第三

行遍當盡不便接寫發帖兩釋竟合爲一帖未是劉次莊珍
澄齋仍分二帖得之

淳化秘閣法帖考正卷第二

歷代名臣法帖

此卷爲歷代名臣書張芝以有道徵不就未宜事漢不得稱
臣王敦桓溫皆晉叛逆雖居臣輔不得稱名臣又其序次
尤顛倒失錯衛瓘晉最初人今居郗後王敦元帝時大將軍
王導成帝相桓溫簡文帝相世次先後晉史可考今皆倒置
王廙導從弟以居珣珉後珣珉皆王洽子而珣居長今反張

前部鑒元明間人當居數後而以列諸王後顛倒不倫一至
卅此至其稱官爵次者十八九又不足責矣今定其序次宜
首衛瓘次張華父王敦又郗鑒次王導王廙而謝安居後餘
子各從其族斯無失矣

英張芝書　張芝字伯英□□桓靈時人朝廷以有道徵不就
故世稱張有道帖自當稱伯英也從上張芝書改正入第五卷
黃長睿云唐文皇右軍傳贊云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當
是時是購冥搜古帖畢出御府所藏其當無倫尚無伯英書
後世豈可復得非真者也晉世見者亦寡故庾翼與右軍書

云昔得伯英章草十紙過江亡失常歎妙蹟永絕此卷章草
芝白一帖是近古疑亦先賢摹傚王知汝懸以下五帖則
米所云皆張史書者信然矣按南齊太祖嘗示王僧虔古蹟
十一種中有張芝書一帙宣和書譜載內府所藏有張芝草
書冠軍帖章草消息帖二種宣和所收大抵偽或未可定王持
生精鑒必非妄語而齊在晉後尚以有之則在當時或偶未
之得或極力購致而藏者愛惜不出自世時時有未必人間
永絕故褚遂良云鍾繇張芝之蹟不盈尺紙亦未嘗見蹤緒
者也但此數帖狂縱不倫或是後人之託於江州助汝等帖同是

一手偽書者米目為張長史獨是題則之論長史雖顛逸然一
波一拂皆有法度觀其授顏魯公十二筆意何等精嚴何等
微密豈容任意揮灑此數帖曾殊滑滑醜殊惡俗乃後來極庸
妄人所為連欲污穢長史且不可况伯英乎罪過罪過大
大段淳化從武作也以三手第一卷千文及安軍破羌等帖為
一手右軍適欲遣書等帖為一手伯英知汝殊愁及今
託極江州助汝等帖為一手皆互有短長不足定其勝負也
暑弱王侍書摸本原作暑庭耳處字一行且字句為一
行後人以紙幅短妄以處字分作不可為兩行且縮短耳字

不惟失太帖筆意并王侍書摸本亦盡失矣顏謂王著誤
分非平允之論大觀摸正終年□此後上吾病來本是一帖
顛分為二非當以劉為正　後本是淳化模誤大觀正作
度捏當是埋且當是且汝定念字甚筋亦為不字草法
但不合律兩念字劉作香頗似意俱可疑一時當是一時或
合作何字非要之通體狂縱全之法時謹嚴之意即果伯英
書學之亦只可沿門獨異况次非是乎此等最易引壞入雜
毒入入心如油入麵不可刷拔正當以為戒耳　長睿云帖
語數往心恥祖希時為祖希張芝之字也班大令同時虎卯

地在江左當是後人書二王帖詞耳　數處下不能容肴字
故損頭前面潛處耳耳字亦正如此後人妄以耳字縮短與
縮短無散耳耳字因為先直也弥及當是弥若頭作弥數非
從弍式也愁至此二十二行總是一帖　今欲歸帖搥散
付並筆法高是佳在劉瓛正字頭以為劉瓛闕又釋作惟並
亦未是夏勤當是夏勤以筆缺失一折耳　得鄱陽帖鄱陽
庾冰也大令帖中得及之為可證此數帖之非伯英矣不過
按當是疲字顧作波可疑　以上本三帖米以為五言以終
年鍾此及吾過還後別為二耶按今欲歸以下二帖筆韻猶
青故當較勝知女殊愁也要之總是偽帖　秋涼平善帖再纏
古雅亦是伯英米以為真而長睿云疑亦先賢雅放恐是過
論不乃秋涼平善第作果為陳作不日顛云按書法當是不
為不是西初高是不是或作張非指東晉汲指山谷作指東
及社作業京山谷作湮皆非當是指穹蒼受是京衰作今
非作安作集亦可疑如美陽一作劉美陽一作到莫湯俱
可疑

後漢崔子玉書　安平崔瑗字子玉後漢濟北相帖目當稱後
漢濟北相崔瑗　張芝柳部崔瑗杜度作章草皆與朱覺

書目敘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羅趙者羅暉趙
襲也拙後漢史崔瑗順帝時人張芝桓靈時人則崔當在
張前大觀正序在張前淳化誤列張後入於崔稱後漢張但
稱漢豈未考崔張世次同為後漢至於於張稱名於崔稱
字自亂其例所未聞矣米以此帖為齊梁人書按此與第一
卷章帝等帖同為一手偽書雖風韻較者而貌似異而筆勢
糾繞之有剛之氣則復此正同為偽不疑且為齊梁猶是寬
論

魏鍾繇書　鍾繇字元常魏明帝太傅帖目當稱魏太傅鍾繇
書　按吳志魏文帝黃初三年孫權使稱藩於魏十一月魏加
權九錫羣臣議不應受權曰此時宜耳及帝欲封權子登拜
以初辭權外託事魏而誠心不款魏遣侍中辛毗等往與權
盟并索任子權又辭之魏乃命曹休等圍南郡索任子都尉
尉浩周勸權遣權之許而又辭之及帝又留浩權與浩書又
欲為登求婚并以孫長緒與俱帝信之而權終不遣表所謂
權之委質實懷不自信之心者也權以外患內難未弭卑辭
上書求自改厲帝報書欄數信並詔諸軍不得妄進表所謂
報權疏曲折得宜者也時魏三公奏勸帝削權爵土移兵進

討論意以爲過故云今者事勢尚當有所依違願君思省也
総意誠厚與其辭指勢而不揭繁而無緒豈羲傳歲久其文
錯亂與抑叉帝卒未嘗發兵割爵以從三公之請則或因繇之
一言而止者與　宣示表長睿云眞跡本在王丞相導家導
過江時藏衣帶中以遺逸少逸少以遺王脩脩死其母以脩平日所
寶并入棺中眞跡遂絕此本右軍所臨者比智搨表魯人獎
本無跡一正一偏直有意外巧姑此表信可謂出衆無際
古雅有餘然比之智搨則故有間矣豈鍾時精心作意十未
免有擬擬之跡耶　應據長睿鑒止得長風帖恐遺之右軍

顏云是顏曾書代及也鍾繇力命表有後叢是反語詩作人
始有錯亂文義不可通讀所昉既昉當作昉甫上兩筆耳作
昉作助以未是　再世字名當是弟名雖江帖正作弟智永
千文榮功茂實歐陽詢皇甫誕碑榮名藹服中俱作榮淳化
作榮微誤熟江帖作榮石尤誤　曲折明宜宜亦有蔓字大
觀無之文若節氣也自當是元字　李日華云淳化祖帖宣
示表後多戎輅表十二行諸帖少見按今在楊仪也刺史庭
且一卷亦有戎輅表　昨疏還示帖何以昭示其字大鉤蝕
求筆孫仲墻言猜度之績帖石舍及於金閣信以後權鴉中

求者共割去庾元規之名以避廢主之諱所謂亮字不全本
是也今鍾元常帖中亦割去其字未筆得非避亮乎兒瑛
韓與　君能宥已帖本作君顧作若語　長睿云白騎帖乃
王大令所臨唐開元中在滑臺人家弁逸少臨宣示帖藏之
故誤錄在鍾部當仍以還之大令　戴頭帖大觀合上爲一
帖文義斷續既從辨其可否仍舊貫　雪寒帖不復具作具
非當其不復一一　長睿云得長風書帖乃逸少單寫書疑
未安鈔世故亦誤置鍾部長史兄母字等語二王帖間多有
木云齊梁人書也　按長睿鑒定不爲私智松也王氏子弟

右軍帖歷及之都右軍本家也此云都還未卜當是重與假
節鎮下邳後語則此帖之爲右軍無疑矣　謝書已多矣
當是其右軍月半哀作帖其是正如此作乞作欲皆未是
五青州刺史皇象書　吳志趙達傳注皇象字休明廣陵江都
人不言所歷何官張懷瓘書斷宣和書譜皆云官至侍中此
云青州刺史不知何據明日當書是傳中皇象書　長睿云
皇象文武帖恐亦後漢東觀校書郎中惡應送幽州智卑知
史第五永藏耳結字亦古史本云呂句七十此云論尚七十
史本云明其罪數此云昭其罪殺蓋後之省史晉律歸為常

詳如文章譯也五岑三門下向奇地有九變邱陵山川云云
一十六句此但吳之篆書人間殊少惟建業有吳時天發神
讖碑若篆若隸字勢雄偉相傳乃篆書也張懷瓘目以沉着
痛快爲得其筆勢　即或　皇史作即或忘身帖正忘字末
筆乃以心字作波法耳或作是作從豈未覩後漢書耶　衛
夫頓閤表與章帝一手偽帖長寿云皇象章草一衣蓋唐人
偽作其體正與世傳曹植書鵠賦正同皆非真跡至若孫
晧上晉武帝表亦章草書字畫高古與此有間矣　謝閣字
爲當是客字山谷作空蓋非凡百承禪當是眾張山谷作朽

根亦非沖宜或作中宜或作闇宜存疑爲可者反傍恐當
作傍偶失一筆耳作傷作侍亦不可疑安然風字從攝小失忘
昭彰當是亡軀命石本極公至各帖戕更命之字亦如此當
顧作欲非崇觀當是榮觀山谷誤作裏觀智方豈私當是營
私參錯月儀章營字亦如此寄觀作當私亦句吧解云大段
此帖文多舛闕或時時損模搨時但存其所有字故多不可
讀耳
晉丞相張華書　張華字茂先由壯武郡公代下邳王晃爲司
空領著作後遷害削爵太安二年復之以華雖宰輔非丞相

也帖目當稱晉司空張華書　絳帖平云茂先終於司空非
丞相唐世已無書此帖偽作雜愿多俗筆與李懷琳所作七
賢帖同其末一筆皆一重也何屺瞻云似晉宋人書
疾字旋作欲假作已其皆可疑比下字顧作將念亦可疑張
華字旋作呈爲是或作時前
晉丞相桓溫書　桓溫字元子以簡文帝時爲丞相孝武帝寧
康元年卒王導字茂弘以成帝咸康四年爲丞相五年卒王
敦字處仲以元帝建武元年拜大將軍永昌元年自爲丞相
又偽讓不受明年大寧二年卒則三公俱嘗稱東晉溫與導

但稱丞相王敦則但當稱大將軍其序當先王敦次王導次
桓溫序化皆倒置失次　逸節劉顧但作是節時亦思易大
觀作餘所序化模誤始另有劉作諸相具答因非顧作諸都督
亦未是存疑爲可無所謂丈當作護山庾劉作啓庾顧作爲
庾俱可疑
晉丞相王導書　省示帖示當是示一作不非吾酸之重當
是至山谷作言或作吾皆非吾弱當是吾字下多一折顧作其
於文義可通筆法不合考異云當作慮非慮其山谷作憂忌
非劉顧作憂忘爲是殺中山谷作殿中軍是劉作殺於草法

令大觀竟是作冠尤非二天明性顏作竹存疑　改
觀帖弱字弱字日字與字俱模失大觀改正淵源日何如
更一作悉當是祭六而肯其艸耳自一作日皆非當知卻遷
問不了當是不一一劉顏等皆作其非筆　當是道白趙辨
是家顏無白字益失之　改胡五行字較細當別是一帖上
帖遺行盡耳劉合上作一帖誤
晉丞相王敦書　傳世中失一筆乞乞當是邑邑或分作令
邑或合作並皆非知如當是王如當劉顏作自現未是也
隆隆劉作次次顏作憤憤憤憤心亂也較是

晉中書令王洽書　王洽字敬和導第三子歷官吳郡內史徵
拜領軍尋加中書令不受固辭升平二年三十六歲卒於官
則令但當稱領軍不應稱中書令　歐陽詢言王遂少與從
弟洽變章草為今草韻媚宛轉大行於世章草但絕後右軍
領之前能今草者不可勝數何得謂二王始作今草哉後
猶古但英華未之出耳故知新門乃變之以成今草轉精
其妙而行之矣　右軍言弟書遂不減吾觀此四帖真去領
軍行更無古風力直追右軍故以歷年不永遂名右軍耳
僕謂領軍格韻故當在大令上　導告革問永字板有失

筆還乃當是還白劉作日非　不孝帖按晉書導六子長子
悅先導卒次子恬不著所卒之年然考導以成帝咸康五年
卒洽以穆帝升平二年卒後導之卒十九年洽年二十六則
導卒時洽才一十七歲悅又先導則當悅卒時不過十數歲
未必遽能作此書此帖所云其兄一旦見背必是恬也筆遁
韻古殊與世傳兩表相類頗有軍思之日其宜矣　黃長睿
云絡劉作紛按書法可疑絕作緣兵錄注云劉無一以館閣
無書到于私家自此帖乃側注孫字正是後人署名字化大
觀從以入行鈞鉤後差遠不可辨宋本孫字甚明也　兄

子帖只子號從不可忍視當亦是恬卒時語考晉書悅無子
以弟恬子琨為嗣則當是琨也　帖本作奈何奈何大觀辭
府門之稱但北奈何誤　敬寒帖永字辭字皆模誤大觀
改正
晉司徒王珉書　王珉字季琰洽次子善行書代獻之爲中書
令二人齊名故世目獻之爲大令珉爲小令太元十三年
卒年三十有八卒追贈太常帖目當稱東晉太常卿王珉不當
從當據珉已拘贈司徒故誤稱耳　小令去獲之弟名出法
護右故世有去護非不佳僧彌難爲兄之語僧彌珉小字也

今觀其書如覆校王刑此絕無外軌之欲過夫全大今云第書如驊騮駿駁欽度驊騮前蓋易之亦畏之也 王拖洽長子珉今以子則於序當後珣字化譌大觀改正爲是 此十帖垂竟竟字大觀建宋諱闕末筆亦懷素劉顧釋作悲懷文義是也亦筆法當是光十八月帖以二書當是此 二書劉作以非辭至末劉顧俱作暫爲是然筆法當是服口可不亦當是比也不亡上帖明作一一劉顧作具說 何如帖前半一十六字與後半下何如一十九字筆法不同當別是一帖而失其前半淳化不詳文義筆法合爲一帖可怪也 得

書至當是慰之慰與至草法相近筆數偶同轉耳劉顧作至乍吾吾劉顧作吾亦非當是吾邑 今欲出帖此月至畫山谷作亟晝日小盡也顧作急速帖後書報作速則知此之爲爲畫也 當作邀可二字合併如一古帖中多有此寫法已明山谷作則非劉顧作明爲是吾下大觀多一果字從出一作念出或作恨出俱未是劉作臨出得之王家舉之字小當是旁注模以入打耳家一作敬非謹按當是擬徽山谷作謹報謂有傳筆非本又當是敬報書垂竟筆數故失折與上琳字忽多作折目皆緣筆數不能傳緻故劉顧俱作相報非

右司徒王珣書 王珣字元琳小字法護合少子歷官楞將軍都督水陸軍事加散騎常侍安帝隆安四年卒年五十二年贈車騎將軍開府如元輔故致贈司徒此稱司徒是 知何如淳化大觀皆無此字劉顧俱作即日何如升錯劉作能顧作服一作秋存疑爲得不了當是不一一劉顧俱作不具亦存疑 而書當是頓首白劉作拜白非 李日華六研齋二筆稱王文肅所藏淳化祖帖王珣書少伯遠帖諸帖有今稱考淳化諸本並無伯遠帖當與文肅所藏本同不審日華所稱諸帖有者又何本也

晉侍中王廙書 王廙字世將丞相導從弟右軍叔也歷官平南將軍荊州刺史卒贈侍中驃騎將軍帖目當稱晉侍中驃騎將軍王廙書 廿四日帖 元章云同章帝一手偽書長睿云王世將一十四日帖與第一卷數胡等偽帖字勢無異惟後兩表極古信能傳鍾入第六而右軍學之也 宁大觀作示比按說同當是劉釋作之顧作目非 王僧虔筆論曰自過江東右軍之前惟廙爲最書爲右軍法筆啟能書人名亦稱郎耶王廙能傳鍾法此上元帝兩表筆跡極古大傳遺執說然未嘗直爲右軍法也 長睿云頓足匆匆按顏氏

家引世中書縮多稱匆匆相承如此莫原其由或妄爲此怱
怱之殘闕說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旗蓋以趣民事故怱遽者
稱勿勿僕謂顏氏以說文證此爲長而今世流俗又妄於勿
勿字中斜益一點讀爲匆字彌失真矣容齋云勿勿猶欲其
然之也注勿勿猶勉勉也就受之魏杜牧之詩予生長勿勿
是知勿勿亡然容齋古人詩中用之不特稱於書翰耳
兩表悉字左上民字各有闕筆蓋唐人鉤摹時避文皇諱耳
誠惶下大觀下有誠恐二字　晉史元紀所拿鄭夫人衣血
文綵表云鄭夫人乃爾妻頗令復增摧伏惟哀亡悲存則鄭

夫人蓋先元帝後　七月十三日帖背出簡古正是平南書、
但傳摹多失耳古簡此當是今顏作等可疑了了當是不
一舊釋俱作不言非仍一作側一作何俱非則作月行使
半文義爲得仍一作獨一作納俱可疑當是審施釋既是
大觀合下爲一帖則不審状何如文義正合顏云當作往接
晉人凡書佳字皆作住無作佳者是說文職是切鳥之短尾
總名隹　一字古不通用今人書佳字乃有作隹者誤也本
帖上下兩佳正作佳可知此隹字之非佳矣可一作宜一作
閒呵一作爲一作爲俱可疑本如復斷或作疾亦通耳

人當是妙人舊作想人非宜復之之　當是宜復一二舊
俱作與非之之當是與不可之之當是不可之以及享化作北反
大觀作北及此帖云當作發俱可疑書不足當是書不且舊
但作不足非白皎當是自護顏作白復非語氣多字有闕
筆　七月十三日以下九行玩其筆法本是一帖淳化以姨
何如下分一帖非複如復帖亦應合上爲一帖劉另作一帖
有非
晉太宰高平郗鑒書　郗鑒字道徽明帝以其有器望乃詔鑒
將特單上表疏以從簡易南昌封南昌縣公進爵大尉年七

十一薨贈太宰帖目稱太宰是特稱郗望無謂　帖未本有兩
頓首顏釋失其一．
晉侍中郗愔書　郗愔字方回鑒長子歷官領軍將軍都督浙
東五郡軍事又徵拜司空固辭不受太元九年年七十二卒
追贈侍中司空帖目當稱晉侍中司空郗愔書此但云侍中
誤　九月七日帖以得謀當是此得爲下帖問食遠當是食
遠否疾漸佳食今但否新羸仍爲殊難也或作遠亦是
廿四日帖君遠劉作遠也是或作遠或作連皆非日臻當是
日臻劉顏作臻非兩行至悟報爲遠書意近下則是一帖大觀

分之一以見則頗分為一帖 而帖皆問弟疾書當是一事而
兩作書耳　遠近帖　按本傳愔與姐夫王羲之高士許詢並
棲 絕粒有邁世之風 此云付石首千一節 石首千未詳何
物當是服食之藥 恨此帖二當作地千古記字別作耳　頤
云何當來當字長少本分作少 用且分兩行誤甚　頤慮如
皆當是一一劉作今 是如當亦覓作覯 覯非 散稽遠相遠大
子郎 郎子愔也 道祖未詳　米芾寶章待訪錄云 晉武帝王
渾王戎王衍郗愔陸統桓溫陸雲謝安謝萬等十四帖 武帝
王戎書字有篆籀體氣象奇古 光色如漆 內都愔一帖 即閣
閣本法帖所錄 昔昔使王著取李家書與閣下書雜模 此
卷中獨取愔兩行餘在所率

晉中書郎郗超書　郗超字景興 小字嘉賓 愔長子 先愔卒 歷
官司徒左長史 母喪去職 服闋除散騎常侍 不起 以為臨海
太守 加宣威將軍 不拜 則帖內當稱司徒左長史郗超書
此云中書郎誤　此帖米芾書史以為李懷琳偽作　晉書
穆帝紀 永和七年正月辛丑 鮮卑段龕以青州來降 帝以為鎮
北將軍 封齊公 帖所云段龕歸順者也 右軍及見子疑之 皆
當為江州刺史 右軍為郗氏婿 超為右軍內姪 正同時 此稱

江州而不名 疑當是右軍也 以為宗正 不可考

晉尚書令衛瓘書　衛瓘字伯玉 太康初遷司空 侍中 晉光遷
位進太保 後朝廷疑誅害瓘者 乃追瓘伐蜀功 封蘭陵郡公
則此自當稱蘭陵郡公衛瓘書 此云晉尚書令誤　按瓘
初仕魏 歷鎮東將軍 封菑陽侯 晉武帝太始初 轉征東將軍
爵為公 則瓘為晉散 初入晉當在泰始上 亦但云起授 疑
不倫　長箋云 頓字下當有首字 古人作字 母希 即可當字
孔琳之帖尾頓首亦如此 羲之帖往往有之　按懷劉作度
懷未是 頗作相懷為得 始不恒還 劉作復還 頗恒得還 於文
義皆合 按世書法則當是得也 足意當是且 至作且 望非 並
節度當是須節度 作須節度非 日日當是白白 俗得白亦非
末當有兩死罪頓首 止一見 非 恐跡謂此帖多脫字 按此
帖比晉人他書可謂文從字順 挽字亦少 恐跡說不未當

晉黃門郎衛恒書　衛恒字巨山 瓘之子 歷官黃門郎 與父瓘
俱為楚王瑋所害 後贈長水校尉 諡蘭陵貞世子 帖內當稱
晉長水校尉衛恒書　瓘審云 我得伯英之筋 恒得其骨 此
一十七字 皆韻章謹信 得伯英之骨者也 然不免專謹之過 故
眩之 宜妙北態 不及乃翁 米芾書史云 此李懷琳偽作　七日

云耶當是云耶一作之非

晉大傅陳郡謝安書　謝安字安石歷太保贈大傅此稱大傅是然與結鑿並稱郡望殊無謂　李日華云祖帖標目謝安書安字是皆字消乞皆安字　安頓首帖每念君而字鉤模失一筆一旦紆郁當是哀窮右軍二謝帖直婦等一旦哀窮不如此為但此行字中多一折耳作知窮非柰毒恭字多一折上厺何作奈何則筆畫缺不及作折耳　米云前帖無後六月帖偽書表啓云蓋以惶恐再拜當時常用然施於尊老者或有之句華陽真誥有帖云許方惶恐再拜正習世語據此帖與第一卷章帝千文此卷王平南第一帖正同筆法乃一手偽作但悉能小斂耳　吧瞻云米鑒正是而伯思反原之何也　顧汝和云此稱道民山谷謂蓋事五斗米道後漢張陵蓋託天師道收五祭酒治病使出五斗米而病隨愈謂之五斗米道王氏世事之凝之彌篤未聞安石恐時通俗尚之　按右軍與郗方回並有遵世之風方回事天師道而右軍父子亦俱事之孫恩攻會稽凝之不為備但入室請禱云已請大道鬼兵相助遂為恩所害右軍以獻之女玉潤病疾亦與書道士畢以自首稱民不置與安石之稱道民皆是此理求

云惶恐再拜正是依其師尊語

晉散騎常侍謝万書　謝万字萬石安弟也歷官散騎常侍貼目得之　帖稱告朗等按晉書朗字長度據之子万之猶子也謝眞鑑稱謝氏彥秀者有封胡羯末胡即朗小字　各可可當是可可大覩第一可字舉作之字誤不可可告當是不一

一告剎顧作具非

六藝之一錄卷第一百四十

錢塘 倪濤 撰

法帖論述

淳熙秘閣法帖考正卷第三

歷代名臣法帖

黄長睿云此卷僞帖過半自庾翼後一帖已可李春等十七家皆一手書韻俗筆弱盡刪諸名踪習始余觀之但知其僞而未審其從來及備員秘館因覽久御府圖籍見一書函中盡此一手帖每卷題云倣書第若此卷僞帖及他卷所有僞帖皆在焉其餘法帖中不載者尚多並以澄心堂紙寫蓋南人挪取古人詞語自書之雖文與而字非故斯人自目為倣書蓋但録其詞而已非臨摸也國初論次法帖特王著輩不悟其非但採名雜載在帖可勝歎哉今列于卷內一手僞帖於左

庾翼後一帖 沈嘉 杜預後一帖 王脩 劉超 司馬攸 劉穆之 劉瓌 王劭 紀瞻 王廙 張翼 陸雲 山濤 卞壼 右一五家并庾翼杜預後一帖皆一手僞書

庾亮 庾翼前一帖 杜預前一帖 謝璠伯 王徽之 王凝之 王操之 王渙之 索靖 王坦之 謝莊 王筠 王恬 王曇首 孔琳之 王僧虔

右十四家并庾翼杜預前一帖皆真帖

此卷真僞不分誠如元章長睿所鑒乃其紀次顛倒失序者亦復不可勝數杜預索靖山濤陸雲皆晉泰度上前人乃参錯東晉人後司馬攸文帝子武帝弟幾為太子而不知其為晉宗室謝莊始終事宋而目為晉庾亮誤為元亮沈嘉劉穆之劉瓌之孔琳之名載其半紀瞻史與帖皆作瞻而誤以為踏王僧虔南齊人乃不分南北王坦之太原王述之子而班於瑯琊諸子之間王徽之羲之第五子不列羲之諸子之次至其官爵錯繆世次失序又不足言矣絕之淳化一帖徒以刻自秘閣人間不易可得又爲晉以來名蹟歷代皆藏內府世人罕見得此始流布人間故珍貴一時款流百代宜則其紕繆處不可一二數弇州山人以為俱不足論其筆法自非後人可及非唯耳鑒亦許人遺語耳

晉太尉庾元亮書 庾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未嘗名元帖目誤大觀稱庾元亮是元康六年薨年五十二贈太尉帖目稱大尉是 長睿云帖言奉告書蔣先為媞子作江淮之間謂母曰媞此云媞子未知何感也顧况和云媞音氏

又音啼弟又爾雅云媞媞安也　帖中作字凡四皆當是作
字而筆法各不相同疑以第二為佳劉以第四為治皆誤
宋因靖康之變大觀新舊二本皆淪九地開禧以後有自榷
場中來者皆磨去亮字右是轉筆以避金主亮之諱所謂亮
字不全本也

晉車騎將軍庾翼書　庾翼字稚恭太尉亮之弟歷官都督征
討軍事加征西將軍永和元年卒年四十二贈車騎將軍帖目
是題之長當平易陽人歷官散騎常侍和元年卒謚宣
北將軍　按庾翼嘗為陶侃太尉府從事中郎此帖稱從

事中郎則當是與侃書也考晉書明帝太寧三年陶侃都督
荊湘時年當成帝咸和元年翼年二十二始辟陶侃太尉
府從事中郎劉逖卒於是年正當翼為從事之初不應遽稱
故吏若謂此書在從事後則劉逖卒已久久不應與劉同名
又考晉傳敘庭司永嘗為中事則此時不無可疑然書法精
古的是真跡或由史誤亦未可定　跋云捻接兩是捻校一
作按作　乙句季春帖末云司章帝　手作書　第二字
合兩為一上下各借一筆古帖多有之頃按文義當從頃
願作須亦通

晉太守沈嘉長書　按竇蒙述書賦注沈嘉字長茂吳郡人晉
吳興太守帖目但稱太守不稱吳興又以沈嘉為嘉長連字
為名尤乖可笑本帖但稱沈嘉不稱嘉長豈王侍書不之
省耶標目當稱東吳興太守沈嘉書　此帖格韻帶俗同章
帝一手偽書米老未曾標出蓋偶失之長睿鑒是述書賦稱
長茂草勢既捷而疏若王不及獨斷自如若此三行豈能慕
王獨斷者耶　不不當是不一一舊釋作且非

晉侍中杜預書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起家尚書郎累官
鎮南將軍以平吳功進爵當陽縣侯卒贈征南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此其身未嘗為侍中也帖目誤當稱晉征南大將

軍杜預書　長睿云十一月帖云道述書問又簡問得
來況非當時語或是江左人書不特既故帖誤也按長睿
每以詞簡直者為非晉人語按時吐屬古簡自與後來不同
此安知必無一二簡質者出乎尋常風氣之外耶五子之歌
三代以上作也而平易如此得謂五子之歌是詩失實非所
論也米跋是　擬於當是頓首未多一曲便是頓首凡
古帖或省筆引長或字間少空皆作頓字願本和伯作頓首失
之況劉作況顏作也皆可通　親故帖末云司章帝偽帖長

處云數行書信以慰吾心亦近世尺牘俗語按信者使也晉人
無以為書信字右軍帖往往得其書信遂不取答言使者遂不
取答也至唐宋人始以為書信之信　姑女當是孤女顧
釋是別作絕汝誤也
晉王循書　徐登甫云閣字儀書史會要王循官至中軍將軍
善行草法書要錄王脩文字志曰有王脩宋板作王修按後
魏有比干墓碑修字作循則循修二字古蓋通用晉書載
傳王修字敬仁濛長子起家著作郎轉中軍司馬年二十四
未拜而卒官位與閣所紀互同則王循當王修閣特誤以中

軍司馬為中軍將軍耳褚遂良搨右軍書目第三東方朔贊
小達云書與王循此王修事也王循無別考　末云因上偽
帖語句是晉人書法則同章帝一手偽作　循下有一衍字
亦作蕉當是達顧云褚遂良右軍書目有阿虎帖張彥遠帖
語有報敬倫與不是王氏子姓按敬倫尊子帖也是未詳其
臨敘敬倫遇帖作敬遇誤
晉劉超書　劉超字世瑜琅琊臨沂人仕晉右衛將軍為任讀
沂書贈衛尉帖目當云東晉衛尉劉超書大觀是　當從
述書賦注云起手筆與元帝相類自職居近密遂與外人書

絕故述書賦有稟天然而句謀亂帝札而見私之語長睿云
今此書字勢絕與元帝不類其偽明矣
晉散騎常侍謝璠伯書　謝璠伯於史無考世稱謝璠伯善草
書只此四行以蕭論快風力故自遒上也　見者當讀作現
言江東精兵不可猝得作當善養現在者耳如以來當是如
此來劉作此來誤
晉黃門郎王獻之書　獻之字子敬羲之第五子仕至黃門侍
郎案官東錄則帖目當稱黃門侍郎大觀是也但云黃門郎
蓋誤　掌後了了當是可書頗釋是或作可可亦通劉作可

耳誤不了當是不一一舊作不具皆誤
晉謝莊書　按宋書謝莊字希逸歷官中書令常侍金紫光祿
大夫本贈右光祿大夫長睿云謝莊首紙往來可題曰晉是
大誤也帖目當稱宋右光祿大夫謝莊書　一日忽忘悶當
是一日忽悉悶劉合一日兩字作間或以忘作悉皆非　介坦
當是企　但或作但非肋來已斬賜當是非來雖以為可疑亦
未是頂日實重當是項日覺作頂日非　動按書去當是博
動亡更重居患惡動耳劉顧皆誤作增
晉侍中司馬攸書　司馬攸文帝第二子武帝同母弟字大猷

小字札行或草跋所對晉王帖目當書晉齊王司馬攸書
餘晉晉云此帖當如長沙王永陽王之例附第一卷帝王書
後　晉王善尺牘為世所稱書斷稱其簡牘王濟書而且古
凡三行楷法鉅尋謹然骨韻殊俗米云似章帝一手偽書信

是末前頓首上當有脫失

晉劉瓌書　米書賦注劉瓌之字元寶南國人晉御史中丞美
識伯帖目當云東晉御史丞劉瓌之書帖於瓌下失之字大
誤　長睿云瓌之乃東晉時善八分者大令甚不肯書太極
殿榜謝安石是令瓌之以八分題之今此帖非真與王廙二

二十四日帖無異　元寶書法書賦稱其剛直而雨王之次骨
正力全軌範宏覽今此帖筆法紕繆殊乏工骨米云同東帝
偽帖不疑　瓌之頓首下本帖空一字大觀本所但有兩
點當是頓首帖不瓌之下大觀有頓首頓首四字

晉王坦之　王坦之字文度王述子仕至北中郎將徐兗二州
刺史宗將安北將軍帖目當稱東晉安北將軍王坦之書又
本云王著叙王坦之書列於晉小諸子間意以名字從之殊
不知坦之乃述子何大原王丑非而十某那至爾　王懷祖
書米書賦稱其高利還屬散領文度即去乃翁而得

其高利邁之意於環瑜坤蘭芷其奇風氣照映枝當
不減曾諸子也　已與謝郎當如施作之與彥作已無
非所不可晉當是不可者或作斲不了者未是晉諸公應
作當諸公無疑

晉王渙之書　渙之為羲之第三子未詳其字未仕帖目但稱
名最名晉字上當增東字　長睿云王氏凝操徽四子書皆
真皓是少七子上四人與子敬書且傳惟玄之肅之遺跡未
見餘皆得家範而體各不同是善學逸少書者猶顏延之對
宋文帝論其諸子自謂峻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

臣酒書亦猶是也使今以擬王氏諸子則逸少之書凝之得
其韻操之得其體徽之得其勢渙之得其貌獻之得其源大
令書將知名而拗是少方劣者蓋能本父之書而所循者大
故也逸少之書真行則法鍾繇聖則師張二家之法逸少
所自出大令從而效之所以獨高於諸王獨曾堂諸子由瑒
而促皆以儒稱宗之得其傳者子敬而已上下　當是上下
二字疾書合為一耳古帖中往往有之施公二字作叔未是

晉王操之書　操之字子重羲之第六子歷官侍中尚書豫章
太守帖目當稱東晉侍中尚書王操之書　帖首操之等以

正是等田書既已恐未明又更加點以足之帖末操之為了
當是頓首傳摸失真耳趣作等白誤
晉王歆之書　疑之義之次子字叔平歷官江州刺史左將軍
會稽內史帖曰當稱東晉左將軍會稽內史王疑之書合署
其之之上　黃山谷云余觀疑之字法最為很不多見僕謂
此書大似獻之　此卷載義之諸子書不特以此之班於義
之諸子之列誤認大原為郎和是荒謬可笑即其叙次義之
諸子亦復失倫考晉書義之長子玄之早卒次疑之徽之操
之獻之獻之既別自為卷則應四子當首疑之次渙之次徽

之次操之乃得其正耳　彰今當是新令施作概令誤吾字
啟以當是考后學者誤入行耳
晉征西司馬索靖書　索靖字幼安敦煌人太安末歷官使持
節蕩寇將軍本贈司空安樂亭侯未嘗為征西司馬帖目當
稱晉司空索靖書　徐鍇曾云索靖書最初入當列衛瓘之
後　載妖帖詞雖斷闕文特古雅然亦何事錄一手偽書雖
氣骨稍勁而神韻甚俗銀鉤蠆尾幼安奇趣了不復存矣參
觀出師頌便知此為偽蹟無疑元章長睿皆未標出者偶
失之耳　妖踪　當是妖蹤或作蹤非字書無此字只是

當是口之誠顧作可疑莫者當是莫告劉作莫去非云一
作念一作會皆通於吏當是於予或作争未是前有爭字作
吏書法正與此不同翔棨當是翔桀作集作巢皆非影舞戲
歌舞劉作起舞顧作鼓舞皆可疑當農作是農於文義為通然
書法當是虔姬業當是姬業顧釋是或作業非　長睿云七
月廿六日帖本七紙晉王平南廣占寶玩之值承嘉亂乃
四疊縱衣中以度江唐蒲州桑乾令王盧品得之登跡猶存
今所錄惟一紙且模傳失真無復意象　信至當是信至劉
作悉思非書妬二字模搨失真劉作壽知非顧作悉知亦可疑

晉侍中劉穆之書　按宋書穆之字道和小字道民仕晉至左
僕射雖卒於晉世未嘗事宋然始終為宋謀主宋武始表贈
侍中司徒南昌縣侯及受禪又追封南康郡公則穆之始終
受宋恩遇特深當稱宋人始終為宋謀主宋武始表贈走
走書賦稱道和陽推高踪絕塵虛云今見行書一紙六行即
此帖也然筆韻短弱殊與實氏所稱不類當是俗手依摹
偽作米云司農命偽帖不盡也　帖首當闕文亦知當是
亦知顧作欲非古推遷當是宮推遷顧作故推遷非更字
皮蝕更下一字全蝕劉作諱顧作律皆可疑

晉尚書王劭書　王劭丞相導第五子字敬倫歷官尚書僕射中領軍卒贈車騎將軍帖目當稱東晉車騎將軍王劭書淳化標目作尚書大觀標目作尚書令皆誤　米云同章帝偽帖　按此帖在偽跡中頗有蕭括乃偽書之最佳者欲亂統亞習故自在

晉車騎將軍紀瞻書　紀瞻字思遠丹陽秣陵人歷官驃騎將軍常侍在贈開府儀同三司帖目當稱東晉開府儀同三司紀瞻書淳化大觀標目皆誤淳化又誤以瞻為贍尤與史不合本帖首尾俱作贍　帖云貧家無以將意所謂物微意全者也　按瞻歷任清華而自奉養儉字嗜麗有足賞玩此云貧家定非思遠語不特詞語不古書法凡猥知是判其非真也　永揚二字可疑或作承揚亦未是今遂顧作蓋或作逆俱未是疑當是逞所以顧作所謂為是陳與義作所積亦可疑

晉司徒王廞書　晉書王薈傳王廞字伯輿導之孫薈之子也歷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帖目當稱東晉司徒左長史王廞書　米云與漢章帝一手偽　廿　亦刻或作以刻或作分割　分割近是與涕或作悲涕或作隱涕亦可疑皆由傳模失真故剮之為得帖尾欵識下大觀有月廿八日五字

晉太守張翼書　實家述書賦注張翼字君祖下邳人官至東海太守帖目當稱東晉東海太守張翼書　此亦偽作翼書學義之幾欲奪真此殊凡猥沒欲污蔑君祖不亦過乎此路顧作賴郎可疑闕之為得々々當是不一　顧作具私

晉陸雲書　陸雲字士龍機之弟也吳平入洛為大將軍右司馬帖目當稱晉大將軍右司馬陸雲書　米云以上三帖同章帝偽帖　春節或作春或作春當以春為正春字章草作春此特以左鈎引直耳及以顧作及鄉按草法當是鄉字可了　按文義當是可與作之作云但未安經言施作高孫模作亭未可定人錢之當是欽之劉顧作歎之未是　自劉穆之至此六帖皆是偽帖

晉海陵恭侯王邃書　世説新語注王邃別傳邃字處重瑯琊人舒弟也歷仕中領軍尚書左僕射帖目當稱東晉尚書左僕射王邃書淳化稱海陵恭侯未知所據　宣和書譜云王邃作行書有義獻法帖第一帖有豐妙婉結構有法按此帖意局促清故嚴謹之意為多要之亦自過上　張丞當是張丞或作丞非令知當是令知或作是非

晉中書令王恬書　王恬丞相導第二子字敬豫小字螭虎歷

宮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卒贈中軍將軍帖目當稱東晉中
軍將軍王恬書　蟠虎草隸書斷稱其世難與比是時張翼
以書得名議者謂不能過恬此兩行一十九字移顏逼右軍
矣翟之所敢擬　忽忽當是力不一一劉作不具顧作少
全皆非

晉太守山濤書　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歷官右僕射光祿
大夫侍中拜司徒太康四十年七十九薨帖目當稱晉司徒
山濤書此云太守不知何據　長睿云山濤啟事與李懷琳
所撰七賢書中濤書自相矛盾但此啟文是而書非七賢帖

中筆語皆妄也　巨源正書寶泉稱其朴略此八行筆法扭
捏殊無朴略意與前王劭王廞同出一手偽書　質上少華
文義當是質正書法作止當由模搨之誤或偽書人不了文
義信筆誤書耳　黃山谷云昭太十九字長沙帖誤質革欣
書後

晉侍中卞壼書　卞壼字望之濟陰冤句人歷官領軍將軍給
事中卒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帖目當稱東晉侍
中驃騎將軍卞壼書　壼皆書作壺帖目誤　述書賦稱望
之草書鬱古而老此六行筆勢紀綫與章帝等書同米黃

同為偽作信精鑒也　劉常郎當是朝將中郎兩字連草合
為一耳與前王廙之書表二字後羊欣表二字同一筆法劉
施釋闕亦通顧作此中表是論凶當是諸識一作城非　段愛
顧作改愛可疑當由模搨之誤左筆法是友按文義則當是
蔵辨劉作傳非何屺瞻云當是防字右防旁二字通

晉謝發書　謝發鄉里無可考　米云已上三帖同章帝偽書
未終劉作未知最合顧作欲未是帖末筆剛戲三字摹帖誤
建山濤書後

宋特進王曇書　王曇首瑯琊人大保弘少弟僧虔父也歷官

太子詹事侍中卒追贈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帖目當稱
宋左光祿大夫散騎常侍王曇首書此帖脫首字大誤
本帖明有首字　是可當是差可施作耳非請未施作者和
非劉顧作請亦為合不宜自當是所宜顧云當作亦誤末時
公是劉作令顧作令皆通得有劉俗作俗是顧作從可疑雲
前劉誤作答當是首字惟誤首為答所以標目上作王曇也

宋中散大夫羊欣書　羊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由新安太守
轉義興太守除中散大夫帖目是　敬元師資大令見重一
時行書尤善故時人有買王得羊不失所望之語此帖醜短

名矜去大令此觀 正是其偽不疑米鑒良是 得去下當脫月
字
宋太常卿孔琳書 孔琳之字彥琳會稽山陰人歷官祠部尚
書卒贈太常 帖琳下失之大觀誤大觀有之字 長睿云
琳之帖有恨恨腳中轉處近明皺末體益十二字偏小益行
則注字摹帖者妄以入行耳當依本為正 按李日華六研齋
二筆稱王文肅公所藏淳化祖帖孔琳之書散丑旁增悒悒
腳中四字何頓右有轉剝近明皺末體止八字視十二字皆
旁爺與今刻不同則長睿所云誤摹入行者蓋亦未見祖

本耳愚謂不獨此十二字前觸感觸字雖勝勝字亦小當亦
旁注誤模入者自彤劉作自郡顧作自群皆可疑當由模榻
有誤地窮定當是地窮顧作敞敢非王右軍聖教數序窮者
得予旁令三字當是奈何念痛悼筆致合為一字耳示丁模
糊字良所恵當是叉所由施劉作君非也幻當是悲怛劉
顧作迪悒悒未是殺殺當是款款劉顧作數其施作款款
皆非殆殆長睿作恨恨顧作悒悒皆可通也劉作悒悒甚窳
合顧云疑作亡非 或作反誤殆乃乃助乃書也 當是
孤子孔琳之奈何頓首書更盡筆驗不可收故有失耳或以
奈何作等字亦未是 按史琳之以楚臺員外散騎侍郎遭
母憂去職服闋除司徒左西掾以父致仕自解未幾司馬休
之以為長史旋以父憂去官此當是其居憂時書也咽叓斷
絕無倫次其孝思之篤油然見於筆墨之間不獨妙善草隸
而已
齊侍中王僧虔書 南齊王僧虔書首云卿移臨沂人歷官侍
中特進左光祿大夫卒贈司空或誤稱晉令標目但稱晉侍中
亦未是當稱南齊司空王僧虔書 長睿云僧虔兩啟皆佳
結字與擬王琰乞江郢所統郡啟同 書體信不虛得

淳化秘閣法帖考正卷四

歷代名臣法帖

前卷以宋謝莊為晉此卷復以宋蕭思話為梁陳逵晉而中
郎將也而以為陳給事中也而以為唐十七史非
僻書乃曼不討論一至於此信可怪也
梁司空王筠書 王筠字元禮一字德柔琅邪臨沂人王僧虔之孫歷
官太子詹事年六十九為賊所逼墮井卒帖目當稱梁太子
詹事王筠書 元禮此書結體奇逸獨有大令風範獨惜模
搨多誤耳何理理字竟似俚未敘來字竟似東道句道字略

似遂王筠王字竟似要當上帶白字來便筆法多一折故有
似至耳或作或作白星亦通清勤當是清勁顧作請勤亦誤
此與第六卷右軍寒嚴帖書法雖異詞氣略同觀此益知彼
為齊梁偽作無疑矣

梁特進沈約書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歷官特進光祿大
夫侍中少傅　帖目當稱梁特進光祿大夫沈約書　休文不
以能書名此帖筆力維清散而頗不中程度要之決非俗手
所到　今年劉顧作今年最是功名時　劉作約來離詳顧
作殆差故亦非當是殆無能子顧作兩可疑當闕之以俟
代考之也　劉作始得此書則此下竟少一字誤甚顧
作始得此事至亦奉是當是始得此處一決爲作顧帶上字
作尤約白亦可疑總之休文此久多卷軸意不在書牽兩處
乘不可識別然下筆起施事足一段書卷之氣雖不高寒要
自高之也

梁交州刺史阮研書　按張懷瓘書斷阮研字文幾陳留人官
至交州刺史帖目是　書斷稱阮研書行草出於大王若飛
泉交注筋聚俊爽肩吾書品亦云阮研居今觀古盡窺衆妙
故窮泉賦有急留懸磴之語此帖殊軟緩絕少急留懸磴意

卷云同卓希偽作不疑　岩是嗚始字大觀失摹女內一點
然此字淳化模石微失劉竟誤作岐所摹當是所有或作具
非乃了當從施作不一一顧作具亦非頃首下大觀有四月
一日四字

梁征南將軍蕭確書　長睿云齊豫章王嶷之孫確在梁位司
徒右長史此云征南將軍不知何據恐是梁邵陵王綸之子
確也按梁史齊豫章王嶷第六子蕭子範之次子確歷官司
徒右長史未嘗為征將軍邵陵王綸次子亦名確字仲正以
侯景乞盟詔確入以為南中郎將此云征南將軍當是仲正
益誤以南中郎將為征南將軍耳帖目當稱梁南中郎將蕭
確書　又按梁書齊豫章王孫梁邵陵王子名皆從確不從
確確確兩字雖同音然史並未從確當以史為正又大觀帖
目作梁廣州刺史蕭確益可証此蕭確之當為邵陵王之子
矣　米云同卓希偽按此與上沈研書在諸偽帖中尤俗惡
可笑黃長睿以為非江左書信然

梁蕭思話書　按宋史蕭思話南蘭陵人孝懿皇后弟之子歷
官都督郢湘諸軍事鎮西將軍孝建二年卒贈征西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大觀帖目稱宋征西將軍蕭思話書最是此目

為梁直以梁為蕭氏故稱梁耶其可笑如此　字切劉作言
切韻作蹇切可疑闕之　前顧劉作少肯或作小告亦可疑
闕之

梁蕭子雲書　蕭子雲字景喬齊豫章文獻王第九子仕梁歷
侍中國子祭酒帖目當稱梁侍中國子祭酒蕭子雲書大觀
標目是　長睿云蕭子雲有章草出師頌其古雅似不在正
書列子之次按蕭子雲答武帝論書云始變子敬全範
元常我後猶書點亦有晚學元常前有古僞之語此書列子
云章古雅逼勁風力直擬大傅長睿頗少之王弇州依隸附

和遂有十月東堦之識皆過論也又出師頌一章宣和書譜
皆以為索靖長睿目為子雲亦誤　第二章取也與也下大
觀無失其所也四字

陳朝陳逵書　世說新語注陳逵別傳逵字林道潁川許昌人
晉西中郎將帖目當稱晉西中郎將陳逵書淳化標
目題為陳朝陳逵宜其來長睿之語譏也　宣和書譜稱逵
作行草古而廢俗字飄發不羈有義獻之風歲終帖筆力
古厚果有義獻者後伯禮帖骨柔脉短則是僞書米黃未標
出僞失之耳　逵石當是逵白筆誤偶多一小折耳劉顧作

百非氏當是足下兩字合為各借一筆且第三卷羊欣帖亦
同此　伯禮帖閣孤陳云孤與訊同兒前評當昧是兒之前
評緣筆誤多一折耳顧作足前評非今蘇當如施作蘇與今
於之省也今逵當是今還或作進須付當是願付今作劉
施作任顧作使但可疑大抵此帖糢糊多誤兒今逵今作[illegible]
六字皆有失筆不足據

中書令褚遂良書　褚遂良字登善散騎常侍亮之子歷官尚書
右僕射以諫阻立武昭儀貶潭州都督柔貶又貶愛州卒於
官神龍中復官爵德宗追贈太尉帖目當稱唐太尉褚遂良

書標目上失唐字　遂良雖與虞歐同時然少後于虞歐當
置諸後　遂良以高宗永徽六年諫阻立武昭儀左遷潭州
都督此帖府下濕帖乃其在潭時語按遂良諫阻立武昭儀
引義爭諫叩頭流血終始不屈雖觸死身死因其所安豈有
義一貶不勝前苦之理帖云潭府下濕不可多時況兼
乎若必滴血隨地覺似有刻以可居之勢既已執之於前乃忽
悔之於後前後違反不可收拾曾謂遂良之賢乃至此極必
無之事也此蓋僞書者不明大義以為此情所必有故做效
褚書爲人耳目而不知書名義節先正有如此也故其為

書前猶於練略得趣手意數打以後便脚手盡露怒覓空
出矣 黃長睿云帖末云易遂良報辭八侍中前河南諸潭時
無有辭姓為侍中者自永徽六年遂良貶潭州都督前此上
至神龍時為侍中者裴知節王元吉杜如晦王珪魏元成楊
師道劉自張行成高季輔宇文節韓瑗凡十一人未有辭姓
者至儀鳳中薛元超始作相既在遂良後又不作侍中當時
在外鎮亦未有兼此官者其偽必矣按何思此語可謂辨甚
雖無此證以理而推亦知必偽況其鑒鑒可據有如此者
者乎詔何足言 按文義當是足言筆法却是去意當由模

前誤更得沒北當是伏或作北非北下帖本有重美二字顧
釋脫去後居帖本作徒居顧釋作徙居亦誤 按此乃章草
伏字與十卷大令鐵石前帖北字不同彼為北字也右半寫
法先後各異顧反和以為與大令帖同誤也 長睿云山河
帖乃梁簡所書枯樹賦中鈔出耳此庾子山作而褚書之後
褚遂良之四字乃集書者妄為帖內星安性哉字不知從何
處集來 長睿云家姪至帖乃真可尚得意書翩翩有逸
致體愚謂此帖筆勢肥濁骨韻軟緩全帶俗氣亦是偽書學
者依聲習之便入惡道不如長睿何見處有此語董思白每

為學者論書輒亦拈此為本所未喻也 傾郎俊字一作纘
誤

唐秘書少監虞世南書 虞世南字伯施越州餘姚人隋內史
侍郎世基之弟叔父壽無子以世南繼其後故字伯施智永
善義之書世南師焉歷官銀青光祿大夫弘文館學士卒年
八十一贈禮部尚書帖目當稱唐禮部尚書虞世南書 徐
登爵云世南為褚遂良所服膺當列褚前 長睿云世南
大運帖歐陽率更此年帖皆集二公碑中字為之按大運帖
乃集夫子廟堂碑此年帖則未知所集何碑矣 夫子廟堂

碑以今關中本為勝關中本重刻於趙宋之初字雖渦雅然
風神全失此所集字此之重刻本蓋千其字形而亡之兄風
神乎又況永興原碑乎益以知唐碑之可貴而閣帖之不足
尚矣大運帖玄興之道大觀諱玄字末一點以宋太祖小字
玄朗故高宗臨蘭亭於天朗氣清朗字亦闕月中兩小畫
去月帖突一兩日安 當是顧作卒未是兩日二字或合
作雨尤非望汀自力當是望可言左脚痛冀少日望可力
疾行耳顧作耳非未諳字帖本有古傳顧釋作皆誤 臨
樂毅論帖細行字當是款記存之顧作記字草書作去第

上卷右軍帖昭字之不可知與此正同皆當是存也下當是
又星散步迎客耳言學叙論數亦記存此帖但足以資痛磨
書人能學耳次若釋頗學亦通但以草作學於草法殊不合
吾舊作數行草草則與上下文義皆不貫未知非是　米以
臨學叙論帖為俗人偽作信然此書柔緩全乏永興謹嚴意
且其文義至豈書謹空已盡得書以下七字又以別帖續之
文義全不相屬筆意亦與上不類其偽不疑　永興當太宗
即位之初年已衰老疏表乞骸骨不許至貞觀十二年再表
請致仕乃始許之此彼朽帖云未有東顧之期惟增慨歎蓋
其思歸之切已十數於茲矣此必其再請致仕時語　樣書目
事者使為主持得力耳以力當是得力或作卿力顧作公力
皆誤　鄭長官帖頃不篤劉作恒顏作恆顏皆是
唐率更令歐陽詢書　歐陽詢字信本潭州臨湘人貞觀初歷
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封渤海男年八十五帖目是
制若帖乃率更觀書法為管法謹嚴之是真蹟其承與別帖
亦有承示名公書盡可以頤解藩思之語與此略同然後當
依做此帖偽為小楷書以愚俗目不足信也　靜思帖　文義
緩上帖來疑當是一時語　自魏晉來多以使為信故右軍

十七帖中有往得其書信遂不取答之語又太清樓續帖第
四卷右軍帖亦有今因其信答君書相必至也之語此云定
須寄信下平安帖云極欲知君等信息則遂以為書信之信
矣古人問信信字多作訊不作信晉東遣問禮帖云明顧問
訊正作訊則以信為書信之信蓋自率更始　定須　當是
定須筆鼓夫一點耳顧作須未是　至望當是立其言定須寄
信望至六何遲也顧今兩字為一作遲字亦非　此草隋末
以似人偽作　淳化所收率更六帖惟上第一帖偽作答
帖卯刖是率更手筆與其所書史事等帖正同弇州山人
乃有閒閒寒隂之議殆非能知率更者
唐諫議大夫柳公權書　柳公權字誠懸京兆華原人太子太保
公綽之弟歷官太子少師年八十八卒贈太子太師帖目當
稱唐太子太師柳公權書　長睿云柳少師與弟帖末云誠
懸呈人多疑之以顏籀注漢書巫相衡傳云字以表德豈人
所自稱柳不當稱字知當樹意少毅謝帖自云王羲之白虛
山遠公集廬阜遠書自稱名蜀盡乎先羽頒則古人稱字
蓋或有之顧從義云公權與弟故可以字也　聖教帖　盧
永興臨樂毅論帖筆勢略同乃此更縱耳當是一手偽書末

一字篆之　當是敬字亦與虞帖之空字失下半故行押極
施作時未見顧作敬問或可通　按公權當為敬禮又一帖作
書公綽以其頗借工祝致書筆相气換一敬秩遷虞右司郎
中弘文館學士文宗思之復召侍書充翰林書詔學士帖云
聖旨允許守官領職罷書宜即稱所語耶無識時有蒙詔出
守翰林一帖了同時書而縱橫兀勁有不可遏壓之勢與此
相去遠度則知此為偽作無疑矣　按柳公綽傳公綽有弟
二人公權公諒又公綽伯父子華有子二人公器公度則史
傳所稱公權弟僅有三耳此八月又敍帖有弟五人蓋史以

其無甚奇特故不具載公權致書兄弟同氣之情故應備及
耳此亦可補史書之闕　伏審帖展難當是展審右半筆缺
偽綴耳顧作展劉壞壞當是恨恨　王篇恨恨悵也唐林常
宗尉帖碼與離別之恨恨也顧釋是狠非恨非憂遠當是
優使一作復使非帖末一字當是空蓋帖尾押字與前註空
字同唐宋人書帖多有之此因書畫筆快不復多作折故從
空耳米作卯或作言俱未是
唐任逸書　李邕字太和廣陵江都人李善子天寶初歷仕汲
郡北海二太守代宗時贈秘書監帖目當稱唐秘書監李邕

書入翰林日是　此與書出子敬而鼓努驚奔勢更過之蓋
隸習學古之道自此遠矣觀其為人謙謹義烈皆有過人而
英邁之氣大重故其平生多見頭角亦以豪傳不拘細行致
決殺以死此帖云欲使小兒當從宣州去蓋是其從中官楊
思勗討賊嶺南時語十二日　一作十二月帖未詳帖
有散騎二字
唐諫議大夫褚庭誨書　墨池編云褚庭誨錢塘人左散騎常
侍無量之姪開元中仕至諫議大夫按舊史無量本傳無量
杭州鹽官人此稱錢塘人者誤又按蘇題所撰褚無量神道

碑稱庭誨為無量次子左拾遺則此所稱無量姪及諫議大
夫者亦誤帖目當稱唐左拾遺褚庭誨書五行行間有神采
時人目為小褚不虛也　人信忽問仍以信為信使之信
唐尚書郎薛稷書　薛稷字嗣通蒲州汾陰人太常卿薛收從
子鄭公魏徵外孫歷官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帖目當稱唐太
子少保薛稷書　貞觀永徽間虞世南褚遂良以書專家稷
銳精臨倣結體遒麗遂以書名天下而於褚公得之尤多故
時人有買褚得薛不失其節之語此四行者蓋亦嘗規之一
證矣　此帖兩緡緡字三國志俱作錙音茲此當由書法與

唐洺州刺史徐嶠之書　徐嶠之字□□越州人吏部侍郎師道之子太子少師浩之父三世書法皆有名於時按舊史但稱徐嶠新史則云浩父嶠之徐浩古蹟記自稱先考故洛州刺史贈左常侍嶠之真行草名冠古今又浩書山口碣石稱故銀青光祿大夫洺州刺史上柱國嶠之蹟右散騎常侍則當以生所自稱嶠之者為正而舊史稱洛州刺史者亦誤以洺為洛本帖正作洺也帖目當稱唐右散騎常侍徐嶠之書此帖正其役洺州時語　閱梨當是闍梨或作闍梨動止安隱當是動止偶多一小畫耳泉本正作動止第三卷山寺書諸一作正以止作正此動止安隱又以正作止皆由行草偶誤也自觀晉宋僧作勿勿到此始有勿勿字右軍帖雖有是語然字篇不一類之語然是偽書不足據

唐吏長史陸柬之書　陸柬之蘇州吳人虞世南之甥少學舅氏以書名官至太子司議郎帖目當稱唐太子司議郎陸柬之書　長睿云陸柬之帖殊不類唐人語當是臨晉宋人帖或改其語作此耳　此在淮珍於揭刻史字知當是見此帖古刻搨本於十倍字化見知字化本之模搨失真多矣上下無差筆一一筆字當是於趙行所多書一字如魯公論坐書

業使百僚共得瞻仰使字之類耳

唐敬紹之書　按寶泉述書賦注張懷瓘書斷並云敬紹之字敬叔丹陽人官至給事中行草師傅趙半欣黃長睿云敬紹之家世為丹陽尹書與王欣齊名賜號半尊字化因為唐人誤是按敬叔乃丹陽人非丹陽尹長睿亦誤帖目當稱宋給事中敬紹之書大觀帖目是　同旋當是同旋一作同於非甚污一字污字可疑何此皆云恐是自字模搨失耳多字或文當字亦按誤劉作多又義尤未是帖本兩多字皆當是白與奉前陳達書白字正同

六藝之一録卷第一百四十一

錢塘　倪濤　撰

法帖論述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卷第五

諸家古法帖

長睿云自蒼頡至程邈書皆偽　此卷尤荒率可笑不惟卷首諸帝書無一可據後諸家猶謬亡甚秦時未有楷字以帖程邈宋儋間元時人而不知無唐時法帖文當書也不列前卷帝王之次按老二帖不辨爲李更敬祖二帖不知爲大令其也知時卷一帖移屬一帖其不能識別又不足言矣惟智果以孫傳懷素佐僧之宜則於前後之次舍華獨其兩帖無可主名當以古法帖目之耳

蒼頡書　蒼頡黃帝史也帖目蒼頡首處史蒼頡書見四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蒼頡通於神明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之象博採衆美合而爲字是曰古文孝經援神契云奎主文章蒼頡倣象是也今此書字體不可識按其筆法風力似從金文之古意乃與後世不派無重五非古文故余往西京得了不與拜十餘類石道大小二家之說無世簡史古史云蒼頡象形謂與其質世絕其跡無傳何據以此爲古其偽尤矣

夏禹書　大禹書傳於世者惟衡嶽岣嶁峰七十二字筆法蒼古多不可識然鑒者尚有蒼奇存不合法語者而不中倫類竟而不合古之疑今此十二字全與岣嶁不相似又余嘗得大禹開山碑乃大禹風之也水書有四字叢二字亦不可識然筆意殊絕視之可以上走于之可以入地定非大禹不能今此書又與開山碑不相似其偽不疑　右一書前闕前一二字可識者然既是偽作非必盡有本不過以意並書漫作數十字分別部居以此爲某書某書耳幾可識者亦不足據也

魯司寇仲尼書　秦進母云書司寇仲尼書蒼吳季子墓號也按在丹陽季子墓上字徑尺餘有張從申記云舊本室藏開元中右采訪殷仲容墓搨其書以傳大歷中蕭定又刻於石以上字畫並從人依放爲之者也歐陽文忠公謂孔子未嘗至吳不得題銘季子之墓然則季子墓銘其來者納疑非孔子筆應依放爲之者也　此偽書者自取延陵季子碑於十字中取此五字又於前後另摘七字共十二字以爲是孔子

書按延陵碑字長至尺篆法敦古李陽冰學嶧山碑得此而
後變化耳此碑即非孔子書斷不是賞以後人作今此十二
字筆力纖弱比于延陵碑相懸倍蓰又且所存延陵碑五字
形銷雖有精神迴絶處欲以冒千古識者之耳目吾誰欺
劉昌詩蘆浦筆記云孔子書十有二字內有吳君子之五字
與延陵碑同是看後人得於塚墓上拜十字碑者明皇命殷
仲容模搨大曆中蕭定重刻於石張從申碑陰記謂開元刻
於宋太宗紀中遂出十字碑後謂劉昭始取延陵碑則可
謂延陵碑行闕此可乎又闕始建十有六字此誤以為十三
本不足資鑑辨後書之以當一笑

史籀書　張懷瓘書斷云史籀周宣王時為史官著大篆
語見文摘石鼓之類可考古謂之籀文又史書所因當相近
史官史籀書　長睿云史籀書傳世者唯陳倉石鼓耳今此書
以揚州儀興寺碑比字殊無三古體與其詞皆唐人筆也　樓鑰
攻媿集云黃伯思謂李斯十八字乃李陽冰篆工甚模明
州刺史河東裴公紀德碣中字此史籀書即此碑額中字也
蓋今碧落碑第一字唐字也陽冰試其碧落碑故用之州裴
忠之字杜子即此字之本但無羌字從以明字應內識之

特以大為小耳望纔書考此碑之語耶　徐或作楊絳作
劉穎亦知少溫好碑有唐五十二處唐字正與此同王著蘇
守宜詳考此碑耳

秦丞相李斯書　李斯上蔡人西入秦位至丞相斯以大篆始
省改之以為小篆著蒼頡七篇皆是　長睿云李斯書米
元章不知何人書後於其文乃李陽冰篆王氏所撰明州刺史
河東裴公紀德碣中字也其碑字云號所從出唯譔以辨
時故此殷以斯同致篆之則法今非公之作者以為鄒
魯使人子長幼各得其宜此帖乃篆田時書十八字為斯書
與碑中篆而筋骨甚不云不知何人書蓋未嘗見此碑耳

秦程邈書　書斷云程邈字元岑下邽人始為衙縣獄吏得罪
始皇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益大小篆方圓而為隸書三
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為御史因其字以為隸人佐書故曰
隸帖目宣城秦郎吏程邈書　表使所以趨始從佐字令吳
碑於肯隸字為程邈作此碑乃是小楷程某千字亦改易作
以為今人甚是陳云有此類一生今此中有褒也依之
此帖乃其孚未章語末云與某帰一手行其筆去稍有
小字微缺廿字　不同

宋儋書　按寶章待訪錄注云宋儋字藏諸廣平人高尚不仕
戶部侍郎李文敏家後歸秘閣刻校書郎錄用寫稱為秘書有
校書郎宋儋書　長睿云宋儋唐明皇時人學鍾繇法作側
欹殊失大勢至於此也不知唐人意以為遠古人歐虞
所遺筆如其書至此儋所書高山達峯禪師等碑傳於世寫亦
不甚工　書人論云宋儋筆墨精勁但文詞不媚不足發其
書來試以其人不解此按續書便不足觀如儋書豈不可棄
也　按宋儋書魄力雖微覺輕淺然一正一偏清思從之其
有韻骨雖唐人賦楷斜戲習氣盡打打碎殆亦當時矯然

絡倣之也長睿謂其但作側媚殊失大勢依倚附己意所
未許　竊謂當是其結作如斯作什尤非驕宕大似作晞宗
誤竟以大歐竟字觀未一結蓋避宋諱不得當是不復一
筆但有旨故稍似覺且頗似不得具不誤
衛夫人書　張懷瓘書斷云衛夫人名鑠字茂猗廷尉展之女
弟恒之從女汝陰太守李矩之妻右軍少嘗師之永和五年七十
八知此當稱衛夫人書　東坡云此書近有晉人精衛夫
人書真晉人風流宜寶惜耶　米芾書史云劉涇收蔡王晦
永和中將為字待暮帖一為曹參帶本帳妹任作大賢

也又有李氏衛帖比今所見字多有其所缺也又有一帖
次節過帖亦奉在蜀帖中久矣衛恒帖衛亦奉入閣帖也
皆與觀閣一種偽好物　長睿云衛夫人此蓋唐初李懷琳
作事日竟泉述書賦如李懷琳中往東晉又書世傳七賢帖皆
懷琳作也此與衛帖於後變而其為于雲齋帖云是
晉不作後貫瓘時所書規模字數多然年所年一十六若晉
史至一至了噫誠作論筆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已十許年
始見韋有論書一卷高略云微字體妙變手致全篇不
當漢迎以求內覺功廷此偽帖與衛隨世學規模鍾繇

逆歷多載年二十著詩論草隸又云筆勢洞精字體遒媚當
稱取子嘆數中語欲小改之遂失其句讀今世烏識宜無何
不悟此又既與師帖句當著名不但稱夫族及姓也以數事
攷之其偽人疑東坡論此帖以其初從力能從會為偽未中
其病蓋自二王以來諱字甚多陳為諱筆在矣當二王筆同
製不可據此定其偽也顏安和云春秋婦人稱姓如周女曰
姬宋女曰子齊女曰姜是也長睿未之考耳　按此帖雖是
偽作然出自李懷琳手猶有魏晉遺法不比偽理逸書規模
樸拙了乏生韻也又衛夫人本晉人而云諸晉尚書館書

流穢皆無可如此帖之非晉人書矣

古法帖　此帖疑是子敬書以前尾無款之于遂失主名耳李

春宮陽〻會稽近地也　以中勝劣似小勝塔上筆陡逸有

一折耳妃媸是筋依以非九子當是晉元子作元作元當非

隋

開皇十年帖大觀無

此當是隋文帝書開皇十年十一月文

帝始此書瑞〻當十二月即從此及敬錢氣書品二十一

年十、日又禁毀佛天尊像神像盡天帝知詔是日漢復佛

老故此獻法藝則書無字乃至如此子但紙日以為頒朝法

帖遠夫君考耳　余從前考為新代帝王書此帖應序入首

恭唐太宗書之〻　長安六帖中敬子眼直友蕃事代中葉

也君時供府志旋詩耳示指以之為帖非也

法傳智果也　君識云智果會稽人居永欣寺上曾謂永師

云和尚得右軍肉智果得右軍骨還他隸錄云合處不識古

人然時有增心　晉長公云子武帝評書乃命東陽仿有果

見當下世存知表陳　今此六梁武帝評書誤矣各果武相

得者評各種甚至讀者之作二十八人其初表書評者何右

軍至李斯凡二十五人又分敘有種繇蕭思話羊欣之三人

共二十八人智果此書乃兼宋兩家語時為某帝撰作為袁

昂所謂楚則失之吟亦太恐得此長容豈未之深考耶

梁武帝評書凡三十一人此帖存者止傳處王子敬羊欣阮

研徐化韋陶隱居吳施王獻之薄紹程曠平蕭思話李鎮東

范懷約孔琳之李嚴之鄭紹之鍾會張伯英鍾繇凡一十九

人袁昂評書共二十八人此帖存者王子敬羊欣阮研王儀

同殷鈞徐淮南陶隱居吳施王子敬蕭思話鍾會王子王

邵鄭厚曹喜崔瑗張伯英衛恆李斯鍾繇蕭思話薄紹之

凡一十二人中間有者一十一人交此亦無者柳惲程

邈一人惟見于曹喜　入彤於袁昂評所存僅十八人耳各

人評語皆互異或有參錯袁昂以爲長秦前鑒之誤　王僧

虔書果成作如王謝家子弟縱雨一字末去皆有一種風

流氣〻但依關第衣冠裂王子敬書梁評有絕眾超羣無

人叶擬入草此帖無之苦也不共式字表評作

以今關此年雖方怜此作四鄰如上無雖于手欣書梁

評此雖〻如以此表評作如大家婢為夫人雖處其位此以

一如作似以為作代又如大家雖處其位六字阮研書品下多

父字排在依排宋袁評品又下有蕭悴二字此帖無之王僎

以字宋評閱表評以殷鈞書梁評阮表作鈞下作均息屢使

入此如使字甚有意于此作之不存意氣滋韻以乏精味此
作而分類行足精味除雅之書梁評同但此以殊不終之作
然以見之袁評作徒好尚風範終不免寒乞陶隱居書梁評
龍性狀下有雖字袁評形狀作形容駿快作駿快之始書梁
東瀚此以施澤評什一往聞此無見字袁評嚴柳唐梁袁評
何關蔓書書梁評體袁評同此性之道人作逆之于右軍書
梁評同此惟以雄逸作雄強袁評作如王謝家子弟縱復不
端正者爽爽有一種風氣此全晉梁逸書梁評同袁評未同
無如力二字大體止一與字程曠平書梁評如鴻鵠高飛此

如鵠飛　一字奇趣頡頏此多作置一字又如輕雲乍散忽見
白日此作初雲之見白日袁評蕭思話書梁評同袁評
體李鎮東書梁評惟芙蓉下以之字文綵下以如字袁評
蔡右書子袁評皆係約高字評有書有力不字行無功
凡以功法作今行草行之字迥作草書　宋袁評韋誕書
袁評皇象書如歌聲繞梁琴人捨徽此作韻音繞梁孤松獨
舞孔琳之李徽之薄紹之書梁評皆同袁評孔李可觀薄紹
之全書秦徽史樸邀扶風曹喜書袁簡觀鍾司徒書梁有書
有十一意外奇妙此十一下多種字奇妙作巧妙末折絕倫

多奇四字袁評巧妙作殊妙絕倫多奇作實亦多奇崔子玉
書梁評與袁評同此以一枝作單枝末又有絕望之意五字
邯鄲淳書梁評與袁評同師宜官書梁袁評同惟以袁鵬下
作翩翩二字不多而字梁鵠書梁評與袁評作如太祖忘寢
觀之疲自此全異張伯英書梁袁評同惟梁作漢
末有此任作衛恒書梁評與袁評作插花美女此作揮
花舞女袁評舞笑鏡臺此作援鏡笑春鍾字疑定謂人來一
調入相全在靜實袁評同靜密作靖靖韻有所用鍾繇書
梁評同此以密麗作密鶴遲下謂那字袁評作意氣密麗若

飛鴻戲海舞鶴游天餘同梁　黃山谷云鍾繇書有十二意
外巧妙梁武帝觀鍾繇書法十二意謂平直均密鋒力輕
決補損巧稱與山谷所稱不同又梁武評書論鍾會有十一
意外奇妙袁昂評亦則知所謂十一意外奇妙者乃謂會
非謂繇也　長睿云此書字去局促天和大小疑非智果書
果號得右軍骨智學其肩亦不至肩斑鈍吟雜錄云長
睿疑智果書此不習南朝書法也按此書字法古勁行楷草
章無法不具智得羲之遺意信非智果不能惟行間忽縱筆
作大字雖不毋體者雖名變化實恭習氣所謂僧氣未除者

正謂此兩學者不知擬而效之使入邪道不可不戒　自宋
齊以來書法大壞僻謬百出唯懷仁智永宿學習素墨字前
規不失標晉還意二王後得書法正脈者惟此二僧耳而永
師閑雅風格更出懷上自首至尾略不失節大概作一師承
弟獄史程邈志其名一作志一作志當是篆隸奉而勝之
程邈曹惠而傳尹表留無此當是書之以意增入與前後文
則一體
何氏書　長睿云何氏書者若云何人耳或以為何姓非也宋
以二知於別閑宰吏書良是　李化以此兩帖列於古法

帖之次目為何氏書並不能定其為何也唯米老目以為宰
吏書今研究之次苑景宰吏進筆亦似米老精鑒太老辨閱
帖真偽又屬高鑒帖王著當外是此識力逐問後人之小覺
後　兩帖皆宰吏得真書事化所收宰吏諸帖此當為長
人館帖如字闕末一是左字闕末一帖自字闕末一節冊
又讓宋師宰字嗟太深定不能再世何在亦如此不可嗤兩
當是不如諭徵帶書書俟有此筆獻卦而耳頗作皆非宋當
是州在筆佳果此唯以帖為帥帖宣正如此陳悵帥非宋當
是竟承訂年文稀度書書讀竟字相如此頗以為誤大是

第六帖放當在兩宜作收或作部亦通切怨歸文義當是切
思歸盡則從忽字蓋緣草段中間兩筆轉處稍輕耳　三月
三字與此前來各帖首字同正是二字非邑非足
蔡琰書　後漢書列女傳蔡琰字文姬蔡當女興平中亂流於
南匈奴曹操贖之帖既當稱後漢蔡琰書　山谷云蔡琰胡
笳引自書十八章極可觀不謂流俗誤兩句耳云何章帝
一手德曾意疑是　漢龍陵當是誌龍陵後作龍非
古法帖　敘祖對視兩帖皆王子敬書臺見兩十數此內自為
古法帖不謂字書草字乃魯從何此日既古去帖後知其為

子敬書以後改正故重見耶　長睿云敬祖王子敬亦武岡侯
帖也但大令不同時見非其書按子敬與敬祖為再從叔伯
人敬祖以元帝時為撫軍將軍子敬卒於孝武太元十
一年年四十三則當生於東晉建元二年上距元帝之世尚
十八年敬祖文字非同時人無疑長睿鑒最是然此書
頗神駿且見唐摸斷知非偽或當時自此一帖一千敬書之
耳　敘祖帖文使多間吾宗稍因帖刻此帖乃唐人所摸依
敘使程釋文義當以唐摸為正　長睿云欽不受授以下二
帖當諸帖中與昭烈問答語有一段可涼權據柯王秉以

上個之文床村拼訣前既十卷王大令部中有章草書雖字
甚大小微異而筆勢若一大足金簡竟作广語此文雖此者
言亦史家稱色之文中石亮四亦史家所記米況謂完書差
十里夫此帖當是後人書蓋與此公約奴帖筆意同　長睿
以蜀志二帖為右軍書何疑學者去夫有能為章草者多
矣右軍大字靈靖謝于雲母得之其不待之妙此公錄有名
未可書頗不得主名不據強為排名目為書去帖工當爾
長守之大楷以鑑摺為弱小者也　帖標多張旭書不知何
據　十卷大令帖標題一段當在此一段後　殊不能後義

文作何義觀此知以為侯物古仲字表許楷街也作留街此
書者以楷觀快楷作可疑居謂鑑誤後世當是計一誤作
此　豈因帖筆同當是豈　章草以字正如此劉驰誤作也
表　好蓋是表於章草有似表耳觀作表非不可其當是不可
與皇象與之正如此或作欠非
作袁章書　懷素字藏真家陵人好草書自言得草聖三昧樂
筆堆積埋於山下號曰筆塚嘗一日九醉時人呼為醉
僧帖目當稱唐僧懷素書　米云此章草倣擬懷素書雖狂
怪然極有勁此書有狂縱無其有勁與下張顛書筆為正

合大段侍書篆本問帖為失肥扁千古人真耐目耳鑒者
推許太過自為古老省過論也醉僧此帖蓋後學學其
宜其來米老之疑也
張旭書　張旭字伯高蘇州吳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
筆唐張旭任為常州尉此自當稱唐常州尉張旭書　二帖
大觀作一帖標目作隋僧智永書智永陳人非隋僧也
前帖既收劉作後帖作後自可通
之虎帖　元章云接屋足下二帖乃羊欣書末有欣白字
民當不據屋意適二帖真羊中散書與唐薛邕家所藏筆精

帖字勢同然去帖本在中三月六日帖殊不類後六日帖乃
偽也羊欣帖真羊公得意書可以為迹少其迹矣　梁武評
中散書如婢作夫人不堪位置婢之評為重要米書學中
散故世有更變之目此未帖同二字未必當作欣元與上一
帖同羊欣書作重量不能鑒也　微按東坡跋帖乎云蹇
此帖同接本帖有空闕字此僅避此按字當如類韓壞
者為是真黃鄣當是直多命繞誤作宮杰帖下有醉宜字正
作茲未題帖在空闕懸誤作不同滿宜下大觀接重後也
字然後以移上闕屋九字并耳字終之文義為順又移三

問屋九字差小偓及前後之字當是於行間添寫筆勒時誤
以入行又不詳文義故兩行互易耳　第二帖既之當是既
即顧後有作迸者當是行者劉顧作慰君非慰對者少當
是慰對者卿必顧作告令人可疑下便有令字筆法正不如
此無了當是無了言吾令年病無了始小差也或作無耳非
大小三天劉顧俱作大小會使可疑當是大小令康叔吉叔常
無了小差昆富了大小令富康叔推為忍殺日耳無了當
是昨之論作每日未是與帖中只帶上作點者皆是重字
不是日也云云以為之音水當是玄昌之間可與音介
亦言玄昌書體可與音介致之也劉作玄詞可問可足介亦未
是得之當是勿勿劉誤作之之既之當是既即與帖有同劉
顯作既與可疑宜入當是宜人劉誤作且帖末得時當如米
亦作白啟作頓得亦可疑大抵此帖摹勒多誤不能遍定是
否

淳化秘閣法帖考正卷第六

晉王羲之書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從子尚書郎正之孫淮南太守曠之
子也起家秘書郎徵西將軍庾亮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卒年五十

九年贈金紫光祿大夫帖目當稱光祿大夫右軍將軍
會稽內史王羲之書

劉得書帖　此帖米芾目為偽作黃長睿亦云然姜白石曰自
唐以前多是獨草不過兩字連屬若累數十字而不斷號曰
連綿游絲此雖出於古人不足為奇反成大病古人作草如
今人作真其相連處特是引帶右軍書雖隋唐韓翔實則左
規右矩未有連綿不斷者至顛素始專用此法釋智永時未之
有也此帖字相連屬如筆不停綴者然既之類從無帶俗韻
晉唐以前為皆無有顛乃近世不工書者偽作乃不列之論
也　中字草法作中帖作如多一斷不合中冷頤輝作中冷
按右軍帖有中冷無頓語則此正當定中冷中冷莫之猶
言中冷無頓也偽之劉作悚悚顧作憤憤當通都不知足下
史つ言以中冷靜眼不知足下到門甚無意也顧輝作案一
非劉其筆勢亦是門不足一　此帖不論字非右軍即其詞
句亦只是從來流俗語長書疑之良是

知欲東帖　知欲東帖與上邊得書同是　手偽從前差承
來對也不等帖皆同雖筆勢柔弱要之皆偽作也　謝是顧
輝作謝欲興寫未下半多一行定非故字劉何釋作吳或近

之之何當是人何以誤作之何

孟康帖　與上二帖一手偽作

奉對帖　此帖九家中有兩以字劉顧據上作此一作以按兩
以字筆法同自當是此山谷鑒是　林字亦當作以然右軍
皆書作以與以字同故劉顧遂分為一　又以李真作㠯與
已字同故右軍多用以為已蘭亭以為陳迹是也此等處
右軍帖處處本來筆取以單人以馳於須皆用以之已

汝不帖　此亦偽作米於前奉對下注已上四帖偽盡以此一
帖為吳郡模鏤紙同雖老米亦復不免何也　前之當是前

六隱帖倫作無

徽之帖　長審以自惠帖書甚熟快其中開諸帖除瓌松中秋
二帖左右之是書餘者近世不工書者偽作據為得書等帖
長審以為偽作信是此每至帖筆力疲軟神與氣似右
軍書然此之右軍清駛有餘此右不足耳長審自為述世不
不盡偽作恐是過論

日月如肥帖　此與上奄至帖長審以為是似右軍是也米於
此帖不注以上二帖真則竟以女不可言帖亦自為真矣迷

孫枝帖　張彥遠一五帖錄作枝當是王謝子弟小字右軍帖中
於此何之有臣餘所謂說作手知文義安所去則是諸事

由疾書帖誤　右軍法書眾甚貴寶所以大規石知故在古
今絕品十七帖是其題標有名之書昔有一字恕張舌以此
插貫右軍凡筆勢與張者皆非也王侍書摸右軍如乃以此
等與張之書為右軍者選定以此為右軍絕奇書耶其無識
一至於此

雲捐勿余帖　此帖筆頗青提與上奄至日月兩帖略同然時
見如張能當是此書中之青謹者而狀雖移神氣自一不可
為其獨選也　考異云日月如肥重頓事至學此帖張彥遠

帖錄所載皆以兩帖大觀合為一帖寫誤更當分不然類此
闕文十七字頗以毋欲誌何耳然後世想像妄加工何

處極幽簡帖　此上重極帖筆法正同有行楷謹嚴後則恕
張之到物手真然矣其似可疑　如奄忽至此福至此筍、
手中非是一手有是一時物猶重健和以好張字頗幽簡
則無懈似笑然之是當時好手所書故來無倫以奄至日月
二帖為與此上說得書等帖佳亞故大類吾何稱此而帖混
李北海所臨大是有合

有別與夕兩帖　此二帖在十七帖中題標有名之書也長春

皆列在側中朱晚米於是夕帖下注以上二帖真行并以慈
續此篇仍真矣亦誤　有別帖以唐摹十七帖對校蜜字悼
字實字投某摹損皆有失筆其餘字形雖似神觀迥絕故知
贋物六首並虛　州前相公頓首武溫也稱帝時遣桓司馬
西州請軍事安西將軍辟謝奕為安西司馬故云與奕外任
也無奕謝尚字仁祖謝尚字桓溫有年中不使當奏安西壽
春進號安西將軍故云仁祖日往也　是夕帖使君謂本官
全泉本以一抹堯似欲字合字誤也
便安和帖　此亦偽物大意既足　小與前日月如馳帖同是

事此帖便病前帖便背意也此當在日月如馳前　松上
下松郎縣松古人于字或單稱或兩稱惟意所適右軍於郗
曇或稱重熙或稱熙正同此於謝萬或稱萬或稱阿萬則更
稱名至於名上加一阿字尤見親暱之意何而稱小是
至施作對按軍去皆是至然文意當是古便疾至而得小
差此對也蓋緣行筆太速故有似至耳得京漸和帖作判也
作和當以和為后宜得京乃漸和耳蓋亦行筆速故
得足帖　修數王吉之世將兄三子應別州刺史帖云惟其往
遠音問不數當是其在荊州時也司州王胡之字脩齡朝廷

欲修復河洛以胡之為西中郎將司州刺史假節以疾固辭
未行而卒故云司州疾篤不果西公私可恨也此帖唐摹本
失州疾篤一行十一字
此諸賢帖　遠近嘉多小患得當是嬰言遠此刻與語賢異多
小患也劉假作須未是遠人名右軍有得遠嘉興書等帖但
未詳何人耳疾篤不得數為數篤為數　一字但有失筆當由
模損有誤為一作可　米以此上兩帖為真黃伯思俱目為
差近遠以論今遠
宰相安和帖　恐亦偽　長睿云或云此帖乃郗愔書宰相

者蓋文皆作相上時也假生者殷浩也然此是書悟語耳而
時字簡迫世人嘗作愔書但無迫又早年抗衡此書了無晉
韻其非審矣
敬豆幾帖　此與上宰相安和而皆是偽作　豆或作宜非
諸劉胡桃帖　此是十七帖中是二子累陷佳主致春小象化
核入行中書徒之　知足下行當是吾所欲驗為服食要
知足下已行之也帖正作得及其真作謂誤也　前部帖
宋史稱其栖心始毀樂性夫王羲之高士許詢並有萬世之
風帖云頃云服食方同進之吾此志知我者希是也

…以上三帖為真此亦以前假且疑帖為真矣蓋
謏呻吟韻吉伸切特上而聲聞也後漢張衡傳中呻吟呻
訓作呻風誤
又貫帖帖 此下二帖與前姨母知家相承知此帖以來同為
偽是也 旦孝二字顧作熙按草法當作理今作延當是
傳摸之誤悉當是存字誤通鑑書譜謂以字錄存字社此劉
次莊作孝陳去非依學宮非熙謂重熙都鑒子曇字右軍妻
弟也參後有兩重熙帖亦但稱熙熙存亡正過後例於求之
言知古理不審亦應據此好改改亡當求之內事來云前企

一 碧雲樓刊叢書 卷第二百四十一 二十二

轉一一論之以悟其心蓋是重熙將從郎下郡時語 顧云
帖中一一故字當以正邊旁組名正故之代作書此可或作初
月或作一昔及他正字皆以攷代之也按欲說敢是述入不
解此義多以求正為攷或以孔語解之以致者正此不妨適
用又以鄧人名用所移者鄧致多攷愈遠愈訛寸為一笑也
疾不適帖 此亦偽作與上又不服帖同出一手 顧云此帖
語重十卷但十卷以搞亦一字分作處字又少一為字本帖
小字當一字旁各加一點當是謂此二字重上司十卷業字
血點一作愛之餘皆同 飢色可可飢當是肌劉顏作飢誤

一作陳非當如劉顏作陳
七兒一女三帖 此下二帖自叙十七帖中真 晉書羲之
傳羲之七子知名者五人玄之早卒次凝之歷官江州刺史
左將軍會稽內史徽之歷官黃門侍郎操之歷官侍中尚書
豫章太守獻之歷官中書令贈侍中光祿大夫晉書所載姓
凡五人尚不及肅之渙之按世說新語注載王氏譜云肅之
為羲之第四子渙之為羲之第六子中興書云徽之為羲之
第五子惟肅之僅見於蘭亭十五羲之之子所不詳其行次
然容考以地當在第…為之列其末亦之疑之後之肅

二 碧雲樓刊叢書 卷第二百四十一 二十三

之數之操之獻之右見傳文謝世家以凝之為玄之完刻奉
知所謂後一大孫為字多帖妻之十種…官…書今書帖
大令之假表云王姻劉氏在餘杭當視是存者是也
省足下帖 此當是謝安州刺史問江書皆稱青永和三年撰
為攷取鄉書勞偉以插為益州刺史顏當在第十七帖中多
二日第貸是似插事此亦在十七帖中故知同為與撫無疑
也 當然卿大足後作述勝作生施之之當以施為正言可
林果光卿也和為入足故也十七帖述字化多一
折字化乃偽模誤耳文即帖字

謹封帖　十七帖以瞻君平下分作兩帖淳化合之又唐人摹
本謹閏帖中今字下有月字所在目人不以副此二十字闕本
失
夫人平康帖　元章云以上二帖係長齋云夫人及發齋二帖
亦後人依放按此二帖與第十卷大令鄱陽極熱等帖行楷
雖不同筆法則一右軍自會稽還後多不自書往往出代書
人手此一帖正當爾然風力遒勁猶有正脈與一切偽書不
同　蔡行狀所云當是謹筆稍偶爾耳或釋作宣作
蔡家亭至帖　與上夫人平康帖同出一手　按此後散勢帖

小佳帖奉告帖鯉魚帖月半帖述得書帖暌書帖一日一起
帖侍中書帖敬豫帖似當出代書人手惟廣休一帖則與前
日月如馳等帖同又是一手所作
送下散勢帖　後以於恨頓作恨恨或作胡恒按晉哀帝郎君
秀婢如請以恂恨與此正同恂恒當是晉時語作恨恨恒近是
胡恒則大非矣以漸爲又當是以漸消之言得散力疾患當
以漸消之也作想非　散勢以下七行當是一帖上闕人疾
未乃有遂文既一貫書法亦一律以末三行另分一帖誤甚
分後以恨恨二行更爲一帖尤誤

时得見帖　此卷重既見有三帖前既存之正此復於何存之
按遂重既如凡皆遂重既事按史郗曇以二十二歲卒後帖
正書既復節鎮下帖時語此帖所紿知其惠甚前帖則其垂
死時書也蓋三帖並割置
知足下連不快帖　此亦當是與重熙書同上帖蓋一時事米
老以爲智永書臆決無據
小佳帖　此與前足下等帖筆法正同特矜縱耳然有正脈與
奉辭安和等帖不類亦當出右軍代書人手
奉告帖　又之與晚劉關但作見之或作兄亦通

鯉魚帖　大觀以爲之與之三字連上帖送此以下另爲一帖又
南唐刻本於下遂鄉里人往一行之後與淳化大觀異
知字觀皮避宋諱
月半哀帖帖　米老云此帖下必已上二帖真按鯉魚帖與上
奉告帖筆法正同米既以鯉魚帖爲真則亦當以奉告爲真
乃獨以奉告爲僞吾所未喻又此二帖與奉告鯉魚兩帖筆
韻亦稍與前夫人平康等帖同月半哀帖帖雖筆勢稍縱而
神韻自一時當出右軍代書人手　哀帖當是哀帖舊作哀
悼未是懸耿耿遂反不天當是懸耿耿至句句內不異劉作至

兵翰不既誤再拜諸本皆作所同惟缺太多一折作何
書鄉里人姓帖　一行當別為一帖大都得之字化變行書耳
劉頓與吏不行此為一帖殆未細審耳　以下三字也似行下
一作兵當非當是一一言遣鄉里人口道一二耳
大雨帖　東坡云此殘缺是晉人筆也乃知其帖中兵作相字
山谷云十養之能行此當是漢唐以來字蹟　九字云是
書也　一月帖　長睿云晉宋人書皆送張說詞範多序中所論皆非
行旋放此從是月六日有詔與參變問相寫且中後從能以
著錄此當是後人集逸少書為此帖而已其前是敗語不成

覺耳其筆力乃筆疑是後至之非也米以是月也以不由也
不知何行成下已仍蓋長睿以為書皆之也　以從後貴皆文當
是以從劉頓作作以從非紋當是疑某帖關殘改山谷誤
作到戲喉書文猶作而其時文體作帳　此帖筆力後弱且
體全非大晉是足集書足暮集石軍書是也山谷以
為承與其時書其是膝說
元得書兩帖　兩帖但皆出代書人手不一一當如旋作不一
一劉頓作不具未是
閣別帖　山谷云閣別以下九行皆是永禪師得意書　長睿

山谷別帖字既甚惡又筆語多蝴蛙遠少書而疑　得此帖
訓致纖妍當是宋齊後人語不類晉人山谷此帖是山谷
以為永禪師得意書亦是臆說
日極寒帖　總似宣和閣帖後用途亭傳掉雖勁獲要皆是右
軍捺筆
廣休帖　此亦偽帖似前日月如此等帖皆出一手卷多不著
失之遠劉行建追建既作者非
建安靈柩帖　何此帖云諸降帖平此帖遠殊在王氏何家傳
曾有緒石軍帖傳至今者必開方有二十餘軸多唐人鉤臨

則此妙迹恨未得見當見米南宮時皆帖也　永推下實皆
貼有滿字此當由模損脫失知由今若若字張作告或作昔
作執皆非閣閱釋作若疑是聖教序與萬集本道字從此
逸去也扒當是也劉作報張作扒誤
日一起如　元字以此兒為旅加其長睿云米論多以草字
是大字為非二王書一帖家之理恐未免誤此及下待如
敬豫一帖皆當出代書人手與前夫人平康等帖正同　殆
劉作顧誠作他皆非顧作頓近是
侍中帖　侍中多以中書二字乃一顏書公論坐李刑部尚書

上株閣書上二字六書尚書等尚書三字植之書下一點劉
謝會作書書不可急除去皆此皆丁一點皆作り此當是傳
中書令二字中書令此本是余姓也須增作
從中
敬豫帖 敬豫王恬字也以下嫡唐太相摹子濬劉作崇陳作
像飛以為揮作嫡以知其書本皆摹子作之小本未能
第四帖卿可豫此卷獨別帖想清豫及此敬豫帖七卷長素
帖得敬豫佳知此法當以不疑
清和帖 右軍草書無不中規合矩此帖字多荒率格亦不遒

當是偽當米老以為真跡遒 當是別作吾獨作知俱可疑
當由摹有失筆想三字處作處或作康顧作庚聊或是遠之
劉顧作王或作至至或是下無所主以大與此帖摹揭多誤
遒得僞帖 元章云此帖子敬代父書長睿云非也字勢固象
既非獻之體而中云吾老矣餘類春盡惟在手筆耳大令年
四十三無子與此不合按右軍七子玄之早卒長當是玄之
在時語 一其失之當作哭或作失作收當是作先乞似大
字尤非 俱有誤塞當是綾麼或作撥按有筆作書 以致
子敬帖 長睿云此帖有非遒人書是子敬非同時人也按子敬
遒人作父行帖以子敬之子則是同時也長睿誤至謂非
遒人書則不刊之論矣 給下二字未詳劉顧作臨川應大
衣姓帖 又按山谷云此帖當入宣和御府所書譜所載者五帖
懶然且後蟬紙及内府圖書之印皆真知裝也故帖入金書
裝誠又小裕陵於筆當是真跡無疑焉唐吳純疑處有突處
自是前中書上部尚書嘉靖間歸錫山華中甫刻真賞帖摸
跋精良此淳化上摹此帖莫暁今在華亭王儼齋大司農家
當從借觀與真當時所刻不殊毛髮乃真賞本有明第一佳
刻也 按張彥遠右軍書記此帖文句有未豫須滿之文事得

其書知已已二樂云取來以來廿日進僅嵩不知於任不
知帝桂別作獵目決其共為辨此字分旦與上然在和別殊
當不可言也凡五十九字真雄無之然彥遠所錄宜不虞有
世以由後半失隊耳 謝書云當依一本顧作具非已還
未能以閣本末字不出須當是樂按目錄未字正出類乃閣
本誤且至引之處劉誤作則多所七張彥遠右軍書記作吾
所盡也況也無未足
想大小皆佳帖 此帖摹揭多失誤知貫劉顧俱作知賞可疑
桂陽太守是伏扶或是人名故大有時此今也劉顧俱以此

一可疑……若作下已則點連上字主當作主若以點連
下字作至則小し或當是不一又不字仍點多一曲作白萃
碣有作有天書八會絲亦可疑或合一字作還非訛歟嚴
前多一折當是一眼散僊僊仍作之訛坐頓不數名郎若
也又所作紙字人呼聲側理紙君當如字亦有此筆
太宗帖 諸筆皆如傾作領筆劃作頓筆誤司州以为甲複以
當是此劉顧作以非大奴以還美以當是已有單用多書以
為已前於前來對帖已詳之或作此誤
司州帖 公私之望一本之下失一字袁本作得十等書以當

是大古人書多以右為上點連畫并書如宋作宋之類不可
一二散今楷書僅獨等字大傍作牛可見僅揮誤作入 帖
末大宋中郎心字與本帖字形不異當是書所與晝人致右
軍帖 有如此淺紙僅謝一條此類古人此與人書多不書
所與書人姓其有姓者並為後人加之有之人古人此與
人書皆以己名姓所與書人之前書某人致書於某人也今
人多倒置
得其人書帖 多見人當是得或誤作卿以日當是此日與下
以此為全書以字不同餅中餅字或作御步米切殷也或作

餅邈誤切肚也按帖右旁手多一折當是餅
伏想帖 此帖米云俗人擬筆細摹散散書多似以前諸帖
不類又案詳此下有日兩帖詞氣皆有王氏風氣皆唐人擬
筆此殊蹇謬以一加大抵是
想弟帖 前子當作是奇以為非遠小書此帖筆未正下米
各同以为真而是奇不加發正何也 不東坡當作從
後亦遠然文義當是俊也或作得後非吉想弟必是遇得覽
得狀者不更俊更則欲難道臨書但有數想耳 私欲當
是斯從顛倒欲非以定此書當是將此書書既定以此

一字似以致呈加點別之斷作似非
節日帖 宋本作誤作雨
僕日帖 長睿云廿日疑之下二帖皆體雖繞詞筆皆有王氏
風氣亦是唐人擬筆臨寫欲其撮也又字頗可見當是僕大作偽
一作足皆非
定聽帖 自疾患至此五帖皆偽右章但在已上三帖則始終
以想弟一帖為真矣次之
息發帖 此當是其此發節頓下裏後書先是北中郎將尚
美不疾朝廷以為為美軍司加散騎常侍頃之美徵還除冀

北中郎將都督徐兗青揚等諸軍事帖云荀侯疾患想轉佳

荀侯即荀羨也羨以疾徵還朝廷即以曇代羨右軍意不欲

之故云得觀此[illegible]後當可言也[illegible]當是得[illegible]頓[illegible]何打動即

[illegible]字大令既[illegible]斷[illegible]其[illegible]作[illegible]未云[illegible]見實不[illegible]今時

兵任可傳理十二字句[illegible]見[illegible]不[illegible]今時[illegible]有可處

之理蓋[illegible]右軍[illegible]定之甚[illegible]之[illegible]果[illegible]將帥

未[illegible]戰不[illegible]陰建[illegible]右軍[illegible]變其[illegible]此[illegible]如此

[illegible]可[illegible]也[illegible]時文義皆是[illegible]時筆[illegible]大耳[illegible]云當作合誤

何[illegible]瞻云王本荀下有足下故幽[illegible]行想不[illegible]病耳吾至無

[illegible]行刻一行十七字[illegible]此於上下文義不屬當是別帖誤

入此日

謝帖 [illegible]當是[illegible]之下[illegible]是之[illegible]非

知[illegible]是知[illegible]得[illegible]諸[illegible]絕[illegible]之[illegible]作[illegible]

春[illegible]是[illegible]都[illegible]字知[illegible]必是人名今不可考矣 元

[illegible]帖真

六藝之一錄卷第一百四十二

錢塘 倪濤 撰

歷帖論述

淳化秘閣法帖考正卷第七

晉右將軍王羲之書一

淳化收右軍帖凡三卷此卷[illegible]

初月以下四帖荀侯[illegible]知其[illegible]至

以智永一帖[illegible]其[illegible]又[illegible]者矣其他諸帖句摹

失誤處十帖有九速法帖十卷何[illegible]多[illegible]此尤甚又十七

帖一卷明如日月灼然在人耳目之前[illegible]且首尾[illegible]文字畫

如此[illegible]更何說不知修書[illegible]何[illegible]事[illegible]

秋月帖 秋月帖[illegible]當是[illegible]山谷以[illegible]字[illegible]一筆

文義是[illegible]不[illegible]字甚明山谷[illegible]以

[illegible]一[illegible]

知[illegible]帖 [illegible]

[illegible]討大都督[illegible]帖所[illegible]是也[illegible]

以是年秋[illegible]於[illegible]水[illegible]入[illegible]半年尚未

入參[illegible]其心[illegible]故[illegible]當[illegible]也[illegible]公[illegible]讀也[illegible]

歎議於廣匡再冒略九月尉傳是以永和十二年桓溫云廣公在
遂委任也觀以蔡公為謝琰按琰以破苻堅功封望蔡公在
孝武帝太元八年遂此桓公至本後又被封望蔡公非封蔡
公史知非琰也但謝尚也桓溫北平洛陽請尚都督司州
諸軍事將鎮洛陽以疾不行改[illegible]疾更希寬也尚常行桓公
至洛又親公舊觀到乃知忠如此云久當至洛則句未至
不當在兩帖之前也蔡公二字上多一畫當由作書時筆
偶誤或拓摹有失大觀改五應字此從正大觀誤
謝光祿帖　大觀以此合上為一帖按此帖語勢當從上來即

作一帖亦當是一時語今年[illegible]落可哀歎即當今人物眇然
之歎疾篤此令人短氣之意　一朝忽[illegible]以上一意連上
念[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作一朝[illegible][illegible]一朝忽[illegible]著[illegible]作夜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公
是[illegible]樣[illegible]給所謂[illegible][illegible]分也謝光祿未詳
但書帖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當是不一[illegible]劉顧作不具非
月半帖　[illegible]副晴三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誤爲當是晴[illegible]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當
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依[illegible]非帖中[illegible][illegible]顧[illegible]釋[illegible][illegible]此帖還不具正作
則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者之[illegible]爲一[illegible]不疑也
長素帖　一[illegible]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帖適行還[illegible][illegible]合下[illegible][illegible]

為一帖非[illegible]大[illegible][illegible]大誤大佳二字[illegible]此當是不具作
也
敬豫帖　改進退[illegible]字中失一轉[illegible]誤也
知念帖　以告[illegible]字中失一[illegible]是當是[illegible]或誤作[illegible]　右軍
書[illegible][illegible]久[illegible]右[illegible][illegible]中[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此帖[illegible]存餘
帖勝不足[illegible]亦[illegible]代書人手[illegible]前[illegible]相[illegible]知[illegible]帖所謂楚
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米黃二公但[illegible]據之非[illegible]而不能
知此之爲[illegible]猶是一方之見
長風帖　壯溫[illegible]字[illegible][illegible]以言當是筆誤　此帖有[illegible]公摹本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閣帖中此之[illegible]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閣本[illegible][illegible]多失
[illegible]即此[illegible]
謝[illegible]帖　此帖重見第八卷[illegible]法　[illegible]此在山之下八卷[illegible]一
下[illegible]可數之[illegible]八卷[illegible]大[illegible]此一十字
[illegible]月帖　[illegible]於此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山[illegible]不四帖語不類[illegible]人或是
[illegible][illegible]特貴人[illegible]作[illegible][illegible]問以侍[illegible]之[illegible]者耳[illegible][illegible]石恐是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所[illegible]天神[illegible]十字[illegible]韻與此正同　[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
他作星耳　一[illegible]皆非[illegible][illegible]作[illegible]自表[illegible]當是[illegible]恐[illegible]
時事帖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下時[illegible]少可數[illegible]主人相[illegible]以下十一

行詰翻字畫亦不韻非右軍習札均不知那得臨閣帖
中　主人劉誤作至人下當更不東西大觀作更不東西于
文義爲安此校誤言乱當是言叙鈞模小失耳一此欲非
前從洛帖　明府定是明府無疑米顧前字纂誤　以上四帖
米黄諸公多聖定爲偽然其第六諸帖作不同前亦統模作
此則米翁專謎故當別出一手耳
天如如　寒切劉作寒切爲足笛其大米又細筆小失故有从
此耳願所憂也非賤情懷定得筆亦誤不了了當是不一一
學樣以具非

勞弊帖　十月一日帖米以爲集賢吳本石也見君帖亦然蓋
一帖字跡作不相屬而十月帖頗似十七帖中語斷其可
知矣者　按長睿不足以尚停數日得告長平夫佳是下
大佳也知此帖樣書執自更是明已至足反想至七帖
生按人依微條謂此後唯來是一還夾已久前後佳傑次修
以爲之一語不聞可知宜修得告長平帖筆力頗無除一
帖與右軍一以故當是其即明見之一語詞語精不見其與
十月七日帖不同於右集書殊然可見此誠無疑右帖多衍
名不一誤文可足以疑此帖也　子兄當是叔兄或作某兄

非此作之不更非後以當作言此頗似後人非之　當是二
又亦有叔兄及從兄知此當如二字此劉頗作大亦非
王會帖　王會州云何二帳用修講句何非何二也係右軍誤
此二字其明證是三患之三仍從還是集軍故定之句
之也
遠役不帖　遠一五謝子崇名前恭有遠一思多思始校有
得遠書與蛇帖故是一人但未可深考耳想了了當是想一一
一劉頗作具非
知生帖　此是偽書與軍相安知筆恐何出一手筆力繳遠少

右筆安知之度　安字均筆失筆
得遠嘉興書帖　此帖筆時甲時從姚播徂從尚備佳帖只是
一手作不同米當諸公皆未之前蓋偽失之
足下尚停數日帖　帖有六字大體有上一點頗誤以爲失筆
百餘里一作生誤劉作生亦非粗先當是數字古相去不遠
五十餘步耳此修二字稍恭不失此大觀改其作甚小合作
小帖疏作是恨一此所從皆未可定闕疑也得大七夏帖當
是不大劉頗作不甚非
足下疾苦帖　此下三行當別是一帖僞時以行書誤與上合

長平帖　此帖筆力短弱骨韻猥頽紛前知念許君們同一手
僞作　帖中字句模多失平患念乃再月五字皆有失平患
字當是患若劉顧作惡者非
小大佳帖　敬和王導第三子洽也謝公當與右軍書敬和栖
託好佳重照詳見六卷謝二侯三字與本帖筆法不類當別
為一行蓋以篇與謝二侯故列欵紙尾如快雪帖山陰張侯
之類張彥遠以此三字別為一帖非也古帖凡書八欵皆法
多與本帖不類米元章排之有之後據蔡帖同此
省從付帖　此帖筆弱語凡亦是偽帖　有字闕目夭歟據本

目全依本有行字多闕
得州楊書帖　丹楊顧云縣名以其地多赤柳故曰丹楊又事
復行當作交事言辦事始還及使役行也顧云當作交非遲
也々當是一一劉顧作兩具非
大常帖　大常謝無奕子靖也或以為謝劭與陵恚以大常從
定時大常卿不得云忠牌僕射謝仁祖也永和中拜尚書僕
射　縣請當是縣悚劉作縣悚非應有當是應有以行盡故
兩字連屬耳或作膺非
句京得々書帖　備寫當是備悉大觀是也淳化傳模失筆此

與不必定李頓也當是一時書而語多同筆亦相似乃謝
萬也妹虎未詳
熱日更甚帖　字且乘涼行劉作且是顧作旦非
賀宏李頓帖　此與前帖念長風帖有語亦模本在吾吳虞大
理王野家吉宗獲藥先生以模入群玉帖中其帖與此同而
精神筆法迴絶以吾帖視唐無賴恠張伯雨有土崔之語
何以復得自當是便當之誤古人合此帖知悉帖諸謝帖更
萬更字亦如此劉顧作便非了得交當是發或作交非安石
謝太傅安字也謹劉顧但作遠也皆一一當是往字存疑為可

以語張令止是以々作此非
多日不知問帖　以一一劉作非問叙是顧作此問非一一作此門
尤訝此二字鈎摹有失
期已至帖　一行十字當作句、帖適行盡耳劉顧連下為一
帖誤
當力東帖　東治道當是治道劉顧作論非或作請亦非帖本
作無緣劉誤作吾緣肖吉當是肖苦施作吉於米以當力以
下為一帖則亦明以期已至十字別為一帖矣
含手帖　信字依本失上一點多劉誤作欲顧作含為是　含

子帖側云帖末計下綱三甲字與下四紙飛白意為一帖大
觀合為一誤耳
飛白帖　精可有摹本疊補合上悞寫秉插六行為一如不惟
筆意相引并令從教此四紙文義亦異官帖誤分為二
月末帖　遲見君字鉤摹有失
御史人擇字帖　擇字鉤摹有成　疑翁與十七帖似是中語
翁字正同劉於伯作謂誤十七帖致四月憾此省字謂下之
衛知此之非閣也某君劉觀作莫與可疑前是公字惑作
狩人相作四七非

時日欣欣此　此與上知公許君稱之字也同是一手所作
咋劉知上八所備作所引收一作後一作援皆遠從同定是
後司錄之但閣非保時意是俱路與前當力帖更占道筆法
且同山谷作帖類作誚一作請皆非古四弘遠俱治成疾也
釋小差也字懷當是君懷末曾嬡稿快之誤耳
承足之遠宋帖　六道以此帖此手改書更壞云足下還更帖
且先云留之口可不遂收也令觀其語云謹此代申尊不以
徵之有此等語乃書至不工乃見谷為虞永禪師所書山谷
不作此行字頗存故舊部語非右軍為書本有相邀耳是智

永書之不減右劉次莊云此帖蓋太宗敘且云易類右軍逸蹇
次其間所以贊之耳太宗於筆聖最力笑妙何乃特不曉此
釋智永字耶邪予所以行書帖智果書果字省筆乃押字劉
之非誤作智永實謂此帖語既不類字也惡劣不似非右軍
書亦斷非智永之皇書無疑誤且不識字至此乃以智永發
次右軍問耶要是王僧書筆本石於書故故亦從內規且智
永智果有不足異雖也已云於宋有失乃劉作別頗此書
但可通於作字於文義未合未知其劉頗同謂智永耶子息
作智果但未可定存疑為得

雪候帖　為大顯作為憲乃是劉作為頗非謀太作為則又以
劉釋為正更存疑　此帖非右軍書
外遠帖　知遠山谷作弘遠乃是耳見君數帖有弘遠俱治語知
此之當是弘遠也而書作知耳以知敢所作知恐是鉤摹誤
弘遠王轄也見既合傳前有遠歸疾後遠為緬書一帖皆當
是弘遠也字法當是頻劉釋作知則在年往之一點頗
作次為意去不合之於江東可通右軍不生往帖江字亦如
前侯佳帖　宋企昊文義當是未入與時偶成轉筆旅有似諱
文奧耳其四兩字作兩乃倍為右軍但作出以當四耶得安

又一日書無不作而青顏作好非也大當如長睿作明公顏
作耶上非言或作愚而作里可疑耶當是分顏作今行 元
章此帖作怡然長睿云詞筆皆如拜月帖按拜月帖筆
精嚴謹以更流麗與後僕近修小園子帖風力故非拜月下
知君分住帖 此俗事俗語俗筆俗甚非大疑米黃諸公皆不
見及何也 及與荊州楊帖及事正同皆當是反敘作反非
旦反帖 修內司帖脫首行十一字不了了當是不一一彰顏
作不具非
虞以行懸帖 理有必然當是大斷違在文義顯倘書法亦的

是大顏云書法亦作又非言了示問當是一一示問顏作具
不習非
晚復毒熱帖 長睿謂米以行懸晚復毒熱二帖為唐文皇所
臨所鑒良是亦永興以同其家藏有文皇臨毒熱帖真蹟字
形雖不甚同而筆法態度不必合其以往下開九字後尚
有中令一帖及文皇示高世南知其世南敕奏恩懇答當時
曾見此書故然因此二帖為文皇臨也然恩懇且反欲至
帖亦文皇臨觀其筆意渾鍾與前毒熱兩帖絕相類無右
軍龍跳虎臥之勢亦當辨以不疑耳 何也暗云王本作日

乎為誤想是不副昔且以虞者意之散此本作昔散顏作意
散誤
足下家帖 此帖元章長睿皆以為偽蓋據米耳案誠右軍
擬與此法散然以不疑其偽謂此帖筆法拙澀縱有且極寒
追乎僞唯等帖同唯米耳字筆去全與文義亦覺不屬當由
集書時有人於紙尾從筆作此一字王侍書不之省故誤摸
入耳 義之上大觀有王字
小園子帖 元章以此帖為子敬書長睿云觀動靜以下方是
子敬筆前兩行乃唐人書字雜帖語與後迥殊焉按此一十

五行當是三帖前三行字勢與後迥殊文義至行往希見與
下不屬當是一帖中五行足餘可耶文義已盡下得華直然
又當為一帖前兩帖皆通當行盡又筆法略相似故不復省
覽誤以為一耳要知此二帖不特非右軍亦斷非子敬味後
行殷全是俗筆乃目為右軍父子汙蔑甚矣 以了處當是
何公判語作此二非故了了當是一一了了言可家動靜一了了皆如
也或作故與亦通判作故之顏作故了了皆非度爾文義筆法
皆當是變甚小者多不同或作至亦非及似劉作反側大
觀同之反字句模有時耳顏作及此恐非華乏當是華直劉

作逞非何以能明作似或作以非未以能明作未得或作行
非
語侯等七帖　此下七帖皆取十七帖揮入而體係帖遲見下
失九字多一之字雖不可帖前失一行八字誤出旁五帖變
為上之下變為上帖前失兩行二十一字十七帖為右軍短
並合名之書而有尾諸闕發錯至此其他諸帖非人所經見
者皆誤更可知矣　龍保帖下忽無揀增入之字與前義之
行下增耳字正同亦可證俱謂不字為拔人增入精鑒不疑
也

青婆處豈怡　安世門云此帖致佳而釋之者最可笑或作有
爽達已可奉陵至云所使行豈一　卻是何等語況皆出亦改
為便難不可解細繹之乃所出有無一定也始渙然明了蓋
所出者地所產也所有者非地所產而聚於此者無一定也
文義卓然一齊強右軍帖如此起者　嚴豐判顧正作
藏豐翻此無非訴或唐模異體作　出淳化誤作便
失處不帖而在制作何在亦通然按單未嘗以所見正取答之
字其諸為注故字差不淳化誤植入行耳
變之上也　為上當是後上誤作退於道遠或連上行至矣休

矣會或連不是雖作念是雖皆可通連之義當是遠句橫失
耳雪銘堂古刻正作連或作連誤
七十大变堂帖　按即帖字使字物旬寫疑成字之以変頗取作頗
按十七帖一卷皆右軍真跡所謂興為樹枝左右極之妙
具於此見之不知王序書當年所見連生去取其間且不
過此數帖已半晚誤甲帖即其存者又復句模失真比之唐
摸相去千里不謂東者乃一至此可惜可惜

淳化秘閣法帖考正卷第八

晉王羲之書三

此卷偽書寂少僅此五帖耳物橫失誤處亦比他卷為少
大熱帖　長睿云此帖殊恐未云固錯不多亦近時語按此
帖草書學者號之右軍野當而當時物橫又經尋手疑誤不
不成字處極多如未坐拜字施作惟顏作性沒每誤字黃作
路顏作諸死切切　字黃作書顏作罪有不可辨又以
來當是此來顏作以來質為當是憂念王略帖賊重命想
必念之為之亦如此顏作憂念息問當是奉問或作年間
故不具當是故不具或作不具皆未可據以為定　黃公
暎云大熱也

清和帖　此與七參軍公當陽帖皆是未入洛前語不假生救
問於事勢後云值時桓公雖奉命北征尚未渡伊水之捷故
數問此事不得也安西度冀也或云謝安按其以從兄尚卒
後乃遷安西將軍當桓宣武入洛時方表尚都督司州諸
軍事未知非是考晉書紀成帝咸康六年春庾亮卒以冀都
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軍事授安西將軍代亮鎮武昌康帝
建元一年秋冀經略中原移鎮襄陽此云安西已至是當是
翼也晉何度江後中原淪沒右軍嘗痛惜之故於庾稚恭經
略中原桓宣武北征入洛切切經心深書及之忠愛之意蓋

可見矣　前行過字次行三字向積有失三行荒字失下一
横及帖　于荒字下其字上可定知荒字刻未全也象本正有
横渡
建成帖　又觀以此合上作一帖無可據且筆法亦與上不同
又以此下慎為此七字合作一帖文義似相連偶而筆法又
不同而備為得　當字實救字禍枝有誤
多日不知問帖　此小差當是比小差或作以石軍以與已通
作以顧作似非若耶觀定當是相望誤損有失耳又觀改正
足是乃差當是苦言病後殊石耶觀望乃苦與上忽痛耳

一作皆非一日一夜當是一日一昔言一日一夜勞後不極
也劉顧作一日一余非小字本筆疾別作當是不乏而飭
椽時代之耳
鄉里人帖　鄉里人二行十五字無下文義不屬又第二行稍
短當別為一帖又或作不非
轉佳帖　亦自帶契亦字有多一折難以求其以字左多一點
皆鉤摹之誤遂當是處唐臨過度書請或字皆如此一作咸
非
大熱帖　力不之當是力不一之劉顧作其非　第之當是

義之白凡右帖一點在行中者為疊字在帖末者為白字此
當是白劉顧作上非
周常侍帖　常侍周李孫處第三子也按晉書處與子札皆拜
散騎常侍然處仕未度江前其子札以晉度江後始拜散騎
常侍據石頭以陰軍事則正在右軍時故知當是札也
吾姓辨辨帖　前四行當別為一帖不太思下二行筆力殊縱
頓與前不同又文義不屬知當為一帖也
得四問帖　疑度許詢也
中郎女帖　此帖筆力散緩當是偽作　注劉顧作壯一作德

作劉作冷一作論俱未可據以為足兩存之
發癰帖　不得當是不具筆觀僃異故似有字耳發決〃〃當
是義之行書帖凡帖末一點皆是行字此承之字疾筆帶
故不可本釋耳
腫不差帖　一作逆之本作亦行亭也作迎為是
丈〃各知問帖　長睿云此帖亦唐人作凡伯月帖差勝爲謂
此帖顏遒筆古正當是右軍書長睿輩以文從字喚者疑非右
軍十七帖所嘗不文從字順以此見疑過矣弇州云發問
千嘔成古字須右軍乃解然然　長睿云發古渡浪之渡于

古千暑之千今人以爲俗殘千作於非也　按汾中山云千
道帖筆畫遒勁雄健不拘亦古知是唐初人所臨於書行空
間氣脈欠略無為之而㝵說所致行結穢之處指字在故對
之為簡私之文〃橋只命諸非是古人質實名帖當以自
晴〃王世得得豪精六十四日帖置之衣帶中至宣和間搨粮
倘在即用數作筆法高古迥非後人所及上有南唐內合同
并集賢院印又馬中黃素牢府前後宮同宣政內府圖書印
之嘉靖間王元美得於楊〃小識氏印識題跋具存此帖傳流
有緒如此自非偽作無可疑矣　力不〃〃當是力不一〃

劉顏作力不具非
髮內媛帖　矢字權作隨則少第一筆當是知然本帖有知字
作知或由書法各異
狼毒帖　三兩劉顏作三兩於文義為得然右軍帖凡兩字皆
作友此作兩則是兩也虞道清和帖又以兩兩字正作兩
夜來腹痛帖　修齡下胡之也亦猶司州北中郎為長以疾微
遂敢進以郗曇為荀羨軍司也羨都督徐兗等州軍事此云
重熙旦便西與別盈將代羨時語也
安西帖　此帖重見本卷後筆法既不相同文亦詳略各異一

帖乃前後異同若此何所可據乎
問鬱忒帖　長睿以來末之緣如何非望上語疑此帖為偽按
此帖飛動中具嚴括息定非右軍不能長睿鑒未是　知足
下常同之常是同之劉顏作得誤
冬中感懷帖　永〃明是不一〃劉顏作具非帖末之字帶下
一點乃是行字一本無行字失之
邛竹杖帖　顏真卿云周益州名撫字道和故和中監巴東諸
軍事益州刺史永和初桓温征蜀〃撫督漢中巴西四郡軍
事領彭模以功進爵建城縣公在州三十餘年卒　山谷云

右軍與益州書凡廿許帖即今之十七帖也然次有誤直兩
卷中耳

不得執手帖　不得以緣如不敷之換有字填然下亦可義之
何字　劉跋注分是下十七字別作一帖誤

清和帖　米芾云阮公故宅一帖作也以書　阮則未詳何人
或以即陳留阮裕裕有重名為王敦主簿宜即其人邪嘶萬
當是謝萬太傅安弟也桓溫經略中原以萬為豫州刺史並
司冀幽并四州軍事假節右軍以其矜豪傲物故箴規遏
自逞才思聲之語此帖云阿萬守爲大受不得力蓋是其受

任北征時恐有疾也蜀石此衣右軍保不欲之故詞語逞回
又復如此夫六月以此性相小差則所謂此事不說有耳識
石亦未詳或云殷鐵石則有果人決知非也　阮多字未多
一折當是阮郎劉顏作阮公未足與依託月尤非所分當是
向万石寧有何万來一晉不得賊帖當是一人顏作何万非
也大小不得力黃竹大旱顏作苦力皆依後物且二字為模
皆亦失大觀義之　終未誤以此帖合下上黃蒸然二帖為
一帖

蒸然帖　二王帖云此子敬代父書長者亦非也結字殊不似詞

亦異方頗與謂詞故無岩但結字不類右軍耳　病字末筆
柳楷少一折義字模誤別下行狀當作佳字

不得西問帖　此六字亦是桂宮未入洛前語

此今宅闕帖　顏本無云劉跋作之今逆此宅闕延年與下文
詞意似非可俗火無之即字當去延何當作丘為遠帖綠云
今與丘山濱書借人又語丘令將辞者輕車稱意即此令丘
也右軍宅在鼓之戢山今為戒珠寺疑山陰庸非此宅闕耶
妝夕四十字并也劉誤作卅斛鈴管暨誤作卅水佳樹帖首
丘字同此亦誤作近　以上四行當自為一帖遂行盡劉次

往復合下謝生為一帖誤

謝生在山帖　說已見第七卷不當此出下三行當別為一帖

彬句帖　劉次莊以丘今宅闕未此四帖合為一帖非

昨遂得帖　言慰多以時行意甚之亦時行劉顏連之亦二
字作足下拾下字等未當作以此作二則是亦字劉顏權
誤入顯多上笑、帖、故他作重憶亦誤等以文義當是今
日作樣摸誤但時偶多一折耳作今非是劣、按書法
當是公與卿小異劉顏作卿大非帖末之下有白字一本無
白字非

採菊帖〻何以永日當是何以言當採菊消此永日也劉作似
顏〻作此皆非採菊當是採菊山谷作採藥謂以一筆亦非
增慨帖　增慨下筆法與前五行不同當別是一帖　想示能
果劉施釋作以同非顏作君行來是疑當作示右軍行穰帖
還下〻如此乃劉施作屢亦是顏云書法當作送非為散按
書法當是節散劉顏作善散亦可通
由為帖　按此七字筆法與上不同亦當別為一帖官帖正
趣行〻知謂由為二字連下因上行末〻不能容故耳誤也
不〻當是不一〻劉顏作不具非

月半帖　米云此子敬代父書長睿云帖雖晉人語而字不合
作蓋模人為之王氏語中但有此帖有右軍分足下因極之
至不可居處〻帖詞語〻〻然此止同大小與其要之皆是
偽帖
[illegible]　米云按書法累書當是書舊興釋作者亦通
衣丘帖　長睿云晏西夷當也墨之額判州以石虎宸異囊表
請北伐庾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孫綽筆亦致書諫之則逸
少所見之表殆亦論北伐事也黃之此舉朝論弗以為然故
逸少亦以為慮言及既其愚意陳〻可權衡遲速順應而舉

樂想殊定有期也則始雖同羣議而終以為當猶趙充國之
計畢矣〻是之者十三中十五既後十八有詔詰前言不便
者皆頓首服無足疑也艱難有志無非徒善十倍之氣而無
一統之功此志士所嗟慨者　此帖已見本卷惟多許不復
付送裹郗皆八字
如兄子帖　如兄子下當別是一帖兄劉誤作見言當是諸劉
合上帖得誤作共篇即庚子篇遠即王弘遠
黃甘帖　二百當是二百上下各借一筆耳劉顏誤作二石缸
信劉顏作船信玩其筆法當是匠字古者以使為信如云信

遂不取答言使者不取答書也後世始以信為音信之信晉
時未有此語此帖若作船信不可得則是以為音信反恐非
皆占
尚夫人帖　米云偽帖
日五期帖　此帖格韻殊俗亦是偽作
兩恨帖　万石謝萬字前所部帖稱阿万覺即万石右軍與萬
為豐行何牛長於萬故必稱万石或稱阿万古人粗知無間
每如此頃愚能略中原以萬為豫州都督前阮郎帖云阿万
宰萬大參不得力而從事已至其兵計蓋是其作牲豫時適

有疾也此云爲石轉甚灸得力不蒸聞其痛少痛不知其果
得力於灸否也兩帖詞語正相有尾　不去懷當是不去懷
劉作不知誤望其ㄑ至字似之字當由鉤模以誤不ㄑ當是
不一ㄑㄑ不還其正作也則知此之當爲不ㄑㄑ也劉顧亦作
其非

毅卿女婿帖　安知云婿猶同下孫字書婿婿皆上從中通下
耳字與婿異分作知耳兩字体象本作未大相同孫當是曉
而當是不合種休不今何似其狀ㄑ也劉顧誤作知

適欲遣書帖　元章以此帖爲婿家書長審亦以爲非逸少乃

其姪孫嚳續帖又以爲嚳所謂此帖固如古雅定非右軍不
能米黃所見皆臆説無據故一人而前後互異如此　此帖
又見墻帖第四卷無帖尾故累之王羲之六字　以來當是
以來候然誤合作後气或作畐ㄑ面り顧云疑是拜字
此郡然　亦恨云ㄑ一謂此郡雖合吾而故含ㄑ而謝皆當是
爲懷但所檢察耳按右軍與王述情好不協述先爲會稽以
母憂去郡右軍代述止一弔遂不重詣述甚恨之及述爲揚
揚州請辭事檢察會稽郡右軍恥於爲對故有無故舍遠
就歡恨無所復及之語蓋將辭郡時與人述情曲如此非與
述也長審蓋謂逸少相臣之方懷豈復門章道帶文以右軍
之清貴雖與述追亦復何害豈若後世之岡常而互者歟無
何果辭疾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不出既已誓墓從此辭世
蓋懷祖之檢察適以成右軍之高服食採藥登嘯領懷屬皆
當是此後語則此一帖實右軍出處之關淳化以殿右軍帖
後大是有見　此帖模ㄑ誤　劉顧ㄑ常字非字吠一軍大觀
帖正會至於勞當是就勞如誤作頷劉二從就及人事請託
失作交人頗作變頗是小岑米作北郡長審作小郡兩皆失
之小明是小不是北嘗明是郡不是郡言此郡始劇或小都

得小差爲可耳即求分會稽爲越州之意始終恥爲懷祖下
耳何行人失辭爲時流所笑分是始爲誓墓之文決然辭去
當作此書時意尚未決絶也未忽或作未怨或作未見皆可
疑小岑差字上作竹頭亦誤米元章謂不差毫髮未之細
審耳除當是函劉誤作傾

錢塘　倪濤　撰

法帖

淳化秘閣法帖考正卷第九

晉王獻之書一

王獻之字子敬右軍第七子起家秘書郎歷中書令卒贈侍中特進光祿大夫太宰帖曰當稱東晉特進光祿大夫王獻之書

右軍書雖鳳翥龍翔實則左規右矩所以無妙不臻大令則

離而二之規矩若過於專謹翔舞者過於縱逸所以右軍風流漸以斯薄子昂得其專謹元章得其縱逸皆於大令各得一體然皆能絶詣其極所以能名一時傳後世此卷大令諸行帖風格清勁已啟子昂之髓後卷諸行草則元章底本盡露矣雖不及右軍猶堪闘鑄米趙王元美謂大令散朗多姿已逗露李北海米元章趙文敏消息可謂善鑒

相過帖　此帖韻殊滴逈自是子敬存意書米元章以為無名人偽作殆是臆決長睿云僞非獻之韻自可賞亦以米說為過　未嘗暫拔當是撤字施作擬殆無處施作實顧作箕淮飛施作澹顧作箕既已往矣顧云當作頁然文義當是矣皆未可據以為定闕疑為得

諸舍帖　此問慰情當是此問劉顧作以非

承嘉帖　此與上諸舍帖筆勢不同上適行盡劉顧合上作一帖誤甚還慰意下五行與承嘉四行筆勢正同且文意相屬定當是一帖顧反分作二帖尤誤　真壽皆當是王謝子弟小字長睿云然者如吳羊爾虎之類然以此驗即逸少所愛之甚可翻笑按右軍有其差不甚懸心一帖當是一人王氏子弟多以禽名為小字如鵲不住其還慰姊迹之類其

殘之餘正愛之甚也　已向發宜作當言鶩還今正當發分張傷懷也下言復慶懸亦同大令鴨頭丸帖二當字皆如此書顧作當作

諸女帖　何日出出上出疑筆閏下不轉筆稍右上當是至下當是慰言既新婦以何日至至則慰姊目下也目下之末一帖有悉書二字按此帖下當有亡失二王帖多不可讀而王侍書又了不闕意以成卷遂至節足脫失不復成章者不可勝數如七卷所收右軍龍保等帖皆十七帖中所有知其在人耳目前者王著猶雖舛謬大率類此昔人有譏皆如上

首之論非理殆不爲過
救衣帖　長睿云救衣帖歷世所傳自爲一卷寄帖中亡其帖
尾政在此耳下尚有當令可復使不萬全不須以其多誤難
易得之便自可令不爲由窮耳此諸切但當不可言當不可
言獻之死罪共四十三字官帖亡之又其間多有誤筆及先
食處而官帖不復依本所失多矣按長睿所見當非入觀正
本僕於仁和為懷清少宰家借得見字不全未敢校因案作
因案當不可言只作當可言無不字於當可當各加一點於
言下亦加一點夫死下無罪字與長睿異然帖與長睿同

性以因案爲內於則異耳又此帖自當令下四十三字筆法
差庚與前不同大觀則前後如一一帖而三刻互異如此果
將何所爲據乎　脚及可扁氣當作脚及耳痛氣言脚與耳
皆有痛氣也劉顧釋作可文義不可通又可字與帖末可字
長短雖不同筆法自一當以耳爲正顧釋誤先大悉大字不
乃爲患患字俱模失政當作正正乃家諱故右軍父子多以
政爲正說已見第六卷
安和帖　此帖龍蛇飛轉絕有奇致然於右軍風度亦不免少
遜矣蓋已開顏素之先要之自運入險由正入奇風會遷流

自然有此然愈險愈奇亦愈以薄矣彼必思及忘古之士所
以貴復其初也　體復乃知當是體復何如何字筆尾少帶
與如字按故有似必耳顧誤作何必誤以有生亦當是行有
往酒行萬謙作何爲政莊作為俱非　大觀帖尾有款之兩
字字亦微大施謂別用摹入按古帖凡作名處多有異態右
軍帖中如此者不可勝舉此益官帖紙摹非大觀移拙也
帖比日帖　此帖及下思戲歲終兩帖僞淑州家安雪帖亦模
入而摩化雄厚快雪清遠各有勝處快雪宋別一模本然古
帖多失真即此亦可推見　獻之白一本之下無白字按古

帖多以獨點遠帶下爲白此帶之字連下或者不省故失之
耳右軍帖帶下者多有以服散當是以已字右軍多作以說
見第六卷顧作比亦通　顧汝和云比驛張堪小字
思戀帖　奉乞無復日當是奉見劉顧誤作奉兄
節過歲終帖　斷後先帖正作先劉釋是施作乞顧作克皆非
願餘帖　施云此帖前段已亡無文義可考　首與倪亦當
是王謝子弟小字熟心然字首多一折當是筆帶上來模者
偶未耳然然字在傳是例者理亦無誤
適奉帖　適奉以下四行劉次莊別爲一帖最是顧誤合爲一

夏節近問　再拜上文義當有獻之二字據史之耳敢復多少

文義當是啜復多少然書法却是知亦唯勾模有誤

思戀帖　無往不至文義亦是與往不至之思也無所不至也

至與獻帖拿贊帚至書法正同唯起筆多一小折與弱餘帖

戀字同皆由模失劃勒皆操作然據草法戀作王起亦無折

仍當以至爲長

省書帖　獻之亦不備當是感懷之義盡報哀獸殊惡備也或

作忌作忘俱未是勿謹以法不天勿當是勿勿言人多以書

呈惡勿筆勢偶短且劃作勿非勿之乃近世諸晉士無此謹

以當是謹白語不天當是諸不具頓作勿謹拜疏不具皆失

之行乃拜字古帖再拜多作再以或作行非

衛軍帖　衛軍王懷也或稱王薈按王薈以疾卒于官贈衛將

軍帖云衛軍病未平和則薈尚未卒不應遽稱衛軍者晉書

王劭第三子懷爲右衛將軍此稱衛軍定當是懷況下僕射

正爲王劭則衛軍爲懷無疑　冠珍云懷從弟當是省劭作

等非　吾家舊因齋亦收此帖筆法與此不同字之大小亦

異當別是一模本

消息帖　長春云賴消息內外據史令內外二字本行旁注故

字差小而昧者恭填著行中非也當依本爲勝諸帖由此例

甚多如十七帖中令人遠想慨然孔琳之帖悵悵腳中轉劇

等字本皆側注後人摹以入行殊失格體至如蘭亭敍古本

二十八行第十四行閒接獻處特闊誤令人作僧權於其旁

著名當時謂之押縫梁御府法書皆如此而此帖僧下亡權

字世人乃云僧者曽之誤因模入行中讀爲曽不知老之將

至非也蓋晉書忌少本傳載此敘俱無曽字蓋可是正乃知

善模帖者勿問其瘦肥肥勒橫斜小大一放其本而不小異

乃不失真矣今法帖多奇更易至以注字入行大小既殊體

不繼筋後人從而效之一行之中共纖頓異頭子母體如第

五卷皆習異書是也每一觀之使人深慨　又云礜石深是

可疑事兄憙患故服食療散者冀其散之類散中蓋用礜石

是性極熱有毒故云深可疑也劉表在荊州與王粲登障山

見一岡不生草木粲曰此必古冢其人在世服生礜石氣蒸

出外故草木焦滅鑿看果礜石滿塋又今洛水冬月不冰古

人謂之溫洛下亦有礜石今取此石置瓮中水亦不冰又鸛

伏卵以助熱氣其酷烈如此

姊性纏綿帖　施宿釋注云自姊性纏綿下載續帖第二卷右

軍部中字體一同按帖中時有歔之字其非右軍不問可知慎帖誤也又前行宜思之也下有歔之字文義已完此兩行當別是一帖且筆法與前不類明明無疑顧合上作一帖誤

姊性帖 兩字字皆是當或誤作常

鄱陽帖 鄱陽庾冰也冰既輔政懼權威太出遂除都督江荊寧州軍事江州刺史鄱陽屬江州郡故稱鄱陽也冰之子倩柔以海西公廢桓溫陷以武陵王黨殺之溫於廣州收捕希希以討桓溫故城陷被擒希與父子姪五人斬於建康希惟友受蘊諸子獲全所謂鄱陽一門難故至凡坐視其賊盡從

人熟敦者也予高未詳

阮新婦帖 絕姪見同帖乃當字大令凡書當字多如此劉顧作當誤

奉對帖 羲獻兩世皆為郗氏婿羲之郗鑒婿獻之郗曇婿獻之以幾向新安公主遂與郗離婚此帖當是離婚後書考武帝太元十一年獻之以吳興太守徵拜中書令遇疾請道士上章法應首過獻之云不覺餘事惟憶與郗家離婚按王謝為江左名族獻之又名父之子乃不能以禮自守味於富貴自絕糟糠為終身之疚此帖云方欲與姊偕老直謂事別至此時當絕氣雖未若不采以自訟知一誤莫反悔亦何及觀其字書草草多失法度即當年愧恨之意可知然猶知自訟故猶有可取處考晉書東陽止一子名恢此帖稱方欲與偕老定當為與姊書或即郗曇長女但云當是與郗家帖未之深考耳 長睿云郗氏自太尉鑒據為江左名族其姓讀如絺綌之絺而世人以俗書郗字作郤因讀為郤虎之郤非也郤詵乃春秋晉大夫郤穀之後郗鑒乃漢御史大夫郗慮之後姓既異音讀迥殊後世因俗書相亂遂不復辨亦近代氏族及小學不講之故也 蝸鄙之蝸劉作蝸顏不可解或

作踴顏當可通踴類令啟腫也踴字右畔上一筆當由鈎寫失之從見姊姊字可證劉顏作別為是以當作反亦通或誤作別別作當是離婚顏作仰仰誤當從王作當劉誤作常

夏日帖 也道猷之子楨之也小字思道 劉字當是余向余付中加一撇當帶下作帖摸者失之耳顏但作余付失之

思恩帖 奉見明明是奉見或作奉具誤信還帖是信還顏云作還亦誤

白表帖 倉卒之當是倉卒之劉誤作令緩帖本作緩劉誤作誤不乃米不惡上失一小畫

發吳興帖　顏云經感二字特小似以旁注篆入行者增經感
當是經感則顏代經感非告風疾告字差小亦旁注攙入
五王本楷書兩字與王本草書無字故當是後一作後非故
云當是云則顏作故足亦非但筆視字左上失一點
作遂不奉別帖　黃山谷云非逸少不奉帖深帖有秦漢篆筆中
含自古故應不同豈不虛其中含書中有相勞苦語極佳讀
之了不可解者當是殘缺所遺多斷耳觀其可讀者知其
亦耳米元章專論中含書皆以意附會解說成理故似杜元
凱春秋癖耶　長睿云非逸少不奉帖深此近世人詩非子敬

書按此帖載王方慶萬歲通天進帖中爲王氏歷世傳寶墨
跡豈有僞理長睿每以辭語明顯者爲非二王書殆失無據
又此帖唐摹真跡今藏武英殿豈在宋時嘗得見之不奉下
紙破碎尚有別恨二字猶存其半淳化去之深字唐摹本作
深淳化作漫大觀承之皆誤又通體字形雖具而精神氣骨
無復十一淳化信土苴矣
皆氣九帖　此服服字作卅大觀作服當以大觀爲正齊劑通
前漢藝文志百藥齊和正作齊此書齊字以中筆帶下當字
淳化模失大觀殊甚一也

先夜帖　此帖乃人令倣右軍筆法者故意體有似處然飄逸
之氣故時露泊泊二字相混無別當由模誤倣作易濁亦聽
決此字前筆當帶下刺字來本書與刻帖行列處長短不侔
故趁行中斷耳大觀正依本
宣度帖　長睿云宣度帖米以爲無名人作然謂此真晉人語
筆勢疎緩大令書則非帖云仁祖欲請爲軍司按獻之以晉
孝武太元十一年年四十三卒上推謝尚於穆帝升平元年
卒時獻之方年十三請軍司又在升平前大令是時纔十許
歲安得已作書論時事殆是後世時人僞作第十卷宣度何

來遲亦此類按世說新語注獻之卒于孝武帝太元十三年
考本傳謝安以太元十年乙酉卒獻之疏請加禮未幾遇疾
卒于官若如十三年之說則去安之卒已三年不得云未幾
遇疾可矣當以長睿之言爲正　宣度許詢也與公孫峻也
詢即脩齡王胡之也仁祖謝尚也諸書當是吳劉作吾或作
從誤
蔡家帖　米云亦無名人僞按此兩帖與第七卷前右軍諸帖
當是一手僞書類字左半鉤模小失
得除並部內帖　黃山谷云得除以下至消息二十八字是歐

陽率更書不但得之筆法其語亦似隋唐間人　元章云薄
冷益部兩帖並歐陽率更書　長睿云米以薄冷益部二帖
爲歐陽率更書皆是但米誤以益部爲益郎耳益部者傳
益備陳壽所著益部耆舊傳也　寫取了字筆末訂長當是
寫取耳繖作了非米是不能一一次按書法信下當有登字別
但作未信次非

鵝大佳帖　鵝大佳下兩行當別爲一帖非直文義不屬筆勢
亦小異要之亦是率更書

前告帖　此與司空度兩帖皆一手偽書本幽非是大鈎模名

一帶雲根州堂藏書　卷第二百四十二　七

失筆索此當是衆從花擇誤作信非直晉人不以信爲書佐
之信觀其草法亦是從不足信也恐遠紹字中失一小畫所
致帖字本一畫筆有兩白公分爲二永乃觀其筆勢疑當是
永字失中一畫何可云紹字疑當是何可與想永問未當
有闕文耳作之下今永問恐未必是存疑爲可

鶺鴒帖　此左思詠史詩段少地勢使之然六句長睿云乃從
人集大令書　此帖鈎模失誤今不成字而筆力亦殊弱余非
大令風骨定錄目爲集大令書猶是過則之論

仲宗黃門二帖　此二帖宗諫中有數行自生之致殊爲絕類

右軍當是大令做右軍書乃大令帖中最上之作定當以爲
亦王氏書非大令體未是又獻之與子此云諸兄相更無嘗
當是諸兄之有稱者　按獻之兄徽之爲黃門侍郎後獻
之月餘卒此云黃門頃背當别是一人晉書王彬傳長子彭
之嗣位至黃門郎彭之爲獻之從叔或當是彭之也

外甥帖　全當是全劉作念非勿當是知劉作欲非秉策更字
上多一點當是鈎模有誤

思戀帖　此帖重見本卷帖末少靜字文既少異筆法亦頗不
同一帖兩刻且見本卷乃不及覺不有當作何便至此又不

一帶雲根州堂藏書　卷第二百四十三　三

有歷代何以都不省覺乃傳寫至此其本不復此三行宜矣
此卷凡有三思戀帖第一帖雖與後二帖不同然詞意則一
後二帖中字太半第一帖所有疑是後人爲其第一帖僞爲
之

冠軍帖　此帖重見十卷而字勢大小絕不相同媸妍可見
後作媸快可言此作媸惕字書無惕字乃鈎模之誤當以快
爲正可見當作可言劉稱作耳悮

可不必帖　此帖前有闕文三行則是一帖劉合下諸舍四打
作一帖疑見末三行帖下明有空地其非一帖決矣

諸令二帖　前行八字與後塞仰以下十八字筆勢不同當是
兩帖泉本與下十八字亦有見但脫失可惜耳

淳化祕閣法帖考正卷第十

晉王獻之書二

此卷偽帖最少止言慶等數帖耳　此卷偽者過半惟月終感
草諸後何如二帖與前卷同疾得損服油等三四帖做
右軍新婦鵝群九等帖風力圓勁為大令真筆餘皆俗手偽
書為淳門墻界者闢先路就中奉舉一帖筆力猶緊勁遒婉
可觀然去子敬風流亦以遠矣

桓江州帖　自此至慶等已至十帖皆是偽書元章謂是張長
史以其草法狂縱故有此目實臆決也長睿云米以為張長
史雖未必然要非大令書也此帖亦不至惡但放任近俗與
晉世清韻耳按此十帖與第二卷張芝知汝殊愁同出一手
韻尚鄙俗不惟非大令亦斷斷不是張長史長史雖狂縱然
自有一段逸氣此殊滯下乃俗手習顛素者偽為二王帖語
耳王元美謂長史去此尚三舍恐是大令劇帖此元美蔑於
其名不敢曳為異同之論耳若大令果作如此書雖兩晉低
手之末亦不堪任置何復使與右軍齊名　此與第六卷右
軍過欲慰書等帖又不同彼斜佻無勁骨此猶是圓渾故當
別是一手然要之不已足可以門墻畏　長睿云張彥遠右
軍帖錄有此語此亡其半上有知汝欲來下云云凡九十字
亦見續帖逸少部中結字殊無規矩蓋王氏子弟臨逸少書
勝此遠矣按張彥遠法書要錄所載右軍書語並無此帖大
令書語中有之亦分作兩帖不若長睿所見又何云也或當
別是一書耶　桓江州桓玄也或稱桓沖按沖以孝武寧康
元年都督揚豫江州軍事不得專稱江州桓玄以安帝隆安

四年領荊州刺史玄因表江州朝廷不能違則江州當是桓
玄之領江州後大令之卒十有二年則此帖又僞正不待
辨之而決知非是矣　東以張長史遠作改狀當是於文為
米云疑借作船舫之舫黃改坊恐是當時船名舊且東改
枋三四廻以也或作攻夫詳無謝地名晉書地理志作無湖
無山無菜按無字即蕪菜之蕪本不應有草頭乃淵字訛作
御萬作御皆非信還之當是一之張彥遠亦作一之顧作
與似當是白俱誤作因以當是此字字誤當是紀若體作絕之
皆可疑未識何以據某誤大抵此帖文多斷續不可曉本是

偽書亦不足深辨也　張彥遠法書要錄所載與此小異改枋下東一枋字末句比作書欲不能成之亦與帖有異同當是鉤摹脫誤

兵不退帖　語同六卷說之見前而書法絕此不同如此決知偽作無疑也　此首嵩下直ゝ筆法當是至至然以第六卷證之當是憂ゝ筆缺誤耳既色上大觀有云字疎當是疎或誤作疎　消息以上五行與上文義相屬當是一帖劉次莊乃合為一誤以𩒹作頭頂劉𩒹作頭項疑當是誤攻言恆忠攸劉誤攻耳

鐵石兩帖　鐵石或云是段鐵石東坡云梁武帝使殷鐵石臨右軍書而此帖有與鐵石共書語恐非二王書字亦不甚工覽者可細辨也按右軍亦有鐵石今出敘帖皆是偽書前兩帖凡字俱當是頃二王帖凡頃字俱作凡若頃字便作凡左上多一點　達於當年若作達字上多一小畫若作遲字中又多一折若以上小畫為一字作一達亦未必是存疑為可不知物得一箴儀文義定當是那模搨時失一小折耳作那非

玄度帖　長睿云玄度何來遂亦似逸少語其字皆長史戲真草偽作或同書二王帖中語耳如第二卷知女殊愁及戲真長史部中諸帖一手也老恐當是常復𩓐作當謂非多感下大觀多共字玄並順言當是卿或作公非披而得玄送亦是卿也過半已從當是半日模誤失耳公羌是愉𩓐作派非不州是一千顏云當合作東非州以致彭城當是郎陽以地名攷右從邑模搨時失一折耳象正本有之顏作歡陽非帖按有諸數乃是數也又何物近道兩行按文義大觀模誤顏乃謂大觀改正亦非實劉𩓐作貪黃諫作更

忽動小行帖　畫字山谷作晝以為筆誤成十是也自不得已當是自不可已竟似何則亦由筆誤岐當還當是岐當還岐

人名也岐當二字以筆缺故亦不甚應模矩

委曲帖　委曲以下六行筆意遒縱且行間亦微有空當別為一帖為字模誤於勝常正是想𩓐作於誤向是都向是失左筆但恐作但恐與第二卷張芝帖凡字同則知此上數帖與張芝帖同為一手偽作無疑矣　元章云已上八帖大唐左衛長史張旭書

慶等已至帖　米書之格寶晉齋帖有予歎十二月劉至帖呈慶等大事止共三十二字董玄宰戲鴻堂帖以為辭意相屬

以買此帖之首，今為一帖，信是有匙，益復尋去，按書法當是
狂素，劉顏作狂誤，截斷本作是道，與了全不同，此當按訣分
此乃言當以分張，可言帶上段字來，一折作可字，筍筆古帖
中往往多如此，劉顏不知此義，輒作分裝少言誤。 以上諸
偽帖書出狂怪，文義又斷續不可通，而王傳書以置于敬卷
首，豈以此諸帖為子敬奇絕之作耶？第六卷適欲遣書等帖
亦以為右軍之首，見亦如此。傳思狂偽莫辨，雅俗不分，一至
於此，宜其為米黃二公指摘也。 元彙謂已上諸帖為張
長史書，若於卷首大肆之，其獨于要曲帖下書以上八帖為

唐張旭書，豈以此一帖為大令耶？此帖書狂鄙，俗與前數帖
同，而帖中有字上一帖但字，轉第六卷伏他帖中正字如出一
手，不必問其他，即此一字，已腳手全見矣，其同為偽跡無疑
新婦服地黃湯帖 本還乃少乃字可疑，劉作何，顏作可，俱未
確。 淳帖亦收此帖，與淳化殊不同，淳本云獻之白，而鄱陽
東歸，新婦選不佳，服地黃湯來，眠食尚未復常，憂之不去心
阿姨所患，得差不？前所論事，想足也，明當與君相見耶？獻
之。按新婦帖有唐人摹本，與淳化正同，當以淳化為正，絳本
所收乃是後人集大令書鄱陽東歸集鄱陽歸鄉帖語，阿姨

所患得差否，集阿姨帖語，明當與君相見，集鴨頭丸帖語，皆
集十卷大令書，當是偽帖
鴨頭丸帖 此帖真跡萬歷間藏新安吳用卿家，刻餘清帖中，
信是大令合作，米思陵題為右軍，非也，之賛柯九思等亦未
敢有異論，恐俱誤
阿姨帖 按此阿姨帖及後豹奴鄱陽等八九帖，皆豐潤工穩
決是大令題跋之妙，與右軍夫人平康等帖同出一手，恐亦
是代書人作，僕此論似與人争執，正有見
豹奴帖 長睿云：豹奴，桓嗣也，王氏甥，故二王帖中時及之，如

右軍豹奴，此不歸家之類。然此豹奴此月帖亦後人依倣
僕謂阿姨以下諸帖為一手偽作，此豹奴帖筆意亦與前
後諸帖同出一手，長睿目為後人依倣，益可信，鄙見之非妄
矣。然此諸帖格韻猶正，與前極江州等帖不同，故是偽書中
合作
孫權孫江東帖 此與第五卷孫不足德及董卓以來兩帖皆
無名人書，劉主一語皆見傳中語，此帖正接董卓帖後，任侍書
不省以前二段為古法帖，以此一段為大令帖，又於帖首妄
加七月二日獻之白七字，本書標意何得以為大令尺牘，其

不狂之笑也　世字中脫一筆蓋避唐太宗諱則此帖乃唐人
所摸唐時書法極重乃亦猖亂傳寫如此王侍書不為[illegible]
乃列之官帖中既偽於前又誤於後不謂古人竟亦有癖深
可怪也　逵乃盡字章草法故爾次狂誤作建　長睿云西連
巴蜀與用武之國連武二字章草體法相亂摸者誤置之其
丁按蜀志先主字帖末信義著於四海下諸葛語為未免而
忽以來之大國誠難至也八字盡之此與帖皆七月二日戲
之曰七宗同其謬妄如此　何此晚云來當作封亦悟見
鄱陽帖　散騎王敬和洽也歷散騎中書郎

疾得頭帖　大令此帖乃做右軍然英傑本色故自不乏
極熱帖　問之手問下兩點或連上作問之或連下策事作問
羣皆可通
患憒帖　此下四行與上極熱帖筆法既殊文義亦不相屬當
別是一帖又筆法柔骨庸是偽作　按長睿以此兩帖皆近
世俗書字勢亦不至佳為非王氏帖昔前言長睿皆以辭語
類直書非二王恐非定論大抵世俗降則文益多何緣希此
消息居有好藥等語便非大令耶此論書法但當以字為主
此極熱兩帖與上鄱陽阿姨等帖筆法氣韻皆同而此更柔

滑以此而言長睿目為非王氏帖故當斷以不疑耳
往復帖　米云此帖偽大都以此事第九卷故不著
服油帖　長睿以不失無辭辛也為近世俗言非王氏帖按此
大令做右軍書固渾變化直擬乃父為大令帖中最上之作
長睿不能書故不善鑒耳
阿姑帖　阿姑帖同上別奴鄱陽一手書可當是知一作欲非
含內帖　分此當是分違右軍行至兵胎違字亦如此劉作分
連顧作分遠皆非
復面帖　此與上冠軍帖皆一手書筆直韻弱擬大令之面貌

而亡其神米信是偽作長睿以為宋齊人書然向是過論
言之按書法是居字一作首陷前有首字作旨與此不同作
居為是末三字當是二之作耳作其有非
還此帖　米以此下兩帖為偽按此符大令擬右軍書得正門
路尤是合作米繫過也　領軍王洽也楊承徵拜領軍按庾
亮曾為中領軍庾冰亦為領軍升軍然皆在大令前此領軍
定當是洽然皆者在大令前此領軍定當是洽丹陽庾和也
升平中代孔嚴為丹陽尹和於太和初亦代王洽為中領軍
然不應一人兩稱次知領軍非庾和也鄱陽見前卷　故吉

風當是君風帖後疾吉字同此作在非作者亦非亦々得當
是亦云得作足得非
得西問帖　疾後云何當是從作疲非右軍桓公擁遏帖疾字
正如此
月今帖　此帖米以為僞按此與前卷敬和按衣帖筆法正
同皆大令極疑陳之作米目為僞恐是過
東家帖　此帖與前的奴帖鄱陽帖同出一手
昨日諸顧帖　此字誤從目鉤摹有失當是今作令誤　常
云為故尔快々當是常惡公故尔快々言撩之創不差勿次

當惡想公亦當快々古人文字簡質如此顧作常令筆法不
合快々一作憒々亦通昨來以下當是昨夜復下至齊誤以
昨為作以莊誤以復為腹皆非殊上文義當是殊之言以昨
下故殊之也畢駁有似口耳顧云疑作口非不的見的字中
少一點按指失耳泉本有之當以泉本為正更以力當是寅
得力亦隸筆缺故有似何字顧謂當作之尤非謹々當是謹
白　劉顧作謹々亦誤
不審尊體帖　米以此帖為羊欣書尤為臆決此與上月今帖
皆大令合作米以前帖為僞此竟云羊欣自異其擧不可解

在當是告作告作去皆非
姨等更亞帖　此與前阿姑東家等帖筆法不同長睿云亦王
氏書非大令可謂至鑒　攜其長幼洎汝帖正作詣顧誤作
諸大都可可當是大都可耳前卷授衣帖兩耳字俱如此書
顧作可可亦誤
鄱陽歸鄉帖　此帖亦見五卷米亦以為羊欣書按此與前不
審尊體帖筆法不同而亦以為羊欣不知何據又米於第五
卷帖注云子敬而此乃云羊欣自異其擧亦不可解　此帖
與東家姨更愛等帖大略相同此更辛而骨差定是僞書

西盤諸舍帖　黃山谷云右軍傍遂換胡時子敬尚幼少未必
能作此觀此是好書者為之耳如身觀初拓師道率可作此
字　元章云僞帖長睿云前輩謂此累帖乃大令真跡筆勢
後逸如後字中數大外縱下此非僞之所敢知也此書殊不
惡但殊怯狂動與晉諸賢殊宋人帖中詞云崇虛劉道士贄
集並後歸也獻之字須何後爛之盡以遂少曾書逍遙經換
執山陰曇壞村道士寢緣賜之故傳會作此帖耳崇虛館乃
宋明帝泰始四年建後子敬尺十餘年何得已稱之又觀權
釋老志太和十五年詔立道家寺於桑乾之陰名崇虛寺去

晉郡是矣其仍不疑 海鹽縣志出足海鹽顧作海鹽按晉書地理志郡有海鹽縣大令父子家於會稽去海鹽爲近定當是也 苟字猶疑有誤

敘祖帖 此帖未見五卷字亦微異

六藝之一錄卷[illegible]

錢塘 倪濤 撰

法帖論述

淳化祖石刻

大梁劉祈卿世昌云大德己亥之秋於張君處携余同觀淳化祖石帖卷尾各有題識第一卷題馬平范仲淹同觀年月日題第五卷東坡張文潛題又有姜白石書小楷三四十字第六卷洛陽伊川老夫不知爲何人又太學博士陳士元云此正祖石又有紹聖欽題第七卷康簡籍奉旨御於秋香亭下云碑面題書非人間合有自我太宗皇帝刻石龍錫下乃見不滿十數臣與義頓首謹書第八卷綾頌云此帖世不多見是日賞牡丹得御於相君西齋米芾氏題亦在此卷第十卷太宗書淳化四年六月廿二日賜畢士安賜字上寶俊跋畢丞相真宗書子淳寶字語有餘字迹色有昌宗內府印百餘類俊有賈氏長宗印又有一小印合縫云是蔡太師印山和尚錦裝褫義題云淳化祖石刻及見吳郡陸友仁又云曾觀褚伯秀所記江南李後主命徐鉉以所藏古今法帖入石名昇元帖此則在淳化之前當爲法帖之祖則陸之說殊不相

今偶讀劉跂暇日記亦載此事云馬傳慶說此帖本唐保大年摹上石題云保大七年倉曹參軍王文炳摹勒校對無差國朝下江南得此石淳化中太宗令將書館所有增作十卷並版本而石本後以火斷缺人家時收得一二卷折則他於各卷尾篆書題云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聖旨模勒上石此得書手著筆也而陳簡齋亦云太宗刻石則何御所謂祖石刻當即南唐時帖乎抑太宗增刻者但不知南唐亦作十卷否徐鉉與傳慶二說又不同今世言淳化閣帖用銀錠環棗木板刻而以澄心堂紙李廷珪墨印者則傳棗板本之說合故趙希鵠洞天清錄集亦云用棗木板摹刻故板時有銀錠紋用李廷珪墨打手揩之不污手余嘗見閣本數十此二本真者其紙堅患歷種種之別妙在心悟間難以言語形容然又嘗仁宗嘗詔僧希白刻石于秘閣前有目錄卷尾無篆書題字所謂祖石刻者即此輟耕錄

南唐昇元帖以匱紙摹拓李廷珪墨拂之為甲而匱紙者打金箔紙也其次則用澄心堂紙蟬翅拂為第二品蓋墨本為第二品也昇元帖在淳化祖刻之上蔭閣元帖之下然今皆不可復見矣墨池璅錄

昇元帖是南唐徐鉉等所摹錄在淳化前故名為祖帖余家有澄清堂帖是堅竹匱紙墨色黯淡古香襲鼻鑴手於無使處時發鋒穎遊今退少翳眉宛然如在計知識亦曾見此二本以資近昇元乃摹拓為多致傷肥重和仙東負館張

澄清初不定何代本取賀壹江尚書尚書以詢顧廷尉研山研山大駭以為是南唐官拓的本係賀監手摹清隱天授品列昇元上往入吾黨中今流在中原劉馮邢君嘉寶之妻江公及廷尉兩公循在恨知識乃並澄清不學求也同上

淳化閣帖

淳化閣帖非精於鑒賞者莫能辨其真偽非博於討論者不可得其源流嘗記祖石刻之說今復究研入略於諸古之書質正是否于好事之人用質于此云宋太宗留意翰墨淳化中出御府所藏歷代書王鳥臨摹以棗木鐫刻摹為一十卷于每卷末篆題云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聖旨模勒上石至仁宗又詔僧希白刻石于秘閣前有目錄卷後無篆題世傳以為二王府帖者非也蓋元祐中親賢宅從禁中借板墨百本但用潘谷墨光採有餘而不甚黟黑又多上橫裂紋時有缺劃失寧慶親賢宅魏王所居殆非二王也又有

高宗紹興中國子監本具首尾與淳化略無少異當時御前
拓者多用匱紙蓋打金銀箔者也何故碑工作蟬翼本且以
草紙覆板上滲然為銀錠擾痕以惑人但擬刻非復拓本之
遺勁矣初徽宗建中靖國間出內府所藏書令刻石即今
續法帖也大觀中又奉旨摹拓歷代真跡刻石於太清樓字
行稍高而先後之次與淳化則小異其間數帖多寡不同卷
卷末題云大觀三年正月一日奉聖旨摹勒上石此蔡京書
也而以建中靖國續帖十卷易去歲月名銜以為後帖又刻
孫過庭書譜及貞觀十七帖總為二十二卷謂之大觀太清

樓帖絳帖者尚書郎潘師旦以官帖摹刻于家為石本而其
傳刻字多訛舛世稱為潘駙馬帖凡二十卷其次序卷帖雖
與淳化官帖不同而首則祖之特有所增益耳單炳文曰淳
化官本法帖今不復多見且次序帖數徒而絳本亦已難得
往以數本校之字畫多不俱煌爭然集其北之分本第九卷
與今本多誤筆法且偽書士見曰帖總二十卷元無字號及
斷眼數目單炳文曹士冕各有模刻本世傳潘士和居法帖
分而為二其後絳州公庫乃得其一於是補刻餘帖名東庫
本第九卷之外誤盡始于此且每卷逐段各分字號以日月

光天德地二十字為次第後避金主亮諱從東庫帖內亮字
皆去右邊轉筆謂之亮字不全本又有新絳本北方別本武
岡新舊本福清烏鎮彭州資州本木本府十卷等類皆絳帖
之別也潭帖者慶曆中劉丞相沆帥潭日以淳化官帖命慧照
大師希白模刊于石置之郡齋增入儲帖十七日王濛頓首
卿謂帖而字行頗高與淳化閣本差不同逐卷有慧照大師
希白重摸字而八月冬熱中間亦處甚多失文公云其極有
可笑者是也潭帖之別則有劉次相私第本長沙碑匠新刻
本三山木本蜀本廬陵蕭氏本等類甚多戲魚堂即江帖也

元祐間劉次莊以家藏淳化帖十卷摹刻于戲魚堂除去
篆題而增釋文慶元中四川漕綱羅安郎又重摹于利州黔
江者黔人秦世章于長沙買石摹潭帖月古法帖十卷寶月
是賜也淳熙人黔中望之黔江之紹聖院後題云長沙湯
正臣重摹此帖板本校諸帖增益最多豈潭石刻散失僅存
者若干數帖而已又有臨江帖戲魚堂本之右即成都鶴張
氏刻嘉手氏本若此之類大抵皆法帖一再傳之翻摹殊失
筆意無足觀者汪逵字季路衢州人官至端明殿學士建集
古堂藏奇書秘蹟金石遺文二千卷著淳化閣帖辨記共十

卷極為詳備矣云其本乃本刻計一百八十四版二千二百
八十七行其逐段以一二三四刊于旁或刻人名或有銀錠
印痕則是木裂其墨乃李廷珪墨甚如漆其字精明而墨膜
比諸刻為肥劉潛夫曰近人多不識閣帖其家所藏本皆非
真真者字揮墨擬有神未如眉蔭則太瘦臨江則太增又用
李廷珪墨印造余始得汪端明所記行數閣帖恨無真帖參
校既使江左用二十楮致一本尤伯晦見之曰寶物也夫真
帖可辨者有數條墨色一也他本刊卷數在上版數在下惟
此本卷數板數字皆相聯屬二也他本行數字比帖字小而

瘦此本行數字比帖中字皆大而異三也余所得江左本每
版皆全紙無接粘處一部十卷無一版不與端明所記合乃
知昔人裝背之密字皆無行數或多或寡而不肯剪截湊
合者欲存舊帖之真面目也 秘并
自太宗刻此帖轉相傳刻遂遍天下有二王府帖大觀太清
樓帖紹興監帖淳熙修內司帖臨江戲魚堂帖利州帖黔江
帖卷帙悉同又有慶歷長沙劉丞相私第帖碑工帖尚書郎
潘師旦絳州帖絳公庫帖稍加損益卷帙亦異其他瑣瑣者
又數十家不可概記而長沙絳州最知名要皆本此帖 私習 晉果

王柏淳化帖記云本朝太宗皇帝天下甫定即遣使購募前
賢真蹟集為法帖十卷鏤板于中禁每大臣登進二府者賜
以墨本歐陽集古錄云時禁中火碑板被焚遂不復賜或云
板今在但不賜耳故人間以官法帖為難得然當時命王著
銓精而著之識鑒不明真偽參雜王石雜糅遂為全帖之
累前人論此固多矣此雖不能無疵然分寸意存古人筆千百年
間一開卷而筆法在目使人贊歎不已豈不快哉後來
未暇論其少緩故恨真法帖之難見惟然銓次不同為白長
沙帖字行疎密亦異潭王本病於無精神臨江本病於瘦瘠

其不足以大開闔本不能變動而摹拓亦無精墨是以
山谷云當時用歙州貢墨拓打則色黑 字之能事是佳墨 元用 後潘谷
墨則色淡此墨色異淡之分也字注韻云初時板完好不用
銀釘後因板斷折裂然後用銀釘此銀釘有無之分也山谷
又謂中無則瘦墨淡則肥此字畫肥瘦之分也然非閣本則
此皆不足辨予所見閣帖凡四本一為芸莊劉橋藏此為墨
敲淡而未見銀釘一為先伯文定家藏墨淡而肥已有銀釘
一為賜人仲信家藏亦非先本一為潘氏所得故家物疑
唯王本也淳祐癸丑之夏予偶得舊碑墨數之帖兩卷人所

不售者細袖之真李廷珪墨打者也精神體致絕出前四本
手自裝潢分為四冊改為閣本之式以予篆茅下士能后而
得中秘藏時雖得之帖亦大過分矣而敢望其全乎陡其不
全故予得而寶之錫山尤公有云鳳凰一毛麒麟一甲以是
而世之賞況已得十分之二矣天下之尤物豈盡出於全遞
王澂中跋 秘古晉齋
天文閣所藏淳化祖帖每卷首有臣王著摹及汪伋陰知古等
名銜其極新好每卷法帖第一第二下有臣王著摹字裝章
翰書題題下有二小字朵武甫下有一十三三小字應太宗

一帶雲艭艸堂叢書 卷三 一百四十四

書下有裂紋第二卷鍾繇書多丙舍帖諸帖少見王珣少伯
遠帖諸帖有張芝書處字不分二斷另作一行直示表後多
戎輅表十二行枚華書有橫裂文謝安書每字足擠字諸刻
皆半字第二卷王洽之書後側左之等下有陳知古二小字
又有三十八三小字山濤書有橫裂文羊欣書後有汪伋刻
三小字在紙縫之左孔琳書有橫裂紋數處傍增悒悒劇中
四字可賴今有韓劇近明散未嘗盡八字悒悒十二字係苾
縫今刻不同第四卷顏書后戴有橫裂紋又有四十二三小
字四陽書有橫裂文第五卷智果書書評宗靖俱全第六卷

後不一二言下有裂文小隹史帖問字已有裂紋第七卷謙末
知如下有橫裂紋七行餘書尾後有第七卷十六板終七字
八卷發廬帖後有蕭田康知古五小字月半帖下有橫裂紋
六行阿夫人帖不字右有裂紋取郗帖知耳且字有痕宛然
九卷思想帖後有知古二小字思想往帖後有汪伋一十
字第十卷臣王著摹四字在獻之書尋求耳後案題前有第
十卷三字在退末左第字與遊字并十五板終四字與辰歲
十一四字並聯文卷尾字稍大 六研齋二筆

二王府帖 法帖譜系一則見前

一帶雲艭艸堂叢書 卷三 一百四十四

榮中板刻古法帖十卷當時皆用歙州貢墨墨本賜宰臣今
絕下用錢第二千便可購得元祐中親賢宅從禁中借板墨
百本分遺宮僚但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黟黑又多木
橫裂紋士大夫不能盡別也 山谷題跋

大觀太清樓帖 石刻鋪敘一則 法帖譜系 刪僅見前

宋大觀閣奉旨以御府所藏真蹟重刻于太清樓與淳化帖
有數帖多寡不同其中本詞亭敘皆蔡京標題卷尾題云大
觀三年正月一日奉聖旨摹勒上石 晉古要論
陳眉公云大觀帖蔡京摹刻京沈酣富貴恐未粗乎筆研手

識非復古意頗刻手精工猶勝他帖蓋淳化之弟也 上仝
宋徽宗大觀年詔龍大淵等以內府所藏眞蹟重加摹
刻金石之工較淳化閣帖更勝 公書
元祐秘閣續帖 乃刻拓紙 則見刻
太清樓續閣帖
太清樓續閣帖洪陵劉燾無言摹刻工夫精緻超於淳化肥
而多肖求備於王書乃失之麤硬遂失風韻 書斷 法決
黄山谷題太清續帖云劉燾無言筆不類今人書使之春秋
高以東人出一手收藏之矣由是觀之此帖必無言早年
所書也 格古要論
淳熙修內司本 法帖譜系一卷 見前
淳熙秘閣續帖 石刻鋪紙一點 見前
宋淳熙閣奉旨以御府珍藏刻石禁中卷尾題云淳熙之年
乙巳二月十五日修內司恭奉聖旨摹刻上石陳摹書云
修內司武岡福州諸帖皆有可觀 格古要論
長沙帖 內府帖
單帖尤為坡公所賞以為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比淳化
待詔所摹為勝世俗不察爭求閣下本誤矣以予所見淳帖

凡有數本有絕佳者有稍殘闕者有數行不司者有局落數
行者時謂劇相判二本一留郡一藏家而多人翻刻於數知
淳州者又不知眞本也於十卷之末或題云慶歷五年或云
八年或云六月或云季夏或云模勒上石或缸上石二字或
石旦擊若以八年者為東模則五年下亦有重模字不應一
年內已模而復模也內第三卷山濤帖末有風草惱感之說
容齋隨筆已數其不成文容齋知其一而此外謝發帖云執
節惻然今更執字止濤帖云風尚所鍾今呈風字止卻移筆
惻戚三字在濤帖之後移尚所勸以下十九字在欣帖之後
又第六卷右軍字先後失次尤甚帖字屢經臨摹固已失眞
刻次往復文雖有未盡於十得五六加以廢去非眞長康施
武子更迭者雖十得八九若渾帖遺意顛倒而錯亂之殊成
異域神咒矣往往刊帖之時不敢比擬尚方謹自為帖但異
其數行可也亂其文理不可也豈劉公本非博雅或貴重不
暇考校或僅自雖工於模字而拙於尋行數墨耶鑴刻雖工
如不可讀何故既推潭絳閣之時陳師復書亦於閣帖有
異論余恐猶陳所見非真閣本兩真者或七八行為一板或
十六七行為一板李廷珪墨拓印其墨如漆字尤豐肥有精

神品即陵八法既為王著輩亦揣其格標題可見非希白敢望僕既江非不甚失之險舊刻削去閣本遠矣必宗故當以記為祖絳次之潭臨江次之潭又次之武岡又次之臨江徃老可亂閣武岡佳者可亂絳汝帖模野無以議為也余晚得一本乃以舊潭剪截按釋文排比裝背屏麻可讀必一老上人舊物惜不令希白見之俟村題跋

元陳繹曾云希白模刻潭帖風韻和雅血脈停勻但形勢俱圓頗乏峭健之氣盖淳化之子也在帚之邵齋思古書論

曹士冕曰淳化閣帖既頒行潭州即摹刻二本謂之潭帖予

嘗見其初本當與僞絳帖並行至慶歷八年已石殘缺永州僧希白重摸東坡猶嘉其有晉人風度建炎中城陷守城者以為砲石無一存者紹興間第三次重摹失真遠矣王氏法書苑

劉丞相私第本 詳見前法帖譜系

長沙碑匠家本 詳見前法帖譜系

長沙新刻本 詳見前法帖譜系

長沙劉本 詳見前法帖譜系

三山木板帖 詳見前法帖譜系

廬陵蕭氏本 詳見前法帖譜系

黔江帖 詳見法帖譜系

宋命子明於長沙摹刻僧希白所摹古法帖十卷載入黔江紹聖院乃潭人湯正臣父子刻石格古要論

蜀本 詳見法帖譜系

臨江戲魚堂帖 詳見法帖譜系 石刻鋪敘作臨江帖

此帖在淳化翻刻中頗為有骨格者次要擬尤老翰林要訣

元統二年從歸者還飛遁逸臨江府學見數碑埋泥路傍意其為戲魚堂碑也俾訓導司邑杜異胎起之果法帖也其餘卽刻庚西紅巾亂起埋沒學傍土中偕與贊寧今尋獲始記

所見以俟賞者 王佐記格古要論

曹士冕曰劉次莊摹閣帖臨江用工頗精致且石堅完今不曾重摹攜二卷略殘缺處拓本既多頗失鋒鋩今若得初本鋒鋩未失者當在僞絳帖之次舊潭帖之上紙其釋文間有詭處王氏法書苑

利州帖 詳見法帖譜系

北方別本 詳見法帖譜系

泉帖

以淳化閣帖翻刻於泉州郡庠佐生也後無以考究模手洪

時以筆知府已任常性、以劉次莊釋文刻而刻之、我仁宗皇
帝命取入秘府、人不可得而見矣。格古要論

澧陽帖 詳見前法帖譜系

絳帖 詳見前法帖譜系 石刻鋪敘

曹士冕曰、絳州法帖二十卷、乃潘舜臣用淳化帖重摹而參
入別帖、比今所見閣帖、精神過之、舜臣事力單微而目能鑑
石、雖拼開損動、皆徧刻無餘、所以段數最多、尤有尺餘者。
舜臣死、二子析而為二、長者負官錢、以上十卷於絳州、絳守
重摹下十卷足之、幼者復重摹上十卷亦足成一部、於是絳
州有公私二本、靖康兵火、石並不存、百年之間、重摹實再、慶
元間、予官守長沙、嘗見潘舜家有南渡初觀自北方攜得
舜臣元所刻本、未分析時二十卷、其實珍藏非得二千緡官
陌不肯與人、乃北紙北墨、精神煥發、視今所摹者天淵矣。王氏法書苑

東庫本 詳見法帖譜系

亮字不全本 詳見前法帖譜系

新絳本 詳見法帖譜系 石刻鋪敘

絳帖十二卷、第一卷孔子念詞、秦李斯、魏人書、第二卷第□南朝

序、米南宮王書、第三第四卷晉人書、第五第六卷右軍書、第七
第八卷獻之書、第九卷南朝晉宋人書、第十卷晉何氏衛夫
人及隋唐僧人書、第十一十二卷宋名賢書、此刻歲久不完、
紫慶初高汝礪為節度使、又補完之、增入閣帖公諸帖以壯
忠義之氣、見題于後、今又不完、存者五十七石、碑入晉王府
不易得矣。元禰修陳繹曾云、骨法清勁、足正王著爾勝之失
然、以馬蹄骨又未免肥瘦之病、蓋淳化之子、今之學者、不見
古帖、得此亦可寶矣、惜不完也。王佐記 格古要論

北本 詳見法帖譜系

又一本 詳見法帖譜系

武岡舊本 詳見法帖譜系及石刻鋪敘

武岡新帖 詳見法帖譜系

曹士冕曰、武岡軍重摹絳帖二十卷、殊失真、且石不堅易失
精神、後有武臣守郡、惜其字不精、又令所司者即舊畫再刻、謂
之洗碑、遂令不可觀、其字之肥瘦殊然、武岡紙類北紙、今東
南所見絳帖、多武岡初本、且黯甚殘闕處自可見。王氏法書苑

彭州本 已見法帖譜系

彭州亦刻歷代法帖十卷、亦甚精、乎試觀此。格古要論

烏鎮本 詳曹氏法帖譜系

曹氏曰詳見淳化帖條下此乃板本非石也長沙析府所藏二十卷摹刻頗精蓋是此本第九卷後西帖字缺而發筆帖止是纖損筆畫尚完此所異于新絳 王氏法書苑

福清本 詳見法帖譜系

資州本 詳見法帖譜系

不知裁本 詳見法帖譜系

木本前十卷 又木本別十卷 劉氏法帖音釋

蔡州帖

曹士冕曰上蔡臨模華帖上十卷止此臨絳帖少下十卷而地出臨江戲魚之上而曾見於長沙兩府刻張氏 王氏法書苑

蔡州臨絳帖上十卷刻石出於臨江潭帖之上 格古要論

汝帖

宋末汝前年更久習其跡拙不甚精以事閑劇蟲魚翻之外獨念集日偶得三代而下訖于五季字書百家雜以念歛今古刻摘錄十有行之共所用十二石刻真字唯宮殿其論世而名於后既之際君子小人之跡亦致意焉識者謂之筆史盡便小學家流因以博古知義不特區區近筆研而已

大觀三年八月上丁數陽王寀記太子蜂道 汝州叢編

頃在洛中聞汝州新刻諸帖謂之汝刻其名已帶與意謂其家擇必佳及見之乃大不然蓋取法帖賓帖中所有者時戳之又破王闕遂不能辨也此猶無害至其集古帖及碑字中華為偽帖并以一帖首其文皆為帖語及強名者甚多稍識書者便可剮之如以遂少帖為春秋鄭為患不得北軍閒遠近清和等語乃摘取北軍遠近春秋等字集為一帖強為王行書以續帖中諸賢故往往強名為平陵之事又取汝州東漢州輔碑中數字強名為蔡中郎書取潞州魏孝文帝弔比干文中數行強名為崔浩書如北齊碑便目為溫子昇後魏碑便目為沈志會如此者甚多且如貴九千文魏孝文作而崔浩之死在太武時乃目為浩書其不稽古如此至若張華帖內雜以寶章集中王獻之字薛稷帖中雜以法帖內子敬字皆集成之字意全不相屬取玉筯帖中如南青歎一帖 蔡文如是皆不可具載本世尚多古帖缺有未傳者自可刻其全篇何必區區作偽以誤後學但明識者嘆笑耳汝州既以石十餘刻之而坊州模傳其本又刻之二州之石殊可弔也信知識真者少何足怪云 東觀餘論

汝州帖乃摘諸帖中字彙合爲之每卷後有汝州印假魯稱
重摹之謂之蘭亭帖 格古要論
汝帖十二卷第一卷三代金石文八種第二卷秦漢三國人
書十五種第三卷晉南朝帝王書第四卷魏晉九人書第五
卷晉人王郗桓三氏書第六卷二王書并各帖賦第七卷南
朝十人書第八卷晉胡北朝十二人書第九卷唐三朝帝后
書第十卷唐歐虞褚薛書十一卷唐李顏韓賀柳李六臣書
十二卷韓愈及五代諸國七人書其石不佳諸帖中最低者
也 格古要論

寶化閣帖出而其子孫最良者名大觀爲淳熙秘閣修內
司而其最下者爲汝蠡王宋輔道守汝州日摘取諸碑帖纂
合隸篆而割取之自呈頡延壽以至錢忠懿郭忠恕得十二
卷其所留序化亦不過十之一二自以爲甚博而甚精而不
知其所得書多虎賁重儓之類耳且自以儇急偏側之勢然
之石理麤而刻工拙第其刻在汝今尚可搨耳 弇州山人藁
武陵帖 即鼎帖 未詳所系一則石亦鐫存一則但見前
武陵帖二十卷取諸帖增益最多中間有右軍黃庭經他本
所無而肉而不精殊無足取 格古要論

今年春正吳剛得王百穀所藏宋搨絳帖頭卷以自還遂爲
鼎州帖觀其每數十行輒有武陵二字又疑爲鼎帖及入常
武署中繙閱第一卷以宋太宗爲首跋曰太宗皇帝御筆在
絳州摹爲諸帖之首後有款名曰鼎州提舉曰沅州刑事常
爲鼎州而武陵其附城邑也乃名鼎帖皆爲絳州二字所誤
而世人只知有絳帖遂疑名爲絳帖耳 丞菴集
星鳳樓帖
星鳳樓帖宋尚書趙彥約刻于南康軍集衆刻重模而精善不
苟 格古要論

曹士冕模刻工緻有餘古而不足亞於太清樓續帖也 翰林要訣
玉麟堂帖
宋人吳琚居父模刻嚴而不甚多雜米家筆仗蓋琚日臨古
帖字類米芾故也 翰林要訣
寶晉齋帖
宋曹之格摸刻星鳳之亭在諸帖中爲最下今使帖難得學
者賴此得見晉唐彷彿耳 翰林要訣
咸淳九年佐錄山東無爲州學見此碑散亡不完命諸生拓
其存者六七碑字多米芾元章所書米友仁題其後云義之

七帖先臣第中年所臨此字有雲煙卷舒翔動之氣非甚體
銘者所能得其精刻刻石者不能形容其一二也紹興六年
丙辰十二月初七日臣友仁審定凡卷首有晉唐古帖卷第
次俱篆字末有右曹氏家藏真蹟識以大圖書(格古要論)

羣玉堂帖(詳見石刻鋪敘)
羣玉堂帖宋韓侂胄刻所藏遺跡最多後亦有宋人書(格古要論)

賜書堂帖
賜書堂帖宋宣獻公家刻于山陽有古鍾鼎識文絕妙但二
王帖未精石已不存後有重模本(格古要論)

甲秀堂帖
甲秀堂廬江李氏刻前有王顏書多諸帖未見後有宋人書
亦多(格古要論)

二王帖
二王帖宋許提舉刻于臨江模勒極精

戲魚堂帖
曾宏父刻(詳見石刻鋪敘)

世綵堂帖
廖瑩中以淳化閣帖絳州潘氏帖二十卷並以真本書刻入

石皆逼真又刻小字帖十卷則皆近世如盧方春所作秋壑
記王氏悅所作家廟記九歌之類又以所藏陳簡齋姜白石
任斯庵盧柳南四家書爲小帖所謂世綵堂小帖者世綵廖
氏堂名也其石今不知存亡矣(癸辛雜識)

星鳳樓帖宋尚書趙彥約刻於南康陳繹曾云是帖南宋
曹士冕模刻丞於大清樓續帖此外有利州帖宋慶元中
劉次莊以戲魚堂帖并釋文重石於益昌其釋文字畫較
臨江帖稍大又蔡州帖臨摹絳帖上十卷刻石出於臨江
庫帖之上彭州帖亦刻歷代法帖十卷不甚精木氣頗北

絳東庫本世傳潘氏子析居法帖石本分爲二其後絳州
公庫乃得其上十卷絳州重刻下十卷足之一部名東庫
本其家後重刻上十卷亦足一部於是絳州有公私二本
若賜書堂宋宣獻公家刻於山陽有古鍾鼎識文絕妙但
二王帖未精石已不存後有重模本寶晉齋帖宋曹之格
模刻在諸帖中最下爲星鳳之子玉麟堂帖亦入吳琚書
父摹刻羣玉堂帖韓侂胄刻所藏前代遺跡最多後亦有
宋人書至今有潘氏淳化閣帖乃潘九亮自模入石顧氏
淳化閣帖乃顧仲長倩潘氏所藏宋本摹勒上石復刻淳

化法帖釋文若異義尚詳確按書載一本皆以晉以後宋所載書事而有本係精太肥
餘刻玉版館蘭亭柳公權蘭亭十七帖蘭馨煙條等帖潘
氏亦攜宋本蘭亭後有趙文敏公十八跋欲考閣帖者不
可不知其支派也珊瑚網

東書堂帖
周府臨淳化閣帖增以宋名人法帖凡二十卷格古要論

寶賢堂帖
晉府靖王以峰帖增入寒山金石林

停雲館帖

第一冊晉唐小字第二冊唐摹晉帖附李懷琳第三冊唐孫
過庭書譜第四冊唐人真跡帖第五冊宋名人帖上第六冊
宋名人帖中第七冊宋名人帖下第八冊元趙文敏帖附趙
彥徵第九冊元名人帖第十冊國朝名人帖第十一冊國朝
名人帖第十一冊祝允明帖第十二冊文待詔帖寒山金石林

廣椅帖五冊　二王六十帖　青華閣帖　真賞齋帖　西麗
堂帖　萬玉齋帖二種已上六帖俱見寒山金石林

小宋法帖跋
右小宋法帖者此時有尚書郎潘師旦者以官法帖私自模刻
于家為別本以行于世余因分以為類散入集錄諸帖而獨
魏衛夫人鍾繇王廙宋儋皆以一字為一類於此余嘗辨鍾
繇賀捷表為非真而此帖字畫筆法皆不同傳模不能不失
本體以此真偽尤為難辨也六一題跋

近時有尚書郎潘師旦者竊取官法帖中數十帖別自刻石以
遺人而傳寫字多錯失然亦時有可佳者因又擇其可錄者
分為十餘卷以入集目耶為一時之玩耳其小字尤精故錄
於此集古錄

跋十八家法帖

右世傳十八帖者定二十五帖盖書者十八家爾而流俗又宮
有裁之十八帖然皆出於官法帖也太宗皇帝時嘗遣使者
天下購募前賢真蹟集以為法帖十卷鏤板而藏之每有大
臣進登二府者則賜以一本其後不賜或傳板本在御書院
往時禁中大災板被焚遂不復賜或云板今在但不賜耳故
人間尤以官法帖為難得此十八家者蓋官法帖之尤精者
也余得自許公期云是家藏舊本頗真今世人所有皆轉相
傳模者也六一題跋

跋晉賢法帖

右晉賢法帖。太宗皇帝以機之暇，留情翰墨，嘗訪天下遺迹，鍾王眞蹟，集爲法帖十卷，鏤刻以賜宰臣。往時故相劉公沆在長沙，以官法帖鏤板，遂布於人間。後有尚書郎希白者，又擇其尤妙者爲叢刻，與劉氏本並行。至錄萬古亦不敢執以自爲參入私集，遂於前日所得，又取其尤者，敘入錄中。俾夫覽帖披卷者，一得之，把玩欣然，所以志幸也。六一題跋

法帖通解序

法帖者，太宗皇帝時，遣使購募前代法書，集爲十卷，刻于板，藏之禁中。大臣初登二府，詔以一本賜之，其後不復賜。世號

官帖。故丞相劉公沆守長沙日，以賜帖摹刻二本，一置郡齋，一藏於家。自此法帖盛行於世，士大夫好事者，又往往自刻本矣。今可見者，潭帖二部，劉丞相家、舊尚書師旦家，劉御史次莊家，皆世藏家。凡六本，雖有精粗，然大抵皆官帖之苗裔也。頃爲正字時，見諸帖墨蹟有藏於祕府者，字皆崇嚴有勁，神氣動人，非如刻木之枯槁也。蓋雖官帖，亦其糟粕耳。又當時奉詔集帖之人，苟於書成，不復更加研考，頗有僞蹟濫其間，至于標題次第，亦錯亂甚。士大夫以字畫小技，莫有論次之者。後見宋居以解目錄，以其灼然可攷者疏記之，疑者闕之，名曰法帖通解云。秦淮海集

跋陳簡齋法帖奏稿

既尊皇帝嘗論近世蜂帖已少，錢希白所臨潭帖，爲勝絳江帖失真遠矣。又淳化帖、大觀帖，當時以晉唐墨本及江南所收帖，擇善者刻之，風骨意氣俱存。今觀故參知政事陳公與義爲侍從時，奉詔定法帖十卷，釋文一冊，其間稍辯劉次莊之誤，蹈臨江戲潭帖跋，陳公手畫清督，疑其語文治興初，步中朝故特承春誥，知人老筆，想可觀其緒餘。學熙七年正月十四日，周某爲起居舍人木李問題。益公題跋

跋法帖逸少書後

王右軍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比淳化待詔所摹爲勝。世俗不知，爭購祕閣本，誤矣。此逸少一卷尤妙。僕謂凡語固當，亦有不然。希白摹書，類似騎生馬，不暇旋鞚，勤時有蹶跌，不害其妙處，但得字要當如陶華陽拳楊許書法，乃佳耳。此本僕幼學者，戲書其後。東坡題跋

爲張潛夫書官法帖

觀書似相，永相人，得其心而後形色，氣骨可得而知也。古人大妙處，不在結構形體，在未有形體之先，其見於書者，記也。若

求於方直模斜點注折旋盡合於古者此正法之迹爾安知
其所以法哉淳化中詔以秘閣所藏書入石又以翰林侍詔
王著摹字未盡書法之外各有異體殆不可得見予得萬刓
絕續字跡若昨可見之然其磔鈎剔更無前人意皆著之書
也其後得秘閣墨書拔其字畫皆硬黃摹書全有墨迹燥落
成以東書法筆筆著本當時其所摹拓皆略放其大體而私
以筆畫成之且其用意略無古人遺意不足異也觀王洽書
迹少謂不減也落筆揮毫有郢匠成風之勢王珉書獻之謂
騎驢駸駸欲度驊騮前今視官帖二人書雅有相類而洽

更已多弱珉書則與子敬更不可辨皆硬黃偽誤失真而摹
傳者遂成一體也今人不知其故遽石本便評定書畫至於
較古今論更無疑處此與覩景而論形神以爲某勝某劣何
異哉 廣川書跋

為方子正書官帖

世疑官本法帖多弔喪問疾蓋平時非問疾弔喪不許尺牘通
問故其書迹然今求之故不當爾也唐貞觀嘗購書四方矣
一時所得盡入秘府張芝鍾繇張昶王羲之父子書至四百
卷漢魏晉宋齊梁雜蹟又三百卷惟喪疾等跡凡之凶服器

不忍入宮故人間所得者皆官庫不受者也唐世兵火亦屢
更書畫湮沒不能存其一二建淳化中詔下搜訪已無唐府
所藏者矣其摹而集者皆唐所遺於民庶者故大抵皆弔問
書也 廣川書跋

評帖

劉後村先生云閣帖爲祖絳帖次之臨江又次之潭又次之武
岡又次之大觀七妙武岡佳者可亞臨江佳者可亂甌東
坡推潭帖跋閣帖辭俗青家閣學王室帖字好薛紹彭亦有
宋監帖好 後村題跋

說者謂宋南渡以前帖有六本其後模刻以傳者益多而絳潭
泉汝四帖在焉然泉汝不及絳潭今潭帖已燬而泉帖取歸
秘府不可得矣 格古要論

六藝之一錄卷第一百四十五

錢塘倪濤撰

法帖論述

汪砢玉珊瑚網所載諸帖題跋

淳化閣帖祖本 松雪齋家藏

書契以來遠矣中古以六藝爲教次五曰書書有六義象形指事諧聲會意轉注假借書由文興文以義起學者世習之四海之內罔不同也秦廢典籍焚先王之教李斯變古篆程邈振隸書隸之爲言徒隸之謂也言賤者所用也漢承秦之弊舍繁趨簡四百年間六藝存者無幾漢末年蔡邕以隸古定五經洛陽碑雍以爲復古觀者車日數十百兩其後隸法又變書有行書草之說與言楷法則王次仲師宜官梁鵠邯鄲淳毛弘行書則劉德升鍾氏胡氏崔瑗崔寔張芝芝弟文舒姜孟穎梁孔達田彥和韋仲將張越之徒咸精其能至晉而大盛渡江後右將軍王羲之之徒總百家之功極衆體之妙傳子獻之超軼特甚故歷代稱善書者必以王氏父子爲舉首雖有善者蔑以加矣當是時江左號禮樂衣冠之國而北朝尚用武其遺風流俗接于耳目故江左人士以書名者

傳記相望歷隋而唐文皇尚之終唐之世善書者輩出其大者各自名家遂其名者不可勝數亦可謂盛矣宋興太宗皇帝以文治制詔有司指蒐購法書聚之御府甚者或賞以官時五代衰亂之餘觀唐所藏存者百一古跡散落帝甚憫焉淳化中詔翰林侍書王著以所臨書錄三代至隋唐爲十卷摹刻秘閣艇門上石其實木也既成賜宗室大臣每人一本自此遇大臣進二府輒墨本賜焉後乃止不賜故世尤貴之黃太史曰禁中板刻古帖皆用歙州貢墨墨本賜羣臣今都下用錢萬二千便可購得元祐中親賢宅借板墨拓百本分遺宮僚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黟黑又多木横裂紋士大夫或不能盡別由此觀之刻同而墨殊亦有以也甲申歲五月余于書舖中得古帖三卷第二第五第八明年又得七卷多第八缺第九六月以其多者加柳公權帖一卷于錢塘庚自臨許易得第九卷始爲全書雖墨有好濃墨彙造有工拙而皆爲淳化舊刻無疑是可寶也自太宗刻此帖後轉相傳刻遍天下有二府五帖大觀太清樓帖紹興監帖淳熙修內司帖臨江戲魚堂帖黔江帖長沙帖又有慶曆長沙帖劉丞相私第帖碑工帖尚書郎潘師旦絳州帖絳州公

庫帖稍加損益耳然亦異其他摹搨者又數十家不可悉記
而長沙絳帖最知名者要皆本此書之帖不及此帖之淳也
余因記得帖之由并摭其本末若干篇是年八月大梁趙孟
頫書

文衡山跋華氏淳化祖石刻法帖六卷

世傳淳化帖爲法帖之祖然傳刻蔓衍在宋已有三十二本
其間刻搨工拙楮墨精粗雖互有得失而失蓋多矣然淳化
祖刻在當時已不易得劉貢夫嘗得李瑋家賜本謂直數百
千其重如此況後世乎前輩辨此帖凡數條皆有証據今非

但不可見雖見亦無據以爲辨矣無錫華中甫偶得舊刻六
卷相傳爲閣本而銀錠摺痕隱然可驗楮墨既異字復豐腴
至于行款多寡與今世傳本皆不同第六卷內宋人朱字辨
証五似筆跡精妙類知書但其間有黃辨字字疑爲黃長睿
長睿官文閣人出與公之後不宜引以爲據也然予考長睿
所著法帖辨與此又似不同豈別一人也第茂無識不敢自
信漫記如此然此帖要非尋常傳刻本也 第七卷朱書辨
證十一條 第八卷無朱書 第九卷無朱書

文衡山跋華氏續收淳化祖石刻法帖三卷

余生六十年閱淳化帖不知其幾然莫有過華君中甫所藏
六卷者客爲考訂定爲古本無疑而中甫猶以不全爲恨余
謂淳化抵今五百餘年更是兵燹一行數字皆足藏玩況六
卷乎嘉靖庚辰兒子嘉偶于鬻書人處獲是二卷并歸中甫
以享有購得之非獨卷數適合而紙墨刻搨與行間朱書辨
證亦無不同蓋原是一帖不知何緣分析相去幾時卒復合
而爲一豈有神物周旋于其間哉昔趙文敏公求古閣帖凡
三易而後定自跋其後謂雖墨有濃淡輕重迭有工拙皆爲
淳化舊刻然則公所得固非一類也豈若此本散而復合殆
猶豐城之劍有不偶然者誠希世之珍也嘉靖九年秋七月
既望文衡明識

華氏閣帖合璧諸跋

予與華中甫平生有書畫之癖而古帖尤所酷嗜每從中父
求閣所藏必首及此蓋刻搨之妙固不待言而其聚散之跡
又復奇異當爲華氏世寶也庚寅中秋日徵書于東沙草堂

又

淳化祖刻世既罕傳久矣惟於錄跋知者爲後世之所傳若
諸家所載不可盡見其所見者皆尋常不足道享暇之際復

摹入石謂之停雲館帖以閣本不可復得也況今世哉中
甫先生大藏刻搨之工世所罕見其六七卷中朱書評所獲
長公筆且有銀錠痕可據無嫌其奇妙謂他帖終不可讀二
十年後復得之蓋朱書句章先生原本皆不能盡淪物終合
中甫神物不在乎闕廊寺之下中甫視天下之物莫可足以
易其所好甚於寢處書是極之通天進帖腹書米巨川諸刻
中便帖皆世之奇貨余無從其真賞齋光芙蓉盤手書也以
閱於日志余將蓋余與中甫各為書畫友每一見必各出所得
所見輒相與較量自謂不在海嶽仲永巨濟之下所謂功名

皆一藏未覺負生平者也今年癸卯秋九月因閱此帖見癸
未歲所題跋二十餘年來前語推因排去而重題之○按
學文彭跋書
文氏文嘉鑒定爲淳化閣帖祖刻甚本後三卷亦得之昔其
父李搨以藏印記行間朱書評語與中甫前六卷正是一
帙因以歸中甫如珠還合浦劍入延平也歸後十五年為嘉
靖乙巳四月於閣于真賞齋歎題其後
卷首有子昂趙氏印及雲房清玩印尾有巨鹿郡圖書印尚
是宋氏裝潢背紙四每每有宋人手劄真蹟尤可寶也無裝

錫中甫號東沙無錫世家
右閣帖九卷隆慶末年歸于吾鄉項少溪公攜于燕京復得
第十卷湊完全帙人因號爲千金帖云
攷淳化以祖名者蓋南唐李主東光所為建業帖經韓朱二
公鑒定爲宋淳化閣以此帖為祖而稱甚之一云后主命徐
鉉以所藏法帖勒石名昇元帖在淳化前故名祖刻、嗣後大
觀元祐淳熙俱有摹勒、諸州鎮廣峰、長黔戲魚閣古學玉悅
生等堂至昆陵一搨有四十二家非不人人靈蛇荊璧而以
祖閣本為若也、今閣帖有銀錠者世只三本一藏禹州馬氏

一藏雲間顧氏有楊文敏異審眎而知人代与點畫以分
部、所收藏泉有宋見一紙無錫華氏者即項[illegible]部所獲
也、擁萬主人王識、
太僕郎跋王壽遂志今書（跋見元章跋後淳化帖見前）
王世貞淳化閣帖十跋見前
元祐搨本閣帖
按法帖譜系及輟耕錄所載二王府帖即淳化祖搨元祐中
魏王從其中借板搨百本墨用潘谷本多裂紋大淳化太宗
元祐哲宗帝凡五世、年已百餘月慶歷中諸儒翁臼模子秘

閣去太宗未遠尚翻石以異遐傳寧有百餘年而木板尚完
好者此帙墨雖炭而横文甚黟年學士嘗處定為元祐中豈
有據而然乎抑失去幾尾之謂耶前有西野遺人棠林近侍
二印後有李氏珍賞季印蓋宋金陵李泰家物也嘗侍先宰
兩朝故有是帖予特定為祖本以示世之博雅正德二年武
功康海題

劉次莊摸淳化秘本

宋興後淳化閣本歴代法書以棗木刻成禁中大臣執政者
即搨賜之此乃劉次莊摹刻者復以楷書釋于後與舊刻相

伯仲又在嶽麓太清樓之前雖止存六卷是猶麒麟一毛虬
龍片甲亦不易得也　次易表蕃題

攜李九氏淳化閣帖

吉趙文敏于蘭亭帖自日玩曲日增之說誠以其曆本之多
故也予于淳化閣帖亦云何者淳化帖傳于世者贋本既多
雖有真本多遇搨工不知用墨之妙而得其神者殊少此
本凡四冊蓋今兵部主事攜李屯涼公家藏之物不惟本得
其真而且搨時用墨有法致筆意不失為世不多見者惟沈
氏子孫其寶之哉資善大夫南京吏部尚書崑山魏驥識

御賜官本閣帖

此先朝官本法帖則侍書學部者今歸蔡相家　宣和殿御
書 此二十二字作三行徽宗瘦金書于前後有光表沈搜跋失題
杜衍名用明宗謂余曰丁卯秋在武林得此官本法帖只
第八卷時以古錦裝瑯之佳自所僅觀遂傾橐得之未
凡失去采用怏怏余因舉伯宅篇云前世法書名畫有傳
之秘閣者謂之閣本流傳者書但云宮本則翕然稱美范
文正公知睦州奏以唐處士方干配嚴先生于為御史方
發遠祖下鶻碣原取畫像家無以塞命鄉人但望一幅巾

道服者畫之祠中元祐間有旨下諸郡取前賢所遇真命
所在如本閣焦睦守以嚴方應詔後人見立英之像豈不
謂之閣本哉夫當時所重如此猶予今之追惜也乃斷回
筆塵云世以淳化帖為法書之祖然皆王著臨書非拓真
蹟當搨便鉤者何以知之余見宋時御府所藏晉人真跡
及唐摸右軍帖多矣凡閣帖所載僅得其髣髴甚則併點
畫形似盡失之豈有摹勒真跡而舛盭如是至于賞鑒不
精真贋莽収運以蟲蝕不成文理又其小者也學書者欲
據之而希蹤鍾王不亦遠乎知此似可解脫若庸流徒珍

僧本又矣審供之安傑耶時用明袁方干秘稿入唐詩紀
識因詁及此 秋子

泉州帖

淳化官帖宋時已如星鳳今海內止傳一本是周草窗家物
在嚴府常所時往索觀咨嗟歎賞以為神物　下真賞一等
耳閣之支甚多世亦無復存惟泉刻較祖本稍瘦而舉縱特
為蕭散有生氣賞王得筆不失所望謂是耶合閣項本初在
華東少史明古家垂得其九史得其一太待詔為之和食兩
家各掛好事遺城不陸、延津終年其雖我如此第得泉本日

夕臨池助以筆意亦足快事當其食魚必可之所事其昌題
因題

宋搨泉本閣帖第六卷

是本以淳化法帖翻刻于泉州郡庠其洪武四年知府古任
常以刻次往釋文叙而刻之　仁宗登常命取入秘府人不
可得而見矣是搨雖僅此卷神情燦燦真泉州舊本也聞之
先子云古帖不必全即斷珪數行亦是可寶嘗憾我朝叔得
東觀古帖一本于吳門移歸項氏海見之賞玩不置及云海
橋所藏東觀本恰少此卷即從[illegible]補之即此一段奇緣可見

物之尤者全璧數從來並行于世與卿藏此以待緣偶何如
戊辰臘月社弟高滋起題

淳化泉本第六是王右軍書何為姚禹門太史所藏後歸先
判翁曰翁李頭坡琉音云搨之新舊較然于紙墨無庸贅也
標閣帖者與第六卷差京帖內二行泉有針裂紋伏想棲帖
一內萬字泉挾翔其中是本則然他刻定好肯明足徵宋搨無
疑為崇禎戊辰臘日余過高公守居畫樓所供思憶觀音保
丘繇陀盥掛瞿仙尼金鑾龍况閣王蘊之韵帖及泉州殘本
乃李霞學所遺與古半硯時陳者余嘖嘖嘆歎歸而譽得此

帖示公玄以四我兩真夜郎王天然片瑞半璧猶勝乎昨如
山果笑為我設用勝人多多許也余首肯又之是遂然見
先人手澤隱隱古香閣何王記

秘閣續帖

元祐中却有所藏真跡除淳化帖外刻為法帖不可得而見
嗣是徽宗有太清樓續帖孝宗淳熙間有秘閣續帖卷尾題
修內司恭奉聖旨摹勒上石此內不易[illegible]其第三第四卷皆
右軍書多飛筆變體極可愛內四月一日帖伋役為軍諸子
書稱兄白首長病謂為偽帖頗疑之甚當第矣寺承以為中

數帖類米老所臨者則非也此帖刻于西廟初米老書學尚
未著不應其摹本已達中禁當是唐人臨筆耳其第九第十
所謂賀知章者似二王雜帖語今以歸賀不可知虞柳二君
跡不類平日而甚有好致柳尤道逸無名二紙其一詩是唐
語其一札似臨晉帖前自五字出古隸右李懷琳書絕交書
壽承以為無精無以加而山谷老人乃謂往在三館于閣下
觀懷琳詩右軍帖大有奇特處今觀此十未得二三
乃知懷琳之妙如此其所謂十未得二三者尚足馳騖後世
也卷尾天監二年五臣雲小楷捆東所進云云行草皆懷琳

臨筆今人却作猛廣書碟嚮而排者以懷琳偽康書亦謬也
唐人十二月節帖詞既鄙瑣書亦無雅致但結法差緊健中
間尚可色王著周越耳

大劉帖

大劉帖拓于閣本既燬之後蓋出御府書蹟刻填入石較閣
帖肩高二寸有奇與諸行列語句亦多不同王之者爲森京
前標後題皆京筆京書不滿人意而書學視王著猶勝故
所拓有一種雄桀之氣與淳絳諸本觳觫學步者不同要東
場中秘收藏當遺余此帖云是汪象先物未知果否　烟水

王精飲人識

太清樓帖

淳化閣帖化身為潭絳泉汝戲魚井闌往往不曉本來面目
獨太清樓帖乃慶歷帝出祕府真蹟令劉無言輩摹勒登石
無言妙于臨風韻尤勝人謂太清爲淳化介弟世亦陳以二
方難為伯季者耶大觀凡十卷大清復有後十二卷則秘閣
續帖僅改其標目耳而益以人間所流傳十七帖尺兵遠庭
書譜云余人

絳帖

宋尚書郎潘師旦用淳化閣帖增入別帖重摹刻二十卷于
絳州北壁北紙極有精彩比淳化本又高二字陳瓚曾云晉
法書動足正王著所臨之失並但如昔人以絳為淳化猶子
乎後入晉王府不易得矣

潭帖

淳化帖頒行潭州摹刻一本與絳帖並行宋慶歷間長沙僧
希白重摹本亦佳紹興間第三次重摹者失其真矣元陳繹
曾云希白摹刻潭帖風韻和雅血肉停勻但形勢俱圓頗乏
峭健之氣石在潭之郡壁

黔帖

黔江帖、北宋秦子明爲長沙副將、買石令郡人湯正臣父子重摹僧寶月所翻閣本去帖、世所稱潭帖者、輒歸之黔江紹聖院者、此本字情去璧的係宋拓之佳者、但以曾閣璧譌系攷之多有參互處

汝帖

汝州帖、匯摘諸帖中字牽合爲之、每卷後有汝州印、淺爲琺重摹之謂之蘭亭帖、其石不佳、弇州以王寀輔道守汝州、因偏提諸碑帖篆分隸草而節取之、自皇頡夏禹以及錢忠懿

卽忠懿得十二卷、其所留淳化亦不過十之一二、自謂甚博而甚精、而不知其所得者多庸、賣帝傻之類耳、凡自以爲急偏傾之勢、發之石理粗而刻工拙、所謂鈍者當場卽當避紬者卽第其刻在汝大觀社之犢、分爲可搨也、古欲南汝誌以汝舊有望嵩樓、樓四壁皆帖石嵌、鑲軒至輒搨以攜去、人患苦之、役因椄綴、有司求此壓之馬廐者積之數十年、迷不知所向矣、成化中廐既光怪焉、數夜蒼浮之、是鋼帖、屆因拙出洗剔、蠶州史合是帖、竟不知誰何人所拓也、蓋閣帖自淳絳下、摹刻極多、即宜備一種、如閣淺叫焉、則誠雜劇不妨諸侵各自般滄、

潭帖 蓋其昌跋見前

凡二十二卷、紹興廿一年通判趙子澹刻

武岡帖

武岡武陵帖、皆淳化之家孫、世不多見、今處至二十卷定爲奇絕、刻搨婉峭、時有勝于淳化者、不可爲耳食人道也、其語余見千金帖後、又見鎮研山秋壑閣帖、又潭帖、鼎帖、星鳳帖、獨晚年獲見武岡帖、皆諸帖所未經刻者、卽刻者、安能翻瘦其眞本也 儒七

臨江二王帖

晉二王帖、右軍上中二卷、大令一卷、前爲二像、扶侍者各一蓋宋臨江石刻也、黃伯思謂淳化閣帖多僞本、唯十七日等帖、後有大皇勅字一卷最佳、此本則汰去閣之僞者、而博收諸藏眞蹟名刻、余好手雙鈎上石、撿映斐亹、翻有生氣、爲書家一代冠冕、是帙故弇州物也、澄心堂紙、李廷珪墨、標之曰宋拓第一、崇禎辛未中秋日、歙友黃規仁持來、獲觀東雅堂、

臨江戲魚堂帖

宋元祐閒劉次莊以淳化閣帖十卷摹刻於臨江、除去卷尾

篆題、而增釋文在潭帖之次。陳繹曾云此帖在淳化翻刻中、頗為有骨格者、淡墨搨尤佳。

星鳳樓帖

宋尚書趙彥約刻于南康、雖未刻柔摹而精善不苟。陳繹曾云是帖南宋曹士冕摹刻、工而有餘、清而不接、亞於太清樓續帖、

田秀堂帖

曹昭明以此帖五卷為臨江劉氏刻、前有王頤書多諸帖未見、後有宋人書、亦多未見。乃王元美以為廬陵陳氏刻、多摸本、其真者頗淳雅可愛。蔡中郎九疑山碑雖見宣和書譜、而行筆絕類開元。孝經、陳思王詩、及鶴雀賦亦然。黃思伯排其為李懷琳贗本、極可據也。唯曹山縣章衷陽爲尺牘、爽有姿態耳。

尚有雪溪堂帖、為王庭筠所刻、寶晉齋帖、為曹日新所刻。

東書堂帖

周憲王為世子時手摹上石、大約以淳化為主、而秘閣續帖亦時有刪取。至宋太宗以後蘇黃米蔡諸家、勝國虞趙鮮于之跡皆與焉、亦嘗進御。惡王臨池之力雖精、惜天資少遜、故結

釋有餘、膚理不足、蓋摹寫使古人之跡屈而從手、必變鉤廓填始可免此病也

寶賢堂集古法帖

晉靖王為世子時、以閣帖、絳帖、大觀、寶晉為主、而益以御中所藏宋元及明人墨蹟、袁勤上石手行款次第、頗不俗。弟石理既粗、而摹刻搨三手俱不稱、以此在諸帖下。當孝廟時嘗進御、親為手書褒美之。其所自叙、頗夸謂墨蹟之盛、而所見寡陋乃爾也

真賞齋帖

帖三卷、第一為鍾太傅薦季直表、初在相城沈啟南所、李貞伯、吳原博俱定為真蹟、後歸華氏。第唐以來客何人手、不入天府及黃泉、賦述肩吾懷瓘品斷中。又卷首有米芾印、芾自言生觀真蹟自晉而止、與漢魏者罕、章待詔諸錄亦不言太傅、此為妄、益無疑。結體雖與宣示、薦田少異、余嘗評之、小法少六指、法少四要、非二王以下人手。第二右軍袁生帖、妙甚、徽宗時進御者。第三唐人摹王方慶進先世書、凡二十八人、其存者僅此內右軍二帖、有吳縮隸分法、大古雅、出蹊徑之外。餘帖雖有刪柔微殊之異、殊可謂況啟南當從華氏

乞得令文徵仲雙鉤搨刻停雲館中此華氏本也摹本既精
搨書亦佳為爾時法書墨本第一留山房中歸耕作勞假以
散力　世貞
此即唐人所進萬歲通天帖而首題以鍾書耳項孟璜以唐
摹本即叔向幽所嘆賞以為不見唐摹不足以言知書者清
士篋中不多得妙蹟遇拓本善者即應作韓滉想矣況此石
已火倍宜珍襲　日華
文氏停雲館帖十跋
第一卷晉唐小楷自右軍黃庭至子敬洛神雖極摹搨之工

然不離文氏故步虞永興破邪論敘規微曹娥碑神明不足
年更心經陀羅尼咒雖用筆甚勁而結法小闊似不類碑石
存者陰符經兵某兩帖俱有小法顏書麻姑壇不如舊本拙
而存古意歐陽永叔謂魯公無此筆非也此是東方朔家廟
碑縮小者庚人護　經如匹鋼雅遺尤令人寶愛惟翰墨
已耶
第二卷唐人雙鉤王方慶所進真蹟後有岳珂承閣諸跋尤
東二帖無上神品大令尤妙并辭蹟縱橫妙境雖再略舉勒
四晚一閱諸蹟長氣李懷琳偽叔夜書見諸書苑甚詳此君

精能之極氣于恬酥胸次不甚高故小之風骨耳後湯丈二
跋亦詳縟可喜
第三卷顏魯公祭姪文有天真爛熳之趣行押之妙一至于
此急此草總耳所謂無待而工者忠義真至之痛鬱淳皮碟
閒千古不泯陳深陳繹曾文徵明三跋亦該洽繇是朱巨川
告徐國柱瓦吏楷耳懷素千文作小行草號千金帖貴在藏
鋒而少飛動之勢林藻郭郎帖古雅殊勝非後人可及楊少
師神仙起居法後有米友仁商挺留夢炎諸跋山谷極推重
之至日以敬偶入聖昔人云振茂先吾所不解余于少師亦

云
第四卷宋名人書李建中宗勅書一手箋蘇諸公起乃稍稍
并之書家者流識其備拙此行筆可見杜邛公行草僅免俗
耳而耳觀杞說至黃米陳暘跋如小兒塗鴉胡重也水叔鄉
杜老人動止供咲乃翁自矜許豈獨知人難哉文潞公乃無
論法濮亦老逸可念王荊公本無所解而山谷每獄爭婿之
何也中間僅一二蹟坡老箋尺居其二紙差強人意然多圍
圍夫暢坡公語老共四紙雖結法小異而俱能于形勢之外
外取態頗臾存故事耳惟蔡米九帖蜒蜒光彩射人趙氏法

書當以此帖第一其與人札云張旭俗子變亂古法驚俗而
下但可懸之酒肆後人評米書仲由未見孔子時氣象亦略
相當人苦不自知耳
第五卷蔡君謨子美各一紙宋人謂君謨書法妙天下則不
敢信比之子美較老蒼耳子美亦自有宋學范希文司馬君
實如邵伯之甘棠不以書也憑當世范忠宣亦然林君復有
書名而此不稱此外如少游參寥薛道祖范文穆姜堯章李
元中皆有可觀文穆南宋人誤寘此中
第六卷爲南宋名人書如于定國錢穆父賀方回陳簡齋皆

元祐政和間人文氏誤耳米敷文陸秘監之奇逸張于湖之
調暢韓子蒼定國方回之老健虞雍公之俶雅皆有可采者
洪卿之大禮換池魏札之離垂此行押差未敗者耳朱紫陽
張敬夫文信國儒林間積千秋尚新宜在書手葉少蘊書不
佳當杜顛笑好搆撰其人才亦下中
第八卷爲元名人書鄧文原二札皆有清令之色昔人評鮮
于太常如與陽健兒受體氣偉而少韵度此札殊有秀媚叶
材風骨必仁亦瀟灑可念虞仁壽札似偽仇康里嶮評者謂
其雄劍倚天長虹駕海不與曲筆又論如鴻雛出巢神彩可

愛論頗未然宋誥得之更又言吳興日可作萬字儼可三萬
字恐無此理趙彥徵周景遠吳興之假吏揭曼碩倪伯防陳
敬初之皆衛他如胡長孺袁清容饒介之張貞居王叔明不
無一二佳者要亦偶然之合耳倪元鎮筆如風女兒雜披長
袖豈爲丹青所攜偕聊以俟鑒者
第八卷爲吳興趙文敏書行草尺牘若干首遒媚清麗妙有
晉人風度小楷尤清淨洛千字文各一篇精工之極妙逼黃
庭洛神唯此晉未盡拔耳昔人謂之儀鳳沖霄祥雲捧日又
云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舉無其敵真知言哉

第九卷宋承旨康舍人後各一紙書述称宋氏父子不大部
耶覺舍人小殺耳承旨翩翩有顧米筆應具擬叙字小楷可
謂精能宋克章草書于彼法中太偃蹇未是作合然已足壓
卷觧縉士似有街氣所苦未甚融嫩然竟是差少碑斷縈繞
出蘖之龍光鞏上一篇一札青荒冠謂故足當家然與唐生
俱自洗舊習未盡書是謂之大理統鋼少年危帽軽衫然哉
徐武功是米書之保母晉馬刑部是米書之病狂晉劉西臺
是吳興之伯役者李少卿定鳶此況是其得意事故出得意
筆有純綿裹鐵之狀張汝弼以小故佳且弄一展更不足言

第十卷爲倪京兆元明書古詩十九首臥風薛楊地狀官校
文嘉所見真蹟潘國秀聞天籟閣集大全以道一人而已顧
華王跋不能佳文徵仲代爲書石者亦有陳道復王履吉題
字亦可觀書述一篇京兆評國初至沈正名筆差許仲晶民
則而啟沈猶其所揚挖皆當味其微批句欲與品與抑主實
益美書法微重草不能造微亦自不俗
此王元美先生所跋爲停雲初搨本後入孫退庭譜增毛
澤民李端叔王定國諸家其兩失人倒置者改正焉王肯
堂太史云近世所行長洲文氏停雲館帖皆作待詔父子

手跡而小楷尤爲失真之極不特晉法書亡即諸虞歐顏
筆意蕩然無遺矣吾友董之宰刻戲鴻堂帖亦一色自書
即雙鉤枕印安及萬帖有王履本存珍秘印大卷有保秀
閣古書印後有殷浩印浩以再秀以諸是唐末賞鑒之家
其間有太平公主胡書印王溥之印自五代相家寶藏待
中國將丞相子也
淳化中太宗嘗借王氏所收書集入閣中十卷內却過兩
行二十四日帖乃此卷中者仍于謝安帖尾御書親跋二
字以還王氏其帖在李瑋家余以王洪之歎于李氏因過
閣書畫竟日未出此卷裹木大軸乃青箋花錦作標碾爛
無存樊晉帖上反安冠晉上古玉軸余摩挲愛玩動池中
將狀軸玉取之加潮其裝爲一卷大夫要余題跋乃題曰
李氏法書第一亦天下法書第一也又晉謝奕桓溫謝安
三帖爲一卷上有寶藏齋印謝安帖後以農墨楷捐遂全
量過後歸王詵家分爲三帖品云謝安帖以墨重筆唐人
意寶此帖而反害之也李瑋云亦購于王氏 跋
晉右軍會稽內史王羲之行書帖真蹟乃天下法書第二
右軍行書第一也帖辭云伏想朗逸宜和雍恭遂進鎮云云

長慶某年月日太常少卿蕭祐鑒定在王鳥玉家後有王鳥
士跋以門下省印印之時黃亦多跋後爲章子厚借去不歸
章子仲將專价請求至是 亦甚草草石工又庸劣故下能
大勝停雲也之宰書家能品作此欲傳百世乃出新安吳用
卿餘清齋帖下甚可惜也此論與弇州俱爲得之 珂玉識

錢塘 倪濤 撰

法帖論述

古今法帖考 金壇王澍虛舟考定

自宋太宗刻淳化祕閣法帖天下寶之歷代以來鋟刻傳刻迭至多不可攷或同或異或增或減大段皆本淳化而傳刻既久斷續本字刻法懸殊精神迥別甚至有一帖而彼此互異者文義且乖書理何論集帖之敝佳刻正為此也今據所知取其正有名者彙次為卷以便考覈其所未知者闕之俟來者為補正焉

快雪堂帖 永瑆最少生筆意亦丙戌秋七月至吳江得觀同年王行孝所藏快雪堂帖十餘卷皆二王書字畫流動筆意宛然後余在臥林有得董跋一卷視董書字畫絕佳以為奇特遂夠摹數十行附快雪堂帖末無從筆意後跋以為質證于某 甸唐余氏所刻 按東觀餘論云世傳十七帖別本蓋南唐後主李煜書命館臣以賜本勒石置澄心堂者是卑從以十七帖為首九帖又諸以澄心堂為澄清堂也按邢子愿何來會館集云澄清堂帖不知何代所刻其工尚書以詢顧廷尉研山以為是南唐官拓置

與于某帝內天授昇元上本朝新北海今書閣考帖云以年在于某諸處皆同書章

按筆麈三於同年王行孝處見澄清堂帖十餘卷問君軒帖考云余僅見數冊丁亥又見于某第二第四三冊卷首皆有甲乙字號則澄清當是十冊計每冊皆見此帖驚絕奇異未必咸黍多一時不能其數故約而言之十餘卷爾

昇元帖 閣帖考云南唐李後主出秘府珍藏刻帖四卷每卷後刻昇元二年三月建業文房模勒上石為淳化閣帖之祖今并見宋人翻本上有賈秋壑印朱溫之子亦刻有貞明帖今不傳

淳化秘閣法帖 歐陽修集古錄云太宗皇帝時嘗遣使購募前代法書集為法帖十卷鏤板藏之每有大臣進登二府者則賜以一本其後不賜或傳板本在御府院經時禁中大火板焚遂不復賜故不板今在世不賜須故人間尤以為法帖為難得 米芾寶晉英光集云又二皇帝留意翰墨購求古書借王氏所收書以傳閣帖十卷 曹士冕法帖譜系云淳化中出御府所藏歷代真蹟命侍書王著摹刻禁中凡為十卷各于卷尾篆書題云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聖旨模勒上石

此以閣帖爲從真蹟摹勒
吳郡張友仁云嘗觀褚伯秀所記江南李後主命徐鉉以所
藏古今法帖入石名昇元帖此則在淳化之前當爲法帖之
祖　相州秦爲館集云昇元帖是南唐徐鉉所摹綴在淳化
前故名爲祖帖余家有澄清堂帖是與竹夜紙墨色點畫
香拂墨飄手於輕使盡時義勝頓逸含蓄少須吳先然封知
徵家曾見此三本以前近昇元乃樸出爲多致傷肥重　李
日華云淳化帖以南唐建業文房帖爲祖而稍損益之建業
帖李主重光所爲經韓宋二徐鑒定非爲無若淳化所益一

二兩侍書王著裁入是以長寄元章多有彈擊　汪仲嘉云
淳化帖門翻刻昇元帖
此又以昇元帖爲閣帖祖本
劉跂暇日記云禹傳慶說此帖本慮淳大年校勒上石題云
淳大七年倉曹參軍王文炳模勒校對無差國朝丁江南得
此石淳化中太宗令將書館所有增作十卷易板本而石本
後以火斷缺人家時收得一二卷
此又以淳大刻帖爲淳化祖帖按昇元帖前賢摘者下一
語此僕曾見宋時舊本有賈秋壑印淳大刻帖從無言及

者惟劉跂暇日記有此其言又鑿鑿可據如此載附南
村輟耕錄姑存此說以俟審者
大梁劉有鄰世所云大德己亥歸翁張君錫攜今州翻淳化
祖石帖卷尾各有題識第一卷高平范仲淹第五卷東坡題
文潞公有石第六卷洛陽伊川先夫大學博士陳士元拜手
秋陳題云此正祖石刻第七卷味閒齋題云觀晉法書七入
閣今所有我太宗皇帝刻石嚴謹下方見不滿十數且無義
類有謹書第八卷孫頎張舜民贊下邑太守書淳化四年六
月廿二日賜畢士安蘇題云淳化祖石刻

此以淳化祖帖爲石刻
陶南村輟耕錄云今世言淳化閣帖則銀錠紋棗木板刻而
以澄心堂紙李廷珪墨拓故起於歸田錄天清錄亦云用棗木
板摹刻故時有銀錠紋用李廷珪墨打手指不污然又傳仁
宗以西湖僧命內刻石于秘閣前有目錄卷尾無篆書題字所
謂祖石刻者當即此歟　王柏淳化帖記云本朝太宗皇帝
天下甫定即遣使購募前賢真蹟集爲法帖十卷鏤板于禁
中然當時命王著辨精審如前之識並不明真偽並出　王石
雜辨逸爲全帖之累　王澍淳化辨記云其本乃木刻　計一

百八十四板二千二百八十七行其逐段以一二三四刻於
旁或刻人名或有銀錠痕則是木梨
此以淳化爲木刻
今人言閣帖如聚訟稱謂淳化古帖皆觀前帖所列言人
人殊何所可據以爲定乎歐陽公去宋初不遠最之存亡
已不可辨何況今日僅以臆斷爲謂太宗既出內府所藏
命侍書王著模刻更復購募前賢真蹟命集成十卷王著
識見不精真僞莫辨遂以南唐仿書數十種參錯其間遂
至王右不分涉謬千古昧者乃云原本昇元昇元帖經黥

宋二徐鑒定非苟然者決不至如王侍書草率成其間亦
有之六卷元有見者是昇元爲祖本蓋鈔所載劉
行佛祖石之說竊謂淳化本與石刻諸公說以初搨明本
爲祖石是明某不本耳所說祖石即昇元帖也昭後家既
既云奉聖旨模勒上石諸公因之故云以初搨爲祖石也
歐陽公集古錄云太宗購募前賢真蹟鏤板藏之王荊淳
化帖記有鏤版中禁之語元祐中親賢宅從禁中借版
墨百本分遺宮僚多木横裂紋其爲版本的然無疑矣
黃伯思法帖刊誤云余備員秘館因更以御府圖籍見一書

函中盡一手仿書每卷題云此書第若干卷所有僞帖皆
在焉其餘法帖中不載者尚多蓋以亡全紙留藏惠入
聊爾取古人帖語自書之耳文直而字非故卧人耳目爲做
書法依錄真詞而已非臨模也王著不得其非條其名雜載
所帖間可勝歎哉　曾宏父云閣帖真贋惟句工立多南唐
舊書若取前語以定成之非臨非模是謂做書藏之秘閣凡
數十種明題云做書皆用澄心堂紙與李廷珪墨意後主在
江南日所制者皇朝削平諸國方及見之　米芾祕閣法
帖跋云唐太宗購王逸少書使魏徵褚遂良定真偽我太宗

購古今書而使王著辨精確定爲法帖十卷其間一手僞帖
大半甚者以千字文爲長章首濫觴爲王子敬令人學智永
爲之逸少今會侍中王臨永所收晉帖一卷內武帝王戎謝
安陸雲輩法書皆顔相體居敢勤者皆委而弗錄獨取前帖兩
行入十卷中使人慨歎
二王府帖　黃庭堅云禁中板刻古法帖十卷當時皆用歙州
貢墨墨本賜群臣元祐中親賢宅從禁中借板墨百本分遺宮
僚用潘谷墨光輝有餘不甚黯黑又多木橫裂紋士大夫
不能盡別也　法帖譜系云今觀近世所謂二王府帖者蓋

中原再刻石本非茅中版本也前有目錄卷尾無篆書題字
然皆非一物矣 孫北海得古閣帖八册第六册有紹聖二
年題云御府法帖板本常於御書院歲久板有損裂故魏王
好書者從先帝借歸邸中模數百本又刻板本藏之模搨鶴
刻皆用良工不可復辨孫北海云書者甚工張偽唯以為李石
談筆二王者魏王也
按此則魏王府本借板墨百本又更刻一本并祖刻為二
本矣

續閣帖 曾惇石刻鋪敘云續閣帖十卷元祐五年庚午秘省

有乞以淳化閣帖所未刊前代遺墨入石有旨從之至徽宗
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八月畢工歷十一年費緡錢一十五萬
乃成摹寫者待詔劉燾董其事者秘書少監御向民孫詡也
首卷有唐帝后書一卷二卷三卷皆王羲之書四又載之醉且子
操之等第五又所書告處經樂毅論蘭亭敘六又孫家雷輝
集七乃晉索靖所書月儀八則虞世南賀知章柳公權帖後
則無名人帖九則李懷琳書稽叔夜絕交書末卷唐無名人
所書月儀

大觀帖 石刻鋪敘云大觀初徽宗視淳化帖石已皴裂且
王著標題多誤詔出墨跡更定更以仲武帝一帖合於西晉
武帝後擇七卷後人帖內誤入智永書列在第五卷合首
卷古帖三段併爲歸一及躋晉宣於晉武之上之類使先後
次敘不紊建名于帖首然俾蔡京書之及卷首未刻石大清
樓下此正用朝廷時盡出真蹟臨摹之且杜譔非君於方石
月石刻敘列書雖稱合字學恐出王著右是大觀之本勝於
淳化明矣
按徽宗既以淳化標題多誤出御府所藏墨蹟命龍大淵
等更定宗次今閱大觀究亦能正其紕繆別其真偽其駁

正者不及十之一仍舊者尚過十之九彼善於此則有之
矣安在其爲勝淳化明矣
法帖譜系云大觀中奉旨出內府真跡命龍大淵等更定位
次刻石大清樓字行稍高而先後之次亦與淳化小異且間
有數帖多寡不同標題皆蔡京所書卷尾題云大觀三年正
月一日奉聖旨模勒上石靖康之禍新舊二刻皆淪異地有
向榷場中來者已磨去亮字矣
此所謂亮字不全本也但磨去亮字右曲脚以避金主亮
之諱非全磨去亮字也

大清樓帖　曹士冕云淳化秘閣帖板雖禁中火災不存而真跡皆藏御府徽宗朝奉旨以御府所藏真跡重刻大清樓石參入奇跡甚多其中有蘭亭者是也同名曰大清樓帖　法帖譜系注云按大觀帖大觀太清樓帖今所傳自有兩本而前人多混而為一

大清樓續帖附續帖　法帖譜系云徽宗既刻大觀帖十卷又以建中靖國秘閣續帖十卷為其標題去其歲月與官爵名銜以為後帖又刻孫過庭書譜及貞觀十七帖總為二十二卷為太清樓續帖

紹興國子監帖　法帖譜系云紹興中以御府所藏淳化舊帖刻板置之國子監其首尾與淳化閣本略無少異當時御府拓者多用匱紙蓋打金銀箔者也故字畫精神極有可觀今都下亦時有舊拓者邇來碑工往往作蟬翼本且以厚紙覆板上隱然為銀錠欄以惑人第損剝非復舊本之遒勁矣

淳熙修內司帖　法帖譜系云淳熙間奉旨刻石禁中卷帙規模央同淳化閣本而卷尾乃楷書題云淳熙十二年乙巳歲二月十五日修內司恭奉聖旨摹勒上石

淳熙秘閣續帖　法帖鋪敘云淳熙秘閣法帖十卷淳熙十二年三月被旨摹勒入石皆南渡後續得晉唐遺墨首卷則鍾繇王羲之帖次則獻之書內黃庭小楷後有臣褚遂良臨五字二卷則歐陽詢蕭子雲褚遂良狄仁傑張旭顏真卿七賢書四卷則明皇批答裴耀卿等奏狀五卷李白胡英李邕向居易帖六則張九齡三相暨李紳告身七則李陽冰篆李懷琳畢誠李商隱書八則懷素顏眞九則高閑亞栖齊巳書十卷則楊欽式并無名人帖上皆有內府圖書印及紹興小字如米氏紹興御印如李紳告身後有高宗親筆跋語黃庭經摸者郭單則有李主建業文房之印視今長少所鑑

字法通考

以上皆官帖

臨江戲魚堂帖　法帖譜系云元祐間劉次莊以家藏淳化閣帖十卷摹刻堂上除去卷尾篆題而增釋文　曹士冕云劉次莊家閣帖臨江用工頗精緻且石堅至今不曾重摹損二卷略絕缺今若得初本鋒芒未失者當在潭絳帖之次新潭帖之上也其釋文則有訛處　姜緯曾云此帖在淳化前刻中斷為何所將者居墨搨尤佳

利州帖　法帖譜系云慶元中四川總領權安節以戲魚堂帖

并釋文重刻石於孟尚官舍稚江州安德人釋文字盡較臨
江帖爲稍大
臨江重刻二王府帖　聞者軒帖考云劉次莊既模閣帖於臨
江又別刻二王府帖自述釋文之快
以上皆臨江帖
潭帖　曹士冕云淳化閣帖既頒行潭州即模刻二本謂之潭
帖今嘗見其初本當無蔗絲帖爲行至慶曆八年石已殘闕
永州僧希白重摹東坡猶嘉其有晉人風度建炎中長沙守
城者以爲炮石無一存者紹興間第三次重模失真遠矣

東釋習云希白模刻潭帖風韻和雅骨肉停匀但形勢俱圓
頗乏峭健之氣蓋淳之手也
按九則潭帖與長沙帖當爲兩帖舊以長沙爲即潭帖誤
也
慶曆長沙帖　沙帖諸孫云秘相劉公沆帥潭日以淳化官帖
命慧照大師希白模刻於石置之郡齋增入霜寒十七日王
深顏真卿等諸帖而字行頗高無淳化閣本差不同逐卷各
有歲月第一卷題云慶曆五年季夏慧照大師希白模勒第
二卷慶曆八年重冬月慧照大師希白模勒第三卷則五年
六月第四卷八年重文月第五卷戊子歲孟夏第六卷五年
季夏第七卷五年重秋月第八卷五年季夏月模勒上石第
九卷八年重冬月第十卷五年重秋月每卷各有慧照文慧
照大師希白重模字可傳其錄　洪邁容齋隨筆云潭州石
刻法帖十卷蓋希白所鐫最爲善本程欽之持詔以元行二
年帥桂林東坡自儋耳移合浦猶獲其藏帖每帖各題其末
第二卷云唐太宗作詩至多有庾徐風氣而世不傳獨於初
學記時時見之第四卷云吳道子始見僧繇畫曰浪得名耳
已而坐臥其下三日不能去庾征西初不服逸少有家鷄野

鶩之論後乃以爲伯英再生今觀其書乃不逮子敬遠甚此
可比羊欣耳六卷云卑相安和殷生無是家相當是簡文帝
殷生則深源也第八卷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
沙帖比淳化待詔所模爲勝世俗不察爭訪閣本誤矣此逸
少一卷尤妙貞原七夕合浦官舍借觀第九卷云謝安問獻
之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故自不同曰外人不爾曰人那得知此
帖今存余家　石刻鋪敘云容齋隨筆云坡仙遺墨今藏
其家但二卷御府書第二帖何以衛當字分兩行希白善書
者於此殆不可曉今長沙帖間不存希白臨摹歲月或云上

入又私翻本板有紋可辨

劉丞相私第本 法帖譜系云劉丞相既刻法帖於廟堂後復做前本刻石十卷以歸私第今頃在九江見故家所藏一本與長沙本絕相似而小異後有人跋云此是丞相私第本也紋即劉氏子弟所跋後復見一本於帖猶立九江所見同紙墨皆與南碑不類而更厚等題字止三兩卷有之蓋即劉氏本也

長沙碑匠家本 法帖譜系云舊傳長沙官本函輸不可常得碑匠家別刻一本以應求者余頃收一本與長沙古本首尾略無小異而字體小小不同疑為碑匠家本頃又藏一本凡刻石損闕者皆別刻數行以易之其餘却只是舊石此必碑匠所為也

長沙新刻本 法帖譜系云舊刻毀於靖康之變中興以後復刻新石其間凡遇舊刻損闕處並不復刻字亦無卷尾歲月刻手甚繆殊不足觀

長沙別本 法帖譜系云嘉定間先君帥長沙余隨侍焉時碑匠中有斷石一片乃法帖第一卷尾段字行高低正與淳化帖同而絕不類古潭卷後有淳化字此石實不知所從

來近歲三山林伯覆刻于家直指為古潭帖今來乘時許也

三山木板本 法帖譜系云三山帥司書庫有歷代帖板本蓋好事者以長沙舊帖元勒卷帙刻模皆同今已散失不全矣嘉熙庚子備員帥幕多及見之

按此則據此以長沙郡本刻三山不志甚誤

盧陵蕭氏本 法帖譜系云右法帖十卷用十干為號熙寧五年蕭公既把其略云皇祐中先伯父太傅作邑和州之含山得墨帖於丞相充園劉公舉刻未畢先君嚴丞繼之始於六年乃獲成就迄今五十餘年刻缺大半全續完之以藏于家恭用淳帖刻也慶元間已損失二十餘段共少三百四十餘行

蜀本 法帖譜系云余頃得一帖凡數卷于蜀中次序先後高低皆與長沙古帖同初亦疑乃臨江帖今見秦以真本刪闕然二物異大率凡帖全用長沙古本模刻而字行有闕有增減處此不知所出未敢臆說姑附見於此

以上皆潭帖

絳帖 王佐云宋尚書潘師旦以淳化閣帖增入別帖重模刻二十卷於絳州北紙北墨極有精神在淳化閣帖之上其石

此章化帖本又為二字。曹士冕云，絳州夫帖二十卷，乃潘師旦用章化帖重摹，而參入別帖，比今所見閣帖，精神過之。舜臣事力單微，而自能鐫石，雖井闌階砌，皆徧刻無餘，所以段數最多，或有長尺餘者。師旦尚哲宗朝公主，又名潘駙馬帖。舜臣死，二子析而為二，長者負官錢，沒十卷於絳州，絳守重模下十卷足之，而東庫本幼者復重模上十卷，亦足成一部，於是絳州有公私二本。靖康兵火，石並不存，百年之間，重模至再。慶元間，余官守長沙，嘗見舊宰執家有南渡初親自北方携得舜臣原所刻本，未分析時二十卷，其家珍藏，非得一十緡官陌不肯與人，乃北紙北墨，精神煥發，視重所模者天淵矣。法帖譜系云，歐陽公集古跋尾謂近時有尚書郎潘師旦以官帖私自模刻於家，為別本以行於世，而傳寫字轉多失，然亦有可嘉者。單炳文論絳帖至為精微，嘗刻石襄州，有云淳化官本法帖今不復多見，其次絳帖最佳，而舊本亦已難得。嘗以數本校之，字畫多不併。焯家所藏舊本第九卷大令書一卷第四行第四字缺右邊轉筆，全不成字，而下一字與第五行第七字亦不同。又第七行第一字，潘本乃行書止字，今本乃草書心字，筆畫且俗，以此推之，今之所見多非舊本。

絳帖別本　王佐云，絳帖十二卷，第一卷孔子蒼頡秦漢及魏人書，第二卷晉朝唐宋帝王書，第三卷四卷晉人書，第五卷六卷右軍書，第七卷八卷獻之書，第九卷南朝隋唐人書，第十卷晉何氏衛夫人及隋唐僧人書，第十一十二卷未名晉書。比刻歲久不完，崇慶初高汝礪為節度使，又補完之，增入顏魯公諸帖，且題於後，今又不完，存者五十七幅，碑入晉王府，不易得矣。陳繹曾云，古法清勁，足正王著肉勝之失，然骸為露骨，又未免羸瘦之病，蓋淳化之子，今之學者不見古帖，得此亦可寶矣，惜不見也。

東庫帖　法帖譜系云，世傳潘氏析居，法帖石分為二，其後絳州公庫乃得其一，於是補刻餘帖，是名東庫本。第九卷之時誤甚於此。今好事家所藏絳帖，率多此本，字畫精神遒勁，亦自可愛，而衛夫人一帖又宋儋帖頗多增筆，如蘭亭敘群字落筆之類，此稍異於諸本。其所以不及舊帖者，第九卷大令書石不破闕，而研之所論三字已誤，且逐卷逐段各分字號，以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何以報願上登封書為別，此又異於眾帖也。

東庫別本　法帖譜系云，此帖與東庫本絕相似，或是一石，但

庚亮帖內亮字皆無右邊轉筆，蓋避逆亮諱也，亦名亮字不
全本
新絳本　法帖譜系云：右一帖二十卷，有尾規模段眼字號，並
同東庫本，獨衛夫人、宋儋二帖無燥筆，文字畫較東庫本微
為促，其法雖與東庫同，然實是兩石。
北本　法帖譜系云：右二十卷，墨色與古本相近，而第九卷大
令書只同新本，未知何處所刻。
又一本　法帖譜系云：董氏史家所藏本第九卷大令書字畫
步，諸獨重字有石邊轉筆異於他本，且不與舊本同也。

武岡舊本　法帖譜系云：右二十卷，不知刻於何時，碑段稍長，
而日月光天德等字號間於行中，字畫亦清勁可愛，而第一
卷衛夫人、宋儋無柏筆，第九卷大令帖諸字皆誤信手出於
新絳也。　石刻鋪敘云：後帖之九卷張旭書，此瘦且顧筆欹
十字，增鑴子石，筆勢清勁，蜿蜒立意，出奇于絳之五行。
武岡新本　法帖譜系云：右二十卷，帖即舊石也，中尾於唐稍
之人，致與字畫肯燮，脩以近失本真，最可亂矣。郡第二
卷鍾繇帖再世興名，今名字已修作分字矣，且拓工不工，凡
損刓處整底，并呈露而字畫模糊，略不可辨，帖之蕪者莫
過于此。　曹士冕云：武岡軍重模絳帖二十卷，殊失真，且石
不堅，易失精神，後有武臣守郡，頗其字不精，采令匠者即舊
畫再刻，謂之洗碑，遂愈不可觀，其釋文尤舛誤，然武岡諸頗
此紙今東南所見絳帖多武岡初本耳，驗其殘闕處自可見。
烏鎮本　法帖譜系云：湖州烏鎮張氏以絳閣二帖殘本家塾
畫差肥而極有筆意，頗勝諸帖，惜其間錯誤數字為恨耳。
福清本　福州福清縣民家有舊本板刻，絳閣為，就章程塔題
名四帖，其刻精精，貴碑家得之，往往冒名官帖以惑人，但缓
中匾者下善用蠟，每有研光處，可以證辨。

資州本　法帖譜系云：資州以新絳前十卷刻石，前有目錄元
刻麻石上，績精者不遠舊所得本，道勁矣。
彭州本　曹士冕云：彭州帖亦刻歷代法帖十卷，不甚精，采紙
色頗比紙人多以為北帖。　法帖譜系云：搖地得之，字畫清
勁，頗類舊武岡而差優。
蔡州本　曹士冕云：上蔡臨摹絳帖上十卷，較北舊本少丁十
卷而過出臨江、長沙之上。
木本前十卷二本　法帖譜系云：甲為陳氏藏，乙是本不知所
出人一本，余頃得子和，下亦不知所出，稍不逮甲為所藏。

行出於新絳，然亦自是一種

以上皆絳帖

臨江帖　法帖譜系云：秦子明守以黑中兒不能書，為鐫此帖。

兵長沙也，買石摹刻，僧寶月古法帖十卷，并載入臨江璧之。

臨江帖，聖院刻石，潭人湯正臣父子雙鈎，山谷學中，其卷帙

之多寡，以序之先後，字行之長短，悉同淳化閣帖。其所以異

者，第一卷有篆書三行，其次有楷書一行，云隆授使尉庫副

使尤宋司第八副將訓練潭州諸軍，潭州駐劄秦世章次本

其後又二行，不長沙湯正臣重摹男仙芝靈芝鐫。第二卷之

八卷尾各題長沙湯正臣重摹八字，初無淳化年號及世章

銜位。又第八卷取卿女婿帖內第二行休字立人作兩點，第

一大鍾繇宣示帖，再世榮名作榮乙，正興戚帖同。第九卷

尾題長沙湯正臣摹勒上石，第十卷題長沙湯正臣重摹男

仙芝為一行。

潭帖　郎氏武陵帖　石刻鋪敘云：武陵帖二十二卷，紹興十一年

丙十月，郡守張斛集秘閣王帖，合潭絳臨江汝州諸帖，參校

有無，補其遺闕，以成此書。後列所官名銜，一行紹興廿一年通判子庸

志　法帖譜系云：武陵郡齋板本，較諸帖增益最多，博而不

精，殊無足取。　董其昌云：王伯所搨絳帖，疑為靈州帖，翻其

每版十行，無有武陵二字，又疑為此帖。絳州第一卷以宋太

宗為弁跋，曰大宗皇帝御筆在絳州摹為諸帖之首，後疑名

曰鼎州提舉司元豐判事常武為鼎州兵武陵其附邑城也，

乃定為鼎帖，特為絳州二字所誤，而世人只知有絳帖，遂誤

為絳州帖耳。

星鳳樓帖　陳繹曾云：曹士冕摸刻，工緻有餘，清而不穩，亞於

大清樓潭帖。珊瑚網云宋尚書趙彥約刻，孫北海又云尚書曹彥約刻。　王氏法書苑云：

星鳳樓帖，刻於南康軍，雖以眾刻重模，而精善不苟，並無今

人書。

玉麟堂帖　陳繹曾云：宋吳琚摸刻，穩而不清，多雜米家筆。

寶晉齋帖　閒者軒帖考云：米老得謝公書及右軍破羌帖，因

名其齋曰寶晉。此帖乃宋曹之格摹刻，卷有標題，篆書未有

曹氏家藏真蹟識，以大圓印，多元章所臨，在諸帖中此為下駟。

群玉堂帖　閒者軒帖考云：群玉堂帖十卷，韓侂胄刻，本名為

閱古堂帖，前卷有徽宗後有御書二則，首隋帖，二曰唐帖，四

則懷素千文，五六九宋帖，七山谷帖，八元章帖，十見叔后

讚石曼卿帖。侂胄以罪死，籍帖入秘省，嘉定中改今名，模頁

極精而紙墨亦妙其米帖視紹興帖英光堂帖似勝蓋雜之
多句君本精於鑒定帖乃其手摹也
澧陽帖　右帖譜引云澧陽舊有法帖石本其後散失僅存者
右軍數帖而已　閒者軒帖考云澧陽刻帖十卷甫完而播
散僅存右軍書甚精
汝帖　閒者軒帖考云汝帖十二段大觀三年己丑八月郡守
數陽王寀刻石置之坐嘯堂摘取諸帖中字集合為之無來
後有攷用印後會稽又以汝帖重開謂之蔡事帖　王佐云
汝帖十二卷第一卷三代金石文八種第二卷秦漢三國人

書十五種第三卷晉南朝帝王書第四卷魏晉九人書第五
卷晉人王劭杞一氏書第六卷二王書并洛神賦第七卷南
朝十人書第八卷晉胡北朝十二人書第九卷唐三朝帝后
書第十卷唐歐虞褚薛書十一卷唐李顏韓賀六臣書十二
卷韓愈及五代諸國七人書其石下佳諸帖中最下者也
黃伯思東觀餘論云頃在洛中見汝刻十二卷雜取法帖續
帖中所有者時載之又取王閒遺不能辨也此猶無害至其
集古帖及碑中字為偽帖并以一帖首其文別為帖語及
諢名者甚多如以逸少帖春秋報為患不得北軍四遠遺

和等語乃摘取北軍遠近春秋等字集為一帖殊為王右書
以續帖中諸縣故生字殊名為王楷之書取汝州東漢州輔
碑中數字殊名為蔡中郎書取衛州魏孝文弔比干文中數
行殊名為崔浩書如此春碑使用為溫子昇後魏碑便有為
此法余如此者甚多且如弔比干文魏孝文作而崔浩之死
在太武時乃用為浩書其不諳古如此至若張華帖內雜以
寶晉齋中王恭字辭跋帖中雜以法帖內十數字皆異成之
字亦全不相屬如是者不可具載幸世多古帖極有來傳
者自可判其全篇何必區區作偽以誤後學但鑑識者嗤笑
耳

款識帖　閒者軒帖考云錢唐薛尚功編次并釋起于夏商盡
于漢共二十卷紹興十四年甲子郡守林師說為鋟置公庫
以片計者二十有四上代制作古法特然對之令人意滿神
聳
博古堂帖　閒者軒帖考云宋人集諸家為本為一帖三代止
用秦王璽以四字漢止蔡中郎石經論語二段晉則右軍蘭
亭叙筆陣圖黃庭經樂毅論曹娥碑東方朔贊大令十二行
及謝大傅書唐人則虞褚歐柳小楷顏魯公行楷書及向樂

天書米止卷乞棄、未得漢隸千文皆精工頗考益宋手原來
淺名刻、至在故得以定其佳勝　又云據王吉日癸巳四字
定其足有莆里縣山中、宋初提舉縣入劉莊鑒取歸州、權依
事考中祐余置廳壁政和五年取入內府

紹興米帖　紹興年間奉詔以米芾行草書勒石、凡四卷、明時
秘藏內府、嘉靖初、廢為階砌、今所存止一片有半、余曾見之

荔枝樓帖　閑者軒帖考云陸放翁集前人筆札以嘉州石刻
之置荔枝樓下、又名米法帖、

鳳墅帖　閑者軒帖考云曾孝節宏父刻石廬山書院前帖二

十卷續帖二十卷皆宋人書、曾云本朝聖君名臣五筆、所
見者刻之、自成一家、又於人之賢好各分品類、月期可以續
通鑑、

鵝書堂帖　閑者軒帖考云宋宣獻後刊於山陽金鄉、所載字
鍾鵝欽識最精、但二王帖詮釋未盡、

甲秀堂帖　閑者軒帖考云、廬江李氏刻、前有王顏書、世多未
見、後繼以宋名人書

百一帖　閑者軒帖考云、王宴摹刻前人詞甚筆意清遒、推
有勝趣

忠義堂帖　顏魯公金石文字記云忠義堂帖皆顏魯公書、宋
人所刻、奉命帖、移蔡帖、論坐書、祭姪季明文、鹿脯帖、乞米帖、
寒食帖、與蔡明遠帖、廬八倉曹帖、送劉太沖敘、皆有之、又有
送辛昇序、湯道士同遊恭子遊虎卿寺詩、末題大曆五年
十二月、又有開元二年二月顏元孫告身一通、乾元元年四
月顏昭甫告身一通、寶應元年七月顏惟貞贈秘書少監告
身一通、殷氏贈蘭陵夫人告身一通、大曆十二年八月顏真
卿刑部尚書告身一通、建中元年八月顏真卿太子太師告
身一通、後有宋至和二年蔡襄跋、嘉定乙亥留元剛刻石、

世綵堂帖　閑者軒帖考云泉州知府曾宏父出武四年、以淳
化閣帖翻刻郡庠、從閣帖祖本模刻、上可追踪潭絳、宣德中
取入內府、如今年翻本舊本皆不及之

馬蹄帖　陳懋仁泉南雜記云淳化閣帖十卷宋季南遷於
泉州、元初刻石埋地中、久之時出光怪、掘得、舊驚怖、於人間
是帖也、故泉人名其帖曰馬蹄真跡

按潛齋以此本即為泉帖、按宋帖以宣德間取入內府、不
復流落人間、分其摹本往往見之、此帖向余嘗見二三本
石刻粗糙、字畫猶疑、且石多破碎、政與泉本不同、當是翻

刻世多目為蘭州本

肅府帖　徐澄齋法帖考云萬曆十三年乙卯秋八月九日溫如玉張應召奉肅藩令旨重摹上石　肅世子識鋐跋云太祖分封我祖於甘肅錫以宋人淳化法帖珍藏內庫至憲王恐我子孫各王府不獨及且無以公海內乃延攬張二士摹勒上石未竟而薨至于辛酉六月始竣事模勒之工先後七年新舊二本不爽毫髮

東書堂帖　閣帖考云周憲王為世子時手模上石共十卷以淳化為主參以秘閣續帖及增入宋元人書　王氏美云當王臨池之力甚精惜其天資少遜以致粉筆有斧痕不足盡繁筆之使古人之跡展而從平其于蘭亭尤然

寶賢堂帖　閣帖考云晉靖王為世子時刻石以閣絳大觀寶晉齋為主而益以所藏宋元明人墨跡凡十卷　王氏美云此帖行款次第頗不俗弟石理疏粗而摹刻偏三手俱不稱

停雲館帖　閣帖考云文衡山父子皆精書學而又能自鐫刻嘉靖中摹勒晉唐及近時名筆共十二卷精勁不俗近世諸刻推此第一　停雲館帖先有四卷帖首標題乃是小字後更續共重摹為十二卷今所得二卷於京師故友人家

字昨于張生羲仲手又見一卷乃之後帖為較勝也　有卷首唐小楷多據越州石氏本入石越州本今在錫山秦太學元獻家雖是古拓要當枯瘁少神采停雲祖之更益板滯宜為吾宗損菴先生之所呵也　虞荊川先生云余見停雲帖李懷琳絕交書後乃見孫氏所藏宋本則精神相去十倍古之書非有異而刻之者異也雖有善書非善刻者不能發其精神而傳于世也余見孫過庭書譜真跡亦正如此文氏父子精於摹搨又得章簡父之妙手左右之尚且不能無憾況下者乎

真賞齋帖　錫山華東沙出其所藏古蹟勒成三卷上卷鍾繇薦季直表中卷王羲之袁生帖下卷王方慶萬歲通天進帖鉤摹者為文待詔父子刻石者為文氏客章簡父模勒所增價蠟尤妙為有明一代刻帖第一出停雲館上後以倭亂燬於火又更勒一石遂有火前火後之別賞鑒家以季直表袁表第一跋第十十一兩行倒置者為火前本實則前後兩本無甚差別世

閣帖潘氏本　汪珂玉珊瑚網云潘允亮自摹入石

閣帖顧氏本　珊瑚網云顧從義借潘氏所藏宋本模勒上石模刻淳化法帖釋文考異鼓為詳確　又云潘顧二本皆以

賈似道家所藏重模而潘本瘦顏本肥

餘清齋帖　新安吳太學用卿以所藏真蹟模勒餘清齋正帖十六卷續帖八卷刻極精諸帖是似本不免猶有纖毫痕跡

鬱岡齋帖　吾宗損菴先生摹勒凡十卷上自鍾王下迄于蔡米參以入及停雲而去取過之故當遠出戲鴻之上十卷本石參半木半今已叢損不全石猶完好今俱入質庫遂不板州矣

戲鴻堂帖　董思白以平生所見真跡勒成一十六卷惜刻手粗惡字字失真為古今刻帖中第一惡札

快雪堂帖　涿州馮銓所摹凡六卷以所得右軍快雪帖真跡冠以名且帖刻法秀潤故盛有名于時然乏晉人蒼深之韻吾鄉周文東會稽為天畫神鑑之語也

右古今法帖考所列諸說載于前者凡十之八九茲不悼重錄者故存考正之意爾惟絳帖及新絳本下各失考一條專絳帖考則法帖譜系語新絳本考則石刻鋪敘語俱見于前故不復補備焉

六藝之一錄卷第一百四十七

錢塘　倪濤　撰

法帖論十

蘭亭序

唐何延之蘭亭記

蘭亭者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瑯琊王羲之字逸少所書之詩序右軍蟬聯美胄蕭散名賢雅好山水尤善草隸以晉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宦遊山陰與太原孫統承公孫綽興公廣漢王彬之道生陳郡謝安安石高平郗曇重熙太原王

蘊叔仁釋支遁道林并逸少子凝徽操之等四十有一人修祓禊之禮揮毫製序興樂而書用蠶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構別體就中之字最多乃有二十許字變轉悉異遂無同者其時乃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十百本無如祓禊所書之者右軍亦自珍愛寶重此書留付子孫傳掌至七代孫智永永即右軍第五子徽之之後安西成王諮議彥祖之孫廬陵王胄曹昱之子陳郡謝少卿之外孫也與兄孝賓俱捨家入道俗號永禪師禪師克嗣良裘精勤此藝常居永欣寺閣上臨書所

退筆頭置之於大竹簏受一石餘而五簏皆滿凡二十年
於閣上臨得真草千文好者八百餘本浙東諸寺各施一本
今有存者猶直錢數萬孝賓改名惠欣兄弟初落髮時住會
稽嘉祥寺寺即右軍之舊宅也後以每年拜墓便近因移此
寺自右軍之墳及右軍叔薈已下塋域並置山陰縣西南三
十一里蘭渚山下梁武帝以欣永二人皆能崇於釋教故號
所住之寺為永欣焉事見會稽志其臨書之閣至今尚在禪
師年百歲乃終其遺書並付弟子辯才辯才俗姓袁氏梁
司空昂之玄孫辯才博學工文琴棋書畫皆得其妙每臨禪

師之書逼真亂本辯才嘗於所寢方丈梁上鑿其暗檻以貯
蘭亭保惜貴重於禪師在日至貞觀中太宗以聽政之暇
銳志玩書臨右軍真草書帖購募備盡唯未得蘭亭尋討
此書知在辯才之所乃敕追師入內道場供養恩賚優洽
數日後因言次乃問及蘭亭方便善誘無所不至辯才確稱
往日侍奉先師實常獲見自禪師歿後薦經喪亂墜失不知
所在既而不獲遂放歸越中後更推究不離辯才之處又敕
追辯才入內重問蘭亭如此者三度竟靳固不出上謂侍臣曰
右軍之書朕所偏寶就中逸少之跡莫如蘭亭求見此書勞

於寤寐此僧耆年又無所用若為得一智略之士以設謀計
取之尚書右僕射房玄齡奏曰臣聞監察御史蕭翼梁元
帝之曾孫今貫魏州莘縣負才藝多權謀可充此使必當見
獲太宗遂詔見翼翼奏曰若作公使義無得理臣請私行詣
彼須得二王雜帖三數通太宗依給翼遂改冠微服至洛陽
隨商人船下至越州又衣黃衫極寬長潦倒得山東書生
之體日暮入寺巡廊以觀壁畫過辯才院止於門前辯才遙
見翼乃問曰何處檀越翼乃就前禮拜云弟子是北人將少
許蠶種來賣歷寺縱觀幸遇禪師寒溫既畢語議便合因延

入房內即共圍棋撫琴投壺握槊談說文史意甚相得乃曰
白頭如新傾蓋若舊今後無形跡也便留夜宿設缸面藥酒
茶果等江東云缸面猶河北稱甕頭謂初熟酒也酣樂之後
請賓賦詩辯才探得來字韻其詩曰初醞一缸開新知萬里
來披雲同落寞步月共徘徊夜久孤琴思風長旅雁哀非君
有秘術誰照不然灰蕭翼探得招字韻詩曰邂逅款良宵殷
勤荷勝招彌天俄若舊初地豈成遙酒蟻傾還泛心猿躁似調
誰憐失群翼長苦葉風飄妍蚩略同彼此諷味恨相知之
晚通宵盡歡明日乃去辯才云檀越閑即更來翼乃載酒赴

之興後作詩如此者數四詩酒為務其俗混然遂經旬朔翼示師梁元帝自畫職貢圖師嗟賞不已因談論翰墨翼曰弟子先門皆傳二王楷書法弟子自幼來耽玩今亦有數帖自隨辯才欣然曰明日來可把此看翼依期而往出其書以示辯才辯才熟詳之曰是即是矣然未佳善也貧道有一真跡頗亦殊常翼曰何帖辯才曰蘭亭翼佯笑曰數經亂離真跡豈在必是響搨偽作耳辯才曰禪師在日保惜臨亡之時親付於吾付受有緒那得參差可明日來看及翼到師自於屋梁上檻內出之翼見訖故駮瑕指纇曰果是響搨書也紛競

不定自示翼之後更不復安於伏梁上并蕭翼二王諸帖並借留置于几案之間辯才時年八十餘每日於窗下臨學數遍其老而篤好也如此自是翼往還既數童弟等無復猜疑後辯才出赴靈汜橋南嚴遷家齋翼遂私來房前謂弟子曰翼遺却帛子在床上童子即為開門翼遂於案上取得蘭亭及御府二王書帖便赴永安驛告驛長凌愬曰我是御史奉勑來此今有墨勑可報汝都督知都督齊善行聞之馳來拜謁蕭翼因宣勑旨具告所由善行走使人召辯才辯才仍在嚴遷家未還寺遽見追呼不知所以又遣散直云侍御須見及師

來見御史乃是房中蕭生也蕭翼報云奉勑遣來取蘭亭蘭亭今得矣故喚師來取別辯才聞語身便絕倒良久始蘇翼便馳驛南發至都奏御太宗大悅以玄齡舉得其人賞錦綵千段擢拜翼為員外郎加入五品賜銀瓶一金鏤瓶一瑪瑙椀一並實以珠內廄良馬兩匹兼寶裝鞍轡莊宅各一區太宗初怒老僧之秘吝俄以其年老不忍加刑數日後仍賜物三千段穀三千石便勑越州支給辯才不敢將入己用迴造三層寶塔塔甚精麗至今猶存老僧因驚悸患重不能強飯唯歠粥歲餘乃卒帝命供奉搨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

葛貞等四人各搨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貞觀二十三年聖躬不豫幸玉華宮含風殿臨崩謂高宗曰吾欲從汝求一物汝誠孝也豈能違吾心耶汝意如何高宗哽咽流涕引耳而聽受制命太宗曰吾所欲得蘭亭可與我將去及弓劍不遺同軌畢至隨仙駕入玄宮矣今趙模等所搨在者一本尚直錢數萬也（法書要錄）

宋搨唐衡嵩蕭履跋

唐野史云貞觀中太宗嘗與魏徵論書徵奏曰王右軍昔在永和九年莫春之月修禊事于蘭亭所附書序時白雲先生降

其室而歎息之此帖流傳至于智永右軍仍孫也為僧姓氏
于越州雲門寺智永亡傳之弟子辯才上聞之即欲詔取之
徵以辯才寶此書于頭目未易處得後因召至長安上付留
未出示以試之辯才曰右軍作此三百七十五字始夢天台
子眞傳技筆夫以永字為法此本乃後人模倣所恨臣所
收眞蹟自先師喪亂以石田藏之本既失人人欲求之不得上
乃覺使人潛以將取之于辯才既而辯才既疾還山上乃
夜祝于天是夜夢守殿神告以此帖尚存乞令西臺御史
蕭翼持以元帝畫山水圖大令書數卷以為餌賺取以進

翼至越舍于靜林坊客舍着紗帽大袖布衫往謁辯才且託
以販從師出家見留同處乃取出山水圖以經以遺之辯才
見此而頻贊上方必無之去處上出蘭亭模本誰先得知其
偽試何眞蹟既為才如何置見之作為輕易且云此亦模本
耳辯才曰業以好記此其龍而得以子方之傾下處也一日
辯才詩鉢城中翼置以往其僧錄去戶始守屬童子以知尚
令取淨巾遂竊蘭亭及山水一卷復回客舍方出報觀察
使至後乃召辯才出詔示之辯才驚絕僅身仆地久之方甦
翼即策馬入見一歎云定之日供稱賀拜拾獻書作悅宅

一品錢帛有差又賜辯才米千斛二十萬錢上寸內殿學書
不捨賞是既成書以貼於洞箭張彥遠法書要錄亦載劉
餗嘉話云蘭亭序梁亂出在外陳天嘉中為僧所得至
太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日或以獻晉王王不之寶後僧果從帝借
搨及登極竟不從索果師死後弟子辯才得之太宗為秦王
日見搨本驚喜乃貴價市大王書蘭亭終不至及知在辯才
處使蕭翼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府貞觀十年乃
晚至後稍蘭亭搨本二十以賜又有帝思當蘭亭卷所往日
年故帖隨流越州來之始入秦府麻生至歎拓兩本一送

辯才一王自收為私搨本于時天下草創秦王雖親萬機
蘭亭不離肘腋及即位學之不倦至貞觀二十年稍遊良請
入昭陵後得其模本再傳其故僧云大宗晚好法書有大王
眞蹟二千六百紙率行大二尺為一軸寶惜者獨蘭亭為
最置于座側朝夕觀覽嘗一日附耳語高宗曰吾千秋萬歲
後與吾蘭亭將去也及奉諱之日用玉匣貯之藏于昭陵歐
陽集古錄世言眞本葬在昭陵唐末之亂為溫韜所發其所
藏書畫皆剔取其裝軸金玉而棄之于野于是晉魏諸賢墨
蹟復落人間李瑞叔跋云貞觀中既得蘭亭命供奉搨書

書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各搨數本分賜皇太子諸
王近臣而一時能書如歐虞褚輩人皆臨搨相尚故蘭亭刻
石流傳最多嘗有類今所得搨定州本爲最勝歐公元發
嘗語人云慶歷中宋景文爲之帥有游士攜至石走以方取
後死于定武營妓家公人盍不肯取以獻于京定石不敢有
留之公帑自是蘭亭傳天下此定本得石之始也至元豐中
薛師正爲帥始搨贈其長子刻留覆本上鑱損湍流帶右天
五字爲驗然其親友猶于薛氏得舊本也大觀間其次子嗣
昌始以之御府胡羯之亂不知所在世人不知寶鑑本爲定

武本或云第五行有僧字蓋是時搨本至多惟此僧永所有
爲真又云當其行間是僧權押縫其後搨字磨滅弟不知矣
此將至僧用僧字何乎楚故語云石晉之亂契丹自中原輦
寶貨圖書至真定德光死漢祖至太原棄此石於中山慶
歷中李學究者得之拙不示人韓忠獻守定武力求之乃埋
石土中別刻本以獻李死其子始摹以售人後宋景文學
文爲帥出公帑代輸取石匣藏庫中非故舊莫得見熙寧中
薛向正爲守其子紹彭刻別本易歸長安大觀中詔取石龕
置宣和殿丙午與岐陽石鼓俱載以北又云定武初得刻于

殺胡林後見棄薛薛至定士大夫乞墨本苦求至薛惠磨打
有薛自刻別本酒謝樓下多摹此以售求者甚先後已二刻
薛之子紹彭私人摹刻易元發胡林本以歸故以自別乃取
殺胡林本湍流帶右天谷刻一二筆私以爲記又謂定武本
仰字如針眼殊字如蟹爪列字如丁形又云一本本正肥是唐
本語蘭亭者不出此今人多以野史之言誤不知故爲謬
按唐書開元二十六年初置十道採訪處置使至德二年改
採訪爲觀察處置大宗時焉得有觀察使一謬也又龍朔二
年改門下省爲東臺中書省爲西臺大宗時焉得有西臺御

史二謬也三藏記云玄奘法師周遊西宇十有七年唐貞觀
十九年二月六日奉勅于弘福寺翻譯凡文六百五十部
心經顯慶右年時焉得有之唯其謬三也唐大宗則文字
最爲能書所購拜獻書僅無大號宅又百餘幅賀集不在史
冊不載此謬四也蘭亭是右軍自書其他日別書之似不
從何定有以聖先生天寶子真子殷仲容等事其謬五也蕭
翼爲御史時將詔出使而野史不知至與僧爲侍人其謬
六也大宗開國之君不應嫣嫣以一僧而取書好其謬七也
翻其詞不類取相秀才求何人語以是會稽人撰此以神其

事不可不知也

蘭亭博議一則

此又同唐明皇得真蹟刻之學士院人間不得復見朱梁篡
華至于鄴耶律德光破石晉此刻復入中原德光既歸與輜重
之殺胡林遂置之州治並日定本 碧山野人趙孟仲古
定武蘭亭敘石刻世稱善本宣和中從往中山詢訪故老以謂
石晉之末契丹自中原輦載寶貨圖書而北至真定德光死
漢祖起太原承勳歸之而輜與其乳母及此十月爭此石于
中山慶曆中土人李學究者得之不以獻人韓忠獻之守定

武也李生始以墨本獻公公堅索其石乃瘞之地中別刻石
本以示公又一紀李生即世其子力出石散摸售人每本須
錢一千由是好事者爭取之其後李氏負官緡絡從取償
時宋學士宇宋定乃以公帑金代輸之因取其石匣藏于庫非
貴游大族不可得也熙寧間薛師正出牧其子紹彭又刻別
本老墨之中山是石刻歸文公大御中品取其石置宣和
殿人間不復見矣 蒼書室
武定都舊有蘭亭石刻薛師正之子紹彭易去世之所傳
多矣宣和初其弟嗣昌獻于天上徽宗命龕置睿思東閣之
壁自是人間不復得靖康之亂民其方興草絕之珍禹為
摩揭輦歸彼國獨此石虜所不識幸不取建炎初高宗駐蹕
廣陵宗澤安察居守東都以之與藏韞之餘數於遣騎疾馳
進行在所會金兵至卒持從復南渡大駕幸不失于倉卒之際紹
興中向子固叔堅帥淮南客言今搜訪之叔堅果索不獲其
後叔堅見董評開箱寶藏宣寶至于廣陵地上蓋縣此焉
叔堅墅與劉直端叔語今如是物之顯晦有時未知何辰復當
出耶紹興七年夏余在官修門與順伯劉茂偶及順伯云此
一段事世所未詳當為我識之請書於舊本之左因並書之

王明清

曾宏父入唐太宗得蘭亭真本始末及定武翻刻石本敘

蘭亭記 兄蒨

右見何延之蘭亭記尚書故實并唐野史若劉餗嘉話則載
蘭亭本梁亂出外陳天嘉中爲僧智永所得至太建中獻之
宣帝隋平陳日獻晉王王不之寶僧果從王借搨及登位
人不大齊僧果死辯才得之太宗爲秦王日見搨本知在辯
才處使蕭翼取之武德四年入秦府貞觀十年始搨以分賜
近臣若錢鏐後入希仁所撰南部新書則言太宗在秦邸時

歐陽詢跋趙計末之武德四年入秦邸又搨本以送鄉才程
叢安雲麓漫抄引唐野史載智永所居也寺子雲門曾搨去
別云僧永與其兄惠欣本住郡之嘉祥寺右軍舊宅也梁武
以二僧能崇釋教合二名改賜額永欣云
處士鄭元素溫韜之甥隱廬山青牛谷四十餘載自言從韜發
昭陵入隧道至玄宮見室制度幽深宏麗殆類人世之寢
東西廂皆列石榻上列石函中有鐵匣悉藏前代圖書及
鍾王墨蹟紙墨如新盡爲所掠韜死不知流散之
所
右見鄭工部所編唐近事

唐太宗詔供奉臨蘭亭敘惟率更令歐陽詢所搨本奪真勒石
留之禁中他本付之於外一時貴尚爭相打搨禁中石本人
不可得石獨完善石晉不綱契丹自中原輦寶貨圖書以北
至殺胡林德光死永康立國乃交兵遂棄石而歸慶歷中李
學究者得之韓忠獻公也始以墨本求公公素石觀李靳之
知中李死其子出石始售于人本必千錢由是好事者稍稍
得之後李氏子負官緡無償時宋學公守定武乃以公帑代
輸取石匣藏庫非貴客不可得也熙寧間薛師正出
牧夫若出至謫罷其模刻替乃元易去於外多持此以出
求者此郡其贗已有二刻矣其子紹彭又摸之他石潛易元
刻時以自別定於古刻湍流帶五字各剜損一二筆以識或
又謂古損紙字如針眼殊字如蟹爪列字如丁形又云字微
帶內乃唐古刻人覷中詔取此石於薛氏家其子嗣昌納進
御府徽廟命置宣和殿金狄之亂不知所在
右見何子楚跋語若胡莊敏公則謂有好士携此石走四方
後死於定武營妓家伶人孟水清取以獻是石本歸諸定武
雖有二說然皆宋景文公守郡日也

薛紹彭既易定武石刻於陵取入禁置殿間靖康之亂金人盡
取御府珍玩以北此刻非虜所識獨得留焉宗汝霖爲留守
見之并取內帑所掠不盡之物馳進高宗時駐蹕維揚日置
左右盛虜騎大至倉卒渡江因此竟復失之向子固爲揚
帥高宗嘗令冥搜之竟不獲
右見王明清揮塵錄
高宗複翰　朕知會稽縣向子司有稽逸民所臨蘭亭敘後有
米芾題識卿可取進來欲一閱之
十四日　付孟庚　押

蘭亭叙却付伽

廿　日　押

宏父茶鮑　高子御札二本一則付孟庚全於會稽向子固

家叔霖求常所跋蘭亭叙一則付還疑即卯亭訪定武石本二

哀翰孟之子以與腴莊張成以畀宏父敬勒石於灵壁書成

也後參又觀王大博行云照後小段千年跡定武相傳幾

摸碑此是中原舊時本石不到徃落東吳又未知何所出擬

而云 石夫 錫叙

王佐周府蘭亭禊圖考

周王府永樂十五年新刻蘭亭序修禊圖并詩文等録十一卷

春翰亦甚勤矣其前石序一臨定武的本一定武此本一定

武痩本一張芝草模本一唐太宗模賜本間後有制或語其

而蓋模李伯時所畫而翻刻之多比山陰修禊精細者間後

有天台孫緯後序序後有唐柳公權宋米元章跋語宋高宗

行書付孟庚又其次有唐太宗得蘭亭二次及定蘭亭序法

詩歌曾宏父所又載姜堯章千蘭亭偏傍考又載十七帖辨蘭

亭考註修字不足曾子之模本有脱下所跋蘭亭叙書識以

寶晉軒東書堂圖書記二圖書至此圖精微得之者多所聞

前後先小字或未之見因併書之以示来者天順改元歳丁

丑春三月吉水王佐書　此下皆河南本

石王羲之修禊叙帖為古今書法第一自唐以来摹搨相尚各

不下同而傳之久遠莫推石刻存故後世有定武稱盡良謂

家不啻數十本獨苟元家惟以定武為真其他亦有可觀

者乎閒之頗多今以定武本一偽之見本一唐楼賜本一刻

之於石後書諸賢跋與李伯時之圖由微及諸家之說共為

一卷讀書之暇惟得以鑑賞規而遺不於人以為稱式也

永樂十五年歳在丁酉七月中幹書

天台孫緯蘭亭後序

古人以脩性有者哉非所以享之則肩秀之只為環故抒嚮

於斜亭則先屈之心生則步於林野則見華之音與仰瞻義

唐題山走兵之詠書閣積模柳衷歸於殷勝之中則寸勞

之在其本之始柳子南州之高領千叔重以乃藉芳

草鐵肩元覧并物觀同榮以是和以醇

酬作以自娛　此心矣　興契之二物哉耀賞

宗而時者非有系之　於日之世

此後陳吳詩人之致興諒歌詠之有自之多不載大略如

此所賦詩有義有紋之如此四百五言

擬六儀狀

蘭亭詩篇六儀據得者不于上先生檢故入道今輿前請不次

十二月 公權狀上 給事閣下 得擬狂卽指名謹白

米元章跋

右唐中書令河南公褚遂良所摹晉右將軍王羲之蘭亭宴集

序并諫議大夫柳公權所得羣賢詩御史檢法李公儀製閱

曾駙馬王晉卿家所藏所謂三絕崇寧三年六月十五日襄

陽米芾書

二卷宋長州六戊子日 米書二十四十二 十六

宋高宗御劄二紙 行書

聞知會稽縣何子同有褚先生所臨蘭亭序後有米芾題識卿

可取進來欲一閱之十四日 賜付孟庾 押 孟庾任參知政事行宮留守

蘭亭序 勝 卻付卿廿四日 押

唐太宗得蘭亭次

蘭亭序梁亂出外 云 云

右見劉餗嘉話 見前

王羲之嘗書蘭亭會序隋末廣州好事僧有三寶寶而持之一

曰蘭亭書二曰神龜以銅為之腹受一升以水貯之則龜行三曰如意以鐵為之光明

此微云 小品 唐太宗特工書聞右軍人蘭亭真蹟求之得其他本

若第一本知在廣州僧而難以力取故令人詐僧果得其書

僧以第一寶無矣其餘何愛乃以神龜如意皆棄之

右見紀聞并書斷

唐太宗命供奉 云 云

右見何子楚跋語 見前

定蘭亭審缺歌

我生適癸丑倒指十四周中間幾人日古心草難所見長歌錄題

末後山無與傳尋遊訪密頗欲陳良贊庶書家一詞稱定本

一卷宋長州六戊子日 米書二十四十一 十二

當見由來有要須觀墨或因二叠紙針爪天亻改鋒中古

亭列九成斗最後流元五字損界畫八蠡人更長空ㄟ尾行

之不盡歐公集古其之珍遺秘懷碑皆歸左雲林寶晉最惜

難肉骨膾傳西江人匠世王元號多識肥瘦聚訟徒紛紜手

追指有吳江葉氏於斯文能為真真偽要品別驗黃俱小節

模拓偶成沒豈足病奇絕歐王棄本石貴完次刻缺整慕富

精深副以右方訣 右見鄧氏跋尾詩句

姜夔堯章蘭亭偏傍考

永字無畫發筆處微折轉 和字口下橫筆稍出 年字懸筆

上奏頂　在字左人反剔　戚字有點在山之下戈之右
勇字脚斜拂不挑　亮字乃𠃍字處就回筆不是點　殊字
挑脚帶横　是字丁斥凡一轉不斷　趣字皮茖反捺向上
收字欠右一筆作章草發筆之狀不是捺　抱字已開口
亦生亦大矣　無字是四點　興感之感戈邊是直作一筆不是
一點　未嘗不示字反挑脚處在一圈　右法如此甚多略
舉其大字持此法亦可以觀天下之蘭亭矣　五字損本者
湍流帶右天五字有損者
右見書史會要

辨蘭亭字註傳字不是曾氏之誤
十七帖中之想彼及孔琳之帖根　腳中轉剔字字本皆側注
後人模以入行雖失格體於理未害至於讀蘭亭叙者以不
知君之特至傳一傳字為是少作曾字之誤借使入行中則
害理矣按古蘭亭叙本二十八行至十四行特闊者蓋紙接
尾而不與知字齊在此行之末俟舍人修傳攙於其傍若名
當時謂之押縫參御府法書率多如此此帖傳字丁共其攙
字是世人殊不知乃云僧者昌之誤因讀為曾不知君之所
至此引也又按晉史本傳從書録皆載此叙而叙中並無曾
字蓋可是正耳
右見黃伯思法帖刊誤並法書廣録
右蘭亭諸說分擇其言當者録於此其他詞所論皆不紀之
嘗以為諸書學之工亦小技耳識不必留意於此要當寫意
以適情與志於臨池之學者又當知之
偶來秋興涼以蘭亭諸說書此卷未復久不作楷殊愧庸俗
但欲識其事識未暇較其工拙耳　七月廿五日
天順改元丁丑夏四月初吉吉水王佐謹録之於此　格古要論

王佐蘭亭禊圖記

佐初聞之鄉前輩云石刻初書蘭亭序用鼠鬚筆蠶繭紙遒媚
勁健行間有神韻後只書數十百本皆不及之甚愛惜為
藏之唐太宗酷愛二王書法得其本蘭亭於僧辯才令歐陽
詢褚遂良臨摹以賜諸王以詢所書逼真者刻石置禁中非
諸王大臣不可得覽命以其本蘭亭從葬昭陵後為温韜所
發得其真本其後亦落人間不知所在今所得諸本皆貞觀
中臨本也故各有不同然世所傳蘭亭脩禊圖卷其序不知
書者名氏要皆歐褚之筆也其行款字體大小全效諸本皆
同其圖則相傳為李公麟之筆也布置精妙不易得也天台

孫綽行書後叙人不知為何人之筆其次則有唐陸柬之蘭亭詩又其次則有宋高宗二御札未有題識予竊疑其後有盧陵胥宏人所叙唐太宗得蘭亭之始末及宋高宗失定武本之故樓與先生始訪父子翻刻定武本之由答旅何延之蘭亭記鄭工部南唐記何子楚蘭亭跋語王明清揮麈錄所書之考究詳覈其目以助夫好事者初元宏又刻置吉州乳山又堅江山大族未嘗有存其本者而吾郡學士大夫又不知何故無一語及此者而其石不傳亦未知其自何時而燬於兵也今浙江紹興府山陰縣自國朝洪武中有蘭

亭之勝西人圖石本往往流傳於世蓋即宏父本也其題識知為第未知何時人刻真于彼也如正統中碑石摧壞人繼刻之亦未知何人所留意也王佐謹記

黄溍跋蘭亭圖

右蘭亭圖乾于里竹水和楔飲日卜有二人其不見於史傳者世亦莫知其姓名千載之下乃有能募寫其儀刑風度以補史氏之闕者非真可資一時之清玩而已李伯時有龍詠圖好事者已為刻石以傳此圖纖麗精密雖有善工未易刻尤可貴也

宋濂跋西臺御史蕭翼賺蘭亭圖後

予幼時閱文皇賞蕭翼賺蘭亭叙於辯才事頗疑之以為文皇天縱人豪未必為是瑣瑣也及覽劉餗傳記云蘭亭叙因梁亂出在人間陳天嘉中為僧智永所得至太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又獻之晉王廣即煬帝也帝不之寶僧智果從帝借搨又登極竟不從果索果死弟子辯才獲焉文皇為秦王日見搨本驚喜乃貴價市大王書蘭亭叙終不至及知在辯才處使歐陽詢求得之以武德二年入秦王府宣此所謂辯才之師乃智果非智永求蘭亭者乃歐陽詢非蕭翼也如陰

王經性之采餗所載謬餗父子世為史官見正文字尤精其言當不妄誠蕭翼之事殊妄誕也但何延之記且云秦邸不能達遣臺臣文皇始定天下威震萬國尚殘先傳何敢斯一紙書其進頗利公予叙於是頓釋疑問辯才所居雲門寺有蕭翼留題二詩詢得貴三公皆信而不疑此固不足取以為據至若同二本繪辯才與翼對則出於何延之等傳會謂為二本當時之所親見尤非也今閱此卷筆勢纖巧識如此年代神品未必能中乎理人俟博雅君子定之

宋濂記蘭亭觴詠圖

蘭亭觴詠圖一卷相傳為李公麟所畫觀其運意狀物極有思致似非公麟不能也先畫蘭亭一所俯臨流上甚幽靜四面竹篁半掩旁周欄楯中設方几几上硯墨各一紙三二式理一布二句有其丈夫坐几後冠竹籜冠服大布衣右手拄杖望若題思狀羲之筆欲時也後列二童一侍側一汲水蘇為筍水中子會左前一童侍捉形身溪中仍諦二一去一反顧一飛越皮面側二鵝同廣上亭雲山峻嶺有亭仍中出二水水四筍其事同一童左手執吹右入篝酌酒一童執觴一童執畫夫左右立筆前有密列觴五觴各有升如荷葉二

童執觴盈入矣一童似立其後觀觴次第投之旁有小提觴而立觴之使赴入而有石溢渡上復行一列觴一二一童執畫王羲出一童取內盤欲入畫仰力而起右行出王羲之方坐觀之四顧羲之仰右手出走右觀羲之左持天投舟來投石執觴投同若持金盞如凡作之狀持守行書對兒次畫歎嘆前侍郗曇右手展卷行誦次畫謝安朽俳俳抗合謝藤俳坦腹坐左手撫膝氣其臨溪石執卷倚大帶內藤解襟盤礴坐以久為據卒作文仰觀次畫侍郎謝瓌左持卷雷座石握膝掩膝上次畫王凝之穎川庾友王彬之觀之赳雨

行左手垂硯紙右執卷拄友友杖如其之方執紙作卷未未紙參差以掌承之次之祖如友兩手抱膝微吟次畫行參軍邸丘旄祖楊如魚之休一足坐跽手欲臨飲次畫馀杭令孫統琅琊王友謝安行參軍曹茂之府主簿任凝坦左足交兩手按膝安坐右足左手摧硯合不動石勢叠作汁二人相何坐氣兩手執紙直承展轉軸之起又相不露左肘壓膝上翹一足如紙旋已顧茂之之臨水次畫左司馬孫綽欲稚危坐若泊然無所為者八畫孫綽庾蘊年甚少坐直欠思起右手楳扎一童扶左臂扶之次畫行參軍楊模衣半被肩足起立

僅一足揭雙袖向前翩翩如舞狀次畫王獻之王肅之鎮東司馬虞說任城呂系府主簿之弟獻之襟袒半披右手著地左按膝之因坐不可辭一手執紙作針刺鼻合嚔詠祖半衣兩手展卷讀詩句右手搖扇右半出臂後翻肘二臂露著半俯身就硯作觀狀燃足八盤一足兩手持卷夾肘斜倚側次畫參軍孔熾坦腹仰面稱雷漢翹一足左持卷枕於石憑几傍一童伏溪中以小提致觴飲次畫參軍徐豐之衣未左手執杖右入水微波動於間有觴汎流而下欲取之旁有霞觀風帶八畫王玄之下頰含王彬之郎五官

謝掌王微之立之展卷行視容在于石不見形之與茲之對
右行坐仰手卅人纓求杜匣在背石執翰雖竹籜疲將捨之
微之左坐卷面顧右採翰欲有未寫次畫者仍背其交衽舊
半斧豊之表豊之杌何曼左執觴右手支頤何若獻豊之豈
之剎仰視拔頦其旋上勢執其右手仍作九叔烏人私酬矣
若次畫古容小童者右執觴未飲在掛記箋蹤豊一洋洋在
嘉色次畫六川日下曹章石執卷側身欲諸左手憑几畫王
右文領同大行筆操十兩一挨在屈屏爾風彩城由謹往城
子本顏之貝踞坐交臂兩膝間一握卷一錢掌掌履卷背出

手秋梨手迎風老不羞有半秋左接紙右在竹下側目視迪
注仲石之左持瓢翁杖又組一足屈膝拄膝持絲貼耳上蹋
欲伯若若若爲次畫上虞令筆談山陰令吳谷中卿杖世隱
叫茂松竹右執翰垂下欲揮將首與人語谷松松供笑叫右
持觴孝茂嗣持壺大笑一足居次豐陳郡袁崎之行杯筆王
豐一豐六吳卷仰首讀行微仰崎之雙掌相似舉似對人舉
御者次豊十東柳夾石橋橋有欄二欄度橋上一持鉢旋
吁鴟者一侍闌戲手指水中溪左右各一童操小挺邀觴舟
以之其側有覆鉅二舟兩則有一童出柳下身半露竹閑亭

東石橋溪水詰曲而流如龍蛇勢左右二十人溪左二十有二人
其上右者十有二人中若三十人衣冠類加紳各地坐藉以
方冊或施或皮研紙墨筆具不待者侍人傍而寫成者
十有一人又篇或者十有五人不成者十有六人其狀人人
殊識可與晝言之入去其如於且可見千有餘年其一時
人物之盛高標雅致乎動於左等右祖間猶可即此圖以想
見其事其有俯仰今昔時異世殊崇山峻嶺固不改於舊而
昔人果安在哉後之人欲見有不可得徒想像於畫圖中亦
足悲矣嗟世間萬事往往如是何足深道唯辭章聲名足以

傳後世於無窮其人雖死而猶不死也如王謝諸人是已使
公瑞從生尚得撝觀之矛了見此圖於友人家因得歸記其
事如右時一瞻玩而有不勝感慨者矣

石格古要論

錢塘 倪濤 撰

法帖論述

蘭亭序

蘭亭修禊序世所傳本尤多而皆不同蓋唐數家所臨也其轉相傳模失真彌遠然時時猶有可喜處豈其筆法或得其一二邪想其真蹟宜何如也哉世言真本葬在昭陵唐末之亂昭陵為溫韜所發其所藏書畫皆剔取其裝軸金玉而棄之於是魏晉以來諸賢墨蹟遂復流落於人間太宗皇帝購募

所得集以為十卷俾模傳之數以分賜近臣今公卿家所有法帖是也然獨蘭亭真本亡矣故不得列於法帖以傳今予所得皆人家舊所藏者雖筆畫不同聊並列之以見其各有所得至於真偽優劣覽者當自擇焉其前一本流俗所傳不知其所得其二得于殿中丞王廣淵其得于故相王沂公人有得古本在定州民家各刻有石較其本殘缺不與故不錄其四得于三司蔡君謨君謨以謂世所傳本不出于此其或有所未傳更俟博采

右集古錄

外者所託改作內者於今所以改作之豈不哀哉改作哀哉又可悲改作悲夫有感於斯改作斯文凡塗兩字改六字注四字曾不知老之將至誤作僧已為陳迹誤作以為猶今之視昔誤作由昔況此文字有重者皆構別體而之字最多今此之字頗有可考又嘗見一本比此微加楷瘦此起筆也然放曠自得不及此本遠矣予在河朔時嘗得一大師唯蘭亭本今在峽僧處摹刻於石 書蘭亭本其本已入昭陵世徒見此而已然此本最為日月愈遠此本當後殘壞則後生所見愈微愈疏矣 題蘭亭記

右東坡題跋

王右軍禊飲序草雜稱最得意字以來以藏在私府士大夫間未聞稱之至宋社大盜兵火時盡于里之遠在蘭亭者及蕭氏宋文帝之餘于不存一水師晚出所見妙迹唯有蘭亭故尤盡楷筆之之所以唐太宗求之百方期於必得其後公私相盜入亡失之書家晚得定武石本者猶存古人筆意耳 跋蘭亭

蘭亭敘於王右軍平生得意書也反覆觀之略無一字一筆不可人意摹寫或失之肥瘦亦自成妍要各存之以心會其妙

處耳

蘭亭雖是真行書之宗然不必一筆一畫以爲準譬如周公孔子不能無小過過而不害其聰明睿聖所以爲聖人不善學者即聖人之過處而學之故蔽於一曲今世學蘭亭者多此也魯之閉門者曰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可以學者矣

紹聖元年六月九日東上藍院南軒同程王轉觀唐本蘭亭雖大姿媚不及定州石刻清勁然亦自有勝處忘神賦令書并王令遺墨宣古本既零落後人附托之耶同於少嵌飲筆勢亦可及此 題唐本蘭亭

王右軍蘭亭草至書家得定武本蓋彷彿古人筆意耳 跋行紙跋蘭亭 世所見褚庭誨所臨極肥而洛陽張景元劇地得缺石極瘦定武本則肥不剩肉瘦不露骨猶可想其風流三石刻皆有佳處不必寶此一石爲千金也 書王右軍蘭亭草後

右山谷題跋

右米姓秘玩天下蘭亭第一本唐太宗獲此書命起居郎褚遂良檢校馮承素韓道政趙模諸葛貞爲普徹之流模賜王公貴人者於張彥遠法書要錄此軸在蘇氏題爲褚遂良模觀其

意甚似謨數字真是褚法皆率意落筆餘字剜填成者潤有者氣轉折毫鋩備盡與眾本迥異非深知書者所不能也今所收或肥或瘦乃是工人所作正以此本爲定揩摺旁注宣和所得泰龍泉石氏跋紹熙獻若設棣書府私式縫紹昭陵玉椀已出人間四類非惟真與物水月行殊專用一繡綠金錢玩機鄰縥待致元章守之勿失壬午閏六月大江濟川亭艤寶晉齋雍對紫金避暑山色快風蕭颯九日手裝

右寶晉英光集

王右軍蘭亭燕集序石唐粉蠟紙雙鉤本在蘇澥處精神筆力豪髮畢備下真跡一等此幾以承素筆相賜大臣者舜欽集賢校理者嫡於蜀僧元靄其與叔友善每見公以一出遂親爲背飾

右寶章待訪錄

蘇耆次蘭亭三本一是參政蘇易簡題贊曰有若像夫子尚興闕里門人貴類蔡邕猶有文舉等昭陵自一閉真跡不復存今余獲此本可以見璵璠第二本在蘇舜元處上有易簡子耆天聖歲跋范文正王堯臣此跋云才翁東齋書畫既歸故才翁子也與余友善以王維雪景六幅李王翎毛一

蝠拾興梨花夫折枝易得之處幾備盡少長字世傳數本皆
不及此字其中二筆相近末後拽筆鋒迴筆鋒直至起筆處
懷字内折筆挑筆皆轉折痛而見鋒從王内斤字足字轉筆
賊處隨之於所筆處賊處並出其中世之摹本本皆有也此
定是馮承素為貞觀韓道政趙模諸葛貞之所摹皆王公者
殘拓真王曲家錦裝非有諸氏蕭元房琥所藏多良集余次
日樂毅論王書第一此乃行書第一也觀其改誤字各多率
意為之而不拘禮於行盡妙此書下直蹟一等非不知書者
太則是也第二本唐揚蠟紙原在舜欽家第二本所論數字

精彩處此本誠不及但因在第一本上也是其族人近摹蓋
第一本毫髮不差世當有十餘本一紙本在蔣長源處一紙
本在其子之文處是舜欽本一本歸余家一本在之友處
四川荀山杜氏以為蜀書耳其世杜陵人以唐刻板本蘭亭
與吾家所收不差有鋒勢筆活余得之以其本刻板自視定
本文　一世定刻之本是也此書不古于後世尹頗存此本是
和事者見不知其一本不可再得世謂之三米蘭亭
上又是抚處米芾其家不及吾家本在舜欽本上乃重背易其
後有紙多是精彩又在前　則故更住本王肇見其余家印本
日此為其後所摹與贈王詵又摹本一同今其思之凡得此
以有舜欽錢塘關景仁收唐石本蘭亭佳於定本不及余家
板本也

石本蘭亭　林世學

唐何延年謂右軍永和中與太原孫承公四十有一人修禊
擇其裁宗用蠶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絕代更無所二百二
十四字有重者皆具別體就中之字有二十許變轉謂異今
然則右軍如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百千本終不及此今
謂神助及醒後更書百千本無如者恐此亦過矣右軍他書

豈藏禊帖但此帖乎數比他書最多若千丈文錦卷舒展玩
無不滿人意於在心目不可一二學若其他尺牘數行數十字
如寸錦片玉玩之易盡也

右宋高宗跋

蘭亭序在唐貞觀中住不一本其一入昭陵其一當神龍中大
平公主借出榻摹為亡其後果別人發昭陵蘭亭復出人亦朝
智神尼學書出便將永藝文諸書當時已在藏其所以祖後
尚書家不于日宮時開中行蘭亭書入髮字畫不盡遠少
見其後以刻同此刻石為後法帖今諸又蘭亭本並有十

欸佳定州舊石為勝此書雖知皆患人臨搨然亦自有佳致
若玷畫校量間有勝者惟行像得真為最佳也

右盧小肅跋

蘭亭自唐太宗已在玉石後流落民間世以定本為貴伯常等
君道祖世以米薛名者傳其先相客予定武本以玉石刻一
本易民間太宗本以歸其祖長安人也自此天下以長安薛
氏本為貴道祖又留刻一石在使宇留刻一石在瀛門計之
凡闕所日若一石只定武自立本然皆出道祖手元七大宇
碑本使工不皆善本也及之與伯常游數於江淮之曲折

精微得蘭亭妙處一閱不能逃也惜乎此本真辨實好本也
然伯常又說玉石本惟背後有五色蓮花記者為真觀時本
耳此石後來京不在長安辨表蓋其祖元其弟尚書嗣昌表
之宣和之院已取歸於京實在宣和殿上靖康丁未載歸少
填嗚呼中州所存者今為知其僞兆抄於斜里方作珍玩之
他人存之未公仁拔現患焉如此也道祖諱紹彭其幼子伯
常諱經紹興二十八年八月十三日錢及之中史書

右俞松蘭亭續考

定武蘭亭敘凡三本其一李學究本佳為君水所拔薛氏所刻

本易以歸下安宣和隔歸御府其一三肥本薛已於刻刻留
定武監有本者人多謂為學本非也其二斷字若璞得於
修城后夫後蘭事何可見焉刻匣岐陽石鼓俱載以北宋亢
功云嘗從使虜為在中京得自時云與薛氏為姻宗定武本
以玉石刻者舒元與牡丹賦并記之以蕭某用淳熙十三年
五月十三日右北平榮芝書

右桑世昌蘭亭博議

貞觀中既得蘭亭上命供奉搨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
貞等各搨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而一時能書如歐陽

虞褚陸輩人各臨搨相尚故蘭亭刻石流傳最多嘗有類今
所傳者參訂獨定州本為佳似是鈎以當時所臨本募勒其
位置比類歐陽詢疑詢筆也此石已為薛何取去見在何家
而定州石刻又從而傳模若然亦不能辨真偽若歸觀錄
則較然相去矣此乃何家本也 跋蘭亭記

右姑小題跋

唐太宗搨得八稧序命趙模韓政道馮承素諸葛貞搨本賜群臣
而其世兩歐陽詢摹進各人臨摹由是流傳人間人多宗
皇帝臨定武石本則唐摹本亦不失皇朝帝臣善藏好古博

雅將紙與宸奎寶藏之屬臣某記其後恭旨伏讀御製御書
跋某某之三十二行稱美此序無慮數四既以則之益深擬
之並嚴交化橫生莫造其原又以得右軍書手之不置行末
髮書作字晚年得趣又以右軍擇案製序用蠶繭紙鼠鬚筆
遒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具別體之
字二十許無同者歷代論書遂集大成方孝宗皇帝在王邸
論摹為日課乃知二聖心書雖曰天縱亦藉學之助也使
羲之復生將云非恨陛下無臣恨臣無陛下去耶堯春年
月具位臣周某謹書 跋修禊帖

晉人風度不凡于書亦然右軍又晉人之龍虎也觀其鋒藏勢
全如萬馬循於尺寸之中意在猶堅陷陣初不勞力蓋胸中自無
滯礙故形於外者乃爾非但積學可致也昔誚此明以一語
不中廢此叙而不録後世因綠以竹當絲為重複之病至
累小兒偽妄之作則信而不疑是蓋以微瑕棄玉而以王表
重珉也唐大宗親傳晉史備載斯文並無高耶雖外翰墨如
此闕千百載以光輝映學海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此因右
軍見望於士大夫之志也故吾樂為仲威言之 跋劉仲威蘭亭帖
某無家兄子中行少喜收法書前後得右軍禊帖以十數共

評此軸於代所藏何謝鳳扣米而動之別於如印印泥無不
抵當筆意變化異妙入神盡得丁令有帖定武瘦者最佳茲
其一也 跋撫州趙氏藏禊帖

石盦公題跋

予鑒定此本信是絕佳然亦不必云唐拓刻也卷後數跋皆吾
友王君王所錄黃太史學蘭亭語竊恐未必然蓋周孔無異蘭
亭筆法亦無異學者步亦步趨亦趨稍或失之豈可以輕心
慢心觀之哉若以夫子嘗自謂有過孟子云周公之過遂援
以為周孔有過乃醉夢中語也年月陸某書 跋陳伯予所藏蘭亭帖

若乘雲氣而上天鳳凰翔於千仞吾見此定本蘭亭其猶龍鳳
卯年月陸某書 跋毛仲益所藏蘭亭
觀蘭亭當如禪家勘辨入門便了方得眼開心悟作什麼識者
一開卷已見精神若拘於點畫以耳鑑隨俗人耳可但
恐王內史不肯耳余平生見佳本亦多然如武手所藏不過
二四真可寶也年月陸某書 跋蘭亭帖
觀此本蘭亭如見大勲業銘公於朝廷中大冠若箕長劍拄
頤風采凜然雖孚于不覺自失况餘子有不汗今服某老哉
閱搉年月陸某年八十二 跋錢古堂所藏蘭亭帖

右放翁題跋

淳熙壬寅上巳觀禊飲於郡治之西園歸玩順伯所藏蘭亭敘兩軸知所謂世殊事異亦何有感於斯文者猶信及覽者人改語人知不獨會禮而歌詠也附書其左以發後來者之一笑戊者以陵秦均石語右軍未始見杜德機耳 題蘭亭敘

觀王順伯袁起巖論蘭亭敘如九延之蓍語猶未免有疑論余余乃妄敢復措說於其間但冰務觀之言亦復慨然有楚固之歎耳 朱其 跋蘭亭敘

右梅菴題跋

世傳王羲之書蘭亭敘唯定武所藏石刻獨得其真乃歐陽詢所摹刻之唐內府者也吾嘗見三本紙墨不同而字畫無異纖細順若毫析秦太尉論紛然大約奇秀筆意無如此摹隱舍人王剛東礙論書法拙此本觀之若未使世書者刻若不如及矣今以為一概云集賢王堂藏淵史拔舉常平司新安

朱熹記

右朱子文集

題石本上木題余家所藏斷石本點畫無纖毫與定石同此之後所本或行而真膺遂已位矣矣代宜其珍秘之十五城價

換 定武本初薛氏子竊去換刊此本以代之今士大夫家藏及鄉城舊傳人所藏者皆薛氏續刊本也皆漢此本亦紙去墨石本是矣 二跋石本此婺州任廳本也前輩未詳其定武與否石初裂為三段二段石本亦名梅花本後刻定五余家藏有此二本石今不存矣 跋秘行 定摸帖

右後村題跋

蘭亭出於唐諸學所臨固應不同然其下筆處有畦町可尋惟定武本鋒藏畫勁筆蹤巧如虎紋易效之而不能得其彷彿世謂此本乃歐率更所臨予謂不然歐書寒峭一律豈能如

此八面俱備也此本是真蹟上暑出無疑於右軍者書至蘭亭止矣今世所傳石本刻有所定武者皆出也然其五扯妍醜如母人面不同雖多為當其時十又定武一石前輩如此然亦有異論者有據以知所擇定不信人言丁轉也此本有山谷題字山谷之言云兩兩知當時真贗混看矣山谷之孫字子蒼不得與其子同後題紙今去予不得與以為去此題則蘭亭廢矣為故若又以之多見其名於書帖後妙摹何如何亦足以媿物見之多矣嘉泰壬戌十有二月日仰

石道人姜夔堯章書

右乃石菴人集

宋吳仲以為東楚之孫蘭亭十三跋在松江

蘭亭舊本最多惟定武刻獨全右軍筆意此薛紹彭家所拓

者不特賢者知其本也至元己丑三月舟中書時過安仁

鎮正月望日 此三行係寫字大七八分

蘭亭帖自定武石刻既亡在人間者有數有日減無日增故博古

之士以為至寶然極難辨又有未損五字者五字未損本

尤難得此蓋已損者獨孤長老送余北行携以自隨至南潯

北出以見示因從獨孤乞得携入都他日來歸與獨孤結一

重翰墨緣也至大二年九月五日孟頫跋于舟中獨孤名淳

明天台人 此四行本四字字九工甚小一半皆點字

蘭亭帖當宋未渡南時士大夫人人有之石刻既亡江左好事

者往往家刻一石無慮數十百本而真贋始難辨矣王順伯

尤延之輩皆精識之凡藏紙色墨色肥瘦穠纖之間分

毫不爽故其 題蘭亭詞不殊議禮如聚訟蓋笑之也然

傳刻既多實亦未易定其甲乙此卷乃東佳本五字鋒損肥

瘦得中與王子慶所藏趙子固本無異石本中至寶也至大

三年九月十六日舟次寶應重題

蘭亭誠不可忽世間墨本日亡日少而識真者蓋難其人既識

而藏之可不寶諸十八日清河舟中河聲如吼終日屏息非

得此卷時展玩何以解日蓋日數十舒卷所得為不少矣

廿二日邳州北題

昔人得古刻數行專心而學之便可名世況蘭亭是右軍得意

書學之不已何患不過人耶

學書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筆之意乃為有益右軍書蘭

亭是已退筆因其勢而用之無不如志茲其所以神也既跋

宿遷縣廿六日早飯罷題

書法以用筆為上而結字亦須用工蓋結字因時相傳用筆千

古不易右軍字勢古法一變其雄秀之氣出于天然故古今

以為師法齊梁間人結字非不古而乏俊氣此又存乎其人

然古法終不可失也廿八日濟州南待閘題

廿九日至濟州遇周景遠新除行臺監察御史自都下來酌酒

于舟中人以紙素求書者甚眾乞余書者坌集殊

不可當急登舟解纜乃得休息晚至濟州北二十里重展此

卷因題

東坡詩云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學蘭亭者亦然

嵩大史亦云世人但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此言非學
書者不知也十月一日
頃時吳中北禪主僧名正者藏東坡有定武蘭亭其所賜嚴
照無師所藏從其借觀不一二見何此書不同肥瘦之殊
東坡跋不同何如也廿三日舟過呂城竹舟題
大凡石刻雖一石而墨本絕不同蓋紙有厚薄麤細燥濕墨有
濃淡用墨有輕重而刻之肥瘦明暗隨之故蘭亭難辨然真
知書者一見便當了然政不在肥瘦明暗之間也十月二
日過安山北壽張題凡一行作壽張書畢

右伯人品甚高故其人神品奴隸小夫乳臭之子朝學執筆暮
已自誇其能薄俗可鄙 二日由卅虎跋待放閘書凡三十一行
嘉元人居智度東坡餘凡題公子昂十三跋蘭亭一局付末文於子奐祖
樂子時年二十有四吳郡葉克書
右吳中朱克書趙魏公蘭亭十三跋予愛趙公跋語有益於
學者以其八書大怕以見歲丁丑夏四月廿四日書於王佐
題
右格古要論

僕學之時[illegible]趙文敏學書假自智永[illegible]帖定武本佳者難得
僧獨孤本以作定何趙子固及趙人[illegible]中刪正應吳靜心氏
二本之為人所不知何如至正甲申[illegible]出此本
見示乃其祖節[illegible]先生所藏文敏一跋以其詳識可寶也句
四外史張雨
右汪珂玉珊瑚網
節錄顏乃一書辨定武石刻之稱許宦李學足本最所寶惜
當時士大夫家各此刻也可據植散而蘇才翁所鑒則錢惟
演家物也後[illegible]後王利得之嘗以

之复舟入水[illegible]損之[illegible]出水面不毀[illegible]吾性命可書
也而此不可無其[illegible]此予[illegible]謂諸陳
予山陰予上閱之[illegible]而云此卷[illegible]仍入御府藏唐人摹
拓豈利似而周君自言得之江東印章題跋具可徵其為李
本何疑哉洪武[illegible]年[illegible]在辛亥又十[illegible]得山藏作識
右拔平作集
學[illegible]於[illegible]書非不佳[illegible]此得
[illegible]而[illegible]而動[illegible]中[illegible]
強[illegible]所[illegible]也此[illegible]公[illegible]以[illegible]定武[illegible]

初見未嘗其妙久玩之令人有悟入處真可寶也哉

右方孝孺遜志齋集

姜堯章所記定武蘭亭五字或損或不損備使結構與在明秘
藏本不必盡合然一展閱則紙色摸搨知為北宋時物無疑
也悅生堂一百十七刻以修城為甲而定武諸本次之吉黎
之興宣城又次之在明集自得愛玩重次此數種也

右余州續集

蘭亭敘六朝時已有刻石余收劉金本是隋時已有唐文皇因
見刻本遂訪真跡於趙州辯才得之命為吾儀以歐素褚並

君歐陽詢各摹一本原與隋時本相似不知宋代何以獨稱
定武而歐陽詢摹下真一等筆以蒙話緣此而起以至熱真
贗幾不同各紛辯矣又有五字損本七字損本及肥瘦字損何
有咸有全紙然則異如王順伯尤延之輩而吳興推之為十
三友十七跋獨尊定武不知為卑肯點頭否也

右董其昌容臺集

宋搨蘭亭帖此帙帖所謂蘭亭叙正本賜潘貴妃者及秘殿圖
書印乃是作一小冊子於後面書兒耳是元初人裝潢也曾
經今後有朱紫陽及柯丹丘題仲穆諸公收未有宅傳作胡

語來云何乃東屏承鎮山門扶趙吳興獨孤長老蘭亭十三
跋乃剖吳中凡神主借東屏有定武蘭亭從其借觀不可一
旦得此書不自勝獨孤之與東屏其賢不肖可知也此本為
六觀堂世藏真北碑物耶第細看是木本及取姜堯章編
偏旁證之所謂仰字如針眼殊字如蟹爪列字如丁形云字
從中間頗可據究未必盡爾又中所注曾字乃作一鈎礙黃
長睿謂押縫僧字之說今亦有不然也字形視他本差大而中
多行筆雖走圓秀天真爛然入聖叔序古刻佳手皆從此中
摹出吾不知於定武何如復以以下皆當在行矣始吾一再

題皆謂定本而不能辨木本所以後閱米海岳書史稱杜氏
氏唐刻板本蘭亭與吾家所收供有鋒勢筆活回視定本反
世多刻之本俱又云錢唐關景仁收唐石本佳於定武不反
余家板本蓋其本高自標樹可刪那世所聞二本蘭亭是也
理翁題作正本凡所四有鋒勢筆意語豈三米耶抑杜氏本
耶若然亦何求屏一跋地是好事者附會成畫蛇足耳語云
蘭亭如聚訟八吾黔於不執律漫為長歌並作一書錯斷公案
然此本亦自不屠也 又見於蘭亭考
莫雲卿其昌書此本以為在定武上而周公瑕不然之於跋尾

題出與議人之以難余余謂昔吳氏性弱方受按筆之不
為詳與斥輔性柔(?)之標格之有神采豁若評之以為雅為
甚可於不思筆言為許然正為後出之偶此本之視定武殆
使為會之有高韻而微傷於君子要之亦伯仲也跋是改定
周茶之復君比於莠矣吾未敢知
余嘗見閣元石本猶內府藏本與此雖亦不不同然吾行筆也
定武猶直為一時賞重然宋南宮絕不喜之其後楔者日益
稍而小非後故步矣初傳定武為歐陽率更臨故楷法多勝
後見南臨則行書勝蓋皆以其資之近為之耳米筆既以故
不若定武左行與小蔡之謂此本不如定武若但非偏論
也

此本初為周氏六觀堂所藏周朱跋其文失之落於還入藏氏手
熊寄備張氏拳石招一佚作古色却別去真跡入為裝之攜
示於元尚寶申學士乞題尾贈之吾州曹氏得中金三十兩
以真帖一幅質周金帶處得中金二十兩取後事露曹氏却
責令原卷而書金皆殘後從其家購之始後合而傳余攝之
器亂直數十百去久之於吳中有到篆亭叔若文休承為題
尾加裝以為不下宋武紙用之却取所石本手以此知余

所得之妙信非凡品也
昔人稱蘭亭自定武外以復州為勝孫章十次之劉無言重
刻褚摹蘭亭為第三本今此帖與張叔蔡勒上石蓋昔人偶
未見或從石本所謂帖王家藏本耶不甘復州孫章下也記
余少時得石刻褚摹楔帖有四字在後即之書為為馬軾圖
褚摹秋人次為米芾元章跋及贊於尾云云 祐茂保題此書
崇寧壬午六月大江濟川亭舟對紫金避暑手裝褉帖之下
僅紹興二字御記及後有政和六年夏夜南都觀察使印而
已餘七印皆米氏識也吳景門吳中陳祭酒碑得此本謂

縉閣老大學士十有二載入石心復石本後十餘年陳
前題以是本来得僅餘中安字五跋而增元陳繹十三跋於
於前皆之以因所以隻雖覓別失後數紙耳陳深書何因來
於石也余時不甚了了猶以三十千收之踰月小閣較以石本
不及遠甚又踰年檢都元敬書畫見聞記云陳酒跋此卷幾
千人余聞之不能已然怪所以存此五跋者蓋陳命工更臨
一本而刻此跋以投少子分此其本也又數年始獲此宋搨
本內有此文王仲舍王文中先臣手書杜祁公范才翁印識
及米老贊與前本同與錢二十許年若之未完書史無一

不合而先先秘記故文駿定又甚明確於悟陳所得者米本
并陳本程從自律至米跋則翩翩可喜使他人故不克辨此
然有不能出入乃爾耶米老嘗自為看本以應人又借與時
命好故精鑑者之辨此者白戰僞書紙墨自欺以王紳為
景下福書主用也余既得此為之持去要矣能細作此跋務
跋也余不復言獨深陳以平生精力與米老先生法眼不然
辨故詳記其事以俟來以凝夫真贋之不易得也乙卯春來為
友人九子亦乙去余以口售之第無損入三十千
米襄陽書亦兵後河南的筆云非也即稱勾填者恐又云以黃

沒款書數字未有雙鉤郵摹本共見者惟唐人於河南臨本
上加雙鉤石刻此貫知之不欲結其文字讀究有眼為正字
於賜本雙鉤又卅也正當作真客人既其翩雖故今始謂能
并陳家本行于定國乎不仍能於米家本作黃紙書帶不變

一咲噴筍滿案 題宋搨禊帖

右弇州山人藁

重代入明後世不復見雖有當時搨賜本傳刻又多 同 至本
朝諸名公始以定武石刻號為善本然亦莫考其實今復此
帖乃米老平生所得者首後題識 信不誣且書史中登載

尤詳真希世之珍也於是命工精加摹勒鐫之堅珉以示同
好時嘉興庚子歲端午日西秦張鼓肯叔書

右襄陽志林雜記

此帖前有故相李文正題簽後則元杜本鄭元祐陳深諸名跋
及明楊文貞跋皆許為定武佳本而跋語以尚有蕭翼賺辭
才一圖今失之矣紙色如栗玉墨如漆洵古刻可愛者也求
復州江州諸本皆缺前後鈐字及周即所摸第五本結志
同時得果然此為勝乃知陶也愛重之與兩定武稧帖題
末何為五日莫雲卿題尾云每度有興驚字圖通真內中全

而稧本不稱後歸楚太史家以奉時書見之因繫以跋汝
師奉敕摹之鄴度僅此之先後耳 題太鄴蘭亭帖

王右軍草書蘭亭記今不見此帖大駿亡論與右軍在晴遠樓
不相似以其瀸使生稀即唐開元以前無之獨於晉家處稍近
筆陣圖揚州修禊筆陣圖乃江南李後主偽作及見其數字正
洮尾謂副殺學上得之李主所敘之奇孫 貴之且云遇者
定州石刻小字開是尚取而置之禁中則此書尤可寶重也
蓋陶性貪甚而寡識之以夹蘇李主所臣厥後李故自懷
琳故事作為書裝須古色以戕陶陶果不察而寶藏之其孫

又賂于王於樞廷代求投而發六不發最後降虜強作解事
引九曾士儀膺夜歸昌驗舟泉路父之石俱亡失也世因有
留其石者搨似王也此書固利之於琰哉不

右弇州山人藁

六藝之一錄卷第一百四十九

錢塘　倪濤　撰

法帖論述

蘭亭敘

定本

周勛云唐太宗既得右軍蘭亭序真蹟使趙模等摹搨以十本
賜方鎮惟定武用玉石刻之文宗朝舒元輿作牡丹賦刻之
碑陰事見墨藪今墨藪無之世號定武本梓帥王何為書之
為帥求之不得其搨子給之以索之無所得聞公廚有石用
以鎮肉刻文不知云何亟取視之乃刻牡丹賦於背者給彭
別刻石以易之攜王石歸長安私第宣和中詔於其家取之
乃達禁中搨賜得多蓋不傳人間每幅二紙加璽為故識
下有近石字句尚在上二紅字畫各細
歐陽文忠公集古不錄定武本謂與王文公家所刻不異自山
谷喜定武本以為肥不剩肉瘦不露骨於是士大夫爭寶之
其實或肥或瘦皆有佳處此本左肥而最有精神號唐古本
或云在永興軍
唐人集王書碑名集修禊序中字皆與定武本相類蓋此得其

真宜其愈重於世薛氏所摹易者偶是缺本或者遂以完缺
辨先後而謂薛氏鐫去五字以別刻本為至論然較三本之
優劣則肥而完者最得運筆意薛直祖識題為唐古本臨川
王厚之跋
夫以肥瘦別定武先後本亦是要論予留都下九年士大夫家
所有蘭亭帖本數見之往往筆瘦而刻畫太明者甚多杖之
肥本自永和九年而下只此一行其運筆自然氣象深厚已
不可及其間如會有咸又弦幽之清可浚猗躋攬數字相去尤
不勝夭痼他皆如此又肥本字畫之傍石紋皴動如輕煙縷

桑枝拭本去之抑俗謂之縱妓此亦不可僞為者前歲見薛
元卿所藏景刻本深信肥本然人固各有見也袁說友書
世間石刻無慮數十百本而共推定武本以為冠諸家辨別真
贋其說不一或以薛紹彭別刻易舊本歸其家鑴去湍流帶
右天五字今世所存本此五字不全若薛氏舊物也又仰字
如針眼殊字如蠏爪列字如丁形凡有此者皆望風以為真而
未嘗有確然辨其帖之所以善所以不善者夫世之所以貴
定武本者以其鐫刻精好不失右軍筆意而已非以其能為
針眼爲蠏爪爲丁形也使真能得其筆意雖無此三者不害

為善不然此三者皆可以人力為而其筆意非真能者未易
辨今不求其本而區區焉屯山於其末此相馬而惟記其驪
黃牝牡豈不為九方皋所笑乎山谷論此帖以為無一字一
筆不可人意者亦不可或人肥瘦亦自成如要皆存之以會其
好處此真能觀書者也劍川曾經樂直題 寓歸在本
右系世昌蘭亭博議
蘭亭帖獨壞處惟博議上一跋云此是右軍平生得意書不
必計較于肥瘦之間如先祚世臣鄒翁愛歌唱四照之作倦
手極治也又爭肥瘦本亦惟博議云世人于蘭亭肥瘦二本
至有聚訟余以為飛燕太真俱是國色也

右
字字自蘭亭出上下數十載無復倫擬而定武石刻為今世大
議論桑君此書信然以為石典君事事精習詩尤工其師事
西岸八滸軟竹紅花屋山花盖著色畫也 題桑世昌蘭亭博議後
右水心題跋
慶曆中宋景文帥定武不樂于攜此石至郡死于營妓家本營
吏號孟永清者見而識之取獻景文景文喜甚不敢私有留
于公帑世謂之完本後在薛直祖攜以歸長安宣和中有青

收其石置睿思殿當以墨本分賜近臣時先石真藉殿中丞
得此本宜閱兵人之餘逾今數十年秘藏不墜豈有訖之護
持耶異所謂以告來者淳熙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東平劉某
書
右以傳信録以傳疑事物皆然而字畫為尤甚世之法書之古
者人王五少為論者以人而不可復如然精神真作在
時在後世或猶有疑者蓋少當作之書表上預書書使張翼
擇一字短相類者臨寫而題後答之相亦不覺辨視乃歎
曰小兒亂真道爾卽在當時已自疑如此唐初去永和猶未

遠相傳以叙草為遺跡之唯太宗篤愛求之以王氏家傳在
其孫智永永手辨才處用方出計得之又攷紀所載乃
出元符為所未時九年傳所藏者與兄守唐太宗以歲縣鄴
得而後得之說不同則此叙在隋又有可疑如此何足論
之後復見破黃徵搨者以為欣幸至于明皇始刊之于學士
院石題宗朝又刊于翰林侍詔所攷其二石一乃懷仁所臨
前瘦而後肥一乃王承規模刻豐殺得所轉搨精神至石晉
時耶律華藏北去遺定石於殺胡林發號為定武本亦不知
其為學士院本耶或侍詔所本也後汴京書坊亦刻一石唯

唯道君阿筆手書為識者謂之庶幾時人然龍致疑而思本
而疑宣政初年所彭見定武石歸藏于宮禁刷過多駿駭剝
損之大府更以他石刻鑴其殺疑無甚一百年前博雅君
子每恨乃尸刻之無其根當于定武本其肅工者較乎無以
識為而精鐵者得其十六七五本然謂收藏者為幾又將
如何自非得之之人其傳之之自雖收然於其決其近似之
或亦難乎其難哉雙槐仙社政和開為得七日得見本于定
字之故家攜歸秘篋亦為子孫珍式淳熙中蠶入衙又仿愛
夏惟謹近乃鬻碑者所得不期而遇若有神物呵禁之者仿

勞音之餘亟以俸償復歸較之所集莫數十本何啻瓊瑤
之與日珉璉之與珷玞筆勢精神精彩運動玩味不能釋
手信乎其為王氏規舊本也嘉定己巳中秋郭仙翁跋志
右石刻蘭亭叙古今所共寶而入石者非一大抵當以定武本
為最然世之所傳者每有肥瘦之不同宋元廷之說瘦者
為真定武而王順伯則主肥者二公皆好古博雅其辨古今
石刻真偽甚為當世所推重而於定武一帖所論不同如此
識見叔化一題凡一日係條古要錄
右俞松蘭亭續考

蘭亭帖以定武本爲冠行摹刻作偽則刻石易去於原石鑴損
青石帶映四字以爲人欣元本亦有法可辨鑴損四字一也
管仲之武字上不損處若入字小龜形二也是日也觀字旧
兩行之間界行最肥而直界仲脚十字下出横闌外三也管
岐之咸戲字之乃鎗利如鉤门也流字改筆處勁不枝翻五
也與感之由由字類中有紋之乃且堅如錢釘此其大略也
此定武又有不肥瘦二本所鐫損者乃瘦本爲真定武無疑
何以知之今復州本以定武本重摹亦鐫損四字其字極瘦
王順伯尤延之争辯如聚訟然瘦本風韻允勝宜能辨識者

之鑒其瘦本之石宣和間就薛珦家宣取入禁中龕於睿思
殿東邵建炎南渡宗澤遣人護是此石至維揚虜犯維揚不
知所在或云金人以鞍馬載之北去

右趙希鵠洞天清録

予嘗見宋翻蘭亭一卷乃五字不損本今見中州本石崖氏所藏
刻精絶宋之物也吳元永云子崇題十字因題其行
號居青虬之廣文氏世寶之名畫有作果花於此仙元氏
此帖姜白石推爲佳後錄傳　命言到吳携復從壽翁處得去
其系依回頭至昇山大風覆舟行李皆淤徐先生惠

水中子持此帖示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介意也因題八
字于卷云性命可輕至寶是保

右陶儀輟耕録

五字不損本蘭亭序係宋拓字畫亦甚完好無花滿面後一行
空處後碑師釋章某人姜堯章舊藏得之凡一册題於上
有行石姓四屬之印又有應揚周部收藏書記印甚奇蓋趙
姓名二字後跡着于是之姪兄今又後有李右銘跋此而復
師六四月俞雪松翁有跋曰堂一次及會稽内史等一古印
最後爲趙子固所得喜甚乘舟夜歸至湖州昇山舟覆幸值

淺處行李俱淪子固獨持此卷立淺水中示從者曰蘭亭已
在其他不足憂矣其跋語亦詳載且題八字於卷首曰性命
可輕至寶是保其風致殊似米老子固歿世以此歸賈氏悅
生堂今藏王子慶號　家後歸李叔固家蒙森曾於其子
仲庸處獲見此本仲庸未世寶之他人

右周密雲烟過眼録

歐陽公集古録云定武二字家各有石較其本纖豪不異是
則定武有二本稍東太史跋宋諸賢詩句之手跋引私帖
定武刻石以留公庫此爲一律令以致公所論是則

明有二本皆子昂武衆見以歸明氏閱猶有一本文公車本
於第三本失識者又謂祇乃曉指南流帶石大以亂其後人
定孔由此亭子皆然設辭訟亦有不同之處難省六以正
明以前日刊米襄陽欲太猶在舊藏叙失殘本俱字其手寫
爲非之以書名一時人攻古禮並不能作印識猶之效也今
以爭平昔所見本未既于後
不拓本起明識本前有李北海翟紙黃石軍僊後明識觀款刑
識之妻李易安夫人碑數尚五聖之奉化其書畫散落往往
故我乃得之後有約數小印蓋史中今所用印閱盡者今在

茂山張氏家
王順伯本第一跋是王黼順伯名厚之號復齋有今石鼓家藏
石刻鐘鼎彝器銘款諸作有其跋其後不啻亡本
乞趙郭向先生快逸之鼓落始歸了院明道士貴石前後秘不
示人後有順伯先浙曾托其時攜入秘府貴賢題名皆有其
長來有樓宣獻到文節今亦歸我氏
趙子俊孟頫得於閣中有樓宣獻次齋碑作冊葉與二本無異
今歸子昂承旨家
秋承旨易簡第一跋後有元豐諸賢同觀于鄞之城南崇法院

有係作宮字畫然不著名在內傳譚氏家精神無毫髮恨
趙子固本所與嘉興所見子固伙呼以爲亭在否所人爲
以出子固作跋識其事後超入大字口往命之輕此實難得
子固死入賈相家賈敗歸于官有官印歸濟南張氏然跋其立
今在張氏人奚太李收同矣
循後吹呼本題識甚佳鄭手書滿軸今以有來於本亟贈鄭岳
之文原鄭借田師孟師孟有借書不還癖因留之予跋乃翁
去矣
損本龍圖閣學士劉公克莊本細書滿幅後有蜀相跋亦滿紙
挺之公于諸翰林儒學副提舉之子翰林應奉貴夏子

虎溪劉氏歷入予錢本以未更之實所得 有元代人印 搨本多
什扰佑父咲印蓋以私印水亭既成也以御筆跋宋薛嗣
昌以宣取湖南湘州蔡以過金紙 印題跋 寶三紙連印放下
本紀中本爲中上本後度此皆無與此本予卯行于都城裝
成冊業居器劉生手之不是以銀壺杯易之
翰林學士承旨趙孟頫家收行于吾之族侍御振宗伯王號直
亦其家藏書北東南今盡散落予家亦得其數十種此本六
有叔信父印

翰林侍讀學士歟俶序本有黃豫章跋予每疑饒損與山谷差
有先後紙本無異而數本更俟他日以攷

右袁桷清容居士集

世之論定武蘭亭其說頗不同有謂唐太宗詔歐陽詢搨本刻石禁中至晉時契丹輦至殺胡林棄而北歸宋慶歷中韓忠獻公時李氏者獲之至宋景文帥定武始從李氏之子購藏庫中相傳得於盖水清若盖非也熙寧中薛師正出守甚珍惜之別刻以典末若師正之子紹彭又勒于他石潛易元刻以歸長安是定武有三刻矣有謂大宋既獲蘭紙蘭亭而

刻石亦見陶昭陵既發耕紙負石為搨帛用定武一士人見內閣龍鳳文題起知為禁中本以百金市之以歸謂之定定本王君既知長安移文索入石庫又謂之古長安本既而公庫火石燬而當世再入石是定武則有一刻矣傳聞異辭是二說者已不能辯予一致此故索于肥瘦元搨之間耶

右宋濂潛溪集

蘭亭如聚訟自宋已然即以定武一石言之有肥者有瘦者有五字未損者有五字損者何予楚王明清謂唐時諸供奉搨此帖獨歐陽率更逼真石留之禁中他本在外爭相摹搨而歐本獨不出耶律德光入汴得而棄之殺胡林流傳李學究家以至後入公庫所謂未損本也定武薛師子紹彭摹之他石以應世購潛易古刻于虎之落左右五字微剗一二筆藏于家大觀中入主知之取進御龕之宣和殿壁節陷諸珍實志逆虜北而此獨留宗汝霖得之以進光堯至維揚而復失之所謂損本也然則紹彭之所別摹者宗傳稱未損本也未損本既有兩種不易辨而先搨者又不可得蓋不能不取極損本矣董逌謂定武非歐筆為湯普徹臨本未有據至所云肥瘦本或以定武有二石或以搨法少異格之殊不知辨

千里者不當在驪黃內也

右弇州續稿

王右軍蘭亭叙世傳書用鼠鬚繭紙筆意遒婉勁健絕代更無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字有重者皆構別體其時若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十百本終無如祓禊所書者故右軍亦自珍愛留付子孫傳至七代孫智永即第五子徽之之後學書畫至廣界予辯才為蕭翼紿而取之太宗元用搨備從葬昭陵唐末之亂昭陵為溫韜所伐其所藏皆剔取其裝軸金玉而棄之於是蘭亭以來諸賢墨跡遂復流落人間宋太

亦時購募所得集為十卷摘某傳之數以分賜近臣今世所
傳法帖是也然蘭亭真本亡矣故不得列於法帖以傳世今
之傳世獨以定武本為冠而所傳亦不一一云唐太宗以真迹
刻置學士院後失於徙於汴耶律德光取歸棄於殺山上人
李學究得之埋土中以別刻獻韓魏公李沒其子出之宋景
文公買寘公帑薛向子紹彭載歸長安以別刻寘公帑大觀
中就薛氏取真寘宣和殿靖康之變金人以紅氈載取而歸一
云唐太宗既得辨才真蹟令趙模等摹十本賜方鎮定武以
王石刻之一云江左所傳會稽石也錢氏歸朝定武當入貢

之以歸一云自薛向作帥別刻石易去於元石鐫損天流帶
石四字以惑人然定武又自謂有肥瘦二本而鐫損者乃瘦
本然真定武後復州以真定武本重摹亦鐫損四字其字極
瘦王順伯尤廷之爭辨如聚訟然瘦本風韻意勝而度本之
石亦和閒就薛向處取入禁中龕于睿思殿東壁建炎南
度宗澤遣人護送此石至維揚虜犯維揚不知所在或云金
以逵裘車載之而去其所傳甚不同如此詳見後佐跋
今此本其果甚表永樂四年五月余始得覩之較他本定武重
法差瘦殆所謂有風韻者今觀天流帶石四字具存當是定武

初刻未鐫損時本也鄉里前輩凡論禊帖必以此為言信知其
可寶也 胡儼定武蘭亭跋
定武本是唐率更令歐陽詢信本以蘭亭真本臨搨為逼真
太宗愛之刻石置禁中詳見何子楚跋語宋慶歷中宋景文
祁守定武得之於韓忠獻之埸家匣藏于庫故世傳曰定武
本熙寧中薛師正出牧定武別刻一本於外以應求者於是
定武本直有二刻石矣其子紹彭又模刻他石潛易定武
真本於古刻上瞎劖湍流帶左右五字各一二筆以私識之
世因又號曰五字損本大觀中紹彭之子嗣昌以進徽宗龕

置宣和殿靖康之亂金人不知此石刻之可寶也獨得留焉
宗澤汝霖時為留守入內館見此石刻取以馳進高宗時駐
蹕維揚日置左右翰月虜騎大至倉卒度江東竟失此石札
仰揚州何子固實搜不獲國朝宣德四年兩淮鹽運使金華
何士英偶得之民間一面肥本一面瘦本九年秋佐錄因至
淮上士英以數本見遺瘦肥本果見損五字具於象碑佐信
其為定武宋本也其年冬士英適考滿至京師攜進明年
春呈顧貨天士英得請致仕竟攜此石以歸金華佐以一本
貽泰坊左庶子周公崇述餘藏于家正統三年臈述西祿燦

爲其後同寅員外金華蘇安黃文注士英所藏肥本蘭亭
題其後云因弁識之以告來者 王侍郎蘭亭定武本跋
蘭亭修禊序右軍之神筆也所謂遒勁圓健已備其里七傳至
智永其徒辯才尤秘藏如頭目髓二百六十年而唐太宗
以術取之未幾殉于昭陵而真跡亡矣唐初善書者多元
臨摹不止一人惟歐陽率更爲逼真勒石學中石晉時契丹
挈歸北至于定武此所以定武本獨貴重於天下宋慶曆
中始出民間歐公集古所見已四五本乃以定武爲別本蓋
亦未深考也其後米南宮所得止稱河南臨本耳余觀此序後
薛師正父子別刻二本以易元碑於湍流帶右天剜損一二
筆而識行於世者往往以刻本故定武真本亦不多見南渡
以來士大夫翻刻幾千石矣然以傳訛使同他刻每遇嗜之者
猶病其仲夏於瞬間見而伺逸之手出乃入處訓以家傳數
碑拓本歸以後事而欲成所謂臨摹者在其中于且悲且喜
頃田以承命久而視之實此序以前定武本也何以證之
字乃率更嘆元所見五字尚可見也識者所識精筆纖然在
目于石碑得此本仰視如皓月中天而萬緯沈暉如群鸞道
徒而羣飛歛翼何可獨步東南也方宜和紹興前朝而南賦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百四十九 十四

中原做縉士大夫宜未暇留神於翰墨題識于後者猶二十
餘人多一時名公鉅也豈非懷古傷今而平付之無言乎最
後范大史冲一跋微發其機蕭公既之得音真足以瘖啞室
群賢之吉而奪之氣後之來者宜不復可措手矣世傳元祐
諸君子之故墳既落不存僅是紀影潛形百二十餘年而歸
于予以予無所嗜好一朝而得此亦一盛時之名刻使縱成衣
缽之餘視亦與事相映日摩挲對其姓名肅然起敬
益惜其世道之變與人物之銷亦已不勝其可歎未知
後之視今復何如也因錄其疑于後云 王[illegible]定武蘭亭記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百四十九 十五

右格古要論
此定武本項氏所藏唐搨刻石於北宋時有以稀蔡較之有異
趙子固得獨孤本一本一作十二段一作十七段正是此
種以藏鋒爲綱骨取態弗論也
要何石而蘭亭何啻數百本而定武爲最佳然定武有數樣
今論本家之其首長短小大肥不同元肥瘦間雜工拙要
如之變如人之面無有同者以此知定武雖石刻又未必得
真跡之風神矣字畫全以風神超逸爲主刻之金石其可苟哉
趙文敏跋定武蘭亭獨孤東屏二本皆有真跡或十二跋或十

七跋余所見之然墨蹟雖真而石本已有去孤行世間今觀
者疑文敏能書不能鑒矣以此知隆中卧龍要得鹿門居士
拈出此卷為定武真本無從置喙當待館師韓宗伯所傳宋
內府褉帖多宋人題跋劉須溪為敘正與相類若世所傳手
周必捨命保護作昇山故事也

趙子昂跋定武蘭亭古今人得古帖數行專心學之便可名世
今相不知為何人及觀山谷題跋謂唐彥猷得歐陽率更真
跡數行精思學之彥猷遂以名世乃知子昂所說古人正唐彥猷
耳松雪落筆時亦不言其姓名故也癸亥正月晦作歐陽詢本書

亦十之三未嘗習為此也

蘭亭帖世以定武為第一余曉唐宋本為第二其定武本薛珦
別刻石易去宣和間秋薛珦家取入禁中建炎南渡不知所存
定武褉帖惟賈秋壑所藏至有餘種益其家居堂中縮為小本
云不唐時稱此刻已有之

右容臺集

今流俗本蘭亭石刻本五六字略小而相連帶山二字實誤因
寄所見何字中改易不知為何字實誤作僧字向之二字亦誤
痕字悲夫非字斯文文字皆改而筆重視昔之下因字二字

來顏俗論云晉史無少傳無曾字乃是俗僧攙得之因名字
小印押縫非歲久止存僧字後人不知誤為曾字脫落增添
此字耳因并記之王佐識

格古要論

書之有六義有八體有見有蘭闕之說有反支會函之類夫考
翰者其字之訛謬也非考其字之妍媸也考其字之妍媸後
世之末學也梁武帝書評一時之遺蹟數語以示後之定肩
晉人品第其高下不過論其大略而已未有提出一碑一碣
縱論其善惡者元未有一碑變數十百如蘭亭敘者也予因

因觀蘭亭考為有感焉推其原流辨其同異列其所自出萃
前賢之論贊亦可謂好古博雅之士矣問其精者之所以為
精不善者之所以為不善則未嘗有決詞也夫以一紙之字
臨摹響搨數十百本而刻之雖不能不失其精可以互有得
失蓋所傳者之未來也然一石之字毡拓之間且有輕重工
拙之異肥瘦之不同豈有一碑轉相傳變而為數十
百種乃有不失其真者乎一傳而後已壞再傳而無一滿二
四傳之後尚能辨其優劣蹤跡者鮮矣盍亦求其初本觀
黃山谷最善評書其論此碑也則曰褚庭誨所臨極肥張景

无所得缺石極瘦惟定武本則肥不剩肉瘦不露骨三石皆有佳處又謂定州石入棠梨板者字雖肥骨肉相稱觀其筆意右軍清真風流氣韻映帶一世可想見也今時論書憎肥而喜瘦党同而妒異曾未夢見右軍腳汗氣斯言慷慨激切似亦過矣東坡則曰放曠何得郭尚之則曰神氣飛動法度天成或曰遒媚勁健或曰清潤典刑或曰謝肥拘索皆未為精盡也求蘭亭之贊雖危崖峻壁銛殊覺嵬峩其曰永和字全其雅韻九觴字備著清標浪字無於書右由字益彰其精以左右鈎足乃其甫也故湍字大不仰字如針眼殊字如蟹小列字如丁形而有中公曾道讚之謂為九方皋所略然驪黃牝牡之不記則不之矣不以犬豕對猴摩虎而謂之馬也苟能於永和九觴浪由仰列殊九字之中聞九方皋之門亦未為過也世如尤錫山王復齋皆喜評碑帖陸象山謂二公於蘭亭一主肥一主瘦二公猶爾其孰能決之惟有宋堂手贊曰柳亭是書行書之宗直百世不易之科亦嘗味山谷之詩以辟肥殊瘦惟定武本不瘦不肥其論雖當而觀者未悟其意僅之對右老上本於不瘦不肥之間則字畫停勻反成束筆句何足以語蘭亭乎此其意蓋以定武本不肥有瘦肥若不剩肉瘦若不露骨此右軍之字所以為行書之宗也夫賞鑒識若之嚴各隨人品而上下焉若貴耳賤目矜己媄善未易以口舌辨也前有推同君子哲長度短得失研校不過至定武重開於江左初本中落東南未易見故也吾儕見此本亦多矣雖不能盡知然處所私心見善本亦未嘗不為之躍然及見中原故家舊本於是降處消氣聆神惕又懼其見之未博也疑必有見於此者廣求近時精鑒之士所共推為善本者十餘家帖畫盡錙銖而考之庶幾其可以伯仲稱也肥者必失之滯瘦者以失之峭與其和肉而質俚者

有之毋寧瘦而筆狂者有之或問曰不知其醜而矜于石者聚訟何益也若後世再有王右軍則後之蘭亭或勝若後世未有王右軍則蘭亭當以初本無疑不見初本政何以不觀蘭亭也昔有所謂古蘭竹葉稀薄今予所考者因參遇字跡于其下云考蘭

右王柏魯齋集

五字損本蘭亭跋

僧隆茂宗作周於紙上紹興中戊正月晦日題于一衢之傳舍傳朋說畢

紹興三十年十月丁巳孫覿撰桂折堂

蘭亭已矣而定武僅本帖猶可人見之是石之奇固承於人而紙之奇人水火石也未足盡其蘭亭之初觀于言嘉禧含不勝斯文之感嘉興後學俞鎮化百文

余見蘭亭石刻多矣如此本殊不易得世以筆畫肥瘦論者是殆得其形似耳鄧文原。

世傳蘭亭石刻甚多如月印千江在處可愛然世間考之備矣此五字損本紙精墨如人有伸隆茂宗所書篆跋臨蘭亭圖于後武為住玩至正四年十月柯九思跋

禊帖一卷吳故家物收藏有時後有吳傅朋孫仲益跋語當紹興時定武石損未久已為人所傳玩況二百餘年之後哉是可寶也安陽韓性明善

世傳蘭亭石刻惟定武本為妙然古今議者不一故有聚訟之說矣世之蘭亭收十卷故為詳傳然不若善内石所考得則可見大梁之譚氏號陳論本行世臨本少石本行世石本難定武本行世如之言其自出以來嘗反其真贋也惟薛東野語具姜白石所書偏傍考訂詳此可以觀天下之蘭亭矣其所論凡十有五處余平生閱蘭亭不下百本未其今於此者

蓋少近從宋中自觀此乃餘損五字本非但刻搨之工而紙亦由以仍為所論偏傍校之往往相合識之時所少也其後復有七人而鄧文原書之柯全卓敬仲皆極口稱之二公書家者流而柯九思博雅其言如此余又何容贅一辭哉嘉靖十一年六月廿又七日衡山文徵明識

右續書畫題跋記。汪珂玉跋補錄于後

黃鶴山樵定武蘭亭跋

自永和九年至于今日千有餘歲其間善書入神者當以王右軍為第一所謂龍跳天門虎卧鳳閣真不誣也右軍平生書

最得意者蘭亭為第一其真蹟隨僧辯才所藏唐太宗以計獲之命褚遂良與搨書人趙模等搨以賜近臣刻石惟定武一本最得其真後世共寶之故石刻當以定武為第一石晉時為契丹輦其石投北棄中山境中後人取之置化堂壁薛紹彭易歸其家獻于朝高宗南渡至揚州而失之其石已亡而碑本散落人間者有數然皆有贋以紙有精粗搨手有高下故雖出一石真然不同又有真贋相雜非精鑒者不能識也余平生所見定武本惟此一本紙墨既佳搨手復高無一字訛損于古今本中此本當為第一信右軍之下唐宋勿論千有餘年

後能繼右軍之筆意者惟先外祖魏国趙文敏公當為第一
文敏平生所題蘭亭墨本亦多矣或一題數語或至再題則
太牢矣不可得矣惟此一本凡十六題後對臨一本可見愛
之至不忍去手於文敏題跋中此本又當為第一也嗚呼一
千年之前惟有一人一人惟有此得意書數千刻中惟此一
刻見在世者何啻萬計付化劫灰存至今日惟此一本
最精後千年惟有一人一人唯有此。題為至精至貴與千
年之中書法之精刻者無過此一本以此論之金玉易得惟
此可稱好事之家當為傳世之寶不可以尋常書刻視也余
於至正廿五年秋七月購得於吳城如獲重寶玩弄不舍後
子之孫當世寶之毋為富者財物所易毋為強者勢力所奪
眞吾之子孫也苟能守之臨摹數千過雖不能企及前人要
當不讓今世能書名遂識万歲也黄鶴山人王蒙書

石濤書畫題跋記

題亦古十六跋定武蘭亭

庚升又秘治平四年丙三月實録院裝　持関和以次送司視
總定武的本予同勇登門外卸樓因得底卷使人冷然有偏舟
水晶宮之想　紹平三年修禊後九日于君為翁施尚輯

蘭亭帖自定武石刻既亡在人間者有數有日亡無日增故博
古之士以為至寶然極難辨有銳損五字者又有五字未損
者獨孤長老送予北行携以自隨至南潯北出以見示因從
獨孤乞得携入都時都心吳義士斯舟與余北上出此卷相
校即一刻也但五字損耳　十三跋所同者無銳損五字句又無吳義士斯舟相校語　至
大三年九月五日孟頫跋於舟中獨孤名淳明天台人靜心
名森嘉興人

蘭亭帖當宋未度南時士大夫人人有之石刻既亡江左好事
者往往家刻一石無慮數十百本而真贗始難別矣王順伯
尤延之諸公其精識之尤者於墨色紙色肥瘦穠纖之間分毫
不爽故朱晦翁跋蘭亭謂不獨議禮如聚訟蓋笑之也然傳
刻既多實亦未易定其甲乙此卷乃致佳本五字雖損肥瘦
得中與王子慶所藏趙子固本無異石本中至寶也　至大
三年九月十六日舟次寶應重題　此跋與十三跋同

蘭亭誠不可忽世間墨本日亡日少而識真者蓋少其人既識
而藏之可不寶諸十八日舟次濟州北河聲如吼紙日扇忽共
得此卷時時展玩何以解日蓋日數十舒卷所得為不少矣
廿二日邳州北觀　此跋同十三跋

昔人得古刻數行，專心而學之，便可名世，況蘭亭是右軍得
意書，學之不已，何患不過人耶。前全

學書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筆之意，乃為有益。右軍書蘭
亭是已退筆，因其勢而用之，無不如志，茲其所以神也。昨晚

宿沛縣，廿六日早飯罷題。前全

書法以用筆為上，而結字亦須用工。蓋結字因時相傳，用筆千
古不易。右軍字勢古法一變，其雄秀之氣出于天然，故古今
以為師法。齊梁間人結字非不古，而乏俊氣，此又存乎其人，
然古法終不可失也。廿八日濟州南待閘題。前全

廿九日至濟州，遇周景遠新除行臺監察御史，自都下來，酌于
濟州官亭。人以紙素求書于景遠者甚眾，而乞余書者坌集，殊
不可當。急登舟解纜，乃得休息。是晚至濟州北二十里，重展此
卷因題。前全

東坡詩云：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學蘭亭者亦然。
黃太史亦云：世人但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此意非學
書者不知也。十月一日。前全

大凡石刻，雖一石而墨本輒不同，蓋紙有厚薄粗細燥濕，墨有
濃淡，用墨有輕重，而刻之肥瘦明暗隨之，故蘭亭難辨。然真
知書法者，一見便當了然，政不在肥瘦明暗之間也。十月二
日過安山北壽張書。前全

右軍人品甚高，故書入神品。奴隸小夫，乳臭之子，朝學執筆，暮
已自詫其能，薄俗可鄙。　三日泊舟虎跛待放閘書。以上與十
三跋同。十三跋在重
校宜和悔古齋內

靜心云：此卷乃得之李公曾伯，蓋宋幽士王曉之所藏。曉，徐黃
門時人，觀其寶惜如此，哉不易也。廿日題。吾觀褉帖多矣，
未有若此卷之妙者。

余北行三十二日，秋冬之際而多南風，船窗晴暖，時時對蘭亭，信
可樂也。獨孤本將以自隨，此卷以歸靜心，其寶藏毋忽。七日書。

蘭亭與丙舍帖絕相似。

至大間，僕得吳靜心先生北上，得此蘭亭與獨孤所惠本並觀
船窗中二十二日，得之其多，屈指計之，已後七年矣。其子景
良齎驛來京師，復出見示，使人恍惚不能去手。時靜心仙去，
其子能寶藏如此，為之感歎。　延祐三年七月廿三日書於
咸宜坊寓舍。子昂

唐太宗得右軍蘭亭序，宜着趙模搨以十本賜方鎮，惟定
武用王石鐫之，江左所傳會稽石是也。錢氏歸朝，定武富民

買之以遺一云文宗朝舒元輿作牡丹賦刻之於碑陰薛尚
書師正武末之弟得子紹彭于公厨見鎮內石有賦在背乃
別刻易之攜玉石刻歸長安宣和中詔取入乃運夜墨搨與
得多蓋原傳人間每紙二千加褾墨高拔最下者近石字內
為真在上二紙字畫愈細榮芑云長安帥薛嗣昌薛紹彭之
弟也時內侍梁師成為長安承受官挑旨取舊刻副昌倉卒
以紙二幅作一重模石第一本墨深第二本墨淺第三本
人加淺世謂之蟬翼本又一云唐歐陽詢摹蘭亭稿取
為逼真太宗愛之刻置學士院後朱梁從于汴耶律氏華載寶

貨同書而北至真定德光斑棄此石于中山李學究得之不
以示人韓中獻之守定武也李生始以墨本獻公索之乃座
地中另鐫以進公又一紀李謝世其子出石模售每本須錢
一千由是好事者爭取之其後李氏子負繇無從取償時宋
景文守定乃出公帑金代輸之置石藏于庫非貴游交舊不
可得也一云慶曆間求祁歸定武有士子攜此石至郡死於
營妓家樂營將孟永清得而識之即以獻祁為龕石郡齋並
以定武著名熙寧中薛珣出牧定武重落於外以廣求
摹刻是定武有石偽實珣子紹彭又刻別本留中山於原石

歸長安備御府先帶左右五字各一二筆以私識之世因號
五字損本宣和初紹彭弟嗣昌進上徽宗置睿思殿東壁靖
康亂獨此石棄不取高宗駐蹕維揚宗留守汝霖見石馳獻
越月虜騎大至盡棄御用諸物獨原石渡江後揚帥向子固
奉密旨搜訪竟不獲一云周必道德四年揚州某寺僧合發
地得二石乃蘭亭舊刻兩淮運使何士英命工截鑿合之為
一前所存者十八行止損不二字後存者十行起能不一字
明年士英致仕攜歸金華燬于火又有云何轉運獲石民間
一面肥本一面瘦本精選面[illegible]祿是定武純正矣[illegible]再考之得

康伯可云舊刻趙歧陽石鼓但載以北宋定國常從虜使言
在所謂中京者則士英所得豈薛師正所刻耶又張芸叟
云靖康中有得蘭亭真蹟者詣闕獻之半道而京城破後不
知所在曾學何止李學究中山之獲近董玄宰云姜山人游
豫章得蘭亭石蓋農夫鋤田放見夜有火光以為異發而獲
之已缺兩行真定武宋拓也惟好事者加意搜訪耳杆藏主
人王誠
何山谷嘉定武以為肥不剩肉瘦不露骨於是士大夫爭貴
之其實或肥或瘦皆有佳處又以定武何有三本獨民間李

本爲勝其餘用李本再刻益庚紹矣榮山又云予見唐刻本
二一是玉觀閣石刻一是西南山杜氏所藏本曾乎初未甚
嘗模于家寶晉齋蘭亭三米蘭亭筆法絕不類他本亞亞
珍愛定武者見不知有唐本也其一〻本刻爲丞相汪逵藏而
季路所蓄模本至多有汪氏本刻同襆单自第一至十四行
横裂後有汪德輔息衡社稷之家一印足徵吾家之不沾沾
定武焉余更見賜潘貴妃本王弇州跋有云開皇石本褚河
南臨本皆行筆也定武稍兵爲一時賞重然米南宮絕不喜
之其後摹者日益楷而小非復故步矣相傳定武爲歐陽率

更臨故楷法多勝褚爲南臨則行法勝蓋皆以其質之近爲
之耳太宗能以故不爲定武左袒噫先刻翁常收褉序數十
種多宋搨乃余徒好之而不能寧兒閒僅僅能執筆行彿何
日若米氏得唐刻本父子三人從學極予第一軒甘露降其
家內山寓院梧桐上以侈一時勝事庚不幸予歿定武帝乎
時癸未中秋日前桂花莊有十餘之堆結甘露如九品蓮拱
供韵齋官窯吐露歷小春朔猶未涸是亦足當寶晉齋之瑞矣
曼發之俟後賢觀此道者蘭亭之重王傳於王再識
五字損本者湍流帶右天五字不損也又崇山字中斷六七

八行內衣本真刻幽蔵遊古大殊蘭亭元字不全本其天字
全者爲定武肥本天字不損者爲定武瘦本至句名碑八年
刊定武初損後不損字方可定御史沒爲御府本是元祐
四年張撰官御史都家藏真定武二石爲郡印本若五字不
損更有東本刻本後古今士人所蔵褉帖印一定武未易辨
之也王水識

右俱汪砢玉珊瑚網

六藝之一録卷第一百五十

錢塘　倪濤　撰

法帖論述

蘭亭序

蘭亭集刻

蘭亭一百一十七刻裝褫作十册乃宋理宗内府所藏每版有内府圖書鈐縫玉池上後歸賈平章至國朝有江南八十餘年之間凡又易數主矣往在錢唐謝氏處見之後陸國瑞携至松江因得再三披閲併録其目以傳世之寳也

甲集一十二刻 州郡

修城本 華仲山跋　定武濶行 光合紗合綃　定武肥

定武瘦　定武板刻 明肯跋子　定武缸石

定武斷石　定武古刻　兩京斷石

永興　古穀郡齋　宣城

乙集一十三刻

舊梅花　三衢板刻　安吉古苔真草

臨川麻石　臨賀　豫章二

静江府　復州　鼎州 後有武陵二字

古潭　新梅花　宣城章變

丙集一十刻

蘇州府治　福州府治　福州棗木

尚州　金陵三米 米芾米友仁米尹知

永嘉　古雪斷石　隆州

柳州　蘭亭重言

丁集一十刻

紹興府治二　紹興倉中　紹興府學

紹興古刻　餘姚縣治　曲水詩蘭亭

曲水詩前　曲水詩後　婺州府治 傳遂良書

戊集一十刻 内府

高宗臨定武 米友仁跋　唐貞觀

大清閣皇　秘省　内殿

内司四　京師玉堂

己集九刻 雜集

玉枕　花石　柳誠懸 大字

唐人硬黄臨　唐人雙鉤　晋唐刻

孫過庭草　京師褐黄棗木 黄紙印

彭城小字

庚集一十一刻 故家

蔡君謨臨　薛紹彭　秦少游小字

安定家藏　辛道宗　建康史頡之

紹興湯氏　甸[illegible]京氏　廬陵胡氏

蜀劉涇　唐摹刻

辛集一十四刻

吳説草書　吳璞　劉無言臨

武康諸氏　方毅甫寫　周平所藏

臨江孫氏　天台丁氏　新安汪氏

江西故家　廬山甲秀堂　九江陶氏

衛王家藏 宋第安元壬午閏六月九日大江林川意鑒 寶晉齋帖封中令小王傳山宛央敷甫書畫

裝　番陽洪氏

壬集一十四刻

金陵畢氏　廬山吳氏　紹興曾氏

紹興石氏二　毘陵尤遂初　李忠愍所刻

新唐李氏　江陰丘氏二　東陽郭氏

昌谷曹氏三

癸集一十四刻

[illegible]虛齋　呂氏家藏　建鄴朱氏

人吳白本　陸子[illegible]　韓松

陸載之　胡氏杼　王杖二

趙蘭坡　不題名二　錢唐李和

蘭亭諸帖記

復州裂本有六行斜裂第一行觀會字又永字與二行會字三行再字四行脩字五行為流二字正當裂處十三行內字改筆作小仲字十七行向之字差大二十五行視昔下二字作因大字上震和也字末行文字稍重乃景陵郡齋物歷浚民間宋紹興丁丑郡守何文度搜訪得之

發卓裂本若行州管字第二行亦字第二行群字第六行列字第九行盛勝字在有州內又第九行觀字第十行以遊二字十一行樂也夫三字十二行俯悟言三字十二行形骸之外四字十四行其欣二字正當裂處餘同復州本

江州裂本有行闕會字第五行當字第六行坐其二字第七行詠亦二字第八行情惠風三字第九行之盛二字正當裂處餘同復州本

鄱陽汪初家裂本首行到會字第二行亭字三行摩字四行亮
嚴字七行幽字九行盛字十二行乃字十七行隨字十八行
猶字廿二行若字廿三行生字皆有闕仍又其裂處正與綠
字本同後有圖書二一云忠衛社稷之家
處州劉涇本云是巨成刻家藏絹本首行會字全未題柢家本
留刻仙都又題紹聖丁丑蜀人劉涇字皆全惟第三行畢字
闕白
石氏肥本云是石熙明摹刻石首亦闕會字筆畫雖肥而其意
度亦有可取

不知處本首行亦闕會字其中多細裂而意度亦好
凌此本首八行稍裂第一行蔡字二行亭字三行咸集字四行
有字五行溫字六行管字七行幽字八行暢仰字正當裂處
十七十八行有細裂文其源不知何處
劉無言本首行亦不會字筆勢稍活動當是負刻稿本稿本在
宋時初藏薛氏米元章以名畫易得之極為實愛後嘉熙庚
子丙秦張徽青叔摹勒上石不知無言何時又重刻也
永嘉本云是智永臨寫宋紹興間人守程邁刻真鄉齋筆勢雖
縱又而未免失真首行會字亦全未有孫繹後序是唐乾封

二年傅懷仁集書又有秦檜吳傳朋題識
北京本近出天師庵土中規模意度與豫章本略同今在北京
國子監中
右蘭亭諸本當以襄州本為勝次豫章本次則劉無言重刻
本次北京本其他皆不及也豫章胡儼記
右胡祭酒頤菴集
王枕本
蘭亭帖自唐以後分二派其一出於褚河南是為唐臨本其一
出于歐陽率更是為定武本若玉枕本則河南始縮為小體

或謂率更亦嘗為之
右王禕忠文公集
臨江府有玉枕蘭亭帖永樂中佐得之縱寸又指不知是何人
所書近在南京李莊家見之云是趙子昂所書字皆蠅頭小
楷方四五寸字行如蘭亭古本
右格古要論
淳化本
予嘗當一二模本近處得與少董所藏義龍事氏淳化中本最
勝少董跋其後甚詳自古貴民有三百本取其尤者二此又

其最佳者後多名士題跋而丁君家嘗大篇云以此為三大
中第一致尤寶之與此本無一毫之差而此長半寸許當是
裝潢者用石大重遂引而伸之爾

右樓鑰攻媿集

褚蘭

山谷嘗論褚河南所臨反覺側閃及落下敘宋元龍閣所藏而
云刻地所得者蓋築地則此石當乃杵碎因築得之中有柄
鋟紙橫廣僅數寸大都不過三十餘字初視杵蘭其字極瘦
勁健與定武本不可高下神氣飛動尤覺天成識者云此真

褚河南所臨也行走與名俱蘭佛陀靜深諸字妙處不能形
容以此知昭陵所藏蓋可想見河南郭雍題

右蘭亭博議

真人書題永徽中梅本云永和九年暮春月句史山陰鵝興發
羣賢題詠無足珍取引抽象取奇札好之寫素然不如人助
留為後世法二十八行三百字摸仿雖多唯定武昭陵克終
不知歸尚有異形紙可秘彥遠記摸不記褚要錄班班有名
氏後生有得苦求高俗說紛紛那有是

右蘭亭續考

三米本

蘭亭燕昭陵真蹟不復出幕勤出無綫拓本從石能辭此寶
然後可與語蘭亭也石從不察細取定武本為真妄矣予頃
見唐刻本有一二晁貞觀明石者一是河南山杜氏所藏叔
本米寶初米芾嘗模刻于寶晉齋號為三米蘭亭餘勢筆法
絕不類他本原臣寶從定武本者足不知有唐石刻本也

右蘭亭博議

元章刻禊帖於淮山樓命友智友人題於後留守吳琚云世稱
三米蘭亭

右志林雜記

都下本木本成都本

蘭亭禊飲詩叙二本前一本是都下人家用定武舊石刻摹入
木板者頗得筆意按此即所謂學板本一本以門下蘇侍
郎所藏唐人臨個墨跡刻之成都者中有數字極瘦勁不凡
東坡謂此本乃絕倫也

右黃山谷集

寶月本

寶月刻蘭亭叙東坡居士為題於後盖予由得于中山舊石故

今所摹獨傳于蜀中州人或未知也余觀世所傳蘭亭書雖眾其摹搨皆出一本行筆時有異處係當時摹書工拙惟秘閣黑本若稍異更無氣象可求知後人所為不足尚也貞觀中詔令易晉徵搨蘭亭賜梁公八人而晉徵亦竊搨出外以傳其書家摹搨者徵自能書識見少筆意故雖摹搨自到極處遂猶有意蜀湯本更編蘭亭則行出家法不復隨點畫也蘭亭真本世不復知晉徵與世猶有存者今所傳皆本於此中山者蓋其一也

右廣川書跋

悅生堂本

宋景定咸淳間賈似道柄國定武舊刻流落人間者斷不以資其清玩嘗俾其客廖瑩中參校諸本異同擇其字之尤精善者輯成一帖命婺之良工王用和刻之經年乃就擢用和勇爵以酬其勞其石後入京師今在故執政與公家

右貢學士集

蘭亭悅生堂本係宋相賈師憲命其客廖瑩中參校定武諸本采字之精善者輯成一帖按師憲當寶祐時朝廷命王孟孫籍錄其家石刻蘭亭多至八千匣當時方回奏劄亦頗及之度其所藏者善本必多故廖所采輯薦紳家號為至精

定武已有二刻其後又有棠梨板本洎馮當世錢仲明曹冕范序辰悅生堂新塘李氏等本不翅五十餘家雖皆祖述定武而其筆意相去殆若天淵之懸隔矣

右碧溪集

悅生堂一百十七刻以俊為甲而定武諸本次之古甆永興宣城又次之

右弇州續稿

玉板蘭亭

賈師憲以所藏定武五字不損本禊帖令婺州王用和翻刻凡三歲而後成絲髮無遺以北紙古墨摹搨與世之定武本相亂賈大喜賞用和以勇爵金帛稱是又縮為小字刻之靈璧石號玉板蘭亭其後傳刻者至十餘然皆不逮此也

右癸辛雜識

大業石本

嶽生子云禊序有大業間石本其後有隋諸臣銜位然則在智永未藏之前此帖亦嘗入御府

右周密雲烟過眼錄

金陵清涼本

蘭亭帖世有定武本為第一金陵清涼本為第二其定武本宋建炎南渡不知存亡士大夫往往以別本為之其石留天寺住持僧金兩付盈去後事露覓其僧擊殺之石亦不知存亡

右格古要論

永樂內府本

翰林檢討王偁得蘭亭墨本以進文華殿蓋唐人鉤摹者宋旨命刻石間賜大臣及近臣

東陽本

近年揚州僧舍從地得二石其一乃蘭亭舊刻一缺其前一缺其後暨運使何士英裁穿合之今一而所存者十八行止猶不二字後存者十行起能不二字兩本肥瘦相近清韶可愛世傳宋思陵缺得全人無事所受蘭亭歷之而去此豈是耶

右俱揚士奇東里集

江陰丘氏本

陶南村輟耕錄第六卷載蘭亭集刻一百一十七刻玉集一十二刻中江陰丘氏一本余借觀友人蘭亭一本會萃十餘刻中一刻題云蘭亭詩敘定武舊本既不易得而世俗所傳類不强人意模搨者多臨摹者蠹雜以己意甚者妄言舊本轉相授受輒失其真獨瘦之作一等肥字其後碑乃頓令時人書不知昔時人未有此法也此本出于新喻石氏雖不敢定式舊本而視今所傳者亦後家真物其所自來耶淳熙戊申二月五日弁壽伯書上一錢以藏書蒙更堂六字下一方圖書篆暨陽丘氏四字按暨陽即今江陰縣名此帖必丘氏二刻之一也錄之以備参考

右李詡戒菴漫筆

周卿蘭亭

蘭亭禊序付陸元成所就買致長興蔡修城定武一百十七刻入廿年而周卿又刻繼之其間僧虜出諸刻下雖有定武及肥瘦修等唐臨五帖之不同而結構波拂一一出僞王指腕紙山陰神妙第莫識惡與王主書諸說却他本所無亦足

稧禊史

蘭亭叙刻周憲王即中着凡五本其一為定武本二為定武肥本三為將河南本四為唐模賜本凡其五復為定武本不知玉所藏本果然李嬌之說王果有正本識眼不且似以

己意䌓揭而不作雙鈎廓填媚溢有餘古勁不足恐未能為
中郎之虎賁也石刻於西尤袤泉石氣韻了不知所在而諸
賢傾仰既借之能而小可尋以此知伯時有不凡其他詩及
雜記真行數紙皆寓王筆縱不能脫俗而時時有晉魏之
王石細奧金蠟代銷比之當時諸賢風流都不似然不至作
宋儒喫菜事魔也此本視近搨差整潔留之作諸蘭亭廓腳

右弇州山人稾

頴上本

嘉靖八本頴上村民耕得此石送縣治縣官都不省視送之學

官齋夫彩置掇碑磨房退丁丙清明孔文谷先生滋憲此邦
聞而索之亟屬妻君俞諸明倫堂中黃庭另一石龕左右列

右邗侗來禽館集

殘闕蘭亭

政和間洛陽役夫作耗小石有刻畫乃右軍蘭亭叙殘缺之餘
止有五十一字

唐標第七本

絹素奕奕細題跋亦似稽筆今在新都王氏書畫舫

右容臺集

十種蘭亭

元大德間錢塘錢國衡刻十種蘭亭筆法咸有異趣南宋內府
五十餘種與韓氏群玉堂賈氏悅生堂本爾時猶有存者故
國衡得選其萃爾

右李日華六研齋筆記

國子監本

蘭亭叙王羲之行書蘭亭叙以定武本為最佳其真者已不可
得即宋人重刻之本存於世者亦少惟京師國子監一石為
諸家刻本之冠然不知其所自來元史周伯琦傳順帝以伯

琦工書法命摹王羲之所書蘭亭序智永所書千文刻石宣
文閣中豈此伯琦所摹後人因閣廢而移於此也王弘撰曰
今又有東陽本不讓國子監本當使閑何士英作兩淮鹽運
使得之在自井中頭上上索皆不及也

右金石文字記

復州裂本蘭亭

泰行錢雪一作睡蘭亭圖

閒題注跋語凡鶴一人書林又題藏一十八行紀其事因頭不
此在廣渠　吳興錢選舜舉

右伏州裂本蘭亭雁行定武宋理宗賜賈平章一百十七種
號人十册此其一也　戊申歲中元日趙子昂觀於廬陵彥
成閣仍為伯武傳
宋搨蘭亭以復州為勝㝡真定武乃慶本復州以真本重摹
重模一人鶴拔四字其字極瘦有風韻王走
右珊瑚網
王枕蘭亭帖　一在南京大興劉家一在紹興府今皆不存
禊帖在諸州南漪為小本或謂歐率更亦皆為之此本有右軍
小像題曰秋齋珍玩其賈氏所重刻者耶　未似近枝　圖

凡蘭亭遺刻之在世者皆不當其玩好也金華王禕子充跋
王枕刻今在福州府庠趙松雪亦作此蠅頭小楷方四五寸字
行如古本蘭亭余家藏禊序又有大草書王元美所謂絕爰
生擇與右手真墳不相似偶於舍宋處小兒筆陣圖耳小至
磊珂者識
八不九年王逸少為會稽内史時年五十有一與大然孫感公
四十有一人修禊於蘭上書叙用蠶繭紙鼠鬚筆遒媚
勁健絕代更無凡三百廿四字有重者皆具別體其中之字
有二十許變轉更異如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十百本

終不能及唐何延年謂此言過矣右軍書家藏禊帖但此帖
字數比它書最多若千丈文錦卷舒展玩無不滿人意常在
心目不可忘非若其他尺牘數行數十字如寸錦片玉玩之
易盡也是不然蘭亭叙草誠有神助焉米華鎮記剡右軍上
已日修禊在天章寺有墨池存焉池皆遺迹池不甚深引溪水
源每朝廷恩命至池墨必先見皇祐中忽三日連綠未幾御
書至趙清獻公嘗親到池上與僧約曰池墨果見當為聞於
朝既構看致祷須臾池面墨光墨色倍常因賦於獻之任
乜田布冗任難山以秀高然池從忽墨色見任留詩曰因曹

郡吏何多事親見池中墨水生後蘇度録臨川王右軍墨池
每貢士之歲池水墨色點滴如漆出水面則必有登第者又
華鎮云舊池與墨池相近中有白魚長數尺有捕者魚則騰
躍而起其狀如飛下前池而去後復見於池中是亦與處奇
多卷興而尚　上豈無神功乎若石傳珍比鶴亦傳丁家
十餘而至知永和之歲之八分仍自傳持之於吹寺以共
手臨真草千文八百本散施浙東諸寺蘭亭序則以授弟子
辯才與文皇三召見賜甚厚求禊帖終不與善保家藏抑可
重也蕭翼之賺殊多妙用正是蘭亭第一秘處高論者何必拘

指以史評之耶夫家之寶聖七石獨喈蘭亭不出手刻與春
帖王云內伏朝初廷朝賤棄其所施也渾不涼飾何蘭亭
之文皇英邁風雅更出千古宜乎及余與禊帖俱故後人有
王枕之摹如賈師憲好蘭亭蓄石刻至八千更使其客廖瑩
中矢校諸本擇其精者命婺工王用和以壘壁石刻于悅生
堂經年乃就特循其所好耳說生蘭亭也若乎用心謹
之至于蘭亭十八字未隨中以之時其見耳不入者杜之蔑斯

六垒主人再識

右珊瑚網

神龍蘭亭叙

禊帖在唐貞觀中拓有二本其一入昭陵其一當神龍中太平
公主借出搨摹之而蘭亭自唐以後又分二派其一出於
褚河南是為唐本其一出於歐陽率更是為定武本餘如會
稽本之類多唐賢所臨至宋理宗內府所藏有一百一十七
刻逮元傳勒何啻千餘種宜乎致論者如聚訟也昔人以
蘭亭詩序為書家六經神龍本具壁中蝕土物乎游氏子識

右珊瑚網

臨本

右軍蘭亭修禊所叙世傳隋僧智永臨得後唐唐僧懷仁素殘
麻紙書共成一軸唐初虞褚輩多臨蘭亭而水禪師本右軍
七世孫顏能傳其家法故此書活動宛有迥出之趣之意較之
世間石本何啻九牛毛耶懷仁亦唐之書僧號為能得右軍
書法尾既帶珠為尤物錢塘吳說題

右蘭亭博議

唐司議郎陸東之書蘭亭詩[illegible]傅[illegible]兩幅書內空山子後筆以
氏族考檢之又名山才[illegible]以為定及王彭鄺收錢氏陸臨蘭
真跡也皆空山子王仲救收蘭亭一卷詞云修信大象連接足

一種外閣物 陸臨蘭亭

右軍蘭亭叙今世尚有搨本秘閣一本種于第一本周越一
本稍有氣象石[illegible]今觀此故得之矣嘉祐壬寅五月廿六
日莆陽蔡襄 書雖六藝比如百工之藝也蔡君謨以書名
當世其稱范君者如此不為誤矣余山谷自敘范文度模本蘭亭敘
余嘗集錄前世遺文數千篇因得徧覽諸賢筆蹟比不識書遂
稍通其學然則人之於學其可不勉哉今老矣目昏手顫雖
不能揮翰而閱卷臨几使別精粗若范君所書在余集錄實
為難得也觀章覽之為之喜 嘉祐七年夏五月二十八日

右六一題跋

唐褚遂良摹禊帖

右唐中書令河南公褚遂良臨晉右將軍王羲之蘭亭宴集序本朝丞相王文惠公故物也某嵗見於其叔孫云借於公孫辛巳歲購於公孫錄背兩偶至於字合運用繇摹本絕字累徐偕雜合遂書也雖臨王帖全是褚法其狀若嶔嶔奇峰之峻英英瓊秀之華翩翩自得如飛舉之仙爽爽孤騫類逸群之鶴鴛若振和風之麗霧瀼瀼秋幹之鮮肅肅慶雲之

映霄矯矯龍章之動彩九奏萬舞鵷鷺充庭鏘玉鳴璫窈窕合度[illegible]其拜章帝所留賞摩賞也至於永和字全是其雄觀九轉丹備著其真樸似字無異於書名由字益彰其楷則為夫臨倣莫痛於趣辭賞別不聞於歐虞信百代之秀規一時之清鑒也壬午四月二十二日寶晉齋舫手裝裏陽米芾書定真蹟秘玩

右寶晉英光集

右唐褚遂良所臨王羲之蘭亭禊帖永樂八年上在春宮得墨本命工刻之於石時大臣及近臣侍監司者各賜摹本得者六七人卅恭惟端厚有文學者不預蓋貴重之也此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虞謙所被賜者刻出屬臣士奇識於後臣侍上最久蓋嘗親聞臨帖之意非獨矜重法書要在旌勵其人焉謙初為大理少卿上嘉其持法明正寬厚志存厚物有大臣體特表大宗皇帝以為右副都御史無幾又命署刑部尚書為謙之日余知卿無不也既無大統廷臣雖有遷官者然悉兼舊職獨以大理平天下刑獄非謙不可無改大理卿謙感知遇之厚教敷盡心若宋歐陽觀所為求生道於死獄者謙蓋有焉凡人之廢於辟者往往心誠服之而無憾今

九重惻怛好生之德合於民心謙亦能推廣以用永彰聖上知人之明而不負所用民千載之思則家藏此帖固子孫為世之寶嗚呼尚敬之哉

右楊士奇東里集

米元章書史云唐摹蘭亭凡三其一為王文惠家褚遂良黃絹上臨本其一劉涇收唐摹臨本今此本是元章所過手肆審定真蹟以為褚公之妙辭題跋屢所不能及也即黃絹本也大理以千三百千購之仍詳訂其始末復以示余已無能讚歎聊循其末備云

右俞允文仲蔚先生集

唐人臨右軍禊帖自為摹敘以來字趣模擬與外其最至者必歐陽率更而他除者咸屬褚河南河南殆尤多米襄陽既於書史稱得蘇所家第一本以為出他本上然若之是雙鉤廓填耳書史又云右軍筆法入今日矣二帖薛至相居王敬物後歸王文惠家文惠孫房高郵牛故得禊既民皆絹上臨蘭亭二本是以之僧紹以五十千贖之後王以二紀菊存中而禊褚書見之詩傳因謝不復敢後十年王居岸其子在高郵欲成封事因賀鑄持至高郵以二十千得之此本藏涼

山氏後落黃拾遺手以百三十金售之後有襄陽題署備極推與且云是王文惠家故物辛巳歲購之公孫璥與書史語合按蘇家本於崇寧壬午閏六月手裝此則壬午之八月手裝子書云刪飾見古跡者以開真有其趣襄陽所稱廣雲照得此本動大廣錢近之蓋山陰之詩副而蘇本則其仍於他得甲後也此外今年在萬曆丁丑上跟裴休之次孟七甲子少一正允耳安得不太信其直也又有李伯時一收題其蹟而似非題此卷故副之以爲蛇足

右弇州續藁

行書蘭亭序褚河南臨澄心堂紙米元章跋在海寧陳家缺三行又蘭亭褚臨黃絹本王弇州家藏後歸新都王大學有米元章小行楷跋今在虞嗟

六研齋集

胡儼書蘭亭模本去帖後云余嘗見此書真跡云是宋蘇易簡家故物世傳蘇氏禊帖二本此乃第二本乃舜元才翁房所藏題為唐模盖民所模其書意高古不足信蓋世傳定本所不及也當時米芾定為說題乃為何之而不有之也今有刻本乃宋嘉熙庚子丙春張鼎刻於上石少失一字與真跡合模

字楚字有不同若點畫模勒之不及耳要之筆活有餘勢甚也本亦甚工有易簡跋并黃天聖歲跋并文正王堯臣題識及元章贊辭人亡多有鈐瓷本若何也考之舜欽房所藏是第三本其第一本不知存亡然開卷畫法妙俱下是第三本也

右格古要論

臨禊帖者得其貌似使盡之致從以叙也得其意似學男子之學柳下惠也世所傳之米薛東为是以右軍書筆勁上方此則元章臨右軍書絕不必同無一筆少異可寶也 題米元章臨蘭亭

右黃文獻公集

禊序在本行歷翰墨擲人間雖造化之君猶有所不得故不可於闕惜當時士大夫各以所見本臨搨各因其材所偏近者而得之然每披閱未嘗不見右軍之一班蓋如大成之聖然其徒者具體一支皆有益於後人若求此本全不縛律對結體大小亦不合契蓋彼以胸中氣韻持步驟乃恆而法之耳下筆精神於為無逸吾輩試窺其同異之際必有可言者此正論塁抄處也今欲指出使後識柳丁再只有留男手 全上

右祝氏集略

右薛紹彭臨蘭亭敘一卷至元一年在城與友人豐城揭君

子丹寓舍同觀得見其所藏紹彭臨本上有弘文之印又有趙宋莫印月紹小印若宋末在錢塘唯宜與賈似道家所蓄而書畫甚富且精妙宋之名書者有蔡君謨米南宮蘇文公黃太史吳興趙氏菁外翰趙唐人獨得二王筆意若紹彭若也今紹彭書亦絕少此則其所臨尤為蓋之極品也趙公前輩時元之稱古書難後揭君之愛重此帖也宜矣紹彭字道祖近見其臨翻跋嚴所臨詩一幅又若有魏晉人風所居有米自閱詳著穆氏攷媿集云九月甲子在紫日坊市子卷風臨川危素記 朱薛紹彭臨蘭亭敘跋

右停雲館帖

唐人摹搨鉤臨最精今晉帖序者皆唐本也宋人遠不能精相去遠甚惟薛米兩家獨擅其能宋南渡後古墨帖多米氏手筆而薛書尤雅正楔似臨搨最多出其手必佳物然世亦鮮也雅宜集衡山先生書

右匏圃學古錄

陳齋之評唐人模本云平生三見唐人模本蘭亭紀一見泗南山杜氏本則若一見馮通侯本一是蘇中書家唯蘇氏本冠諸家本其傳模不失真處決非定武石刻所能及然不善

為斷血指汗顏模書手未見有之

右俞松蘭亭續考

米特子也世間諸有名事凡臨摹互寄與耳錄而較十而令宜真我面目哉臨摹蘭亭者多矣然時時露己筆意者始稱為手子閱蘇本雖不能必知其為何人然窺其露己筆意處必高手也優孟之似叔敖豈併其精神纖幹而似之耶亦取其衣冠而已矣 書李子徵所藏摹本蘭亭

右玉鈔類摘

前軍論足少軍迹真者當祖之臨者宜子之既錯之石而又摹國

之者且虞褚亦未按此蓋遠矣文敏所臨本宜屬之近者非邪
然傳之於世真贋常相半此本舊藏四明袁德平家文敏與
德平友善故書以遺之奉化陳士申跋孫原道皆德平婣
家子原道得之於士申而士申得諸德平前得後抄傳不出
他族其爲真跡無疑矣原道與吾原理皆善書其必知所珍
矣 戴良跋趙文敏公所臨蘭亭敘

右格古要論

吳興公臨禊帖予所見亡慮數十本此其最佳者然嘗觀唐湯
承素所臨極蕭散模拙殊甚此不類好事者能合而求其同

則王氏筆意所存可得矣 跋趙孟頫臨蘭亭

右黃文獻公集

蘭亭自褚河南雙鉤以還未有能傳其神者即觀帖間有所摹
僅見影響惟趙文敏公以書名家其規右軍何謂龍跳不負
心故亦步亦趨以不愧優孟叔敖而運筆布形不免露本來
面目然吳興此帖獨蕭灑自由積力亦盡矣真神品也偶於
友人川古處見此迹以定武蘭亭對之而蓮中實録知當在
此書奪氣也延陵吳寬 跋趙文敏臨蘭亭

右匏翁家藏集

近世以書名家者惟松雪翁最得二王筆法幾所謂未達一間
若二王真蹟元世上不多見觀所作定武蘭亭嘉不可制如
此使見昭陵真本又當何如其書法亦當進乎真邪蘭亭本
在唐時人已鑒不遺餘力矣余復何言 跋趙孟頫蘭亭十三跋

右王鏊震澤集

唐人臨禊帖以規規點畫而奇度獨至于今此本近之
師道題 跋趙承旨臨禊帖

予所臨蘭亭帖而師道若稱于上可謂二美矣雪翁所宜善藏
之不肖後何言趙孟頫題 以上

余見子昂臨禊序何翅數百本無一字不咄咄偪真如歐
人見所戒風度丁夫力能不得之故其然如輪扁老於斲
如大匠揮斧不失尺寸得之心應之手在夫孰之而已此本
經師道子俊鑒定稱爲十襲錢唐仇遠跋 以上

蘭亭墨跡永興拓本精當定武一刻然其後劫灰以失
真其輔往往得若他搨不足存也文敏此帖真天有王謝家
子弟風流氣韻倜儻一種卷小神彩即起右軍使觀之吾知必
嘖嘖首肯吳川劉天球識 跋趙文敏臨蘭亭敘

此卷松雪晚年筆力精神尚爾飄逸擬之早年如出二手古云

肇陵人老斯言也豈欺我哉 古亭之印 收藏俱黔臨蘭亭卷

做松雪書幾二十年未能入室奧惱 一書法必見多則徒得

眼入心乃應之於手也上奇載題同上

昔人有詩畫頌畫不如詩詩不如字若予觀此卷似覺其烟焰

擒映俱入神品蓋未敢以以其言為確論云弘治戊申臘月十

八日蘭亭居士識同上

右珊瑚網

六藝之一録卷第一百五十一

錢塘 倪濤 撰

法帖

桑世昌蘭亭考

蘭亭考序

晚學書嘗廬山陰茂林脩竹間訪門王謝青蹤但見壁岩深秀雲物與蔚而已得汪龍谿所藏脩禊大閣表之屋壁中山石中字又在碁硯間若與諸人接一日澤卿携此編見貺鼓事也夫羲之名為待中尚書不拜撰後將軍又不拜至於兒

娶女嫁使有尚子平之志樓攻書辭謂其識度宇量似非江左諸賢可及天若佑晉使爲于事業當不在司徒叔太傅公下今論者知有此帖而已然知此帖者亦足以大雅風流自任况知之者無澤卿乎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於孫有之既請序名曰蘭亭考 嘉定元年十二月望日華文閣學士通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高文虎

宋臨川王義慶采摭漢晉以來佳事佳話為世說新語極為精絕而尤未為奇也梁劉孝標注此書引援詳確有不言之妙如漢魏吳諸史及子傳牒志之書皆不必言只如晉一朝

史及晉諸公列傳謂録辭章皆出于正史之外是以注書之
法猶之爲帖風流太甚自晉以來雖予下語希君盡交名公
巨卿以及海内之士以充見聞者固不一般與予游從三
十年見必及此且有質于帖者者尤爲不一今許新東埜使
齋公属加檃正遂略用史法剪裁之爲此書者無非風流大
雅之事又無非博古好事之人若齋公獨奉之于此者是在
風流大雅博古好事之極矣 嘉定十七年秋九月 日朝
議大夫新除秘書省著作佐郎兼權右郎官高似孫謹書

凡目　桑世昌集

本序　詩
考賞　紀原
八法　臨摹
審定　推平
法習　詠贊
傳刻　釋褉

蘭亭考卷一

蘭亭

按通典曰蘭亭山陰漢舊縣也王羲之曲水序於此作序郡國
志曰山陰有王逸少蘭亭元和郡國志曰蘭亭在越州西南二
十里十道志曰越州蘭亭王逸少會處越絶書蘭亭在山陰越
王種蘭處
三朝國史曰越州山陰有蘭渚鏡湖會稽志曰蘭渚在縣西南
二十五里舊經云山陰縣西有亭王右軍所置曲水賦詩作序
於此水經云浙江東與蘭溪合湖南有天柱山湖口有亭號蘭
亭亦曰蘭上里太守王羲之謝安兄弟數往造焉吳郡太守謝
勗封蘭亭侯王廙之移亭在水中晉司馬何無忌之臨郡也起
亭於山椒極高盡眺亭宇雖壞基陛尚存

蘭亭脩褉序

晉人謂之臨河序唐人稱蘭亭詩序或言蘭亭記歐
公云脩褉序蔡君謨云曲水序東坡云蘭亭太山谷
云褉飲序通古今雅俗所稱俱云蘭亭至高宗皇帝
所御宸翰題曰褉帖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褉事
也群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
激湍暎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
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

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為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攬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詩

右將軍會稽内史王羲之

代謝鱗次忽焉以周欣此暮春和氣載柔詠彼舞雩異世同流乃攜齊契散懷一丘

仰眺碧天際俯瞰綠水濱寥朗無厓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功萬殊莫不均羣籟雖參差適我無非新御府本及塗要之本作滿又作新篇首又有二句

司徒謝安一五琅瑯王反

伊昔先子有懷春遊契茲言執寄傲林丘森森連嶺茫茫原疇迥霄垂霧凝泉散流

相與欣嘉節率爾同褰裳薄雲羅物景微風扇輕航醇醪陶丹府兀若遊羲唐萬殊混一象安復覺彭殤

司馬左西屬謝萬

肆眺崇阿寓目高林青蘿翳岫脩竹冠岑谷流清響條鼓鳴音玄崿吐潤霏霧成陰

玄冥卷陰旆句芒舒陽旌靈液被九區光風扇鮮榮碧林輝英紅葩擢新莖翔禽與千遊騰鱗躍清泠

右司馬孫綽

春詠登臺亦有臨流懷彼伐木肅此良儔脩竹陰沼旋瀨縈丘穿池激湍連汎觴舟

流風拂枉渚停雲蔭九皋鶯語吟脩竹游鱗戲瀾濤攜筆落雲藻微言剖纖毫時珍豈不甘忘味在聞韶

行參軍徐豐之

俯揮素波仰掇芳蘭尚想嘉客希風永嘆

清響凝絲竹班荊對綺疏零觴飛曲津歡然朱顏舒

前餘姚令孫統

芒芒大造萬化齊軌罔悟玄同競異標奇平勃運謀黃綺隱几
凡我仰希期山期水
地主觀山水仰尋幽人蹤迴沼激中逵疏竹間脩桐因流轉輕
觴冷風飄落松時禽吟長澗萬籟吹連峰

前永興令王彬之

丹崖竦立葩藻映林淥水揚波載浮載沉
鮮葩映林薄游鱗戲清渠臨川欣投釣得意豈在魚

王凝之

莊浪濠津巢步潁湄冥心真寄千載同歸

煙煴柔風扇熙怡和氣淳駕言興時遊逍遙映通津

王肅之

在昔暇日味存林嶺今我斯遊神怡心靜
嘉會欣時遊豁爾暢心神吟詠曲水瀨淥波轉素鱗

王徽之

散懷山水蕭然忘羈秀薄粲穎疏松籠崖遊羽扇霄鱗躍清池
歸目寄歡心冥二奇
先師有冥藏安用羈世羅未若保沖真齊契箕山阿

陳郡袁嶠之

人亦有言意得則歡嘉賓既臻相與游盤微音迭詠馥焉若蘭
苟齊一致遐想揭竿
四眺華林茂俯仰清川渙一作 激泉流芳醪豁爾累心散遐想
逸民軌遺音良可玩古人詠舞雩今也同斯歎

已上十一人各成四言五言詩一首

散騎常侍郗曇

溫風起東谷和氣振柔條端坐興遠想薄言遊近郊

前參軍王豐之

肆眺巖岫臨泉濯趾感興魚鳥安居幽峙

前上虞令華茂

林榮其鬱浪激其隈泛泛輕觴載欣載懷

潁川庾友

馳心域表寥寥遠邁理感則一冥然玄會

鎮軍司馬虞說

神散宇宙內形浪濠梁津寄暢須臾歡尚想味古人

郡功曹魏滂

三春陶和氣萬物齊一歡明后欣時康駕言映清瀾亹亹德音
暢蕭蕭遺世難望巖愧脫屣臨川謝揭竿

郡功曹謝繹一作懌

縱觴任所適回波縈遊鱗千載同一朝沐浴陶清塵

潁川庾蘊

仰懷虛舟說俯歎世上賓朝榮雖云樂夕弊理自因

前中軍參軍孫嗣

望巖懷逸許臨流想奇莊誰云玄風絕千載挹遺芳

行參軍曹茂之

時來誰不懷寄散山林間尚想方外賓迢迢有餘閑

徐州西平曹華 一作曹華平

願與達人遊解結遨濠梁狂吟任所適浪流無何鄉

滎陽桓偉

主人雖無懷應物貴有尚宣尼遨沂津蕭然心神王數子各言志曾生發內唱今我欣斯遊慍情亦暫暢

王玄之

松竹挺巖崖幽澗激清流蕭散肆情志酣暢豁滯憂

王蘊之

散豁情志暢塵纓忽已捐仰詠挹遺芳怡神味重玄

王渙之

去來悠悠子披褐良足欽超迹一作超跡修獨往真契齊古今

已上一十五人一篇成

侍郎謝瑰

鎮國大將軍掾卞迪

行參軍事印丘髦

王獻之

行參軍羊模

參軍孔熾

參軍劉密

山陰令虞谷

府功曹勞夷

府主簿后綿一作淳

前長岑令華耆

前餘姚令謝藤

府主簿任儗一云任凝

任城呂系

任城呂本

彭城曹禮一作程苟列傳有李元天章碑則無之

已上一十六人詩不成罰酒三巨觥

禊帖之會人各賦詩成兩篇者自右軍安石而下總十一人成一篇者郗曇王豐之而下十五人詩不成罰觥者凡十六人今觀所傳詩類皆四言五言又兩韻者爾四韻者無幾四言二韻止十六字爾當時得預者往往皆知名士豈能之筆秋日不能辭于十六字哉竊意古人持重自惜不欲率爾以貽久遠識者不如不賦之為愈[illegible]

後序　　詩

古人以水喻性有言哉非所以停之則渚清之則淵渟故樂德

於觀帝則免居之心生閒步于林野則寒語之意與和暢氣唐

況然進矣天詠當開個溪坪快聊于曉昧之中則予等拂之意

暮春之始禊於南㵎之濱高嶺千尋長湖萬頃乃藉芳草鑑清

流之物觀魚鳥具類同榮合生成暢于是和以醇醪齊以達

觀吾既冗矣復覽鄉鑒二篇哉髣彿其人以暢所寄與時去

悲亦系之往復推移新故相換今日之迹明旦陳矣故詩人之

致興諒歌之有由文多不載大略如此所賦詩亦裁而綴之

如前四言五言焉

乾道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弘福寺沙門懷仁集晉王右

軍書

按群賢賦詩刻本有六會稽者內經本朝諱多代以它

字又多闕摺殊失其舊且先敘後序與中山王子高所

本摘異若後序與疏文類聚所載詳略亦多不同始以

集字本為正

蘭亭考卷二

虜賓天章閣所

大宗皇帝

御書前人詩不到蘭亭千日餘嘗思墨客五雲居曾往數賞看

屏幛畫是王家小草書

仁宗皇帝

至道二年內侍裴愈奏于蘭亭修置寺賜額天章書室基

上建樓以藏三聖御書仁宗皇帝飛白御書寺額按華鎮

記云山陰天章寺即逸少修禊之地有鵝墨池引溪流相注

每朝廷有命池墨必見其將見則池有浮沫大如十漚聚滿

池雲舒霞卷如新研墨下沉水復清徹皇祐中三日重登

末幾太宗真宗仁宗三朝御書皆至方向湘宅編日成

亭有逸少研池碑碑降池水墨可染增大帛卸沈坤

記其事

高宗皇帝

擬宋武占本蘭亭內四十人與謝安五登冶城安悠然遐想有

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

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

所宜且羲之恨哉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墨國

之心令人意想慨歎又較所史見于世者摹刻重複失真古
人筆意之妙開出其本今精意鉤摹爲付碑板以資後學居
停佩不墜于地也紹興元年秋八月十四日書
宋室子書紹興初在從兄　公取所藏定武本近摹刻禁
中　高宗親御翰墨即此跋也
余自魏晉以來至於六朝筆法無不臨摹或蕭散或枯瘦或遒
勁而不回或秀異而特立衆體備于筆下意簡獨存于馳捨
至若禊帖則測之益深擬之益嚴筆態橫生意造原詳觀
點畫以至成誦不少去懷也

唐何延年謂右軍永和中與太原孫承公四十有一人修祓禊
揮毫製序興樂而書用蠶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三百二
十四字有重者皆具別體就中之字有二十許字變轉悉異遂
無同者如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十百本終不及此余
謂神助及醒後更書數十百本無如者恐此亦過矣右軍書
豈減禊帖但此帖字數比它書最多若千丈文錦卷舒展玩
無不滿人意賞在心目不可忘非若其它尺牘數行數十字
如寸片錦玉玩之易盡也故宜爲萬世法書之冠
智永禪師逸少七代孫克嗣家法居永欣寺閣三十年臨逸少
真草千文擇八百本散在浙東後并禊帖傳弟子辯才唐太
宗三召見恩厚求禊帖終不與善保家傳抑可重也予得
其千文藏之
復古殿蘭亭贊 紹興庚申
右軍筆法　變化無窮　禊帖遺墨　行書之宗　奇蹤
既泯　石刻亦工　臨倣者誰　鑑明於銅
給學者先寫正書以行次草蘭亭樂毅論陽法先各寫五百本
然後寫草書
右汪建宗藏石高宗御書前三字亦是宸翰後用御書
之寶

羲之樂毅論正書第一天下珍之宋世模出字去古今是
帝後屬餘杭公主主以帝所重當加寶惜諸王皆求不得及
天下一統處處尋訪累歲方獲此書留意遍功特盡神妙
御書真本一幅今改閱多藏王遠家
早來所弁奏蘭亭後不見字闕黃庭堅題語言乃是庭堅作
字畫非今弁奏直是其書方是 猶有其字半存
御札一軸二紙藏右司黃攀家
忠陵在御臨賜不一留守嵩順潞越幸拜近御杖南子裡松宸

錢端禮米友仁劉光世皆刻于石鄭林松忠訓賜是俱是

宸翰

紹興七年二月臣順浩入覲於建康宮既陛辭 皇帝遣中使
賜以御書晉王羲之蘭亭脩禊序臣下拜捧觀如凌玉霄瀨
崒晴雲章奎畫爛然絢目而不知參秦之在手 陛下天
縱多能博通衆藝翰墨之妙前兼古人頷如此書雖素法羲
之而天資高邁神意自得直出其上非若世人臨倣摹擬拘
於筆畫形似之間者也臣伏思 太宗皇帝宸翰之工實蓋
二王於時臣下名為書者莫能窺其彷彿方 藝祖奉

其代功屢征不庭時未遑暇 神武既定文德誕敷加字學
一事猶能獨握天下而傳其子後之子孫知法度之上者
于今 陛下秉中興之運躬無六師志戡多難明後大業濟
時經革則還以人文化成天下寶書傳其大將貽萬世以紹
我 大宗之歡美有傳焉臣老矣念終無以仰裨聖志猶尚
庶幾及見大勲之集也刊謹琬琰如以為志少保鎮南軍節
度使充兩浙西路安撫制置大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臨安
府事兼宮內勸農使兼行宮留守臣呂頤浩謹書

呂頤浩謝賜 御書蘭亭表

絳闕清都甫覩帝所雲章奎畫忽到人間被寵錫之非常覺衰
殘之有耀中謝竊以漢文變古書法爭新魏氏以還東晉擅
揮毫之妙鍾繇為降右軍馳獨步之名翔蘭亭脩禊之迹非
金谷望塵之俗雋懷奇傲存乎想於胸中感事臨文發奇姿
於筆下斯極當年之美爰為歷代之師珍藏既出於雲門傳
刻僅留于朔塞疲精箕之絕軌點染難帷 皇帝陛下好學
性成多能天縱指属干戈之暇不遺翰墨之娛心慕手追何
勞取法龍盤鳳翥直與抗衡實惟今古之無雙豈止帝王之
第一臣少勤筆硯晚謬風雲更當在予郡家老已指於六字

誤膺上賜還娛風心懷寶言歸章免登床之誚攄執自矢但
篤照乘之光明傳私于私門以輸忠于永世

寫聖慈烈皇后

皇后嘗臨蘭亭帖使在人間感寧郡王韓世忠得之表獻 上
賜暨文知為 中宮臨本賜保康軍節度使吳益刊于石中興
小録時紹興十五年秋七月丙寅

太后居中宮時嘗臨蘭亭山陰陸升之代刻於石帖予云太史
朝初遂翔騰滿草屏硯池渾不凍崇為寫蘭亭刻誤瑤家

孝宗皇帝

羲之書超邁衆妙古今不可比倫用意精微落筆洋溢一點一畫無不皆有法度揮毫纖心才踰于規矩既無過當亦無不及增之失於有餘損之失於不足作字有八面變態之妙如蛟虬之騫騰鸞鳳之翔舞燦然滿紙飛動眩目亦猶仲尼之道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覧此脩禊詩序無一筆羲之法亦非唐賢所臨寫全不成字今復置御至可鄙也(述古堂所進本)

紹興己未六月

臣從者臨禊序賜劉光世其子堯仁寶之　孝宗親灑宸翰於后云臣恭惟光堯壽聖皇帝以天縱之聖富積之學形之翰墨備臨王羲之脩禊序妙入神品劉光世當時被之未奉迎濟上辛先諸帥敦請闕初獲因遇因請故此寵賞其子堯仁裝軸來上拜觀再三復書此以賜之乾道改元季冬臣謹書

六藝之一録卷第一百五十二

錢塘　倪濤　撰

法帖

桑世昌蘭亭考

紀原

蘭亭者晉右軍將軍會稽内史琅琊王羲之逸少所書之詩序也云云

右軍何延之蘭亭記(見前王書[illegible]紀)

王右軍蘭亭序梁亂出外陳天嘉中為僧所得至太建中獻於宣帝隋平陳日或以獻晉王王不之寶後僧果從帝借搨及登極竟不從索果師死後弟子僧辯得之太宗為秦王日見搨本驚喜乃貴價市大王書蘭亭終不至也乃遣問辯才師歐陽詢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府貞觀十年乃搨十本以賜近臣太宗崩中書令褚遂良奏蘭亭乃先帝所重不可留遂殉葬昭陵

右劉餗傳記

太宗正觀中搜訪王右軍真蹟出御府金帛為購賞由是人間古本紛然畢出其草迹又令褚河南真書小字帖紙影之其古

本亦有是緑隋官本者宋則媽審徐僧權沈熾文朱异隋則江
揔姚察等署記其後蘭亭一本相傳云將入昭陵玄宗長安神
龍之際太平安樂主公奏借出外搨寫樂毅論因此遂失所在

右韋述集賢記

褚遂良撰晉右軍王羲之書目內行書五十八卷共二百六十
帖以蘭亭叙為第一後跋云正書行書自貞觀八年河南公褚
遂良於禁中西堂臨寫之際録出唐和有史曰實錄此之標目
蓋其類也

右唐張彥遠法書要録

何延之蘭亭記云王逸少永和九年蘭亭脩禊之禮揮毫製
序興樂而書用蠶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二十八
行三百二十四字字有重者皆構別體就中之字最多又尚書
故事云唐太宗酷好法書有大王真蹟三千六百紙率以一丈
二尺為一軸内行書有四十八卷褚遂良以蘭亭為第一太宗
寶惜者獨此書為最置于座側朝夕觀覽嘗一日附耳語高宗
曰吾千秋萬歲後與吾蘭亭將去也及奉諱之日用玉匣貯之
藏于昭陵

右周越法書苑

武德四年秦王俾歐陽詢詐求得之遂入秦府麻道嵩搨二本
一與辯才一王自收晉留時賜問後從褚遂良請殉葬昭陵

右南部新書

世昌嘗於范覺民丞相家見五字不損本奇甚後有雪溪跋
首載此條與詳南部新書云蘭亭帖武德四年歐陽詢從越
僧求之始入秦王府麻道嵩奉教搨兩本一送辯才一秦王
自收嵩私搨一本于時天下草創秦王雖親總戎蘭亭不去
財散即及復從學愈不倦至貞觀二十三年褚遂良請入昭
陵天下所見但趙本耳餘皆推評門所述同

唐太宗購晉人書自二王以下僅千軸獨蘭亭丈以玉匣葬昭
陵世無復見餘皆在祕府至武后時為張易之兄弟所竊掠遂
流落人間多在王涯張延賞家涯敗時為軍人所劫奪取金玉
軸而棄其書余嘗于李都尉瑋處見晉人數帖皆有小印涯字
意其為王氏物也故孫莘老求墨妙亭詩有云蘭亭繭紙入昭
陵世無復見猶龍騰全篇見後

右東坡集

右軍禊飲叙草號稱最得意書云云

右山谷集見前

正觀末太宗一日附語高宗吾欲就爾求一物可乎高宗蹐足
俯伏從之對曰身体髮膚受之父母國家天下陛下所賜此
外更欲問何求何物太宗曰吾千秋萬歲後欲將蘭亭如何高
宗再拜嗚咽而已至昭陵作石以玉匣盛之在其彼昭陵果
經開發蘭亭復出人間元豐末有人自兩浙與錢安吏攜石同
貴入京師至大康踟值裕陵升遐不獲上之留錢十千閣而
去今不復聞存處王欽若云吏攜石本當見真闕可方二寸不
同微迎正君天漢在界北下從其上太宗在唐不世主也一書
之微生以計取而以愛求生猶可玩此將何為哉與夫富民多

藏厚璧者無以異也

右張舜民畫墁集

蘭亭者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琅邪王羲之逸少所書詩序也右
軍以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與太原孫統承公孫綽興公廣
漢王彬之道生陳郡謝安安石高平郗曇重熙太原王蘊叔仁
釋支遁道林及其子凝之徽之操之等四十有一人修祓禊于
山陰之蘭亭調酣賦詩製序用蠶繭紙鼠鬚筆書凡二十八行
三百二十四字字有重者皆構別体而之字最多至二十許字
他日更數書十本終無及者右軍亦自愛重留付子孫至七代

孫智永永在此在俗呼永禪師永卒傳其書與辯才弟子俗姓袁
梁司空昂之玄孫唐正觀中太宗銳意學二王書仿摹殆盡
獨未得蘭亭凡三召辯才詰之固稱兵亂亡失不知所在
後遣監察御史蕭翼微服為書生以詭辯才而得之命供奉搨
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四人各搨數本以賜皇太
子諸王近臣貞觀二十三年高宗奉貴從以蘭亭入昭陵唯趙
模所搨者傳于世事見何延之蘭亭記（余觀此間言所述延之記下語）

右淮海題跋

此文自唐明皇得之云云

右碧山道人趙搢跋（見明蘭亭博議 辛云明會作文恐誤也）

宣和中詔宣定武御校信人聞蘭亭石對曰慶歷中宋祁帥鎮
日有學究李姓者藏此石死于妓家舉傳孫孟者得以獻
祁祁秘藏不妄與人留于公庫以諸又定本後河東薛珦帥
其子紹彭副刻留郡易之以行今在長安師薛嗣昌紹彭之弟
也時內侍梁師成為長安承受宮批旨取舊刻誠昌為手以紙
三幅作重摹石為第一本墨淺第二本墨淺第三本又加淺世
謂之蟬翼本字差大有寫法亦不可廢先君通籍秘殿許閱此
說不可不備述康與之云與所俱載以北又宗定國寄從使虜

云在所謂中京者因併記之

右榮芑跋

定武蘭亭序石世稱善本云云

右養浩書室書見前蘭亭博議

右何薳子楚所著春渚紀聞其真蹟見存汪氏家余近以其所傳刊考虞與之跋緝氏所藏及沈虞卿題游氏本覽者紀聞中語獨此跋為詳但其文互有去取始從而竄定云世昌書

李文和建勳其家古畫最多有懷仁真蹟集右軍聖教序貞觀

蘭亭詩序山陰帖爭致論皆絕世之寶

右李氏遺事

支仲元鳳翔人工畫人物有老子誡徐甲蕭翼賺蘭亭圖商山四皓等圖傳于世

右圖寫人物一軸凡五人唐右丞相閻立本筆一書生狀者唐太宗朝西臺御史蕭翼也一老僧狀者智永嫡孫會稽比丘辯才也太宗雅好法書聞辯才寶藏其祖智永所藏右軍王羲之蘭亭脩禊敘真蹟遣蕭翼求之使其之翼至會稽不與州郡通變姓名易士服往謁辯才朝夕款洽情甚密忽日一日談右軍筆蹟矣以所攜御府諸帖示辯才相與反復折難有懵慢以激發之辯才乃云老僧有永禪師所寶右軍蘭亭真蹟非此可擬議之深閟不使人知與君相好因以相示翼既見即之出太宗詔札以字軸置懷袖閻立本所圖蓋狀此一段事蹟書生意氣揚揚有自得之色老僧口張不呿有失志之態執事二人其呼氣止沸者其狀如生非善寫貌馳譽丹青者不能辦此上有三印其一曰合同印其一大字漫滅難辨識印以朱其一集賢院圖書印以墨朱久則渝以故唐人間以墨印如玉堆小章李德裕贊皇印以墨此圖江南庫所藏皆以古玉軸猶是舊物

太宗皇帝平定江南以兵部郎中楊克（下字犯宣祖王諱）知昇州時江南內府物封識如故克不敢啓封具以聞太宗悉以賜之此圖居第一品克上蔡人寶此物傳四世以歸其子婿周氏傳再世其孫殼藏之甚秘畏歸成請以禮部度牒易之不與後經兵亂散落流遷以與其同郡人謝伋伋之至建康爲郡守趙明誠所借因不歸紹興元年七月望有持此軸貨于錢塘者郡人吳說得之後見謝伋言舊有大觀藏秘主親題刻上上品並典藏令不存此畫宜歸御府而久爲人間玩非所當寶者

者說記

右吳傳朋跋蘭後

呂文靖家有蕭翼說蘭亭故事橫卷青錦標飾碧玉軸頭江南舊物

右郭若虛圖畫見聞志

蔡絛為孫氏本立傳談沭備矣然自唐以上互見於諸跋中者詳不重出好刪取國初著說者具載之云按吳時道乃密若作高彌睇于罚因獻孟氏世子以石本蘭亭序此本後亦不復見世所流玩每各不同、本異肥之則神凝乃備瘦瘠所臨一本肖瘦、肥削損乃治陽處地所得其餘數本是又在二本之

外而愈粗矣今天下其可取者以吾所聞獨有三焉其一褚河南所臨在蘇才翁家其入尚方字勢古雅石不落其二硬黃本乃諸葛所臨在鄭石塘洵仁家然藏之秘閣況不得一見或謂亦患肥蓋古之人臨書殊白存其体多不拘其步武為高故也其一曰定武本者乃已左所傳會稽石也自晉至錢氏之末天下既大一統而定武石歸宋氏之家好事者摹以會稽從會稽取之而藏于家今猶在　興後時現在　寧陵時歟世罔得其始末及從家絕皆文映古人終見之因置諸定邸以使坐壁間照寧中孫次公侍郎帥定有古細其石禁中且又刻石而置之壁

元豐後薛尚書向來定遂取其石以歸世但謂石歸薛氏然不知雅非古矣大觀初初陵方向大傅雅訪索諸高方則無有或謂此石亦然稱陵乃更取薛氏石入御府今薛氏石又不知存亡世猶有墨本且傳焉况兵火之厄則雖墨本當亦無幾噫可傷也已吾居寓者久嘗悼惜之不暇盡于此夢想所不及抱興丁己冬閏月見所定武古墨石本於青社人宋氏子繁盖傳於其父傳田今端夫端夫得之於汝陽鍾離閔閔得之於孫氏之中甫中甫者次公侍郎之子也其書傳授次第甚明因感歎之餘且懼後生不克知其源派也迺為之傳而并藏之

按劉餗傳記與何延之不同何謂王氏子孫傳掌至七代孫智永永付弟子辯才劉謂梁亂出在外陳天嘉中為永所得太建中獻之隋平陳或以獻晉王王即煬帝煬帝不知寶傳智果借搨因不還果死弟子辯才得之何謂太宗使蕭翼說取劉謂太宗見搨書大喜使歐陽詢求得之據何說太宗得蘭亭在即位後劉謂以武德二年入秦王府何謂太宗求之從高宗乞蘭亭從莫劉謂高宗從褚遂良之請何謂辯才為師智永如劉所言即智果矣何東謂行間傳字謂參傳椎書趙吳傳家古石本於僧字上又有一察字當是姚察如此則劉說似可信然考梁武收

右軍帖二百七十餘軸當時唯言黃庭樂毅告誓何為不及蘭
亭此真蹟之異同也

右姜夔

集古系時錄第二卷内云蘭亭脩禊序王右軍書有五本薛永
本為真定武本次之長安本又次之餘二本不錄

右軍祠堂碑有云公之生也琨得二九之機稟五百之慶骨鯁清
貴氣韻韶邁閑姿雅性特類放性微妙也尤為伯父大將軍
敦丞相導之所器重學總墳素藝苞流略書窮八體才贍五能
至如雲露麗霞之奇莊葉篆細纖之狀巧虎踞龍騰之勢信可

以超後終古擇映來今者乎我太宗萬機之暇宏覽典墳得之右
軍欣然師範親製贊論有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
唯王右軍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斯乃曠世之宗觀也又云疏
而金行不競小人道長興亡懷慨峻極境蒼情時眷舒閑闡
椿竊名山備歷今世　龜組琥龍章煉金膏修殘之心曲又
製蘭亭於是謝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許遁之儔若干人咸一首
謝師即吳文章冠代但當不羈勝恭德今睽朗遠公自為之序
以申其志也

右唐王師範

兒時從祖秘監君官京兆見蘭亭古刻在州治東園射圃之東
谿亭兩壁剝落甚妙第九行帶字右第八行天字筆畫已斷
損石青色大觀己丑下第京師頗無聊賴盡主彥昭侍郎出帥
定武相與攜持而去後東北石與昔所見無異移置書室中頗
疑其誰但白石非青石而蘭亭所在矣此本出泰龍董氏云
淳化間其祖君官定武時模打非特三字俱無恙而筆意具在
知以為寶循他字取諸本觀之特非與他本前後十覽流對凡
二百本又出其官定武間告身以表之元一本取錢一萬今歸
而發之於三百本中拔取其尤得三本皆紹興而玉軸之庋幾

予發揮之矣東平畢少董紹興甲申年正月丙午

蘭亭考卷四

永字八法

未有蘭亭此法已具私于傳授者不一今蘭亭首
自此夫始從故變要亦有自云

努　啄　磔

側　趯

勒　策　掠

側勢一

書苑曰側不可平其筆當側筆就左爲之

口訣云先左揭其腕次輕蹲其鋒取勢懸則峯機頓挫借勢

出之疾則失中側又成俗

李陽冰筆訣曰側者側下其筆使墨精暗墜徐乃反揭則稜

利矣此永字第一點是也

臨池要訣曰永字當側筆就左爲之先左揭其腕次輕蹲其

鋒不峻則體勢鈍鈍則芒角隱而神格喪

筆經曰點如利鑽鏤金

石室曰作點之法皆須落如大石當衢

勒勢二

筆訣曰勒者即是永字第二筆橫畫之法策鋒而策仰策而後

收准此用筆形勢自彰矣

努勢三

口訣曰凡傍努微曲豎筆暴走而進之直則衆勢失力借則神

不佳散失天勢則側竹傾石滑趨擬挫其揭

筆勢曰努者即是永字第三筆為努筆之法豎筆而徐行近左

引勢 引勢曰引 本無所左勢不欲直直則無力矣臨池云不宜直

書直則無力立勢左偃而下狀若敵力折骨偷行過左而

引勢成不用之宜不作趯

筆心口傳曰頓筆先縮鋒駐然令頓下級之且空露懸針即

級之餘勢也

趯勢四

口訣曰傍鋒輕揭借勢之不動筆不挫則意不深趯與挑一也

鋒貴于疾出意期於倒收所謂鋒挑一也鋒貴於疾出意期

於倒收所謂鋒挑而柔道也

筆訣曰即是努筆下趯筆趯起是也法須挫衄 云其轉筆去平四

出鋒作點之則神獻不墜矣

策勢五

口訣曰仰筆潛鋒以偃勒之法揭腕挫一作勢發石潛鋒之要

在盡勢暗揭疏於石也夫策筆仰鋒豎趯微勁借勢峻利於

採也

筆訣曰策者即永字第五筆其法始擬筆而仰策徐轉筆而

成形依形以獲妙則向背趯群也

掠勢六

口訣曰微曲謂之掠借於策勢以輕駐鋒右揭其腕加以迅出

勢旋于左法在澁而勁意欲畢而婉轉留則傷于緩滯麻癖

之旁永木左出皆是也夫斜鋒左出謂之掠

筆訣曰掠者即永字第六筆從策下左出而鋒利下不墜則自然佳

臨池訣曰右揭其腕借勢於策欲輕駐其鋒微曲其勢意須暢而不欲滯礙不掠則不美麗也

啄勢七

口訣曰左向之勢其畫為啄按筆蹲鋒借勢於右借勢收鋒迅直旋右須精嶮鋒出去其後帶勾鳥字頭斜等是也夫鋒及紙為啄在疾勁而啄之

筆訣曰啄者即是永字第七筆其法側筆而速進勁疾若鐵石而不墜於斯者妙矣

磔勢八

口訣曰右送之波皆名磔右揭其腕、、勢緊趯傍筆凡磔畫勢輕揭潛以暗收存勁迅待之夫磔法筆鋒須趯勢於險而不得勢而輕揭暗收存勢候其勢盡磔之

筆訣曰磔者即是永字第八筆其法始入筆緊築而微仰使下令行勢足以磔開其筆或藏鋒出鋒出之貴鋒緩則其質肥宜以險澁而遲勁徐行勢足而後磔之藏鋒出鋒宜圓而

也翰林密論平磔法

太宗挺生五代文物以盡之間天縱好古之性真造八法草書無對飛白入神一時公卿以上之所好悉學鍾王尤[illegible]書史

高宗翰墨志曰書法必先學正書以八法皆備不相附麗至側字亦可正讀不踰本體隸之餘風矣

翰林禁經曰八法起於隸字之始自崔張鍾王傳授所用該於萬字墨道之最不可不明也隋僧智永發其旨趣授於虞秘監世南自茲傳授遂廣彰焉李陽冰曰昔逸少工書多歷多載十五年中偏攻永字以其備八法之勢能通一切字也又筆訣云

八法是翰墨之良規習書之原本無戒而廢書苑

蔡氏傳授凡有十二訣永字第五側勒努趯策掠啄磔先賢口授不形紙墨張旭唯傳永字自後始一而去無不該矣

容論書訣曰寸不過分撇不踰策鈎　斂拳手足開合束令四面左短右修直頭闊展卷口張機過少永字學者易窺

黃伯思論書曰昔人運筆側掠努趯皆有成規造微洞妙則能出肢飛動神會意得然所謂成規者初未嘗失今世人作一、次畫尚未知歷筆處況規之雖效古人鋭成若印泥字則唐自歐虞後能備八法者獨徐會稽與顏太師耳然會稽多肉

而大師多骨而此書尤豐媚可愛時人狀其書以爲怒猊抉石
渴驥奔泉余以以爲非是此山谷觀徐浩碑後書李海題經後則
又曰往時觀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之論不知是何等語老年以
來乃於李海書中見之山谷

六藝之一錄卷第一百五十三

錢塘 倪濤 撰

法帖

桑世昌蘭亭考

臨摹

唐太宗於右軍書特留意貞觀初下詔求訪右軍書蘭亭禊敍
尤所寶重令湯普徹等搨賜梁公房玄齡已下八人皆藏當出
在外傳之及宴駕入玄宮蘭亭搨本人間往往有之至北好蹟
天禧中相國僧元靄曾進唐勒石本一卷卷尾太皇帝署勅字
傍勒僧權二字體法既殊鐫刻尤工
元靄工寫貌善狀人情態全于蕭翊流傳亦出天性時莫有
継者今 太祖 太宗御容即其筆也
參政蘇易簡家藏本蘭亭墨彩鮮焕色微黯蓋名手傳搨也
諸帖亦嘗臨寫刻石間以章草雜而用不俗斟行彷彿其勢本在
稀絶
曹陸柬之臨寫蘭亭五詩行有二行云吾所嘅日去不復解此
意想足下明而親之進之羲之頓首
司議蘭亭此帖尤麗結字風轉趣媚不窮復觀司議蘭亭帖

一行後有跋云天後二年九日三日盧家阿姑遺其月二十
九日夜記 年十五
唐陸元方傳伯父東之愚書官太子司議郎太宗時人世所謂
歐虞褚陸者昨日觀蘭亭詩因知是東之書已寄言之矣後叙
司議益不疑也此世無有請寶之敏于上史玉家藏此帖云陸
東之書史道能筆法僕信然如帖尾一人之字恐是一手臨書爾
仲冬九日雪中過文玉洪釋和叔題
郇國公觀 元豐七年二月初七日尚書右題
觀蘭亭五言江右風流萬映在目筆迹于稚在二王妙少雅
音唆豈陸君所摹耶傳堯度吉得之盧氏阿姑非大姓故家莫
能有此也 元豐八年二月十二日居易蘇軾書是年十一月
十八日蘇過泗州借觀
陸東之時工臨寫今校理錢延年家之書蘭亭用緑麻紙押
尾署陸司議書滿外處毛香而稚有風氣
東之吳郡人官至太子司議郎虞世南之甥張懷瓘云少師
世南臨寫所合亦猶然是羲獻之之表奏殆乃子之後
身
魏正始中務談玄晚及晉度江尤宗佛理故郭璞始合道家之

言而制之孫興公許玄度輩相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
之体盡矣令山陰修禊諸賢詩體近爾然皆奇崛蕭索雖出唐
林使人懷者可存見晉人一帖云二人詩文既佳興趣高覽之
想諸懷年少作各有心正謂此詩也是時與集者四十有一人
今存者二十有六而已此本雖唐人書致自不凡亦可珍錄政
和元年十一月戊寅觀于右軍觀館 右黃伯思跋唐人書蘭
亭詩後
刻本妹善臨蘭亭及兩安於李真亦善書也林書人 出法書苑
蘭亭禊敘東方先生三帖皆妙絕維摹而唐得稱有晉人用筆
意比之真教經則有間矣 右東坡官太法帖
蠟本雙鉤之法世所不傳惟唐翰林院所摹帖中用之此蘭亭
蓋當時搨賜侍臣者卷首尾之印曰賜書翰林院文字延資庫
之印又有一時官吏署銜名其謹密如此決不失真矣嘉祐元
年正月望莆田蔡襄題 唐搨賜本
曲水序世謂之蘭亭嘗觀搨本秘閣一本蘇才翁同叔一本此
外無繼者晚於王公和處得石本絕有意思先臨一本為遇當
世稀去吾眼日益衰不可多得也嘉祐癸卯五月二十八日臨
本與諫叔 題搨本

按此本前有書幾人名三呉小篆今溫彥博後有批云乾符元年三月
廷貢庫使內侍省都知臣裴彥承詔出晉王羲之蘭亭宣示僞
模蹤本以賜在試人各一紙翰林侍詔王寀李宗言點檢入內內
侍省茶藥侍詔臣鄧元批上局官檢校金紫光祿大夫兼右散
騎常侍兼管句文字臣覺源宣行翰林侍詔臣元敘等上
自乾符至今　紙行草與都侍詔人衛字畫大小一同當時
筆也但此本雖有骨力而殊失豨象一時亟子分賜聚宗
不應如許殊也昔周越謂揭本人間之有之多非好蹟蓋
此類也

右軍自言見秦篆及漢石經正書乃大進故知局促隸下者
不知輪扁斲輪有不傳之妙王氏以來唯顏魯公楊少師得蘭
亭用筆意　右山谷題范氏摹本

王右軍禊事詩序為古今行正之祖當時逸少自珍此書故作
或肥或瘦不同要其書法具爾今之書或喜肥或瘦殆不知而
作也近于今之李翹叟家得硬黃臨定蹤一卷筆意清潤是
歐虞褚薛筆臨右軍書使善工者入石可與蘭亭並行但世人
未深知爾建中靖國元年四月庚午荊江亭書是日江水漲數
尺　右山谷跋周純定本

蘭亭敘草右軍平生得意書也云云

右山谷語見前山谷題跋

蘇耆家蘭亭三本云云

右米元章跋見前米襄陽志林

本朝參知政事蘇太簡所藏而寶歲得於集賢閣老孤杞陽子
美子志東志東杜事與予家所書畫上為郭公之後郭氏字幼
太簡被太宗遇使翰林用筆收書書為三等賜予其多公稱之
家無出其右此其大第名老經聖中重裝翰林蘇元長題跋印
以今翰林印副車王晉卿剪下元長所題著他書軸乃見遺其
上故印存焉元符元年元建將瑞墨堂題

泗州南山杜氏父為南書郎云云

右三米蘭亭跋見前襄陽志林

盱眙南山杜實臣字器之父為令祖伢為郎家世傳此唐摸刻
本蘭亭余與二子模視五日善工十日刻世謂三米蘭亭出于世
也杜欲百本而以此見歸乃好事欲廣其真爾壬午五月西山
寶晉齋手裝是歲既得上皇山洞天一品金甘露降林木竹石
歲山

汪氏所藏三米本有跋云泗南山杜器之祖收唐刻本蘭亭敘

以家藏蘇太簡中人所收正觀模賜王公本一同建中靖國元
年淮山樓以拄本刻以貽有識米芾樂毅論正書第一此四行
書第一定本懷仁模思差拙此本精摺精彩殆王承規模也米
尹仁書

此書在世八百年定本傳世四百年而亡後世之傳寶在此
本米尹知記二尹殘改作友
程師孟誇余四十千買得与舉院學一本白玉軸欲出示人不
曾頭入在于宏麗王安上曾見之
王文申孫居高郵得黃氏黃絹上臨蘭亭詳以五十千質之參
方翼大事為沈存中借去將歸驚曰書不復歸矣蘇為沈問見
沈曰且勿驚得之當易公王維雪圖因不復言欲日王君摺褚
書見過大欺曰沈使其攜以二十星資其行亦不復取
四南山杜寶臣字彬之祖兩世為郎父為令家傳唐模印本與
購於蘇太簡家貞觀名手更鉤本做可出入吾行年六十間書
一世未之見也父子三人遂字檝於第一軒命工十日刻成世
謂之米蘭亭此其祖也冊陽郡甘露降吾家四山老院梧桐以
元章宇壬午五月十七日寶晉齋裝于[illegible]問米芾元章[illegible]
玩明府

唐中書令河南公褚遂良字登善臨晉右軍王羲之之蘭亭宴
集序云云

右米襄陽跋見所謂寶晉英光集

遂良摹本近少神窮之跡也唐文皇帝甘心學之翌日埕飛靈
結狀欲斷而還連似奇龍蹤勢如郛而反直頭為能狀之此永
和九年書也十二年為山陰道士寫黃庭經又作急就入楷法
故於天覺就成之妙亦在正書尤冠唐之學書者競手追輪失
已能九而為又廣褚故後人但見定武石刻為工一遇此本方
真元乃精明而見賞學以傳拓從定本而知唐臣去此絶遠何
則[illegible]閑篇雅而神韵獨高草巧天就如運斤成風而中桑林之
舞乃知絶妙千古者不在點畫之間而風流天韻非力學所
可到[illegible]此本時能見之[illegible]望內子李公麟伯時書

貞觀中得蘭亭上命供奉搨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
等各搨數本云云

右姑溪李之儀跋蔣氏本見姑溪題跋

唐初蜈蚣鉤撫蘭亭流傳叙本在蘇州淑墨精神筆力毫髮
畢備小跋一字此又承旨搨賜大臣者録於文集後首摺者
購于蜀傳云翁賞愛亦及善卒之後心一出而記為背飾又目

亭模本正議大夫□□(□□□□)跋蘇轍云此與吾家所收同(□□□□)
唐太宗得蘭亭命馮承素諸葛貞之徒鉤摸賜左右大臣昨
見一本於蘇國老家後有褚遂良檢校字世傳石刻諸好事家
極多然以定本為正此蓋是也文人書
一本墨蹟後題 賜元嘉(未僧權開皇十八)年三月二十日
女孩有四一云太宗所賜韓王攝本蘭亭禊序當時諸攝書人
趙模韓道政等各攝數本皆有少異未有筆法全不類者唯其
間一本與真蹟細勅侍臣所臨攝諸王之賢者賜之其珍秘
如此觀此筆力遒勁非攝書人可到以韓王之文藝拔絕出一

時名元之右且書珍玩甲于天下若非精臨詳慮所書亦必不
賜予之也真蹟人間不復見此為最善本謹當十襲藏之耳開
元丁巳朝議郎守秘書監兼校定四部圖書臣崔液恭題其二
云善法書者各得右軍之一體若虞世南得其韻而失其俊
邁歐陽詢得其力而失其溫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于變化
薛稷得其清而失于儉腐顏真卿得其肥而失於麤魯柳公權得
其骨而失于生獷徐浩得其肉而失于俗李邕得其氣而失于
体格張旭得其法而失于狂獨獻之俱得之而失于驚急無蘊
藉態度此歷代寶之為訓所以獨高千古柔兆執徐暮春之初

竊辭而闕因敬修觀序為敘自評此貞之曰南後王書故吏
銘識其四云右唐文皇賜本蘭亭先光祿執底于今七百六十矣
本得之於薛氏書府紹興庚申七夕重加裝褫潁州史應物純
夫題(已上係四明李光所藏墨蹟蘭亭跋) 唐文皇賜韓王有崔液等題為
可攷若李重光摄錄書斷然無能致之者朱徐開皇之記則已
見少裘之辨閱元近觀未逮潤甫又藏校定四部圖書以
為最善本辨才之本既殉昭陵今世以定武本為第一又
出歐陽率更所臨石本自應在墨蹟之下則知此本信為冠
絕蓋前代之寶也然考之新舊唐史崔湜弟液滌及從兄涖並

有翰文居清要液至殿中侍御史液弟滌明皇用為秘書監出
入禁中後賜名澄如此則液為湜之親弟而為秘書監者滌也
又宰相世系表博陵安平崔氏仁師相太宗高宗次子挹之子
液吏部員外郎第四子挹之子湜相中宗湜之弟滌秘書監如
此則液為從湜之從弟又不為秘書監傳之與表已自不同而液
之親筆乃爾以是知作史與考古之難也因併述之仍賦長句
以副小斐好古之意(按檀跋書以自藏墨蹟) 署名其上又有開皇之跋以
為梁隋以來歷代所寶藏在秘府以賜元嘉為文皇親筆二字
崔秘監另用白綾小幅書其前跋後主與張自評書於肩雅閣

觀修禊序用撥鐙法徐鉉校命得以故吏識名于其後且引金
坡遺事謂翰苑所藏江南圖畫五十軸至景德中止存兩村牧
牛圖等三軸此軸當于是時散落人間故吏應物謂其家藏已
百餘歲初蓋得于薛氏仍是一專而歸奉使高公直閣家六十
餘載而傳而歸一權貴之室三傳而歸夕裝凡此皆所當紀若
崔彝毆出處史氏夫子考究則已見於魏樓公之跋世昌書
臨川寓居句勿貸之父酷好而刻當極 本云寶應寺乃顏魯
公故宅幾後有湖灣蓮翻絕壘之顏然於基土中得蘭亭石刻
一段句公得而寶藏之魯公臨摹蓋有自矣 柏庭 陳跋

同業汪氏所藏唐人臨本有四其一櫺素本蘇太簡諸家詩
真蹟繁衍其後云翰林學士承旨中書舍人蘇某於玉堂北軒
題繼而跋者皆一時聞人京兆章 紀先 宗諤 觀洛陽宮獨觀嘉祐丁
酉仲夏晦日正甫過訪東齋因得請觀於洛陽部院與家姪范純
禮彝叟觀時因王安至和元年七月十一日賜書閣下觀之
有以唐人臨寫一軸相寄下如魯衛也公擇書多也書 蘇易簡題
處予軸詩以其官考之當在淳化二三年或四年中知今淳熙
五年十月約一百九年 翰林學士周必大題于行在玉堂之
東軒唐文皇既得修禊序命趙模諸葛貞等臨寫當時在廷之

臣競相傳模故流轉於世者皆可寶蘇中令向言家有五本今
不知此是第幾本也 吳溪元真 蘇嵩韓范諸鉅公題跋所謂群
賢畢至者政豈能望此帖後人物萬一耶淳熙壬寅正月
第一本叙第一行下有墨精神印又叙後蘇題字前各有
圖老印
同業汪進家藏陳帖至多而一軸首跋刀處亦可異輯禊真
蹟此本是定武古本但定武世以所損節底石天四字為真
而此獨不損其彩乃與唐人鉤摹本不異猶是定武以前本
新損者耶乾道壬辰中秋日錢山尤袤跋

右蘭亭後毛扁玉唐人所臨本上雙鉤摹寫亡兄伯悔昔與殉
王相過於汝州教授陳和夫官舍大戰揮斥自晝至暮極其精
思較他本爲勝歎偶後二十年見扁玉之嫡甥君再見此本跋
尾皆是而蘭亭條物非昔覽之慨然壬戌八月會稽趙與內宴
十月晦日會稽寓可見李伯享所得李丈定家二本得遺所
得東郡晁夫叔家四本并余家所收凡本筆本廿十本較之先
吾有長短要是皆失真意矣然則昭陵埋定至寶使人惋歎世
間何物得不免或耶
第二大條朱紙帖摹舊八本

余所得蘭亭數本皆不及定本然猶意定刻無復存之
意此本以為是定本也因病欲寫之未能也元豐五年七月
十三日元章記堂中師蒞希孝無數 錄之時方甘陵元豐五
年八月十五日番禺劉涇觀余家收蘭亭石本天下奇相有摸
本一紙亦類此京題癸亥六月己當是亥也字潤與輩初提舉京東
常平時改公宇壽宮出蘭亭石刻四本相視唯定刻最佳按老
始見此本於北京元豐六年六月十九日王子淵題
右蘭亭洛陽楊景和所藏楊君為法書米元章最愛之與其子
徵之相繼託其妻李而益孫子立姚也故得此書為當世冠無

字諸公有跋尾妙處頗略石本末希真記紹興十六年十一月
七日乙亥長閱時借得石本六爾余家摹二石本較各有所長
要之失真遠矣昭陵埋沒可勝數耶時雨雪寒甚書于宮舍和
樂堂希真六十六已為猶宮祠竹從歸老浙江

第一本

第四本無跋語前有蘇氏朱印第一行下有米妙筆精印中間
合縫有許同校書諸蘇許以又蘇氏印又內殿秘書之印末有向子
固印又紹興二字御寶
蘭亭為王晉卿家物背有滙字小印是唐王涯多嘗古閱書道

數失散所見殆是耶涇識
范文度摹本石刻有諸名人跋右軍蘭亭最者今世上有數
本秘閣一本蘇才翁一本周越一本猶有氣象存焉今觀此做
蓋謂之多矣嘉祐壬寅五月二十六日甫得學觀蔚當以閱歷
微之成晦老水司馬光公實觀與宣之及七月六日公著觀
治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太原王桂史況題范君德不糊以藝
文稱于西州猶久極中得蘭亭摹本雖藏久而筆畫如新体法
季趾識世學之家子孫寶之不墮也熙寧初元正月四日觀臨
洺宗敏良清源呂夏卿寶國陳薦河南陳繹熙寧辛亥九月一

日寬夫題 世傳蘭亭諸本惟定州石刻最善近閱此石已取
入禁中不可復得則此本尤當貴重也蘇軾題轍同觀
右按此石刻本前有云工已日蘭亭面水序皆右將軍王羲之
文并書古本唯崇山二字因省字三字延文三百二十四字元
無題目名銜今加之代郡范文度書歐公為記作二跋其一見
前后書云雖列於六藝也若楷以書名當世其稱范君者如
此不為設矣游山醉翁題此乃無之溫公當予公實乃兆予此云
此帖見藏新安汪書家帖後隋所集附見下方尤襄仁宗王
蘭亭民能黃時名墨批並有自批題字

此字丙辰七月六日呂公著觀伻覽范文度書真本灑然勁秀
想見其人欽慕愛玩不能自止元豐壬戌歲仲夏二十日穎川
韓繹子華題蘭亭品作而後題小字勁秀可愛信古今之不乏
人也然特因後三日題此知書者一觀聞之范字歸一之書唯有
欽服向夫耳元豐乙丑歲穎昌許公豐題
右得之余襄公為守其六度臨本著語者其六跋已見前矣此跋
則無之所謂襄公者文豐公也州劍南西川節度使之印孫君
韓康公也永者孫曼叔也世昌書
祕閣三本唐人所臨其一題云唐人納篆蘭亭前後有五老小

一帶經根州堂藏書　卷第一百五十三　十四

篆印三建昌李公擇記篆印一平原開國大方印四真定府印
一山房所藏蘭亭之於臨搨之間互有得失政和二年十月二
日扁真鑑遠題
晁曠家藏之本皆唐人所臨今世所未有然自有優劣此本當
為第一大觀元年二月初九日同代叔觀方洪他自懷事見
化孫仲錄父題
此書者以右軍字為熟欽天門虎臥鳳闕故未能山房所藏
自有優劣此本其三友之皆軍嚴整之傑筋欲不叔唐人書世
字必諱此獨否何耶豈衍本唐初善書者所臨耶何其神妙也

後三百四十日借觀于血為自向直舍之方丈趙不佞張嘯嵩
誥政和丙申六月二十五日同觀
一題云鍾離景伯本鍾離公序新昌為時所稱者着筆中者心
不佞未易跋及臨學蘭亭修禊序古勁有體今已難得好奇博
識當知珍藏之也襄陽米友仁元暉題
一題云唐模本太宗省右軍帖中之定食此帖傳流本末世說
之甚詳序是云當時和雲世南諸各臨十餘本分賜近屬侍臣
諸公亦各臨書唐世為多今所傳者是此也觀之大較皆得之
一二而證於不支各自成家有足驗者其遺法餘美已足可寶

一帶經根州堂藏書　卷第一百五十三　十五

後世臣之有所不及者又況昭陵玉匣之蹟哉不然以太守之
明尚陪耳東之郡昔年侍先子官江東見吳珙家藏本是一本
近定武石上刻公林一本其字李珙積石一本此書皇祐中張
侍中耆宅得之猶不著所書姓氏云亦康下院賜帖且運筆精
當閣閣老執吃有度法云何馬通雄渾評後有寶同子紀石篆
印余家藏諸序賢墨蹟甚多自經兵火散失殆盡此誠吾家之
舊物也紹聖改元十月晦日鄧忠題
嘗見唐人模蘭亭者於蘇才翁家休右字重而沖寬似不及也
元祐丁卯四月馮瑊題

張彥遠謂太宗閣字以蘭亭記其後高宗果以玉匣納諸昭
陵若然死者其真有知哉熙乙卯南郡孫舜民
蘭亭禊帖此者宜近真者之於當時學書者乃可見薛紹彭跋
海嶽觀石本蘭亭喜晉賢之筆今人於思中索得見唐人所臨
使予無恨矣熙寧八年十一月隰背大河之濱因書乃二十七
日也
㫺聽拾書父元祐丁卯四月十二日觀于上黨寓舍後有吳氏
書畫楚孫李秀印二方印
涑後觀汝南徐君書觀洪國虞王廷老伯微曾覽觀因杭彥仲

祥書闕字文安郡事馮文圖閱此書於中和堂之北軒時嘉
祐癸卯和伙日題後有文題一篆印
至少蘭亭書後一右般至此大歲往李曾觀
劉邦弘子明跋 自字之作篆書
太原文跋
華陽李大臨才元觀
奉孫閱馬升時日几寄觀壬辰一月七日蘭亭四復真本傳
世有唐所臨散在天下然奇者蓋鮮獨蘇才翁家所收為第一
而高顏仲思所藏一本又之次此本又為三本惟與此者仲思

之本今歸余矣時熙寧二年春二月四夕謝慥題
蒲津貞蚯介山郭維基同觀
扶風李誠河東薛昌朝題
在後元常看此下有吳中篆印二又有楚孫秀印一方篆
蘭亭之書與少[illegible]施宋也得見墓本同[illegible]重耳會稽鍾離公
序熙寧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後有楚孫秀印一方篆印
薛昌樸吳修乙卯孟春二十六日觀
蘭亭唐人所臨甚多今錢[illegible]觀
介觀甲寅六月二十九日

熙寧丙辰四月番陽劉寀觀
熙寧丙辰十月上旬杜陵崔令觀後有楚孫秀印一方印
右真在甚[illegible]唐[illegible]氣[illegible]所蘊所藏書畫皆取其奧
翰金石以為之於魏晉以來諸賢墨蹟[illegible]落于人間此本
乃唐諸家所臨人亦罕得見也丁丑中秋老宅跋
開封蔡伯虎君錫彥和伯充大年永年唐之美稱存南宮寧元
年閏六月四日唐戀觀
唐代能書者往往得晉人筆法於此可見矣紹興壬子夏四月
二十九日魏俯記

近見唐人模本於曹忠靖家跋云唐模本家藏久矣因重裝背
延傷唐摹本蘭亭世所無有當寶之敏求題
王安上觀斯言信然
褉事文所收石本摹本至七軸未始有同者然求其意可見其
真嘗於王仲儀家見一本亦云出于周氏其點畫微細瘦不若
此書有精神也蘇觀
熙寧戊申吳中復嘗覽旁觀
潁川孫永丹陽邵亢觀
蘭亭本最多此本誠佳庚午九月二十六日蒼之題

蘭亭摹本似此者幾希矣仲來題
芾薛紹雄南觀秦玠觀乙卯閏四月望日題
舊見蘭亭書鋒鋩者與所傳石本不類世多疑之嘗以唐人集
右軍書校之則出鋒直落正真蓋石本渙滅不類其初也余未
五月旦日薛紹書 嘗跋復書以一本道世昌先生及其後云
余所得者右軍字亡存帖不見所跋唐摹賜蘭亭本可稽始末
越數年僚友石積之得之悵然曰吾家有此二本而無蔡跋乃遺
余析而復會其有數耶紹興辛亥余守會稽刻之郡齋重陽前
二日括蒼王信

黃伯思云世人多不曉臨摹之別臨謂以紙在古帖旁觀其形
勢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故謂之臨摹謂以薄紙覆古帖上隨其
細大而搨之若摹畫之摹故謂之摹又有以厚紙覆帖上就明
牖影而摹之謂之響搨焉臨之與摹二者迥殊不可亂也筆訣
云世之學字者多以舊帖臨摹失其指蹤須橫摹之乃不問
其點畫惟務使是從然後盡其妙也

錢塘　倪濤　撰

法帖

歴世昌蘭亭考

審定上

蘭亭脩禊序世所傳本尤多而皆不同云云

右歐陽文忠公集古録見前

真本已入昭陵云云

右東坡題蘭亭記見前

外字所批改作因奇云云

右東坡書摹本蘭亭後見前

蘭亭模本秘閣一本蘇才翁家一本周越一本有法度精神餘不足觀也一本作此書至佳僅墨稍肥字尤美健可愛或云出於

然則此本學者或云王公和所臨也蒼羡

蘭亭禊飲詩叙二本前一本是都下人家用定武舊本刻摹入木板者頗得筆意亦可玩也一本以門下蘇侍郎所藏唐人臨寫墨蹟刻之成都者中有數字極瘦勁不凡東坡謂此本乃絶偏也然此本瘦字時有筆弱骨肉不相稱正若施宣州是常山石刻

偃蹇　右黄山谷爲張叔熙書

此蘭亭詩叙筆意清俊和暢於石本也惟墨本著墨太深失其微細筆畫耳余舊有洛墨搨本殊見古人用筆規制兒輩不解珍惜有乞書者輒與之今家書中無一字也跋東觀定武大字不全本

此本以定州蘭亭土中所得石摹如宋梨板者字雖肥骨肉相稱觀其筆意右軍風流氣韻冠映一世可想見也今時論書者憎肥而喜瘦黨同而妬異曾不夢見右軍腳汗氣豈可言用筆法耶元符三年四月甲辰涪翁題　右山谷跋宋梨板本紹聖元年六月上澣院南軒云云

右黄山谷題唐本蘭亭見前

右山谷書王右軍草後見前

褚庭誨所臨極肥云云

宗室叔盎收蘭亭差不及吾家本云云

右[illegible]林見前

右米氏秘玩天下法書第一云云

右寶晉英光集語見前

蘇耆家第二本少長字世之摹本未嘗有也

右襄陽志林論蘇耆家蘭亭中語見前

褚遂良所臨黄素有欣字今本後用澄墨本偶字異序徐楷精書
遂也

蘭亭叙第一本為古今冠冕今所獲蘇中令家貞觀名手模搨
少異襄陽米芾

芾頓首再拜此得謝安帖李公炤家者作一贊公笑不知何時得公一見又得唐刻本蘭亭叙數十屋而同其本亂成今天下惟此本宇龢一[illegible]論與公但老矣自此何日心書畫以了殘年餘[illegible]兵後精神如何如何芾惶恐

蘭亭修禊前叙世傳隋僧智永臨寫後序唐僧懷仁書麻牋所書共成一軸永嘉太守侍制程公見賞數刻之樂石與天下後世知有蘭亭筆法者共之虞褚輩多臨蘭亭而永師實右軍末裔頗能傳其家法故此書尤動宛有龍鳳飛鳴之意較之世間本所索九牛毛耶懷仁序書傳聞能集右軍書者序尾出[illegible]識為尤物錢塘吳說

右蘭亭九刻得於周氏偶仲章少卿之子行仲章父安惠公初真廟朝任樞密副使因忠宣公丁晉公熱衣之朝不阿為丁所忌仲章與臨川王荊公厚善因表其墓安惠公弟武恪著書名大觀己丑先子守新安得於蔡宫安惠公所藏妙墨甚玩尚多存者蓋仲章能以翰墨世其家故所守之不墜而蘭亭古本尤所珍惜以余酷愛久以見贈離兵火艱難未始不相隨也子孫寶之曾紘彥思題

紹聖癸酉七月五日大父五四調京師謁修神智王實録呂前途道人持一瓻一軸求售乃蘭亭序也後有貞觀小印歐陽文忠公孫太龢公林龢康節公蔡胡文公恭宿在翰苑時題識道人笑曰欲見祖且陳蘭亭有蘭之辭歷二有[illegible]以一[illegible]酬之携歸而邦示秦太虛太虛驚歎且跋其後建炎南渡莫知存在[illegible]
曾記

閑隱居論澂少書云吳興以前諸述未登紹合凡好蹟皆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又自有草後益自珍不復為人書則蘭亭為古今獨貴固宜今本在世非一結體亦異書家得據麻論所臨恨大毗今人收吳先得國石本又恨大瘦惟定武本肥瘦得中入觀此軸豐而不餘瘦而不瘦不失本律竟號可追真家本也
曾立方題洪慶善本

明業注進家藏但序至多內一軸有跋乃康化可次有一跋云此本金石之秘寶也宜十襲藏之紹興丙辰季夏十有一日觀於崔善堂武陽林霆書曲水序自薛氏易石刻亂真者多

此本誠可寶也紹興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省齋觀坤作後記公
又續題印章印跋尾合紙有康伯可印
唐文皇初得此叙命歐褚趙模馮承素韓道政諸葛貞等搨本
以賜群臣故傳于世數本歐公集古不載定武本謂與王沂公
家所畜不異自山谷嘉定武本以為肥不剩肉瘦不露骨於是
士大夫爭寶之其實或肥或瘦皆有佳處此本最肥而骨有稜
神韻唐古本亦云在永興軍石定武前有之本獨氏聞李氏為
勝其餘用李本再刻益瘦細矣尤袤 王氏藏本
定武之說不一有李學究所藏見春渚記聞有孟水清所獻見

姚氏叢語文集古所錄四本其得于王文公家者傳定武氏問
兩本公毫不異當時自有數本明矣今所見之種或闕或完而
完本又有肥瘦之異世皆以定武目之筆法相去不遠皆是古
刻而薛氏所摹易偶是闕本當以完者辨先後而細辨氏錯
去五字以自別未為至論俟校一本 假若則肥而完者最
得筆意薛首 祖藏頗為唐古本乃此本也尤為可寶王厚之
淳熙戊戌 五月甲寅
自承平時中山石刻屢為好事者負去如此本甚已不易得況
太行北嶽壺關臺中正五十年予撫卷太息陸游

觀王順伯東起巖論蘭亭叙如尤延之著語循未多有諸論余
乃安敢復措說於其間但時務觀之言亦復慨然有契因之題
其末焉
蘭亭刻石雖佳本皆不免有遺恨此唐人響搨乃稍縱橫放肆
不為法度拘窘猶可想見蕭散故書之和轂然塵也其後書乾
符元年三月而觀者或以不與史合為疑余按歐陽公集古錄
亦以石本證史家之誤此獨不可據以為證乎陸游
世傳唐文皇所愛蘭亭墨蹟葬之昭陵中所書碑後屢作皆
不及之韶十八學士摹寫又不知用何工本孰為精到和本既

歸昭陵流傳世間皆摹寫者今人多重定武本問其所以別不
過以一二字為證余見定武得二本一瘦一肥似新刻者一譜稽
本與人所取又不同余亦未能辨其是否近得唐搨賜侍臣本
卷尾三印曰賜書翰林院文字延資庫之印借一時官吏銜名
有蔡君謨跋列之郡齋甫畢而游君少逵持所藏定武本求余
見而觀玩不去手因併書之王信跋之所刻本第十及十一行
內有五字十一十二行內有向字今識處字
蘭亭序古今共寶之而入石者非一當以定武古本最勝徽猷
閣直學士胡世將字稱意刊二本一出于錢氏貞觀石本一不

古所出然不得見定武本也此本余得之王南真定武古本方兵
火誤諸之余世益難得尤為可貴也潞廣老人書於興巳未十
一月三十日
余嘗從王順伯求觀其所藏蘭亭二本相類而差肥一本瘦知
尤延之謂瘦者乃真定武本而順伯則主肥者二公皆好古博
雅其辨古玄之真偽皆為後來所推今不同如此孰能決之此
本乃類其瘦者順伯既著語矣盍就延之而正焉以究其說陸
九淵
蘭亭舊刻此本最勝而世貴定武本特因山谷之論爾余在中

秘見唐人臨本皆肥以楊樫所藏薛道祖所題本驗之實唐古
本也而近世以此為定武本則誤矣余凡見前輩所跋定武本皆
有依據不敢臆斷其湍流帶右天五字皆損後有見余所嘗見
者當仍識之則皆否辨也九家
僧見里中人藏此本卷末有何子楚跋語云石晉之亂契丹自
自中原輦閩貨圖書至真定德光死漢祖起太原棄此石於
山中慶歷中其石歸李學究李死乃其子始摹以售人後負官
緡宋景文為帥出公帑代輸取石匣藏庫中非交舊莫得見熙
寧中薛師正為帥其子紹彭別刻本易歸 長安大觀間詔取石
龕置宣和殿丙午與岐陽石鼓俱載以北子楚余不識其為人
而其說之詳如此想或有所傳受也晚又得姚令升疏范元卿
郎中本云慶歷中宋景文為定帥有非子攜此石走四方最後
死營妓家伶人孟水清取以獻景文愛而不忍留之公帑元豐
中薛師正為帥紹彭石去其長了留其本於郡鑒去為右帶右
天五字以為驗令升之說如此頗與何郡山不合未知孰是順
伯出此本致余著語余曰右軍落筆時直有神助醒後更書數
十本皆不及想其初處雖右軍自不能形容余尚何言輒書所
聞二說於後期子博聞君子共考訂之究於

紹興初劉中貴衡茂貴交河南北界更時購好之初使人往來
中都宮闕尚容觀然衛叩與同事紀孝恪適歷其間至一閣壁
度上有小匣微見御筆題云真定武蘭亭歷有十軸然置其匣
初之以歸使四各藏其一餘皆上之九重世無見其孫監丞
古九
定武蘭亭似然與中薛師正為帥其子紹彭寫歸洛陽刻搨諸
流帶右天然字以為人宣和間歸御府建炎初宗澤送之維揚
虜騎焚維揚方亦不知所在此本未斷損乃舊日定武所拓尤可
貴重黃太史謂肥不剩肉瘦不露骨謂此帖也臨川王厚之跋

長興施氏本

唐太宗得右軍蘭亭叙真蹟使趙模搨以十本賜方鎮惟定武
用玉石刻之文宗朝舒元輿作牡丹賦刻之碑陰見墨藪 今墨藪無
之世號定武本薛向尚書之孫也求之不得見精子紹彭索公
所有石鎮內乃刻牡丹賦於背者道但別刻石以易之携玉石
歸長安宣和中詔取之乃出後置禁中後得多舊流傳人間每書
三紙如趙墨點畫下是元字內為真在上二紙字畫愈細而
西都監楊伯時與薛氏孫為工部郎經同為曹氏婿得薛氏本
題清閟堂法書墨本最為近古今亡之閒為某人傳去某人者

既聞其子不知所在淳熙中辰春與伯時相遇於臨安得其臺
略再見于京口後加其辭云爾閑錄所聞書之薛尚祖本從閑亂
去矣使金還定武遺件以民間所藏書本見示正類此者都所
持傳者又不及唐刻讀刻本因書於後承嘉許及之 紹興甲寅九月望日
不大與申子兄自步高校法書 云云 右孟公題跋見前
南華以副墨為子孫施孫余于謂前賢筆蹟真本審祖之臨
者宜有之故鵝白石人傳之筆本其僞偽近甚已無象矣今定
武蘭亭帖在未時沒沉後所得別有刊行即今所傳之昭陵墨紙跡
定發藏之時定武堅搨又選擇之稱獨其曾祖得至夜氣種

榮之地而見貴于中掌士大夫之筆復三數而為之嘉又聞定
武珍其石刻碑上損之故筆多沒且石二本其一頗瘦此定用
沒而瘦者乎其所相必有其植見者當默識之孫章京錢題 紫雲九
戊午下又仝日
蘭亭修禊叙世間不已于作本則精神如發意態婉生王之所
聞亦多然如此本可是五大與宿得於蘇魏公家本爾雖長安
既亡以前所拓山谷所謂肥不剩肉瘦不露骨正此也吳興
施宿題 以上六跋皆得於祖武本後
蘭亭昊昭陵真蹟不復出模勒之無評拓本徒彷彿能辨此意

然後可與語蘭亭而似不察獨取定武本為真亦矣余所見唐
刻本有二一是延觀閣石刻一是四南山杜氏所藏校本完寧
初米老家校刻于寶晉號為三米蘭亭鋒勢筆法絕不類他本
亞之寶愛定武本者果不知何唐刻本也大抵墨蹟與碑刻高
貨摩貴爭相模搨苟或得之自謂獲真本者是尤可笑也姑古
文人蔡山父題 閣實世今本
定武蘭亭石刻留春仁于是能留在洋原日石本曰哥本所傳
德光集而歸棄之中山為士人李學究所得韓魏公素之急李
瘞諸地中而别刻以献李死其子乃出之宋子文始買置公帑

後爲薛紹彭換取至大觀間遂入宣和殿靖康中竟落北方故
世傳定武者有二今宜中所藏兩卷此其善者也晉郊跋定武本
市馬以神駿爲主無問毛色觀婦人以美爲主無問肥瘠書亦
然順伯所藏俗收兩石本皆通常特凜凜乎其生意存不必深
辨何者定武石也同上跋王順伯所藏本
定武本自永平時已不易得况今日乎書學失其傳久矣楷法
出蘭亭近世以書名家者返不知也然皇李其全刪定武復本
蘭亭叙右軍得意書唐虞世南褚河南著摹傳兵火之餘所有亡
幾當城大守趙公介然開宇人明來有舊藏者出而觀之謂真

虞永興本也命勒于石元勳不伐趙明誠本紀與五年二月庚寅
退少蘭亭叙曾祖翰林所傳先王國中舊書質唐刻也元興樂
叔論同卷今藏爲二寶和元年十二月魯郡守錢伯定拜叔記
建安二年五月二十八日丹陽郡齋雨中與李威季賞鑒刻秋
校六七字不同李威季賞鑒刻本附卷來蘭亭舊刻今不可所
在會丁大士夫之家者見三本此爲其學靜壓李成題十八日趙清老
伯父
頃者彭門見蔡君田務本欽肅生取蘭亭閱風神蕭疏不類塵
俗中物爲題其後見黃山谷云田生以余賞之執執其爲盡畫奇寶

也適直子出蘭亭古帖見伯父舍人公跋其尾謂所見三本
此本最真伯父蓋此帖當增鼎九之重矣爲道其質之勿輕以
示人他日隨銀盃羽化當思僕言政和二年丙申夕翔雲觀小隱書此帖本爲此
子氏舊物余頃跋其後戒其勿輕以示人意謂子氏不能有
也後十二年而當建炎二年余自山陽來嘉禾道遇丹徒師守
丹徒叔侍郎出以示余觀伯父手澤并舊題恍然如隔世其間得
喪存沒事亦何限而余亦老矣且知子氏果不能有也感物化
之無常悼歲月之遷流爲之增慨十一月三日巨野李邴漢老
書此年石刻燔毀殆盡此本獨存疑有神物護持韓駒 丹陽

蘇子美家所收褚河南臨正觀蘭亭正類錢氏園中舊書與今
世間所傳異矣當軒 蘭亭禊敘真蹟隋末唐初世所傳摹
刻皆唐人臨寫雖工拙不同要皆可觀此其一也紹興乙丑得
之蔡君兄矢白下得之此是王氏可 蘇舜觀 黃叔文觀 王安
國來觀戊辰十二月二十六日觀于吳羊郡齋此本今藏政燼齋

蘭亭考卷七

審定下

黃伯思法帖刊誤曰讀蘭亭者以不知老之將至旁一僧字爲
作字挍古蘭本二十八字至于曰行間特闊者蓋接縫處

與不知字意在此行之末尋令人徐僧權於其旁著名謂之押
縫界御府中法書率如此僧字亡其權字世人殊不知此乃云
僧者字之誤因讀為曾不知者之指也按晉史無少傳及書錄
第十卷字載此叙但云不知者之僻亦無曾字益可是正
蘭亭帖面如定武本此本不失古意敘丁亥年物米題　書跡
蘭亭叙三本皆平閣蘇舊門自用棚拓歸東坡先生謂疑是起
草者後傳義祖摹刻石本其一也又定武石刻黃太史云肥不
剩肉瘦不露骨者又唐正觀中籍承褉師石本凡三也中原散
亂皆失之度江不得吾孩刻安定家薛氏定武摹本與今石刻

大略相似而此字畫尤佳東萊季安題書
蘭亭石刻定武兩本以前後分真贗此且最前者故諸本為注
跋公題
蘭亭所傳有承與唐諸公臨摹者也而以定武本為最東陽裝
嘯臣山甫題於戊午二十二日
大令書換右軍有書見要妙神妙絕超古今其一有抗他
二十年物及後於河朔王晉王家舊藏後集致論若兩手行書
蘭亭序高風勝韻為一代祖太宗稱爲良奉勅臨此不
盖有筆勢和答陸孝應權跋日己上姚姓本

順伯好石刻成癖蘭亭舊本收至三四本已余家無一名帖顧
心好之把玩不忍去手維來右順伯之意蓋猶存在勝理矣何
謂不治將深者耶四明樓鑰大防
蘭亭叙見少得善者後賢多臨寫石本數十以定武本為勝石
歸薛氏多後使復難得數問陳氏維揚朱氏題於前增
米南宮謂蘭亭叙為行書第一黃太史謂蘭亭叙摹寫失之
肥瘦要當心以會其妙廣二公之論古今無以加也世所貴者
定武本此定武本之最善者鄭伯膚恭老
定武蘭亭舊本在承平時已不易得薛師正之子紹彭刻他本

易去而留舊石斷損數字以惑人後以石龕置宣和殿壁渡江
以來士大夫家凡得此本悉指為定武本不但肥瘦不同而精
彩頓異其行字誌字流轉亦與夫字人字末筆意態横生非他
本可及也斷去本固不多見況未經薛氏所刻之本乎此本舊
所拓尤可貴余見蘭亭叙多矣此特一二見爾尤氏又題跋
王順伯第一本　淳熙丙午季夏望日
唐文皇既得禊帖叙命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搨賜諸王
近臣虞褚歐陽各有臨踏至今不知幾本而獨貴定武刻順伯
諸本皆作領以字此而不刻者為定武此與予所見特異楊桯

伯時有薛道祖觀跋題一本正肥云是唐古本平生所見前輩
所跋定武本皆有依據一單少董家賜本一蔣丞相家米元章
諸人跋本一張文潛家王文公跋本最後見澄江呂氏舒王所跋與此
本無毫髮異其刓缺處正同益信山谷所謂肥不剩肉瘦不露骨
者後有識者當賞予之言尤袤跋順伯第二本 淳熙四年仲春望日
定武蘭亭敘凡三本云云
右榮芑淳熙十三年五月十三日題 見蘭亭博議
舊聞薛師正帥定武得禊敘石于殺胡林乞墨本者沓至薛
患駁遂刊別本以授之時已二刻其子紹彭又摹易元本以歸
自是定武所刻凡二本政非舊物也今觀順伯所藏亦未敢以薛
氏刊本為證然在學者實稱第一余雖嗜此所蓄未敢為信當
訪佳本求正於順伯 淳熙戊戌二月望日 建安袁説友跋
慶曆中宋景文帥定武有舉子携此石至郡死於倡妓家樂營
吏號河水清者見而識之取獻景文景文寶惜不敢私有留於
公帑世謂之定本後薛道祖攜歸長安宣和中詔取舊石
置睿思殿嘗以墨本分賜近臣時先君通籍殿中遂得此本閱
兵火中迨今數十年秘藏不墜精神煥發豈有神物護持耶
榮芑書 此跋舊所藏本淳熙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曾大父得侍徽祖經帷獲賜書幽金石刻數十定武蘭亭其一
也紹興辛巳虜坂斂歷遺書卷俱燼今見榮氏所寶不勝慨歎龔
音同光宗諱頤書 乾道辛卯正月十二日
外兄王堯叟處藏蘭亭敘云初宋先生得于天上與此無異平
時所見惟二本爾東陽李燾後題 淳熙丁酉立秋
熙寧末滕章敏帥定武大父以幕府從時蘭亭敘石刻留郡帑
世人未知貴也大父椎拓數十年後十年薛師正分閫其子
道祖易去天下翕然欲得而不可見南渡以來僕家僅存一本
深寶惜之未嘗妄以示人今觀榮次新所藏略無毫髮之異信
可寶也汝陰王明清識 紹熙己酉暮春庚戌
蘭亭得于薛氏最善與兩京王參政家世為婚姻所藏二百餘
本伯父伯兄皆婿王氏宗觀閣公二十本余得其一南渡以來
所見雖多大抵皆晚拓多刓缺然今亦未易得沈端節約之識 淳熙乙亥十月既望
禊帖唐人所摹最有典型者李學究得此石携以遊四方而
終于定武宋景文為帥取而龕之郡齋遂以定武本著名於世
熙寧中薛師正之子道祖摹刻贋本易取歸洛陽掩其跡而于
携取之石鑱損湍流帶右天數字以為異其跡終不可掩宣和

閒竟歸天上其始末大略此如其獨冠于他本者山谷所謂肥不剩肉瘦不露骨正彷彿矣此紙乃未歸薛氏時所搨尤為可寶王厚之書慶元丁巳歲下元日

定武蘭亭為薛師正之子紹彭易去宣和初其弟嗣昌獻于天上徽宗命龕置宣和殿壁靖康亂獨此石棄不取高宗駐蹕廣陵守澤居守東都見之遣騎馳進未踰月復南寇大駕幸浙失之紹興中向子固叔堅帥淮南密旨令搜訪不獲其後叔堅遺事許以謂窮害藏據地土且跡此紹興壬子夏貢官修門得順伯言此世所未聞當識之所藏舊本之左斷碑紙乃桃竹箋非雅當時打者於中元日汝陰王明清題於寓舍芙蓉閣

蘭亭敘肥不剩肉瘦不露骨如山谷語頗似定本但以越紙拓故多缺又今觀王仲言所聞始知是耶尤袤觀

修禊帖李中首用定武本刻予寧海官舍所貴定武本者以其摹刻精好不失右軍筆意而已中閒新刻或病其不能皆備衆體然為之難則尊業學有題

蘭亭以定武為第一而定武復有二本真刻為薛氏藏去而以模本別定武此於吳傳明處見真定武本略不與他本相侔此其次也襄里張嗥巨山書嘉熙丁卯孟夏十四日平仲九右下仲九錄今在趙仲宗

世傳逸少書帖公惟有蘭亭帖敘樂毅論黃庭素教此本蘭亭樂毅論臨摹失真意矣而黃庭一韻雅有存者譬如先庭義士琰俊絕特之才雖放棄江海形骸俱悴而風儀詞令蔚然不撓猶足以變動庸人無教也而黃庭道教皆非逸少之蹟歐陽文忠公以謂黃庭特後人緣山陰換鵝事附益所為遺教出于唐寫經手余始聞而疑焉及精考蘭亭樂毅論然後知文忠之言為不謬也高郵秦觀太虛題

右淮海先生真蹟上所書蘭亭敘升題跋集中不載真蹟今藏高郵句氏壽而家嘗手摹以入石同書絕句云少游寫就蘭亭敘波韵英姿照古人我祖同為長公客每於翰墨契精神但太虛新書誤增一曾字入行間定本于東坡耶

山陰以蘭亭重蘭亭以禊帖顯蘭亭故墳雖存而禊帖獨無善本同以定武古本刊諸石廣平李洪書慶元戊申仲春望日李又嘗刻一本在宣處

右云樣於故易

歐陽公集古錄石刻可謂博而精矣而定武蘭亭不見其可貴宜其時善本尚多更有出定武之右耶此本肥瘦纖穠皆得其所而法度森嚴典型具在真定武舊刻也周密公謹題嘉熙甲寅五月一日

定武蘭亭余家所藏數十本雖肥瘦勁弱不同而各有所長張

題書 樓乃時本慶元己未四月

余家有定武李氏所藏世綵善本 因見此刻略無少異衛淫書

慶元己未中秋十日

使黃公不可得宋帖獲其真者亦希矣 書附

山谷跋馮氏本跋云熙寧十年八月四日時在京師見范彥叔

題公所書蘇易簡翰林所作一篇元豐元年閏正月晦日記其

役因書之 常山宋敏求 元豐七年十月九日夜觀蘭亭見次道

手筆令人慨然 錢彥遠

此本有宋吳叔宗次道跋為可寶宋所書蘇公詩乃參政易簡

頒其家所藏唐人摹本絹素上寫今藏太常博士汪孝恭家

余當見之第二本與楊樸伯時所藏薛本細觀點正同以為唐

古本云 尤觀

蘭亭四本上並皆有序刻妙處今亦散失甚悵惘之得觀諸本

硯寶神物還觀第一者奇絕不敢稱無妙次第一者一本不當

可否 壽州 元小錄 儒雨拜達道機宜朝奉親友

至苟曾任宗丞知復州詳定汝傳其子鋼字仲素今存其序

論之處

姜夔藏本有四其一題石刻序乃是舊本今定州舊本也以十

數亦各有好處然余頗能辨之 黃庭堅 同翰雷觀

姜跋云嘉泰壬戌十二月得于童貫人山谷跋乃少年書已

得永和筆法同翰者文友甫之字今此本歸檢正黃帶家或

云姜以他年辭此跋耳

沈陽閱孝先貞道元符戊寅秋七月晦日於自滌硯琴卑賞蘭

亭筆勢當之 乙酉十月十八日 此何今至歸長安薛氏世所有者摸

搨而已 篇次類題

第二本姜跋云紹興三年六月一日同作秦璧改元之符戊

寅宗寧四年龍集乙丙是時定武石刻猶在薛氏未歸御府

錢唐後舊刻無幾余收八帖皆故家物字体筆法無損缺處校

之只石肩此肥瘦不同流不可不論妙處但以生气纖刻古意定

能辨前代所存石本殘缺時本哉求乃之書存漢王府中 第

三本紹興壬子至後三日

都下有董不肯者且先任定武藏禊帖甚富紀興中有甲士任

湖州所貴買之不許後向方取去百本刪以時購時有些保官

高其位及管史屠無範守得之尚慶元出以轉售故吾得之守

顧豈以前舊拓本五字不損紙墨如新未經翻者未後向有一

空行故序之亦驗定刻之一助 第四本嘉定二年歲至日

永和之刻歷代所貴前賢論討嘗以東坡為是正叢之蘭亭記
自永嘉亂亡其石癸卯歲僕游定武聞富人李氏得之府帥下
教則得墨本一二而已因投於尚書王公使勒于碑瑯之石以
大觀吾馬字永仲郡桂荷御題 出原刻重九日
近見馬莊甫所藏蘭亭使人敬起拜者觀百餘日乃歸之今又
得觀孟泉本清瘦勁拔亦其次也陸游務觀 嘉泰二年重午日
詹揆原乃留定武本歸薛氏本於平日已不易得況今日乎聽
川王厚之 跋高絳古本
蘭亭以起草本為第一先公嘗言云來後定一行者是初得卻

一帶六根艸堂叢書 卷第二百之一〇 二六

氏刻本有軸字國印在空中又於姜堯章處見一本亦嘗司馬
建
康惟章官定武時字文粹中田三說刻無言蘇叔黨論蘭亭惟
章公蘭亭各有佳處壬子點畫相去霑僅以為優劣此非具眼
不能辨也乃出篋中所有百本云此皆得定武本不佳領皆在
一刻後謂 陳章父子名後此也說於高氏所藏本
石刻如右軍臨鍾繇墓田帖長安范氏玉石硯河東薛寶鑑支
相小楷秘閣開皇右軍諸帖與定武蘭亭則石工妙矣高氏所
藏蘭亭舊本就久斷闕僅可標軸而意韻態度猶為最古如晉

宋間人物風流超然後人皆不必及此本紙墨俱新而書法備
具精神氣骨有跳天卧閣之雄觀之可愛可學及與舊本並觀
之則品格標韻似覺少低然亦佳本各人康侯
能乘雲氣而上天云云
右陸放翁跋毛仲益蘭亭見前
王逸少不得唐太宗墓不出竟終其身子敬答帖賴之請鋒
峻其無知世間有得其秋毫識者此學二王書度幾得之否不
辨此雖家藏晚唐蘭紙真蹟字字而描之筆筆而求之去蘭亭
愈遠矣謂余不信有如大江陸游

一帶六根艸堂叢書 卷第二百之十四 二七

六一翁集古所錄本四而定刻居其一米南宮所藏以唐本
為最後定刻次之物須且定有常哉存夫人而已 李易兼稱錄小敘
蘇山甫論蘭亭以古本為右云區區寶愛定武本者是不知有
唐刻本也此亦類似流俗之見可當笑豈
淳熙壬寅上巳飲禊會稽郡治之西園云云
右晦翁題蘭亭敘見前
讀右軍帖每見其錯綜橫斜使其時能發明功名蓋見於世
矣蘭亭禊序直因風光寓之倫千載而下徂獨以其書傳因見
王順伯定武舊本重為慨然陳傳良跋 康熙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近世論蘭亭叙感事興懷太悲蕭統所不取與斜川詩縱情忘憂相去遠甚比似未識之人面目斜川詩與風雅同趣向謂則論君多少論議於晉人最為根據觀其與殷浩謝安石會稽王書可見與世之學方盛誰不能為一死生齊彭殤之言願獨以陳述為感慨死生為可痛何也詩三百篇誠思憂傷聖人不廢約之止乎禮儀以不失性情之正此先王立人紀之大方也若夫異情于事外忘趣於情表晉以之論晉矣尚忍聞之哉東坡及蘭亭為赤壁賦其詞飄飄高遠終近莊老之氣象而與安器不相似多少此本史必有能辨之者 陳謙

此本所從得題識號潛齋老人者故右丞張璇也 見書定門 距今五六十年矣及歲甲申乙丑未几嘩丙寅歲月皆可次第余既不能知書姑信其逺者則此帖貴矣 董逌跋蘭亭帖

脩禊叙是右軍得意處當谷筆時自有神助醒後更寫十數本叙真能及此蓋當以筆畫長短山谷晚得定武本已僅能彷彿存筆意今距山谷又幾何時矣確真贗大似逐塊暴寫肥瘦各自成研妍當時存之于心會其妙處爾鮮賞此語許渠具一隻眼 雞肋

唐韓歐王得意書之妙專以晉右軍王羲之爲法以極其變化至蘭亭脩禊叙樂毅論文王所愛玩寶墨藏家廟者今雖僅存猶嘗獲觀皆奇麗超絶動心駭目王之孫不流以從官長衆者侯懷書家不能盡見奇蹟迺為良工併刻樂石置會稽郡齋而僞書其後 陸放

寶劍既分識者知其必合凡物在天地間離而復會者有數焉余始得蔡君謨字二紙甚愛之恨不見所跋唐搨賜蘭亭本及魯公與澄師大德帖可稽其始末越數年從友石德興得余偶於卷軸中見之忻然良久曰吾家舊物却有此二本而無蔡跋乃取其 遺余以足之相與賞異焉不知何時析而爲二今蘇

復合其舊然耶非耶數有數耶抑與辛亥余守會稽因併刊之郡齋爲北郡佳話云 王佐

法帖　　錢塘　倪濤　撰

桑世昌蘭亭考

推評

太平廣記載唐太宗遣蕭翼賺蘭亭敘事甚詳以出之亂嘆息小蘭亭敘若是貴耶查使萬乘之主捐信于匹夫傳稱子貢詐而存魯弦高詭而存鄭遂一言之細建二國之業猶不可以為常以太宗之賢難之於古所無奈何溺小嗜好而輕喪其大哉

晚多閑居頗屏世好猶于古人筆墨之迹愛而不能置頗甚於少年嘗留意蒐訪田宅者與前論異矣因論白居易七德歌曰功成理定何神速〻在推心置人腹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復為曰太宗以一放取天下惟信爾夫不忍三千女而放出宮自信也不均四百囚而來歸獄人信也吾為原何足貴哉全尊存鄭則重子詐也愛蘭亭帝小於欺也於其老而將傳至從其子求書從葬亦累矣累物均病于行居太宗不累者大累者小則世將曰此何足以論信不信之間士之行己亦若此而已矣然則此書雖以不刻傳可寶也崇寧丙戌冬至五日東平漁郭湖李季良出之晁補之題記

陳正敏遯齋閑覽載其季父處中語云右軍蘭亭記其文甚麗但天朗氣清自是秋景以此不入選而正敘又謂絲竹管絃亦重複豈未熟張禹傳耶漫錄謂本漢書語是也山樵夜話

張彥遠法書要錄所載何延之蘭亭記敘二自右軍留付子孫傳七代至永禪師付弟子辯才太宗遣監察御史蕭翼微服作書生以詭辯才始得之然劉餗傳記云蘭亭敘梁亂出於外陳天嘉中為僧智永所得至太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或以獻晉王即煬帝也亦不知寶後僧智果借拓及登極竟不從索果

師死弟子辯才得焉文皇為秦王日見搨本驚喜乃貴價市大王書蘭亭終不至及知在辯才處使歐陽詢求得之以武德二年入秦王府貞觀十五年拓十本賜近臣帝崩中書令褚遂良奏蘭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於昭陵焉劉餗父子世為史官以討論為己任於是正文字尤審則辯才之師智果非智永求蘭亭敘者歐陽詢非蕭翼也此事當俱同晁說太宗始定天下威震萬國區區殘老僧敢靳一紙耶誠欲得之必不狹陋若此況在秦邸豈能詭遣臺臣亦恐信之何耶或云第十五行有僧字蓋時搨本至多惟此得果所藏者真本故署僧字以別之

或以為曾不知老之將至非也 王鈇
此跋與范丞相家所藏首尾不同前一段已載紀原門後有云
滕章敏公元發嘗為先子言帥定武日聞之故老慶歷中宋景
文為帥有士子攜此石遊走四方最後死于營妓家樂營吏爰
永清取以獻景文受而不敢有也留於公帑自是定武蘭亭傳
天下幾四十年矣至元豐中薛師正樞密為帥攜其子紹彭刻
橅石本在郡投且親友獨於薛氏得舊本也大觀間其次子嗣
昌始內之御府胡羯之亂不知所在云建炎三年十一月望汝
陰王銍書

此跋載成月次序頗定却無或云以下語始備録云 世昌
永和中王羲之修禊事於會稽山陰之蘭亭賢畢至少長咸
集序以謂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咏亦足以暢叙幽情則
當時篇詠之傳可考也今觀樂安五言詩曰萬殊混一象安復
覺彭殤而羲之云乃以為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羲反
謝安一時之語而笑者遂以為未達此特未見當時羲之之詩
爾其五言曰仰視碧天際俯瞰綠水濱寥閴無涯觀寓目理自
陳大矣造化功萬殊莫不均群籟雖參差適我無非親此詩則
豈非達者耶更載獻之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

獻之寒温而已既出客問優劣安曰小者佳吉人之辭寡以其
少言故知之今王氏父子兄弟畢集而獻之之詩獨不成豈亦
吉人之辭寡耶景祐中會稽太守蔣堂修永和故事嘗有詩見録
門皆蓋為獻之等發也蔣堂之生右
晉右將軍書為世所寶於今八百餘年其間以書法重世者無
慮數百千家皆不數而神之未有以一言窮議者可謂古今獨
步矣修禊詩序又其所自愛重付之子孫者則又可知獨不甚
聞于宋齊間時尚未出也唐興文皇得之而後盛行於世論者
言自唐以來以及我宋未有不得子比而稱名世之書者蓋萬

世法書之所自出也此叙真刻真蹟晉已久今所有者唐世
摹搨所傳承平日推定本號稱第一尚章及見之歐陽文忠公
集古有四本皆盡得今雖有之亦莫能辨山谷嘗論褚河南所
臨反豊肥則反洛下本景九龍圖所藏而云斫地所得者蓋瘦
地則此石當為杯碎以真傳之中有和嶽緻廣僅數寸大都不
過三十餘字而棼杵蘭亭字體瘦勁健與定武本不可亞下神
氣飛動尤覺天成識者云此真褚河南所臨也自是易名褚蘭
猶情妙蹤諸字妙處不能形容以此知昭陵所藏蓋可想見因
思天下尤物昔人所謂百不為多一不為少旌旨不然不可無

一不可有二一或可作二則騰空而去矣書詁有言樂毅黃庭
但得成篇足為國寶况此叙為絕筆乎方知丈字千卷不與焉
錄鄴侯三萬卷以多為貴衰暮之年得而觀定武舊本於陵氏
亞三歎息而書其後淳熙辛丑歲仲秋日河南郭雍書
雍峽州人號沖晦先生字頤正
王羲之蘭亭三日叙其辭藻為世所寶然議者以謂梁昭明太
子不集此篇於選文者以其有天朗氣清之句或者以為不然
季春乃清明之節朗亦明也於義未病余因讀楚辭云秋之為
氣也天高而氣清由是知昭明之所去取也又如所謂絲竹管

絃之類語行而復蘇子瞻少之累歟王得臣塵史
范季隨一日謁陵陽公坐間問文章一聯之精以相示曰古語
云文選爛秀才半其間有多少事一宗獵以宗問人言王右軍
蘭亭叙不入文選蓋其不合有絲竹管絃之語絲竹即管絃也又
天朗氣清不當於春時言公笑不答客退叩之公曰春多氣昏
是日天氣清朗故可如子美詩六月風日冷之義絲竹管絃四
字乃班孟堅西漢中語梁以前古文不在選中者至多何特此
叙耶安可使出議論陵陽室中語
世說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叙又以己敵石崇甚
有欣色注云王羲之臨河叙則是叙亦名臨河劉孝剡當有所
據東坡曰此所叙宗之言叙宗人奴也見李倫金多故以為賢
於右軍時年二十四友管寧虞之流豈足比方多右耶東坡山
陰陳述詩強把先生擬季倫
徐彥和云此卷云是右軍所繪圖於觀此獨上復審者定不解
書蘭亭叙也右軍在會稽時始出來側理紙庫中有五十萬盡
付之計此風神又有嚴整之趣爾永興宗書山谷題石刻繪圖後
謝安人物冠江左第一其為政殊未可逸少意作書識諸為啖
庸哭此可謂愛人以德者以紙五十萬與相過何足道哉此乃

史官之隨而書之亦云爾何哉本傳又云蘭亭之會或以比金
谷而以安石比季倫聞而甚喜金谷之會皆望塵友也季倫於
逸少如鵷鸞之子鴟鵲尚不堪作奴而以自比史是晉宗閒妄
語史官所叙宗友人奴也見季倫金多賢于逸少今魯直亦怜
孟師不能得色少而韻豈不難哉東坡跋王繪閣
徐師川云蘇端明嘗言魯直雜文專法蘭亭後山詩叢
米寶晉齋有一帖與宗粲世帖之子太尉云先公墓誌須刻得
筆不使纖細相間如蘭亭披之花雲滿目乃非專人書也此亦
可以聞示習蘭亭之蹤往也山驛夜話

右軍器字詞翰三者俱優而曲水叙中有樂極悲來嗟悼之感
文選中王元長曲水詩叙　曲水叙不收豈昭明深于內學以
羲之不達大觀之理故獨遺耶　黑氏
實晉題黄素黄庭經後有云逸少真書雖此經與樂毅論太史
箴告誓文累表也蘭亭洛神賦皆行書其他並草書也草書十
行敵行書一字行書十行敵真書一字　寶章集
蘭亭帖行書結或疑其說歐陽公記真州東園汎以畫舫之舟
曾子固亦以為疑
蘭亭集或以方金谷叙右軍甚喜此殊不可曉郤甚賞喜人以

己比詩堅強同也為陳公廣居洛為禊飲與客酬唱無怨山陰
之叙者智禮義敘疎晦之之而蘇當筆札之工誠不愧矣余觀
逸少安石萬往不同之韻豈但筆札之工公廣自云無愧蓋王
謝之細而韓費因不能賦罰酒三斗子敬詩不成亦飲三觥議
者以是少之瑯蟲生述有於色役豈謂一詩一賦足以盡其作
之士哉　胡明仲跋羅長卿所藏蘭亭詩
羲之傳云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佳水山名士多居之謝
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與羲之同好嘗燕集山
陰之蘭亭羊欣筆陣圖云羲之年三十三書蘭亭叙王師乾按

右軍祠堂碑云右軍自內史後峻辭墳塋捐棄龜組曲水蘭亭
自為之序黄長睿東觀餘論云永和十年右軍年三十八時已
去會稽郡矣何延之蘭亭記云永和九年暮春宦遊山陰修禊
禮所記右軍出處年歲皆不同晉傳云羲之初渡浙江有終焉
志會稽佳山水名士多居之嘗與同志燕集山陰之蘭亭為之
叙以申其志信如列傳則蘭亭之遊乃右軍隱居之日也按通
鑑云永和四年殷浩以江州刺史王羲之為護軍八年羲之遺
殷浩書諫北伐十年以前會稽太守王述為揚州刺史又晉傳
羲之自護軍右將軍會稽內史實代王述及述刺揚州臨發一

別而去後王述檢察會稽郡疲於簡對稱疾去郡於墓前自誓
時永和十一年之三月也以此推之歲在癸丑為永和九年其
時為會稽內史無可疑者晉傳既脫略羊欣王師乾所記皆
舛黄長睿疏證諸家跋右軍破羌帖云永和十三年去會稽郡
已歲餘此語良足至東觀餘論則自相牴牾有不可解傳又言
右軍壽五十有九按右軍生於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沒於穆帝
五年辛酉以此推之右軍蘭亭之遊時年五十有一當是時謝
太傅隱居東山孫同此集碑署瑯琊王友謝安是也葛常之韻
語云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蓋用謝安一時之語或者

又疑羲之侍爲會稽內史日與尚書僕射謝安書云按謝太傅以升平四年爲桓宣武司馬後十餘年始當國爲僕射而永和八年爲尚書僕射者謝尚也以尚爲安乃傳之誤 集錄

蘭亭考卷九

臨習

右軍之書代多摹習可據爲宗匠取立指歸豈惟會古通今亦乃情深調合至使摹搨日廣研習歲滋先後著名多從散落歷代孤紹非其效歟試言其由略陳數意止如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畫贊太史箴蘭亭集叙告誓文斯代俗所傳真行絕致者

也寫樂毅論則情多怫鬱書畫贊則意涉瑰奇太師箴又縱橫爭折黃庭經則怡懌虛無暨乎蘭亭興集思逸神超私門誡誓情拘意慘所謂涉樂方笑言哀已歎豈惟注想波流將貽嘽嗳之奏馳神睢渙方思藻繪之文雖其目擊道存尚或心迷議舛莫不強名爲體共習分區豈知情動形言取會風騷之意陽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 孫過庭書譜

褚遂良正行全法右軍洛都袁氏家遂良書帝京篇一卷體裁用筆窮致蘭亭 法書苑

山谷謫荊州得古本蘭亭愛玩不去手因悟古人用筆意作小楷日進以他日當有知我者

山谷家傳有云公楷法妍媚自成一家餘與此同

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故其書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勁乃似柳誠懸中歲喜學顏魯公楊風子書其合處不減李北海至於筆圓而韻勝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之氣本朝善書自當推爲第一數百年後必有知余此論者 東坡題跋

王著臨蘭亭叙樂毅論補永禪師周散騎千字皆妙絕同時極善用筆使胷中有書數千卷不隨世碌碌則書不病韻自勝李

西臺林和靖蓋美而病韻者王著勁而病韻者周越皆渠儂胸次之罪非學者不盡功也顏太史稱張長史雖姿性顛逸而書法極入規矩也故能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如京洛人傳摹狂怪字不入右軍父子繩墨者皆非張長史筆蹟也蓋草書法壞於亞栖也 書周子發帖

古人作蘭亭叙孔子廟堂碑皆作一淡墨本蓋見古人用筆迴腕餘勢若深墨本但得筆中意耳今人但見深墨本收書鋒鋩故以舊筆臨傚不知前輩書初亦有鋒鍔此不傳之妙也 淡墨研銘

予臨少時學蘭亭極肉肥中年以來筆墨重實李北海未足多

也東坡書
余時學蘭亭者不師其筆意便作行勢正如美西子捧心而不自悟其醜也余嘗觀漢人石刻篆隸頗得楷法後生若以余說學蘭亭當得之元祐六年十一月丙子曲阿胡氏持行卷書帖傳寫題
王氏書法以爲如錐畫沙如印印泥蓋言鋒藏筆中意在筆前耳承學之人更用蘭亭永字以開字中眼目能使學家多拘忌成一種俗氣要之右軍二言群言之長也跋蘭亭帖
東坡云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寬綽而有餘如東方朔畫像贊樂毅論蘭亭禊事詩敘先秦古器款識科斗文結密而無間如焦山瘞鶴銘永州磨崖中興頌李斯嶧山刻秦始皇及二世皇帝詔近世兼二美如楊少師之正書行草徐常侍之小篆此雖難爲俗學者言要歸必如此如人眩時五色無主及其神澄氣定青黃皂白亦自粲然學書時時臨摹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書細看令入神乃到妙處唯用心不雜乃是入神要路已上山谷　本云東坡云云此確論也余申之曰結密無間瘞鶴銘近之寬綽而有餘蘭亭近之已上山谷

蘭亭考卷十

詠贊

羲之年三十三書蘭亭三十七書黃庭經書訖閒空中有語卿書感我而況人乎吾是天台丈人羊欣自陳圖
二王書語中有蘭亭詩云悠悠大象運輪轉無停際陶化非吾匠去來非吾制宗統竟安在即順理自泰有心未能悟適足纏利害未若任所遇逍遙良辰會
其一　元章石王仲顏收蘭亭詩一卷悠悠大象運踰是一種分間
三春啟群品一作遠寄暢在所因仰眺碧天際俯磐綠水濱寥朗一作廓無厓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功萬殊莫不均群籟雖參差適我無非新
其二　御府本及陸柬之本新作新又有作親字第一本此詩無前二句
猗歟二三子莫匪齊所託造真探玄根涉世若過客前識非所期虛室是我宅遠想千載外何必謝曩昔相與無相與形骸自脫落　其三
鑒明去塵垢止則鄙吝生體之固未易三觴解天刑方寸無停主矜伐將自平雖無絲與竹玄泉有清聲雖無嘯與歌詠言有餘馨所樂在一朝寄之高千齡　其四

心散因其常修短定無始造新不暫停一往不再起於今為陳
昔倩宿同塵澤所能俄此俄散之在推理言之同不朽河清非
所俟　其五 法書要錄
柳子厚邕州馬退山茅亭記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脩竹
蕪沒于空山矣
韓滈州報敝上人詩早歲京華聽越吟聞君江海分逾深他時
若為蘭亭會應共畫高僧支道林
韓忠獻王帥定武喜得蘭亭石刻詩云右軍英正出羣才會稽
山陰作序人又云欲繼永和禊脩事愧無神筆走龍蛇又云欲

學永和當日敘愧無奇筆紀前蹤又云一觴一詠無絲管恰似
蘭亭列坐時又云休論俯仰為陳迹且學山陰稧禊林又云會
稽俯仰皆陳迹不醉山陰定笑人
東坡墨妙亭詩蘭亭繭紙入昭陵世間遺跡猶龍騰顏公變法
出新意細筋入骨如秋鷹
東坡和陶詩云再遊蘭亭默數永和者蘭亭之會自右軍謝安
凡四十二人後大歷中朱迦吳渭吳筠等三十七人經蘭故池
聯句賞有文辭會稽同癸丑年之句亦用是事 概含威西溪叢語
革鎮會稽詠古詩墨妙風流百世存今等閒陳迹選山陰羽翩

觀衣冠蹟眼見天章與茂林鐵限僧房遺迹失移十爲真草了無
遺蘭亭墨妙何由見秘説蕭郎奉使時 山中父老多能説蕭翼事
薛道祖詩東晉風流勝事多一時人物盡消磨不因醉本蘭亭
在從世誰知有永和 清閣堂帖仍時本
樂城山陰陳迹詩卧對翔人氣已真晚似丘壑更無倫不須復
預清言佔自是江東第一人
注云晃少知清言之旨然蘭亭記亦不免為清言之目
山谷題稧飲書後書世人愛作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誰知洛
陽楊風子下筆却到烏絲闌

山谷贈丘十四詩摘書環坐愛聰明松花泛硯摹真行字身藏
穎秀勁清閑難學之樂蘭亭
蘇易簡家藏蘭亭詩有右軍夫子而與闕里門虎賁類蔡邕
猶旁文聚萃昭陵自一閉真跡不復存今余獲此本可以比璵
璠
蔣之奇墨妙亭詩蘭亭指本得遺失字體變化人莫窺梭飛壁
間勢屈蟠倒出獄底光陸離可憐蘭蓋侵蝕画鐵網買斷珊瑚
枝
永徽中所橅蘭亭敘後題云永徽去正觀不遠得真為最其詩

曰永和九年暮春月內史山陰興與發群賢題詠無足珍叙引
抽毫敢奇札好之寫來敘不如神助留為後世法二十八行三
百字模寫雖多誰定似昭陵竟發不知歸尚有異形終可秘摩
漆記模不記紙要銖珠之有名氏後生有得苦求證俗說紛紛
那有是
熠熠客星豈肯所得奇器泉石留腴翰墨戲著誤樓書存褐式
鬱鬱昭陵王氣已出茂陵無賴誰寶真物日月非虛古事乃一
緇緗金鏤珠機錦被將敗元章守之句失
翰墨風流冠古今鶴池誰不賞山陰此書雖向昭陵朽刻石猶

能易萬金
紹興十六年歲次丙寅季春二月既望杜符米元暉跋於行朝
天慶觀東私居書舫之北忘時由春風和容明几手校閱杜
門為情良適觀正觀脩禊序尤快人意也跋致柔定武本
國契朴渦稱聖智萬古命況餘未伎蘭亭醉墨更無加始信功
名皆偉爾庾翼兒郎豈不賤自是家雞卑野雞良之孫貽六藝
肆見處機能到妥帖來相有金那得取不與官家深自秘却同
向好露心腹誤使蕭翼詐善計換金何用置中郎溫韜家有昭
陵荀枝汝何必取黃金剔軸安能取敗紙天章留搶高嗟哦永

若文皇好文難至今泊揚模未已萬本何辭為金庚 以上寶晉
真偽紛紛甚得知風流千古一羲之山陰勝恐今何在却有人
傳定武碑 李大卿收藏本
逸少遺墨尤貴蘭亭至於玉石不肖隨取律入犧韶之腥此為
異也臨紙三歎系之以詩安華嚴已滿元氣胃朵神清禊詩
蓋蘭龍攢難哦助家雞野鶩竟誰癡林棲鶻碓從蕤主王石遲
曾有壽萬今日中原陷荊棘摩手墨本髮成絲
昭陵忍死覓蘭紙月在長安影浮水來禽不傳練裳數紳作夫
人共容止家雞野鶩如何似醜婦抽簪羞欲死君家所藏脩禊

字如鐵畫沙夏無比定武長沙蛇蚓耳 王仲儀題韋氏本
河東僻韶彭勒唐搨研造本當質其後六丈陵不再啓古刻石
已殘鋒鋩久白喊如出擬筆端臨池後人誤記識筆意完正觀
賜摹本尚或傳承圖亦更矣文餘分派非殊源妙用無陰連神
明當復還私藏慎不廣模勒金石列唐幾將墜缺可續後世觀
來者儻徵持何止敵琛瑤 清副堂本
柳公權紫絲靸蘭亭詩之本待制王廣淵摹石跋云龍圖大諫
李公仰甫暇日出書請模石李公李師中也寶晉印闕云今在
留邸公子宿州使君家

定武本自薛嗣昌進入諸龕置宣和殿競武云虞思東閣後徙
天岳瑪瑙亭舊傳有詞云瑪瑙亭根萬籟陳珠聯璧合關精神
眇然一片中山石有許光芒獨冠倫蓋謂是也或說未實書所
賦清平詞之 韋氏筆記
文皇嗜好非聲色偶愛蘭亭亦其癖河南搨得費衆關竟使昭
陵隐真蹟世間能悟知幾人墨本真傳意愈勤有似春雲隱明
月光影還到千江分法當得此深恨晚有客携從大梁遠急古
南渡罕曾見大勝薛家群翼本從我學書從少年敎計點四分
媸妍老拓撅筆萬事頓忽見錦軸心凄然貞行姿媚公所取累

隸何妨更乘有退之但作石鼓歌詼笑譏訶摸怨手 斯堂筆研
堂之淮陰侯夫豈嚐等伍放翁評此本可作蘭亭祖
馮氏所藏蘭亭二本得之昭德晁氏端彦字美叔說之字伯
以公毳字武子其一世也嘉泰二年二月六日陸游年七十
八題
蘭紙藏昭陵千載不復見此本得其骨殊勝蘭亭面
右定武舊本蘭亭骨氣卓然可見不以流滿帶右天五字完
真贋也陸游識
南朝千載有斯人抬出蘭亭孔阜春俛仰之間已陳迹至今此

紙尚如新 楊誠齋跋 未刻叢本
劉度次裂帛蘭亭書堂詩蘭亭擬金谷魚山小李倫史臣作此
語無異居活人君有蘭亭豈歲久迹宮陳當時本嬉戲後世乃
見真我行兩春蒸及此楔飲辰墨池奏環珍書堂暗松筠堂中
有貴儀儼坐遺冠巾精知金堂仙可望不可親物色儻見之欲
去揖逸興昭陵承閉千年迹定武刻傳幾樣碑此時中原猶時
本石令爲往落東吳君家何處得此紙刻畫嬋然猶可喜六丁
神物好護持更有諸賢題姓字 環碉王若
路入山西更向西風和春雪旋成泥風吹疊巘雲頭散月照平

湖雁影低北枝負書吾邊寺倚東壽鹿渡望溪今眠獨宿巖東
院唯聽猿吟與鳥啼 蕭翼宿寺門東客院
絶頂高峰路不分嵐陰烏徑綠苔紋攜筇推落臨崖石打破下
方庵日雲 蕭翼宿山頗寺門
右蕭翼詩辭不多見此二詩在雲門作所謂杜撰是書者正詩
蘭亭時也似孫題
世呂近於東壁閣高贋古校書法書名畫多見此詩及跋使
御史不有此行烏得見清絶語故具載之
一庵米母守入体入神書墨水傳貴蹟蘭亭表儀居掛冠高興

廸坦腹蒨床虚岐嶺崇山崇依然想似初 高秋之右 甲柯堂

天色亂會稽許群賢少長畢至西山水風船慣永和一代風流

已陳迹世殊事異感傷多悟言一室誰許契相遇無非我輩人

放浪形骸嗟老矣仰觀宇宙心難平

右軍書最珍此者以其筆墨渾化之餘初不用意而筆墨蕭散

自有天然奇趣非無心工拙當關暇信手揮掃書後能朱蠟勝

摹搨者比可憐真蹟殆昭陵 紹興戊午秋因觀畢氏所藏定

武舊石本為題前句河東薛仙李同

昭陵蠒紙傳要事備禊千古欽餘芳公今定捐定武本趙北徧

咲唐少黃細看筆力自外出妙處西東藏鋒能漢官威儀落眼

果九鼎之重屋宗植暗中摸索辨真僞薛屋猶有千丈光物來

道逢我所嗜流涎頓相親淋浪祈公分贶我一本小僞不願尚

貴跡 頃在建康少董寶此凡三本是時已佁此帖及過臨安

少董竟以一本為贶暇日每品書空又觀此益嘆因書前詩以

紀其後康山田奇寶

米襄寶章顯晴百成傳碑皆磋萬卷書猶帖究所出三百七十

五異論以稿桃更相自飞高入類相形色我皆識者老高論聪

侍側下筆實賞戦鋒真贋撩金錯精神苟不具使爾致研磨趺詁

諸賢詠觴類置丈室使我心怡然屋山如有得忘意於斯丈席

可益滔滔作詩謝米既持寄俟他日 趙台州彥衛伴白日長

詩蘭亭二三 丙辰春因以詩扣之此其少戲也

形高木心死灰被褐懷瓌瑰彼烏斜而兔帶其慢言似高其

游言似趙機心舞於何端蓋有與之俗來乎 無咲老跋田翁本 家藏蕭生取蘭亭

閣

法帖

錢塘 倪濤 撰

桑世昌蘭亭考

傳刻

御府

一本紹興元年秋八月十四日刊定武本後有寶字古印及御製跋

一本會字全不界行斯文下有貞觀半印上角微圓末篆書題貞觀石刻紹興己卯重刊（已上二本又見紹興淳熙雜法帖內）

一本闕在癸丑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長此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共二十二字有紹興印

一本領字有山字會字全無界行有紹興印

一本會稽下闕山字峻篆紹興印

定武

一本大字小損其字殘缺

一本天字全字肥（此類古本）

一本鏡損湍流帶右天五字

一本崇山字中斷第六第七第八、二行波及無遠竹

弦之一觴一詠亦足以是日也十六字皆完云定武修城後失所得後歸虞惟寶藏

一本棗木刻五字不損（王順伯〻藏本也）

一本亭列幽遊古不群殊九字不全

古今士大夫所藏本未嘗雖知其詐有之見於審定眷者不復重出特舉其略耳

會稽

一本平道宗跋云宣和庚子冬被命平兩浙賊明年夏劍溪掃殘孽至諸暨道經於天章寺吳時寺燬和絕盡存林盧磯之樓王謝風流唯山川在爾徘徊四顧為之歎息夫於人得唐脩禊序董再失真意謂當有好者能求作本刻之林下後十年建炎庚戌歲屆輝赤至雅管寺林字已成而所期未副知山陰無蘭亭帖竟作是邦遺闕也遂以唐臨本刻石恭有太上皇帝宸翰（係是御府御書所臨摹蘭亭二字以御寶印其上）賞後則蔡襄君謨宋敏求次道一時名公題字又曰延傳者開仲章也安惠公起之子將部外郎趙姓也其家開書為當時第一此本淵源開有自也曰大防呂汲公也曰防受世彥也曰奇劉執中也曰某孫巨源也曰唐

先許覽之也以仲來豫章李定也因併刻之石以遺
山中僧唐幾少補訪古幽討之士攬觀云紹興改元
五月甲午又紹興元年車駕駐會稽正月十二日會
稽屬官於政事堂之別廳時韋蓬宗喬極密都承旨
出所藏唐人臨本蘭亭云出內府毘陵張守參預李
回各跋富直柔葉夢得汪宗尹同觀

或云辛道宗所刻不存隋難當其敗於已缺紙白
足不之將至所之既倦情隨事遷字又第五字有
察字

一刻蠟紙本有小長成欣俛仰之間以為陳迹猶不
字雙鉤不填後題乾符元年三月朔見聞筆門
一本後有僧權署字係題開寶十八年三月二十日

洛陽
一本不痛哉若合一契兩行之間甚潤止缺舍字

邯鄲
余嘗見此本於表姪陸宙處清勁可愛自第一行至
第十七行下皆損一字務注於其上後跋云定武蘭
亭真本今已不知所在操有家藏者因守邯鄲乃摹
於石以廣其傳大宗元祐四年張操道仲

婺女
一本在停廳自第十二行至末橫裂而上又自二十
八行後自裂處五行論之者老云其石碎已百年王
存收家有未經刊闕時本歲錢定式典型也
一本自南徽宗
一本褚遂良正觀八年所模敘有無二永字雖古而未
盡善也

豫章
一本前有忠孝之家方印後題唐貞觀中石本後六
印作一行錢形忠孝之家印黃庭珍玩又三印字不
可辨未同前方印
一本在法帖內第十十一十二十二行有橫裂文

一條紙所得本前有薛稷書義實為盈尺參神明以
長生玉以曜物得麒麟兩行十八字後高宗皇帝取
石入德壽宮
今此兩行嚴帖中刊在薛稷書內又王仲信跋云此
本得于西霞老道士云長安政和中修故宮掘
地得此石其精神飲鋌在真定本上

七閩
刻貞觀本與豫章同前有忠孝之家方印後亦同前
六印但第五印在後行下有洪北平守世家印二枚
右題唐貞觀中石本

括蒼　三本會字全有界行後題模家本留刻仙都紹聖丁
丑蜀人劉涇
金陵　一本熙寧丁巳六月二十七日右扇子裴竟氏識後
跋云蘭亭石刻世以定武為最先公熙寧間得此本
詳而藏之余今七十有一作帙手澤淪漫併刻於建
鄴府治紹興丁卯十一月旦清豐晁謙之謹題
上饒　一汪氏本刻同務章自第十至十四行損裂後有汪
德輝忠衛社稷之家一印
景陵　一本自第一行首至第七行末裂文甚大乃景陵郡

憲儲物湮沒民間日久郡守何文度得之紹興丁丑
歲十月十有二日跋
九江　一本自第五行首至九行末有大裂文
龍舒　一本刻褚書有篆額蘭亭記作艮行後有黃庶珍玩
印忠孝之家圓方兩印題貞觀八年褚遂良摹
八桂　一本用米寶晉本闕後有米氏印記
永嘉　一本字大行潤并刻乾封二年懷仁集右軍及序有
秦吳三跋
丹丘本　一前有薛稷篆十八行字者見存彭滑家云得之淘

河之夫
常德　一本云乾道間所刻具三體仍載坡谷諸跋在其後
有叙胡林一事尤佳
臨川　一撥出麻姑石本列坐於是日六七八三行裂損十
九字
一本無會字及界行有玉冊官楊仙芝模刻八小
字
周安惠家本　此本見存秀邸有魯伯彥思跋曾得於裁之嫂
行乃大觀己丑歲也紹興癸酉重加表飾己四年

陳氏本　簡齋用池紙臨闕壹字
高宗所賜臨本亦然似是御本寫也
三米本　米氏父子模刻於淮山樓
杼本　同劉地而得者有柄寂初號杼蘭亭後易為褚
陶氏本　陶憲定字實世多藏秦漢以來古物有定武本
諸葛氏本　字極大恐是別本模
錢氏本　前後凡七印有文僖公手書唐正觀中石本大字紹
興癸酉夏六月元孫僎之記
中山王氏本　此本前瘦後肥体皿溫潤有典刑後列六印亦

佳
吳氏本　斯文下有吳璣書印
尤氏本　遂初尚書用楊伯時本刻
劉氏本　字極大紙言所刻會字全餘皆不闕
范氏本　係秋帖用定武墨本重摹入石紹興十六年八月戊
中方城范彥辰識
邵武本　後有勅字國印跋和乙未暮秋望重刻定武古本陽
美郡勅記
陸東之本　王氏金石錄云五言蘭亭詩二十四行而蘭亭只

穎重刻錢本又有陳和叔鄆國公東坡子由跋見會定門
潘氏本　在安吉縣第二十及二十一兩行裂失無期于昔人
之懷七字
石氏本　石熙明家有二
唐硬黃本　薛紹彭勸唐摹本第十四行修字上有然字且右從
鉅人字闕字本作有紀字二字
□本　松窗雜錄載元宗先天時所有異物如晉公鎮辟塵
屏簪暖金合之類凡十有三而罽織成蘭亭亦入其

一也
殘石本　此得之殘闕之餘仍作二塊而一塊有悲夫雖殊事
一也後之攬文共十一字下有小字云蘇氏太簡後
塊復裂為二字已漫滅但彷彿先世名玩丈五字可
辨
南嶽本　一本後有定武何孫伯儀六字篆印
章氏本　中公家刻中有橫斷紋有章氏印
虞氏本　斯文下有盧宗道三字印後題云唐硬黃本淳熙乙
未中秋刻

徐氏本　在湖州疾勁而鈍刻自十七十八行內有大裂文
無名本　此本無名氏會字前後有云蘭亭摹傳刻諸家所收
本極多未有及此者不知誰書
武陵本　在第九卷帖中無僧字
王氏藏本　凡十映約百本以定武舊刻為首此本副之曾從
柄伯子友往借觀外有四軸亦皆見諸公跋
蘭亭考卷十二
釋禊
風俗通曰禊禮者宋臺學旋時以被除疾病禊者潔也尚書厥民

析言人解析也蔡邕曰論語浴乎沂我出乎此
顔延年曲水詩敘周靜注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
之上執蘭招魂祓除不祥上巳即三日也靜所注引韓詩也李
善注曰女巫掌祓除疾病祓者潔也巳者祉也王融序注
漢書太后春幸蠶館率皇后列侯夫人桑遂濡水而祓除續禮
儀志曰三月上巳官民宮人作皆禊于東流水上自潔洗祓除宿垢
為太常五行志高后八年三月祓灞上師古曰祓除惡之疾也
列傳武帝即位無子平陽公主求良家女飾置帝祓灞上而還
見應劭注云祓除于水上巳禊也又衛皇后傳帝祓灞上還過

曰祓除也於灞水祓除也師古曰祓音廢禊音系
竹林七賢論王濟諸人嘗至洛水解禊事明日或問曰昨存有
何語議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逸民叙前言往行袞袞可聽
世說諸名士共至洛水戲還樂令廣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
乎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有雅致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
我與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箸
荆楚歲時記三月三日四民並出水渚為流杯曲水之引飲取
黍麴菜汁和蜜為餌以厭時氣
夏仲御別傳曰三月三日洛水王公以下並南浮橋禊仲御
時在船中曝藥賈公閭之問船中者為誰重問乃答曰會稽北
海閒民夏仲御
續齊諧記晉武帝問三月曲水何義摯虞曰漢徐肇以三月初
生三女不育以為怪擕之水濱盥洗因水以泛觴曲水起此東
晳曰摯虞不足知此周公城洛邑因流水泛酒故逸詩云羽觴
隨波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有金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
夏秦霸因其處立曲水祠二漢相沿皆為盛集帝曰善
沈約宋書曰魏已後但用三日不復用巳也
紀麗曰古用上巳今用三日

歐陽詹馨山金李冒三月三日宴友宴序云唐今上御宇之九
年定三節二月一日曰中和九月九日曰重陽又取九日之禊
飲賜群臣大宴並高臨川四方有土之君亦得宴其寮屬
謝顔古蓮池禊飲序曰禊es禮也鄭風有之蓋取勾萌發達陽
景數暇採芳蘭臨晴川柔和觸絜用徽介祉晉代中朝始參疏
齊之樂江石宗齊又問以文詠風流遂鬱為盛集右夫華林
四水萬來之降也蘭亭激湍事賦之踐也
王勃獻之山亭脩禊序曰永淳二年暮春三月脩祓禊於獻之
山亭今之視昔已非昔日之歡後之視今豈復今時之會

王維暮春詩追逸公序曰殷思契傳當詩草堂之居仰謝右軍
思叙蘭亭之事
元積刺越州所辟皆文士鏡湖秦望之遊月三四焉詩什盈帙
與竇使實華酬唱稱蘭亭絕唱 舊唐書
上巳日于泥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故謂之祓禊禊者潔也王
逸少作蘭亭記云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會于山陰之蘭亭脩禊
事也當其群賢畢集發自暢懷之際乃感慨係之乃有一死生爲
虛誕齊彭殤爲妄作之語議者以此咎羲之之未達也先文康
公晚歲卜居於寶溪之上建蘭禊堂于水濱紀與癸丑與客

泛舟脩禊甚樂距永和癸丑不知其幾癸丑也因與客推算
自永和九年歲甲子一周爲晉義熙九年又一周爲宋元徽元
年自後梁中大通五年隋開皇十三年唐永徽四年開元二
十一年大歷八年大和七年景福二年周廣順三年本朝祥符六年
熙寧六年皆歲在癸丑凡七百二十年矣乃作詩以紀其事云
快雨消煩午晴曖作春好鄰曲既盛士女閒争衆從中流恆滿
咏陰晨命會偏紅芝初出水緋飲踐來前編懷蘭亭會七百二
十年可憐右軍廢生死情煙綿由來彭殤齊頹然謂不然吾黨
縱天放卜夜就箕筵尺六細腰如舞袖轉回旋且豈今日歡不

期來者傳 葛立方
曲水亭擬辰道半高宛然名從右軍出山在古人前宴文成塵
跡規模得大賢湖心亭已在村步騎仍重賞見文辭會歡同癸
丑年茂林無舊徑脩竹起新煙況是宗山下仍依古道邊院開
新地勝門占舊畬田荒阪拔蘭叢枯池帶墨穿叙成應明道杯
作舞推先空見雲生岫時聞鶴唳天滑苔封石磴密篠礙飛泉
事感人家變歸慚府眼羣寓時仍觀芝數遊更臨川野興攀藤
坐幽情枕石眠抗奇卿倚策尋異稍移船草露侵雲眼松風尚
入絃山遊稱絕詞今古有多篇

經蘭亭故地聯句絕防嚴維劉全白朱迪共三十五人其姓
名大歷中唱和五十七人元本不注姓名於聯句下
日晚蘭亭北煙花曲水濱浴池逢姹女採艾值幽人石壁堪題
序沙場好醉人羣公望不至虛擲此芳辰 右治斯明王山人不文
卜洛成周地浮杯上巳筵鬭雞寒食下走馬射堂前垂柳金堤
合平沙翠幌連不知來遠少何必會群賢 孟浩然
越中山水高且深興來無處不登臨永和九年刺爲郡守春三
月醉山陰
逸觴須就陶彭澤風俗猶傳晉永和更使輕橈徐轉去微風落

曰水禊波 皇甫冉三月三日後亭泛舟
洛城春禊元巳芳年季倫園裏迎少亭前德中興白鹽際生芸
陸離斜義渉清管絃萍沫波邊柳弱風牽未厭歡娛林浮夕煙
郭竹一月三日宴王明府山亭得煙字
蘭棹萬轉傳汀少應穆動峰到石卯花浦端來移渡口重橋深
處有人家永和春色千年在曲水鄉心萬里斜君見漁舟時借
問前洲幾路入煙霞 劉長卿上巳文竹內宴
世間禊事風流處鏡裏雲山若畫屏今日會稽王內史好將賓
客醉蘭亭 姚合上巳日中崔戎云陪作

一帶雲表卅卷 卷第二十一之六 十七

洛入今佳禊群賢勝會稽憲延陪王鉉通籍盡金閣從上神仙
妓席傍桃李臨水嬉如罨振動管絲管吟歷覽風光好公酒遣
思逃掉歌篇繞曲墨客鏡分題 劉長卿三日與樹天州南亭陪今公宴
曲池元水知縣之為會傳觴初洛者紅粉翠娥應不要畫船來
往勝於人 東坊禊事
修禊如流觴緣溪以詩句句可錄歌流觴曲水無事日更作新
詩继永和 東坊和王勝之
風雩三月初三日禊事安和勝永和又見會稽王內史蘭亭對
酒發新篇 劉明上巳朝王豐父忠酒

小桃時節柳梢柔春色無多勝舊遊天和修禊事一時人
物盡風流 李若水上巳
當時俯仰尚為陳千載空令感新曲水已隨流故迹一依
稀對故人 許安世
僧言王右軍遺跡永和春蘭亭有舊基墨池無猶命書堂寂寞
像五亭餘閏閏 李呈
高士已陳迹青山猶故名地存修禊水竹有典祭畫精像付青
政繡山猶識書林我來尋壞壁無處有遺餘 蘇軾少章
記得蘭亭祓禊辰今朝無是永和春一觴一詠無詩侶病倚山

一帶雲表卅卷 卷第二十一之二 十八

窗憶故人 王萬永和上巳
危 高宗
跨海清定除世紛飛觴迎令轉故玉隔山間影亂林
花落山叢鬭草吹為禊飲地何羨右將軍 貢奔
一人西園曲水彩水邊泛日會冠纓幾多詩賦亦無似當
年有點眺 金墨禊丁丑四水多佳隔同賦
風流定續蘭亭盛幕府能賓筆賢又云右軍筆墨空蘭渚安
道風流繼剡溪 孫世隆程之國
坐想蘭亭滿曲水何時上巳趁清明年強健陪嘉集定奪一
觥瑕不成 何賀

覃公帖跋

達再拜蘭亭敘議論多所未見高宗學書說及米元章蘭亭敘樂毅論跋錄具別紙其他或尚有之未暇具投也

澤卿兼公蘭亭考凡方冊所紀卷軸所題昔莫備矣其不可致者天上書耳秘閣藏唐人鉤摹千種離景伯摹三軸皆有跋語錄以遺之南城曾衍書于道山堂

雖再拜蘭亭考已遍覽敬服該洽謹此納還

覽亭帖所未覽澤卿嗜古欣粹如此理學之功可以推矣想環

張從祖

覽紙入昭陵唐賢各名家世重定武本頗似聚訟字畫反不具右何卿澤卿精粹有餘理可為稽帖者足矣林宅

長廊畔既承書誰出門遊而得知不言使者求道者只言論覽當及時從客與語盡歎合論到翰墨尤精奇山傳技藝不由

茶翁出倚檻蘭亭詞酹西風玩未及竟袖有黃紙天庭退口咏歲課但後此一時拋向成陽馳紀天子意打破山下兩禁流句句有鸚風字在內精平生觸眼何事能自從覽紙歸昭陵覽死夜夜光陰離千年謀論難猜手極力追徹分毫后隋開強識手泰子上下譽類紙或質清臆不滿六尺長中有文字紙準處

歸君此編忽自笑山東學究真然免為今御史選書癡　澤卿示蘭亭考作者翼取蘭亭詞歸之王晦若

開禧丁卯臘月六日翼澤卿蘭亭考古括華時　書法先芒吾

永和後來草寫不勝多老論人得羲夫十蘭諸風流轉不磨何從覽紙鎖昭陵定武流傳贈得名括雅謹聞為博議即今真僧尚雅集

余從事幾府從閩謀因取蘭亭題詠及諸賢所評稽帖為一編以侯澤卿應有稽蘭亭考李將表進書後元已前一日

稽敘之傳歎詩序跋不知其幾愈出愈新贊揚不盡澤卿又從

而集之後之作者殆未已也嘗記本長老相聞時過金山佛印見其朴野強使賦詩仍語唐人以來作句本忽使人代書云水裏有塊石石上有個亭千人萬人題只是這箇亭印深服之余瓶用其語曰定州有片石石上幾行字千人萬人題只是這箇事可以發好事者一笑樓鑰

澤卿往越欲以所編蘭亭書歸贈當公何見三山碧氏從以之絕編　蘭亭稧敘幾臨摹會稽工夫十載餘據高會稽亭右晴不妨並作老高書　四兩詩名陸放翁晚成嘉雁萬壑空鳴君問信今安在欲向溪頭共釣蓬

岸御蘭亭考用工深矣搜攻錄大參詩見誌於跋併呈故實序
御會稽太守黃由　字入鳴陵不可校後來從及晉之餘識真
盡向亀堂問啟調事辨亦得書
草湖年七十餘著蘭亭考自中原及渡江諸人題跋細蒐幾遍
甲是已非真者辨證讀之使人瞭然此思此叙盡啟辯諸公之
筆真研究研之極乃通于神如洙泗諸子之有仲尼從自屯叛
非天質以後諸人之所及也嗚呼衰哉
天台老相云蘭亭考無問碩、說此書且曰我於蘭亭序其平
生惟一善本為人取去豈謂寓意於物不留意於物者耶白虎

秦陵樗
嘉定初元嘉平望前山堂觀蘭亭考敬書其略於後
從學陳希申　宗模　莆田劉凝　仲明
温陵陳模　中行　四明傳行簡　叙父
草亭林至　伯久　建安虞德秀　子元
金陵何劍　補臣　清源留元明　茂叔
楊李陰坊　子由
右更有得句數章前字看由中都是真罪了一生三百紙樓公四
句幾千　春從來考古難題處直到名花下更新春看上隂多貫

纖筆後外面更細入虞陵褚良務
蘭亭考用意勤想於人所不知誰可爲其多取先太史序患
多法蘭亭刻調將我州得古本蘭亭刻帖筆意實殆不合語不
可傳者矣　雙井黃居子耕
字書自蘭亭出上下數千載無復逸軌而定武石本為今世大
議論焦君此書信足以重名矣君事之精刻習詩尤工其印事
云翠添將翻竹紅略屋山花蓋舊色盡也　葉適

六藝之一録卷第一百五十七

錢塘 倪濤 撰

法帖

俞松蘭亭續考上

繭紙嵐蹟真蹟不可復見惟定武石本典刑具在展玩無下繭人意此帖所宜寶也

右紹興癸丑歲

高皇賜刻諸本有 御筆復古殿書四字下用御書之寶藏俞松家李秀巖有跋在後

世傳太史藏大雅吟黃庭經樂毅論遺教經蘭亭記逸少奇蹟而大史氏大雅吟不復傳黃庭雖有本然殊不類似後世依倣而託之者遺教經又訛缺過半獨樂毅論字完正精勁絕出此本藏入毘陵高氏云始得之石城已亡其一角所存者三百餘字明其真也其後或見其石以為玄玉高氏子弟以火試之今遂破為數段石蓋楚石堅潤似玉而畏火予亦嘗見之然物之不幸有如此者亦可嗟也蘭亭記傳者尤多行真不一竟未見其正本嘉祐中侍郎陳留得集賢劉公謹家本觀之與世之傳者不相類而字勢奇絕非後人所能為然予不知公謹果何從得之也治平乙巳予歸廬陵又獲瑯琊模本而字體乃與公謹所藏亦同其後有永陽守杜衍卿題云蘭亭記自永嘉之亂而亡其石刻今存於定武李氏李氏初亦不甚秘而今無能見之者惟前郎下教或得墨本一二而已於是予乃知公謹所藏蓋定武李氏本也杜守真可謂好事者然其傳模非良工使存模槩而失其精神遠矣昧識而藏之然不知異日果能得李氏王本否四月壬辰甫陽子宴題於山軒南齋

杜守云蘭亭記承嘉之亂亡其石而張彥遠書斷云右軍於穆帝時三十三歲禊飲序乎時貴之真觀中入於內府文皇帝令搨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四人各搨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逮至後以玉匣葬於昭陵然永嘉之亂乃是懷帝愍帝蒙塵崇未嵗至穆帝永和癸丑歲相去四十二年生非傳之誤即因誌於此用祛群惑耳治平乙巳中元日開闊堂記

右曾子學本後歸沈虞卿

蘭亭禊敘東方先生三帖皆細紗摸寫屢傳猶有昔人用筆意思比之遺教經則有閒矣元豐二年上巳日寫

右東坡跋官本法帖

帶山根艸堂藏書 卷第一百五十七 一

蘭亭叙世間本極多但定武本名貴往且有東坡先生跋語可
為賞鑒家寶其歲之辛未孟春中休日賀方回云
此蘭亭乃定本也今亦罕見賞之無已元祐辛未春仲十八日
田畫埏書思陵
如鄧正言浩起居所共交人告之門使君官棄師過吳疾不汗
五日死矣獨以海之外能死人者交友誰田畫是也蘭亭往無
恙願寶子賜賀方回人所共識田君未遇越之後可知也紹祐
四年夏至日記畫藏物

右一本自東坡而下四跋藏俞松家

對即無物可案心究其微如興嗣前未新不足狂時發自謂不
敗且復收行哇斯人今貫則我欲從之官有限何時大啡對手
前題閣墨皇三復迴

右米元章觀劉涇所收唐摹本

不知九江本春月內也山陰幽棲云云

右米元章題永藏中標本中前

元章記盡待先君而常問與蘭亭紋序惟取之武本為最
定予初不悟此說今老矣學書無所成信知蘭亭辭做不可以
水墨精習也此軸通侍郎王公昭文房物觀之使人健羨見尤

可珍也丹陽蔡肇天啟題

右李鳳山所藏本

先君所藏定本修禊序見之甚切今觀此刻宜在季孟之間紹
興九年歲次己未春三吳記跋

右王岐公本藏俞松家

後來之於工部北郎蘇伯常所藏蘭亭以爲唐太宗刊在
玉石後免爲氏間世以定本爲貴云云　右瑞又之跋　右藏俞松家
王敷之蘭亭詩叙真讃歷吳兒中御史薦其往會稽滑焊之品
有洪秦參與賜功臣侍禧道恩在定武兩模於石其搨後入昭

陵世不復見自唐以來所傳惟賞定武本當時印取已多訛失
曾字此石自宜和開之歸內府亦不復見矣今古墓刻摹搨矣
翻數十百本非咸書限中物按張彥遠書法要録不義之復書
此敘凡一十收不類切以是知無人之妙亦不自知也能悟此
理可以學右軍脩禊知自所藏定武真本喉其搨解選也
二王五月二十六日宋唐知星識

右藏趙傳思

王姓之承闕六三是唐人所論後有建中相尾是中乃李西臺
名也以予觀之落筆結字皆是西臺夫受此帖為西臺所模者

無復疑焉史氏方齋之書於唯室之東雲巢

右李西臺臨本藏俞松家

翰墨風流冠古今鵝池誰不賞山陰此書雖向昭陵朽刻石猶

能直萬金

紹興十六年歲次丙寅浙杜翁米元暉在行朝天慶觀史私

居書此之北窓跋致余定武本架澤卿考中已藏

右藏俞松家

此定一入見燕從犒石猶留本供八表典刑今在此華山天

外立二峰

不須著眼較纖毫羅門是題事後月題弄筆戲行書紙背示數人

嗟歎安西

此揚此男兩風流翰墨相傳不誤校大似曹溪付衣缽臨池化

日看穀封

吾友明少明教宮以王文王家所得蘭亭序惠其甥王立之

定武石刻屢經校子松易此本信非近年模拓失真者所能

髣髴知淵乙卯上元日閩人陳方齋之題於盤墨寓舍

與中　月後借此本於訂裡老稼滕康福室家所得本此石

定興滕氏所藏同出一轍

柳子厚從賢戲批書後寄劉連州并示孟崙二童家有右軍

書每紋背庾翼題云王會稽六紙二月三十日

右三詩二題並陳齋之筆王沂公本李嵩巖有跋袁俞

松家

平生三見唐人模本蘭亭紋一見湘南山杜氏木刻者一是周

延儁家本一見趙中書家唯趙氏本雖諸家本共傳模不失真

處史此定武石刻所貝又難不啻為劉正信江韞玉棲吾手本耳

有之

右陳齋之評唐人模本

定武修刻本安薛氏所藏余致於丁丙歲薛郎大本移南薛

氏手跋以此贈行是五巳丙戌三細部遣里中之定巳失復得

錢塘吳說傳朋題

傳則趙傾上饒相四之嘉興觀定武舊本蘭亭真氣滿紙紹興中

甲子九月十四日淮陽宋敦儒題

松家所藏定武禊帖有三最後得此本絕妙戊甲九月三日觀

於旅邸東齋沈慶卿題

紹慶冬十一月觀楊伯時於俞家藏本與沈王同甫家題上跋

紹彰手書知此為定武真刻無疑沈慶卿再題

蘭亭叙但世所存本已不復見今但石本耳要手刻工各有精粗
故亨差不同惟用定武者筆意仿佛尚存士大夫通知貴重皆
欲以所藏者當之而未必皆然觀此本則不容贅矣紹興辛亥
立冬日湖州度文書

余從士大夫家見蘭亭石刻多矣皆號定武本雖秘府之藏亦
未免雜贋也紹定癸巳仲秋之月舟過禾興欣遇沈公之孫亨
丞出示家世所藏二軸並之知其為真也此軸尤異傳廓得諸
薛氏而博古如尤王王書如夫戶同所鑒賞可又信而有徵矣
已歲士人下關為凡投真古名流品過余載盡情得以此

帖示之渙仍李心傳書

右一本六跋沈伯愚所藏本

唐太宗既獲蘭亭叙乃命馮承素趙模韓道政諸葛貞之流鉤臨以賜
近侍今稱定武榜枝而畫之今嗜古好奇君子尚有秘傳當日
賜本者一本已歸御府是神物護持斯為萬世不朽之藏康
年刻石刻之丁勝觀之以定武為最其真也紹興十九年
九月十五日陶灿袁人朱元順書

宣和之末從置書學博士三員杜從古米友仁與魏
仕職書日大上殿卫各賜蘭亭叙石刻一本其御筆書云

庚定二年世宗定州所有今觀是本與向來所賜同今不易
得宜珍秘之紹興壬申春二月六日保大歸省雲東令題
定本蘭亭叙如世奇寶不惟難得亦難辨此盍故家所藏米徐
一公好古博雅與之不疑僕因而沈為之笑淳熙辛丑閏月晦
日唐季度題

右一本二跋藏俞於家

蘭亭從叙叙原既右軍法書第一直置入昭陵歷稽華所臨與
刊揚在叙以人間今復數百鉤揚既多真偽雜還瘦肥纔
成偽廑而物零拜想嗚隔工才勝拙當時無復日右軍大成

矣余每獲蘭亭隨以入集晚游都下會亨得本於老書生云趙
清獻公少年學書定武公一見驚喜取挑他本更勝不啻近以
壓卷曾直寶故蘭亭有云恭寫武夫矣死庚未角成拱似各以
心會其妙殆因題所集云蘭亭繪妙知興辛巳元夕後一日曾
長卿書

右藏曾子年家

蘭亭為書法之祖南中模做數十本終不若定武者之勝今
觀此軸刻畫與使墨皆有佳趣洵知其為定武者也然較之前
所收者墨色更小打碑者自有不同得之者當寶藏書法

蓋外見矣石湖居士書

右范至能跋

右蘭亭記晉高任得之諫大夫王氏已氏得之誰今非近時習派者也予見元明跋山谷書云山谷遠謫新從舟由日照把玩石刻一紙蓋此記也紋末歲章手題云予問五更使舉起更有夜行人頌持此句予寄贈山谷楊鶴也

右楊鼒跋明氏本

晉人風度不己於書求之云云 右周必大跋楊下孫氏蘭亭帖

內士蘭亭今石刻且損自浴繁者莫如此本卿亡定之王順伯

予每浴間為淳熙己酉正月五日必大題

唐人家始得於秘府云云 右周必大跋游似帖

右三跋周益公題

定武本凡稱湍流帶右天五字全者皆謂在薛紹彭之前然不能知歲月之久近此詠善本王順伯謂是供奉所摹拓於中山者為可貴近見與少董所藏董氏淳化閣本尤為精好何古為悅時摹在定武斷石本帶右天三字已缺使大觀再見之叔猜所見無異則五字未必皆紹彭剔損也更當考紹彭在中山時歲月云 樓大防跋王伯常本

薛道祖名紹彭向之子也與米元章劉巨濟相為莫逆之交不惟人物翰墨相上下所蓄法書名畫亦略相将今有晴閒堂帖名字印章跋語所謂河東公者也從孫植以為史揚州今之所藏褉序開晴閒為誰歸所聞以告之 樓大防跋晴閒居士本

予拜明遠以古帖相易不肖今以其所舍有淳化官本與此相似而湍流帶右天尚全擇予朝曰天下有定武不與易也明遠姑留石帖又古選之有文者 樓大防跋蕭十耕本

右三跋樓攻媿題

南朝千載有斯人拈出蘭亭花草春倪仰之間已陳迹至今此紙尚如新

右楊誠齋跋袁起巖本

慶曆中宋景文帥定武云云 右宋景文題 見俞松蘭亭考

定武蘭亭紋凡三本其一李學究本傳為智永所摹薛氏別刻本易以歸長安宣和間歸御府今本是也其一字肥有薛道祖別刻留定武與前本亦為人名誤為舊本非也其三斷字遠硬得於降虜後大後藏府何可以視引與岐陽石鼓俱載以北宋元功云從使虜間在中原搨打時云與薛氏為姻家定武本

以王石刻𧙗飾元與杜牧賦併記之以廣異聞淳熙十三年五
月十三日右北平縈邑題

右崇汶靳二跋桑澤卿考中已載其間三斷石本今藏
歙俞松家李秀巖題跋在後

蘭亭出以定武為背其實有二各不同始慶曆中宋景文為帥
唐石本庫藏曆中元豐中薛居正為帥其子紹彭打換已刻本置
其墻未幾其子紹彭又別刻易元石歸長安盖道祖嗜古工書
臨蘭亭二本皆出定武而宋之所得者當謂之唐石本薛氏
父子所刊者即謂之定武本可也大觀既詔取元易石本龕置

宣和殿靖康時改陽百數共載以北南渡以來舊物多不存後
人所在刻不知幾本觀之者有肥瘦剝損取況一語紛紛不
一皆未足為證多取他本較出日然為萬不侔余亦嘗以後見
所見參致再見揚紫齋所藏薛道祖繇刻本與此無纖毫異故
知此本為定武無疑淳熙丁未仲人後一日山陰王明清題

右王照王仲言所題本

定武蘭亭叙熙寧中薛師正為帥其子紹彭竊歸洛陽斷損湍
流帶右天數字以惑人宣和間歸御府建炎初宗澤送之維揚
虜騎焚維揚才不知所在此本未斷損乃舊日定武所拓尤可

貴重黃太史謂肥不剩肉瘦不露骨者謂此帖也臨川王摩之
跋

前輩論定武蘭亭石本風流秀潤骨肉相稱視其筆意若寓清
真氣韻超出一代猶可想見今觀此帖寧不信然已未中冬武
夷啓體仁

永和癸丑群賢會蘭亭之勝各賦詩逸少見丹青石雷草稧
叙文采暎日星至文乃見重至今良賜洞以十畫最得意愈若臨
平生七伍至永師與龜運金鸞辯才九秋重名已歲天庭夢詔
不肯獻任官遣戎兵妙選蕭御史微服山陰行請託萬状徑

取歸神宗辨才憂知共何異執六丁文皇好已甚丁寧詔昭陵
當時馮趙眞臨寫賜公卿惟此定武本渭出故李更孫偉獨稀
善遂以鐫瑶刻傳遠五季皆在御府邪律廷石晉眇卬不
知名跡以帝世賞理棗載輸軒帝挹既北去棄與捨棄之乃
遊如者乾嘉太子陳氏云政宣間北石歸紹彭又復入內府宣
取扎蓮經焚骨鑠絃聲拓本不下傳蠶紙至三四肥瘠遠異形
向後金雖見得者見相矜我見十數本對心目欲疑汪侯端明
子嗜古自謂欽想慕精行例快觀喜逆發帶流及右天涯生字
不成而此獨全妙斑持如有靈九王點嘆雅異論詳與郭硬黃

摹寫唐人苦紙刻覆本以東向頭之不足宝獨有發興趣
缺近墻刻右軍再三作已覺可稱情心疑且手迹安能數筆精
晉損圖近似形似神不清不如求其意到手隨縱損況我筆書
拙何由望群英近亦得舊物屢幾度興利此本更高勝譜諸安
取輕孤風迎註繼佐望裏湖征　攻媿題汪季路本
其　定本為世第一此又在定武前入日偏標玉軸尚未不俗
一轉　攻媿題袁起巖本
東逾登會稽祖見蘭亭不見碑北過中山府欲訪此碑不知處
問從故老有曰本如此二者絕難遇曾經所律增乘去至今胡
一帶經樓神品叢書目　卷第一百五十七　三
虜猶知慕時將一二餽虜使持歸往往快先覩未知玉石真在
否安此江南今近古他日肆政呼韓作編戶勒銘歸夫玉定武
只問君王乞此碑打向人間學論教　攻媿題羅春伯本
余二為蘭亭作詩姚江施令尹家世好古所藏定武略
與季路者相似披玩不已欣然為題其後四明樓鑰
慶元戊午為吳民于南趙卿夏叔適武子以是帖修故事於此
地武子出示同觀相望八百四十六年無恨悲高風亂為之慨
然
觀蘭亭當如禪宗勘辨入門便了若待問口是作什麼語者

一開卷已見精神或者執未辨書紙以且鑑識入人則可何必
王內史下肖味今年生見任本亦多然如武子所藏不過三四
真可寶也慶元庚申重九日笠澤陸游書
有人陳淳王仲借觀於越上齋官是本真定武二三百年前本
也宜珍藏之嘉泰元年八月初八日
嘉泰元年八月上休日南豐曹睦庶昭觀於越之棣華堂
常叔度錢湖于同觀于西湖張園壬戌四月廿四日是日微風
小雨
嘉泰壬戌冬至後五日林成季周南朱濟起汶端朱元蕤縣尉
一帶經樓神品叢書目　卷第一百五十七　一百
別駕貽施武子於虎丘門觀書畫武子弟宥宋
往見定武蘭亭後有毋少董所跋與此正同真奇物也甲子七
月二十有二日閣中張嗣古敬明
義年沈揆虞卿蘭亭敘刻凡百餘本予嘗見之要各有所長
而以定武刻為冠五字闕沈何以別其為定武本也以斷損為識
帶右天字為驗今觀王順伯跋云大斷損者本尤可貴重蓋是
況之前說尚未盡也以是知見聞不可不博閱稽于卯正月望
題倪正甫
李彥成偕王伯任吉甫同觀嘉定丙子中秋二十五日坡麓泉上

適

「定武禊序有一曰肥曰瘦曰五字損本予皆見藏焉今又得此
肥本於苑武子因以識之嘉定八年重九日古汴向太若冰甫

右不損本白王府所有一十二跋藏命松家

鄱陽洪景盧　苕溪尤延之
東平范東叔　括蒼梁叔達
二山黃岩卿　丹丘謝子長
延平御千里　長樂黃邕父
晉川倪正甫

一帶經堂陳氏藏書　卷第一百五十七　一五

辛卯、丁未夏五六日觀于睢王亭　秘書省卿
括蒼王誠之付命出使二紹之士饒於史遐傳北周翁李沈虎
卿出此書示坐客同觀者凡十四人鄱陽洪景盧適
錫山尤延之　三山高子雲
無錫黃倫奐卿　山陰
蜀范仲蘩東卿　括蒼王信誠之
延平劉千里　永嘉李嶸獻之
太平黃伯之人　宋江王秘劉彼父
吳興倪思正甫　信王張泰伯

右一本兩紙題名藏命松家李秀岩題跋在後
上即大夫之初於以國子祭酒召入都越旬日被命使燕爲定
武得此本於北舊刻也頗修程萬里相暑熙驅而歸豪有此亦
可喜也後三年來守吳門暇以頃歲所得別本裝爲一卷北望
故都回思經行之地撫卷慨然門書于卷後名以壬子仲冬四
日採題

右蘭亭修禊序封鎮嘉話云蘭亭叙梁亂出在外陳天嘉中僧
智永得之隋平陳或以獻晉王即煬帝也僧智果借搨不還後
果死歸辯才唐太宗爲秦王時見搨本喜其歐陽詢求之

一帶經堂陳氏藏書　卷第一百五十一下　一六

以武德二年入秦王府正觀搨十本賜近臣世言歐薛摹拓
取之者妄也後黃八昭度嘗發唐端拱蘭亭復出人間世所
傳模刻本極多而獨貴定武本者自山谷始所謂猶視存古人
筆意者是已此刻是定武舊本度燬中錄跋公子定武有李學
究者得此刻韓公力求之得石也中刻副本以獻李死其子
打之本以售人宋景文爲帥使人至求請得之以獻子京子京
愛而不敢有歸於公帑元豐中薛師正紹彭爲帥攜石去其子
紹彭遂祖刻別本在郡大觀中子嗣昌始以上御府宣
和殿後與收傳石鼓何較以北戎亡作舊本刻云名

作帶右天五字以爲人或云前賴劉氏本割去此五字未知孰
是尤延之云此唐本蓋是刻未亂去之前摹拓者尤可寶重也
延之平生所見禊帖不一其言當可信松李沈德符題

右二本沈淳卿題

歐公所得蘭亭凡三其一得於王沂公家此本是也據爲大理
正時同舍生章衡處余得之其族人家今一十有一年矣撫卷
感慨豈惟山陰勝迹成陳迹而已哉紹興癸丑正月十日書於
姑蘇郡齋

右藏俞松家李秀巖題跋在後

亭硬黃紙是爲蘭亭叙字皆率易爲之或有塗去也得此本之
流所摸寫本但後可疑此書當下真蹟一等非知書者未易道
也昔南宮米舍人元章書史有云唯敘論天下正書第一蘭
亭叙行書第一也紙有半書印乃米氏寶晉書印後有忠孝之
家印即吳越錢氏印又有趙景道進德齋印蓋已經名公鑑鄉
賞鑒矣乾道之年中元前一日獲於錢塘故人杜可升之之因
手裝於行在祥符張堯臣跋
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事於何不而字畫爲尤甚云 右亂以紀當從此行

右二本跋鄭以機本藏俞松家

蘭亭博議予友桑君澤卿所輯也予嘗攜書入山陰結廬茂林
修竹間訪王謝諸人遺蹤但見壑流碧秀雲物蕭瑟而已既而
于壑東得鄭士地數畝益葺其竹治堂觀又有以汪龍溪家
所藏禊圖見遺者乃揭之屋壁間又有樗蒲宅武石刻亦設諸
几席日與兒輩來游翫圖玩字如與王謝諸賢相接一日澤卿
忽攜博議見過予驚且嘆曰此熟故事也吾曹不能爲之而澤
卿所編其勤且篤而又精贍貫串如此余每謂右軍名爲侍中
尚書皆不拜又避護軍將軍何不就至於兒娶女嫁便有向子
平之意謗之書辭問其識乎宴量似非江左諸賢所可及夫若

有是使爲從事業當不在謝太傅公之下而論者僅推其
研精篆素盡善盡美而已吁是何其不知右軍者耶寧於一帖
辨者多矣自有確論固不復云獨愛吾澤卿積諸書之參言
爲大雅之傳凡所考訂一一詳的真有括囊流俗今擧藝文編
說御叢雄極丘墳之意固以敘博議且以寓兒曹之句薦雅工
三開禧元年十二月望日四明高文虎

右藏樓叔寬家

六藝之一錄卷第一百五十八

錢塘 倪濤 撰

法帖

宋俞松蘭亭續考二

嘉泰壬戌十一月因與諸人過丹伯過童道人許見此禊帖知是白石處得跋者所藏武定舊刻後數日雪後更訪雪上東窗

葉因請童買得之白石道人姜堯章書

廿餘年習蘭亭皆無入處今夕燈下觀之頗有所得當書於此

癸亥三月十二日白石

天下稱事任有極其寂者表帝謂王右軍字勢雄強龍跳天門虎卧鳳闕歷代寶之永以為訓然右軍在時師法平南王廙又衛夫人書大雅吟賜子敬右軍亦嘗臨學同時有荀興字以信寫鍾骨帖右軍自謂不及也大抵右軍書成而漢魏西晉之法盡廢右軍既新奇可喜而古法之廢實始右軍亦可恨也今官帖中有羲之草帖皇象文武帖鍾繇宣示帖王世將廣上表之於其筆高妙只存古意而宣示帖乃右軍所臨不失鍾法也右軍之前既多名書右軍同時又有世將李衛王洽謝安珉珣諸人皆妙絕此故蘭亭不見稱于晉而至唐始顯耳癸亥七月九

日白石書是日天乃大熱

右一本姜堯章三次題跋藏俞松家李秀巖有跋在後

蘭亭出於唐名手所臨固應不同然其下筆皆有畦町可尋惟定武本鋒藏畫勁筆端巧妙處終身效之而不能得其仿佛世謂此本乃歐陽率更所臨予謂不然歐書寒峭一律豈能如此八面變化也此本乃是真蹟上摹出無疑學右軍書者至蘭亭止矣今世所傳石本刻一有者皆定武所自出也然其工拙如醜如人面之不同覽者自當具眼可目定武一石前輩紛紛各有異論既自具眼定知所擇定不向人言下轉也此卷有山

谷題字山谷之言云爾乃知當時真贋已有久矣山谷之孫學子黑八為置酒予見禊敘欣然去予不忍與以為去此題目蘭亭展轉觀翁者文成之字多見其名欽書於後推尚如許亦足以瞭然其不失矣嘉泰壬戌十有二月白石道人姜夔堯章書

右蕭千巖所藏本

余幼侍先君見許氏子為先君言家所藏禊敘本湖許薛之伯祖師攻嘗師定武謂初得此刻于定武之段胡林殺置郡庫歲月久矣薛至定士大夫乞墨本者卸至薛為墨打有聲日刊

別本留滯下多轉此以授兒者蓋先後已二刻居士何辭之
予銘彭私又募刻爲之穀胡杖本以歸自是定武所藏始薛父
子所重刻之本耳政非瘠牝也然好事稽究原流次第真贋各
據所聞以定勝負年來有劉本之說謂薛所得殺胡林本初以
自別乃取湍流帶右天五字各剜一二筆私以爲記又可取況
之說謂定武者於仰字如針眼殊字如蟹爪列字如丁形紛紛
之論莫知孰是然予獨信薛者蓋其家親見而身歷之豈所
謂定武本者尤出于薛氏所重刊者耶抑所拔歸者中更多故
將又轉而之他也今翻所傳所藏余亦未敢遽以薛熟本取

也之說爲證但在乎筆實稍第一今雖隨群嗜此所藏蓋未敢
信是夫以石墨平生得意筆一字一筆皆足以心會而神遇要
不必苦計較毫釐疑似之間予自此更當諸作本以求正于順
伯云　右袁起巖題王順伯少卿本

頃識有薛氏子爲步尚道其族伯始彭定武蘭亭帖三本始不
信與前策略同去春予跋王順伯定武本嘗及之矣蘭亭帖淫
入茲月前父本既挖一好事者說又好異然論之珍謝雅如吉
親覽吾人一具眼目少加訂正使可盡見如順伯與今季路所
藏一見知爲至寶始也以肥瘦兄定本先後本亦足要論今留

都下九年士大夫家所有率數見之往往筆瘦而氣西大明者
甚多校之肥本自永和九年而下只此一行其運筆自然氣象
渾厚已不可及其間如曾有成流觴觴詠情可良稍齊數字相
去尤不勝天淵他皆如此又把本字畫之旁石紋自然皴動如
蛀蚀龍爪扶抓來去之狀似語謂之粉紋此尤不爲僞爲前歲
見范元卿所藏亭却未深信既本人間各有見也尤延之頃袖
傳雅定武石本從未得刻日嘗見沈虞卿之本似不減順伯季
路者余雖隨群嗜此而所儲未確僅有一二可以備員　尤袤
有以領頓於尤沈王汪之門可也　右袁起巖題沈季思本

嘗少袁說反數謂蘇習籀細公題後生楷與州如生乎其時也
觀冒木雞書宗月於下方　右袁起巖題唐人臨本

永和九年暮春日蘭亭修禊諸賢集分毫欲下意已先蹈日暄
風佐搖筆當時一筆三百字但說斯文感今昔誰知已作尤物
看尤落人間天上得天高地遠關不赤壁許一二翻模動忽然
跟上心實似犍人盼後隋丟骨識真之士已絕少真者一去數
難覓分之好事眼空眩只把殘碑點綴筆斷紙明窗燈定
式傳來方甲乙如丁如爪辨月似不置不需分肥瘦人古無復
見風流韻貴精神模得尖銅川先生天下士高與古心成古碑

徒奇日益老不厭如嗜欲飲亂欲食牙籤不止一萬軸集古之
多千卷餘了時對眼真易見金石屢泚之如不及平生著意右軍
感狂書那改一一何力賞音本在筆墨外何況此復而彼若清波
叢喫畢一點明月一輪雲中入是中元不礙真趣外象幽形尤
歷之知我眾我春秋予以彌朱容言語真我方清群厚具嗜門
戶西致才僅以幾年累搜政無那酥趴流峪如中席閱公墓本
三四五十覺長歎書卷俄其之死矣空費公家九萬牋安得斯
人爲金石

右三跋一詩素起居題內前題王順伯詩本藏俞松家

李秀岩有跋在後

予嘗觀歐陽文忠公觀是書是知真本已葬昭陵唐末之亂昭
陵爲溫韜所發其所藏書畫皆剔取其金玉而委棄之于是魏
晉以來諸賢墨跡復流落于人間我宋太宗皇帝購募所得集
爲十卷俾摹傳之時以分賜近臣今公卿家所有淳化法帖是
也獨蘭亭真本亡矣自唐以來傳本雖多皆以所藏舊本轉相
摸傳失真殆甚而皆不同間或得其一二爾此本光朝頃得之
於表兄羅山宰王子毅蓋其奉使虜廷歸以爲贈藏之踰三十
年矣嘗以諸本校其優劣據此爲冠今所謂定武本者是也故

特貴之以分楷式因知傳刻者尚爾甚妙也其真蹟宜如何哉
嘉定十六年歲在癸未六月望日樂静居士劉光朝明遠跋

右藏俞松家

禊帖起唐乃有鴻普撫拓摹韓者政鳴丞素獨本皆不如永禪
師精可南所臨惟柳誠懸自用柳法作大字爲奇特甚今工部
公所書生氣凜凜儀形魯公楷莫及也公在　高宗皇帝　孝
宗朝有當名節議論最欽與刑部尺　楷俾兩朝儀刑諸老而一
本諸學晚來專至訪舊事風流聲采猶被晉人士清哉孫践世
官拜遺像清白雅亮之祖風領略崇陰貴惜以致一香世之

如彼諸蘭乃若哀上祖以來書蹟至數二十八人真可傳視
右慶嘉定十二年八月日高似孫書

右高疎寮題喻工部摹所寫禊序

之茂先兄童時侍先祖龍舒府君嘗見几間蕃静蘭亭會妙書
動顏色指之茂于几上指示且曰此王右軍蘭亭脩禊序草也
事意精妙於時賀之劉餘蘭亭集語云蘭亭叙自梁亂出在外
陳天嘉中僧智永得之隋平陳或以獻諸晉王即煬帝也僧
智果借搨不還後果死歸弟子辯才處太宗爲秦王時見搨本
驚喜使歐陽詢求之武德二年入秦王府貞觀中搨十本賜近

後世言蕭翼取者妄也後之入昭陵温韜之亂發唐諸陵蘭亭
後出人間世所傳摹刻本極多而今獨以定武為貴者自山谷
始所謂彷彿存古人筆意者是也慶歷中韓魏公守定武有李
學究者得此刻魏公力求之而埋石土中别刻本以献李死其
子稍稍摹以售人宋景文為師倅人或求請得之以献京子子
京愛而不敢有也留于公帑元豐中薛師正為帥擕石去其子
紹彭道祖又别本在郡大觀中詔子韶取石歸之御府龕置宣
和殿後與岐陽石鼓俱載以北或云道祖别刻本剔去湍流帶
右天五字又云剔去者别本也今此数本剔字皆全又云此皆

未剔去之前拓本也傳刻既多工有巧拙自各存其妙然真蹟
已千百年不可復見矣故題之曰蘭亭會妙之跋痛念先祖諱
高時已七十年矣遺墨如新不覺感愴嗚咽謹書于後

右雪邨魯伯秀跋家藏本

孫叔詣參政以所獲賜本刻石會稽而薛嗣昌所傳長安薛氏
本亦刻在於婁名司
柳公權楷書禊序改天朗為天融不知何意

右二説秀巖李先生筆記

魯氏此帖藏之百年而孫翁表出之非篤好何以至此後山陰
脩禊之八百六十有九年仲冬月上朔日蜀人李心傳觀

右淳祐初年題景雲林所藏本

蘭亭古本石刻劉信叔子埸也劉氏世為貴將則此帖由來可
攷矣能去五字所傳各不同皆右軍所書此文甚自愛賞更書
之無能及者所謂蘭亭不見稱于晉者未為確論也摩挲墨本
尚彷彿見其真蹟即淳祐辛丑歲十有一月庚子哉生明後六日
乙巳秀巖老人李心傳題

右姜堯章所藏本

紹定元李氏子罷史職歸巖居春三月過梁溪尤虞卿侍郎之

孫探樂君以家藏禊帖假余求識其後秋九月過梁溪尤伯晦
仲晦方里居邀子姪藉良貴共飯日加己巳焉客席間設大几
錦褾玉軸堆積其上今雅閣逸初圖書之富也要起觀之則多
元老巨儒所嘗鑒賞者良貴授其尤者謂予各題數語輪每行
趣諷更一二軸遂明飲散予遂辭出今不憶所題為于卷亦不
憶有無禊帖在其間也淳祐初年小寒節前五日俞壽翁走价
以此帖示余實先歎仲子群玉發史園兩書出示坐客者而尤
公汲墨乃在其為定武真帖無疑矣前後同觀者十有六人大
抵一時名士其間蓋有出處與隆替對者何是右軍輩人物書

翰其一也後之覽者又當有感於斯文陵陽李心傳書

右洪内翰所題本

命壽翁亭似樸帖四字定本也但筆迹微有纖瘦之不同耳間諸府嘗謂此石傳歸天上好事者營救以拓之故在上者字微瘦現宜爾也此帖差瘦勁今一見之使覺與泚觀御家本相類視壽翁所評亦然因識其後淳祐元年冬十有一月乙巳研溪李心傳

右劉明遠所藏本

此帖嘗經思陵賞識無復可議況後有驪珠三十六耶思陵本

跋黃書後以偽險逸能黃書者爲問跋從右軍而銘與之和筆勢已如此乃與戒石銘字体頗異殆天然也鄭題寺人中之和能詩者上雖以此帖畀之未幾屬疾之除復以其交遊士大夫而止孟異公議如此後百有十年承議郎臣俞松以示前史官臣李心傳因獲傳觀謹識其後

右高皇賜鄭諶本

此米不知何人所作觀其意象殆二人初相見時也或謂當作老僧蒼皇顛叩心咕而不能合之状乃爲真失蘭亭耳昔跋和畫學以下險多處敗誤後命題衆皆作清流激湍而聽者坐其側聽後納卷者獨爲蘇𡸁轇轕樹影正中而有人屬耳於崩崖高下之間上覽之以爲真勝流後者遂除畫學録然則摹寫之工固不在乎凡其意毋有對設之頃而蘭亭已落吾度中耶壽翁評之淳祐二年春正月甲子秀巖老人書

右江南蕭翼取蘭亭圖

余嘗評壽翁四楔帖以瘦本爲勝後見周益公之說亦與壽翁類以二帖示余汝康本也所公作相時定武石似未刻豈其子孫所藏耶淳祐壬寅歲雨水節秀巖病叟李心傳書

右范文正公所藏本

余既題此帖後五旬有一日壽翁復以示余反復觀之真善本也以集古録考之當嘉祐中定武民間所刻已出但未入公厨耳然世傳薛紹彭易之以歸長安後其弟嗣昌缺誤翻今翻刻昌大觀中題識乃以爲得長安雍氏所藏本真跡而刻之則又非定本也蓋薛本幸存於靖康北狩之日而復遺於建炎南度之時自是絶迹矣今壽翁訪求至十數帖而未見其止殆蘭亭癖耶心傳觀書

右再題范文正公前本

集古録所收蘭亭四刻王沂公家本纔居一耳后陳沈二跋或

稍高或疑其本一段非沂公家自石石則蒙傳寫不止此但渡
江之後所存絕少殊爲可愛且虞御紫賞其精妙壽翁所以爲
穀也歐公跋不而會定改謂其纖毫無異不必並列爾此自所
好事也淳祐壬寅歲清明後五日蜀人李心傳觀

右歐陽文忠公所藏本

此帖佳矣然嘗以爲王沂公家本蓋有所授第係指定武石
刻則似未深考耳歐陽公既叙沂本而繼之云又有刻本在定
州民家二家各自有石校其本纖毫無異故不復録然則二本
皆佳也奚必以定本爲貴哉惟定帖旣名士也余嘗得其步里
客跋一編今又見其三詩風流可想矣淳祐壬寅歲季春之四

日雲溪病叟書

右王沂公本

德壽臨蘭亭世所藏者不一而宣針教八之体各具直家業也
似摹刻者觀真蹟者稍覺日當間香實見以宗者美之之時
上各賜以所臨蘭亭而批其後云依此想五百本其後重筆書
七百本上之而思乎亂無所進蓋勤息之於大命之所以去節
也書帖云乎哉淳祐二年修禊日承議郎陸松以靖爲示臣心
傳謹題其後

右高皇御書臨寫本

壽翁以三禊帖示余其末用青社忠臣曾孫之印蓋曾氏家
所藏也紹興建炎初帥臣秉死國難今開定刻以瘦本爲貴而
此有帖肥香閒者文忠歐陽公評李陽冰忘歸堂等諸碑謂三
石皆活歲久剥蝕刻處分令故多瘦細時有數字筆畫偉勁者
乃其真蹟也然則此帖始亦活石所刻但摹打有先後故肥瘦不
同耶石反復視之殊爲可愛其亡亦不足較也淳祐壬寅歲北
日秀巖李心傳審定

右魯公叙所藏臨本

公叙爲京東帥之死難也情士錢某謚曰剛愍執政
憐之改曰毅

論漢魏法書從此者東晉爲第一就晉人論之右軍又爲第一
右軍真蹟之傳至國初者尚數十紙而蘭亭臨本特爲士大夫
所稱余嘗見壽翁所藏蘭亭石刻凡十餘而此最後出蓋魯國
公家故物也定本的見集古録中後六十係乃歸于御府曾公
所藏豈其居於唐時歐陽與得之歟或謂右軍風流人物也
與謝太傅由是輩流不應專以筆札之工爲貴今謂爲如此人
但如此字乃爲第一宜壽翁之寶藏而弗斁也淳祐揆文攝提

格皇用嘆詧雲溪病叟李心傳書

右曾魯公所藏本

定武得薛氏父子內類翻刻祖臨帖殊可貴寶然以試求之之
故蘭亭自入祕府如二如未能然近意經營終不近蘭帖藏下
山巳久今乃入于御鑒致得公所藏識者實于此好者其已澤
祐八年孟秋九月雲溪病叟李心傳題

右薛紹彭摹祖臨寫本

此學氏賜本真定刻也但今新鑑慶歷中宋景文師定武得此
石留於公帑則小誤景文錄中山在皇祐中甚明可考矣劾

宋元師宇沐都得此刻致之難錯行在渡江時失之自是絕跡
余嘗讀兆承相肆韓云碑刻不足問所從但以書之工拙為斷
此帖既佳而其來復有自非尋常篤好之未易致也淳祐二年
五月端午雲溪病叟李心傳書

右榮次新所賜本

王順伯好古特藏在二百閱為第一所藏所謂神龍尤其而秘猶
之表起巖所賜之其一也實奇本在筆墨外何必此優而雖劣
其然耶其未必然耶奇哉詠之淳祐壬寅秋八月哉生明日
雲溪病叟李心傳書

右家起巖所賜長篇王順伯所藏本

嘉翁以此軸示余石既中斷故缺十六字之大瘦勁學以彰所
謂為之本也康生湖南偏歷經乾道間尚存此帖未知何時歸
于山今又乃主為今行四方所未見者益為可貴也淳祐四年
龍集甲辰格是天中月皇極之日雲溪病叟跋

右葉石林所藏定武斷石本

王右承所為蘭亭閣祕陵標題仍書何延之所作記于後惠今
百二十三年矣爰自乃龍驤日以來天上圖書散落人間不知
其幾其不江右者惟有此耳臣松得之以示臣龔獨流涕記中

數字筋是筆誤讀者以意屬焉可也王國已經 嘉叢故不復
論淳祐二年九日端節日前史官臣李心傳謹記

右 徽皇御題王羲之蘭亭圖又 御書何延之蘭亭記

秘府藏

祐陵書百餘軸臣之入承明備見之矣大抵政宣間所賜臣下
紀筆也紹興歷日戰 高廟聖語公上有旌 先帝御札者宸
翰小璽守人作為之時渡江未久也而偽本已出矣何耶淳祐
癸卯二月既望臣松以帖示臣龔 龔再三筆勢似與秘府所藏
稍異因贊兵修史補政和初年臣言近得 御筆有本類 上

書者 上曰此得一工製筆其色如玉而鋒長幾二寸是以用
之作字較美乃知余觀政宣筆法固已不類此帖殆崇觀間所
作也帖中領悟深三字咸從右軍之舊不復從王孟自米臨筆
之本如此所譏字將有所避故與諸本不同云前史官臣李心
傳謹書

右徽皇御書臨寫絹本

蘭亭續考前一卷其間有松所藏本與他人所藏者合爲一卷
後一卷皆松所藏嘗經秀岩李先生品題命工鋟板以貽同志
淳祐甲辰中秋日書于景設堂

正德間吳人柳大中僉嘗藏書巻萬特以抄本聞於嗜古者
此冊亦出諸柳氏云係宋刻大字本揭之又有殘擇御蘭亭
考十二卷藏于家今大中亡矣所藏皆散去余偶得之第少
吾忽病店不能執筆乃命兒手揭以供老境清玩後綴數語
簡末 嘉靖乙卯秋廿二日句吳茶夢散人姚咨時年六
十有一

六藝之一錄卷第一百五十九

錢塘 倪濤 撰

法帖論述

鐵網珊瑚

蘭亭定武本

長樂許將熙寧丙辰孟冬開封府西齋閱
臨川王安禮當座甚同觀元豐庚申閏月十日
朱光庭李之儀觀元豐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李秉王景通同觀戊午七月十八日

王景修孫大守同觀
元豐四年孟春十月又門張保俞陶縉綠鄭文安王景修題
仇伯玉朱光庭石蒼舒觀元豐五年四月廿八日
昭陵永閟千年後定武初傳漢隸碑此是中原第一本石今焉
往客東西 君家何從得此紙刻畫糊塗猶可喜六丁神物好
護持更令嵗晚見精字 環渓王公谷題
右定武蘭亭帖太平州蕪湖丞大理郎公家藏物也公子簡以多
致初學稽顙以古錦手一匣以此見示時公有三本皆是一石
所拓以此卷有前宋諸公題名故擇以見付餘二本歸公皆以

遺人其達如此謹題以志来歷炳記
天曆己巳閱於翰學齋四月十日重識
明年暮春三月重閱
天曆二年四月十日閱於翰學齋內楚賓題
天統乙亥二月清明日重閱
至正乙酉十一月十一日太原王守誠觀
至正丁亥二月二日再閱重識
右前紫幅紙本松雪趙公書與公所藏蘭亭序其後題跋公今
善書者必以王右軍爲稱首右軍諸帖當以蘭亭修禊序爲第

一彦暉當知此意也其亦可謂要而不煩矣愚幼知學此四公
之言加篤好焉都府所藏二本與此同一石拓者一本題云尚
書何宗瀚其一本則松雪翁所題學齋于氏之所賞者也此本沽
當爲一公所觀並以宋賢題識爲定蓋不復有〔〕以示識與至
正七年四月十八日又中而判足之時樊君於翰學齋
素與初學翁之交於至正丙午月間曾史於丙翁若曹爲求當及
此帖〔〕耶吳徵君大梁相見爲題跋數日猶分半出示不以相示
內公皆當世博學君子感念存沒臨帖太歔臨川危素識
翰墨風流冠古今黃泥誰不賞山陰此書雖向昭陵打刻石猶

能易蕭金　右宋高公題定武蘭亭帖後又前此詩爲識者
指述不熟今日近光學史發京師少林中於鳳凰池之右寓
軒
紳在吳中見吳興趙公所收定武明拓於一僧公方北乃自
杭抵京舟中題者十有七次此本乃大梁吳徵君所藏先後題
者七次乃知二公篤好之情南北千里相契如此往限二公今
皆仙去未得交相題識以爲世寶乃使爲紳者執筆於末不勝
惓然齊郡張紳謹識
辨說蘭亭者以定武爲最良此刻更何疑斯才付爲昭陵後玉匣爲

廣世孫錄　倪瓚壬子人日
此臨川饒氏家多法書所藏蘭亭數十本晚始獲定武一刻廁以
序直每有東賓贊得之致今此本紙甲先人四知後不易得矣
當宋定武之初而高價也
唐有蘭亭在石晉時契丹入中國道悉棄都下宋守臣始以
以於朝徵爲遺有問之亡石乃真復入中國挾之以去此石兩
遭夷狄之禍而此本尚存當爲中國千百年寶也洪武壬子秋
務益王行識
昭陵以貴紙從葬世不復得以此真蹟摹刻石尚定武本故

後人察動彷彿乎晉風此帖黃紙係北手甚可寶藏也張逍

蘭亭舊刻

至元四年春二月廿五日奎章閣學士院鑒書博士柯九思

觀

蘭亭書家之指明學者未有舍此而能者也今觀此刻宜於後人式世承學有得之可尚矣趙雍

寶傳者累日得其妙矣右民瞻

歐陽永叔嘗謂[illegible]蘭亭已歸昭陵後世所傳本尤多而皆不同蓋唐數家所臨也其真偽優劣覽者當自擇焉今觀此刻與尋常所見者迥異永叔之言亦信矣干文傳題

已跋右軍文晉陽者獨未識蕭邵[illegible]本謂天間大有[illegible]

山甚寸藏石道[illegible]蘭亭圖[illegible]部人語

何且不[illegible]精否也者無不[illegible]其[illegible]

小嶽人錢良右

蘭亭[illegible]六經[illegible]本[illegible]

本蘭[illegible]得其[illegible]者[illegible]也[illegible]公[illegible]

此迹為尚學者僅得其形似而古意全無知[illegible]

今不見其宋[illegible]

世謂修禊帖蓋書法之楷正者與太宗得之以為珍玩則皆出帝御史之許以及歸昭陵覽數百年間而御史之盜名為不虛則與定武石之古者異矣嗟御史以恥而為非不以不自為恥為御史以此而為恥則益翰事自可恥也今觀此本亦未敢擬於定武恐亦定武之別派者消南葆禁

昭陵重紙已成塵柔本傳來轉失真小[illegible]大府何足較從今看杖有時人海[illegible]傳何宜

蘭亭書法[illegible]公論之[illegible]矣石刻[illegible]本[illegible]難得見其真跡者乎人[illegible]道者福聚[illegible]

蘭亭善本世人好尚惟恐夠致不為已有然善本豈易得哉昔太宗好此使蕭翼賺得之以為珍異御史也乃忠邪抑[illegible]子之道若是也耶大名[illegible]王[illegible]

定武蘭亭石刻為薛氏取去世之傳者[illegible]今觀此本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為難得[illegible]

其精[illegible]也[illegible]五年己卯[illegible]月[illegible]陸友題

蘭亭[illegible]

或刻木傳世尚有典刑後之好事者輒相模倣翻刻則有肥木
定本二字五字損本之異以爲離其論說紛紜其中合邊不
損字與未損之別此卷錢余評可謂長道於字者也唐公既蒙賞
之上已審定復亦確信其爲舊本至元六年後更六歲十月望
吳江周誠道人張渊清夫題時年七十有七
順出那知質原前人人奉以說昭陵何處書法宗家還不問行
間一字曾介烽
禊帖之妙古今字書絕有筆蹤不可得而見矣石刻之最世傳
定武宋太祖鼓動百川均取家收歸之此者當不當一數十本

厥後不知散落何處尤物移人亦是異人此卷得者混名有呼
人能度何必貌稱定武以鹿名爲累耶至正元年八月十九日
大庭道人黃公望
又後不再跋右刻右已殘錄于今日既如出擬筆端擬泣殺人
最歆議筆下定真藏據本尚在評各述然實與火侍分不川
味源妙月及係此神明尚復異秘藏世不廣摹動金石刊唐幾
宥定法了於後上觀來者偽鼓打所正散瑕瑾石鮮由在祖刻後
禊序詩章已度了無限深書
趙蘭翠幽闌亭圖

笑談相對各謂瀟灑信蘭亭書不遠千古時既遠只在只時互
木落人間携手群芳舟別岸
蘭亭禊序帖右軍得意書也唐太宗酷愛之蕭翼為之實不
能回人主所好之難以計取辯才所藏真蹟本以殉葬昭陵辯
才佛者以物為繫縛何為可鄙而昭陵之殉人不能免王孫之
兆宋舊從可觀成化壬午七年翁陽程廷後為吳文先生題猶
蘭亭自後世傳蘭亭只紙已殉昭陵乃蕭御史計取僧辯才者
人主之所好不當有也大宗然以貞明治天下是必不然故予
以為好事者為之若將則異日后鄧之事亦佛氏所謂報緣者
邪此定武本也因觀故及之谷口生鄭元善長卿

字書為六藝之一使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蘭亭帖其一也當右
軍茂集時書以紀一時之事初不計其傳遠與否也自定武墨
本衆落人間歙不取法焉然以天下之貴歲月之既多無人
能及之者已往其不可以見未者未可以測一未欲至書無以
加矣世之祭定者皆金錢苗金石壁為之最何於死碑者何
可勝數而此紙由後人寶之者則拙之曰此吳宗文家所藏
其字闊其字損視千載如睹日月且所謂賢者不知幾成毀
矣一藝之精可傳不朽况其大者乎 某題

晉之書至右軍為稱首右軍書蘭亭為標準然禊帖之名不著
於一時而著於唐者蓋唐以書判取士自天子至於庶人皆能知
書故也右軍真跡入昭陵後沿唐至宋舉世善本刻石不下什
佰雖其才情筆力非盡晉人風流然猶有雄秀之氣神韻文
出吳君景文所藏善刻弋陽散道老李嵩濩識其尾
蘭亭真跡世不復見所見者唐人摹搨鈎填耳石本以定武為上
佳此其流亞與姑蘇高氏復齋跋
不知聲容見胡神遊而貌無八語見賭稱天書天上去老僧坊
誑世間人　梅屋道人書石

褚摹禊帖
有若象夫子尚興國軍門元貴狀茶邑精倣文衆特昭陵自
陶真跡不復存予公獲此本齊可比璵璠
翰林學士承旨中書舍人易簡於玉堂北軒書
宋仲宣謹觀　洛陽留新觀
島仍宋仲谷寧守舒郡將蘭亭曲水今復觀斯文於才翁東
齋不為恨邊慶曆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題
慶曆中襄知福州才翁為鹽司相從二年故府藏墨跡寄出多
亦傳摹為本後於京師王淳金吾伯觀濟蔡卞凡七本皆在今
攬禊文不覺歎息襄題
明年夏四月才翁過宋觀於沙館堯臣題
沈遘與馮安宗治平二年正月十九日金山共觀
在都覽蘭亭不一今觀蘇令家本殊佳其河南摹名矣嘉祐二
年七月十八日河東裴煜於吳江題
平生閱蘭亭本為最多此其優乎當世題
丙午閏正月十三日觀於太原武學許剛昌元宗題
汝南許昌先熙寧五年九月四日銜命赴二廣別大雅於司農
直舍出蘭亭本不同觀之

范淳粹　缺　熙寧丁巳歲河南程子奇題
純老彥祖正源成伯子雍元夫正重子中鈞甫子瞻子由同觀
熙寧十年二月廿二日書
又柳公呂大防觀　島頻　米芾
武功郡侯蘇寶元勑於未三月廿一日
右蘇易簡跋唐人所摹王羲之書蘭亭序米友仁鑒定真跡
又跋
右賞禊帖真跡世不可得矣可見者唐人摹本而唐摹之真者亦
復不可得予前所見三四本大率有米家筆伏及疑碎無一

出於自然故為奇詭以驚人眼目而所試為小小本乃吾友
劉廷美所收者蓋徐武功家故物也有變屬為甲嵩秘此卷元
時諸賢題識以為褚河南摹者今雖不可知其是否然視他人
獨得晉人筆意要非庸人不能到也予從廷美借之武林一夏
未竟有盜竊之而去其夕予與蔡及齋湯東谷會廷美飲劉草
堂所因以告之廷美無惜吝而有惜色予媿且悔方共謀使人
物色而求之歛聞息有報得盜者已而家僮果得帖至予因笑
謂廷美曰昔時陂之藏以為溫韜所發今河南之摹又復遭此
何兩帖之多盜耶是亦尤物也請歸璧於予若程夫子謂孝札

一句好著亦自喪志今予不能用夫子之言而好是一過也而
借人之所好以為好一過也又不能防盜而致失之二過也一
舉而三過集焉敢不改因跋其後以識吾過呼此帖雖小可
以喻大觀者尚亦有所警哉是歲辛未秋孟之十有九日翰林
徐叔子程題
此帖今為宜興尹氏所藏廬陵每過荊溪輒從先之借觀今復
與大學徐先之題之號劉誠為之題成化十五年四月二日
吳郡李應禎
法帖蘭亭叙

唐摸蘭亭墨蹟
朱光裔李之儀觀元豐五年三月十七日
李柜王景通同觀戊戌七日
王景修張太寧同觀
元豐四年孟春十日又同張保衡小渠墩觀文安上景修題
仇伯玉朱光庭石蒼舒觀元豐五年四月廿八日
定武舊帖在人間者已如晨星矣此又落落若殺明者耶元貞
元年夏六月使持歸吳興叔亮內翰以此本求是正為鑒定如

右甲寅日甲寅人趙孟頫書
右唐賢摹晉右軍蘭亭宴集序字法為遒上毫芒發奇粹絕
動心駭目此定是唐太宗朝供奉搨書人直弘文館馮承素
等奉聖旨于蘭亭真蹟上雙勾所摹與米元章臨于蘇才翁
家褚河南檢校搨賜本張氏石刻對之更無少異米老論精
妙數字皆具有之毫鋩轉折纖微備盡下真蹟一等予家藏
識者搨本雖然體韻不異和義類及是然今有絕勝處
是之供是一時名手摹書前後二小印神龍二字即唐中
宗年號貞觀中太宗自書貞觀二字成一小卷開元中明皇

右書開元二字作一小印神龍中中二小印神龍二小印為一
小印此印在貞觀後開元前是御府印也有張彥遠名畫記
唐貞觀開元書印及前宋李唐公卿貴族之家私印一一詳
載獨無此印蓋猶搜訪未盡也予觀唐摸蘭亭甚多其間無慮
數十本若此帖唐印宛然真跡入昭陵搨本中擇其絕肖
似者貴之何疑其於本乃皆分賜皇太子諸王如不是文
皇帝諸內殿所私作為神龍為本宜以定真也云云公一夜于
楊左轄都尉家傳是尚方資物是年二月甲午重裝於錢
塘甘泉坊僦居快雪齋手裝

欽定四庫全書　卷第一百五十九　二二

神龍之字乃是太宗所賜小篆餘皆後來諸跋雜識今只龍蟠
萬萬跋天門明光宮中春眠起王業卷餘收承藥六百餘年
今幸存小楷字跋凡四端
金城郭天錫祐之平生真賞
吾家藏得許甲乙者唐摹珠價相敵禮貞觀若未逢顧影
為易經名進其人從魚而歸交彼絕凡之得有得二百二十
有七字於此然勝娜遷而到手眼生障有數存焉之人
不存閑神龍之初萬庭樂不亦可與其此帖稱為之昕得
之今相去又千載古帖尚存而無一有餘不足貴相遇欲抱

可寶永傳以錄于后
永嘉許將熙寧丙辰孟冬閏月廿八日觀
臨川王安禮黃慶基同觀元豐庚申閏月十日
登會成　中山劉印
至元甲午二月廿日己酉鄧文原觀
唐摸蘭亭余見凡二本其一在宜興吳氏後有宋初諸名公
題詠並米元章跋余已刻之停雲館帖中其一即此本在吳中陳緝熙氏當時已刻石傳世頗好偽摹送損數
本亂真而又分裂諸跋為可嘆耳其二即此神龍本也嘉靖

欽定四庫全書　卷第一百五十九　二三

初歸吾郡考功陸全卿手摹使章正甫刻石字畫鋒穎工緻予未
見真跡惟錄得郭右之所收時子偕觀每慨然
欲思一見而不可得萬曆五十餘年矣今子京項
君以重價購于王氏遂令人持至吳中索余題詞因得縱觀
以償夙昔之願以為此所摹之精鉤填之妙信非馮承素諸公
不能也子京好古博雅精於鑒賞嗜古人法書如嗜飲食每
得奇書不復論價以故東南名蹟多歸之然所藏雖多而人知
其不能出此卷之上也萬曆丁丑秋七月　日吳郡文嘉
書

揭傒斯跋静心本蘭亭

右定武蘭亭攷依叙當以此為第一真古今絕品至元三年歲在丁丑四月初吉揭傒斯書

康里巎跋静心本蘭亭

右定武蘭亭乃神妙之本其寶藏之不可率易與人也康里巎

按此二跋皆在趙承旨十六跋本 張天雨王芝二跋別錄在前

定武蘭亭卷 趙子固所藏落水本

時中秘不獲定李生獲禊帖真刻當以墨本校趙公辯公索之笥乃摹刻送官其後宋景文始得李本藏之公庫至薛師正出守子紹彭又從而攜之蓋自靖康以來士大夫得之足珍者亦罕已刻畫矣東陽周致甫以此卷相視題識由高平范公而下皆宋名臣其必藏真寶乎 鄱劉沃書

昔紹彭自為一書辯定武石刻甚詳謂李學究本最所寶惜當時士大夫家有此刻者可僂指數而蘇才翁所蓄則錢惟演家物也後陳季常得之後曾覿得之攷後子固得之嘗泛舟覆入水頃死猶手之高出水而不省曰吾性命可棄也而此帖不可棄其見寶惜如此予得於江陰蕭東之則諸陳子山張伯雨云此卷意度與今御府所藏唐人響搨本蓋相似而周君自言得之江東印章題識具可徵其為古本何疑哉洪武四年歲在辛亥冬十一月癸巳眉山蘇伯衡識禊帖後

宋喻璆跋榮次新所藏本

世人於蘭亭肥瘦二本互有去取余獨以為歐薛大異但是圖邑未可以己所好惡為高下也頃歲楊公蟠為余言薛道祖是其相道祖在中山得蘭亭石本於公府歸宣和中有旨索取薛氏父子適夕摹搨每欲取搨以紙三重併摹之故字畫肥瘦不同然余知肥瘦未嘗高下既有謂楊公之說頗稽未敢所以為一本也景定戊申歷季路自江南從事歸過錢塘出所藏本謂余曰本有肥瘦之異當以瘦為勝余以所見與所聞楊公者告之季路笑曰摹打有不同耳非有二本也不然豈摹無不相似耶是余之所見也未若不然而雜於之言猶季路之見以為不可及也余因與季路他日觀蘭亭叙肥本則知瘦本墨必淺墨必濃淡亦致肥瘦不一編也因相與大笑蘭亭自是無適形矣世人又於端泛帶右四字之缺者亦多致去取而不知摹打之時有前後見尤可鄙季路東平榮公孫余識於其所藏本之後喻璆

湯浩跋宋搨本蘭亭

瘦少筆跡如瘦銖花近世所見翻古人帖刻亦多為本為臨書不存於此書排比之工而在於得筆法此次味此譬如垂絲人神氣都變形體雖具實為也此本得之於許文衡之其家裝潢無書有餘年萬此殿有物無疑觀其筆法蕭散緊快分明淳勁有生氣若出乎右軍之手決非後模雜道所為非良家興州褚河南筆也深於書者當自知之昔人論宋文帝書以為工夫不及羊欣而天然過之臨書而得天然者必知為名筆所題

向子諲題高宗臨蘭亭帖本

臣子諲伏蒙太上皇帝以臨晉王羲之蘭亭敘為賜臣拜手稽首言曰惟皇帝陛下聖學高妙出于天縱不獨有龍跳虎卧之勢蓋書為心畫心正則筆正其發為詞翰譬命之天同造化于掌握中微臣形容之所不及其書文字當宜此中著不辨道跋伏臨摹分賜者近陛下方撥亂反正有周宣漢光中興之略萬機之暇手不釋卷游戲于翰墨得其神而理功道又包古之甚知臣近過被此文章之寶非能前古何時可家賜珠今賚上類節在有學地奚以刻於堅石傳于無窮

七年十月十二日右朝散大夫充徽猷閣待制兩浙路計度轉運使公事臣向子諲謹書

右高宗所刻帖本今在臨江帖下一此紹興七年所書也領子從山又欲于豈語卜義第二本云下鈐湯侶章

元許可翁跋宋高宗臨蘭亭眼陳康伯本後詩

明昭十年閏月和省之收從事翰墨藝之一端紹興十九年出以賜蘭亭重許有王題

伏恭思陵親得何處臨摹入錄片石本無返矣

虜入南北紛紛不惜付為鉤廬據晉物歸其家遂令此石置錢塘何知當偶不打以存高宗豈無人不識其字肉其身高標峻節襟懷于年春嘉門不見長安日卻從晉土放衙蘭亭人不見蘭亭轉使高人肯蘭為力化金璧無相知二十不復知何書中眾寶僅殘獄華歸宿無真存紫保家雞野鶩爭出奇移形換影爭千金更欣晚千百不關舒飆剡其險末程稱博古定武雖真猶不數人間真蹟文機風雨

李延癸二六月上弦安陽許有壬

元盱江揭右民題玉版蘭亭詩

臨池舊眼被昏遮玉版摩挲字隔紗忽憶昔年觀定本絕勝枕舊與梅花

胡翰跋米臨蘭亭

米南宮論蘭亭禊帖毫髮無遺至其所自書乃縱橫若此蓋出入規矩晚年筆也南宮嘗言善書得一筆已獨有四面故其對帖臨倣者與真無辨而任意揮洒者入妙自得人鮮及焉余昔見黄文獻公恨未及以此質之姑識于公手跋之後金華胡翰時洪武甲寅仲春望日

方希直題蕭翼賺蘭亭圖

唐史稱侍臣諸集太宗文章太宗不許曰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為因斯言而觀其用心豈欲以區區翰墨傳世者哉而于蘭亭一紙之微乃設詐謀命翼賺取于辨才溺于嗜好之篤顧與中主無異何其惑也然以人主之尊不以威迫勢取而委曲求之于一老僧其用心亦靡矣玩之沒身納諸陵寢石函鐵匣錮于山陵之下其藏獲亦固矣而數百年之後不免為有力者所發則夫世之縱意非可欲取之不遺餘力而謂可以守而不失者豈非大惑也哉此可見為天下所同欲之物苟非其所宜有雖人主不能長守惟不溺於物者乃能不為物所累圖之工否不足論而斯理觀者所宜識也圖今藏於蕭君彥祥彥祥好學之士其尚以是觀之十七年二月六日方孝孺書

家藏宋搨蘭亭叙跋

張懷瓘品行書推右軍第一姜夔以蘭亭記又右軍行書之第一自唐以來臨摹家成宗之及玫張彥遠所釋二王記札右軍行書不下三十餘紙非不各擅精妍而意匠筆先韻浮影表無如茲廿八行之美備者也竇泉書賦留連于興酣延之

紀原咄嗟其神助豈不誣爾余所藏宋搨禊帖十有二本雖填影手限鐫刻工懸木石質分楮墨拓異未必盡探驪頷而優孟衣冠具在尚可即似求真竊嘗疑之右軍醒後所書數百十本唐初應傳播人間即遜禊日染翰當不在褚歐諸公下臨摹家曷無一及者豈右軍繪書行狀體勢規規初本亦如今臨搨相因久而莫辨遂無別錄可參證異同耶然其有意無意之妙在諸本亦各有所得當時用筆果有如袁裒所謂内擫而收斂故森嚴有法者乎抑堯章所貴濃纖間出血脉相連筋骨老健風神灑落者乎世不能不第一右軍行書

行書獨能不第一茲廿八行哉昔人云莊子善用虛能以其虛虛天下之實太史公善用實能以其實實天下之虛余于蘭亭敘書法亦云蜀秀巖隱史胡世安識

書家藏舊跋蘭亭卷後

此卷前本風神超俊次本氣骨莊凝摹刻雅稱致佳趙文敏十三跋今僅存五細玩之蓋于禊帖大有解會因而擬之以成其變化者豈道生謂趙公深入右軍之室但結構處閒近俗以此與王不同識破此病學其筆法而于結構則專取太清樓修內司星鳳樓所刻二王佳帖及集書諸刻宗之則其密

邇永和豈但虎賁之于中郎而已此可謂深知文敏者若益卷結構幾幾乎從心不踰矩矣豈考功而在寧復有遺議與

蜀仙井菊潭安題

跋別集舊搨蘭亭帖

首本字完與米元章所購蘇氏筆法畧彷彿但崩字無山向之及崩字不缺是異耳疑亦褚河南所臨搨次本淡末鈐章久不可辨首行少會字其他字畫亦微有闕句處十二行世字至十六行將字有斜裂痕耳神隱秀當亦沿派定武三本在二本伯仲間而筋骨勻潤韻致悠閒似勝之第非初搨耳皆莫能考其所自出岷峨逸史處靜甫安書于燕都蜀館之家竹居

竇臮述書賦

窮極奧旨逸少之始虎變而百獸跧風加而衆草靡肯綮迎刃神明合理雖興酣蘭亭墨池臨水武未盡善韶乃盡美猶以為登泰山之崇高知羣阜之邐迤迷乎作程昭著㦯蒙無方穠不短纖不長信古今之獨立豈末學而能揚

唐武平一法書記

太宗于右軍之書特留睿賞貞觀初下詔購求殆盡遺逸萬機

之暇備加執玩蘭亭樂毅尤聞寶重嘗令湯普徹等搨蘭亭賜梁公房玄齡以下八人普徹竊搨以出故在外傳之

宋姜夔續書譜

夫臨摹之際毫髮失真則神情頓異所貴詳謹世所有蘭亭何翅數十而定武為最佳然定武有數樣今取諸本參之位置長短小大無有不同而肥瘠剛柔工拙要妙之處如人之面無有一同者以此知定武雖石刻又未必得真蹟之風神矣字書全以風神超邁為主刻之金石其可苟哉

字有藏鋒出鋒之異粲然盈楮欲其首尾相應上下相接為

佳黃庭小楷與樂毅論不同東方畫贊又與蘭亭殊指一時下筆各有其勢固應爾也

明解縉書學詳說

昔右軍之敘蘭亭字既盡美尤善布置所謂增一分太長虧一分太短魚鬣鳥翅花鬚蝶芒油然粲然各止其所縱橫曲折無不如意毫髮之間真無遺憾近時惟趙文敏公深得其旨而詹逸卷之于署書亦然學者當視其精微得之

宋曾鞏後耳目志

脩禊序宗山峻領漢書張耳傳南有五領之戍領字不從山與嶺同黃長睿校真誥中云領山領也凡山有脊脊有路可越如馬之項領故古但作領字

安載按史記李延年善歌為變新聲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詩因知此序弦字所自本非誤筆也并識之

王栐燕翼貽謀錄

太宗皇帝命內侍裴愈與山陰令李易直訪王羲之蘭亭舊跡其流杯脩禊處在越州僧子蘊因請建寺於舊地以藏御札至至道二年二月壬辰詔從子蘊請賜寺名天章仍以御書賜之

陸務觀老學菴筆記

史丞相言高廟嘗臨蘭亭賜壽皇於建邸後有批示云可依此臨五百本未有蓋兩宮篤學如此